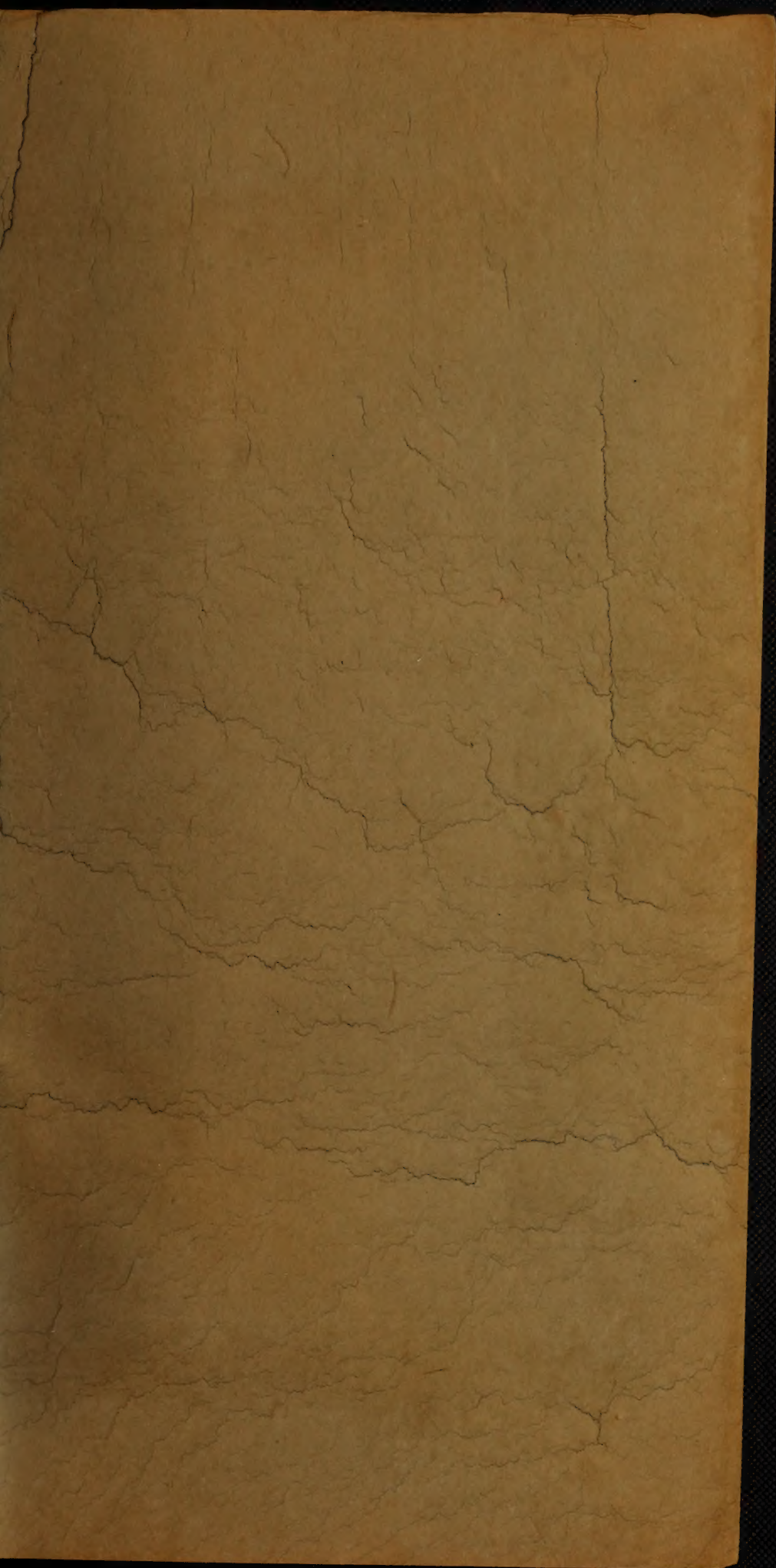


胡翼南先生全集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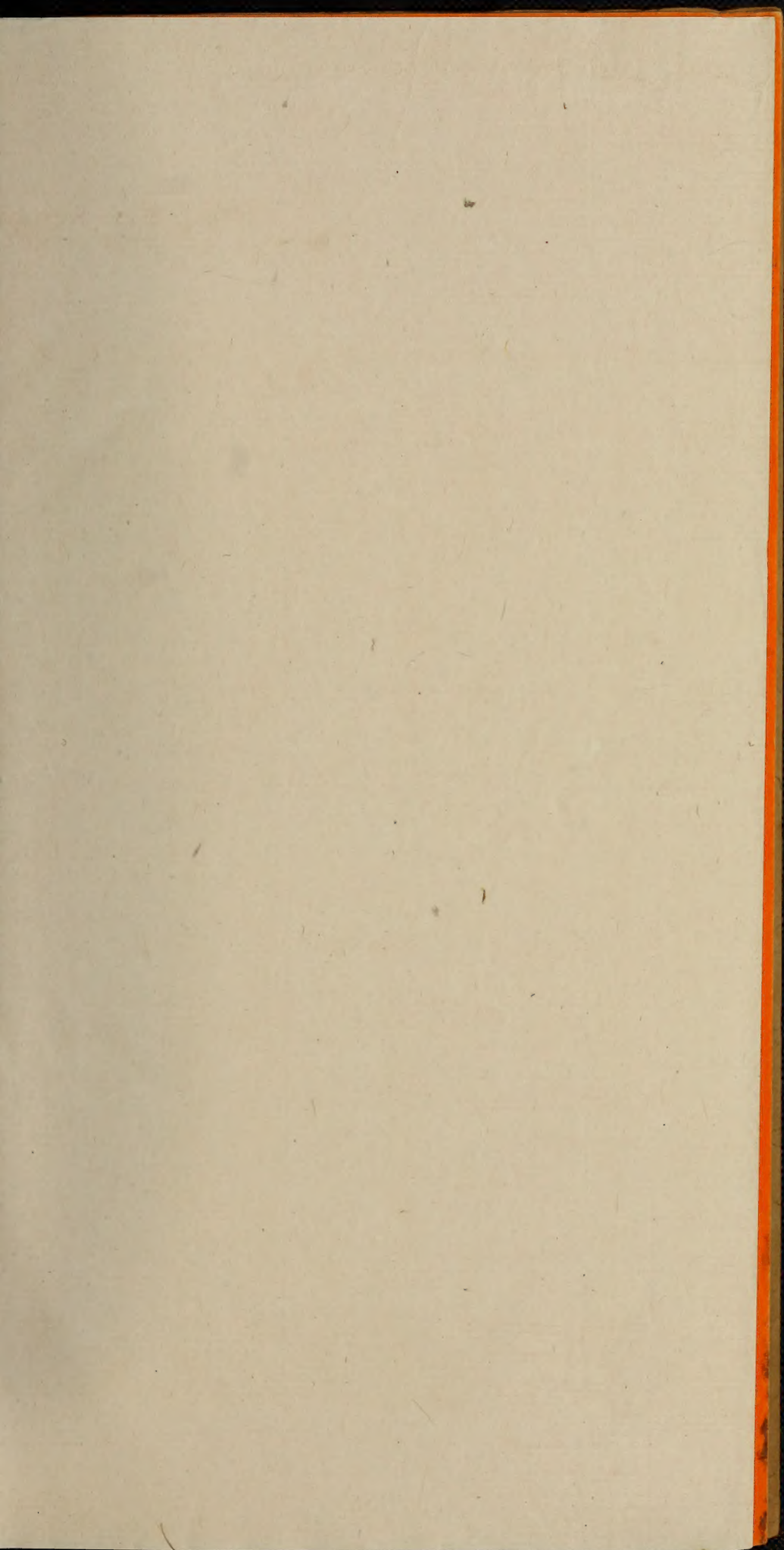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六至卷三十

梨園猴老集三冊









PL
2710
.U34
A1
1920
v.10
胡翼南全集卷二十六

梨園娛老集第一冊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則天徐策第五首（詩詞凡三千五百二十九言）

詩心

金心在中銀手如斷天下太平環球立憲至理必順大道必
公富強王霸一掃而空

詩說

此篇言欲免報仇之禍而進化之功無或間阻者則必期之
於至治大同之世或問大同之世何以知其必無報復曰賞

焉而人我皆不自知其爲恩刑焉而人我皆不自知其爲怨
無恩無怨報何有焉是之謂大同

此篇篇帙頗長而大意只分三段一則諸宗教家必以大同
爲救世二則諸理學家必以大同爲利世三則諸祖宗在天
之靈必以大同爲能保我子孫黎民也三者踞天道人道之
全矣四十年前予曾爲天人一貫之書合中外古今宗教儒
術治學法學一爐而冶之歸宿於哲理以爲大同之根柢後
忽思孔子述而不作達摩面壁無言故稿未成而棄去迄今
猶耿耿於中未能自己故僅以一詩發之長不過三千五百
餘言而崖畧梗概可得而知矣讀者勿以此爲一時興到之

言也蓋意匠慘淡經營中者有素矣

哲學未明民胼胝手足不能謀其餬口之需哲學既行則便
程服物易於古者百倍故古之不能大同猶可說也（說解
也）今之不能大同不可說也且哲學行矣而不向大同之
道而趨學者或將其博物格致之功酌盈劑虛之理歸於侵
伐攘奪薄天良爲不足問笑神理爲不足憑吉而爲凶福而
反禍虎而翼童而角則悲天憫人者之隱憂也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人無有先自墮於糞穢之中而後求其潔淨者
亦無有先自入於疾厄之地而後求其平安者交戰野蠻也
十字會出反號文明是之謂不知辨

大同之道其說廣矣大矣厯矣紛矣爲此治者不可無握要之圖此篇結穴處言首勅赫城諸會尊次勅兵家戰務行二勅盥大同之腦矣綱舉目張道在乎是

數年前爲禁止華人之故因而有抵制美貨之舉鄙人著有平議一篇謂宜將其事判於寰宇太平局選各國公使陪審之員蓋指赫城之局而言也此議曾傳刊於北方日報迨去歲赫城會議中國欽使極言自後兩國如有違言宜向赫城定奪議者多踴其言奈終見阻於一二國以故奉行未果殊堪慨歎夫太平者人人有願吾說必不終撓所以惟日孜孜不過欲於吾身親見之耳彼一二國之故爲梗阻毋亦以中

國者爭鹿也爭鹿在逐未便任其逍遙哉嗟乎陸沉於俗見
囿於成世之過劍閣嘆劉禪爲庸才登廣武笑沛公爲豎子
者比比然矣然而覺有後先理無二致其倨於前者安見其
不恭於後也吾望中國力圖自立擇善而行以民權爲保國
之方針以公理爲有生之命火禮門義路必爲人先鐵甲炮
台勿隨人後推赤心於天下還白氣於鼻端使列國傾衿而
萬流仰鏡麟圖不事而牛耳先登以償我四十年來至治大
同之願

或問此篇論說紛綸皆託於鬼神之自言何也曰此吾之欲
觀真心也昔濟顛爲人說法療病曰你若肯向我說真心我

把你舊病新愁一時都解了大同之治何有舊病何有新愁
人一捫心無不自覺鬼神於我無欺言非如強辯者之或難
相悅以解故樂得而託之耳

善行軍者不若無軍之可行善報仇者不若無仇之可報無仇
之世爲大同區區民族主義做不到而況朝廷上下猶有專制
名世界何能令人好我欲將身化作東南西北四邊風自頂至
踵血肉筋骨變爲不可說不可說之阿屯微質數無窮散入六
大洲五十國十六萬萬人之靈竅腦竅中醞釀經年久精思積
日工情田灌溉足理窟德符充然後大同之道一講而八埏八
紘八荒八極無不通意有所感觸神自飄然下魂交夢接中忽

見彌西亞攬予直上升由旬千萬跨河嶽層層錦繡斜華嚴界
界樓臺遮絕頂高坐是誰是居然天帝耶和華摩西兩手捧十
誠亞倫一棒蟠長蛇香花供養梵天外如來方設法華會釋迦
一朵何拳拳達摩五葉猶肺肺正西鬱鬱是天方頓覺鳥飛兔
走忙嘉布兒才傳玉旨摩訶末又奏天王回頭下望卽函關東
來紫氣認仙寰人間逐鹿秦中地天上騎牛柱下班李畫梨純
真有舌俄然天帝向予說人壽幾何自古然水流不返空情結
天邊雖有再來春世上本無常照月爾何心種大同根時時滋
長無休歇望舒睇卽耀靈淪那有珠光能玉綴如來聞此便和
南向予說偈道三三空不盡空空有趣相中之相相宜參五濁

惡世何足論無邊香海性應甘爾學我身爭一悟空來此地話
喃喃尾聲驚起摩訶末鐵肩擔道猶活活自道南征北伐時何
曾東倒西歪惜世人有殺乃有生賢否何能不分別聘聘老耳
聽來清稽首風前爲我迎袖裏乾坤真箇大壺中日月不曾停
無爲自是長生術有好徒增百感興我聞諸說如芒刺還向諸
天明我志賤子而今說大同以爲本自諸天意人人喜樂無怒
哀諸天亦覺多滋味緣何不肯順人情反以折磨作恩惠若謂
吾生別有心此心仍是天公賜世人何以不成佛只爲此心安
不得世界莊嚴自有方如來從虛我從實日用彝倫果有經便
是蓮花眞說法野蠻之世尙刑名文明之世行道德進化相將

適自由執政之君焉用殺天生萬物爲人用耳目心思期在動
槁木形骸心死灰沉淪世道斯民送諸天之說皆荼毒賤子何
如心肯服我曾竊議屈子平問天不答定非誠又曾私怪柳子
厚謂天無識一何陋由今觀之大不然天實無情無理無恤言
雖然我必有以報旃必不聽其好惡而反背是非而倒顛我笑
遮須氏福音萬里傳何謂道與天通無此諦我愛號嘉郎一生
不信有天堂死則猶如歸故鄉我笑武則天譯經深意徒纏綿
序中靈感果何存我愛張之洞寺庵硬派書堂共沙汰僧尼奪
佛供我笑孀富媼兇悍之夫焉識道不如嫁與賣油佬我愛春
夢婆欲試通靈帝鑒多誰知毒死爾神哥我笑宋徽宗教主道

君名何崇六宮妃后灰南風我愛法蘭竺道書一概附回祿無
使沙磧眯人目諸天旣已背道而僭馳諸地自當倒行而逆施
寄語章炳麟滅神之論宜率循寄語張平子大儼之舞妙無比
寄語黑斐洲祀鼠之俗好長留寄語赤土國祭虎之風無可駁
寄語徐阿尼貓之有靈合拜師寄語葛方士鵝之有鬼應崇祀
寄語薛孤延列缺霹靂須爾鞭寄語上公應雨暘時若憑汝正
寄語岑春萱礮打風雲日自暄寄語商武乙箭射革囊天出血
寄語溫宗堯金身羨爾剝皮燒寄語藍三覓慎勿再登摩士極
寄語黎乙眞不可再讀性命之歸根滄海橫流屋水屋鳥獸迫
人族禽族土無清淨難駐足賤子走出天外之天來歇宿別尋

一個上帝住金粟誓不朝（音潮）頭此齷齪眼前靈魂及血肉
投諸林中作樸樸無使彼蒼藉口生我使我爲不得自由之奴
僕天帝見予捨命爭乃以溫語慰平生從古天人原一貫爾勿
卒然生畔援顧謂如來摩末及老君諸尊想必了聽聞佛身充
滿於法界此子光明同其大外王內聖寓歌蘭此子言論見波
瀾神仙不斷香火緣此子精神貫萬年就令海枯石爛天沉日
大同之道無汨沒而況明明赫赫照四方大同之道亘窮蒼至
治明知難草草法良意美無嫌早且喜斯人見道真哲學神宗
雙手抱我今藉彼下方聞嚆矢先聲何不好不然只恐一朝倚
杵低蹇人上天來爭我位工夫老天帝言詞尙縷縷賤子未盡

明其緒但覺諸尊亂點頭吟吟大笑歡而舞忽然舉目見天開
天神如鵠飛來語大同實斷讎仇根宗教諸家皆爾許獨是大
同須有證何不面談質諸聖言猶未已杏壇開章甫峩峩雜遝
來圩頂先生南面坐三千七十東西排迎予倒屣真忘勢脫盡
浮詞談實際禮運一篇愛大同丘有志焉恨未逮爾今舉此作
昌言究以何爲根踞地我言賤子非饒舌整頓乾坤惟有哲山
人足魚澤足木世人豈復有抽束菽粟水火帛土苴世人豈復
有嗟吁惟哲之學無窮期其利則溥其事宜立冥汪汪爲我資
祝融熊熊爲我驅電力無形爲我需日光無質爲我儲天關之
鑰爲我司地軸之率爲我知雕刻造化不我疵鉤致物情不我

譏無哲之鬼鬼盈車出以哲學但無欺無哲之神神綸彌揆以
哲學祇一如富貴利達人所私臨以哲學無等差貧賤憂戚人
所悲行以哲學盡娛嬉哲學之理雖紛披一以貫之夫何疑（
夫音扶）心之哲學自由之性之哲學自然之倫之哲學平等
之論之哲學持平之物之哲學實驗之凡此五者須臾不可離
由物而論而倫而性而心是謂萬殊歸一本由心而性而倫而
論而物是謂一本散萬殊是故從其小者而言則視於無形聽
於無聲未聞其或間從其大者而論則養育羣生包羅天地不
見其有涯更將數百年來哲學諸家之說分明剖但見宣聖時
時頻點首奇哉奇哉歎未有忽把食指指我口謝瀟此中宜飲

酒江心之水爲瓊液絃外之音爲侑食漫說三生佛頂緣飽餐
一頓牛心炙臨行一事更堪娛予壹不知古今來英雄豪傑名
流碩士何以一時擠擁塞吾途豈非因我長年一卷攤故能得
此如願以相還言論紛綸不能寫茲特記其足動腦筋者商之
尹周之旦不有天下天下安一有天下天下患人人自勉爲天
民清平之燈斯不斷我聞此語感而贊秦之政漢之徹當時空
築萬里城於今反阻火車轍無故師行三十年他方不少葡萄
葉我聞此語允而慨楚項羽拿波崙戰而亡者戰非罪軍之死
者軍自昏自今已往欲太平除是無人肯當兵我聞此語一書
紳卑思麥毛露奇一王之位享能幾八萬之家怨不支自問天

堂無此物至今魂魄尙游移我聞此語一深思凡此之類言言皆金玉字字比珠旒然能使予聆其言而感慨欷歔於曠代反其道而發蒙振落於千秋者其惟文信國武鄉侯文信國武鄉侯與握手最綢繆傾筐倒篋無隱留披肝露膽盡情嘔（平聲）一則自謂當年帝業成巴蜀只爲劉禪樂未足一則自謂當年激烈冠三忠只爲趙昞一塊肉爲王豈必姓趙與姓劉何故殺人無算不回頭忠愛豈向殺人求經濟豈向殺人謀才能豈向殺人修道德豈向殺人哀讀書未曉洗雙眸竟被古人給作牛殺人那有不報仇報仇那有不回流一念之錯鑄六州遂令天下後世無得一日之優遊都爲民族主義所悞之來由抑知民

族之說其愚無與儔君不見那亞之子播三洲閃含雅弗東西
投又不見蠻夷猾夏千年悠專家之血誰能收明妃逆婿龍城
陬蘇武生子羊磧溝惟其同類斯已矣奚可於傳種受胎之下
辨其穀之有廩不而況五色相宣文始周八音克諧聲始迨天
然之質無不雜可知人類必混處然後其民稠族學之毒甚戈
矛能化四海爲幽囚鄉鄰之鬪今昔猶列國之爭何時休食古
不化真可羞君其爲我反離憂二子說罷有餘愁至今猶覺聲
啾啾其餘衆說盡相於誰能令我不忘諸則有若蘇格底有若
柏刺圖有若維摩頡有若陳尙書之四子者見予一笑何軒渠
面予直進何舒徐朔來朔來聲歡呼疑義疑義其析乎謂是利

宜爲善之說應補苴謂是同妻共產之說要起衰謂是捨其眷屬之說須廣推謂是借妻生子之說猶拘虛何如大同之道一立而熙來壤往者無不向大中至正之理而奔趨我輩之悔今可追願君之舌常如睢願君之筆常如錐大著一論爲權輿毋使日月麗天江河歸海之道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而囿於一隅構雲屋者懼材廢舉周鼎者虞臙墜是以我聞此語惴惴如畏而終未敢遽以對天帝見予容有肅問予更有何衷曲忽然振觸我懷來秦庭竟作包胥哭敷衽陳詞出至情天之靈爽最堪憑乞以祖宗詔孫子氣質變化由冥冥俄延瞥見西王母携來哲嗣義華甫威林追陪尤栩栩諾冊二尊出扶桑睦人把臂笑

翺翔始見露齒眞君王勞士福從西海進風華掩映華盛頓鬢
髮如雲今尙信形則堅強容則赫彼何人斯大彼得亞力山大
在其側黃帝龍髯抑何長乃以涎沫噴四方愛親覺羅巧趨跽
九天開閭闔萬國衣冠集豈自鄒無譏僂指難爲述玉清之軒
高如嵩天閑之駟馬如龍帝王之度氣如虹賤子於時態何似
趙元叉手揖三公王母從容首致詞義華諦聽神爲怡南斐一
戰終蠻局東國重盟鞏帝基從此商通並民植盡化干戈爲玉
帛更將莊語語威林鄰政何妨干涉侵端在愛人德尙古休教
專利理忘今從今講究英雄髓先顧人焉後顧己二尊隨爲睦
仁策言詞閃爍頗難測神聖不犯盡諛詞神聖可犯斯金石二

千五百年何論（平聲）四四萬萬人可惜爾今矢志製隆平一
寸之土無甌脫勞子忽從華子問日皇曾以寶劍贈我云將以
削不平此對可能稱吾分（去聲）華子勃然似不喜人之不平
削以理削以劍者去不還削以理者改而止爾今法須守遺規
謀須從大義慎毋孤負三舉伯理璽天德而獨不能繼老夫之
志彼德扶頭告力山我今令爾得心安席捲中原成笑話奔熊
逐鹿惹嘲訕何如廣漠陰陰域開闢煥然成大觀愛親淚向軒
轅咽此際已成邦杞隍排外媚外皆菲材革黨暗黨又草竊如
何臺閣貯金甌可使烽煙銷玉玦黃帝掀髯長一嘆姥姥原來
未達觀（去聲）人心只曉記恩仇世事何曾分滿漢當頭除去

專制名彈指便來安樂相批竅導卻有專書新政眞詮宜細玩
黃帝在天最識字中華民又最稱庶當日一言契衆心登時萬
國生和氣金心銀手訂和衷雷厲風行先兩事首勅赫城諸會
尊議事局經歷員自後無庸議戰端兩邦如果有違言只作民
間訟獄傳決以陪審其事完次勅兵家戰務行克虜伯暗士郎
自後無庸鑄戰鎗苟或不能盡免者不許攻人只自防警局足
用卽收藏百筆書名擬鳳工三鞭高飲慶鴻功五雲迭奏鈞天
樂一片承平入我聰可惜同時乏記者諸家日報載無踪人生
得此算奇逢此間樂正忘廣東何來曲尾更聲洪道今以後人
壽豐一百五十歲纔始告厥終世有不信者且問廷芳伍秩庸

忽聞老友名賤子一忪惺覺來視戲院未斷鼓鑼聲猶自洋洋

滿耳聽(平聲)

音義箋註

金心在中二句

管子金心在中不可匿註金之爲物明心之爲用明故比心於金 大戴禮銀手如斷卜商之行也

胼胝

音篇支皮上堅也 荀子子道篇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

過劍閣二句

晉文帝紀帝謂劉禪劍閣不守其亡可知 晉阮籍傳籍登廣武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童而角

詩大雅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注牛羊之童而求其角也虹潰亂也

爭鹿

近人詩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

還白氣於鼻端

楞嚴經世尊教我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烟身心內明圓動世界編成虛淨猶如琉璃烟相漸銷鼻息成白心

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爲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羅漢

不可說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者謂其數之多空至於不可說也華嚴經第四十三卷十定品親近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如來正覺門

阿屯

凡物質分而又分至細而不能再分者英文謂之阿屯阿屯質點也

靈窠

窠苦管切音欵此枯公切音空義皆空也

醞釀

醞音溫釀音讓二字謂酒有含蓄之味也以喻人之蘊藉

情田灌溉足二句

禮記人情以爲田灌溉音貫概沃也窠音忽孔穴也陸龜蒙賦探恒範之智囊掘張憑之理窟莊子有德充符篇

八埏八紘八荒八極

管子地道以八制淮南子地形訓九州之外有八埏八極之外有八紘按殯音寅遠也紘音宏維也又八埏（埏音延）

地際也）之外曰八荒唐書地理志八紘之外曰八極

魂交夢接中忽見彌西亞

阮瑀賦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神彌西亞即耶蘇見舊約書

由旬千萬跨

由旬梵言晉時中國四千里也跨苦化切音跨渡也越也

河嶽層層錦繡斜二句

近人詩河嶽層層團錦綉華嚴界界有樓臺

絕頂高坐是誰是一句

舊約書萬有之主曰耶和華即上帝也 為大同之治者不能不尊崇救世教以此教力量最宏能轉移世運

也近讀萬國公報戰爭非耶蘇之理等論則尤與子意合

摩西兩手捧十誡二句

按摩西十誡一曰獨信上帝二曰勿離偶像三曰勿瀆神名四曰守安息日五曰孝敬父母六曰戒殺七曰戒

淫八曰戒竊九曰戒妄十曰戒貪 舊約書出埃及記亞倫擲杖於法老王及羣臣前遽化為蛇法老召哲人巫覡施術各擲其杖亦化為蛇而其杖為亞倫之杖所吞

香花供養梵天外二句

宋之問詩塔湧香花地山圍日月天 金剛經在在處處皆當供養 雲笈七籤佛即西方得道之聖人也在

三清之中別有梵天以居之 蘇軾詩今朝偶上法華巔縱觀始覺人寰隘

釋迦一朵何拳拳二句

傳燈錄釋迦在靈山會手拈一花示眾迦葉見之破顏微笑遂付以正法眼藏 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 達摩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詩陳風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註肺音沛盛貌譚嗣同仁學肺字作肝肺之肺解謂葉形如肺

正西鬱鬱是天方四句

回教又名天方教自重其地也今其在中國之書曰天方典禮其地在西域之中故曰正西 王廷紹詩鬱鬱

天如火深深地不毛 嘉報兒回教中神名之一也 按回回地名其教主唐時稱摩訶(音呵)末近多譯作穆罕默德事蹟詳略不同而皆有傳無論讀而歉然予嘗取英國文

府（卽布列丹匿烟西卡羅必地亞）瀏覽而貫通之作傳論一篇
附錄於左以快閱者之心至教主之名則從廣府音譯作馬堪密

馬堪密傳論

回教創於馬堪密馬堪密亞刺伯國墨嘉城人生於陳宣帝
十四年其爲回歷之始者在耶蘇降生後六百二十二年七
月十六日也其教名曰依士林譯言順命也其言曰天神而
外無所謂神天神無自而生亦無生而自『按無生而自四
字明係唐突耶蘇然世之人孰非受命於天者耶馬堪密未
之思耳』故欲通人天之旨不可無牖民覺世之師若是者
昔爲耶蘇今則馬堪密

於是告於人曰從吾教者其事有二一則存於心一則施於

身存於心者信天神也施於身者禮天神也天堂有娛樂地獄有嚴刑審判有定期輪迴有貴賤是不可不信之而存於心者也祈禱可獲福施濟可消災齋潔可明虔進香可達敬是不可不以禮而躬親之者也而所以起吾信而致吾禮者其事有三一爲神使二爲神書三爲神徒神使者火精也無軀殼無男女無生死而奔走於人神之間其種有四曰嘉報兒則通事之使也曰美基兒則司生之使也曰羅斐兒則司死之使也曰姚釐兒則輪迴之使也古來神書一百四種僅存其四曰邊達篤曰娑路士曰福音傳曰歌蘭經邊達篤創世初紀也娑路士頌聖詩篇也福音傳耶穌之傳也歌蘭經

馬堪密之經也三書多散佚惟歌蘭獨完古來神徒二三十萬著名者三百十三而奉天之命能明罰敕法赦過宥罪者六人而已曰亞當曰那亞曰亞佈林曰摩西曰耶穌曰馬堪密也六人出而諸徒盡替然後來居上故肉人之根兜羅之果惟馬堪密功德獨尊云

夫馬堪密借天堂地獄審判輪迴之說脅制世人心使之不敢爲惡以祈禱施濟齋潔進香之說檢束世人之身使之藉而爲善其旨與西方古教同所異者諸國政教分而爲二馬堪密則合而爲一也惟其政教爲一故人倫之事軍國之謀刑訟之司正供之典皆備載於歌蘭

歌蘭一經於善惡分途言之頗悉如云偏私也許僞也驕矜也尋仇也毀謗也嘲謔也貪婪也放肆也邪淫也奸佞也懷疑也皆惡之途仁愛也義氣也廉恥也忍辱也耐煩也節儉也誠意也直道也知禮也和平也崇實也皆善之途是也且依士林雖以順命爲言而歌蘭一經通體皆云禍福安危求之自己人事既盡命乃可言是與委心任運者異而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此理至今猶耐咀味至謂善之大莫如敬天惡之大莫如褻帝而刑賞卽因而隨之則是欲合天道人道以爲治也

雖然以人治人其權操之於人以天治人其權操之於天是

故有功於人則賞之者惟人有害於人則罰之者亦惟人不
愧於天則賞之者惟天獲罪於天則罰之者亦惟天也生殺
予奪人之權也天堂地獄天之權也人不能操天之權猶天
之不能操人之權也馬堪密自爲教主十一年凡十二戰稱
天神之師伐異教之國無日不整軍旅備器械用間諜發游
兵力竭戎行躬冒矢石攻墨嘉城攻美甸那城攻歌理士族
攻基訥嘉族攻古理達族攻楂伯族攻華德族勝敗無常惟
所殺過當亞刺伯全境卒奉其教由是南自埃及以至亞卑
仙泥北自波斯以至思理阿國羽檄遙馳覈令歸化有不恤
者兵法從事其兵所向再接再厲以故始敗終勝而羣奉爲

王然雄心未已猶復繕甲厲兵大舉而征卑山旬毒發病劇乃始收軍（攻華德族時猶太婦人名西奈因夫戰歿置毒於餅意在洩其忿亦以試馬堪密之果否通神也乃馬堪密薄嘗其餌而毒卽沾三年不愈至是轉劇）馬堪密既歿八十年來其徒效尤藉兵行教以土京爲總會西至西班牙北至維延那莫不有馬氏之廟亦莫不聞戰鬥之聲然自是其教亦漸替矣此所謂以人而操天之權也

夫善善惡惡天堂地獄之所以名也彰善癉惡天堂地獄之所以形也以善化人其爲善也無量以惡化人其爲惡也無窮馬堪密持己恭待人信臨下簡馭衆寬由貧而富（馬堪

密娶富孀加地亞爲妻由是驟富）富亦猶貧由賤而貴貴
尤能賤恭默思道則深山偕隱而不辭祈福爲民則板床臥
病而無間現身說法則使徒四出而不遺博濟爲懷則巨產
全傾而不恤而且化家爲國則妻妾雖多而不聞詬誶也與
人爲善則奴子雖賤而卒成大名也金石明堅則朋友之交
道統可托也肝膽相照則親戚之誼顛沛不違也迹其所爲
何難化人以善乃一談道而恫喝是知一傳經而矯誣是尙
一攻城而虔劉（虔劉殺也）是務一受降而困辱是加使異
己者不能免其刑尙理者不能伸其說率性者不能行其志
好善者不能明其心是直化人以惡而已

而或者曰成大功者不嫌小過彰大信者不計小疑教何以行惟健乃行教何以保惟剛可保馬堪密之兵挫而能濟者由歌蘭所載謂傳道被殺得天堂之上座爲神致命享無限之逍遙以故當日諸戰其兵非徒志在殺敵以僥功且欲爲敵所殺以求福也不知戒竊而先自彰其竊疾則探囊拊篋者必不從戒淫而先自肆其淫風則鑽隙踰牆者必不服善之高無界也而以生爲之基惡之卑亦無界也而以殺爲之極執善曰天堂惡曰地獄之說而推則是馬堪密以天堂望人而躬自陷於地獄矣曾謂仁者而忍爲此曾謂智者而肯信此

且馬堪密既言天神而外無所謂神矣而又言人自墜地則有二靈曰爲之司有二仙時爲之佐而人一棄世亦有二靈號其墳塋有二仙審其功過而妖魔之崇則無時無處而無之是盈天地之間皆神怪也既言參拜祖宗所奉之神爲多事矣而又以天方祀典教人謂日落則祈禱也入夜則祈禱也昧爽則祈禱也遠行則祈禱也臨鬪則祈禱也送殯則祈禱也日月食則祈禱也暴風雨則祈禱也如此之類不可殫究祈禱宜潔無水可浴則浴於沙是直以祈禱爲終日終身之事矣其說之支離如此而馬堪密者或則忽然而聲作駝鳴或則忽然而噤同魅壓或則忽然而雙目盡赤或則忽然而

而口角流涎或則忽然而咄咄稱怪或則忽然而念念有詞
寢宜於靜也乃或寢至酣時則忽然大呼而起說宜於明也
乃或說未明時則忽然木立以思種種作法人有詰其故者
則曰吾適與嘉報兒言也否則曰吾適與美基兒言也否則
曰頃者羅斐兒欲以某事托我也否則曰頃者姚釐兒乃以
某人詢我也其行之怪誕又如此是比之巫覡入幽冥尤爲
妄誕街人移華嶽更覺荒唐故當其時信之者半不信者亦
半不信者謂其背理妄言誣民以逞從來騙術無過於斯信
之者謂其淵停嶽峙虎步山移膊間瘤骨隆然實爲鐵肩擔
道之證緣飾日久面目失真遂令矜才逐臭之夫愛彼豪雄

而竟忘其是是非非之所在「時聞某國欲改從回教」此無他去古之道學尙泥近今之道學不思耳若夫以人力而假天威此理之妄時至今日雖三尺之童亦識而譏之矣

然而欲論其人先觀其世馬堪密之傳道也其時實學未著正如楚王熊繹筆路藍縷以啓山林又安能以珮玉鳴鑾率天下於正直平康之道權奇制勝間或用之固其宜也迄今讀歌蘭一經「此書予所見者僅屬英文」所載敬天愛人恪供己職諸說諄諄不絕於口而起視回民又能相親睦相聯絡相保衛相賙恤然後知其大有功德於民也於戲馬堪密洵人傑矣哉

回頭下望卽函關四句

白居易長恨歌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廬山
杜甫秋興詩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 陳

旅題龍虎山圖詩龍虎之山仙所寰我昔尋寐遊其間 史記劉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之 杜甫詩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萬國宗教志老子傳周武王時遷

老子爲柱下史昭王時老
子駕青牛車過函谷關

李畫梨純真有舌

李畫梨純英語譯言默示也新約書有默示錄此與詩大雅帝
謂之說同 蜀志吳使張溫來聘溫問秦密曰天有頭乎密曰

有之溫曰在何方密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密曰天處高
而聽卑詩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舌乎密曰詩云帝謂文

王若其無舌何以謂之溫曰天有足乎密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
有姓乎密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以此知之據此則景教上帝乃人形之說自無

可破此條天有舌乎一問一答乃鄙人加入以補
陳壽之疎 陸龜蒙詩盡醉兩忘言誰能作天舌

人壽幾何自古然二句

左傳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論
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望舒睇卽耀靈淪二句

睇音第目小視也楚辭九歌既含睇兮又宜笑 淮南
子月御曰望舒廣雅曰耀靈 淪沒也 綴音輟聯

補也 柳貫尊經堂詩古
史泊今詮珠聯而玉綴

袖裏乾坤真箇大一句

聊齋鞏仙傳聯句候門似海久無踪誰識蕭郎今又逢袖裏乾坤真箇大離人思婦盡包容雲髮七蟻施存

魯人學大丹之道遇張申為雲臺治官常懸一壺如五升器大化為天地中有月日夜宿其內自號壺天人謂曰壺公因之得道

無為自是長生術一句

老子我無為而物自化阮籍詩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袁簡齋詩無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皆能累此身

李白詩知音不易得撫劍增感慨

我聞諸說如芒刺二句

刺音此去聲棘芒也漢書霍光傳宣帝謁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中陰經無

色諸天禮拜世尊

滋味

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勝臣貢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杜甫詩清談見滋味

折磨

白居易詩一歲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計老時多多中更被愁牽引少裏兼遭病折磨

世人何以不成佛二句

秦觀辨才法師示寂詩尚有眾生未成佛肯超欲界入諸禪按佛法始入中國只言因果自達摩說出禪旨

直指悟理勝因果之說矣然不得不以禍福報應鉗制愚俗者為衣食計耳所謂此心安不得也故欲為大佛者須令世人不淡薄衣食盡豐饒其安淡薄而為辟支者無取也其

分衣食而為菩薩者亦無取也
蘇軾贈柔奴定風波詞常美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
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
試問嶺南應不好却
道此心安處是家鄉

日用二句

近世鼎湖僧獻純著妙法蓮華經性理會解一書訊海言序之云無邊義海
將一口以吸吞不盡智源遊五中而湧出援儒入墨無過於此書矣然予以

為說法之便於日用者究莫如西
人六百法利世謀生妙術等書

茶毒

茶音塗苦茶也毒蟹虫也
詩民之貪亂寧為茶毒

我曾竊議屈子平四句

屈原亦名平作天問篇唐柳宗元字子厚因而作天對
袁簡齋詩我聞秦密言蒼天實有耳胡為楚大夫問天

天不理又云忽有褒衣博冠者自稱唐臣柳宗元代天作對大書空道天者
乃是太虛之積氣難捫難舐青濛濛雨師風伯傀儡耳太強柴立隨癡龍

報旃

旃諸延切音氈此訓之也潘尼
贈陸機詩今子徂東何以贈旃

我笑遮須氏三句

遮須氏英文譯音前明耶穌之徒往四方傳道如今之牧師者
稱曰遮須氏 尚書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誦音帝此言理也

我愛號嘉郎三句

按美國號嘉教專談仁義而無天堂地獄之說凡與其人有一
飯之緣者他日相逢縱有極衝突極反抗之事亦誓不相殺大

同之道之必行者此等教其告我矣楚辭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

我笑武則天三句

武后華嚴經序親受筆削敬譯斯經遂得甘露流津預夢庚申之夕膏雨灑潤後覃壬戌之辰式開寶相之門還符一味之澤

我愛張之洞三句

張之洞勸學外篇設學一首有改寺觀作學堂取其屋宇田產以為供給之說汰音秦沙汰謂使之冷然也杜甫詩沙汰

江河濁調和鼎竊新供此讀去聲音貢亦供給也

我笑孀富媼三句

孀音霜寡婦也媼烏皓切音渙女老稱兒悍惡而勇也悍音翰劇本有賣油郎獨佔花魁女一齣佬盧好切男子年長

而未老之賤稱此廣東俗語音義也與康熙字典所載者異

我愛春夢婆三句

春夢婆三字借用侯鯖錄東坡在昌化負大瓢行歌田畝間續婦年七十曰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因呼為春

夢婆元好問詩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寡婦賦願假寐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餘見上馬堪密傳論

我笑宋徽宗三句

按欽宗即位尊徽宗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又南宋高宗建炎十二年金人歸徽宗及皇后鄭氏邢氏喪袁簡齋文五國冰

霜棺歸朽木六宮妃后灰洒南風

我愛法蘭竺三句

竺法蘭而曰法蘭竺為押韻也 左傳昭公十八年鄭驪災於回祿回祿火神也 磔耶擊切音歷小石也 昧莫禮切音米

塵靴迷視也 譯經圖記漢明帝時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馱經并將畫釋迦佛像至洛陽帝悅造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而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不服表請較試勅令大集白

馬寺南門信等以靈寶道經置道東壇上帝以佛經舍利置道西七寶行殿上以旃檀柴等燒經乃道經並為灰燼而佛經舍利俱無損云按此不過佛道爭衡之說耳

背道僭馳

僭同舛錯也 揚子諸子各以其知僭馳

倒行逆施

史記主父偃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

寄語章炳麟二句

章炳麟作無神論見民報第八冊子謂鬼神生於人心為善則自見為神為惡則自見為鬼雖欲滅之不能滅也

寄語張平子二句

後漢張衡東京賦有大難一段詞藻妙麗按衡字平子

寄語黑斐洲二句

阿斐利加之人色黑故曰黑斐洲 古教兼參斐洲埃及人以鼠為上帝虔祀之於廟英儒韋廉臣云山東黃河潰決及直隸

水災曾見中華官民迎蛇於廟而奉事之 稱為金龍大王恰與斐淵愚民祀鼠相類

寄語赤土國二句

安南之土色赤故曰赤土國其內地風俗年中必有祭虎之舉謂祭之可除其害也安得賢有司以朱次琦治狼神之法而治

之

寄語徐阿尼二句

隋書列傳獨孤庵好左道有婢徐阿尼常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貓鬼每殺人死者之家則即移於音貓鬼

家

寄語葛方士二句

葛方士抱朴子葛洪也捫蝨新話抱朴子曰吳曰吳景帝有疾得覲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小屋施牀几以婦人服物

著其上使覲視之曰若能說此鬼婦人形狀者加賞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云

寄語薛孤延二句

北史薛孤延傳神武嘗閱馬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命延視之延按稍(音朔)矛長丈八尺)直前大呼繞浮圖走

火遂滅延還鬚眉及馬鬃尾皆焦神武嘆其勇決曰延乃敢與霹靂鬬梅堯臣詩便欲騎鯨去萬里列缺不借霹靂鞭按列缺電閃也霹靂急雷也

寄語上公應二句

應上公而曰上公應亦為押韻也漢人註春秋九月大雩引古之人重請請乎應上公應上公者古之神人通乎陰陽者也其

雩之祝詞曰寡人當死百姓何謗願撫百姓以塞無狀賜音陽日出也若順也書洪範曰雨曰暘言雨以潤之日以暘之皆順乎時故曰雨暘時若也

寄語岑春萱二句

張之洞督粵時亦有此事此新學也岑張皆舊學舊學無不以敬天為言乃聞新學之用即不惜以敬天君子於此信新學

之必行

寄語商武乙二句

按商王武乙作木偶人譏之天神與爲雙陸之博令人代天神行之天神不勝乃侮辱之爲革囊盛血仰射之名曰射天

寄語溫宗堯二句

此數年前省垣辦學之舉也金身大佛寺佛像也剝皮燒趣話耳燒則燒矣皮實未剝

寄語藍三覓二句

回教廟堂譯音爲摩十極

寄語黎乙眞四句

性命主旨爲道家內丹練養之書今日性命歸根者爲押韻也黎君研究佛學旁及道及典籍曾以見示此書

滄海橫流二句

晉書王尼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嘆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禽獸偏人句見

孟子

土無清淨難駐足

崔曙宿大通和尚塔詩一承微妙法寓宿清淨土

金粟

唐詩紀事佛家有金粟影如來王摩詰援筆寫之放大毫光觀者皆倍施其財李白詩湖洲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樸櫟

音璞速二字小木也見詩經召南

毋使彼蒼藉口生我二句

大德當前雖爲之執鞭亦所欣慕若自由不得毋寧不爲人耳故奴隸性質四字須分別言之鄭板

橋愛徐青藤詩嘗自刻一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童二樹題徐青藤小像詩尙有一燈傳鄭燮甘心走狗列門牆板橋自由人也可以風矣

畔援

援音換詩大雅無然畔援畔援不順也

佛身充滿於法界二句

華嚴經第六卷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此四句天下叢林讚

佛多用之乃一部華嚴大經之綱目也亦諸祖狹路相逢之要領也蓋其時佛白毫相光中示現一切法故勝音菩薩說出此偈然菩提座三字中峯以千言解之終不知其爲何物竟謂此非言議之可得予謂菩提座直指心而言耳求深反晦此之謂也 宗教必以光爲言謂人心暗昧須復其光明也

外王內聖寓歌蘭二句

外王內聖謂統兼君師之任也 歌蘭見前 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音蘭）按大波爲瀾小波爲淪

神仙不斷香火緣二句

朱子詩晨興香火罷入室披仙經 莊子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 曹植詩仁者各壽考

四坐咸萬年

海枯石爛天沉日二句

鄭氏允端望夫石詩石爛與海枯行人歸故鄉 高士談詩殘紅一抹沉天日濕翠千重隔座山 汨音骨沒

也李白日出入行藏和藏和汝何汨沒於荒淫之波杜甫詩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

明明赫赫照四方二句 詩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爾雅穹蒼蒼天也

下方 下方猶云下界也陳陶詩玉殿雲開露冕旒下方珠翠壓鰲頭

嚙矢先聲 嚙虛交切音哮嚙矢矢之鳴者也馮天閑左貫云鄭莊梟雄齊僖小霸兩君固桓文之嚙矢也庾信文運長擊短後實先聲

只恐一朝倚杵低二句 河圖挺佐輔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杵蹇人上天都來爭此位天帝面方一尺有慚色工夫老三字粵之方言猶云費事也袁簡齋問天圖詩只恐萬年之後倚杵低

吟吟大笑 傳燈錄義元禪師問黃檗(音伯)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三問三打遂辭去黃檗指往大愚大愚曰黃檗恁麼老婆心切師大悟返黃檗黃檗曰汝回太速

師曰只為老婆心切黃檗吟吟大笑

忽然舉目見天開二句 平湖張敷坡曉步於庭天無片雲忽聞有聲割(音轟入聲破聲也)然天開一縫當中寬兩頭狹狀類大船寬處

有圓睛閃閃光芒照耀似電非電眼旁碎芒如人之有睫毛良久乃閉敷坡賦詩曰霸震年年響何曾殛惡來今朝才省悟天眼不輕開說見隨園詩話今言天開者非天眼開之

有圓睛閃閃光芒照耀似電非電眼旁碎芒如人之有睫毛良久乃閉敷坡賦詩曰霸震年年響何曾殛惡來今朝才省悟天眼不輕開說見隨園詩話今言天開者非天眼開之

謂也謂天運昌明耳 新約馬太福音傳耶穌受洗
由水而上天為之開見上帝之神如鵲降臨其上

杏壇

孔子設教之地見莊子 錢起詩更
憐章子宜春服花裏尋師到杏壇

章甫峩峩雜還來

家語孔子衣縫掖之衣冠章甫之冠 峨牛何切
音義峨峨高貌 遷徒合切音沓雜遷盛多也

圩頂先生南面坐二句

史記孔子生而圩頂圩音子圩頂謂其頂四圍高中間
低也按頂低則腦小腦小者愚孔子聰明特甚然則人

之智不智在學不學之分耳人力若盡天質無權可以與矣 又史記孔子弟子三
千餘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袁簡齋詩主司峨冠南面坐簾官梯几東西排

倒屣

魏志王粲傳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
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

禮運一篇愛大同二句

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
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爾今舉此作昌言二句

書禹拜昌言曰兪 史記孔子世家子西謂昭王
曰今孔丘得據土地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

我言賤子非饒舌二句

饒舌多言也見寒山拾得詩序 杜甫洗兵馬行二三
豪俊乘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 哲謂哲學也此字當

依美國威士打大字典解之為道學之全體凡事以心思才
力而得其進境收其利益者皆謂之哲非徒理想之謂也

山人足魚四句

韓詩外傳聖人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
語謂不舒暢也 孟子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苴音疽

土苴和糞草也見莊子註 元稹詩耽眠稀醒素憑醉少嗟吁

玄冥汪汪四句

玄冥水神名 汪汪深廣也 資取也 祝融火神
名 熊熊光也 驅遣也 需須也 儲音除具也

天關之鑰二句

鑰音藥俗云鎖匙也 袁簡齋詩天關鑰匙藏在烟霄上清風一重
雲一重 司主也 軸音逐持輪也 率差等也謂地球運行遲速

之度也

雕刻造化二句

疵才支切音此平聲病也 吳錫麒文雕刻造化有干天和鈎
致物情亦傷人巧是故騷客以蛾眉見妬詩家多磨竭臨宮

無哲之鬼四句

易睽卦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註見豕負塗疑汗我載鬼一車疑祟我
又繫辭爛綸天地之道按爛謂爛縫綸謂纏裏爛綸而曰綸爛倒押

韻也 一如謂如如也傳燈錄真如有變易性相如常
住不遷 范成大詩色塵豈界如如現本自無禪不用逃

紛披

紛分也披散也 蘇軾詩誰道
茅簷劣容膝海天風雨看紛披

忽把食指指我口二句

左傳宣公四年子公之食指動 疏一巨指二食指三
將指四無名指五小指 柯錦機詩合線煩君申食指

拾銀爲我屈儒躬 南史謝淪(音樂)傳兄朏(音斐)爲吳興淪於征虜渚送行朏指弟淪口曰此中惟宜飲酒

江心之水爲瓊液二句

一統志中冷泉在鎮江西北按水記云劉伯芻以揚子江水爲第一卽指此泉泉在江心 液羊益切音釋汁

也瓊液猶云玉液漢武內傳上藥有風實雲子玉液金漿 王昌齡詩彷彿絃指外遂見古初人 侑音又佐也周禮春官膳夫以樂侑食

漫說三生佛頂緣二句

傳燈錄有一省郎夢至碧岩下一老僧前烟穗極微云此是檀越結願香烟存而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明皇

時劍南安撫巡官第二生憲皇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卽今生也按檀越僧家稱施主也佛國記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 晉王羲之傳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謁周

顓頊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座客未噉顓頊先割啖羲之於是始著名 唐庚詩他時名譽牛心炙晚歲空窮憤鼻揮

紛綸

高士傳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商之尹七句

尹伊尹旦周公 論語有天下而不與焉 天民註見前鮑溶寄天台羣公詩閑踏莓苔繞琪樹海光清淨對心燈

秦之政七句

按秦始皇(名政)三十二年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轍車迹也又軌道也 蘇軾文漢武帝

(名徹)首挑匈奴建元之間兵禍始作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 李頎詩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 愜苦叶切音篋快也志滿也 宋史李繼和傳朝廷比禁

青鹽甚
爲允愜

楚項羽七句

非戰之罪是項羽語註前
軍士受其籠絡故曰軍自昏也
拿波崙爲十八世紀時法國人善撫軍士
有鐸本茲不多論
太平

之效勢必至於無人肯當兵
論語子張書
諸紳疏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

卑思麥七句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西報記卑斯麥自言
普法等三戰皆以彼爲戰中之樞紐合計三戰死者約八萬人皆壯夫

而合有室室者也爲彼而死如何不怨封贈王爵能得幾時厥咎嬰心不與死盡言念及
此爲可悲也此其自言也讀史者勿徒豐其功勳也可按普法之戰卑思麥爲相毛露奇
爲帥二人與普皇指揮兵士之神情猶奕奕見於師丹戰圖中（予嘗紀之
以詩見新政真詮內新政論議序）蘇子曰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言言金玉字字珠旒

詩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旒力求切音留垂玉
也蘇軾詩千株玉槩攬雲立一穗珠旒落鏡寒

感慨欷歔於曠代

欷歔音希虛悲泣氣咽而抽
息也句本韓愈祭田橫墓文

發蒙振落於千秋

發蒙發出物上塵振落振落枝頭葉也
史記淮南王安謀反
憚汲黯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若丞

相公孫弘等如
發蒙振落耳

文信國武鄉侯

通鑑文天祥封信國公諸葛亮封武鄉侯

綢繆

音僞謀猶纏綿也朱子詩把袖追歡勞夢寐舉杯相屬暫綢繆

傾筐倒篋無隱留二句

晉書列女傳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篋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無煩復往嘔此處

音義同謳歌也前漢朱買臣傳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

帝業成巴蜀二句

王廷紹指揮若定失蕭曹詩帝業成巴蜀猶能繼漢高先生真管樂名士豈蕭曹通鑑劉後主名禪

激烈冠三忠二句

三忠謂陸秀夫張世傑合文天祥而三也三忠之事天祥最難故曰冠曷音丙宋度宗子也厓山之役秀夫謂其主曰國事

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即負其主同溺楊太妃撫臂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亦墮海而死見通鑑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則國君

自無死社稷之義蘇軾之說既悞衛王於前復悞崇禎於後道學至此可發一歎

裒

蒲侯切音杯聚也易君子以裒多益寡注多者用謙以為裒少者用謙以為益

一念之錯鑄六州

通鑑羅紹威既誅牙軍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此衰弱紹威悔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鑄此錯也注羅以殺牙兵之悞取鑄

錯爲喻方岳詩鑄錯空糜
六州鐵補鞋不似兩錢錐

儔

儔直由切音酬等類也 潛夫
論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

挪亞之子二句

創世記洪水退後只存挪亞一家挪亞三子曰閃曰含曰雅弗三
人所生之子散處洲島以其邦國民族方言爲區別 播布也

蠻夷猾夏千年悠二句

猾音滑亂也書舜典蠻夷猾夏 專家之血誰能收者
謂人類之血本無別也數年前有美國牧師演說醫學

之士多往觀聽因謂醫士曰人色有黑白黃棕之分其血有異否僉曰無之牧師曰
皮色外也血質內也人也者外色雖異內質實同然則各國之人何故而分畛域

明妃逆婿龍城陲二句

逆迎也春秋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漢書
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陲將侯切

音緞隅也明妃即昭君嫁於單于故云逆婿龍城陲 磧音迹沙漠也那清安蘇武牧羊
詩回首雲山渺摩挲草磧低按蘇武留匈奴凡十九年娶胡婦生子名通國然則蘇武雖

不降匈奴而降於胡婦矣雖能持
漢節而不能持其生子之心矣

傳種受胎二句

徐渭詩桃仁傳種還生桃 胎息經注世人以陰陽相感結於水母
三月胎結十月形體具而能生人 穀亦種也爾雅翼梁者黍稷之

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 廣亦作鴈爲物也韓非子說林篇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
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 不音否平聲未定之辭白居易詩志氣吾衰也風情子在

陸游詩不知冠蓋朝天
客也得心安似我不

五色相宣文始周二句

禮記五色成文而不亂 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宣通也 周密也 諸合也調也 道音由氣行貌

稠

音壽密也晉書傳咸傳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
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按此不過得半之論耳財源不開地廣何益

能化四海為幽囚

囚繫也按囚字如人在圍中失其自由矣民族主義無以異之
故曰能化四海為幽囚 王逸九思仲尼兮困阨鄒衍兮幽囚

李商隱詩幽囚蘇
武節棄市仲由纓

食古不化真可差二句

西軒客談前輩說作詩作文記事雖多只恐不化 按
揚雄嘗怪屈原之沈身乃撫離騷文而反之作書投諸

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 史記屈原傳
離騷者猶離憂也然則離騷亦可名離憂

啾啾

音秋鳴聲也 杜甫兵車行新鬼
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其餘衆說盡相於二句

杜甫詩此行非不濟良友
幸相於 於此處解作之

有若蘇格底四句

蘇格底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年時人柏刺圖其弟子也維摩
詰與佛祖同時陳尚書陳了翁父也趙宋時人四子皆有大同

者
意思

之四子者三句

之此也詩周南之子于歸註之子是子也後漢書蒯子訓傳兒識父母軒渠笑悅元稹詩遠處從人須謹慎少年為事要舒徐

朔來朔來二句

漢東方朔傳時伏日賜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大官奏之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陶潛詩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謂是利宜為善之說應補苴

蘇格底人稱西方孔子而不著書其學說得之於門徒所記者而已其教人一以主善為師而

未明言善之所在有詰以善為何物者則曰利更詰以利為何物則曰宜是宜者有類於時中之聖此其學說之最高處也然宜尚有有宜有不宜之慮惟大同之治無人不宜故曰其說應補苴也韓愈進學解補苴罅漏

謂是同妻共產之說要起衰

柏刺圖著民主書言人不得有財產妻子皆歸於國家國家檢察男女之性質使之相婚剛愎

之女配以柔和之男剛悍之男妻以柔和之女剛柔相合而良善之新國民生私有之制泯而訟獄及一切社會不平之事絕此其說之歷古常新者也然豈事實之能行者哉縱能行之亦一國之民主非天下之民主也至謂人有多材多藝出於衆人者則為衆之害宜放之國外併優亦能擬種種人物不適於各職一業之法則亦宜逐之是則衰世之音

耳故曰要起衰也 胡書
巢詩海內文章舊起衰

謂是捨其眷屬之說須推廣

維摩詰經資財無量攝諸貧民一心禪寂攝諸
亂意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捨離

按此不過獨善其身於世累能擺脫一切耳其於人非能真有益也惟大同之治使
人人自食其力無肺腑之仁子子之義而人自各得其所故曰須將此心廣推之也

謂是借妻生子之說猶拘虛

隨園詩話陳了翁之父尙書與潘良貴之父交
好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

恨有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妾已生子矣可以奉借他
日生子當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一母生二

名儒前所未有此事太通脫今人所斷不爲而宋之賢者爲之且傳爲佳話高南臬太守
題詩曰贈妾生兒古人有兒生還妾古人無宋賢豁達竟如此寄語人間小丈夫予按宋

之賢者區區以有子爲幸是未知大同之理天下蒼生皆
吾赤子也 虛同墟莊子井鼃不可以語海拘於虛也

熙來壤往

壤汝兩切音養史記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爲
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按壤壤紛錯也

舌常如隹

文心雕龍范曄
言事入機中務

筆常如錐

五代史史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
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按毛錐子筆也

權輿

廣韻權輿始也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也

日月麗天江河歸海

麗附也易離卦離麗也日月離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揚子法言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

夫畫也

困於一隅

囿識不通廣也隅隅也角也鹽鐵論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員也

構雲屋者懼材廢一句

構架屋也任昉文雲星天構匠者何功臽音頻脛骨也史記秦武王有力好戲與力士孟說舉鼎絕臽而

死

躬躬如畏二句

躬音窮二字敬謹貌句見史記魯世家遽音據急也

偶然振觸我懷來二句

振除庚切音振以手觸物也黃山谷詩莫將號哭驚四鄰推床破面振觸人按左傳伍員覆楚申包胥如

秦乞師以救楚秦伯辭焉乃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數衽陳詞

數散也衽衣前也離騷跪敷衽以陳辭兮按此為對天之詞

靈爽

爽明也 郭璞江賦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

詔

音照告也教也本上下通用之字自秦而後惟天子用之

刹那瞥見西王母三句

刹音察那音難梵書時極短者謂之刹那 瞥音蔑切音撇過目也 西王母以比英前皇后域多利也 義

華今之英皇也 甫男子之美稱 威林今之德皇也 羽虛呂切音詡喜貌

諾册二尊出扶桑三句

日本以伊裝諾尊伊裝册尊二神為開闢之祖王公度詩太初一杵立天瓊嶽降嵩生地始形西有和華東諾

册一誇手造一胎生 睦仁今日本皇名

扶桑日本也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李惺簫史携弄玉上昇詩扶頭雲冉冉把臂路迢迢 文心雕龍

孟軻膺儒以警折莊周述道以翱翔 惟其笑故露齒 日本稱真君王者以其皇統之長也君不擅權則國祚必永中國三代可以為法昔宋太宗深欲國祚之長得如日本然而不能者專制悞之也除專制行憲法國祚安得而不長 若各國皆就範於全球之憲法則是鄙人之所謂大同

勞士福從西海進三句

勞士福今之美國總統也 溫庭筠詩王儉風華首蕭何社稷臣 華盛頓創立美國為民主者也 贊止忍

切音軫稠髮也詩鬢髮如雲 嘗見華盛頓影片髮卷如雲長二尺餘然是假髮

形則堅強容則赫三句

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按赫明也盛也大彼得振興俄國之君也亞力山大今之俄皇

黃帝龍髯抑何長三句

故事尋源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之子也其土地東至於海西至崆峒音空同山名南至於江北遂

薰鬻邑於涿鹿之阿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記孝武帝紀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髯音冉平聲在頤曰髯在頰曰髯以涎沫噴四方者謂

各國以通商而得中國之利也愛親覺羅滿清姓氏

九天開闔闔四句

闔闔音昌合天門也見前漢禮樂志註王維詩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鄒音檜國名左傳自鄒以下無譏焉

譏謂譏論也僂音樓屈也荀子儒效篇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

玉清之軒高如嵩五句

靈寶本元經四人天外曰三清境玉清太清上清也亦名三天殿堂前檐特起者曰軒天子不御正殿而御

平臺曰臨軒嵩中嶽山名閑養馬之所也事類陳琳武庫之文駁龍紫鹿唐帝天閑之選照夜浮雲按駁龍紫鹿照夜浮雲是四色馬名四馬一乘謂之駟兩服兩駟是也

董氏曰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駟後漢書馬太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左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李賀高軒過詩馬蹄隱耳聲

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後漢書趙壹傳壹舉郡上計到京司徒袁逢受計壹獨長揖袁願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壹不為屈袁下堂執手悅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

也

諦聽

金剛經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白居易霓裳羽衣歌當時乍見驚心目凝視諦聽殊未足

南斐一戰終盤局二句

南斐洲之役為近今最文明之戰而吾獨謂之蠻者蓋謂凡戰皆不得為文明文明者決無戰也文明者與天

爭而不與人爭五行百產精華無盡與天爭者於此開物成務焉若出於戰則仍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而已
東國重盟謂英與日本重訂和約也
按斐

字有平上二聲此讀平聲音非鞏音拱固也

更將莊語語威林六句

莊語之語上聲論也西人文法謂之實字語威林之語去聲告也西人文法謂之活字數年前德皇發論欲

欲行干涉主義謂如有阻碍文明進行之政各國宜相與干涉以禁止之於是歐洲諸國譁然謂其不合干涉他人之內政也予竊謂不然凡頹風敝俗如刑訊如賣奴如鴉片如賭博如裏足如穿耳如束腰實有傷於天理良心者各國正不妨共起而干涉之但須出以公益勿圖私利耳
髓悉委切音髓骨中脂也
傳燈錄達摩將沒命門人各言所得達摩曰道副得吾皮總持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默爾無言)師曰汝得吾髓矣

閃爍

燦書藥切音燦光也
王僧孺中寺碑日流閃爍風度清鏘

神聖不犯二句

以帝王為神聖而不可犯者專制之朝也以帝王為神聖而可犯者立憲之朝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是孔子亦以立憲之

朝告子路也後漢書王常傳帝曰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四四萬萬

四四謂十六也東漢唐君頌云五六六七訓道若神用曾黜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也隨園譏之以為算博士語然鮑照詩三五一八時千里與君

同謂十五十六之月與君同其圓也則居然佳句矣此篇之首曾用十六萬萬今云四四萬萬避其複也集名娛老此等句但求其娛而已

甌脫

史記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註境上斥埃之室范成大詩天教思信行甌脫人許功名上太常

勞子忽從華子問四句

此事在日俄戰後贈答之詞俱見當時日報

伯理璽天德

美國總統前人譯作伯理璽天德蓋音譯也

席捲中原

賈誼過秦論席捲天下囊括四海中原大陸也

奔熊逐鹿

謝讚秦繪時局圖以熊比俄國伏中國而監其腦

嘲訕

訕讀平聲音刪毀語也陸游詩斜僕夫已整駕顧景欲駐愁嘲訕

廣漠陰陰域

國語翟之廣漠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

愛親六句

杌五忽切音几隄五結切音翳書泰誓邦之杌隄按杌謂如木之動搖隄謂如阜之圯壞皆言不安也
排謂排擊外謂外國
菲妃尾切音斐薄也

革黨革命黨也
暗黨暗殺黨也
王廷紹霽邊樓詩烽烟銷
玉玦臺閣貯金甌
玦音決佩如環而有缺者也義取決斷

姥姥原來未達觀

姥音母老母也又女師也
陸雲賦
考幽明之人神兮妙萬物以達觀

彈指

蘇軾詩三過門間老病死
一彈指頃去來今

批竅導卻有專書二句

竅音空虛也卻音隙骨肉之交也莊子養生主篇批大郤導大竅
新政真詮一書予與何君啟同撰凡八編

即曾論書後新政論議新政始其康說書後新政安行勸學篇書後新政變通并前後總序也

黃帝在天最識字二句

文以載道最識字謂最明理也權以衆成最稱庶謂最有權也按黃帝臣蒼頡始製字全球之人華人居四之

一或問華人之庶信不誣矣黃帝明理從何而見應之曰黃帝分天下為萬區是使地方之自治也蚩尤無道乃行內政干涉之法使不得為無道此所謂最明理也

勅

勅恥力切音敕亦作敕誠也
後漢光武紀註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
四一日策書二日制書三日詔書四日敕敕誠敕者謂敕刺史太守

克虜伯暗士郎

克虜伯暗士蕩郎二敵
廠名為近今之著名者

百筆書名擬鳳工二句

擬比也 南史江夏王鋒傳鋒五歲齊高帝使學鳳尾
諾一學即工 潘遠紀聞談諸侯箋奏皆批曰諾諾字

有尾若鳳也 三鞭洋酒名 鴻通
作洪大也 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

五雲二句

五雲謂五色雲也 王廷紹對酒當歌詩酒須千日醉歌定五雲高 司馬光
歌羣仙劍佩朝玉京祥風縹緲鈞天聲按鈞天樂名見西京賦 杜甫詩一

片承平雅頌聲 史記商君
傳反聽謂之聰內視謂之明

此間樂正忘廣東

時身在廣東而云忘廣東者
非忘本也 蓋以天下為量也

道今以後人壽豐五句

近世醫學博士有言人之壽可養至一百五十歲者其
法仍不外服食引導而以服牛乳為主 伍君秩庸尤篤

信之故有此句非徒借
馬都監為押韻之用也

驀聞老友名五句

驀音陌忽也 時人詩掀髯正脫羣龍笑誰信晨雞驀喚回 宋
史蔡元定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

當在弟子列 松惺音鐘星驚悟也 劉嗣綰寒戀重衾覺夢多詩幾番經熨貼
半响忽惺松茲云松惺倒押韻也 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胡翼南全集卷二十七

梨園娛老集第一冊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則天徐策第六首（詩詞凡九百八十七言）

詩 心

後有深谷前有高岸其門未窺況覩奧藏未見君子傷如之
何羚羊挂角香象渡河

詩 說

閨房之事甚畫眉牀第之言不踰闕袁簡齋謂楊貴妃洗兒
事新舊唐書俱無之譏溫公以天寶遺事之譏言攔入通鑑

其譏之誠是也然簡齋詠班婕妤云誰家母不三投杼何處
天飛六月霜則溫公亦投杼之母不能爲班姬雪冤者耳豈
惟溫公卽簡齋亦自不免簡齋詠武后乾陵云蓮花霜折宮
牀冷猶見金輪盪晚烟又云愛絕醜奴殉葬未荒墳相對有
莊襄此與義山鄭嵎之詠楊貴妃究何以異予惜其能爲楊
妃開脫獨不能爲武后開脫也雖然簡齋亦嘗爲宋理宗謝
后辨誣矣謂寶慶三年冊立爲后垂四十年而度宗嗣位尊
爲太皇太后已老病不能聽政德祐二年宋亡徒越七年而
崩壽七十四是至燕時年已六十七矣寧有劉曜羊后之慮
哉其爲謝后辨之不爲不晰今考昌宗入侍禁中時則天年

已七十二昌宗被誅時則天年且八十一矣而曰蓮花霜折
至則天死而猶曰墳對莊襄以和平溫厚詩如白香山者猶
復如是乃知怨毒之口盈天下不塞其源則有從流忘返之
勢茲爲揆諸則天當日之情形參以近今實學之理數洗卑
汙之見掃齷齪之談庶幾大道復明連林不害若夫則天之
爲君也三子駢誅二嫗骨醉誅唐宗室尊用酷吏其禍誠有
如致堂胡氏之所云云今不責則天而獨責專制者則以當
專制之朝處危疑之會已不忍人人將忍已循環反覆無有
已時故正本清源道在除其專制而已捨正誼明道之不爲
而以闡言報怨君子無取焉此篇之作視周青原之詠楊妃

何如也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讀史者至則天使僧懷義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閣之其表寢而不出輒謂則天淫罪無以釋人之疑則何不取簡雍對先主之言而一味之也

闕疑爲作史之最要高宗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

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此一事也通鑑載之乃於怒字之上加入天后不欲上疾愈七字抑知刺血在弘道元年十一月而帝崩卽在其年十二月也武后豈果欲死高宗哉不欲其愈誰實知之疑不能闕則亦已矣而復加以捏造之詞唐詩無識不謂後之修史者仍踵其弊也是直未嘗一用其思焉耳矣或問此詩高宗風眩百司忙枕畔淒涼雙玉筯其枕畔淒涼亦誰則知之而固爲此言曰此吾所以託爲則天之自言也託爲自言而必不失其爲忠厚則此詩之本旨也夫

欲觀其人之才宜觀其所舉中國之專制爲男子言也女

子無專制女子而行專制國史決無公當之言故則天之歷
史可於他書見之景龍文館記言天后聞上官（上官姓也）
婉兒之才召而試之援筆立成皆如宿構乃使掌宸翰而軍
國謀猷生殺大柄多其所決至若幽求英雋（同俊）鬱（音
屈生長也）興詞藻國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學之臣二十年
間野無遺逸皆婉兒之力云然則則天之人之才亦可知矣
此篇也曾特命上官兒別開鶴監佳男舉二句意本於此
佳男二字古無用之者然非此二字則於當日情事終似不
合何則士之佳在才不在貌然使貌有不足則其佳亦不能
無憾武氏之置控鶴監也與北門學士同必選才貌兼優者

居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本事詩宋之問爲考功郎求爲北門學士則天不許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有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以此知其所舉者之爲佳男之問退而賦明河篇以見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其傾倒於才士者何如也夫獨行其是亦何傷於平等自由然而物議卽從此起乃知專制者適以自縛

隨園說部之控鶴監記叙則天婉兒事淫褻佚蕩其弊甚於魏收之穢史必須刪去者也西人譯中國文字如聊齋等書必將其狎暱猥褻之語闕去不譯此非徒爲國法所禁有傷

風俗亦並非爲綺語拔舌之迂腐也當文人几席之間志士周旋之地而活現一幅士女出浴圖亦大雅所羞耳

或問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此嚴滄浪以禪喻詩謂有神韻可味無迹象可尋据隨園論詩嚴說惟施於近體短章以半吞半吐之筆取絃外之音甘餘之味耳今則天徐策第六首是古體長篇揮灑筆墨如天魔獻舞花雨彌空卽謂阿育王盡收西域諸支提及龍宮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寶塔可也何爲僅譬諸一羊一象渡河挂角之小神通哉曰通暢者言也微妙者心也此詩長至千言而窅窅只在千秋孰解奴心事賴爾新詩一首傳二語耳所謂詩心也詩心

卽道心也書曰道心惟微

小酒兼醒醉閒情雜淡濃蠶餘三起思蝶誤再來踪記得西瀛
（讀平聲音謳）有此句而今情景何相類我適方從天上回蘊
蘊今又身何處且向樓臺濶處行柳陰路曲隨緣駐路上忽逢
武則天蛾眉風韻尙當年携予步入瓊宮去果果因因話夙緣
自言本是婆須侶羅什維摩久相與一朝四大合人間猶是光
華雜和煦三教珠英盡擷來六經不屑爲奴婢高宗風眩百司
忙枕伴淒涼雙玉筋（音住此叶上聲音主）宮中漫說髻盤蛇
郊外尤勞弓射虎紛紛奏疏尺盈高平章宰相空延佇妾時執
筆判如山洞中機宜恩澤普懸諸國門字不移四海昇平歌得

所藍本尙存衣篋中史筆誰將分別處（上聲）東封西禪信優
遊獨奴嘔出心肝苦外貌人歌武媚娘內心儂自師嫫母誰憐
簪脫步齊姜祇說椒房得呂輔中外雖傳二聖名北門學士非
開府廬陵哲也最不才欲以金甌贈韋父傾危社稷已堪虞姑
婦之間尤齟齬房州流去禍雖除子別媳離實酸楚惇惇好比
魯濱孫寂寂竟同班婕妤（叶上聲音汝）歌成纂纂盡愁雲唱
罷嗚嗚惟泣雨蓮花界入冷宮牀短髮風含悽殿宇攀龍附鳳
多狗徒勸進稱周徽號擬黨同伐異勢所然有似娥姁用諸呂
模稜宰輔得蘇公更值李貓稱吉甫櫂推盃脫雜官場墨敕斜
封難斬予（上聲）眯目糊心任彼譏退恬幾見如攸緒高捲珠

簾二十秋聰明常恐輸堯禹萬幾百度一身叢十索三挑容我
詎但與優婆結佛緣不聞令尹夫人蠶婦娥叛婿已荒唐女兒
成仙非典古世間食色限於天孰則兼人學西姥士無實學長
闌言安得倍根共揮塵面首頌來三十人山陰非比徐娘老胡
后狂歌楊白花多情猶是中年語記奴專政在文明時已春秋
六十五豈有荒淫愛少年陰陽電力宜通譜男女同羣逸趣生
福澤諭吉言縷縷玉樹丰姿入眼宜金蘭氣味迎風好也曾特
命上官兒別開鶴監佳男舉校書李嶠果龍文名世員家皆鳳
羽聽政之餘數夕晨破除岑寂平胸怒豪竹哀絲暮不遲金花
銀燭天難曙（上聲）羽仙宜唱小秦王天魔幾見阿婆舞遣情

無異謝東山作賦方期彭澤伍大家嘖笑縱風流帝王器度無
汚竄婺星赫赫煥中天明堂奕奕翻光武何來蜚語刺中腸當
胸如受千人弩人生大節最宜觀闔昧流言奚足數懷義昌宗
獨不饒無私亦可人神睹殺氣誰曾逐鳳凰慈心早自啼鸚鵡
冤哉穢德說天崩媧皇煉石無能補猶見金輪盪晚烟一已言
等蟲生腐荒墳相對愛莊襄拔舌之語更何取此故無非專制
由專制使人憎入腦由憎生怨毒讒興世上無言不顛倒朝廷
專制莫爲君而況君權操女主試看歐西上國王周旋從不分
男女君今涉趣在梨園此事不妨明白剖但能卽奴榜樣破專
制之澆風縱使千夫搥胸萬夫裂眥亦生生世世不忘汝則天

之語太纏綿頻送雙言到耳邊千秋孰解奴心事賴爾新詩一首傳賤子聽言猶未已忽聞大鉞驚吾耳覺來但見薛蛟投袂起道願報仇不願死報仇縱死死猶生有仇不報生猶死嗚呼噫嘻專制之朝例如此

音義箋註

後有深谷二句

隨園詩話孔子與子夏論詩曰窺其門未入其室安見其奧藏之所在乎前高岸後深谷冷冷然不見其裏所謂深微者也此數言即是

嚴滄浪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之先聲

羚羊挂角二句

埤雅羚羊似羊而大角有圓繞壁文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傳燈錄雪峰云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什麼

處捫摸顧況詩定力超香象真言攝毒龍傳燈錄同在佛所聞說一味之法然所證各有淺深譬兔馬象三獸渡河兔渡則浮馬渡則及半象徹底截流滄浪詩話李杜數公如金鵝（音支鳥名）譬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蟲吟草間耳

義山鄭嵎詠楊妃

義山即李商隱其西郊百韻詩云皇子棄不乳椒房抱荒渾
鄭嵎津陽門詩祿山此時侍御側金雞畫障當罽毼繡羽襪衣

日履最甘言
狡計愈嬌癡

劉曜羊后

史約劉聰虜晉懷帝后羊氏後劉曜納為后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
陛下開基聖主彼亡國暗夫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意謂世間男子皆

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
下有丈夫也曜甚愛之

連狝不害

狝方煩切音藩連狝宛轉貌莊子天下篇其書雖環瑋而連
狝無傷也袁簡齋上台觀察書連狝無傷小德出入可耳

周青原詠楊妃

隨園詩話周青原詠楊妃云綵輿花下祿兒忙此說終疑是渺茫惟
小劉郎曾愛惜坐懷親為畫眉長用史事補前人未有將錄寄畢秋

帆中丞鐫楊妃墓云云按明皇雜錄劉晏八歲
獻頌號神童引入內殿貴妃親為畫眉總髻

小酒兼醒醉四句

黃庚詩酒當半醉半醒後春在輕寒輕暖中歐陽修詩雲容
乍濃淡秋色半晴陰蘇軾詩人間何有春一夢此身將老甚

三眠李商隱詩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
心託杜鵑此與上殊途故曰蝶誤再來踪

西瀛

瀛音謳此本尚絅堂劉嗣綰詩而
云西瀛李惺詩者取句法之順耳

我適方從天上回二句

東方朔言能上天取不死之藥漢武帝欲窮其詐使方士隨之以一月為限朔惟日過諸侯傳飲期且盡方士

屢速之朔曰神鬼之事難豫言當有神來迎我一日方士晝寢朔遽覺之曰呼君極久不應今者適從天上回方士大驚見智囊謬數篇 遽音渠遽遽自得貌

且向樓臺潤處行二句

羅江邨牡丹詩未必美人多富貴斷無仙子不樓臺司空圖詩品青春鸚鵡楊柳樓臺又柳陰路曲流鶯比

鄰蘇軾詩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 元稹郊天日五色祥雲賦羽蓋凝而軒皇暫駐風馬駕而王母欲前

蛾眉

駱賓王檄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

携予步入瓊宮去二句

張衡賦覽天皇兮瓊宮按華嚴經中有十一卷為因果周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也然如來所說因果多是

由果說到因非由因說到果由果說因此如來之說所為不可破也

自言本是婆須侶

華嚴經婆須密城有女光明普照一切宮殿人與之遇皆獲清涼乃告善財童子曰我得離貪慾際法門

一朝四大合人間

佛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緣合而人以生也

和煦

煦音雨溫潤也 孔平仲詩雖寒亦料峭稍霽即和煦

三教珠英盡擷來二句

擷音潔撝取也 通鑑武氏令易之昌宗與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 按則天之所以能獨張女權者由

其不作六經奴婢也 或嫌婢字出韻予曰莊子言忘足履之適也余亦謂忘韻句之適也

高宗風眩百司忙二句

風眩註見前 六帖魏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筋 劉考標詩誰憐雙玉筋流面復流襟

宮中漫說髻盤蛇二句

瑯嬛記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因效而作髻巧奪天工故后髻

每日不同號為靈蛇髻 袁簡齋詩華堂隸事一百六郊多射虎九十五

紛紛奏疏尺盈高二句

奏章奏疏讀去聲條陳也 按唐稱宰相為平章事佇文侶切音宁久立也 屈原離騷結幽蘭以延佇

妾時執筆判如山二句

唐李元紘傳元紘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與民競礪碓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真大驚趣同促改之

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不可搖也 中讀去聲袁簡齋文洞中機宜克宣威德

懸諸國門字不移二句

按呂不韋使其客各著所聞而集次之為八覽等篇書成布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募諸侯遊士有能增損

一字者予千金因號曰呂氏春秋 詩爰得我所

藍本

藍本底本也 路德京兆畫眉詩草臺街畔柳藍本幾番窺

東封西禪信優遊二句

上句註見下 唐李賀傳賀字長吉每旦出必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走所得句輒書投囊中為詩未始

先立題及暮歸足成之母嘗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輒怒曰是兒會須嘔出心肝乃已

外貌人歌武媚娘二句

樂苑舞媚娘羽調曲也唐高宗永徽末天下歌舞媚娘未幾立武后舞亦作武 五帝紀註黃帝四妃一曰嫫

(音模)母 嵇康養生論瞽者過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瞽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粃等甘

誰憐簪脫步齊姜二句

瑣語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 漢官儀皇后以椒塗壁稱椒

房取其溫也 呂輔謂呂望也見魏志杜恕傳

中外雖傳二聖名二句

通鑑高宗十五年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又天后多引文學之士使之撰述時人

謂之北門學士 隨園隨筆漢安帝以鄧騭為開府儀同三司三司者司徒司空太尉也別開一府同此三司故曰儀同

廬陵哲也最不才六句

通鑑唐中宗初名顯更名哲即位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 韋父中宗妻父韋玄貞也 賈誼

疏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 齟在呂切音咀齟魚舉切音語楊子太玄經其志齟齬按謂一前一却如齒之不相值也 冷齋夜話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

惇惇好比魯濱孫二句

惇音瓊憂也憂之從獨而生者也 新譯小說有魯濱孫飄流記 姪好音接余女官也按漢班婕妤好初見幸

於成帝後因帝寵趙飛燕姊弟驕妬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

歌成纂纂盡愁雲二句

北史蕭大圓傳大圓嘗云披良玉探至 隕歌纂纂唱鳴鳴可以娛頑可以散慮

蓮花界入冷宮牀二句

袁簡齋詩云蓮花霜折宮牀冷又曰含風殿唱小秦王都覺不合詩說詳之矣今用李商隱詩何當百億蓮花

上一蓮花見佛身又曰白石蓮花誰所供六時長捧佛前燈似為較當蓋武后初志為尼是欲居蓮花世界也及其長髮為后專政未幾而高宗死則所謂蓮花界入冷宮牀也又武后表便宜十二條敕撰書千餘卷皆拳拳於世道者今用左傳憂種種而心甚長之語以表其有憂國憂民之心與恒舞酣歌者自異

攀龍附鳳多狗徒二句

通鑑耿純謂光武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唐書武三思傳周利貞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號三思五狗禮大傳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註徽號旌旗之屬也

用諸呂

按漢呂后僭位八年時呂台呂產呂祿呂通皆封為王

模棱宰輔二句

通鑑蘇味道依阿取容人謂之蘇模稜李義甫陰柔害物人謂之李貓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義甫而云吉甫反言之以取笑耳

櫪推盃脫雜官場

通鑑武氏遣使存恤四方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櫪推待御史盃脫校書郎

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翹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劾之武氏笑曰但使卿輩不慚何恤人言按櫪音渠杞也推音退平聲轉也言授官之泛如用杞推聚之多盃同碗言官不得人如碗脫模箇箇相似翹

得人如碗脫模箇箇相似翹同糊眯音米塵糝迷視也

墨敕斜封難斬予

唐書中宗朝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斜封官斬音斤去聲吝也

子賜也

攸緒

唐書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求棄官隱嵩山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遊巖壑武氏所賜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高捲珠簾二句

按武后僭位二十一年書舜典闢四門四目達四聰按武后嘗置鉤圖受密奏故以擬之韓愈詩聽聰視明一似堯禹

萬幾百度一身叢二句

萬幾百度俱見書經叢聚也隋樂苑有丁六娘十索詩四首韓詩外傳孔子南遊至阿谷之隧有女子

珮瑱而浣使子貢三挑之詎音渠上聲豈也容我詎謂我豈容有此也

但與優婆結佛緣

翻譯名義優婆塞謂信士男也又謂清淨士也又謂善宿男也優婆夷謂信士女也又謂清淨女也又謂善宿女也善宿云者

雖在居家持五戒男女不同宿故謂善宿通鑑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今內廷稱佛疑倣於此）當代唐為閻浮提主（西域記云南瞻部洲舊曰閻

浮提）制頒天下尋敕兩京諸州建寺藏之又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不聞令尹夫人蠱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按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也蠱惑以淫事也振動也

萬舞也

嫦娥叛婿已荒唐

張平子靈憲論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食以奔月宮將往枚卜之於有黃有黃占之吉曰翩翩歸妹獨將西

行逢天晦芒屏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托身於月袁郊詩嫦娥竊藥出人間藏在蟾宮不放還后羿徧尋無覓處誰知天上亦容奸袁香亭詩朝暮陽臺神女夢古人詞賦

已荒唐

女兒成仙非典古

袁簡齋為雲華君徵詩啓有女兒與少年苟合成仙之句石齋玉引女仙傳以箋之言女兒山酒婦隨仙人去也且謂苟合成

仙不知所本周絃堂補校此箋謂傳雖無苟合事然隨之而去便是苟合予謂苟合成仙四字決不能合而為句故曰非古典也古典而云典故之以押韻耳

西姥

郭璞不死樹贊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諸藥西姥烏得如羿

倍根揮塵

倍根英國人生於一千五百六十一年為實驗學之祖塵音主似鹿而大其尾辟塵古之談者揮焉朱子山人方丈詩地窄不容揮塵客室空那有

散花人

面首頌來二句

南史山陰公主廢帝妹也謂廢帝曰陛下六宮萬數面首妾惟耐馬一人何太不均帝乃為置面首三十人按面謂貌之美者首謂髮之

美者又梁徐妃傳左右有姿容者與淫通每日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胡后狂歌楊白花二句

按北魏樂府有胡后楊白花詞蓋后思楊華而作此歌使宮人歌之也何南園詩貧猶買笑為身累老尚多

情或壽徵

記奴專政在文明二句

按則天初改年號為嗣聖次年為文明此言文明者取字音之順耳專政時年應六十二而云六十五則為押

韻也

電力通譜

近時新學有男女電力相通之說其理最精通譜俗謂相親也

福澤諭吉

日本新學之祖著男女同羣論然其時猶未知有男女通電之說

玉樹丰姿二句

李惺詩玉樹丰姿好金蘭氣味宜安排棋酒射點對畫書詩

校書李嶠果龍文二句

校書李嶠見上註又李嶠竹詩白花搖鳳影青節動龍文韓愈詩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唐書員餘

慶以邁秀見稱王義方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乃改名半千武后詔入閣又李泌傳員餘者半千孫也開元時召能言佛道孔子者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

之曰半千孫固應爾錢起詩一賢間氣生麟趾鳳凰羽

數夕晨

謂過一日又一日也數上聲陶潛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平胸怒

漢書明德皇后曰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

豪竹哀絲暮不遲二句

袁簡齋文金花銀燭羊公晉書羊祜愛客之心豪竹哀絲謝傳晉書謝安中年之感

羽仙宜唱小秦王

通鑑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武氏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中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類函小秦王曲名

天魔不稱阿婆舞

天魔註前諸噓錄鄭修音參出妓以宴趙紳而舞者年已長伶人孫子多獻口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

昔日曾聞阿武歌
今日親見阿婆舞

遣情二句

袁文靖節(陶潛)閒情何瑕白
壁東山(謝安)女妓卽是蒼生

大家嘖笑縱風流

蔡邕獨斷親近侍從臣稱天子曰大家嘖音頻亦笑也李頎詩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

帝王器度無汗竄

宋史太祖紀容貌雄偉器度豁如唐書韓琬傳俗不偷薄器不汗竄(音雨器敗也)

嫫星赫赫煥中天二句

嫫音務女星名邱潛成語考賀女壽曰中天嫫煥按光武廢皇后而起明堂則天僭夫位而造明堂是反

光武也

何來蜚語刺中腸二句

蜚同飛蜚語流言也劉禹錫詩曾遭蜚語十年謫新受恩光萬里還漢李陵傳虜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

弩俱發應弦而倒

人生大節最宜觀四句

論語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聞同暗白居易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倘使當年身便死一生

真僞有誰知懷義昌宗見前註饒音堯多也俗謂寬恕曰饒按外國史當專制時女主暱其臣下有賜以約指預爲他日批鱗逆耳遇有凶終隙末之時睹物思前貸其一

死之地則天無之
似尙加人一等

殺氣誰曾逐鳳凰二句

通鑑自韓瑗請遂良死內外無敢逆意直諫者幾二十年及高宗欲徧封五嶽時李善感上書極諫上優容之

時人喜之謂之鳴鳳朝陽又武后謂狄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迎歸廬陵王

冤哉穢德說天崩二句

書穢德彰聞古今人表有共工氏諸侯霸九州者與顯項爭爲帝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列子湯問篇天地

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鼃足以立四極

猶見金輪盪晚煙二句

金輪註前諺云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生焉莊襄詳第二冊七妹第一首教乘

法數凡喜作妄語傳
宣人惡者墮拔舌獄

女主

後漢皇后紀論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唐語林狄仁傑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仁傑雪後休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兔來

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欲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榜樣

榜樣猶模樣也焚椒錄蕭后回心院詞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貺

搥胸

搥音砧去聲搥擊也戰國策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

裂眦

眦在詣切音劑目際也項羽紀樊噲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皆張

雙言

言謂句也古人多以句為言如思無邪是也雙言謂兩句也然兩句仍是一句滄浪詩話所謂併兩句為一句也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悠悠李白鸚鵡西

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蘇軾詩夢中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

大鈹

鈹蒲撥切音跋樂書銅鈹南齊穆士素所造其圓數寸大者其圓數尺隱起如浮漚以韋貫之相擊以和樂

胡翼南全集卷二十八

梨園娛老集第一冊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薛剛一首（詩詞凡五百七十六言）

詩心

虎不殺虎人乃相噬所以者何虎無專制至治之世無理非情次乎此者首在明刑

詩說

明刑爲治國要務昔曹劌與魯莊公論戰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劌曰此忠之屬也可以一戰蓋謂人之忠於

我者以我之能達其情也我能達其人之情則其人且爲我捐軀而不惜反是以思則亂天下者皆由於刑罰不中血氣用事而來然則明刑顧可不重哉

醉酒誤殺決無抵命之理以其雖有殺之事而無殺之情也此理在西國雖婦孺賤子無人不曉乃吾觀此劇則廷臣大僚道白皆謂請以薛剛一命抵罪並無有謂誤殺無罪縱有罪亦屬極輕者然後知律學一事中國蓋未嘗講求也未嘗講求而俗遂以誤殺者亦必抵罪矣東方曼倩曰陸沉於俗吾滋懼焉此詩之作其能已乎

從來談治術者莫不曰有治法尤貴有治人有治人尤貴有

法治此二語雖謂顛撲不磨可也然使不辨其本末先後則二語仍屬模稜法者常在者也人者偶得者也其法若善其人不善不能以人而易法其人縱善其法不善自能因法而易人立憲之國豈無弄權作弊之官然而直道在民必不能因人而壞法者由其本末先後辨之明也法不講而徒事乎擇人是猶散博者忘梟棋之先著種樹者沃枝葉以圖功耳數十年來中國欲收回治外法權而必不可得者則以刑法不善之故也將欲取中國舊日刑典而修之不若全舉而棄之擇西法之最善者以爲吾用何則中國舊日刑典皆根本於專制泰西上國絕無專制我縱大加釐訂彼此終無協治

之時源流頓異不能相強也果欲圖新必須捨舊何不鑒於
日本而得所師資哉

世事茫茫弗得弗人生夢夢不能不忘懷孰識空上空離憂誰
解屈中屈無端壘塊萬千重澆消惟有杯中物杯中之物樂悠
悠夜鵲神鰲未可侔能闢瞢騰新歲月那知塵世舊春秋劉伶
之頌已如彼東臯之記復如此雖然我有一言問薛剛君實何
因遁醉鄉曹參嗜酒守前賢陶潛借酒爲參禪張旭三杯草聖
傳李白一斗詩百篇此皆以酒生其色何嘗以酒喪其德樊噲
卮酒安足推項伯起舞當筵開處仲擊壺亦壯哉王郎酣歌斫
地哀凡此亦借酒爲力何嘗酒後無意識惟君力大人無儔才

臨麴部又糟邱有毒水從喉下落無明火向鼻端流若云中酒
輒忘事何不揮拳自打頭抑君不學何無術朱虛觴政殊堪法
不然且學信陵君醇酒自監消永日奈何忽作石家豪金谷無
端自設罰既違慈訓瀆神明養生不主惟齊物一朝沉醉三族
夷殲比吳規倍過百君今幸生廿世紀錯誤殺人無抵理皇子
之殂絲布連聖駕之崩膽汁委掀翻太廟更休論複屋重檐容
再起科以監禁足蔽辜畧比平民加等耳臨別贈言君聽不英
雄愛爾話難休果如折節芻蕘採不酒能消萬古愁老夫記得
少年日牀頭一壺少不得觀書夢到黃公壚談僂香流徐孺榻
尋常酒肆宿朝醒每遇良朋達旦傾食肉曾餐十七物揮毫能

飲一經程潛虬玉柱都非事紙醉金迷不動情但覺興豪三雅
少有時酣臥一龍鳴而今滴酒不敢喫此量非關後來窄高陽
伴侶半風痺（讀平聲音皮）漢上題襟無健客以茲感嘆常自
戒興來不過三杯外壯時溺酒尙無驚老大反防因酒壞祇爲
天人有轉機保命欲觀新世界冷眼觀人分外明現身說法功
勞大爾今戒酒宜惺惺毋使人傳強酒名倘到珠江招飲去歡
陪獨取丹邱生

音義箋註

世事茫茫弗得弗六句

言有專制之政在則世事不能不茫茫人生不能不夢
夢處此者惟有以空上之空視之然而不能者屈中之

屈使人難離其憂也然則壘塊之積惟酒可澆之耳壘塊胸
中不平也世說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杯中物酒也

杯中物樂悠悠四句

悠悠遠也張說詩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夜鵲神鰲見弁言註陸游詩年光已付瞢騰醉

天宇誰從汗漫遊唐皇甫松撰醉鄉日月三卷

劉伶之頌四句

晉書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生平著作惟酒德頌一篇其詞曰有大

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唐書王績字無功自號東臯子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

曹參嗜酒守前賢四句

漢書曹參爲相三年壹遵蕭何約束日惟飲醇酒蓮社高賢傳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日

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仍無酒淵明乃攢眉而去杜甫飲中八仙歌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又曰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

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樊噲四句

推辭也史記鴻門之會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又范增使項莊舞劍因以擊殺沛公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蔽沛公莊不得

擊晉書王敦字處仲酒後輒咏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爲節壺口盡缺王郎見前註

惟君力大六句

雲仙雜錄汝南王璉自稱釀王兼翹部尙書南史陳暄嗜酒與兄子秀書曰速營糟邱吾將老焉格致家言烈酒有質名鴉高蒿路

亦毒也 路德吳牛喘月詩霜從蹄下認火向鼻端流 李建勳詩惟稱
乖慵多睡者掩門中酒覽閒書 書評歐陽詢書若金剛瞋目力士揮拳

抑君不學十句

霍光傳贊不學無術聞於大理 漢書朱虛侯劉章侍宴高后請以
軍法行酒許之酒酣為耕田歌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

而去之諸呂有一人醉者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自是諸呂憚之 袁簡齋大梁吊信陵君
詩醇酒婦人即東海甘心一蹈真英雄 李遠詩長日惟消一局碁 石崇金谷詩序余

有別廬在河陽界金谷澗中時征西大將軍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賦詩
以叙中懷不能者罰酒三斗 演薛剛者先是其母責令戒酒使之賭咒故曰既違慈訓

讀神明 東齊記事唐子西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按養生主齊物論皆
莊子書篇名 梁書邵陵王綸鎮郢州引吳規為賓客張纘為湘州路經郢州綸餞之纘

見規在座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還其子聞之氣結而卒規
恨纘悲兒又致殞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殺吳氏三人

君今幸生八句

廿世紀註見前 抵當也此言償命也 殂通徂書帝乃徂落言人
命盡而往落如草木落葉也 絲布連英語譯謂脾臟有壞而死於

人無尤 委屬也膽汁委謂其咎屬於膽汁之不足也 複音福重也又
通復禮記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 辜音姑罪也 蔽掩也

臨別贈言四句

王勃滕王閣序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
折屈也前漢伍被傳折節下士 詩詢於芻蕘 不酒謂不飲也

老夫記得少年日四句

高適詩牀頭一壺酒能更幾回眠 黃公壚用晉書王
戎傳語 新會黃幹庭字萼梅號嶺南子親家也性嗜

酒與予文宴最洽著詩集盈尺周易經世若干卷藏於家今亡十餘年矣追憶舊遊輒嘆非黃壤之埋公實蒼天之孤我漢書徐穉字孺子南州高士也陳蕃字仲舉守南昌秉性方峻罕所接見惟設一榻以待孺子來則下之去則懸之或問佛不飲酒而此云談偈香流徐穉榻何也應之曰余所說法曹溪法也

尋常酒肆宿朝醒四句

醒音呈其解有二一曰醉而覺也一曰醉未覺也今言宿朝醒謂醉一宿而翌朝乃醒也余飲於酒肆時或大

醉即寄宿焉家人來俟翌日始歸人有問醉時光景者應之曰此非醉也死也栩栩然遽遽然吾醉而後知死之可樂也傾謂傾談也曾鞏詩江湖一見十年舊談笑相逢肝膽

傾又傾酒也杜牧詩小樓纔受一牀橫終日看山酒滿傾前漢孔光傳徙為太師稱疾辭位太后詔賜餐十七物注食具備十七種物也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

曰後者飲一經程隨園隨筆引急就章謂經程為酒數而究未明經程之為量若干今特用之者正取為酒無量之意但不及於亂而能揮毫耳

潛虬玉柱都非事四句

全唐詩招手酒令亞其虎膺曲其松根以蹲鴟間虎膺之下以鈎戟差柱之旁潛虬（音求）潤玉柱三分奇兵

潤潛虬一寸死其三洛生其五峯注曰虎膺手掌也松根指節也蹲鴟大指也戟鈎食指玉柱中指潛虬無名指奇兵小指三洛謂極其腕也五峯通呼五指也典論劉表子好

酒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仲雅受五升次季雅受三升鳴亦吟也李頎詩龍吟虎嘯一時發萬籟百泉相與秋

而今滴酒四句

杜甫詩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又此邦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客史記酈生傳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

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酈生瞋目按劍叱曰走復入言而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痺音庇此讀平聲內經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袁簡齋賦曰太傅龜兒不存楊枝遣嫁病染風痺不怡終夜唐書藝文志有漢上題襟集十卷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撰蓋倡和往來之作也白居易詩縱有風情應淡薄假如老健莫誇張

三杯

李白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蘇軾詩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冷眼二句

袁簡齋文曾作過來故敢現身說法所知明澈無如冷眼觀人

爾今戒酒宜惺惺四句

劉基惺齋銘昭昭生於惺惺而憤憤出於冥冥孟子是猶惡醉而強酒餘見前註李白將進酒詩有岑

夫子丹邱生將進酒杯莫停句茲云獨取丹邱生者謂勿取岑夫子也時聞岑氏有再督兩廣之命坐客有言其好強人以酒者故於結句諷之

紀鸞英第一首（詩詞凡一百六十八言）

詩心

擊鼓鳴鉦彈絲吹竹節奏雖殊同工異曲敦彼黎情範我諸
姬春秋之筆我以為詩

詩說

中國而降於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
春秋書法也中國古來女子知兵者李侃婦可以守城崔寧
妾可以攻戰劉太妃可為上將軍平陽昭公主可為副將軍
鄧曼可為軍師冼氏可為參謀部荀崧女可為遊奕使前人
之評謂使合此數人於一堂雖方行天下可也然而無師承

無法守無積學無實功僥倖一時偶然億中予以爲未及二
龍山大王之女紀鸞英彼其來從巾幘盤馬彎弓聲猶鶯燕
威變虎熊槍分鬢綠幟映裙紅傾城妙態擒敵英風渾忘鴛
夢豈屑狗功唐賽莫擬張良比容時評赤豹直抵黃龍玉手
能挽金甌不空么鳳身小野狐曲工予故本春秋之志而筆
之曰蠻王閨秀新垂範中國名姝首得宗

一曲周郎偶來顧銅琶鐵板大江東時演此劇者爲蛇王蘇
唱口道白皆有文理做作亦婉轉關生頗能動人詩興予詠
梨園詩最先成者此首而主意俱用古體故爾云云

結婚想到才如汝除却自由未輕許此爲今之自由女子言

之也蓋必有自由之才然後能爲自由之事此集凡言自由
皆歸本於學然亦有未嘗學問而能自由者則自治之力是
也自治之力愈大則自由之得愈多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矣治人難治己易今之女子其知勉乎至問何謂自治則詳
於下冊之箴自由

盤馬彎弓上將同誰云巾幗不英雄宮中歌舞猶鶯燕陣上聲
威忽虎熊雲鬢槍分翡翠綠霞裙幟映石榴紅傾城未改銷魂
態縛敵應存娥媚風幾輩狗功羞發縱何人鴛夢惜惺忪漫言
唐賽男兒相自是張良婦女容寶鏡有時評赤豹銀瓶指日破
黃龍直將玉手天河挽忍使金甌月罍空生小尙憐么鳳似技

嫺尤比野狐工蠻王閨秀新垂範中國名姝首得宗一曲周郎
偶來顧銅琶鐵板大江東結婚想到才如汝除却自由未輕許

音義箋註

黎倩

隨園詩話胡忠簡公劾奏秦檜流竄海南臨歸時戀戀於黎倩此與蘇子卿娶胡婦相類乃朱子譏之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姪恰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

此悞平生高守村和云批鱗一疏死生輕萬死投荒尚有情不學遜翁捧著草甘心箱口自偷生

諸姬

說文姬婦人美稱顏師古漢書注姬本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詩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李侃婦

按建中末李希烈謀襲陳李侃爲項城令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焉逃之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殺賊者賞錢萬賊遂引去

崔寧妾

按大曆中楊子琳襲成都據之崔寧屢戰力屈寧妾任氏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琳拔城自潰

劉太妃

按李克用困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太妃神色不動立斬之因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

平陽昭公主

按唐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高祖兵興紹走并州主發家資招南山亡命遣家奴諭賊投降勒兵七萬威震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

來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紹
及主對置幕府京師號娘子軍

鄧曼

按楚莫敖伐羅鬬伯比請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
莫敖狃於蒲騷之捷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

不及莫敖果不
設備師敗而縊

洗氏

按高涼洗氏爲刺史馮子寶婦高州刺史李遷仕鑄兵聚衆遣使召寶洗氏止之曰
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一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

周文育擊之洗氏言於寶遣使卑詞厚禮告遷仕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遷仕不設備洗
氏襲擊破走之與霸先會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及

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粵
數州宴然共奉夫人爲聖母

荀崧女

按荀崧守襄城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
出時小女灌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且戰且走

卒獲免賊聞
救至遂散走

盤馬彎弓上將同一句

杜甫詩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姚鵠詩
兵統萬人爲上將威加千里檄西戎晉書宣帝紀諸

葛亮率衆十萬出斜谷壘於渭水南原數挑戰帝不出亮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按
幘古獲切音擗呂叔清曰巾幘女子未及笄之冠也魏志太祖謂劉備曰天下英雄惟

使君與操耳 人物志草之精
秀者為英獸之拔羣者為雄

宮中歌舞猶鶯燕二句

檻聯叢話西湖花神廟聯紫紫紅紅處處鶯鶯燕燕風
風雨雨年年暮暮朝朝 蘇軾詩詩人老去鶯鶯在公

子歸來燕燕忙 詩
如虎如龍如熊如貔

雲鬢梳分翡翠綠二句

李商隱詩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共月光寒 陸游
詩破虜誰持白羽扇從軍曾擁綠沉槍 李商隱詩蠟

照半籠金翡翠屬燕微度繡芙蓉 曹唐詩西漢夫人下太虛九霞裙幅五雲輿 楊巨
源詩天晴紅幟當山滿日暮清笳入塞長 萬楚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

傾城未改銷魂態二句

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 麗情集詹天游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駟

馬楊家有十姬皆絕色名粉兒者尤艷一日招天游飲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
一詞曰淡淡春山兩點青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紅梅花

下見昭君不曾真箇也銷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令天游真箇銷魂也 漢書刑法志吳
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同擒)敵立勝垂著篇籍 宋璟梅花賦或

斌媚如文君或
輕盈若飛燕

幾輩狗功差發縱二句

史記高帝曰夫獵兔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
者人也今諸君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

示功人也按大同之世必無以取天下為己功者即漢高亦狗耳何論平肅何故
曰羞也 燕山外史句驟與雷雨於中宵花魂逐斷忽起風波於平地鴛夢驚殘

漫言唐賽男兒相二句

明成祖時唐賽兒作亂自號佛母燕山外史叙唐賽兒
云小醜作軍中之霧陰壯陽虛大王拉帳下之風雖多

雄少菴蒲嘯聚桑濮肆行廣招蕩子從軍呼男作妾遣健兒侍寢喚女為郎按此則是
反專制而非破專制也破者消滅專制之謂也反則取他人之專制以為己之專制也不

用破而用反則唐賽兒之不識自由也 史記張良貌如婦人
女子 楊庚張良從赤松子遊詩弟子煙霞骨神仙婦女容

寶鏡有時評赤豹二句

薩都刺石夫人詩莫道驗前無寶鏡一輪明月照夫人
史約六韜者文武龍虎豹犬凡六也 詩赤豹黃熊

湖孺雜記銀瓶小姐岳武穆季女也武穆被難女年十五欲親叩闕上書為選卒所攔
遂挹銀瓶投井而死 宋史朱仙鎮之捷兩河豪傑響應皆擬趙日與師與官軍會父老

子弟頂香盒迎候者充道燕以南號令幾不行兀尤欲發軍至無人應者金帥烏陵思謀
素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曰無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將軍韓常等皆密受飛旗榜飛

大喜因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以十二字金牌一旦
押至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日及班師百姓遮馬慟哭飛亦哭第取

牌示之曰吾不得擅留時哭聲震野飛為留五日以待其徒云夫今之中國其
操政府之權者果何人乎讀宋史此一則亦可見專制之可哀民族之無謂

生小局憐么鳳似二句

么音邀小也 洛陽伽藍記後魏高陽王有二姬一日
修容能為綠水歌一日艷姿能為么鳳舞 按唐明皇

悼念楊妃作雨淋鈴曲時梨園子弟惟張野狐善鬻樂因使吹之野狐即張微也張祐詩
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微一曲新愁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楊庚詩此
么鳳似絕技野狐工 憶予少時觀此劇
無洞房格鬥事喜其新穎故以此讀之

蠻王閨秀新垂範二句

世說謝遇絕重其姊道蘊張玄亦常稱其妹有濟尼者
常遊兩家人間其優劣尼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

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張何文君濯錦賦卓氏名姝相如麗室

一曲周郎偶來顧二句

周郎註前 此集之詩最先成者此首故云偶來顧
吹劍錄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十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

耆卿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按歌楊柳岸曉
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

結婚想到才如汝二句

元稹送王節詩今君別我欲何去自言遠結迢迢婚
杜甫詩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 蘇軾詩

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鳥可是詩奴 按自由結婚本人情之最正自教化不行而專制
成爲風俗且無後爲大之說中於人心於是男女多童年結婚其權全由父母而世之真
能稱伉儷相莊者鮮矣拳母
雖兒民質愈薄亦由於此

紀鸞英第二首（詩詞凡四百二十七言）

詩心

易始乾坤一闔一闢詩首好逮輾轉反側男女合撰乃武乃文文非酸子武不從軍

詩說

馮猶龍作閨智篇謂才卽智也智婦勝男卽不勝亦無不及嘗於君王后得雄畧之智於崔敬女得遠猶之智云云其說與吾有間蓋其所謂智可不學而得而吾所謂才則俱從學而來也且其所謂智有時不能靈而吾所謂才則無往而不利也此其所以異也

或問予所謂才者果屬何物曰學而已矣西國教育之法時切講求其醫科法律駕駛工程等事所以成專門之學者無論矣今從其男女蒙學而考其新法則文學之事數種匠作之事數種縫紉之事數種烹飪之事數種農圃之事數種畜牧之事數種（見英國每年學部徵信錄）皆有書說有師承有物式有試驗取其理法之握要處而先教之費日無多而本源洞悉幼稚男女於每事而得其一二種實堪爲一生之用且學費極廉愚賤皆能從事以此而立自由之基直如鐵室銀衡矣而考試程度男女皆同其權雖欲不平而不可得若夫男女之私則在所必禁家庭之教育學校之嚴規而命

耳提現身說法其薰陶鼓鑄已在於韶齔（音迢觀男八歲女七歲也）之年矣

破專制者必須平等此篇言男女而首及乎陰陽言反王而牽扯乎星主皆平等之實證也

凡物有面必有背此卽陰陽之氣正負之電之理也面背無定在然其面之小大輕重之數如是則其背之小大輕重之數亦必如之絲毫不異而陰陽二氣正負二電交相爲用無乎不平此則理之通古今徧地球而不可易者也中國古來扶陽抑陰之說謬種相傳而男女之權因之而不平專制之風由之而不革推原其故然後知學術之誤其累非輕

英儒斯賓塞曰中國之不能變古說誤之也謂天子者天星
下凡太乙紫微言之鑿鑿夫人孰有敢違天者且君有死亡
星無泯滅故一君死矣則謂其復升於天別以一星主下降
以代之五德迭換五運無窮專制不除有由然矣楊子曰大
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守古學之支離者宜奉斯
賓塞之言爲當頭之棒

捏肋是予借兒女英雄傳十三妹事特爲增入原戲文本無
此也十三妹武藝無敵惟遇人捏其肋則筋骨酸軟笑作一
團兒女嬌癡之態如是如是以此顯押寨之勇且美加倍出
色演紀鸞英者宜知之若謂鸞英技勇終不敵薛剛如今之

所演則是於平權之義仍未能到也

陰陽二氣有顛倒正負二電無多少五雀六燕始爲平自由婚姻非草草此理漆漆三千年押寨夫人獨分曉華裾織翠青於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星主館甥添半子新王駙馬喜乘龍藍橋來踐遊仙約簇擁紅燈登畫閣豈是河魁煞在房幾疑合浦還珠洛押寨夫人忽弄兵矛戟森森列四屏奴指盡拋裙脚役虎貔權隱鳳凰城一色刀光耀眼明兩行花燭燦如星夫人半臂縷金縈珠壓腰袂晶光迸墮馬之髻鬘葉橫降龍之手條脫瑩枕席行師人所驚玄黃混戰天所成號令一布肅無聲新王滿擬台歡承入宮怪睹闕其

形低聲喚取夫人名突然一婢提槍迎道闖深閨罪有應與戰
三合手始停一婢旣退二婢興三婢四婢鋒敢撓再接再厲軍
法靈雖不得勝猶爲榮須臾夫人含笑出請與新王競優劣不
能匹敵耦非嘉世間安得言調燮長槍大戟見過來惟有短兵
相與接往來迎送頡頏中公主駙馬相交攻虎踞龍盤各逞雄
鳥飛兔走急如風五花八門法無窮六通四闢難終果然敵
手得棋逢排山倒海勁未鬆萬目攢視氣詢詢將毋打出日頭
紅賴有一事最奇特駙馬何捏公主肋一笑嫣然入繡幃三星
在戶猶熠熠男女平權何以平一觀此曲現中情

音義箋註

文非酸子

方敏愨公聯云擗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咬開銀杏白衣裡一個大人按前明宰相艷稱三楊而楊士奇最著然士奇白衣也讀方之聯乃知今之所

謂好士者皆葉公之好龍耳

君王后

按齊襄王之后太史氏曰君王后秦王使人獻玉連環於君王后曰齊人多智能解此環乎君王后取椎碎之謝使者曰已解之矣予謂漢高吕后過自貶

損為好語以答匈奴後乃開和親之局英女王伊里沙卑却婚不善竟致凶班牙之大戰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王后椎擊玉環而能脫然無累者幸耳

崔敬女

按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為男項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女不許因有故賜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兩并花車卒然至門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

門戶低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為婢尚不合辭旌望之門何足為恥姊若不可見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後貴至拜相子謂項之拜相非崔敬小女所能逆知救父之難雖為人婢亦所不辭遽為之妻則反不可故當察其人之良不良耳非可以門第論

鐵室銀衡

楊炯碑文銀衡用九天門壓西北之荒銅蓋虛三地戶折東南之野魏文帝典論自序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敦為坐鐵室鑲櫓為蔽木戶

五雀六燕始為平二句

池劍波批某時文云五雀六燕銖兩悉稱蓋言其文對仗之工也以五雀之重適抵六燕而得其平也自由

婚姻必男女之才德相當方可為之不容草草了事也五代史漢臣傳隱帝遣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

華裾織翠青於葱四句

此四句本唐李賀高軒過詩按詩文著述有數句連用古人文字者雖古作家不免說見隨園隨筆

星主館甥添半子二句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唐書回紇傳德宗詔咸安公主下嫁可汗可汗音克韓酋長之稱上書恭

甚言昔為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思西戎子請以兵除之按漢黃尚與李元禮俱為司徒俱娶太尉桓元叔女時人謂元叔兩女俱乘龍言其得壻如龍也

藍橋來踐遊仙約二句

裴航傳奇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遇雲邈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

何必崎嶇上玉京後過藍橋驛向一老嫗求漿解渴嫗令雲英與之航欲娶雲英嫗言已有靈丹如購得玉杵臼以擣丹者則事諧矣航竟購得之乃娶雲英偕同仙去簇千木

切音簇簇擁猶夾擁也

豈是河魁煞在房二句

煞俗殺字荆湖近事李戴仁性迂緩妻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與則見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縣

君欲見太監戴仁遽取百忌歷燈下觀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別閻氏慙怒而去後漢書循吏傳孟嘗遷合浦太守郡海出寶珠先時宰守貪穢探求

無度珠遂漸徙嘗到官革易前弊去珠復還

弄兵

漢書龔遂傳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上選遂為太守召見謂遂曰何以息盜賊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

兵於潢池耳

森森

華葉落而莖獨立謂之森陸游詩長松鬱鬱偃高蓋新竹森森添舊園

奴指二句

史記貨殖傳僮手指千注指千則人百也按男女僕皆稱僮茲用奴字以奴字從女欲特表其為女耳拋匹交切音腭棄也初脚役俗語謂閨中使

役之事也

魏頻脂切音毗虎屬遼東謂之白熊書如虎如貌盧照隣詩寒澗楊柳陌春滿鳳凰城

杜甫詩由來貌虎士不滿鳳凰城

一色刀光耀眼明二句

袁簡齋孫夫人詩刀光如雪洞房秋信有人間作壻愁燭影搖紅郎半醉合歡床上夢荊州

夫人半臂縷金縈二句

半臂衣名其製類今俗之背心李孝光詩縷金半臂雙鴛鴦翠杓銀瓶喚客嘗縈音營繞也杜甫麗人

行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袂音刼裾也穩稱身迸音并平聲走散也

墮馬之髻鬋葉橫二句

後漢書梁冀傳冀妻孫壽妝墮馬髻杜甫麗人行頭上何所有翠為鬋音庵入聲鬋葉婦人頭花髻飾也

葉垂鬋脣釋靈一詩中宵自入定非是欲降龍真詰夢綠華降羊權家贈以詩篇並金玉條脫各一權亦仙云按條脫釧也瑩音榮明也

枕席二句

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屯田金城奏曰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易坤卦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合歡

按古者以一葫蘆解為二杯名之曰盞
(音謹) 婿婦各執其一以飲謂之合歡

闐

音近於隙靜無人也 易
豐卦闐其戶闐其無人

道闐深閨罪有應

闐音詔去聲竊闐也 罪有
應謂罪有應得也 應當也

三台

北齊書方伎傳韓陵之戰四
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

櫻

音櫻觸也 孟子虎負嵎莫之敢櫻
王逢詩跋胡狼易備毒尾蠶難櫻

再接再厲

孟郊圖雞聯句一噴一醒然
再接再厲乃按厲厲二字通

不能匹敵耦非嘉二句

釋名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己家
為婦故反此義稱之夫妻匹敵之義也 楊維禎圖雞

行兩雄勇銳誇匹敵老距當場利如戟 左傳嘉耦曰妃怨耦曰仇按耦通偶妃通配
變蘇協切音和也 鄧文原詩四時玉燭堪調愛萬國車書想混同 西清詩話宋時

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久旱得雨雨復不止琪苦之
戲沈曰可謂變成三日雨沈應聲曰調得一城泥

長槍大戟見過來二句

袁簡齋隴西將軍歌將軍言畢我心死君不見
長槍大戟猶如此 吳都賦注短兵刀劍也

頡頏

頡胡結切音結頡胡郎切音航二字謂力相上下也

五花八門六通四闢

五花謂其花樣之多也八門謂其形勢之變也六通謂其心之靈也四闢謂其手之敏也五花八門武藝之工也六通四

闢格架之密也八字為習拳脚者口訣

果然敵手得棋逢二句

晉書謝安傳苻堅率眾百萬次于淮肥謝玄入問計安與玄圍基安常基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排推

也諸葛亮梁父吟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張詠詩倒海塞橫流掀天建高議影勁上海方言猶云放鬆也

萬目攢視氣訥訥

攢音鑽平聲聚也後漢書盧植傳使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訥音凶眾言也三國志趙雲謂公孫瓚曰天下訥訥未知

是勢

賴有一事最奇特

曹鄴詩書言不盡畫難成留與人間作奇特

一笑嫣然入繡幃二句

嫣然音烟美貌見前註羅虬詩醉和香態濃春睡一樹繁花偃繡幃詩三星在戶熠音習二字盛光也

男女平權何以平二句

漢書律歷志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

雖騷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 按平權卽平等也必明乎平權然後得其平等
得其平等然後可以除專制而行自由然平等之義雖以泰西古來理學名家如亞里士
多德者亦未能明白言之蓋誤以尊卑貴賤而爲強弱輕重也凡說辯之不詳者反生疑
議閱者欲明平權之義詎將新政真詮內勸學篇書後之明綱及正權二篇讀之必能了
然茲不賢者恐言之
太簡其義不完也

音義箋註補

弁言

懺情

懺楚鑑切音攬去聲自陳悔也懺悔釋家語元稹漫天嶺贈僧詩五上兩漫天因師懺業緣

則天徐策第二首

四岳三苗涿鹿版泉

四岳三苗俱見書經史記五帝紀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又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

翠竹黃花

五燈會元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與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

如此之言
寧堪齒錄

金天黑刼斑管丹書

南史王融上金天頌黑刼本漢武帝開昆明池事于慎行詩僕射盤中勞記事未裁斑管已含光按尚父作丹書

以教
武王

則天徐策第三首

鑿渾沌

前已引吳穀人文 又莊子南海之帝為儵、音由、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一孔之儒

禮記反古之道、註曉一孔之人、不知新王之政、可從疏云、事出多塗、今惟曉知一孔之人、不知餘孔、通達

則天徐策第五首

馬堪密傳論肉人之根兜羅之果二句

真詩靈筆、真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范成大詩、兜羅寶界佛

所現按兜羅果名、回教重輪迴與佛教重無生法、忍異故云

巧趨踰

踰、千羊切、音鏘、動也、詩齊風巧趨踰兮、傳踰巧趨貌

則天徐策第六首

愛絕醜奴殉葬未

戰國策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思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

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

乃止（此條應補在本首義
山鄭囑詠楊妃一條之前）

梨園娛老集第一冊卷二十八終

胡翼南全集卷二十九

梨園娛老集第二冊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箴自由

施圖公案傳奇

此齣蓋附會清初施愚山聽訟之能而作也七姝託名修道而春心浪動忍俊不禁白生富全有璧人之目避囂愛寂讀書蓮花寺中姝從隔壁畫樓三疊琴心以寄意生置之漠然姝復入其書齋多方勾引生堅拒之絕不爲之道地卒至屏諸戶外寺有九郎者和障也從門外竊聽悉姝隱情是夜冒生名叩姝門

不許秉燭既苟合而妹始覺其非乃將錯就錯而從九郎九郎以毒茶瞽生曰勸其還鄉醫理有吳員外者携妻子到寺燒香禮佛畢往後園遊玩見郎與妹舞刀作戲因正言誠之郎恐事爲所敗乘夜入吳室刺殺吳夫婦割其首回時途遇一相識老丐托其掩埋許以後報吳之子以無頭公案赴於施公施爲微服偵探而得兩首之所在白生回至岳家朱媛爲之懸絲診治愈後鳴官其案乃結方白生之失明也有鍾六公子者豔朱媛強委禽焉爲朱婢兩番擲揄而後止

音義箋註

修道

老子傳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春心浪動

袁簡齋詩萬古少圓惟月色四時多恨是春心方干詩池上樹陰隨浪動窗前月影被巢遮

忍俊不禁

袁簡齋官閣雜詠序望古遙集忍俊不禁

有璧人之目

目稱也衛玠別傳玠髻鬣時乘白羊車於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按鬣音視毀齒也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鬣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鬣

囂

盧嬌切音枵譚也朱希晦詩山房幽深市囂遠白日枕書眠碧霞

三疊琴心

李白詩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

漠然

韓文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于其心漠音莫淡也

勾引

韋莊詩嫩煙輕染柳絲黃勾引花枝笑凭牆

道地

謂調停也袁文不敢抵攔不求道地但願陳其惻懷請一考之詩書

屏

此讀必郢切音丙放去也禮王制屏之遠方

和障

聊齋金和尚傳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為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為和樣鞋香楚地笠重吳天是為和撞鼓鉦鐃聒笙管嗷嘈是為和唱狗苟蠅營淫賭是為

障和

誠

誠居拜切音戒警救之辭曰誠 易繫辭小懲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

丐

音蓋乞也亦作勾陳琳為袁紹徵豫州文曹操父嵩乞丐携養因賊假位

微服偵探

孟子微服而過宋偵音貞探伺也後漢清河孝王傳偵伺得失

岳家

歐陽永叔嘗云今人呼妻父為岳翁以泰山有丈人峯呼妻母為泰水不知出何書也

懸絲診治

診止忍切音軫視也驗也 史記倉公傳診切其脈 按懸絲診脈本西遊記第六十八回孫行者施為三折肱

強委禽焉

左傳昭公元年鄭除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雁也納采川雁）犯謂於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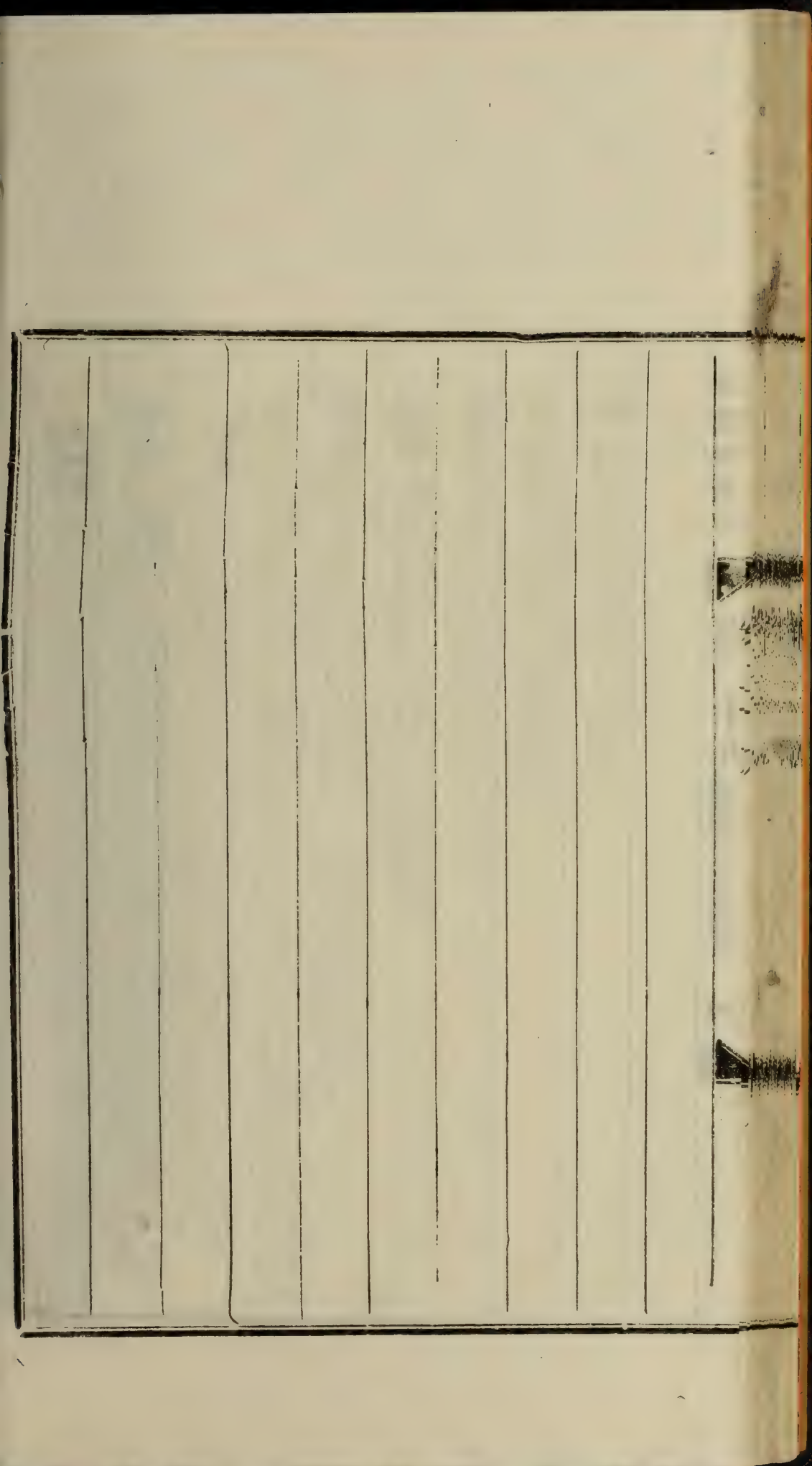
孫黑）盛飾入布幣而出于南（即公孫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當如此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于南氏

擲揄

註已詳前 又晉陽秋羅友字宅仁好學嗜酒不持節檢在桓溫府家貧乞祿溫許而不用會同府有得郡者溫集僚佐餞之友獨後至溫怪問之答曰昨奉教有

首且出門中途遇一鬼大見擲揄曰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慚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遂擇友為襄陽令友舉其宏綱不存小察

甚爲吏
民所安



七妹第一首（詩詞凡八百五十四言）

詩心

人有珍珠毋以委棄
有珍珠毋置諸鼻心
曰靈臺宅於洞天
偶爾搖動卽墮深淵

詩說

金陵徐氏女寄其夫之詩曰殘漏已催明月盡五更如度五
重關此情惟徐氏女自知之自言之非他人所能預然詩詞
有用代字訣者繁欽定情之篇白傅長恨之作是也此篇亦
用代字訣莊子遊於濠梁歎曰樂哉魚乎惠子曰子非魚安
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

七妹之爲人也觀其外似最解自由觀其內實不識自由今之稱自由女者宜三復此篇

敍七妹之說白生本數語可矣茲則暢所欲言無幽不燭欲使閱者知此等言詞皆非自由之實際耳

自自言家住梵堂右至名士傾城遇合難凡二十六句是七妹自誇其家世表其名字有聲有色有才有貌權奇倜儻感慨悲歌忽以不是氤氲牽大使安能混沌判人間二語牽合遂謂此一姻緣實由天注而喜君佛國來相見至竊妻太白歸仙洞凡四十四句其中有迎刃語有佔光語有脫卸語有附會語有坐實語有彈打語有正誼語有翻案語有謬數語

有操縱語有經務語有互勘語有蘊藉語有駘宕語有通簡
語有款曲語有應卒語有敏悟語有遠猶語有識斷語有小
心語有天然語其語法凡二十二種亦超脫亦渾融亦機鋒
亦靈變入情入理憐己憐人造詞至此鬼神泣而風雨驚矣
惟故劍一節解釋最難乃曰帝女聽琴猶對對叔姬返國自
雙雙引古德以作證一何其愛之深也曰同心結扣宜兼縷
並蒂花開分外香卽物理以相繩又何其情之摯也推斯志
也雖巧冶鑄木工匠斲金形性俱忘何以異此然且曰未必
津名皆妬婦誰嫌山嫁到彭郎則是指出迷津迎來寶筏臨
流風利欲泊無能者矣豈知自由之理可生可殺而不可使

爲不善哉讀至終身之托縱無能一宿之緣定可行然後知
七妹人格原來如此不值一文而前此之諄諄皆僞

按爲善爲惡皆可名爲自由然自心理性理倫理論理物理
以及羣理之學旣明則自由者只許爲善不許爲惡此則近
世理學家所公認者也故此冊之箴自由必勗（音蓄勉也）
以最高之人格勗以最高之人格者知識務廣聞見務多酌
理務深言情務盡凡拘墟膚泛搔癢不着之老生常談須全
行掃去而惟將一切胡思亂想爲之燭照爲之數計燃溫犀
張秦鏡使魔心妖膽肺肝畢露而無所遁其形然後以一二
莊語格其非心使之言下頓悟此篇之作蓋倣生公之說法

也如謂此等詩詞諷一勸百則子雲相如不應傳至今日矣
夢神女非楚襄王事前人已辯之矣而未若近人之清晰菽
園贅談載青浦胡鳴玉之說曰宋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
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願薦枕席所
謂先王者懷王也神女賦云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使玉賦
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所謂王寢者玉寢也文選
刻本於玉寢二字旣訛爲王寢以下玉異之玉對曰晡夕之
後玉曰茂矣美矣諸玉字則不得不承訛作王字明日以白
王王曰其夢若何王曰狀如何也諸王字又不得不率易作
玉字以順其勢此襄王夢遇神女之闌言所由本歟按此說

可謂讀書得間矣予詩莫辭好色楚襄王句楚襄王外似沿俗之訛實謂宋玉也以宋玉比白生殊爲貼切宋玉有好色賦故加好色二字

說無大小之分但取其情理之當而已隨園謂三國演義俚俗不可入詩竊謂不然俗情者天下之至情也能達天下之至情者厥爲小說水滸傳摹寫賢奸精神躍躍人知其結構之工而不知其深入人腦者在至情之流露日本人曰施耐庵爲十七世紀之英雄良有以也當英前女皇域多利至隆之日凡數十年其時相迭爲宰相者一曰碧玕士斐一曰杞里士端二人初皆以小說名世情理之作沁人心脾故首相

之選國無異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爲人極醜無雙宣王納以爲后說本劉向列女傳茲不曰無鹽而曰無艷從梨園劇本也是亦側重小說之意

色貌人所共知才德要惟自信自信者非言不明而言之又殊形不便惟舉一震古爍今之才德以自比且要言不煩曰管教有美鍾無艷則言易入而說無痕矣夫不美者猶尙爲后矣有美者當如之何言在意中亦意在言外是所謂蘊藉也七妹二十餘種之語皆此之類姑舉其一以爲發明耳

近世紛紛說自由蒙謂自由實自修苟曰不修自由得七妹罪案何從出七妹雖屬清齋女慣弄琵琶解歌舞蜀琴未奏鴛鴦

絃趙瑟偷彈鳳凰柱白生攻讀蕭寺中畫閣朱樓有路通何處
班香來苑北將母宋玉在牆東凭欄一見影翩翩難禁風情托
五絃欲學摩登行攝法阿難身上試參禪一彈帝子嫁都君再
彈黃竹迷白雲三彈三鼓情何切再挑再撥意尤殷眼中么鳳
眞全注心內靈犀入幾分春愁訴盡渾無覺步入書齋辭畫閣
萍水相逢不覩顏芳心吐出氣如蘭自言家住梵堂右觀音定
審聲名久（審讀仄聲）諸兄何待耀門楣阿母視同珍在手但
看釵頭七寶珠兒家名字君知否生長深閨十六春玉簫牙管
不離身箏彈銀甲師曹嘆經繡蓮花佛子欽敢謂西方多彼美
使從南國號佳人一曲新歌引鳳媒滿城紅葉送詩來豈乏都

兮洵姣好其如暫也盡庸才綠華空有金條脫溫嶠終虛玉鏡
臺擇婿蹉跎歷幾番紅花白玉意闌珊玳玳紙好蠅難透香粉
樓高蝶不攢三里霧迷瓊杵渺十眉圖失綠窗觀王侯將相成
功易名士傾城遇合難不是氤氲牽大使安能混沌判人間喜
君佛國來相見萬丈紅絲親引線綠葉未成桃李陰春風先拂
芙蓉面文殊伸手度金針彌勒當頭開鏡殿自是維摩有夙緣
非關法喜生歆羨頃將玉指絳脣音曾訴齊眉連理願香葉不
知住彩鸞雕梁笑殺雙棲燕陰諧勿負鳩雌名色授保無緇蠹
患何必皇娘屏雀穿居然大士籃魚現靈山會上記依稀香火
林中應繾綣從古嫦娥愛少年於今姪女多方便霍家小玉目

無珠杜女蘭香胸有算誓水常如柳眼青指天從不琴心變莫
辭好色楚襄王管教有美鍾無豔妾解簪花愛墨莊郎能提筆
寫鍾王定情不用黃金合彼此雙鈎字一行弓愛子南才出衆
詩憐李郢心香供樓羅歷日結身緣芳訊春穠由目送樹得靈
檀慰妾懷枕藏俘鬱憑君用三生踢臂玉金相百事從心蘭蕙
共樂府新翻泥憶雲文園莫笑凰求鳳今朝鏡聽顯靈神昨夜
燈花徵吉夢奪婿瑤光應寺門竊妻太白歸仙洞抑君何事更
周章故劍無煩費主張帝女聽琴猶對對叔姬返國自雙雙同
心結扣宜兼縷並蒂花開分外香未必津名皆妬婦誰嫌山嫁
到彭郎殷勤苦把終身托可恨吳兒仍不覺雖有媧皇煉石心

不聞季子如金諾終身之托縱無能一宿之緣定可行縮屋詎
知無狎客屬垣不幸有淫僧將妹改妹未曾訛李代桃僵世上
多蕉葉有心非捲雨楊花無力悞隨波六州之鐵一鑄錯升沉
殺活從茲縛自由此謂身不修彼妹者姊須自度

音義箋註

人有珍珠四句

人有珍珠毋以委菟是西人經句謂明珠暗投也
菟有珍珠毋置諸鼻是西人諺語謂冶容誨淫也

巧冶鑄木二句

淮南子巧冶不能鑄木工
匠不能斲金形性然也

七妹雖屬清齋女二句

後漢書周澤傳周澤爲太常清齋遇疾妻憐其老闕問
所苦澤大怒以爲干齋禁送詣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

不諸作太常妻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今中西人之食
齋者最屬尋常七妹不得以此誇人 王維詩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 李

頤詩遼東小婦年十
五憤彈琵琶解歌舞

蜀琴未奏鴛鴦絃二句

李白長相思日色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

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白生攻讀蕭寺中二句

張羽詩身閒晝靜百事絕經史左右相研攻許渾詩月高蕭寺夜風暖庾樓春王維洛陽女兒行畫閣朱

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劉威詩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

何處班香來苑北二句

杜牧詩高摘屈宋艷接濃熏班馬香（謂屈原宋玉班固司馬遷）庾肩吾詩相逢小苑北停車問宛中楚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女增之

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隨園詩話張九徵

少年科第出為某省主考時士子愛其才貌有願相約以死轉生女身而為之妾者九徵乃為詩曰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嫦娥愛少年人盡願為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

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為報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換女郎身一笑殘冬入座春擊壁此時無妬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

宋玉年來多積毀登牆何事苦闕臣楊蓉裳鳳齡曲堂前文謙多賓從隋郎風貌偏殊眾照影人誇城北徐嬀春女愛牆東宋

凭欄一見影翩翩一句

凭音憑去聲依凡也羅隱牡丹詩知君也解相輕薄斜凭欄十首重迴翩翩秀出也史記平原君傳平原

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白居易詩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北史蕭錦傳酒酣帝命取琵琶自彈之歸乃起謂錦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王建

詩青娥側坐調雙管彩鳳斜飛入五絃

欲學摩登行攝法二句

楞嚴經爾時阿難阿難譯言歡喜也如來姪名因乞食次經歷姪同淫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毗迦

羅先梵天咒攝入姪席姪躬撫摩將毀戒體法苑珠林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袁文摩登伽去將阿難

戒體摩登伽讓測交與孝基私情欸狎皮日休詩池裏羣魚曾受戒林間孤鶴欲參禪

一彈帝子嫁都君

按樂部無帝子嫁都君之曲亦一憾也予之用此以舜為都君善鼓琴而堯二女又有湘靈鼓瑟之事也

再彈黃竹迷白雲

穆天子傳有西王母白雲之謠穆天子黃竹之歌李商隱詩瑤池阿母綸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

眼中么鳳真全注二句

么鳳註前此言其目睛也南州異物志犀有神異表靈以角抱朴子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絲置屋粟中

鷄見輒驚李商隱詩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春愁訴盡渾無覺二句

隨園詩話錢文端公少時鄉試落第其科主試者趙侍郎也別號長眉公觀演小尼姑下山戲題云三寸黃冠

綰碧絲裝成十六女沙彌無情最是長眉佛訴盡春愁總不知李俊民詩犬吠為連沽酒市鷄鳴長傍讀書齋

萍水相逢不覩顏二句

王勃滕王閣序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覩他典切音腴詐也杜甫詩野人曠

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洞冥記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

自言家住梵堂右二句

梵堂佛堂也岑巖詩梵堂遙集雁帝樂近翔鸞音遙燒瓦竈也此讀仄聲格古要論古定審器出北

直隸定州土脉細色白而滋潤者貴質粗而色黃者價低外有汨（同淚）痕者曰真劃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繡花者次之正字通審器元時彭君寶燒於霍州者名曰霍審又曰彭

審往往為牙行指作定器小倉詩集有題將盤漪詩册一首其序云盤漪書法冠時索婦於閨門白蓮橋號定審觀音亦知書工楷法

諸兄何待耀門楣二句

高啓詩男兒弧矢壯門楣（音眉戶眉也）陳鴻長恨歌傳當時謠詠有云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為門上

相蘇軾詩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

但看釵頭七寶珠二句

洛陽伽藍記景興尼寺有金像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作工甚精袁簡齋引鳳曲但看釵頭玉鳳兒

家名字
君知否

生長深閨十六春二句

畫鑒五代時童氏江南人工道釋人物當時縉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其畫云林下才華雖可尚

筆端人物更清妍如何不出深閨裏能以丹青寫外邊
陸龜蒙詩雲錢氏世家錢俶善草書上因賜以玉硯金匣紅綠象牙管筆

徐陵玉臺新詠集序琉璃研匣
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

箏彈銀甲師曹嘆二句

杜甫詩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
左傳衛獻公嘗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茲言師

曹嘆者謂師曹亦自嘆弗如其精也
杜陽雜編唐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年十四歲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按法華經七卷又

名妙法
蓮花經

敢謂西方多彼美二句

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又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

一曲新歌引鳳媒二句

萬楚詩新歌一曲令人豔醉舞雙眸斂鬢斜
駱賓王棹歌行鳳媒羞自託鴛鴦恨難窮
太平廣記唐僖宗

時子祐步禁衛見御溝流一紅葉題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拾之亦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溝上流宮女韓翠蘋

拾之後帝放宮女三千人韓流避同姓之嫌為作伐嫁于祐翠蘋見葉大驚曰事豈偶然
因於筭中取紅葉相示為詩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千載幽思滿素懷今日結成鸞鳳友方

知紅葉
是良媒

豈泛都兮洵姣好二句

姣吉巧切音狡美也媚也
都兮謂于都也孟子至於
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論衡陳平貌體姣好 哲

也註見
傳奇

綠華空有金條脫二句

綠華註前 世說溫嶠姑有女託嶠覓婿嶠曰佳婿難
得但得如嶠何如少日報云已覓得婿處因下玉鏡臺

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
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

擇婿蹉跎歷幾番二句

世說鄒（音隙）太傅以書遣門生求婿於王丞相丞相
曰君往東箱任意選之門生歸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

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鄒公曰此正好訪之乃是逸少
因嫁女與焉 此音駝蹉跎失時也 李頎詩莫是長安行樂地空令歲月易蹉跎 白

居易詩以閒為自在將壽補蹉跎 杜牧送李羣玉詩玉曰紅花三白
首五陵誰唱與春風 闌珊彫散貌李後主詞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

琅玕紙好蠅難透二句

琅玕音郎十石似玉者 琅玕紙見西陽雜俎 白雲
禪師偈曰蠅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

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 杜審言詩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
山下莫經年 袁簡齋詩香粉樓高千蝶撼琅玕紙好萬蠅攻

三里霧迷瓊杵渺二句

後漢書張楷傳楷字公超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
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 袁桷詩過眼似迷三里霧騰

身誰上五層霞 瓊杵卽玉杵見紀鸞英第二首註 海錄碎事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
圖一曰鴛鴦眉二曰小山眉三曰五嶽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梭眉又名却

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梯雲眉又名橫烟眉十曰倒暈眉 紫姑美人手詩
繡幕偷同雙舞袖綠窗閒整小眉心 袁簡齋詩三杵暫迷三里霧綠窗遙睇十眉圖

王侯將相成功易二句

袁簡齋詩笑儂歲歲勘花看暈碧栽紅夢
轉關王侯將相成功易名士傾城遇合難

不是氤氲牽大使二句

清異錄朱起留意女妓龍逢青巾短袍者以一扇授起
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 混沌元

氣未判也元氣未判則清濁不分隋珠彈雀彩鳳隨鴉夫婦
之道苦矣戲班道曰婚姻大事由天所定此舊學之說也

喜君佛國來相見二句

此迎刃語也 朱子詩真成佛國香雲界不數淮山桂
樹叢 高蟾詩一隻金梭萬丈絲 紅絲卽赤繩也續

幽怪錄唐韋固旅次宋城店遇老人向日檢書因問囊中赤繩云以繫夫婦之足雖仇家
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 淮南子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西廂詞誰做針兒將線引向東牆通箇殷勤 李
商隱詩金蟾蠶繅(同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

綠葉未成桃李陰一句

此佔光語也麗情集杜牧遊湖州得老姥女以爲真國色也且不卽納約以十年後乞守湖州比至郡已十

四年矣亟使召之其母見日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生三子矣牧因賦詩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全唐詩話寶歷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元白俱在賦詩席上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其詩之警句曰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文殊伸手度金針一句

此脫卸語也華嚴編貫文殊遂舒金臂過一百一十城不見文殊身只見文殊手摩善財頂云善哉善哉汝

所證法解難已圓而行未圓可更去見普賢彼當令汝得深妙行又彌勒領無量諸大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閣門盡開善財即入入已復閉善財見一樓閣中有無量諸妙

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彌勒一一彌勒前皆有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回顧一善財之身徧入一切善財身內一切善財身皆徧歸一善財身內一樓閣爲主一切樓閣爲伴互

徧互容互攝互入重重重重無盡此乃證入法界也錢塘蘇小詩湖山曲裏家家好鏡閣風情別一窩夜夜邀留明月照朝朝消受白雲磨水痕不動秋容淡花影斜垂春色拖

却怪眉梢兼眼角臨之不媚愧如何劉兼山文披袈裟而交拜文殊暗度金針擊鐘鼓以合歡彌勒笑歸趙壁

自是維摩有夙緣一句

此附會語也維摩經法喜以爲妻姚合詩結得無爲社還應有夙緣歆音欽欣羨也貪也詩大雅無然

美歆

頃將玉指絳脣音二句

此坐實語也 徐安貞詩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 張伯淳詩翠鬟腰肢絳點唇楚蘭買斷四時

春 沈彬詩梟橋已失齊眉願蕭寺行逢落髮師 范成大詩千載不償連理願一枝空有合歡心

香葉不知住彩鸞二句

此彈打語也 杜甫古柏行苦心豈免容蠅蟻香葉終經宿鸞鳳 裴砌傳奇女子吳彩鸞吟曰若能相伴即

仙壇應得文蕭駕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文蕭士人名也 沈佺期詩盧家小婦鬱金堂海燕雙栖玳瑁梁

陰諸勿負鳩雌名二句

此正誼語也 廣雅鳩鳥其雄謂之連日其雌謂之陰諸 後漢書后妃傳序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

遂忘緇蠹按緇黑也蠹音妬食木蟲也以喻傾敗

何必皇娘屏雀穿二句

此翻案語也 劇本有皇娘問卜 唐書宣皇后傳后父毅曰此女有奇相且見識不凡何可妄以與人因畫

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問數十皆不合高祖太宗父李淵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按此等擇婿之法正是行險徼倖專制之世其人不

識自由凡獲吉之事無一而非天幸也人方為寶氏比者喜吾方為寶氏比者危 西遊記第四十九回為觀音救難現魚籃宋濂有魚籃觀音贊此云籃魚為對上屏雀耳 按

大士二字儒家與釋家用之不同禮記之言大士謂以神道而仕者也左傳之言大士謂治獄之官也荀子之言大士謂謙而接物不矜細務之人也而釋曲五燈會元則謂釋迦

牟尼之稱大士以其生梵率天上也馬鳴菩薩之稱大士以其功德殊勝也至以大士稱
觀音菩薩則且見之於吟矣隨園詩話載某女子詩云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
雙趺不知裏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又袁
春園詩山堂勝迹先賢重蓮界慈雲大士尊

靈山會上記依稀一句

此謬數語也劉禹錫荆門懷古詩南國江山舊帝畿
宋臺梁館尚依稀袁簡齋文廣桑山上仲由尚有前

生釋梵殿前法和原同香火
字不離散也吳筠詩百年逢繾綣千星退殷勤

從古嫦娥愛少年一句

此操縱語也俱見前註又白居易尋道士藥堂詩
白石先生小有洞黃芽姮女大還丹李商隱謝端午

賜物啓綵縷出仙蠶之繭貞金凝姮女之魂
之言方便其說汪洋未易揚摧括而言之則大權變也按佛氏

霍家小玉目無珠一句

此經務語也蔣阮霍小玉傳大厯中李生名益年三
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候試於天官每欲得佳偶

長安媒鮑十一娘引至霍小玉家玉故霍王女王薨易姓鄭氏見生極其歡愛誓不相捨
生至家太夫人已與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小玉怏怏成疾生入城就親潛卜靜所不令人
知一日與友詣崇敬寺忽有一豪士揖之曰公非李十郎乎敝居去此不遠但願一過生
與同行至鄭曲欲回豪士推入門內報曰李十郎來矣玉聞生至起曰李君李君今當永
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汝妻妾不安遂絕月餘生就禮於盧氏忽帳外叱叱作聲視之
見一男子藏身映帳連招盧氏後旬日生自外歸盧方鼓瑟忽見自門拋一瑣犀細花合

子內有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怒詰之盧氏終不自明生暴加捶楚訟於公庭而遣之
按此等小說汗牛充棟姑錄一則以見凡此之類俱是不識自由平等者之言否則必無

此想古今注龍珠在領鮫珠在皮蛇珠在口蟹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目無珠
俗謂不識人也塘城仙錄杜蘭香者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惟

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忽有青靈真人自空而下携女以去
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被謫今去矣後降張碩家三年授以舉行飛化

之道碩亦得仙初降時留玉簡玉唾壺紅火浣布以為登真
之信焉潘岳文多才豐藝強記洽聞目睇臺末心算無垠

誓水常如柳眼青二句

此互勘語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有如白水註古人
發誓之詞有如白水有如皦日有如上帝有如先君皆

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或言上帝先君明見其心也李後主詞風迴小院庭蕪綠柳眼
春相續許渾詩馬氏識君眉最白阮公留我眼長青約書馬太傳古者有言毋背誓

願惟我語汝概勿誓勿指天而誓天乃上帝座也勿指地而誓地乃其足凭也勿指首而
誓首之一髮不能自為黑白也文中子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山澤而有在廊廟之志子驪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
其有虞氏之心乎聲存而操變矣按隋末王通著書稱文中子書中言子者謂王通非謂

孔子也

莫辭好色楚襄王二句

此蘊藉語也
註見詩說

妾解簪花愛墨莊一句

此駢字語也 書斷衛夫人從姊名恒袁昂評其書法如插花美女 陳維松集東鄰美女爭傳詠絮之篇西

邸佳人競做簪花之格 張邦基墨莊漫錄序僕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 故事尋源鍾王謂三國魏鍾繇晉王羲之也 蘇軾題跋子嘗論鍾王之

迹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盡發之而鍾王之法益微

定情不用黃金合二句

此通簡語也 陳鴻長恨歌傳楊女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 劍俠

傳田承嗣將并潞州節度使薛嵩間之日夜憂悶其青衣名紅綾者佩龍文匕首作法到魏城歷數門抵寢帳承嗣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一金合(合于盛物器)內書生身甲子

與北斗神名因持以歸嵩乃遺承嗣書並封納金合承嗣驚惶遣使謝嵩曰某之首領係在恩私知過自新專膺指使 宣和書譜山人蒲云嘗以雙鉤字寫河上公注道德經筆

墨清細若游絲縈孤烟裊風連綿不斷或一筆而為數字分布勻穩風味有餘覽之令人有凌雲之志 聊齋記狐聯云戊戌同體腹中只欠一點己已連踪足下何不雙挑

弓愛子南才出衆二句

此款曲語也 弓愛子南註前國語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者有則以告注復白也 唐詩英華注李郢初赴舉聞鄰女有容求娶之遇有爭娶者女家無以爲辭乃曰備錢百萬先至者許之兩家具錢同日俱至女家無以爲辭復曰

各一賦以爲優劣郢乃得之 梁簡文帝相宮寺碑銘窗舒意蕊室度心香 陳師道詩無已一瓣香敬祝曾南豐

樓羅歷日結身緣二句

此應卒語也清異錄劉鋹（丑兩切音刑）在國春深令宮人闢花陵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勅還宮鎖花

門角勝負於殿上官士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歷以驗姓名本事詩開元中邊軍縑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結

取後身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之明皇偏示六宮有宮人自言萬死明皇問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訊音信告問也陸機詩傾蓋承芳訊

孟郊詩君子芳桂性春穠寒更繁漢書袁盎傳釋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

樹得靈檀慰妾懷二句

此敏悟語也瑯環記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隨意所及文字輒形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世有

神瓜則飲食可廢浮音乎浮鬱藥名本草砂浮蜀人號曰浮鬱旋乾土為孔常睡不動取置枕中令夫婦相悅

三生蹋臂玉金相二句

此遠猶語也蹋臂註前詩大雅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按相質也蕙音惠香草也爾雅翼一幹一花而

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屈原離騷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薩都刺題二宮人琴壺圖詩春風拂拂蘭蕙芳金殿不鎖雙鴛鴦

樂府新翻泥憶雲二句

此識斷語也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元稹連昌宮詞李暮撤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

曲李賀詩誰知泥憶雲望斷梨花春袁簡齋文擇木者鳥也而木之擇鳥尤先憶雲者泥也而雲之憶泥更巧按司馬相如成都人拜為孝文園令著司馬文園集嘗以卓

王孫有女文君素悅琴而新寡遂以琴心挑之乃操鳳求凰曲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遂夜奔相如與之馳歸成都詩傳雄曰鳳雌曰凰

今朝鏡聽顯靈神二句

此小心語也瑯環記鏡聽咒曰竈光類儼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之獨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

誦咒七遍出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王建鏡聽詞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楊炯詩精誠動天地忠義感

明神魚玄機詩今日喜時聞喜鵲昨宵燈下拜燈花徵證也

奪堦瑤光應寺門二句

此天然語也註見弁言

抑君何事更周章二句

六書音義周章懼貌按謂觀望不前也漢書外戚傳漢宣帝立是時大將軍霍光有小女公卿議更立皇后

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旨乃立許婕妤為皇后袁簡齋光武原陵詩掃除四海淨風沙遂得初心陰麗華豈是糟糠忘故劍免教八鏡出劉家莊子孰主張是

帝女聽琴猶對對二句

孟子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衽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按果同僕女侍也公羊

宣公五年傳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按此不過借用雙雙二字耳高固齊大夫叔姬魯侯女叔姬適齊高固而返魯高固與之同來叔姬之返謂之歸寧高固之來謂之反馬是雙雙者一男一女而非二女也

同心結扣宜兼縷二句

李商隱詩一帶不結心兩股方安髻
用雙縫縷絮用八蠶綿
梁簡文帝詩針

拾子愛同心劉兼山文無根芝草栽來即前帶之蓮有意曇花
拈着亦同心之結
王建詩家常絃管聽長少分外詩篇看即新

未必津名皆妬婦二句

西陽雜俎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性妬忌伯玉嘗誦洛
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光明曰君何以

水神美而欲輕我乃自沈而死七日托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終身
不敢渡水婦人渡津者皆壞衣杜妝不爾風波暴發
歸田錄江南有小孤山在水中巖

然獨立而世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
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云彭郎小姑壻也

殷勤苦把終身托四句

袁簡齋詩殷勤苦把三生托惜花爭忍看花落
吳兒
見弁言註
史記季布傳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

得季布
一諾

終身之托縱無能四句

袁簡齋文三宿空桑法喜維摩之戀一枝華勝紅綰釋
樹之緣
毛詩傳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嫠陵

之切音釐婦無夫也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
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
東京夢華錄妓女舊日多乘驢宣政間惟乘馬少年

狎客往往隨後垣牆也詩小弁君子無易
由言耳屬于垣註恐左右觀望而生讒譖也

將姝改妹未曾訛四句

文昌帝君戒淫文縱對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 袁簡齋詩換羽移宮總是春將姝改妹知誰巧

儂音姜仆也 古樂府桃生靈井上李樹生桃旁蟲來齧桃樹李樹代桃儂 聊齋誌異傳施愚山判彼踰牆鑽隙固有玷乎儒冠而儂李代桃誠難消其冤氣張乾夫詩春更隱

隱夜迢迢愁不能祛酒易消斷送落花窗外雨生憎一半在芭蕉 袁簡齋楊花曲清明三月洛陽堤滿路楊花踏作泥一片春痕萬重雪有人迎着上遼西

六州之鐵一鑄錯四句

首句不自修也次句不自由也不自修而得之自由七妹之自由也此第三句也觀於此則自由決不可以不

自修此第四句也 詩鄙風之彼姝者子指男子而言齊風之彼姝者子指女子而言妹美也蓋男女之通稱茲特易于為姊者專言女子也 維摩詰稱魔宮諸天女為諸姊見

維摩經菩薩品

胡翼南全集卷三十

梨園娛老集第二冊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七姝第二首（詩詞凡一千百三十五八言）

詩心

組練三千蛇矛丈八勤而習之罔不操刺而況毛錐用志不分脚踏實地思入風雲

詩說

此篇與上册第二首同一機杼而其旨人或明於彼而不明於此何則上册之破專制也欲爲破字現頂上圓光使專制

之法銷聲匿迹戢羽藏鱗是以拔其本塞其源搜剔根苗追求水脉祥煙聖火以薰之膠泥青瀝以固之庶無復發之患此理在人意中自可不言而喻故其題雖曰則天徐策而則天徐策轉可不提此冊箴自由爲七妹作也乃既不詠及七妹矣自由實際亦並無一言而惟與禿管刺刺不休者何哉曰是有說焉予之爲七妹箴自由也思夫古之人亦有此箴雖不名曰自由而實不外於自由者欲步其法故先爲此篇耳昔楚靈王狩於州來次於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言欲於周求鼎於鄭求田此靈王之所謂自由也子革皆許其可得曰與君王哉與君王哉及王入內視鍼秘（音戚秘斧柄

也）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子革子革乃誦祈招之詩以箴之曰祈招之情悖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則子革之所謂自由也子革蓋以己之自由箴靈王之自由也王聞其言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者數日仲尼曰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則甚矣子革之舌鋒之利也其利也由摩之也今詠七妹之詩而先與筆約亦猶摩厲以須之意也自由之理與其以迂腐之陳言而說之不若據鮮明之新學而談之卽事言情端有賴乎此筆之不辭勞苦吾

之於筆也既無約束久已荒疏況三都兩京十年始就今將
闢清平之世界斬日月以重新旁午中天由庚萬物而欲奏
其效於指顧之間不可不向此筆而先爲振刷也此篇之作
不無自述生平然以筆陣論實無異於牧野之誓師云爾

名者志士之所重然必於平等自由之世其名乃爲可重耳
以其果有功於世名始歸之也專制之世則有名不若其無
名以其僥倖而得賢者之所不屑也且專制之世其人才之
成就亦概可觀矣袁簡齋子才子歌云子才子頎而長夢束
筆萬枝爲桴浮大江從此文思日汪洋十二舉茂才二十試
明光廿三登鄉薦廿四貢玉堂又云終不知千秋萬世後與

李杜韓蘇誰頡頏此歌人以爲狂不知彼當專制之世文章
應試其不售也則如妾婦之啜泣故袁詩曰帶入闈中示同
伴當年落第淚痕衫其偶售也則如鷹隼之脫鞬（亦作鞬）
音溝臂縛也）故袁詩又曰此時意氣似雷顛此際連鑣渺
列仙得失無憑全難自信尙得云實至名歸哉袁蓋自道其
實非狂也至其以李杜韓蘇之詩文自比則是才人之末路
而已不得謂之名也

一詩未足盡吾情欲向紅裙倒篋傾爭奈筆尖告無力時時把
墨如金惜既不肯旁搜遠紹作劉向之傳淑賢又不肯正論莊
言學張華之箴外戚將責有而旋無欲求音而轉寂雖非欲我

如脂如韋以無忤乎羣情實能令我若吐若茹而不能表余心之感感我乃詰責中書君爾何虐我使無文我非要爾爲玉臺之新詠而寫芳芬又非要爾爲西崑之嗣響而寫璘斌我非要爾爲說古談今而畫蠹簡之因陳又非要爾爲拖泥帶水而畫蛾眉於混沌（沌叶平聲音淳）但欲爾寫所當寫畫所當畫發乎情止乎義溫柔敦厚而無背乎古之所云云爾豈不知五色之筆江李夢臺端珠玉輝雙鳳又豈不知大手之筆燕許豪腕下風雲駕六鰲固無論麟經之筆謹而嚴千秋褒貶口無箝狐史之筆直而捷戴頭而來心不怯凡此皆爾目見而耳聞胡爲乎率爾之藐藐負予之諄諄古人所以傳傳在一枝筆堯舜胡

爲仁湯武胡爲德孔丘胡爲時釋迦胡爲佛顏淵胡爲賢盜跖
胡爲賊伊尹胡爲任靈均胡爲屈二十四史之所載舉之不能
枚一千七百之公案電之不能拂地老天荒名獨存其人與筆
而二而一牛溲馬勃尙爲才而況鴻文資不律未士晏達士丹
丁我今偕爾訂新約爾如向我栽玉樹我將愛爾丰姿題不駐
爾如向我結金蘭我將嗜爾氣味吟無殘爾如肱篴主奚囊我
將學唐之李賀嘔肝腸爾如妙手空寸鐵我將學宋之東坡身
著墨爾如屈久期必宣我將學長庚星主賦萬言爾如權奇知
必反我將學社稷庸臣酌五版爾如肯作關公刀我將風雲叱
咤通天高爾如肯作魯陽戈我將兔烏倒走翻金波老蛟擎雲

起春蠶食葉駛白榆之汁在吾前紅霞之花生爾底控天上之
龍頭陋人間之鳳尾追仙侶於名山懷伊人於秋水壽濃豔於
千春付蒙茸於一炬信如是也惟吾與爾都可以不死不然假
作小詩爾不兜毋乃欺吾之直柔不知直柔最足怕文叔以之
定天下鐵鎗銅馬萬千羣都服白水一真人我之處爾有三法
將爾焚化如毛伐急拜仲牟二尼爲我師絕無一字托於詩祇
將我所欲言處付諸後世使人思我決不患知音稀老康尙作
孟子微否則作一龕埋爾諸禿管四時拜祭之豈不情款款其
如視爾作塚中枯骨無可玩此法傳自法式善否則聚爾輩束
桴浮大江天風海水樂洋洋文字一切付諸無何有之鄉更不

復與通天醉狐相頡頏身心省得兩茫茫從今以後善刀藏各
得其所原無妨若夫反眼不相憶投爾遊西域生度玉門關虎
飛而玉食班超所矜者至今猶藉藉於我則如慎子曰此則滑
輦所不識或如挾爾同往征新疆仗爾畫策殺戮萬人強生則
封侯拜相坐東閣死則自誇雄鬼意揚揚季高所嗜者味或雜
西羌於我則如孔子云丘未達不敢嘗且爾何事不囂囂予生
心迹本常昭爲避伯寮輕兩廡因防似道不登朝理直氣壯飽
爾枵興酣好將五岳搖且爾何爲不汨汨如來淨名廣長舌經
師之卒無龍鍾神仙之架多雞跖醒醐灌頂惟汝呬詞源應嫌
三峽窄且爾何故愁枯淡雲錦天章隨意玩沉醲浸郁肯輸韓

販鼠賣龜無此漢管城子有食肉相屠門大嚼心神旺且爾何
解不軒渠試帖局促匪爾思但曉飛花應粲齒不拘韻脚豈攢
眉孔方兄無絕交書左宜右有樂何如惟我與爾周旋久我之
所知爲爾有欣喜憂戚非二人風雨星霜期不朽我爲七姝心
耿耿欲一再吟爾可肯爾還若有半分疑我更爲爾一析之昔
者箴言有白沙二語膾炙人齒牙試看萬事乾坤內惟有懶字
最爲害自從新學饜西聞此理明來已十分閒居終日無常事
凶德不生病必至大禹治水惜居諸陶侃運甓非拘墟更有宣
尼真大聖不舍晝夜做功夫我今偶爾涉吟興欲以延年兼却
病爾如梗阻不肯行使是冥頑乏人性此筆忽然一開口懶惰

爲人殊可醜請自今以後願爲牛馬走吟而不書我之尤書而
不吟君之咎老夫於是未留髭而撚髭不袖手而又手初欲添
一篇今乃得兩首嫋嫋餘音尙繞梁奕奕精神猶抖擻此非我
之不憚煩實乃此筆之性與生薑之性同爲走而不守

音義箋註

罔不操刺

刺盧達切音辣五代史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
臨訣招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註俗謂勇猛爲操刺

脚踏實地

聞見前錄司馬溫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
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按司馬光字君實

旁午中天二句

漢書霍光傳註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縱一橫爲旁午猶言
交橫也由庚詩篇名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又曰由庚廢

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束皙有補由庚詩

紅裙

陳後主詩紅裙結未解綠綺自難微
韓愈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

爭奈筆尖告無力二句

蘇軾雪詩書生事業真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西廂詞筆尖兒橫掃五千人輟耕錄作畫用墨最難但先

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李成惜墨如金是也樓鑰催老融墨戲詩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

既不肯旁搜遠紹四句

韓愈進學解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通鑑劉向因趙飛燕及其女弟合德之寵幸以為王教由內及

外自近者始於是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晉紀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將責有而旋無二句

陸機文賦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以求音

如脂如韋四句

屈原卜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絮盪乎詩大雅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感憂也通作戚

詩正義戚戚猶親親也茲用感字避上免重押耳

我乃詰責中書君二句

詰音揭詰責責問也中書君筆也出韓愈毛穎傳虐苛也左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玉臺之新詠四句

玉臺新詠見弁言註上官儀表歷選皇猷稽河圖於東序祥觀帝籙披冊府於西崑楊億西崑酬唱集序凡五七言律詩

二百四十七章其屬而和者又十有五人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唱集云爾宋書謝靈運傳論平子豐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璘音鄰城同彬二字文貌

庾信邛竹杖賦枝
條勁直璘斌色滋

說古談今二句

文心雕龍事類者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陸龜
蒙詩蠹簡開塵篋寒燈立曉檠蘇軾詩尊前作酒只新詩何異書

魚餐蠹簡因陳謂陳陳相因也漢書食貨志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拖泥帶水二句

圓悟禪師語錄上堂云一向不恁麼目視雲漢不徇人情一向恁麼
灰頭土面帶水拖泥恁麼中不恁麼就下平高不恁麼中却恁麼從

空放下或有箇恁麼不恁麼總不管亦無門亦無暗亦不放亦不收且道如何到頭霜夜
月任運落前溪子嘗批其語云恁麼者皆不恁麼者佛不徇人情脫然無累也拖泥帶水
不勝其擾也就下平高謙尊而光也從空放下甘受其屈也佛與哲自有別不係乎是今
雖曰總不管其如猶有恁麼不恁麼之見存何哉混沌亦作渾沌四凶之一即謹堯也

本獸名神異經崑崙有惡獸名曰渾沌南史沈麟士傳張永欲請為功曹沈曰明
府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不忍受此黥劓按走謂我也謙辭

寫所當寫畫所當畫

按寫亦畫也山堂肆考云蜀尚書侯繼圖一日秋風四起樓
上倚欄有大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

桐葉下庭除畫我相思字是寫可云畫也畫斷唐明皇思嘉陵江山水令吳道玄
往寫貌及回於大同殿寫之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就是畫亦可云寫也

發乎情四句

詩大序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又曰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

隨園詩話張燕公稱閣朝隱詩炫裝情服不免為風雅罪人王荆公因之作字說云詩者寺言也寺為九卿所居非禮法之言不入故曰思無邪近有某太史恪守其說動云詩可以觀人品余戲誦一聯云哀箏兩行雁約指一勾銀當是何人之作太史意薄之曰不過冬郎溫李耳余笑曰此宋四朝元老文潞公詩也太史大駭余再誦李文正公昉贈妓詩曰便牽魂夢從今日再覩嬋娟是幾時一往情深言由衷發而文正公為開國名臣夫亦何傷於人品乎孝經含神霧云詩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其立意比荆公差勝

五色之筆江李夢四句

南梁書江淹夢人授五色筆文詞日麗李商隱詩若無江氏五色筆爭奈河陽一縣花天寶遺事李白少

時夢筆生花自是才思賡逸劉嗣綰夢筆生花詩紙落驚鸚鵡編開吐鳳凰雙枝分宋艷一瓣借江香晉書列傳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程

鉅夫詩煩公更泚大手筆寫雲天不盡容唐書自景龍後惟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頌以文章顯故時號燕許大手筆路德大手筆詩珠玉臺端富烟雲腕下忙六韜歸駕

馭五鳳
看翱翔

麟經之筆二句

麟經孔子春秋也按孔子之作春秋其意在舉斯世為大同之治漢宋諸儒之說則欲推孔子為專制之祖一何相反之甚也春秋一書

即今之公法日報特詳略不同耳法人之諺曰日報者所以教世之為君者也春秋一書何以異是而乃曰五始曰三言曰四諱皆以私意窺孔子而飾之曰微言吾知孔子必不

受其冤矣十年前嘗於張之洞勸學篇書後疏其大義茲不多論又按家語孔子修春秋因獲麟而絕筆杜預則謂孔子因獲麟而始作春秋二說以杜為長韓愈進學解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穀梁序云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云按孔子之褒貶意別有在前於新政真詮前總序論之詳矣箝其淹切同鉗鎖頭也莊子

形解而不欲動口箝而不欲言

狐史之筆二句

左傳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按董狐穀梁傳作史狐左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

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唐書郭晞縱士卒為暴段秀實殺其一卒梟首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至晞門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因讓晞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恣卒為暴行且致亂罪及副元帥晞再拜謝教怯音脅多畏也

凡此皆爾目見而耳聞二句

元稹連昌宮詞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目見為君說詩大雅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古人所以傳二句

杜甫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論衡智能滿胸之人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

堯舜胡為仁八句

孟子堯舜之仁書仲虺之誥成湯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武成之頌武王曰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孟子孔子聖之

時者也大論云佛佗漢言覺也論語賢哉回也史記正義曰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孟子伊尹聖之任也屈原字靈均見離騷

二十四史之所載四句

二十四史註前枚音梅個也書枚卜功臣註一一卜之也舉之不能枚謂不能一一數之也按佛家有一

千七百則機緣名爲人佛公案子雅不喜佛門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二語謂其與佛說矛盾也而永嘉圓悟常誦之苟如是則諸佛無須再轉世而爲菩薩菩薩無須立功德而爲如來將佛門所存之意味盡掃而空之矣因反其意云電之不能拂

地老天荒名獨存二句

奇麗川和梅花詩無夢不隨流水去有香只在此山中松間竹外誰知己地老天荒玉一叢趙翼題隨園詩

詩其人與筆兩風流紅粉青山伴白頭作宦不曾逾十載及身早自定千秋周易畧例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无二也

牛溲馬勃尙爲才二句

溲音叟牛溲牛尿也本草集解別錄曰馬勃生園中久腐處韓愈進學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皆貴藥

也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皆賤物也兼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士之良也楊子太元經鴻文無節恣意往也注鴻雁之飛偶有文字之象而無法也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

註蜀人呼筆爲不律語之變轉也

未士晏達士丹丁二句

未士晏達士丹丁英語譯言彼此誤會其意也今和好俱用此字蓋惟彼此誤會其意故有爭執今言歸於好

亦惟有除去此未士晏達士丹丁而已謂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也許有壬西樵古野字堂詩客去客來宜定約無詩無酒不開門

爾如向我栽玉樹四句

白居易詩可憐玉樹連桃李從古無如此會榮丰姿丰采也僧貫休詩談諸盡是經邦術頭角由來出世姿

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杜甫詩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

爾如肱篋主奚囊四句

肱音驅從旁而開謂之肱肱篋莊子篇名奚囊見前
註 聶隱娘傳劍俠有妙手空空兒 蘇軾詩當時號

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又蘇軾題跋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
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 吳文溥詩人非磨墨磨人我自註經經註我

爾如屈久期必宣二句

魏書劉文暉傳高祖曾幸方山文暉大言於路側曰求
見聖明申宣久屈高祖於是引見 唐書列傳李白字

太白其母夢長庚星而生因以命之 李
白上韓荊州書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爾如權奇知必返二句

按明于謙負紫嶽黃靈之望有熙天耀日之功孟子所
謂社稷臣者至於于謙可謂無愧今獨加以庸之一字

以其不知進退也蓋專制之世國有雄猜之主朝多讒佞之臣進退二字最宜講求留侯
封而張良去太子定而李泌行謙若解此何至冤沈東市 袁簡齋于謙廟碑云口授韜

略耳聽羽書百函飛馳五版
並入謂于謙之天才敏捷也

爾如肯作關公刀二句

按關公刀名青龍偃月刀計其生平斬華雄者此刀斬
顏良文醜者此刀超羣絕倫而為五虎將之首者亦此

刀其視蕭曹刀筆之刀何如也後世塑關羽像者多以此刀配之玉帶名馬所好存焉故
也惜其刀詩人吟咏鮮有及之者豈以其出自演義不免為大雅所譏乎然詩詞所引無

開典要若實事求是則下文魯陽返日之戈比關公之刀尤誕矣此音出大訶也

音差去聲噴怒也駱賓王檄暗鳴則山嶽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書呂刑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史記漢武帝作通天臺

爾如肯作魯陽戈二句淮南子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磨戈返日徐陵文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

兔月也陸佃云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生生子從口而出鳥日也五燈會元水底金鳥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沈佺期古歌水晶簾外金波下雲母窗前銀漢迴兔鳥

倒走總言翻轉日月

老蛟拏雲起二句

李賀詩少年心事當拏雲又老蛟怒起拏雲立駛師止切音史馬行疾也歐陽修詩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

白榆之汁在吾前二句

榆音俞岑參詩三月無青草千家盡白榆此白榆樹名也古樂府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此白榆星名也

袁簡齋詩白榆燒作玉樓墨銀河洗盡筆底花

控天上之龍頭二句

控音空去聲操制也止馬曰控宋史列傳梁灝字太素項城人中進士第一人以狀元及第時年八十二其謝恩啓云

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其謝恩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頭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

知年少登科好怎奈龍頭屬老成按天福為後晉高祖年號雍熙為宋太宗年號天福八年至雍熙七年相去凡四十有八年專制之法甚於坑儒矣嘗見笑部有一聯云行年八十尚稱童可云考壽到老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 鳳尾註前

追仙侶於名山二句

李白詩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 詩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貴耳集真廟宴近臣語及

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鬢綠衣一
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壽濃艷於千春二句

楊憑海榴詩若許三英隨五馬便將濃艷鬪繁紅 李商隱詩仙家暫謫亦千春 葭音戎草生貌蒙茸亂也耶律楚材

詩雨餘花潤草蒙茸 炬音巨束葦燒也杜牧阿房宮賦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假作小詩爾不兜四句

白居易詩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堦音闕平聲納也楊維禎走馬詩云半堦玉銕裏湘裙不許春泥汚羅

磯又咏楊妃磯詩云塵玷翠盤思亂滾香黏金鑑憶微堦 通鑑光武帝幸草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帝名秀字文叔)少時謹

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鐵槍銅馬萬千羣二句

王彥章軍中號王鐵槍見五代史 後漢書光武破銅馬賊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

銅馬帝 又更始立光武為蕭王按光武亦號白水真人 盤聯
叢話河南開封府城樓聯云真人白水生文叔名士青山臥武侯

毛伐

洞冥記東方朔遊濛鴻之澤忽王母采桑于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

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急拜仲牟二尼為我師二句

仲尼孔子牟尼釋迦二尼趣話也按孔子之獲麟歌龜山操等皆詩也牟尼之偈尤不能指數

即華嚴一經亦有十萬偈偈即詩也而茲云絕無一字托於詩者以其名詞為歌為操為偈而不曰詩耳

我決不患知音稀二句

孟浩然詩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 康有為逃出海外改名曰明夷採取西人民主憲政緒餘之論附會於

孟子而作孟子微一書此亦摹倣古人講經之意也漢儒如董仲舒輩於春秋一書凡有所言而未見經傳者皆托為孔子之微言謂孔子所欲言而未嘗言者也

否則作一龕六句

法式善號時帆有詩龕圖袁簡齋題之以詩中有句云先生聲望著雞林早動名流仰止心得過驪壇聆緒論勝朝南海見觀

音本詩龕而云筆龕者借用其事也 又袁簡齋神山引仙郎贈別丹三粒仙女親題信一封豈不相留情款款其如人世太匆匆

否則聚爾輩八句

杜甫詩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紀曉嵐評小倉詩文謂如通天之狐醉而露其尾 盧僊詩鄉人無何有時還上古初

湘山野錄祥符中日本國稱本國有祥光現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現真宗喜勅建佛寺賜額神光令詞臣撰寺記當直者詞學不甚優贍居常以學士張君房代之時張醉飲樊樓遍尋不得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作閒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閒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告還山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為雅笑杜荀鶴詩不是營生拙都緣覓句忙莊子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之餘見詩說

反眼不相憶八句

徐渭詩白首渾如不相識反眼輒起相彈射史略班超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

筆硯間乎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時竇固出擊匈奴遣超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甚備後忽懈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乃會更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夜攻虜營斬其使鄯善一國震怖納子為質封定遠侯年老思土上疏曰生不願到酒泉郡但望生入玉門關乃徵還藉藉俗誤作嘖嘖按嘖嘖鳥鳴也藉藉口語亂也高適詩李侯雖薄官時譽何藉藉孟子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消釐所不識也按慎子姓禽名滑釐墨子弟子也見列子

狹爾同往征新疆九句

左宗棠字季高征新疆事詳康說書後曹松詩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晉書石鑒傳前三代

公册拜皆設小舍所以崇宰輔之制也左侯自製輓聯有雖死亦為雄鬼之句北夢瑣言李商隱依令狐楚楚歿後子綯繼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題詩於廬曰郎君官貴施

行馬東閣何因得再窺按因一作曾 漢制行馬者以木交互作螳螂形以為遮欄也
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强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西羌戎牧羊人也

按左侯所征處西人地圖名德
基士丹 論語丘未達不敢嘗

且爾何事不囂囂二句

孟子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註囂囂自得無欲
之貌 杜甫詩心迹喜雙清 陸機詩昭昭清漢輝粲

粲光
天步

為避伯寮輕兩廡二句

廡音無上聲堂下也門屋也 王海乾道五年八月重
飾宣聖十哲及兩廡神像 朱竹垞晚年自訂詩集不

刪風懷一首曰寧不食兩廡特豚耳袁簡齋題其風懷詩後云尼山道大與天侔兩廡人
宜絕頂收爭奈升堂寮也在楚狂行矣不回頭 按宋賈似道少本博徒落魄無賴以其

姊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廷對擢太常丞已歷平章賜第葛嶺襄陽圍急似道惟淫樂
縱博既敗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時福王與芮募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縣尉鄭虎

臣欣然請行一日入古寺見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
似道俛首不答蓋潛之南謫似道為之也行之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

死何憾
拉殺之

理直氣壯飽爾枵二句

李白詩辭殫意窮心切理直 戴復古詩身窮道則腴
年高氣猶壯 陳造詩但訝大嚼餘無補詩腸枵一虛

嬌切音實饑也）李白詩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州

且爾何爲不汨汨二句

汨音越水流也蘇軾雜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汨汨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如來釋

迦也淨名維摩詰也法華經世尊現大神力出廣長舌清淨法身蘇軾贈東林長老詩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寧非清淨身

經師之卒無龍鍾二句

袁宏漢紀永平中崇尚儒學置五經師廣韻龍鍾三名謂人老則如竹搖曳不能自持也然東坡詩龍鍾三

十九勞生已強半三十九不得稱龍鍾故龍鍾二字宜從蘇鶚演義解之謂不昌熾不翹舉也王安石詩殺青滿架書新繕生白當窗空久孤跼音隻同蹠足下踐地處也

文心雕龍將瞻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鷄蹠必數千而飽

醍醐灌頂惟汝呬二句

醍醐音題胡梵書以醍醐喻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裴休禪源諸詮序

以如來之種教義印禪宗之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爲一金攬酥酪醍醐爲一味水經注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顧況樂府豈知灌頂有醍醐能使清涼頭不熱呬音狎吸也蘇

軾詩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盞對花容一呬杜甫詩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按山峭夾水曰峽三峽謂蜀巫峽西陵峽歸峽也

且爾何故愁枯淡二句

宋史鄭樵傳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士進識者以是少之蘇軾韓文公廟碑詩公昔騎龍白雲鄉手

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

沈醴浸郁二句

韓文沈醴郁含英咀華發為文章其書滿家易林販鼠賣利少無謀難以得家北史邢邵傳宣武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名

賢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親重之邵舊鄙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並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

管城子有食肉相二句

黃庭堅詩管城子無食肉相按韓愈毛穎傳言封諸管城號管城子則是此筆本有食肉相也且今之食肉者

多由讀書能文而來而黃乃云云故翻之噲在笑切音諄同噍齧也曹植與吳季重書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羅隱黃鶴驛偶題詩高歌酒市非狂者大嚼屠

門亦偶然獨異志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羣書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卒按廣必非善讀書者西儒嘗考核人壽知哲學家多長命而老子亦云

谷神不死谷神虛中之神即心神也禮月令某日立春盛德在木按德謂四時旺氣也

且爾何解不軒渠二句

軒渠註前隨園隨筆唐明經先帖文然後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帖其兩端中留一行試之毛西河以詩賦

為試帖誤矣然明經亦有試詩者王貞白有帖經曰試宮中瑞蓮詩西漢書灌夫傳上怒鄭當時曰公今日廷論局趣趣亦作促效轅下駒說文馬二歲曰駒吾并斬若屬

矣詩鄭風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但曉飛花應粲齒二句

山堂肆考李白每與人談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間號粲花論穀梁傳昭四年軍人皆粲然而

笑注粲然盛笑貌軍中皆啟齒白也凡押韶必在句下故曰韻脚按詩經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正聲非強爲押也古人下字皆音虎衛風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處大雅云至于岐下上云率西水游服字皆音迫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爲輾轉反側候人云不濡其翼下句爲不稱其服凡此之類不可勝數沈約韻書欲以一人之讀音而概之陋矣今若欲使一國之人字音不異惟有取羅馬二十六字母以爲切音如日本之法庶不參差否則決乎其不能同也陳楚南詩割愛折花因贈妾攢眉入社爲吟詩

孔方兄無絕交書二句

黃山谷句孔方兄有絕交書蓋有慨乎其言之也然讀晉魯褒錢神論則錢似可重讀唐張說錢本草則錢又

可輕故取袁齋無求每覺人情厚句以翻之漢朱穆疾當時交道不篤著絕交論詩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孟子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惟我與爾周旋久二句

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昔人有用此以銘其杖者子亦欲用以銘此筆世

說桓公少與殷侯齊名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我寧作我黃庭堅題七才子畫一丘一壑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按山谷此論只見一半蓋胸有筆無

猶無有耳故批文者必曰有書有筆

憂喜欣戚非二人二句

蜀志費詩傳詩謂關公曰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福福共之駱賓王詩相憐相念倍相親一生一代

一雙人英斂之近著也是集序中有淑仲女史贈呂眉生女士句云君乃得天獨厚者我真斯世最親人二語予讀躍然將取以贈我筆楊庚閉戶著書多歲月詩素毫堆雪案

白髮老烟蘿風雨名山住
星霜斷硯磨 不朽註前

我爲七妹心耿耿二句

耿音庚上聲耿耿不安也詩衛風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隋書柳述傳判吏部尚書事楊素時稱貴倖述每陵

侮之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
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尙書不肯素由是銜之

爾還若有半分疑二句

沈約與徐勉書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百日數旬革
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荀子信信信

也疑疑亦信也 蘇和詩
向微剖析功斯人遂聾瞽

昔者箴言有白沙四句

玉海箴者諫誨之辭若箴之療疾故名箴 宣和書譜
韓偓所著歌詩頗多其間綺麗得意者數百篇往往膾

炙人口 蘇軾詩詩成錦繡開胸臆論極冰霜繞齒牙 陳白沙戒懶詩大舜爲善雞唱
起周公一飯凡三止仲尼不寢終夜思聖賢事業勤而已爾懶豈自知待我詳言之貓懶

鼠不走犬懶盜不疑母懶兒號寒夫懶妻啼飢
云云又曰試觀萬事乾坤內惟有懶字最爲害

自從新學鑒西聞二句

鑒於豔切音厭飽也足也 調謔編秦少章嘗云郭功
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旣罷

謂坡曰詳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蘇軾詩十分湫澗金樽凸千杖敲鐸羯鼓催

閒居終日無常事二句

慎子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中論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

大禹治水惜居諸四句

東晉書陶侃字士行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運百甓（音平入聲甕也）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於優游恐不堪事嘗曰大禹聖人尚惜寸陰至於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居諸歲月也詩曰居月諸韓愈詩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溫庭筠啓丘明作傳必受宣尼王隱著書先依庾亮盧照鄰五悲雜言不有大聖誰起大悲論語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劉克莊詩貫風功夫須

切近瞻鯨力量要雄深

我今偶爾涉吟興二句

劉得仁詩吟興忘饑凍生涯任有無洛陽伽藍記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

爾如梗阻不肯行二句

梗音鯁病也詩大雅至今爲梗老學庵筆記臣僚叙復到闕皆有期限如有故須自陳給假建炎初軍興道

梗始有三
年之限

此筆忽然一開口二句

杜甫詩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陳與義詩一笑聊開口千憂不上眉陸龜蒙詩無窮懶惰齊中散有底

機謀敵右侯 高啟草書歌終焉懶惰不得就塵滿硯田常廢耕 史記孔
子世家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

請自今以後二句

皮日休惜春詩以前雖被愁將去向後須教酒領來 漢書司
馬遷傳太史公牛馬走注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按太史

公者司馬遷稱其父之官名
牛馬走則遷自謙之辭也

吟而不書我之郵二句

郵過失也與尤通前漢成帝紀以顯朕郵 咎音舅罪
愆也 晉書石季龍載記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罪

也)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
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耶

末留髭而撚髭二句

髭即移切音貲口上髭也 袁簡齋留髭詩圓頤相視漸模
糊持鏡明朝失故吾情知回首傷年少不敢刪除表丈夫然

予之不留髭者恐談笑飲食礙我自由耳 撚音年上聲執也以手撚物也 盧延讓詩
吟成幾箇字撚斷數莖髭 王特起詩黑白不分惟袖手年來吾亦愛吾癡 义音差手

指相錯也俗呼拱手曰义手 柳宗元詩入郡腰常折逢人手盡义 全唐詩話溫
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入韻成時號溫八义

嫋嫋餘音尚繞梁二句

嫋嫋通悠揚貌 蘇軾前赤壁賦餘音嫋嫋不絕如縷
繞梁見弁言註 奕音亦大也又輕麗貌 北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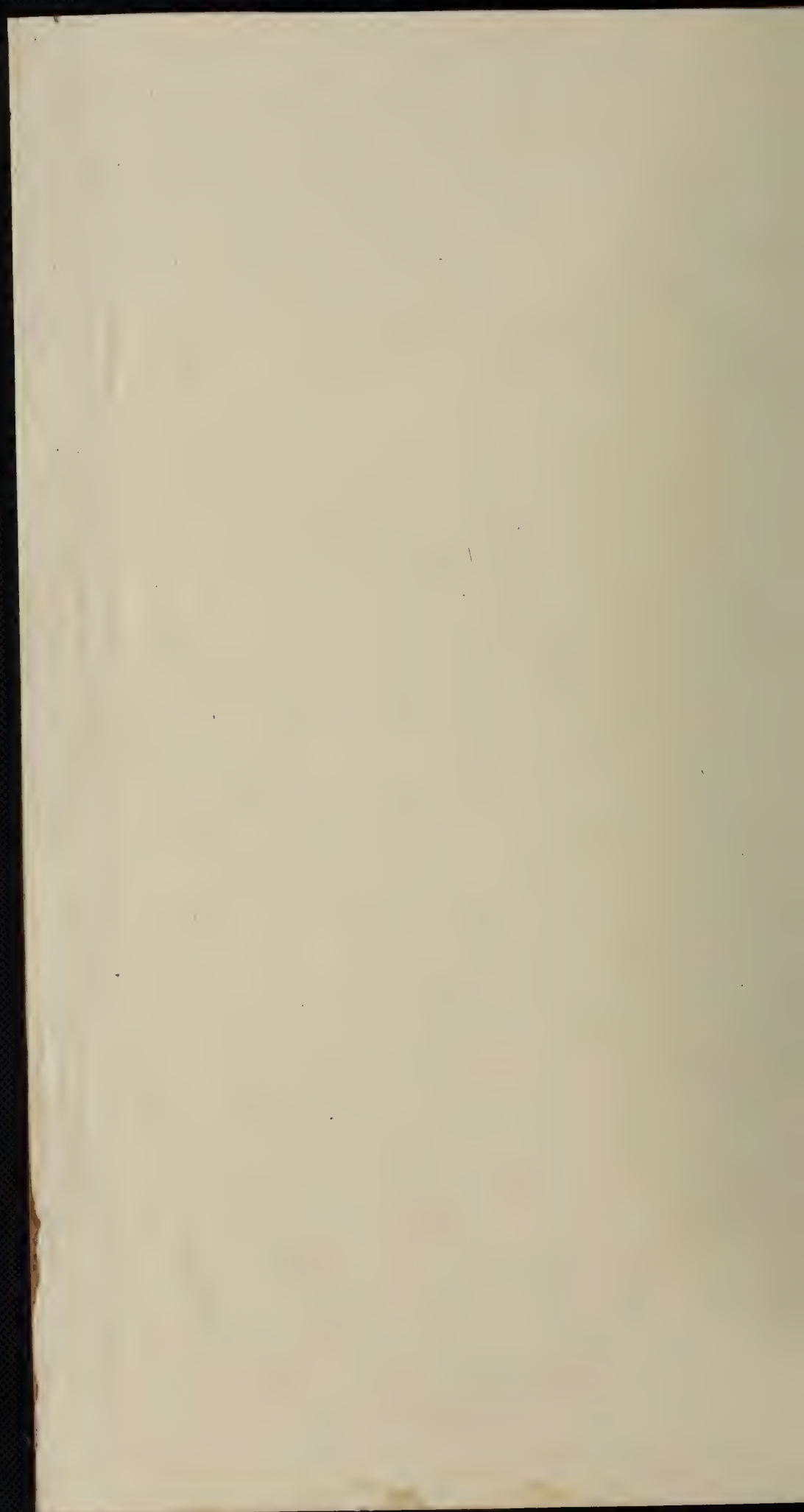
鄒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抖擻亦作斗數舉也 湘山野錄孫集賢冕守姑蘇甫及引
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云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

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刺史也須
抖擻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

此非我之不憚煩四句

孟子何許子之不憚煩
本草生薑之性溫而能散走而不守

梨園娛老集卷三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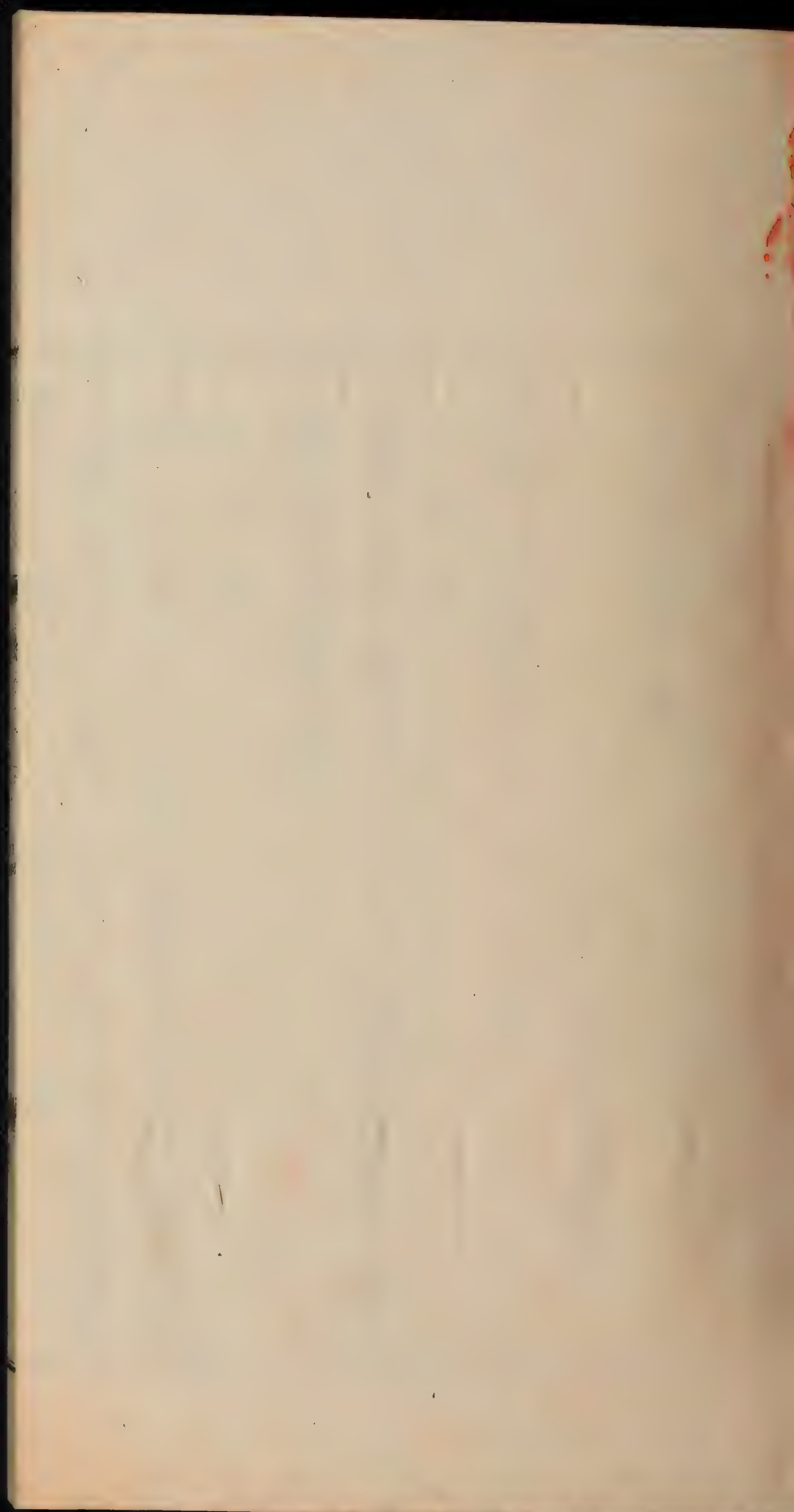


胡翼南先生全集

十一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四

梨園誤老集二冊



PL
2710
U34
A1
1920
V.11

胡翼南全集卷三十一

梨園娛老集第二冊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七姝第三首（詩詞凡二千二百三十六言）

詩心

雲捲天衡日生背璫豈曰天工人之爲術陰陽迭運不倚不
偏老聃有訓道法自然

詩說

西人卜吉初有言人自四十而後卽不宜語涉香奩謂其時
之過也雖然塗毒鼓邊不容側耳綺語之戒豈必俟年過四

十若夫劉向之傳張華之箴閱世愈深人情愈熟縱以古稀
耄耄之年爲之猶未爲晚女誡之作正不必曹大家之復生
耳頻呼小玉緣何事爲要檀郎認得聲此篇與下一首混禪
語爲綺語此圓悟勤禪師所爲言下頓澈者也嗟乎徵七處
於二千年外阿難獨未曾迷拈一花於百萬衆前迦葉何嘗
解悟要惟裂開一體之平等乃能演出萬般之自由耳世有
圓明主人定當首肯

層級之臺必厚其基參天之木必培其本未有基本不立而
能致其遠大者抑又聞之水必腐也而後蠓蠓（音蔑蒙蚋
屬）生酒必酸也而後醯雞（醯音希醯雞卽蠓蠓別名）集

人必不識自由也而後陰陽禍福一切蠱惑之事得起而中於其心此篇闢孟子之說以祛（音驅逐散也）其大惑斥宋儒之陋以作其真才無間可乘有的必破使天人合撰之理瀋（音審去聲置水於器也）彼名妹德行道藝之科流於閨閫楊雄云綠衣三百色如之何韓嬰曰和者好粉有殷勤之意者好麗視此則有皮相心相之別

長洲王紫詮嘗於醉後呼寮中姊妹花自搗母至侍兒聚於一堂紫詮則長跪不起口呼恕我得罪勿怪勿怪若崩厥角稽首雖大笑哄堂斯文掃地不顧也醒時予叩其故乃泫然曰是我對他等不過故爲此態耳予曰此所謂悲從智起也

然一莖草何不化丈六身紫詮破涕爲笑今其亡十年矣追憶此情猶然在目是篇之作恨不能起我故人而質之也然而緬彼姬姜常憂憔悴憐其窈窕曲致纏綿今之倡女學堂者皆紫詮類也知音隨在固無事求之於碧海青琴

隨園詩話昔人有王琨回面避家姬之句嗤其迂也元相燕帖木兒侍妾數百一日宴侍郎趙世延家見簾內人驚爲絕色竄取至家卽其二十九房妾也虞啓蜀題其事云一簾相隔未模糊上眼心驚卽故夫絕似采桑相遇處大元宰相作秋胡予謂王琨避面事誠迂矣元相竄妾其狂尤甚士無實學弊乃至此世之愛專制而斲人之自由者我知其欲學元

相而非爲王琨然文明日啓則專制潛消此詩特下一語曰
女好何能合手拿爲二十世紀言之也

觀美之法莫如質觀才之法莫如實觀情之法莫如真觀心之
法莫如一事之真僞有萬端態之變幻常百出一言以蔽之必
持之以久然後其人之才情心術始能向我呈露而無不畢我
今胡爲作此語專爲箴規自由女昔者婚姻不自由父母常遺
爾以憂今者自由將爾許爾勿以憂罹父母縱或以憂罹父母
父母焉能救得汝今爾孜孜學自由我謂自由卽自修自修豈
僅讀書謀通情達理首先求新學舊學原有別我今爲爾一論
列昔人女美比於花此說於今頓覺差花好由人隨意摘女好

何能合手拿飄茵墮溺都言命史遷外戚傳堪證豈知造命盡
由人只要自己操權柄六寸膚圓焉用削前修以此防帷箔那
識貞淫各自人端在女心不在脚白髮傳經事渺然孤燈課女
陋前賢何如逐隊龍門下男女觀摩學問全舍舊從新由卓識
乾旋坤轉皆人力更有人力做不來我爲解之亦快哉不孝有
三無後大孟子一言將世壞試從流毒搜其根禍在一時乖論
對男女居室人倫使未必娶妻定有子天地絪縕萬物醇不醇
猶是此絪縕男女構精萬物生不生誰負此構精同功無爾惟
婦罪女子何能觀自在權分男女未能平億萬醫錢效不靈懷
愍誰憐牛易馬莊襄早已呂承嬴從此人心生蠱惑澆漓風俗

無能遏陰陽術數類風癩風水山田更可憐今日推原儒術咎
何殊洪水汨中天無後爲名任狼藉爭憐取媚誰當夕羣雌粥
粥意如何故劍依依理則那自古天上酒杯少安用世間人民
多從來實理資乎物軻也原來未之格一牴能御百千羴年中
生子羣復羣若以子多稱至孝濺濺應推大聖人知人論世時
須切儻侗相提難中結虞舜當時屈莫宣頑嚚老物難與言令
彼含飴充我孝須防怒子打其孫古人決不思山拜清明祭掃
殊無賴尼山燈火著遺經門單戶冷似晨星身未衰頽鯉也死
不聞絃續愛添丁人生代代無窮已統謂人羣何必已林林總
總盡關情痼瘵在抱久忘形何須自計孫兒數但問天下幾蒼

生事若無憑須舉似何勞強說非中是三皇五帝訂姻盟誰記
三書六禮行獨有明文釐降字婦身猶算最分明推詳不外因
情理情理兼全無可訾當年帝子嫁平民中華男女說紛紛豈
有姑嫜塞兩耳雙雙交拜竟無聞舜縱不言堯亦告何須特別
登新報儒林不少應聲蟲穎達箋詩溷乃公竟謂親迎未告廟
元妃不得立虞宮奇經一節便堪異而況當年諸美備南風之
琴何漫漫湘水之竹何斑斑萬古英靈知未散夫夫婦婦尙人
間此是萬年眞血食孝思應奉以爲則娥皇女嬋配重華便是
唐虞自由極孟子之時昧自由無怪立言參鬼域一旦釋如廓
青天姊也毋爲尙若蠶猶有一言最可惜女子無才便是德宋

儒此說敗人羣四十年來常嘆息我今托此小毛錐併掃蜉蝣
消虺蜴王侯將相何妨愛難在急流知勇退代父從軍出漢關
建功黑水復陰山封作尙書仍不願明駝萬里送兒還乘槎鑿
空空馳騁投筆封侯亦微幸錦車持節善和戎能使昆彌拜下
風談笑安邊兵不動指揮懷遠驛俱通將軍尙戀隨營妓婦人
獨曉揚兵氣玉貌提兵下播州盤龍寶髻待封侯按官誤一牽
其袖斷袂抽刀刻不留作史三長未易得昌黎猶自辭其役高
皇事業古無加漢代詞章揭道華穠豔果然追屈宋芸香竟已
續班家宣尼道大誰能和嚼炙升堂有幾箇蘭室文成字亦馨
杏壇配饗聖人并六宮天子先生喚四海爭傳女哲名載道文

章徵腹笥便便豈僅男兒事眠中講義鬼神驚三教窮源記得
清一夜通經三十卷東方曼倩定心傾大雅扶輪存八體金石
刻畫綦崇矣鍾公草隸已難攀逸少蘭亭更不凡鐵畫銀鈎誰
解創始知筆法女傳男獄底曾聞寶劍墮掌中空見明珠過慧
眼評詩迴絕儔大宗師向鈿釵求至今頭白衡文者若箇聰明
似女流有懷貴在伸言論選舉議員權最重防老嫌聞嫗字傷
簪花忽改健兒裝楊州金印懸難穩賴有紅顏議事長著書立
說談何易惟有裙釵偏斌媚救世新聞腕力殫將身嫁國夢常
甘最憐西望瑤池女猶勝東來李老聃昔年中國惟書讀今日
全球趨實學畫日覘星孰與俱步天測海數無虛奈端允矣人

中聖學業猶慚遜女變格物藩籬稱遂奧思覃精竭猶難到渺
渺波瀾未易分熾熾日脣更無論去年法國徵斯學第一荷蘭
女子文台觀中外人材質女子何曾輸杪忽況曾歷考古今王
終以女皇爲巨擘蜂羣之君女抑男此理昭昭如白日奈何詰
德爲無才頓使紅裙如廢物自從秦漢立三綱宋學沿之妄且
狂詩翁慣以姬換馬翰林殺妾當烹羊野蠻道學顛如此鞭打
旋風應我始范成君兮王子登董雙成兮許飛瓊請爾笙簫絲
管一齊停惟是二人奮喉而嘯青天之聲簌二人鼓氣而吹遏
雲之長笛老夫且作武夷君高唱自由女子之曲動天鈞一歌
歌轉舊乾坤腦筋深入效如神旣除兎狡狡又滅鶉奔奔放浪

形骸外相知魂魄親不遮成大會歡喜到無垠康樂和平世光
明正直身但聞開口笑那復縞眉嗔彼我皆同調天人絕兩塵
去年當此日歧路尙沾巾我亦不知效若易歌詞不過下云云
在昔天崩女媧補而今地王稱富媼古古今變不能天地生
成惟女好姬昌演易最知幾八百興龍仗太妃夫差沈劍詗符
癡廿年走鹿失西施善財曾見一百一十王其天堂不天堂也
只問我女兒之身清涼不清涼妙喜痛言三十年一世其可畏
不可畏也又只問我女郎之心允濟不允濟思深哉交情脫寶
刀言詞見心腹惟爾男子兮果如畀我以心理之自由兮吾將
使爾繼繼繩繩而似續如不畀我以自由之平權兮吾必令爾

子子惇惇而孤獨我爲七姝情見詞居然吟出詩中詩抑我於
姝何所盼但願姝之聽我諫金丹豈可卒然成神劍猶湏千萬
灌觀貌何能辨豕龍聽言未便分眞鴈乍然相見卽纏絲旁觀
惜爾爲爾歎有如飛鳥亂投林一失足成千古恨爾果趨時學
自由湏知自由有界限操縱不失在何時二十四歲以爲斷女
年二八始苗條十年乃字西人慣澤髮懷順雖自然傅粉思和
徒外看笑彼珠多首飾光何如學積心花煥果能新理洞眞源
洗盡浮華凡骨換大學諸生桂冕推上頭夫壻如操券就令才
大難爲夫猶可升壇開頑鈍鼓舞坤靈盡自由能使離明光復
旦似爾明眸皓齒才一人原可當其萬試觀天上諸明星粒粒

光圓何燦爛凡間閨秀亦如斯肯作斗筭無足算我今期爾最
上流願姝於我言無間莫嫌交淺輒言深箴成十物宜珍玩勿
使清臚窺勿轉秋波送勿受青唇吹勿爲赤鼻動勿唱連臂歌
勿聽琴心弄勿爭扇上鸞勿鬪釵頭鳳勿羨蝴蝶雙勿妬鴛鴦
共人是中流砥柱決無團雲散雪之詞卿如落葉歸根請讀黃
玉綠純之頌

音義箋註

雲捲天衡

此言雲開見日也握奇經天有
衡地有軸按南斗之中央爲衡

日生背瑤

此言曝寃於天也禮記謫見於天穴按謫同責怒也罰也
穴亦作瑤刺日之氣也今之用此謂女子屈氣上衝於天也

徵七處

徵謂徵尋其心所在之處也本楞嚴經佛問阿難汝心何在答在
身內如是七問七答佛皆破其妄所楞嚴正脈謂之七番破處

圓明主人

雍正君自號圓明主人
著御選語錄四十八卷

觀美之法莫如質四句

後漢書崔駰傳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
論語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張來詩比

君意氣三年老貸我疎狂一味真
朱子詩語默趣雖殊晦明心本一

事之真偽有萬端六句

莊子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法言或問政核曰真偽真偽則政核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

不核陶潛詩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
金壺記明皇親書西嶽碑文刺史徐知仁上
言曰親迂彩筆寫在香箋隨手生姿入神變態
蘇軾文變故百出皆由用兵
論語一

言以蔽之張九齡詩持久望茲念克終期所托
世說人間劉允許詢定稱所聞否曰
才情過於所聞韓詩外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畢矣
韓愈南海神

廟碑乾端坤倪
軒豁呈露

我今胡爲作此語二句

孟子先生何爲出此言也
孟浩然詩人生靜躁殊莫厭相箴規

昔者婚姻不自由二句

禮昏義疏壻曰婚妻曰姻壻以昏時而來女因之而去
也又妻父曰婚壻父曰姻今男女之家皆曰姻
袁簡

齋爲雲華君翠袖圖徵詩最苟違而道即媧皇煉石之心怨偶曰仇
豈黃帝婚姻之意柳宗元詩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

今者自由將爾許四句

杜甫詩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 罹音離遭也又與羅通被也 史記屈原傳夫天者人之始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武王盤銘溺於淵尚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白居易長恨歌君王掩面救不得回

看血淚相和流

今爾孜孜學自由四句

書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易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張蠟詩一生雖達理遠別亦相悲

新學舊學原有別二句

新學有自由而無專制舊學有專制而無自由此二學之所以別也 韓愈石鼓歌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

口如懸河

昔人女美比於花四句

古今樂錄襄陽樂歌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殷英童採蓮曲汗粉無庸拭風

裙隨意開 梅堯臣詩朱纓連葉摘綠酒帶醉斟 隨園詩話記酒令上句要唐詩下句要曲牌名者曰有約不來過夜半奴心怒又曰閒看兒童捉柳花合手拿

飄茵墮溷皆言命四句

飄茵墮溷見前註 按薄姬生文帝陳后居長門前人評司馬遷外戚世家謂其通篇皆言命者以此而不知

誕生文帝而由於敗嫁高皇廢居長門而由於恃寵生妬此皆人為並非命也命者天之所定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者也由此言之妻財子祿皆非命也由其儻來自外也仁

義禮智斯為命也由其生之自內也曷言乎內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性即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分言之則心理性理倫理論物理統言之則為哲學人苟以哲學為命則不難窮究天人而一切妻財子祿皆視之蔑如矣此新學之理骨自由平等由之而生者也

六寸膚圓焉用削四句

按韓偓（音提）展子詩六寸膚圓光綴綴白羅繡履紅託裏何等佳妙大雅其視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

纖玉笋裏春雲愈鏡鑿而愈失其韻耳潘蘭史亦云嫋嫋響屢出迴廊底用金蓮貼地香解識膚圓光綴綴憐香吾獨愛冬郎前修猶云前哲也離騷審吾法乎前修兮非時俗

之所服箔音薄簾也賈誼陳政事疏古者大臣有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箔不修成語考自古貞淫各異人生妍醜不同漢書王嘉傳聖王斷獄必先原

心定罪探意立情楊張弋詩五湖風月分頭去千里淮山信脚行按纏足之風不久將絕然為洗髓伐毛計則穿耳陋習亦須斷除

白髮傳經事渺然四句

按漢文帝時求能治尙書者伏生年九十餘其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以授鼂錯小倉詩集有題朱草衣寒

燈課女圖詩袁文魚集龍門摩遊鱗而認隊馬來西極銜長鬣以得朋禮記相觀而善之謂摩按謂稱甲之善乙則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也摩者相厲而進也

易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舍舊從新由卓識二句

左傳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每音梅草盛上出貌）舍其舊而新是謀按謂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

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楚之舊惠也 晉書車武子傳桓温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 宋史司馬光傳論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 中庸人力所通

更有人力做不來二句

陳子昂詩鬼工尚未可人力豈能存 陳師道詩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 陶潛飲酒詩寒暑有

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 蘇軾詩欲作蘭臺快哉賦却嫌分別問雌雄

不孝有三無後大四句

孟子一書遠法唐虞近類民主大致自佳然其差謬之處最為人所害者莫如以無後為大不孝故取而辯明之

按以無後為不孝是孟子一人之言論舜之孝而謂其不告而娶是支蔓之辭也不告而娶古書并無明文孟子何從而知之其撰此言也豈大孝則可以不告而娶乎且舜既於克諧而後堯乃妻以二女使舜不敢告堯亦不敢告豈能謂之克諧春秋時國君族黨皆有分地其人既歿則為之立後以世其祿左傳莊公三十二年魯季友立叔孫氏宣公四年楚子立箴尹克黃以為令尹子文後此皆使世其祿而勿替非以其孝也謂孝之義甚廣故以孝歸之亦無不可然立後者非必其嫡子嫡孫也叔孫氏實無主名克黃則子文之從孫耳此有後之說也今人言有後無後者則惟繼續香燈清明拜掃之務既愚且陋已不堪言而或薄有財業則孜孜然以似續為重憂喜常形於色而不知西人雖有家貲百萬千萬仍不以子嗣之有無為意死則獻其業於政府以為公益之事且財多者縱有子嗣而子嗣亦有時僅沾其十之一或百之一耳蓋不欲以多財阻其子孫之進德修業也 論語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 史記六國表與壞之端著諸所聞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董仲舒賢良策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 孟子是以論其世也 論語我

對曰
無違

男女居室人倫使二句

邱瓊山成語考孤陰則不生獨陽則不長故天地配以陰陽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故人生偶以夫婦謝

翻詩雄雌雙碧雞所食琪樹蔕（音委）花榮也）來棲藥洞中當春怕乳子

天地網緼萬物醇四句

網緼音因溫亦作氤氲元氣交密之狀醇音純厚而凝也易繫辭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按

繫辭此四句言化醇者飛潛動植之類皆在其中言化生者則惟植物不與蓋植物無構精之事也男女即是萬物之男女宋之問詩太平多樂事春物共氤氲

同功無繭惟婦罪二句

繭音堅上聲蠶衣也異物志凡二蠶同作一繭謂之同功繭晉安即詩桑蠶不作繭晝夜常懸絲申鑒

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按此二罪惟專制之朝有之婦人無子而謂之罪是亦無罪之罪皆專制法也按觀音亦稱觀自在見聊齋江城傳元稹悟禪詩自笑無名字因名自在天

權分男女未能平四句

專制法行中國自上至下只知有男不知有女女權消滅習慣已成自然曹大家女中丈夫也而其所著女誡

第一章即以卑弱為主中國女子誠不知有所謂權者矣遑曰與男子平權哉權既已矣於是捨權言命莫不以有子為幸漢武帝陳皇后求子與醫者錢凡九千萬竟無子何其

愚也甚至漢成時趙后飛燕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亦卒無子其愚更不可及若無為己私擇賢而繼何至如此按晉史晉三國時張掖郡水湧寶石負圖有石馬七

及犧牛之象又有牛繼馬後之謠故司馬懿深忌牛氏會有將軍牛金者懿深疑之遂為二榼分貯酒而共一口召金侍飲懿先自飲佳者而以鳩酒飲金金死而懿之曾孫琅邪

恭王觀之妃夏侯氏竟與小吏牛氏通而生睿繼懷慙而立睿雖冒姓司馬而實出於牛按呂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秦襄王初名異人後改名楚即莊

襄王也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嗣楚立為始皇真西山曰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益張合五國百萬之眾攻之不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

國於衽席間不韋非大賈乃大盜也云云子則直謂此大盜乃專制法造成

從此人心生蠱惑二句

左傳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

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按文即字也蠱字從皿從蟲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山謂木也澆漓風俗註見

弁言以逆相止曰遏又絕也易君子以遏惡揚善書以遏亂略

陰陽術數類風癩四句

癩通顛宋史張愈傳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杜甫詩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憐字有

二解一曰愛一曰憫此作憫字解韓愈詩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汨音骨亂也書洪範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繇陸洪水汨陳其五行正義言五行陳列皆亂也

金史導引曲六龍承曉日丹鳳依中天王氣盤山海皇居億萬年又八股時文稱中天
爲堯舜之世袁太史稿中天運當極盛而號泣旻天鑿殘地脉堯舜首倡其端 子按中
國書言陰陽術數之不足信者於唐爲呂才近世則袁子才也呂才以禮俗破悠謬之談
可謂明晰然所訂書猶存其百篇是其疑信之間尙未能決無異以五十步笑百步耳至
袁子才之論亦騎牆之見耳蓋以不驗而謂之不可信則陰陽術數固亦有驗者矣不驗
不信是驗則必信矣故曰騎牆也不知陰陽術數非惟不驗者不可信卽驗亦不可信何
則雖有其驗而無其所以驗之理也事不外吉凶禍福非吉則凶非禍則福一事也使無
故而謂之吉謂之福其不驗也半其驗也亦半而謂之凶謂之禍者亦然使事事而枚舉
之辯折之日亦不給矣然則陰陽術數欲明其可信不可信者何道之從曰是惟證之以
哲學哲學者無不驗也使萬中而有一不驗焉卽非哲學於萬而失其一仍是學之未到
非哲之咎也是故哲學明則陰陽術數之談視之直與說謊等雖然無根據者不足以爲
立足之地無憑證者不足以爲入耳之端天下本無陰陽術數也然而陰陽術數行之數
千年根深蒂固盤結於中國之人心抑又何也曰是由專制法立人或無端而得福而吉
無端而得禍而凶以或應吉而凶應凶而吉應福而禍應禍而福福禍吉凶顛倒錯亂出
乎情理之外無所適從不能歸訴心搖搖如懸旌足俟俟（仲良切）音長狂行不知所知如
也其何往於是冥中探索以爲情理之外必有物焉能禍福吉凶人者不然夫何使我
至於此此陰陽術數之所以中於人心變成迷懣而專制之風一日不改則此迷懣之心
亦一日不醒也孟子無後不孝一語與功名富貴之說同是數者凡屬爲人而其才有此
希望者皆應得而有之者也然而有有有則疑惑生焉此人之所以逃於陰陽術數
而不能擺脫也惟從事於哲學則舉世之所謂功名富貴以及身之所謂子孫蕃衍者一

掃而空之而惟求乎世之能利心之能安而已世之能利心之能安其道安在曰在哲學哲學者自由之主也

無後爲名任狼籍二句

袁簡齋老而無子賦無後爲名二婢夾我而非罪有官不仕一月不醒而何嗟孟子註狼戾猶狼籍也釋文

狼籍草而臥去則穢亂故曰狼籍韓愈送李愿序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大丈夫之遭際於天子得志於當世者之所爲也按韓愈此數句已將專制醜態形容盡致而猶美李愿之言曰是有命焉下可幸而致也云云是以專制爲命也韓子未知道故其說如此侯官嚴氏闢之官也蘇軾絕不加察竟推韓此文爲獨步求道學於唐宋寧非大愚禮記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按當夕猶云值宿也張華詩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

羣雌粥粥意如何四句

禮記粥粥若無能也註粥粥卑謙貌韓愈雉朝飛操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故劍註前

袁文雖羣雌之粥粥尙故劍之依依那音雛何也韓愈石鼓歌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天上酒杯少言出色之人不多也袁簡齋登泰山詩但恨天上酒杯少

不信世間人民多邵紀堂書載杜黃裳少聰穎而讀書勤苦其父爲詩以警之曰人家養兒三四五我家養兒獨且苦黃裳即續之曰衆星不如孤月明牛羊滿山獨畏虎

從來實理資乎物二句

資取也軻孟子名按物與心異朱子取程子之意補大學格物致知之義以物比心無惑其格格不入也

學者空疎無術其弊實由於此

一羝能御百千粉四句

羝都黎切音低牡羊也粉音分切音汾牝羊也南史
卞彬傳爲禽獸決錄云羊性淫而恨音恆義未詳猪

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戡側立切音戢和也詩小雅爾羊來思其
角戡戡嘗聞西人養牲者言羊性最淫曾見一牡羊能御牝羊六百而皆有子云

知人論世時須切二句

孟子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龍音龍上聲侗音桶龍侗猶云雜亂也圓

悟禪師語錄敢問諸公卽今是什麼時節莫是萬像交參時節麼莫是心境一如時節麼
若與麼龍侗且喜沒交涉史記扁鵲姓秦名緩字越人少時得遇長桑君謹事之十餘

年因出懷中藥予鵲曰飲此以上池之水注上池之水謂水未至地者三十日當知物
語畢忽不見鵲如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按癥知陵切

音徵癥結
腹病也

虞舜當時屈莫宣四句

按舜之先國於虞故曰虞舜屈莫宣見前註書堯
典父頑母嚚音銀愚也晉書宣穆張皇后傳后往省

宣帝病帝曰老物可憎后欲自殺帝驚謝乃止飴音移乾糖也後漢馬皇后紀吾但當
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世說謝元子煥不慧煥子靈運才藻艷逸元曰我尙生煥煥

那得生
靈運

古人決不思山拜二句

禮記檀弓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據此則
今人拜山以省墓爲名殊失古意孟子卒之東郭墦

音煩塚也。問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据此則為清明祭掃之義，然而乞人所顧殊無賴矣。北史薛孝通傳：蕭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掃求歸。柳宗元書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据此則今之拜掃又視為最重，然試問於實事，真情果有當耶？新政真詮後總序論之頗詳，試參閱之，則知西人展墓之情最為真摯矣。

尼山燈火著遺經四句

家語徵在（孔子母名）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黃潛詩閉

門窮巷燈火冷，回首蒼山雲樹長。

朱子詩：前似凍梨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經。後漢書歐陽歙傳：門弟子幼未能傳學。劉禹錫送張盥赴舉序：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連轡

舉鑣，亘絕九衢，今來落落如晨星之相望。

按孔子二十歲而生，鯉鯉之死其年不可考。然顏路為孔子弟子，其年必少於孔子，而其子顏淵復在孔門，世傳顏淵之死年僅三十。

二鯉死在淵之前，以此計之，鯉死時孔子年僅五十餘歲，故曰身未衰頹。

（杜回切）同隕本作頹墜也。漢武故事：時海西有獻鸞膠者，帝命趙后彈琴絃忽斷，后悲曰：斷絃者

凶兆也。帝曰：可續於是，以所進膠續之，終日彈不斷。晏殊詞：淡薄梳粧輕結束，天付與臉紅眉綠，斷環書索傳情久，許雙飛同宿片晌（始兩切）音賞片晌片時也。無端分比目

誰知道風前月底相看未足此心終擬覓鸞膠重續。韓愈詩：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此四句或駁之曰：孔子之不再娶與曾參同曾參以華元之善（見韓詩外

傳）孔子以子思之賢耳（見孔叢子）子貢對楚昭王曰：孔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亦孔叢子說）孔子有妾則非不愛添丁者矣，而猶有進焉。孔子父叔梁紇年已七十有三，尙

續娶顏氏而生孔子便自嫌其老而不作枯楊生稊之想則中國不幾失一大聖人乎應之曰子之說乃理之當然客之說乃事之偶然常者可法偶者不可法也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此說流布叢林而孔子亦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使謂生聖人必在七十三歲而後不亦慎乎（慎同顛倒也危也）

人生代代無窮已二句

張若虛詩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羣輩也論語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袁簡齋陶節母詩風詩唱徧魯陶嬰天上金章幾度旌寄語世間諸母氏佳兒不必自家居

林林總總盡關情四句

柳宗元文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劉克莊詩每歲鶯花要主盟一生風月最關情痼瘵音通開痛

也病也書痼瘵乃身杜甫詩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書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鄂西林茶圃聯此味易知但須綠野秋來種對他有愧只恐蒼生面色多

事若無憑須舉似二句

舉似謂比例也竹坡詩話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草蘇州云霜露悴百草而菊獨好花物性有如此寒暑其

奈何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袁文是者常是是有時而不行非者常非非有時而必用

三皇五帝訂姻盟四句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白虎通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

左傳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古婚姻有六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今家禮止存其納采納幣親迎之禮而已而三者皆有書按此等

煩文縟節之禮可謂備矣獨欠一最要之禮其名曰自由或曰良緣由夙締佳偶自天成婚姻者冥中有定豈容人之自由曰天也夙也皆心之所為也心之所為即自由也故欲緣之良偶之佳者必須正心而正心則由於正學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嫞汭嫞于虞按釐音離治裝也降下嫁也嫞音規水名汭音銳河之北也嫞婦也虞即舜之家也杜甫新婚別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音章姑嫜夫之父母也）

推詳不外因情理二句

推尋繹也舊唐書禮儀志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別尊卑遠嫌疑分情理

也嘗音子毀也中論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為辯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

當年帝子嫁平民四句

女子亦稱子帝子謂帝女也李羣玉詩幽花暮落驪人浦芳草春深帝子祠韓偓詩中華地向城邊盡外

國雲從島上來紛紛衆也亂也李商隱詩畫樓皆有主鸞鳳各雙雙西陽雜俎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

舜縱不言堯亦告二句

特別額外也新名詞新報新聞報紙也皆古所未有

儒林不少應聲蟲四句

史記有儒林列傳隨園詩話楊用修笑今之儒者皆宋儒之應聲蟲吾以為孔穎達真鄭康成之應聲蟲也

云云子按穎達箋開雕一章謂舜不告而娶故元妃不得立廟則穎達早已為孟子之應聲蟲矣非僅為康成也蔡襄曹修睦墓誌賓親過從或道時事輒謝曰吾方與紙上聖

賢語差樂勿溺吾聽溺音困亂也 漢高祖紀豈儒幾敗迺公事 按迎字凡物來而接之則平聲物未來而往逐之則去聲親迎之迎讀去聲而此則應讀平聲 告廟即古謂廟見今之拜堂也

奇經一節使堪異二句

鄭植文壯夫烈士一節之奇經委巷流傳歌哭不遺於婦孺 王勃滕王閣序四美具二難并

南風之琴何漫漫四句

漫音瞞漫漫路長貌離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陸游詩池面紋生風細細花根土潤雨斑斑

唐書藝文志有殷璠河岳英靈集二卷 易父父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黃莘田虎邱竹枝詞云斑竹薰籠有舊恩 湘妃節節長情根吳娘酷愛衣香好個個將

錢買淚痕所謂夫夫婦婦尚人間者也 餘見前註

此是萬年真血食四句

史記封禪書周興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 詩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按則法也 今世自由之婚姻為夫

者不能同時有二婦故娥皇女英之婚姻只得云唐虞世自由之極則耳

孟子之時昧自由四句

蟻音域短狐也陸佃云蟻一名射影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現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

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抱朴子云蟻狀似鳴蟬有翼能飛口有橫物聞人聲以氣為矢激水射人中射即發瘡病似傷寒不治殺人冬天蟄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

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入地一尺則得詩小雅為鬼為蜮則不可得廊音郭
楊子方言張小使大謂之廓彭秋宇九日詩登高集華裾縱目天宇廓盡音諱傷痛

其心也見
書經洛誥

猶有一言最可惜四句

馮夢龍曰語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婦人無才便是德其然豈其然乎夫祥麟雖祥不能捕鼠文鳳雖文不能

攫兔世有申生孝己之行才竟何居焉成周聖善首推邑姜孔子稱其才與九臣埒不聞以才貶德也夫才者智而已不智則懵無才而可以為德則天下之懵婦人毋盡皆德類也乎按女子無才便是德一語馮氏未指明為宋人之言然宋初陳希夷心相篇若論婦人先須靜默從來淑女不貴才能之句已漸漬人心矣

我今托此小毛錐二句

虺蜴音毀易皆毒螫之蟲也詩小雅哀今之人胡為虺蜴餘見前註

王侯將相何妨愛二句

王侯將相註前錢相人嚴子陵釣臺詩圖畫功名安在哉高風千古一漁臺此情惟有江湖解流到灘前便

急回

代父從軍出漢關四句

此詠木蘭也梁時樂府有木蘭辭作者無名氏一云即木蘭自作也此辭今女學堂多誦之故不錄今此四句

俱出木蘭辭按小戎之詩亦女子從軍之作所難者歷十二年而人不知其為女也此比釋迦之入山達摩之面壁有過之無不及志堅若此何道不成賢哉木蘭

乘槎鑿空空馳騁二句

槎莊加切亦作查水中浮木也鑿開也上空字去聲連也下空字平聲虛也此言徒勞也騁音逞馳騁

直走也按漢武帝時張騫封博望侯其出使西域持路鑿空所至之地多中閉不通譯語未必盡曉傳聞更多謬舛其最可笑者以于闐鹽澤為河源所出也張華博物志多耳

食之言謂天河與海通每年八月海上有浮查來不失期好事者乘之而去至一處有城郭廬舍見牽牛織女云云世俗遂傳張騫窮河源時曾乘槎泛斗牛也李商隱海客詩

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胡奎詩馬援囊中無意苒張騫槎上有蒲萄微幸亦作僥倖韓非子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僥倖按堯之法即今民

主之法也餘見前註

錦車持節善和戎四句

此詠馮嫺也嫺音料前漢西域傳馮夫人嫺漢宮人也善書史宣帝時錦車持節立烏就屠為小昆彌和戎而

歸漢書趙充國傳選擇良吏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玉海景德三年作懷遠驛於汴河北以待南蕃交州西蕃甘州等貢奉客使

將軍尙戀隨營妓二句

鑑誠錄曰蜀人呼營妓為女校書唐書張延賞傳大歷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音成）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

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令將士追還晟頗啣之杜甫新婚別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玉貌提兵下播州四句

此詠秦良玉也按石柱土司秦良玉為國殺賊明懷宗（崇禎帝）賜詩云桃花馬上譚長纓又云試看他年麟

關上丹青先畫美人圖朱鹿田作七古美之警句云一時巾幗盡鬚眉馬上紅旗馬前酒
蜀亡不肯樹降旗殘疆猶爲君王守又曰綠沉槍舞春星轉花桶裙拖錦帶紅李長祥
云良玉征播州立功綿州知州陸遜之按營時良玉冠帶佩刀出見酒數巡遜之誤曳其
袖良玉取佩刀斷之其嚴潔如此張憲詩玉環雙鳳叫珠髻九龍盤袁文山花寶髻
都非倚市之妝石竹
羅衣大有驚鴻之態

作史三長非易得二句

唐書劉知幾傳知幾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宋
史禮志熙寧七年韓愈封昌黎伯虞淳熙詩雅宜師杜

甫險欲逼昌黎韓愈答劉秀才書
言不敢作史柳宗元曾辯其非

高皇事業古無加四句

此詠魯大家（家同姑大家女之尊稱也）高皇高祖劉
邦也西漢書高帝留酒未央前殿奉玉卮爲太皇壽曰

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按孔子以天下爲
一家者以公言也漢高以天下爲一家者以私言也專制始於秦實成於漢漢班彪作王

命論有窮達有命吉凶由人二語蓋道學之精華也穠音濃盛也詩召南何彼穠矣華
如桃李史記屈原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秦觀詩微辭追屈宋精義到黃炎芸音雲香草也（今謂之七里香）續博物志芸香
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李商隱詩桂樹一枝當白日芸香上代繼清風按大家

姓班名昭班彪女也長兄固作前漢書未畢而卒
詔昭續成之杜甫詩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

宣尼道大誰能和二句

宣尼孔子也註前史記孔子世家顏回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韓愈送

高閑上人序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音濟嘗也）其戴（音置肉也）者也

蘭室文成字亦馨四句

此詠韋逞母也韋書韋逞母宋氏就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紗幔授業號宣文君按唐宋氏若華著

女論語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十哲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為仲尼耶律楚材詩珠璣錯落照蘭室龍蛇假蹇蟠霜綃莊子孔子遊乎幙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絃歌鼓琴并音餅平聲合也袁簡齋繡餘吟序將見吾家詩事六宮傳大捨之名海內女宗十哲配宣文之享

載道文章徵腹笥二句

後漢書邊韶傳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平聲便

便肥滿也）懶讀書但欲眠韶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音伺竹器也圖曰簞方曰笥）但欲眠思經義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眠中講義鬼神驚四句

此詠牛應貞也記聞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

子史數百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父方擬授之夢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終智伯食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其父驚駭數

呼之都不答覺而問之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眠熟與文人談論皆古之知名者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往來答難議論蜂起往往數夜不已又

夢製書而食之每夜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者非一所為詩賦文詞名曰遺芳集
袁簡齋詩當年丹詔召者英驥尾龍頭記得清按東方朔上表於漢武帝自言能背誦

四十四萬字以視應貞望塵弗及矣然西人讀書不以背誦為能多記恐壞腦此
又今之學者所須知也按東方朔字曼倩（曼音萬引也）倩音千去聲美好也

大雅扶輪存八體二句

大雅扶輪註前按北史江式傳秦有八體一曰大篆
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

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以八體課最為尚書字不正者輒舉劾焉又張景仁傳自倉頡以
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據此則中國書法最重然西法不然但取筆畫快捷字體玲瓏而

已以耗力於書法費時無益也李商隱韓碑詩帝曰汝度功第一汝
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篆音其極也

鍾公草隸已難攀四句

此詠衛夫人也註已見前又唐書故實唐太宗有二王
真跡寶惜者蘭亭為最附耳謂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

與吾蘭亭序以玉匣藏昭陵成語考錦心繡口李太白之文章鐵
畫銀鈎王羲之字法按王羲之書法學於衛夫人夫人名鑠字茂漪

獄底曾聞寶劍墮二句

晉書張華傳吳末滅時斗牛間常有紫氣吳平紫氣愈
明華聞豫章人雷煥精象緯乃要煥宿與登樓仰觀異

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豫章豐城即補煥為豐
城令到縣掘獄入地四丈餘得石函光怪非常中有雙劍一刻龍泉一刻太阿其夕斗牛
間氣遂不見隨園詩話言阮亭池北偶談笑元白作詩未窺盛唐門戶此論甚謬桑
弢父譏之云大辨才從覺悟餘香山居士老文殊漁洋老眼披金屑失却光明大寶珠

慧眼評詩迴絕儔四句

此詠上官婉兒也景龍(唐高宗年號)文館記上官昭容上官姓也昭容女官一名婉兒母鄭氏方娠一音申

孕也一夢神人界之大秤曰持此可秤量天下生爛月鄭弄之曰爾非秤量天下者乎孩
啞然應之又本事詩中宗晦日幸昆明池羣臣應制百餘篇命上官昭容選一篇為新翻
御製曲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
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陡當口
切音斗峻也)健颯舉沈乃服不敢爭
滄浪詩話詩有發端有落句落句結句也

有懷貴在伸言論二句

選舉議員之權為立憲國民之所有專制之國不許平民議論政事立憲之國則正欲平民多論朝政一得一

失判若天淵矣眾議允洽其政乃平此理易明人所同曉立憲國使民自選委員為其代
白胸中之所欲言也今中國將欲立憲而不先從事於平民選舉之法是未能洞悉乎立

憲之本
源也

防老嫌聞嫗字傷四句

此詠婁逞也南史崔慧景傳東陽女子婁逞詐為丈夫
仕至揚州議曹從事後事發明帝驅令還東始衣婦人

衣而去嘆曰我技如此乃還作老嫗耶按此事馮夢龍智囊論之譏逞無故而詐為丈夫
竄入仕宦是非女子之分云云抑知為官者特取其才耳男女何嫌今之為官多有不如
女子之明決者逞之詐
為丈夫蓋不得已也

著書立說談何易二句

易林朽輿瘦駟不任銜轡君子服之談何容易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非有先生仕於吳默默無言者三年矣

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 外國大報館為主筆者即以其所登報諸論說為其人生平之著述謂某年之報主筆政者為某

人也

救國新聞腕力彈四句

此詠美國閻美也 腕為貫切音惋手腕也釋名腕宛也言可宛屈也 彈都寒切音墮盡也 嫁猶云許也

詩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杜甫秋興詩西望瑤池見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 李老聃老子也此借言李鴻章 按今俄皇加冕時李鴻章奉命往祝順道遊歐美諸國凡見

外國女子李必問其曾否事人美國報館有女主筆閻美者 見李後歸而述其事於報中謂李雖年高而不知自由之理

昔年中國惟書讀二句

鄭陶齋曰今之為學者不必言新學也西學也但趨於實學可矣此言可謂破的然實學中猶須取其切近於

用者而先為之

畫日觀星孰與俱四句

此詠英國奈端姊也 奈端有譯作紐頓者又有譯作牛董者英國人生於一千六百四十二年為哲學第一

家 娣音須離騷作姊字解漢書作妹字解 嘗見日報言奈端少時魯鈍與姊同學往往不及其姊考之本傳奈端無姊也為其魯鈍則雖尋常女子亦可以勝之耳今取其最

能激發人之事而用之者詩文與考据之文不同也若考其實則上所詠牛應貞四句其事出於記聞一書亦可決其無此人奈端自製一日晷歷年愈改愈善人久稱為良時儀又因光線之性質造出望遠鏡以其最完全絕大者寄贈學士會院

格物藩籬稱邃奧二句

也

藩籬猶云境域也邃音粹深遠也奧音澳室西南隅人所安息也此言深奧為人所難知也覃延也及

渺渺波瀾未易分四句

此詠荷國女子某也渺渺猶云茫茫皆言廣大無窮也波瀾謂電浪即今所用以作無線電者也蠟息

廉切音籤銳細也屑碎末也日屑西人名辣地暗即太陽所墜落之微塵也得其一粒以玻璃罩之其光如日永不熄滅古有照夜珠視此蔑如矣予聞其說而未見其物去歲（即一千九百又六年）法國特徵此學於天下之人有荷國女子惜忘其名其事記在丙午年上海萬國公報一作文一篇詳明其說列第一名賞銀二萬五千佛蘭格嘗恨予生也早若出世在百年之後光景決乎不同蓋日屑通行則地球有日而無夜也蘇軾詩云我來此處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其自今以往百年後之世界乎旋轉乾坤翻倒日月格物之學之可慕也如此

合觀中外人材質二句

杪音藐小也謂其小如木標之末也忽輕也又蜘蛛網也謂其輕如蜘蛛網也前漢班固敘傳元元本本數

始於一產氣黃鍾造計杪忽
正韻俗謂勝負誰為輸贏

況曾歷考古今皇二句

英前皇域多利即位以來版圖之大百倍於昔今地球約五十國而英與之通商立約者已四十餘國國運之

隆古所未有孟德斯鳩亦言女子主政雖少出色常得中庸云彼其時未嘗見有域多利也

蜂羣之君女抑男二句

抑問辭中庸抑而強與論語抑與之與皆作或字問辭動物中除人而外所常見者惟蜂隊有君而其君則

女蜂為之西人稱之曰后蜂昭昭明曉也孟子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按女子主政多有可觀如漢安帝時之鄧太后省供奉作祥刑宋神宗時之曹太后明晦吝戒暴動史策所載功業燦然嘗謂治道大明則世界之進步如行船然男子者舟女子則舟師也此非子之創論凡涉獵於西人說部者皆知之

奈何詰德為無才二句

詰音古訓故言也謂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按古德字從直從心蓋直心之人內得於己外得於人是行

道而有所得也故謂之德也小篆加彳(音敕小步也)字亦以明其直心而行耳從無有以無才為德者宋儒詰此字可謂無忌憚矣頓遽也紅裙註前

自從秦漢立三綱二句

綱者網之大繩也白虎通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禮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勸學篇

書後辯之已詳茲不復論沿音鉛循也韓詩外傳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據此則三綱者狂妄之威也御史臺記

元福慶拜右臺監察與韋肅名韋正名頗事軒昂殿中監察評之詠曰韋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憐元福慶也學坐癡牀

詩翁慣以姬換馬二句

按淮南王有愛妾換馬歌見樂府解題酒徒鮑生多蓄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兩易所好乃以女婢善四絃

者換紫叱騾馬見異聞集宋人詩話亦載此事任城王曹璋以愛妾換馬見獨異志世俗傳東坡有愛妾換馬事且有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之句見隨園隨筆是一事也而見於書說已四五種予故下一慣字隨園詩話龔孫枝詩有拔刀割（音圭割也）羊目皆發太平時羊亂時妾二語膾炙人口云是殺妾當烹羊也孫本進士今云翰林者何曰進士尙爾翰林可知

野蠻道學顛如此二句

宋史有道學傳顛字註前宋史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望之捲天如羊角遼志契丹人見旋風

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知七聲便止應字平聲應我始謂應由我始也

范成君兮王子登三句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范成君敲湘陰之磬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輩雙成吹雲和之笙許飛瓊鼓震靈之簧

王夢樓詩成君浮磬子登璈金醴尊經侍玉霄項斯送宮人入道詩願隨仙女輩雙成王母前頭結伴行本事詩許渾嘗夢登山人曰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飲酒賦詩云曉

入瑤臺露氣清座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即改爲天風飛吹下步虛聲曰善沈邁上元詩車馬

笙簫千里至樓臺燈火九衢通 高適行
路難五侯相逢大道邊美人絃管爭流連

奮侯而嘯青天之感葉二句

獨孤受斬蛟奪寶劍賦須臾勇氣勵神機生拂
首摧爪奮喉裂纓 噓音虛吹也 左傳莊公

十年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按兵以鼓
進一鼓謂方鳴鼓之初也 餘見前註

老夫且作武夷君四句

諸仙記武夷山神號武夷君方輿勝覽武夷君建幔亭
綵屋數百間施紅雲襖紫霞褥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

其上皆呼爲曾孫又武夷古記武夷君八月十五日會鄉人於幔亭張安陵打鼓鮑公希
吹笛何鳳兒拍板董嬌嬈彈空篴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 按武夷君在秦始皇專制

之時自由之理未嘗夢及唱人間可哀之曲固其宜也夫女子受數重之專制則可哀尤
甚雖然此特不知自由耳苟知自由必無可哀之理邵康節一生不見有縉眉之事此自

由之效而安樂窩之堪爲人法者也世言康節精於術數能知過去未來今考其本傳則
殊不然而皇極經世一書憑空結撰尤屬謬妄然其攸往咸宜無不自得若女子知自由

而能以貞潔自守則其爲世歡迎必比安樂先生爲尤摯予欲學武夷君而曲則惟唱女
子自由而不唱人間可哀者爲欲引女界而置諸安樂之地也武夷君今而在也必以子

言爲
不妄

既除兎狡狡二句

詩兎爰注言張羅本以取兎今兎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
此離字作遇字解於羅以比小人以巧計幸免君子以忠直

受禍又鴉之奔奔鴉之疆疆注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按此詩衛人刺衛頑與宣姜淫亂非配偶以相從不如鴉鵲也左傳鄭伯享趙孟於玉隴七子賦詩伯有賦

鴉奔趙孟斥之曰床第之言不踰闕非使人之所聞也

放浪形骸外二句

王羲之蘭亭詩集叙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淮南子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

不遮成大會二句

南史梁武帝紀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袁簡齋金賢村詩集序兩室如一公然張稷通家大會無遮何必王琨避面唐

詩紀事杜審言免官還東都則天召將用之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后令賦歡喜詩授著作郎垠音銀界限也

康樂和平世二句

周禮小行人以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詩學有緝熙於光明又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但聞開口笑二句

杜牧詩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皺側救切音縐面縐也眉攢也顧雲枯柳詩閑花野草總爭新眉皺絲乾獨

不勻 嗔音軫平聲本作瞋怒也

彼我皆同調二句

杜甫詩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袁簡齋天台桃源行奈他一點凡心動便把人天兩界分又為蔣苕生作相留

行詩相隔兩塵許不知君貌之肥瘠與君身之短長

去年當此日二句

崔護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王勃詩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我亦不知效若易二句

隨園詩話嚴冬友云孟子公孫丑曰今言王若易應讀斷成句下句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文理才順若然字連

上讀則易然二字不成文理下云云謂如下所云也汲黯傳武帝曰吾欲云云註猶言如此如此也林通詩松竹封侯尚未尊石為公輔亦云云

在昔天崩女媧補

媧古蛙切音媧在麻韻說文古神聖女化萬物者也按禮記明堂位列子湯問篇通鑑前編外紀晉書濟南惠王遂傳北史

祖頤傳唐書地理志帝王世紀新論淮南子述異記唐曆地理通釋曹植女媧贊洛神賦李白詩李商隱宜都內人傳韓琮詩蘇軾詩李嶠大雲寺碑馬祖常詩楊維禎詩王象之詩凡二十餘種之書皆言女媧氏為女皇無異詞惟司馬貞註史記三皇本紀云女媧以男子為帝代伏羲而興非女也不知何本而袁子才引以為女媧非女之證是亦文人之好奇耳古人命名多因名得義女女也媧亦女也果為男子何取此名豈何憂愛婦人之服不妨便稱婦人妹喜戴男子之冠直可謂之男子耶天地氤氲陰陽迭用古之人若曰既有伏羲不可無女媧也云爾然而補天之功（列子言補天不如許慎言神化）實非伏獸者可能望其肩背世無女子大陸沈矣在昔補天今當挽地子故作自由女子之曲第一句即曰在昔天崩女媧補也謂無女子則世上無天也而地之有賴於女子亦可知矣然則女子者天地也天地無不自由也此雖邊（偏見佛書作邊見）見然欲便論之不偏則除平權外無別法也

而今地王稱富媼

媼烏皓切音襖女老之稱漢書禮樂志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張晏注媼老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耳

按以漢宋之學斷則天為父萬民之父者王也地為母萬民之母者亦王也天王以尊稱地王以富稱然以環球新學論則富勝於尊蓋尊者名也富者實也名不如實其論定矣今美國不樂有陸基斐羅恐其以富而奪政府之權因而思行均富之法是予說之註脚也或曰陸基斐羅男也曷為儕之於女曰前人於極富之家不論其為男為女有直稱之為媼者何嫌焉楊維禎鹽商行云如何後世嚴立法只與鹽商成富媼

古古今今變不能

莊子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按天地古今事事物物無有不變者無有不能變者惟人之

愛美之心則無有變美不必色而色其一也此句所以起下句

天地生成惟女好

此七字本西人之意居多非盡脫胎於紅樓夢賈寶玉之言也凡解字者宜有正意旁意之分正者意之源純一而不雜所

謂第一義也旁者意之流支分而派別所謂第二義也倉頡制字以子字從女為好是明以女子為好也好者貌之美亦心之善也此好字讀上聲即第一義也康熙字典所引許氏說文則僅以去聲解好字其言曰好者愛而不釋也女子之性柔而滯有所好則愛而不釋故於文（文即字也）女子為好云乃知當有專制而無自由之世即一好字之第一義亦不肯畀女子夫使何郎粉不離手苟令香常染衣矧態修容雖亦不能不謂之美其如終不類也何若西人之見則異是其言曰男女合對而為夫婦是夫婦者實一人而

男與女各得其半也男之半醜半也女之半好半也子喜其意有合於倉頡製好字之第一義夫倉頡去今四五千矣而其愛美之心今無與異子故曰古古今今變不能天地生成惟女好也

姬昌演易最知機二句

按周文王姓姬名昌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文王)演周易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知

幾其神乎按周凡三十八君自武王己卯至東周君壬子共八百七十四年宋史哲宗紀熙九年十二月七日生於宮中赤光照室及即位羣臣請以是日爲龍興節詩太

姒(音似)嗣徽音則百斯男注太姒文王妃

夫差沈劉詒符癡二句

王廷紹姑蘇臺詩吳命何曾短夫差儼霸圖山川空越國臺樹自姑蘇屢響通雙徑邱高眺五湖種蠡花下拜

貍虎帳前趨漢水沉星劍秋風落井梧廿年方走鹿千古說啼鳥淚豈揮西子頭如愧大夫甬東終不受雖死亦稱孤詒音靈銜也賣也詒癡符而云詒符癡者爲押韻也詒癡

符蓋江南方言謂出醜也顏氏家訓拙文妍思終歸蚩鄙心乏天才勿強操筆世人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詒癡符

善財曾見一百一十王四句

華嚴編貫善財童子於福城東際大塔廟前參見文殊文殊告云汝今見我得根本智未得差

別智可以南遊遂經歷一百一十城參見五十三善知識差別門庭一一透過咸等正覺天堂謂快樂也清涼見上冊武則天徐策第六首註

妙喜痛言三十年一世四句

中峯廣錄妙喜曰古人皆明心見性今時人例是說心說性好教你知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

也無妙喜此語褒耶貶耶聞者不覺墮淚如雨論語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朱子註三十年為一世成公綏詩二妃濟有虞三母隆周王

思深哉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為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交情脫寶刀

晉書王覽傳虔有寶刀工相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

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高適送柴司戶之嶺外詩別恨隨流水交情脫寶刀

言詞見心腹

梁元帝與蕭挹書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惟爾男子兮五句

界音比賜也與也韓文聖子神孫繼繼繩繩似詞也詩周頌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子音結單也惇音瓊獨也阮瑤

報趙淑麗詩有鳥孤獨哀鳴北林嗟我懷矣感物傷心按繼繼即繩繩繩繩即似續子子即惇惇惇惇即孤獨為咏嘆長言之故遂忘開門閉戶掩柴扉之諄耳然古人已有用

之者劉琨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邱宣尼即孔邱也謝眺詩雖好相如色不同長卿慢長卿即相如也謝康樂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揚帆即挂席也孟浩然竹間殘照入池

上夕陽微夕陽即殘照也

我為七妹情見詞四句

情見註前 按屈子辭之亂曰即所謂詩中之詩也蓋總發其要旨也 吟顧也視也 隋書煬帝蕭后傳叨

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奉職 杜留詩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

金丹豈可卒然成二句

卒音村入聲急也 徐陵答周處士書煮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乘老方成 袁簡齋岳水軒詩序燒仙

丹於劫後焚餘鑄神劍而千辟萬灌

觀貌何能辨豕龍二句

韓退之示韓符詩三十骨駱成乃一龍一猪按謂學不學之辨也 真鴈註前 又韓愈酬崔少府詩前計頗

乖張居然見真贗

乍無相見即纏綿二句

纏綿註前 韓愈文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陸游讀史有感詩酌酒淺深須自度圍碁成敗有旁觀

有如飛鳥亂投林二句

杜甫詩仰美黃昏鳥投林羽翮（翮下革切音覈羽莖也）輕 陸游詩老驥已甘當伏櫪窮猿况是急投林

禮記君子不失足于人 武元衡詩猶疑蜀魄千年恨化作冤禽萬嘒聲 近人詩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

爾果趨時學自由四句

易變通者趣時者也按趣謂趨向也 自由二字以字面觀之似無界限而不知全以界限為主無界限即無

自由也近日新譯諸書宜多尋玩操縱猶云擒縱也人自幼至於成人初壯時識見猶未能定自由之年限不一斷以二十四歲者從長之論也

女年二八始苗條二句

二八謂十六歲也唐太宗詩建章歡賞夕二八盡妖妍晉書皇后傳贊註窈窕一作苗條易屯卦女子貞

不字十年乃字
字謂許嫁也

澤髮懷順雖自然二句

蔡邕女誡曰澤髮則思其心之順傳粉則思其心之和楊次也西湖竹枝詞烏油小轎兩肩扶紕縵窻紗有

若無裏面看人原了了不知人看可模糊紕縵
脂切音毗緣飾也縵莫半切音慢縵無文也

笑彼珠多首飾光二句

洛神賦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帝啓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障

果能新理洞真源二句

杜甫望嶽詩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南史沈顗傳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尙浮華章孝標詩

天假聲名喧日月國憑驂雅變浮華顧元熙明序前身
賦入神有筆還教秋水傳神換骨無丹除是冰壺濯骨

大學諸生桂冕推二句

大學大學堂也諸生學生也劉長卿詩漁陽老將都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按昔時西國凡在大學堂考

得超等第一者諸文人以桂花結串爲冕贈以榮之至宿學文才爲海內所宗者亦然
古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有正味齋文簪花歸去羨年少之郎君拜表辭行作

上頭之夫婿 券音勸契約也 吳萊
詩老當益壯在此遊選曹已似執券酬

就令才大難爲夫二句

才大難爲夫五字非空言也英國之伊里沙卑中國之錢塘蘇小矢志不嫁皆所謂才大難爲夫者也夫伊里

王也蘇小妓也貴賤懸殊貞淫奪位目論之士必有疑吾儕人不倫者不知歡喜海中人天同隊虹霓屏上姪女紛來凡在女流揆厥初生孰非媧皇之苗裔哉五際宏開八風並

奏此詩教之所以爲大也升壇開頑鈍謂演說也蘇軾詩君家文律冠西京旋樂詩壇按酒兵薛逢送田尚書詩今日路旁誰不指穰苴門戶慣登壇史記陳丞相世家

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

鼓舞坤靈盡自由二句

劉琨渭水貫天河賦登仁壽之理表坤靈之喻此言坤靈謂女子也蔣苕生序玉亭女史之詩曰離象文明

而備位乎中女子之有文章蓋自天定之卿雲歌日月光華旦後旦兮

似爾明眸皓齒才二句

洛神賦明眸善睐鬢輔承權又曰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晉書杜預傳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

試觀天上諸明星四句

詩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楊基詩山人送我山田米粒粒如霜新可喜論語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我今期爾最上流四句

最上流謂第一流人物也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音詠水名）水濱時巢父牽

慣欲飲之見由洗耳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
汗吾慣口牽慣上流飲之羅隱題方干詩詩中間李建州夏汭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推

君最上流論語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莫嫌交淺輒言深二句

淮南子交淺而言深忠也按論語非禮勿視四句程子作箴名曰四勿今余爲七妹作十勿之箴是比孔子

之箴顏淵過倍矣

勿使清瞶窺二句

瞶音盧目童子也孫楚笏賦調唇吻整容止揚清瞶隱皓齒
疾從宜音引代起袁簡齋文清瞶窺牖軟踣語間蘇軾

詩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興欲語防飛梭西箱詞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勿受青唇吹二句

相貝經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唇赤鼻是也舊爲命切音詠又平聲音榮貝名也

勿唱連臂歌二句

上句見弁言註下句見七妹第一首註

勿爭扇上鸞二句

吳錫麒采菱賦不爭扇上之鸞不美釵頭之鳳祇怕鸞頭葉爛飄如蝴蝶之衣枉教渡口人歸如殺鴛鴦之夢

勿羨蝴蝶雙二句

方扶南滕王詩閣外青山閣下江閣中無主自開牕春風欲榻滕王帖蝴蝶入簾飛一雙魯鳳藻詩灘頭漠漠起炊烟折罷

蓮花正暮天却怪鴛鴦不解事偏依儂艇並頭眠

人 是中流砥柱四句

按砥柱山在今平陽府平陸縣山在水中若柱故云唐書憲穆公主下嫁王士平主恣橫不法帝隔別幽錮之獨孤申

叔爲主作團雪散雪詞以狀離曠意茲云團雪散雪爲屬對耳易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注理必由乎其宗事必本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也陸游詩雲閒忘出岫葉落

喜歸根袁簡齋贈樊生序沃君俊爵將取陵陽太極之泉寫我微言亦須黃玉綠純之冊

胡翼南全集卷三十二

梨園娛老集第二冊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七妹第四首（詩詞凡二千六十三言）

詩 心

惜墨如金我聞作畫以畫論詩亦絲斯話獨至言情別有會
心達之疊疊息之深深

詩 說

昔寶積以淨土問於如來如來曰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
土菩薩成佛時不詔衆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

成佛時功德衆生來生其國大乘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迴向衆主來生其國夫如來之所謂淨土卽鄙人之所謂自由衆生苟持直心深心大乘心迴向心來生我自由之國者鄙人當與如來把臂入林

予讀紅拂虬髯二傳而知張一妹（紅拂）之智慧識見絕非尋常女子之所能及也以楊素之豪雄而目之曰屍居餘氣以李靖之落魄而羨之曰天下無如以虬髯之兇橫而忽結爲兄妹卒之豪雄者立逆豎而亡國矣落魄者以戰勝而封公矣而兇橫者且家財盡與飄然海外而爲天子是誠不愧

乎兄之矣其智識過人直謂之女中翹楚可也顧予詩獨曰
若使斯人出此時僅值無名一小卒則以其權奇倜儻忽相
謀佳人才子都非實也噫專制之世汨沒自由豈能造出真
實之佳人才子哉前冊註論已貶世民魏徵此冊此章復貶
西施紅拂者非貶此四人也貶專制之世之無自由耳

馮猶龍（馮夢龍字猶龍）閨智篇載吳長卿之言曰紅拂見
李靖自以爲不世之遇視楊素蔑如矣孰知又有一虬髯視
李郎又蔑如矣惜哉不及見李世民也余謂使長卿得見此
詩就令嫁到李秦王安能忍見妃巢刺句又不知當作何語
且吾亦可決長卿之必不能一翻此語也由此觀之嫁一自

由之平民勝於嫁一專制之天子今之女士其知所擇哉
吳越春秋言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乃使大夫種相於國中
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且使相國范蠡進之吳爲
築蘇臺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寥寥數語而西施
之始末盡見乃吳青壇讀書質疑竟引逸篇之說謂越沉西
施於江使從子胥而楊升庵亦引墨子之說謂西施因美而
被沉此皆羽翼專制者也夫子胥忠於吳越王銜之宜也西
施有功於越越王沉之情理不合彼大夫種亦有功而勾踐
殺之者恐其不便於己耳若西施則無不便之慮勾踐之不
可與共富貴種不能知而蠡知之審矣蠡曾勸種去官保身

斷無置西施於不顧何則西施之於蠡初已爲之生子後遂
於蠡之言無不奉令慣行兩心如一施卽蠡蠡卽施蠡之遊
於五湖也其爲西施脫身計者似無疑義戰國之世自由之
理未明雖以墨子之好學深思猶發西施以美而沉之論夫
使美則必沉人亦孰敢有愛美之思哉惟蠡也頗知自由而
所行事二千年來讀書種子猶有不信必欲易范蠡之鳴夷
爲子胥之鳴夷（鳴夷酒器也子胥死越王以鳴夷盛其屍
浮於江范蠡爲陶朱時亦自號鳴夷子皮）何其不類耶雖
然子胥之廟在吳西施之廟在越西施之魂決不從子胥遊
可知也況西施越人而存越子胥楚人而覆楚一則甘心抉

目助成專制之威一則知己托身不失權奇之智廟雖並存
而以西施比胥員也兩祛而走矣余詩獨降西施爲傀儡者
則以自由者別是非明善惡決不爲人作餌也今世之西施
正多矣慎勿爲人作餌可也

善惡之事之無定程也而凡可對人言者卽謂之善凡不可
對人言者卽謂之惡則以自由者對乎人而始見也對人言
而無愧是無欺心也苟有欺心安能無愧無愧者自由有愧
者卽非自由葉小鸞笄年入道受戒於月朗大師佛法受戒
者必先自陳平生過惡方許懺悔師問犯淫否曰徵歌愛唱
求凰曲展畫羞看出浴圖犯口過否曰生怕泥汗啖燕子爲

憐花謝罵東風犯殺否曰曾呼小玉除花虱偶掛輕紈壞蝶
衣是所謂不自欺也是無愧也是自由也達奚盈盈者國色
也匿千牛某於室中明皇索之急盈盈出千牛而教之曰如
上問何往不可言在是處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紈（音
鑾帶也）幙帷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繇己決無患矣既
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
人入內上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是
自欺也是有愧也是不自由也雖然猶有進夫盈盈固未嘗
對人言也抑知不可對人言之事人無有不知之者不然其
事曷爲傳至今日使盈盈有知猶必羞慚無地哉論者謂婦

人之智可畏余謂此直愚而已矣非智也人惟不學始愚而
入於淫謂其智者特以唐明皇虢夫人之昧昧耳使其惺然
一察則亦豈有不知想盈盈之爲此謀也悄悄然恐事情之
敗露惶惶然恐逮問之貽羞而心腹肘腋皆能變而爲攻已
者之劍戟刀槍謂其將終身焉若芒刺之在背可也此與世
之尋花問柳而私心怖畏恐其毒之流於子孫者何以異哉
故此篇著句云常如一念動欺心便墮人間諸惡濁

有妓與人贈別云臨歧幾點相思淚滴向秋階發海棠情語
也而莊蓀服贈妓云憑君莫拭相思淚留着明朝更送人說
破轉覺嚼蠟佟法海吊琵琶亭云司馬青衫何必濕留將泪

眼哭蒼生一般殺風景語此隨園老人之說也夫殺風景語無有過於此詩油頭粉面盡枯體涅槃經卷無須讀二語然棒喝之言有時不能不用況一則老鴉打鳳作怒罵而出之一則其兄彎弓垂涕泣而道之此中不無大別爾

紅豆村人袁香亭香奩詩十三首綺思濃情風流靡曼人或譏其過於淫麗而不知其以色空之筆運之者已具見於起結二首矣有此二首則其中十一首皆屬寓言自無傷於大雅其起首云碧城錦瑟恨偏長詠到無題事渺茫明月未妨呼作姊青山原可喚爲郎詩箋罪孽留遺稿襟袖嫌疑惹暗香朝暮陽臺神女夢古人詞賦已荒唐其結首云慚愧題橋

乏壯才枉將心事訴妝臺津非少婦偏能妬山嫁彭郎易起
猜底事妄傳仙子降何曾親見洛神來勸君莫結同心結一
結同心解不開今之女士如能以此詩自爲寫照將己身比
諸晚年悟道之香亭則五濁惡世之煩惱掃除已過其半矣
揚子雲怪屈原之投江也以爲君子得時則爲雲雨之施行
不得時則爲龍蛇之蟄伏有才加此何故沉身乃取原所作
之離騷而反之此篇正亦此意子雲惜古之屈原予則惜今
之女子也子雲反離騷一篇桓譚見之以爲奇妙絕倫今之
女士其有如桓譚者乎亦必以予此篇爲奇妙絕倫矣雖然
奇妙絕倫則吾豈敢亦惟求乎情理之當而已矣

我詩吟咏方才畢忽見七姝笑吃吃伶牙俐齒語鏗鏘道有疑
團相待質紅拂乍逢李藥師青眸一盼識珠璣豈徒色授兼魂
與直把終身托向渠更有夷光逢少伯溪頭一面緣何逼旣與
生兒復減吳鴛鴦湖上雙雙適從來慧眼識英雄只在承顏一
顧中伯樂空羣過冀北何須細細辨驪龍披沙能撿金方收（
收讀去聲）街玉當前反難售買馬從來未駕時求郎莫待登
科後好花爭看半開時酒酌微醺劇可思記得司勳最惆悵娉
娉嫋嫋十三餘春花不紅不如草少年不美不如老請君一讀
小倉詩別有衷情繫懷抱骨瘦香桃事可悲百年難護好腰肢
飄風三十辭房事何惜雲容出地遲古人婚禮無常制事若可

行年不計十三生子說文王太姒歸時應十歲卽今高麗立新
規三五青春許嫁笄恐過十年人漸老明明一代已輪虧何因
斷以年廿四遮莫紅顏終不遇綠葉陰時不作陰靈檀樹變天
涯樹聞道先生說理好不料先生理顛倒妾今於此當聽禪可
有清言洗吾腦我覩姝容已歎息復聞姝語重唧唧昏蒙如此
稱自由怪底達摩思面壁雖然涇渭要分清舌敝唇焦無可惜
自由之說今始騰故事相提總不能自由決不爲人屈要使性
靈無窒塞楊公枯骨眼中釘黃夜奔逃怪不得當時四海盡風
沙良哲長才應自拔奈何奔走弄神機除却殺人無建白竟觀
李靖作英賢大錯宜將雙目挖自今以前沒自由男女紛紛埋

白日就令嫁到李秦王安能忍見妃巢刺而況終身仰望人乞
命哀於盆子賊權奇倜儻忽相謀佳人才子都非實果如見地
獨高明斷無今尙稱紅拂若使斯人出此時僅值無名一小卒
自由決不由人使要在胸懷得所以爲愛金夫不有躬揮指全
然由范蠡鳥喙無情可奈何鼠思有泣奚能已狐媚傾城怨報
恩蛾眉伐性羞難洗響屨先教吳下空驚魂竟致甬東死漫云
金粉美人圖毋亦樓臺癡蝶耳我曾三過苧蘿村輒道茲鄉出
傀儡自由決不徇人欲要從情理尋芳躅執志難移百斛珠守
身如抱連城玉何必裝成葉底花只應學作荒年穀深情一往
慕高柔薄倖三生讎杜牧紛華只可當雲烟美麗不離眞面目

常如一念動欺心便墮人間諸惡濁翩翩公子大鬆辮偷桃最
要防方朔爾如未曉斷淫根宜費半年解剖學油頭粉面盡枯
體涅槃經卷無須讀男女婚姻不合時免乳者殤孕者殯人身
何故欠康強只因生長不能熟培根莫若講先天能令後代膺
遐福受胎傳種定賢愚此言留待醫師續既防兒女累風雲勿
早宜家添局促卿之所舉非自由恰是自由之反局自由人自
與天遊妙聲色向此中求知情惟有一迦葉拔俗更無六大洲
爾今云作自由女如願相償方治汝試從窮爾所欲推此身定
作沾泥絮自由冊爾昭陽宮自由冊爾披香殿忽然變作出塞
歌忽然變作長門怨自由携爾望仙樓自由携爾延光院忽然

變作背風臺忽然變作屏月觀（去聲）自由愛爾楊柳腰自由
愛爾芙蓉面忽然變作回心詞忽然變作長恨傳自由賞爾鳳
凰釵自由賞爾翡翠釧忽然變作却珍珠忽然變作捐紈扇自
由賜爾火齊（去聲）環自由賜爾琥珀釧忽然變作寶奩空忽
然變作瑤箏斷自由美爾袖驚鴻自由美爾裙飛燕忽然變作
髻殘雙忽然變作額粧半自由睡爾象牙床自由睡爾流蘇幔
忽然變作引羊車忽然變作呼狗監自由偕爾爽心筵自由偕
爾開顏宴忽然變作題秋葉忽然變作添冬線自由讚爾唱鳳
來自由讚爾歌鵲濫忽然變作秦娥憶忽然變作楚妃歎自由
憐爾夜夜嬌自由憐爾朝朝艷忽然變作病西施忽然變作老

鄭旦悲乎哉彩雲同兮迴風歎含笑仍兮合歡絕掃宮花兮翠
華遙聽鐘聲兮音塵闕盼青鳥兮徒徘徊溯綠波兮空旋折環
珮響兮西園清紅袖舒兮東君別孰分開兮並蒂枝誰扭斷兮
同心結倚修竹而情牽撫孤松而力竭天黯黯而生愁月清清
而如雪夜瑟瑟而衾寒夢綿綿而燈滅幾人綠鬢白頭吟若箇
雙心同一秣其危也若此又何俟乎美人黼帳齊女新臺琵琶
雁塞羅襪馬冤綠珠樓墜碧玉塵埋巫山雲斷洛水舟迴然後
知爾之所謂自由者之可哀我之自由本如彼卿之自由竟如
此此非小異而大同實乃天人相隔矣自由之道無錯揉欲達
其權須自守自守之說義何窮安能一一爲汝剖無已且言其

大綱卿諦聽之毋我否尊榮之位說君王自我視之如芻狗自知非我所當膺富貴功名皆不受廣廈深宮何所思不若天光通一牖甘脆肥濃何所求不若清泉酌一斗死生修短復何疑不若眼前一杯酒聲華烜赫更何欣不若知音得良友悵悵之德比琴心彈之不成不罷手醴醴之味爲道腴歎之不甘不停口勉矣常虞祖述先勇哉不落孟軻後安樂有窩師邵雍隨緣無間曹溪叟以此自由出自然周流天下占无咎自由之德果何宗自心現量餘無有此心雖本自天生學問佐之居其九二十世紀哲學全到處洪鐘隨待扣果能大小盡其鳴學與天通得樞紐世間煩惱自拋空生時已向天堂走何須銅像耀巍巍

人心不死卽其壽信能自守始行權玉式金相皆吉耦天下之
權何以行勢均力敵無勝負主權若失自由傷萬中無一有情
郎有如弱國求人護操縱何能自主張呂后聰強漢自在虞姬
荏弱楚旋亡豈謂夫妻成敵國要知男女必相當陸展染髮媚
側室我惟閑家談婦德王莽修容諂後宮我惟真言期有物阿
房粉黛人盈萬難覓邯鄲兒一盼隋宮采女倍三軍迎跪戕兄
弑父人兼容莫若漢武帝立子殺母垂爲例精明無過唐太宗
年豐置妾許田農讀書種子多無義名成每把糟糠棄賈客營
謀不計財歸鞍競帶小妻回以茲察識情所在不過相持因有
待菖蒲任爾氣芳芬玉藕絲多難割愛遊冶郎君濁水魚結褵

婦子侵堦菜試誦毛詩三百篇棄舊憐新辭屢載將安將樂頓
生嫌乍喜乍嗔能不害我今當爾上清珠衍波精紙寫區區漫
擬無端思毀冕自失昂藏一丈夫但以道原在夫婦陰陽匹敵
理無逃陽扶陰抑言何醉欲縛衣冠射仲舒吹簫弄玉如何樂
謹在婚時先約束彩鳳隨鴉無別因錯在蒼黃一失足吟成道
德五千言畀爾裙釵作忠告爾今不信老人云他年莫向先生
哭七姝於是乎皈依而俯伏

音義箋註

兩祛而走

袁簡齋文鮑申跪石而吟伍員兩祛而走

達奚盈盈

達奚姓也盈盈名也魏書獻帝弟爲達奚氏後改奚氏

千牛

通典千牛刀名後魏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因以名職唐書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衛

老鴉打鳳

事文類聚杜大中起於行伍妾能詞有彩鳳隨鴉之句杜恕曰鴉且打鳳

其兄關弓

孟子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親之也

笑吃吃

吃音乞笑貌文同清景堂詩靜能知此趣吃吃笑勞生又笑聲吃吃動明璫

伶牙俐齒語鏗鏘二句

伶俐音靈利結慧也伶牙俐齒廣州方言謂言詞尖利鏗音亨金聲也鏘音槍玉聲也鍾嶸詩品張協

詞彩葱蒨音韻鏗鏘傳燈錄圭堂曰從人覓取分明證據者疑團猶在也質謂質正也

紅拂乍逢李藥師四句

智囊閨智部楊素守西京曰李靖字藥師以布衣獻策素踞牀而見靖長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重

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倨見賓客素斂容謝之時妓妾羅列內有執紅拂者有殊色獨目靖靖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往何處靖具以對妓誦而去靖

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扣門而聲低者靖啟視則紫衣紗帽人杖一囊問之曰楊家紅拂妓也延入脫衣去帽遽向靖拜靖驚答之再叩來意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

矣無如公者故來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言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追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璣音機珠之不圓者晉書輿服志登良

山而探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司馬相如上林賦色授魂與心愉于側注彼色來授我魂往與接也渠廣州方言但也袁簡齋詩席間頗憶倪高士教把新新詩索向渠

更有夷光逢少伯四句

拾遺記西施一名夷光鄭旦一名修明正義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李白詩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又若

耶溪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文章游戲姑蘇臺半生貼肉不及若耶溪頭一面之語紫臺宮千古相思那堪塞外琵琶之一聲趙德麟侯鯖錄語兒梨果實之珍因其地

名耳語兒鄉在浙江嘉興府類腋范蠡字少伯載進西施在路與通三年始至吳而兒已能語故名其地按鴛鴦湖一名南湖在嘉興府城南張晟鴛鴦湖詩雲水千年合烟

波十里俱西施隨少伯曾到此間無

從來慧眼識英雄

無量壽經慧眼見真能度彼岸涅槃經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法眼惟觀俗慧眼了知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故

事尋源鄭光業字必先策試時夜有同試之人突入笑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鄭為輟半鋪地以止其宿又曰仗取一杓水更煎一椀茶鄭欣然煎茶及曉鄭狀元及第其人啟

謝云既取杓水更煎椀茶當時不識賢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英雄註前又五代史楊行密初起合肥與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

只在承顏一顧中

漢書傳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盛服而至登堂坐定據地曰竊伏海濱同濱聞暴公

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謝眺詩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陳無已詩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粉施朱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

伯樂空羣過冀北二句

伯樂註前又韓愈送溫處士序伯樂一顧冀北之野而羣馬遂空李商隱詩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

細長驪音離黑色馬也盜驪千里馬名為周王八駿之一龍亦馬名爾雅釋畜馬高八尺為龍

披沙能檢金方收

檢音檢舉也收音狩獲多也如農事之備收也唐書南詔傳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韋渠牟詩美玉自矜頻

獻璞真金難與細披沙此句言奇才混於庸碌須檢取方得也

街王當前反難售

街音縣自矜也自媒也越絕書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售音授賣物出手謂之售街王求舊四字出論語註范氏語此句

言白生唯不自街七蛛故欲買之也

買馬須從未駕時二句

馬既駕則優劣共見而善相馬者不顯科既登則求婚者眾而善相攸者不然二句本袁簡齋呂炳星進士合

登歌

好花爭看半開時四句

近人句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醺音薰醉也飲有酒氣熏熏然也劇音履甚也按唐杜牧

官司勳員外郎有贈別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楊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惆音儔惆悵失意也娉音騁平聲美貌嫋音鳥長弱貌

春花不紅不如草四句

少年行者歌詩之名樂府解題結客少年場行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李白有少年行又何遜有長安

少年行崔國輔有長樂少年行崔顥有渭城少年行李益有漢宮少年行高適有邯鄲少年行袁簡齋小倉詩集少年行一首起四句云春花不紅不如草少年不美不如老誰家

玉貌馬上郎狹路相逢都道好

骨瘦香桃事可悲四句

李商隱海上謠海底覓仙人香桃如瘦骨張昱詩辜負綠窗閒歲月只教楊柳如腰肢晉書后妃傳胡貴

嬪名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拾遺記石崇婢名翾（音環亦作翔）風以文詞擅愛及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云胡女不可為羣石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翾風為房老使主羣

少傳記楊貴妃侍兒名雲容袁簡齋玉環詩可惜雲容出地遲不將譚語訴人知

古人婚禮無常制四句

隨園隨筆典禮類載今人有養媳始於春秋待年之女按春秋隱公七年叔姬歸于杞公羊註伯姬姊也待年

於父母之國許慎曰姊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按禮記文王世子注謂文王年十五生武王而武王尚有兄伯邑考是生伯邑考時文王當是十三耳太姒

年應少於文王則其歸文王時當是年十歲耳經史之不可信者類如此

卽今高麗立新規四句

是歲高麗新君卽位懲舊俗男女成婚大早乃立新規以早不過十五歲為限三五青春謂十五歲也隨

爾詩話越中故事新婦至必選處女迎之號曰伴姑茅商隱吟曰十六作伴姑含情語鄰
姆今日新嫁娘問年才十五 禮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笄音雞簪也
謂以簪安係其髮使不墜也
俗語早婚添一代遲到罰三杯

何因斷以年廿四四句

斷以年二十四者謂持身涉世通德類情至是而卓然
有以自立以之應物操縱不失其宜斯時擇人而與庶

無後悔耳此為婚事蹉跎者而言謂雖年二十有四不得謂之美人遲暮也大抵男子三
十女子二十為婚姻最合之時然既曰平權則男女俱三十亦不為過今為酌以年二十
四者謂男女均以此斷非專為女子也蓋年二十四而自由之理審然矣 遮莫猶云儘
教也遮莫紅顏終不遇者謂縱使貌美如花亦終難遭逢之不偶也 杜甫詩久拚野鶴
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綠葉靈檀俱見前註 吳錫麒春水綠波賦流水
三生東風幾度就令花全作絮猶留波面之萍况教葉易成蔭又換天涯之樹

聞道先生說理好四句

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
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詩

齊風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陸龜蒙詩說史足為師談禪差作伯
李洞詩散花留內殿宮女夢談禪 按古人只言談禪未聞言聽禪然既曰談矣則必有

聽之者豈無面壁而談之理 徐陵文清言既吐精義入神 儲
光嚴詩入道無來去清言見古今 新學言腦猶舊學之言心

我觀姝容已歎息四句

白居易琵琶行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易蒙卦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蔡邕

文士子困蒙匪師不教怪底猶云怪不得也按達摩亦作達磨本天竺王子以讀國出家後魏末入南海廣州刺史蕭昂館之以表聞奏有詔迎見師入朝帝（梁武帝蕭衍）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曰竝無功德帝曰何以竝無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何謂真功德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帝曰何為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曰不識帝不省立有達摩遲留數日遂渡江之魏止於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已

雖然涇渭要分清二句

惜憫衆離之無知

涇音經涇渭二水名詩谷風涇以渭濁杜甫詩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鵲鸚賦匪餘年之足

自由之說今始騰二句

此二句不特直貫此詩全篇而且將兩冊之詩盡包在內蓋泥古者決不足與言今也騰睽通用揚也易咸

卦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六一詩話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相提謂相提並論也

自由決不為人屈二句

此二句自由之第一解也為人屈即非自由輟耕錄謝枋得屢詔不赴後被詔迫壁上道臨行作詩曰南

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陶宏景答趙英才書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室音姪亦塞也梅堯臣詩愁極反無言欲言詞已窒

楊公枯骨眼中釘二句

自此以下二十句論紅拂之奔李靖也 楊公楊素也 註見前 按宋真宗時丁謂用事貶寇準雷州丁謂為

相民苦其政京師謠曰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 賁音官 連也賁夜連夜也 因賁于進謂之賁緣宋穆修會過詩介立傍無援陰排密有賁

當時四海盡風沙二句

四海盡風沙謂大亂也 按隋末唐初盜賊蠭起李密 王世充等稱王稱帝稱公稱霸稱天子者凡二十餘人

皆統兵十萬以上者也十萬以下史不具書 後漢書曹后紀詩錄好迷易稱歸妹媚茲 艮哲承我天祿 賈島詩分符絳節滯長才 唐書吐虜將徐舍人曰我乃司空英公裔

孫我雖握兵心未忘 歸也顧不能自拔耳

奈何奔走弄神機二句

史肅詩我獨何為哉窮年事奔走 陰符經爰有奇器 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白告語也 唐書宦

者傳每有建白必阿邑倡和按阿邑詔諛迎合貌 唐書列傳李靖姿貌魁奇通文史有 將略微時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

談兵趣歎曰可語 孫吳者斯人也

竟觀李靖作英賢二句

有題關羽廟聯者曰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丹 心扶社稷我來何處覓英賢揆以今日公理那得有此

大錯註見前 挖鳥 八切音灣入聲挑挖也

沒沈沒也謝偃詩夜久星沉沒更深月影斜杜甫
詩漂蕩雲天濶沉埋日月奔韓愈詠雪詩日輪埋欲

側坤軸壓將傾
美人如花埋白日
黃泉再起阿房宮
袁簡齋秦始皇墓詩

註已見前冊第二首并此篇詩說今更詳之李秦王唐太宗李世民也初封秦王世民弟元吉封巢刺（音辣）

王妃字作活字解謂娶以爲妃也世民旣殺其弟元吉而寵元吉之妃楊氏生皇子明欲立楊氏爲后以魏徵之諫而止

孟子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唐書李靖與高祖有宿怨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

除暴亂而乃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力爲請乃得釋洛陽伽藍記劉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通鑑赤眉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

耳不死

智囊術智部有權奇一類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要在出奇制勝也 倜音惕高舉貌儻俗作倜儻不羈也

卓異也論語道不同不相爲謀杜甫佳人詩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盧綸詩風雲才子冶遊思蒲柳老人惆悵心實謂腳踏實地也註見前

果如卽如果也見識所到之程度謂之見地猶佛書之言覺地也顧況詩覺地本隨身靈山重結因宋史

邵雍傳雍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名者人之所獨也不知其名而但稱爲紅拂則凡執紅拂者皆可以此稱之是同而非獨矣同而非獨卽是庸庸彼錢塘蘇

小一世留名虎阜真娘千秋
還墓以視紅拂過乎遠矣

若使斯人出此時二句

時既不同事亦大異此不可以道里計也 王粲浮淮賦舳艫千里名卒億計夫有名之卒猶能以億計則無

名小卒其數正如佛書所謂不可說不可說之多耳千古以來紅拂有識人之目然吾見今之矢志殺人以圖功名如李靖者豈羨富貴而不諱私奔如紅拂者多矣其人雖無紅拂李靖之才而實有紅拂李靖之心其不識時務也若此吾烏能望其得自由然而悲憫之心實有使子耿耿不安者吾又安能不與之談自由

自由決不由人使二句

此二句自由之第二解也 莊子夫子(孔子)曰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按爲人使非自由也爲天使

則自由也 南史蕭惠開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也 李白詩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瀉入胸懷間 以爲也 論語視其所以 白居易詩今日到幽居了然知所以

爲愛金夫不有躬二句

自此以下十二句論西施之隨范蠡也 易蒙卦六三爻辭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按順慎也言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 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秋胡之爲者 指

便猶云指揮也馬植詩指揮文
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聖功

鳥喙無情可奈何二句

吳越春秋越王長頸鳥喙（音謂口也）可與共患難不
可以共宴樂按白虎通皋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

察於人情然則人之有情無情不在乎此也項羽垓下歌雖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黃庭堅詩勞人又費之國計安能已餘註前

狐媚傾城怨報恩二句

北史齊後主石勒載記勒曰大丈夫行事當礪礪（同
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

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袁簡齋西施詩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
枚乘七發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胡鑑西施從范蠡泛湖詩鳥喙恩原薄蛾眉計漫

售乘君千里興
洗妾半生羞

響屨先教吳下空二句

屨悉協切音變展也姑蘇圖經吳王宮中有響屨廊以
棟（音便平聲）梓板藉地行則有聲故云皮日休詩

響屨廊中金玉步探香徑繫綺羅身教讀平聲按會稽吳縣稱吳下孟子無賢人
則國空虛按子胥之死西施與有力焉拾遺記越貢西施鄭旦於吳吳處以椒華之

房貫細珠以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竝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若
翔鸞之在煙霧汴水之漾芙蓉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越兵入國吳王抱二女

以逃吳苑越軍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吳越春秋勾踐以甬（音勇
此讀平聲）東之地封吳王吳王不受而死王廷紹姑蘇臺詩結句云甬東終不受雖死

亦稱孤言其氣節之可嘉也昔英國既勝拿破崙乃拘之於仙夏連那海島而拿波崙顧不肯死居之十餘年以夫差視之蔑如矣此又論古之英雄者所宜知也

漫云金粉美人圖二句

楊少白西施採香徑詩苧蘿村不見香徑遙姑蘇舊里難忘越新恩未報吳贈非同芍藥採豈是薜蘿曉露君

王奉春風女婢扶苔痕黏繡屨花氣襲紅襦浣罷薰衣否拈來門草無樓臺癡蝶夢金粉美人圖他日牽芳地扁舟又五湖

我曾三過苧蘿村二句

孟子三過其門而不入苧蘿音佇羅山名陸游詩紙帳蒲團坐清夜恍如身在苧蘿村茲鄉猶云是鄉

也飛燕外傳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求白雲鄉也按靡字應訓摩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者謂逼切其身無處不摩也疑今

十八摩曲本實濫觴於此莊子齊物論荀子性惡篇靡字音義與摩同故子有是說雖然漢成帝欲老於溫柔鄉是特不知衛生之道耳明乎衛生者男女必異牀獨宿成帝素無

疾病乃晨起即不能言及推治起居而合德自殺雖欲老於是鄉究何能老新學男女通電之說與此不同宜細辨之袁簡齋詩傳說西施祀鑑湖一帆先自走菰蒲三千年後

情如許可是前生范大夫少時讀之亦覺神往及研究自由之理然後知西施者直一傀儡耳傀儡音魁上聲傀儡音壘二字木偶戲人也

自由決不徇人欲二句

此二句自由之第三義也徇辭閏切音義同殉營也求也以身從物也莊子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

名天下盡殉也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江淹詩情理儻可論形有焉足識躡音濁迹也前漢敘傳伏孔周之軌躡史記敏行訥言俱嗣

芳躅 自此以下至恰是自由之反局凡三十句針對七姝之言

執志難移百斛珠二句

孔叢子孔子曰於栢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以易也斛胡谷切音穀十斗也 黃庭堅詩揮毫百斛瀉明珠

孟子守孰爲大守身爲大 李白詩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璧玉也按周赧王時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

何必裝成葉底花二句

老學庵筆記辰汴靖州蠻醉則男女聚而踏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喫盞茶蓋竹枝詞之類也 裝

成葉底花謂不露面也夫人不見己則己亦不見人然不見人非其本心也玉亭女史女郎詞云相呼同伴到簾幃偷看新來客是誰又恐被人先瞥見却從綉扇隙中窺 明我齋題紅樓夢某校書云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按自由爲人格之最高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其詣也故未爲夫婦則男女之

私須視之若無 世說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王稚恭爲荒年穀按此皆言其人品之可珍也然豐年之玉尙在可無荒年之穀斷不能少價值輕重猶有別耳

深情一往慕高柔二句

世說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情深 書記洞詮注晉高柔字世遠妻胡母氏

姿色清惠柔旣罷安固令營宅於伏川便有終焉之志 杜牧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紛華只可當雲煙二句

漢書貨殖傳奇麗紛華非其所習 粵謳只可當佢係過眼煙雲癡就噲錯 蘇軾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

身在此
山中

常如一念動欺心二句

註見詩說 又潛夫論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
無名氏詩一點緇塵掩素衣癡癡駁駁使人疑縱教

洗徧千江水爭似當初
未澆時宛同汗讀去聲

翩翩公子大鬆辮二句

翩翩註前 辮平免切音辨交也繆也又讀平聲而與
編通凡以繩次物曰編今言辮者謂滿洲辮也辮何以

特言滿洲以滿洲故始有此辮也滿洲之創為此辮也存髮之半而去其半所以示特別
於天下也今當初講自由之世慘綠少年非盡去其髮而為西人之種種（種種上聲種

種髮短貌）即廣蓄其髮而為前代之髻髻（髻音標髻髻長髮飛揚貌）辮頂既大其髮
非大鬆不能舒暢故有大鬆辮之名 漢武故事東郡獻短人呼東方朔至短人指朔語

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為子此兒已三過偷之矣 袁簡齋神山引夜
深珠露涼風竹雨美雙雙樓上宿只留小玉伴銀燈未免偷桃學方朔

爾如未曉斷淫根二句

漢武內傳拔嗜慾之根按淫亦嗜慾之一也欲為貞女
先斷淫根 解剖學者剖開屍身以察其內臟骨節等

事也此為醫學之根底中國醫家全以陰陽五行配合人身各事殊失真際洗冤錄
一書頗近解剖學然亦不能据西人解剖學書已有譯本 剖音后切音搭拆也

油頭粉面盡枯體二句

油頭粉面本俗語 體音樓枯體死人頭骨也 涅槃
經為釋氏大經之一此經言人身臭穢無常絕無可愛

男女婚姻不合時二句

老夫女妻雖兒拳母皆婚姻不合時之所致也生子不育必有凶災 漢書外戚傳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注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 按今接生之學既明則產子者行所無事耳 殤音商未成人喪也謂年未二十歲而死 殤音牘胎敗也謂未及生而胎敗也 袁簡齋老而

無子賦免乳者殤既孕者殤

人身何故欠康強二句

書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談藪梁高祖嘗作丑字壘韻曰後牖有朽柳命朝士並作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

葉適詩嫁頻知子熟醫老悟身嘗 李中桃花詩豔舒百葉時皆重子熟千年事莫尋

培根莫若講先天二句

黃庭堅藏書閣銘山川之靈或秀於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 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今云講先天

者謂男女未生以前其先天皆在父母身上為父母者不可不講求也 杜牧詩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華白日懸 書惟子一人誕膺多福 詩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受胎傳種定賢愚二句

受胎傳種註見上冊 數十年來西人醫學有謂人之賢愚定於傳種受胎之時如當喜樂時而成孕則其子

女一生多喜樂當憂虞時而成孕則其子女一生多憂虞此理已著為懸論但未能充暢其說以為定衡耳醫學日精則此科自當發現

既防兒女累風雲二句

詩品張華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詩之子子歸宜其室家 局促小貌 白

居易詩磊落常許
君局促應笑予

卿之所舉非自由二句

舉言也世說王安豐婦按王戎封安豐縣侯嘗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

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袁文萬彙不齊而缺憾之端直欲列其詞以上訴百年長往而已成之事常思反其局以快心

自由人自與天遊四句

蘇軾詩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遊陸游詩屠釣論交成酒隱山林高臥得天遊大論云二乘但斷界內五

欲五欲謂色聲香味觸故世間五欲所不能動別惑未除故為界外上妙色聲之所染汗迦葉云三界三界謂欲界色界無色界也五欲我已斷竟不能動心若菩薩之淨妙

五欲吾則不能忘情傳燈錄云西天第一祖迦葉釋迦牟尼佛大弟子也僧讀翻譯名義而有疑於迦葉為妙聲色之所動者不知妙聲色為何物質疑於于子應之曰功名

富貴俗聲色也平等自由妙聲色也迦葉為菩薩時自宜有妙聲色之好若既入佛則并此好亦忘之矣現世之人皆可為菩薩是宜好迦葉之所好百年而後不佛亦佛雖為自

由平等而與致索然味同嚼蠟矣釋子有志者必願為菩薩而不欲作佛即此意也僧乃釋然後漢書仲長統傳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六大洲者据今地

理圖曰歐羅巴洲曰亞細亞洲曰阿非利加洲曰南北亞美利加洲曰澳洲曰亞細亞洲曰波里尼西亞洲波里尼西亞者合東南洋羣島統名一洲也拔俗更無六大洲謂六大

洲狹隘鄙俗不足以容我也自輪船鐵路之興志士常嫌地窄故有此言

爾今云作自由女四句

異傳錄盧陵歐明爲買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投湖中後忽一吏來候云青洪君感君有禮特相酬明

甚怖吏曰無怖若有所贈君勿用也但求如願耳明既見乃求如願青洪君以婢與之既歸所求輒得家致巨萬東坡集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於席上令妓求詩參

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袁文律吹谷以成暄絮沾泥而起舞

自由册爾昭陽宮二句

册同策按自漢以來皇帝納后及妃嬪皆有册文漢書飛燕既立爲皇后寵少衰而合德則絕見幸封爲昭

儀(女官)居昭陽宮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鴦殿飛翔殿

忽然變作出塞歌二句

西京雜記元帝後官既多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昭君不肯遂不得見會匈奴求美

人爲閼氏(閼氏即臙脂匈奴皇后之稱匈奴人名妻亦曰閼氏謂其如臙脂之可愛也)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召見貌爲後宮第一昭君恨帝不見退乃爲怨思之歌世稱昭君怨

袁簡齋昭君怨妾彈琵琶非自傷傷心還是爲君王千秋幾個傾城色一旦輕輕付遠方君王若果非知己妾亦甘心絕域死如何賤妾遠行時詔書正選良家良子良家子比

妾妹問旁人如不如樂府解題長門怨者爲漢武帝陳皇后作也(陳皇后即所謂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后退居長門宮者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觔

令爲解愁之詞相如爲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故得親幸後人因其賦而爲長門怨也

自由携爾望仙樓二句

元稹連昌宮詞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欄于立大業(隋煬帝年號)雜記元年築西苑其內建十六院第

一延
光院

忽然變作背風臺二句

李紳滿桂樓詩為憐湖水通宵望不學樊陽却月樓尤西堂賦有背風臺屏月觀未詳出處今用之者取背風

屏月有大殺風景之意耳屏讀上聲

自由愛爾楊柳腰二句

白居易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施肩吾冬詞錦繡堆中臥初起芙蓉面上粉猶殘

忽然變作回心詞二句

按樂府解題謂司馬相如長門賦武帝見而回心是相如之賦川稱為回心詞然考其實武帝並未嘗回心也

大抵為君王者寵嬖既多一朝見棄則前情盡負明皇之復召楊妃者必太真之才貌言詞當時實冠六宮無可偶之者耳按白居易(字樂天)既作長恨歌乃使陳鴻作長恨

傳所以傳
長恨歌也

自由賞爾鳳凰釵二句

炙轂子漢武帝時諸仙女從王母下降皆鳳首釵李建勳詩折得玫瑰花一朵為君簪向鳳凰釵按玫瑰

音枚回好珠也音枚貴花名也李詩所用是花名而其字則讀如珠名鈿有田電二音其義同金華也金華為飾田田然也王建失釵怨高樓翠鈿飄舞塵明日從頭一遍新

忽然變作却珍珠二句

梅妃傳妃姓江氏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為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選侍明皇大見

寵幸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及失寵明皇封珍珠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謝使者曰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明珠慰寂寥上令樂府以新聲度

之號百斛珠捐棄也 純音丸素絲之輕者 班婕妤(註見前)作紈扇歌以寄怨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

至涼威奪炎熱棄捐
篋笥中恩從中道絕

自由賜爾火齊環二句

齊讀去聲音濟火齊珠名一曰似雲母重疊而開色黃赤如金南史梁天監十八年扶南國遣使獻火齊珠

繁欽定情詩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 釧尺絹切音串鑲釧也 齊東昏侯紀潘氏服御極選珍寶虎魄釧一隻值百七十萬 按虎魄亦作琥珀松脂入地所化

忽然變作寶奩空二句

李商隱詩寶奩拋擲久一任景陽鐘 竹筠女子宮詞中官宣詔按新箏玉指輕彈別恨聲恰被東風吹散去

君王乍聽
未分明

自由美爾袖驚鴻二句

樂府雜記舞者樂之容也或象驚鴻或如飛燕 傅休奕詩舞袖一何如變化窮萬方 飛燕外傳后衣南越

所貢雲英紫裙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裙

久之風霽后泣曰使我仙去不得帝賜無方千萬入后房
闕他日宮姝幸者或襲（音壁褶也）裙百縐號曰留仙裙

忽然變作髻殘雙二句

南史徐妃傳妃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以梁元帝眇一目之故也）李商隱南朝詩休誇此地分天下

只得徐妃半面妝 按尤西堂有髻殘雙
額妝半句今用之以明梳妝之不整耳

自由睡爾象牙牀二句

北史韓秀傳秀子務獻七寶牀象牙席 周伯琦宮詞
徙倚牙牀新睡足一瓶芍藥富荷花 幔幕也 按流

蘇垂羅五采爲同心下若流然即盤旋繡繪之毯也
馬祖常詩綠香繡帳乘流蘇牀頭三尺紅珊瑚

忽然變作引羊車二句

晉書晉世祖司馬炎平吳後納吳宮女五千人乘羊車
遊宴於內隨羊所止而幸之宮人乃以鹽汁灑地以竹

葉引羊 監領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
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相如因得進 呼狗監

者謂使楊得意賂
相如作長門賦也

自由偕爾爽心筵二句

掖庭記上巳日諸嬪妃祓於內園迎祥亭漾碧池宴飲
於中謂之爽心筵 又程一寧未得幸時嘗於春夜弄

玉龍之笛帝聞之遂乘金根車（皇后車）至其
所携手至柏香堂命寶光天祿廚設開顏宴

忽然變作題秋葉二句

王昌齡長信秋詞令并梧桐秋葉黃珠簾不捲夜來霜
重籠玉枕無顏色臥聽南宮清漏長 李益宮怨詩露

濕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
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

自由讚爾唱鳳來二句

鳴鳳來見弁言註 鷄音晏小雀也 鷄堆堆亦作阿
濫堆鳥名也隋唐嘉話驪山有鳥名阿濫堆唐明皇御

玉笛將其聲翻為曲張祐詩云至
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鷄濫堆

忽然變作秦娥憶二句

李商隱詩素女悲清瑟秦娥弄碧簫 庾信賦秦娥麗
妾趙艷佳人 按曲名有憶秦娥茲云秦娥憶者非徒

以對下句楚妃歎也蓋謂秦娥之憶人非人之憶秦娥耳 琴曲譜錄
息嬌製楚妃歎 江總宛轉歌令樽送曲韓娥起三柱調絃楚妃歎

自由憐爾夜夜嬌二句

憐愛也 陳書後主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
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美張貴妃孔貴嬪之

容色也

忽然變作病西施二句

按袁簡齋詠西施云笙歌剛送采蓮舟重捲珠簾倚畫
樓生就蛾眉顰更好美人只合一生愁則西施雖病必

有其病中之美者然而喜怒由人則不病之病其醜必形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
掩鼻而過之不潔即病也張衡賦云斥西施而不馭兮繫驂褒(音鳥香良馬也)以服箱

此則以西施為不潔而別有所思者也。按楊維禎五湖游詩：「慢船不須到蓬丘，西施鄭旦坐兩頭。」其曰「不須到蓬丘者」，是以西施鄭旦比仙子也。其曰「坐兩頭者」，是以西施鄭旦之美為無可軒輊也。夫越之謀也，鄭旦與西施同出，及吳之沼也，只聞西施不聞鄭旦。則鄭旦固未嘗老然而不老之老，其老更速。蒲留仙宦娘傳：「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其得新愁舊愁，剗盡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鄉裡度將昏曉。今日箇，壓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已拌（音潘）任從也。棄了芳衾，妬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

彩雲同兮迴風歇二句

李白詩：「只愁歌散舞化，作彩雲飛。」張說詩：「決莽陰雲，積風飈風雪迴。」張柬之詩：「帶嬌移玉柱，含笑捧金杯。」

晉子夜歌含桃已中食，郎贈合歡扇。

掃宮花兮翠華遙二句

劉禹錫《阿嬌怨》：「望見葳蕤舉翠華，試開金殿掃庭花。須臾宮女傳來信，言幸平陽公主家。」錢起詩：「長樂鐘聲。」

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儲光羲詩：「中夜涼風來，顧我闕音塵。」

盼青鳥兮徒徘徊二句

伏知道《為王寬與婦書》：「錦水丹麟，素書稀達玉山青鳥。」仙使難通，按青鳥西王母使者也。見《漢武外傳》。徘徊。

音培：「回彷徨不進貌。」李白詩：「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湖洞音素，回逆流而上也。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蘇軾詩：「浮光風宛轉，照影水方折。」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水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環珮響兮西園清二句

陳後主詩轉身移珮響牽袖起衣香李商隱詩已聞珮響知腰細更辨絃聲覺指纖闌音捷禁也西

清廟中清淨處也上林賦象輿婉憚音善行動貌於西清此言西園清者謂無人也顧瑛詩秋娘起舞紅綃袖素壁看題今已舊綃音宵牛絲也時人落花賦東君去矣

重逢須待一年西子歸兮此別竟成千古

孰分開兮並帶枝二句

並蒂同心俱註前扭女久切音紐以手轉之也

倚修竹而情牽二句

杜甫佳人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夏思汨賦倚修竹而含愁撫孤松

而無力

天黯黯而生愁二句

黯音暗上聲深黑也江淹別賦黯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李羣玉詩畫閣乍離情黯黯形庭回望肅沉沉杜甫月

夜詩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韓愈詩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李白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夜瑟瑟而衾寒二句

瑟瑟風聲也古樂府陌上桑風瑟瑟木修修思念公子徒以憂袁香亭詩錦衾角枕懷涼味從此相思又起頭溫庭

筠詩夜聞狂雨拌花盡寒慙重衾覺夢多
徐幹詩展轉不成寐長夜何綿綿
李頻詩夢永秋燈滅吟餘曉露明
元稹詩子規驚覺燈又滅一道月光橫枕前

幾人綠髮白頭吟

幾人謂其人之多也
青年之婦而棄之便為白頭吟是專制而不識自由也而世人多為之能勿慨歎
按卓文君既奔相

如歸成都家徒四壁卓王孫大怒不分一錢相如與文君謀復如臨邛盡賣其車騎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當爐身白著憤鼻揮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王聞而恥之乃分與文君僅百人錢百萬復還成都為富人後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乃止其詞有悽悽復悽悽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之句

若箇雙心同一抹

若箇謂其人之少也
抹音末束衣之件
王筠征婦裁衣樂府補襦雙心共一抹袒複兩邊作八撮按補襦音兩當二衣名

其一當胸其一當背複音福重衣也凡衣服有裏者曰複袒有兩複其袒而為四合心背兩邊而為八故曰八撮也撮音川入聲蹙聚而捐取之也劉孝標樂府抹作抹今從之

沈約詩雙心一影共迴
翔吐情寄君君莫忘

美人繡帳

繡音甫白與黑相次文也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聞大王之高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云虛門閑畫掩暖

(音愛暗也)若神居芳香芬烈繡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奇葩逸麗(葩音怕平聲華也)素質艷光觀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

進鳴琴臣遂撫弦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自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

枕橫施女乃弛（音豕去也）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
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內心正於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齊女新臺

詩國風新臺三章小序云舊說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
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

琵琶雁塞

註見前 又庾信對燭賦龍沙
雁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

羅襪馬嵬

陝西通志馬嵬坡在西安興平縣貴妃葬於此 楊昌光馬嵬坡詩蜀礎埋
青草蛾眉悵紫茵按太真外傳馬嵬媼得妃鴛鴦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

又唐詩妃以紫茵瘞
（音曳埋也）道側

綠珠樓墜

晉書石崇仕荊州刺史時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嘗與貴戚王愷奢靡相競
武帝每助愷而豪富終不敵崇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後房數

百俱極佳麗之選一妓名綠珠姿尤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盡出婢數十曰惟君所
擇綠珠不可得也使者三返竟不許秀怒勸趙王倫誅崇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今我爲

爾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尋斬崇東市按此等事千古一轍石
崇也綠珠也王愷也孫秀也趙王倫也晉武帝也以及當時宴於金谷如潘岳『崇被害

岳亦瓜及』其人者皆所謂同流合汙者也然賣魚者魚腥薰身春米者米塵
蔽體時勢所使不得不由故有心斯世爲大局起見者必除專制而尊自由

碧玉塵埋

唐詩紀事喬知之有綠珠怨篇蓋知之有寵婢曰碧玉知之愛之爲之不婚
後爲武承嗣所奪知之以此歌寄之也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

買娉婷此日可憐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恒將歌舞借人看意氣豪
雄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
容華爲君盡按喬知之爲左司郎中綠珠怨一篇乃其密寄碧玉者碧玉見詩赴井而死
承嗣得詩於裙帶調羅吉使訊鞠知之遂滅知之之族觀喬知之及石季倫之事則知人
居有專制而無自由之地非惟
富貴不能保即好詩亦不宜作

巫山雲斷

襄陽耆舊傳赤帝女曰瑤姬未行（嫁也）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楚懷王遊於
高唐晝寢夢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遂爲之置觀（置觀立廟也）號爲

朝雲 入蜀記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巫山峯巒上
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

峯最爲籤麗奇峭 許渾詩
烟深楊子宅雲斷越王臺

洛水舟廻

曹植洛神賦動丹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
當 白居易詩綠觴春送客紅燭夜回舟 張子容詩歸路煙中遠舟回月

上行 上句雲斷此句舟回大
有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之意

爾之所謂自由者之可哀

自由者吉凶禍福之所由生也可樂而使爲可哀
者在明不明之別耳苟不明自由則不宜爲自由

不爲自由猶不至於如
上所云者之可哀也

我之自由本如彼四句

我之自由本如彼者謂如上所云自由人自由與天遊四句也卿之自由竟如此者謂爾今云作自由女四句

也第所謂沾泥絮者既已歷落言之矣而所謂與天遊者則未言其實際故下一段自不可少論衡道雖同中有異志雖合中有離晉書孟嘉傳褚裒問庾亮曰聞江州

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座卿但自覓哀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莊子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大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自由之道無錯揉二句

揉女久切音紐撓之也史通百家競列事跡錯揉政論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

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道也自守謂有守也宋史蘇軾傳論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

自守之說義何窮二句

陳書周弘正注金樓子帝曰弘正於義理清轉無窮一時名士也蘇軾詩好語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

重剖
詳也

無以且言其大綱二句

以同己孟子無以則王乎且姑且也暫時也晉書謝安傳不存小察弘以大綱諦審也維摩詰經佛言

善哉寶積乃能為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毋我否謂勿以我言為不是也

尊榮之位說君王二句

孟子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芻狗結草為狗以解禳也莊子芻

狗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暴之而已自我視之如芻狗句非徒託空言也憶丙戌之歲「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英

商開平於北般鳥子至其地登岸時蘇祿人見子皆合十指富胸侍於路側及所見兵役無不如此初不解其故數月後忽蘇祿之君命其舅父李揖「李揖學於石叻善英文」率

璽書來謁余言蘇祿之君將遷入內島而以今島之君位相讓余堅辭之再三乃已

自知非我所當膺一句

膺受也伊洛淵源錄程子削竄涪州「音浮」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曰何以得此願

曰學問之力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云云按程頤此等語語病頗大富貴榮達即不須學是何言哉

廣廈深宮何所思四句

南史隱逸傳陶弘景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高啟梅花詩粧罷深宮掩鏡時廖藥

洲園館題云直將雲影天光裏便作柳邊花下看枚乘七發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都召見與語問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

山中不乏宋史趙自然傳每聞火食氣即嘔惟生果清泉而已

死生修短復何疑四句

王羲之蘭亭集序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陶潛歸去來辭聊乘化以俱盡樂

乎天命復奚疑晉書張翰傳翰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任昉宣德皇后令客遊梁園則

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 李白感時留別詩羞言梁苑地烜赫耀旌旗 禮記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 李中廬山詩他年如遂隱五老是知音 溫庭筠詩時輩惟良友家聲繼令圖 玉亭女史詞南浦悲吟西窗閒枝居然卷附秋香裡寸心從此莫言愁人間已有人知己

惓惓之德若琴心四句

音音聞平聲左傳祈招之惓惓式昭德音注惓惓安和貌 盧鴻嵩山羃翠庭詩神可谷兮道可冥有幽人兮

張素琴撫皇徽兮綠水陰德之惓兮澹多心 醇徒含切音草厚味也甜也王褒洞簫賦哀惓惓之可懷兮良醴醇而有味 吳錫麒壽袁簡齋文領釋紗之弟子會黃絹之詞人

美饌飛來護世城中之雨玉笙吹徹華陽樓畔之風靡不飲以道快振之醇聽 歡昌悅切音啜飲也楚詞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醪

勉矣常虞祖述先二句

按晉書祖述(他歷切音湯)字士雅劉琨字越石二人見石勒陷洛陽同起兵救晉皆爲刺史之職嘗同寢聞

雞鳴輒蹴琨曰此非惡聲也因起共舞由是南渡江祖擊楫曰不能清復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琨嘗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嘗恐祖生先吾著鞭 蘇軾詩成佛

莫教靈運後著鞭從使祖生先 楊子法言或問勇曰孟軻也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 黃庭堅詩言詩已出靈運前行身未聞孟軻勇

安樂有窩師邵雍二句

宋史邵雍傳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

因自號安樂先生 戴復古詩四山便是清涼國一室可爲安樂窩 南史顧歡傳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給隨緣須導歸一論

語禹吾無間然矣 傳燈錄梁天監元年有僧智藥泛舶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遂開山立名寶林乃云此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按六祖盧惠能亦稱盧居士說法主隨緣而不流於緣諸俗而不混於俗是佛理改良大家也

以此自由出自然二句

鄙人之論自然皆謂性學蓋以盡人性盡物性為自然恰與老子無為之說相反已詳於弁言註內前人勸學

詩云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煙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正與鄙人之說同 易无咎者善補過也按西人理學家動議孔子傳易流於占卜開後世無窮之惑然予之論易特取孔子假年學易使無大過之說以為斷蓋易者變易也雖至凶之位以君子居之亦必逢其吉至吉之位以小人居之亦必構其凶六十四卦卦如是三百八十四爻爻如是是則易之為物之可觀者也此說已著於勸學篇書後及新政真詮之前總序中惜無暇別著一書耳世有邃於易者請將鄙人之說疏通而條暢之孔子有靈定當心印若竟以易為占卜之用以誣孔子則孔子者直一終身蠱惑之人耳尚何聖之足云

自由之德果何宗二句

宗主也 按達摩所傳楞嚴經四卷大旨言成佛者不用言詮只要自心現量自心現量即俗所謂良心自問

也

此心雖本自天生二句

然徒恃自心現量則亦決不能通天地之故自心現量愚癡皆能使無以正之有流於大錯而不自知者矣故

必佐以學問學問之道終身由之而不能窮比之自心現量其功百倍

二十世紀哲學全二句

二十世紀即當今之世也哲學本無有能得其全之一日然今之世已得其要領明何者為哲何者非哲知所

趨向預謂之全耳禮記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庾信賦理洞研幾窮源作聖若扣洪鐘如懸明鏡

果能大小盡其鳴四句

按董仲舒賢良策又名天人策以其所論為天人相與之際也夫天人相與之際而能通之則所謂學與天通

也或問何謂天人應之曰天者人之魂也人者人之身也人身必死靈魂不死人身之死
人知之矣人魂不死從何而見曰魂者托於凡為人類者之身人類不絕是吾魂常在之
證也佛氏涅槃一經扶律談常如來常在亦此意也豈惟如來唐堯虞舜秦政隋唐今
遠矣而人日有談之者則其人固未死也然而談堯舜則人無不喜喜即天堂也談政廣
則人無不怒怒即地獄也而為堯舜為政廣者當其生時亦何嘗不知有此喜怒哀樂為善
類即堯舜也凡為惡類即政廣也其名雖不表見於人其心無不自了於己其為天堂類
乎地獄類乎人縱不言己亦自居之而不可易景教之言曰升天堂入地獄一受苦一得
福嗚呼豈必其有明明赫赫之賞罰哉人心自知之賞罰其視明明赫赫者何如也樞
本也中也紐交結之處也煩惱有二說一則學問鑽研之用功天人缺憾之幹濟一則
富貴功名之繫念聲色貨利之縈懷由前之說雖煩惱而仍謂之歡娛由後之說雖歡娛
而仍謂之煩惱前之煩
惱既多後之煩惱必絕

何須銅像耀巍巍二句

峨牛何切音裁巍巍山高貌亦作狀元解太平廣記高錯知貢舉戒門下不得受書題裴思謙自懷仇士良一

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錯曰軍容有狀薦思謙秀才錯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龜峨錯曰狀元已有人思謙曰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

放謂放榜也錯不得已從之劉禹錫詩道為自然貴名是無窮壽

信能自守始行權二句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古人行權寧濟為功玉式金相註前左傳宣公三年石癸曰吾聞姬姑耦耦同偶

謂姬姓與姑姓聯婚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穆之元妃也按鐘鼎文姑或作吉

天下之權何以行二句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答武帝曰劉孟與公俱起布衣力敵勢均無勝負者勝負未可定也中國行三綱之法

謂夫為妻綱婦理雖直亦當受屈故勢均力敵勝負在未可定之數然後權始可行吾獨怪女子有天生最美之權而不知所以用之也

主權若失自由傷二句

自失其主權則必不能自由隨園詩話云世有口頭俗句皆出名士集中者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杜荀

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羅隱詩也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崔戎酒籌詩也閉門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詩也大風吹倒梧

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宋人笑趙師畢欲附范文正公祠堂詩也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古樂府也自註見七修類稿所引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口曹鄴詩也一舉首登龍

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張唐卿詩也（按二語亦見李昉賀呂蒙正詩）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邵康節詩也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徐守信詩也隨園所引俱屬名士之詩至女士之詩則祇得女真蕙蘭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二句少時聞人誦之者上句加海內二字下加世間二字雖然所謂難得者猶未繪其形稱其數則其形繪矣故曰萬中無一有情郎

有如弱國求人護二句

失主權而不能自由者莫如以弱國之屬於強國爲比夫國無小大無強弱所爭者在其能否自主耳往者拿

波崙以民權二字籠絡歐洲諸國之民實則陰行其霸術各國明其詐乃羣起而攻之拿波崙遂一蹶不復振（詳新政真詮後總序）以此見諸國之能自主也自是而後歐洲諸國雖小如彈丸黑子亦無被吞之禍主權之重也如是覘國步者可以鑒矣爲女子者可以興矣

呂后聰強漢自在二句

按王遵坦句云垓下何必更悲歌虞兮呂兮較若何袁簡齋句云若道高皇勝項羽試將呂后比虞姬不知羽

之勝邦者只此此羽之所以亡也袁文高侍中之聰強几杖慮設斐晉公之風貌海鶴同清荏音壬上聲柔也楚詞外承歡之約約兮謹荏弱而維持

豈謂夫妻成敵國二句

管子與國不恃其親敵國不畏其強後漢書吳漢傳光武用吳漢爲大司馬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

戰守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宋子侯詩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陸展染髮媚側室一句

南宗書謝靈運傳何長瑜以韻語序義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易

閑有家志未變也註志未變而豫防之禮
記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

王莽修容諂後宮一句

漢書王莽聞劉聖公將立為帝愈恐外示自安迺染其髮髮進杜陵史氏為皇后袁簡齋染髮詩當時漢武

求神仙金丹未必還朱顏何如王莽一夕變髮
六宮明日迎嬋娟易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則

阿房粉黛人盈萬一句

史記秦作阿房宮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袁簡齋詩祖龍邯鄲兒奇貨居大賈蠱目而豺聲橫絕萬

萬古杜牧阿房宮賦慢立遠視
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隋宮采女倍三軍一句

通鑑隋楊廣幸江都龍舟四重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

乘翔螭舟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有濛綵朱鳥蒼螭白虎等名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其濛綵以上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有平乘青龍等名舳舻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棄埋之按秦之阿房隋之龍舟皆俗不可耐乃滅六國弑父兄之人其所慕不過如此專制之君何惡不作廣用以挽舟者士人非宮女也然士人如此何異宮女詩材非考据故隨便用之周禮地官

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

兼容莫若漢武帝二句

史記司馬相如傳漢武帝馳騫乎兼容并包勤思乎參天貳地按通鑑鈞弋夫人趙氏之子弗陵年七歲壯

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可憐)帝曰引持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可憐)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使無專制何以至此)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使知自由何以至此)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後魏道武將立其子亦殺其母劉貴人曰吾還遵漢武爲長久計耳子謂孝武道武立子殺母之舉苟有人心斷不肯出充專制之義必無人心

精明無過唐太宗二句

王逸九辨章句叙人有九竅以通精明通鑑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意未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

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按此本高宗事而云太宗者以太宗爲李唐最顯之君且許敬宗亦太宗舊臣也

讀書種子多無義二句

此本大概而言若舉一人以爲證則百里奚爲最古按百里奚字井伯虞人也少時家貧流落不偶出遊以求

仕諸國其妻貧無以餒乃殺母雞以屢屨(音冉移戶杜所以止扉也俗名門門)炊之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漸婦後秦穆公用以爲相妻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

在堂上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瑟撥絃而歌之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麋
屨今日富貴忘我爲後漢書列傳宋弘字仲子光武時爲太尉帝姊湖陽公主鄧晨之
妻也新寡帝與共論羣臣而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後弘
召見帝令主坐於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聞貧賤之交不可
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按宋宏之有情卽予所謂萬中無一者也

賈客營謀不計財二句

賈音古商賈也吳鎮詩良人遠賈妾心哀秋月春花
眼倦開忍死待郎三十載歸鞍歇得小妻來歇音駝負
也

以茲察識情所在二句

杜牧閑題詩男兒所在卽爲家百鎰黃金一朵花戰國
策蘇代謂燕王曰水蚌方出曝而鷸啄（音琢鳥食也）

其肉蚌合而箝其啄（音晝同味鳥口也字同上而音義異）鷸曰今日不雨日明不雨卽
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捨漁者卽并而擒之易繫辭
君子藏器於
身待時而動

菖蒲任爾氣芳芬二句

援神契菖蒲益聰羅隱詩解吟憐芍藥難見恨菖蒲
袁簡齋詩玉藕絲多郎性情菖蒲花香妾氣息班

彪王命論高四皓
之名割肌膚之愛

遊冶郎君濁水魚二句

李白詩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五映垂楊袁簡齋詩妾身依舊無瑕玉可惜郎成濁水魚檣鄰知切音

離衣帶也女史箴施衿結褵虔恭中韻郝經詩誰種當道棘亂長侵塔菜

試誦毛詩三百篇二句

按詩經稱毛詩者以漢毛公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也詩燕爾新婚不我屑以又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皆

棄舊憐新之詞

將安將樂頓生嫌二句

詩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乍忽也嗔昌真切同嗔怒也嫌也黃庭堅詩蓮花生於淤泥可見嗔喜性岳

珂拙婦吟尚隨姑嫂作笑嗔一生苦樂由他人能不害謂不能無害也

我今當爾上清珠二句

杜陽雜編開元初年蜀賓國貢上清珠光照一室西陽雜俎肅宗為兒時每為明皇所器命取上清珠玉以

絳紗裏之繫於頸直方詩話宋蕭貫夢至宮中有婦人授以箋曰此衍波也煩賦宮中曉寒歌袁簡齋俞楚江詩序衍波精紙書花葉以同清密字真珠化仙霞而箋去區

音驅區區小貌司馬遷報任安書區區之心蓋為此耳

漫擬無端思毀冕二句

漫擬猶云勿謂也無端無故也為此篇欲時閱日報適有某省舉人上書言不宜裂冠毀冕畀女子以權

云云人或非之然女子徒向自由之名而不知自由之實則誠不如其無自由也子所以諄諄然於自由之所以為自由也按唐李泌年九歲賦長歌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能不仙復不貴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此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

但以道原在夫婦二句

但獨也中庸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又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魏志郭后傳

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按此不過舊學之淺見耳心性才情之匹敵為最要

陽扶陰抑言何醉二句

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書以扶陽抑陰為主義其第四十三陽尊陰卑一篇尤言之鑿鑿然平心一按則知其所

言者謬袁簡齋酒友歌君量大如取兗州我量小如守欽器豈徒割席拒華歆欲縛衣冠射蔣濟按常林傳注時苗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往謁濟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

恚（音愧恨怒也）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日夕射之

吹簫弄玉如何樂二句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一旦吹簫感鳳來集夫妻同隨鳳飛去李惺

詩獨自昇天去神仙太寂寥玉人携弄玉簫史愛吹簫法書要錄凡文書相約束皆曰契

彩鳳隨鴉無別因二句

袁簡齋文明珠抵雀不如拾而藏之者之積德深也彩鳳隨鴉不如解而離者之為功大也北山移文始終

參差蒼黃反覆謝在杭詩癡漢偏騎駿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
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按謝詩吟於不知自由之世故其言如此

吟成道德五千言二句

按李伯陽所著合上下篇凡五千言世稱老子以其書
為年老時所著也又稱道德經以其為道教之宗也

忠告見
論語

皈依而俯伏

皈依同歸 魏信陵詩舊心從此永
皈依 易林俯伏聽命不散動搖

梨園娛老集卷三十二終

梨園娛老集

卷三十二 七姝第四首註

荒

4

OF
PART

胡翼南全集卷三十三

梨園娛老集第二卷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白生一首（詩詞凡七百一十二言）

詩 心

寧學休休毋爲板板策馬及門美孟之反泉水無魚徒負其
清陰德及物自覺其鳴

詩 說

五色可盲老子未盡傾肝膽千里能視離婁欠剔起眉毛覩
薄伽梵忽起愛源遇摩鄧女幾沉欲海不因樵子徑爭到葛

洪家幻住謂六根皆含妙用而如來單辯其見者此也白生
馳驅文囿千飾廉隅性正氣嚴雖橫山起黛之眉流瀨騰光
之目風語華言之韻靡顏膩理之容珠墮懷中花飛席上視
之蔑如也意者深有得於自由乎曰否高潔或有之自由則
未也自由者不逐乎物而必循乎理但行乎義而不逆乎情
彼姝者子胡爲而履我闔哉其心必有所以也入諸姪舍示
欲之過若遇文殊師利知必有以轉圜

隨園詩話李尙書雍熙學道散遣歌姬王西樵貢以詩云聽
歌曾入忘憂界不應忽縛枯禪戒未是香山與病緣何妨樊
子同春在安石携妓自不凡處仲開閣終無賴誰爲公畫此

策者狂奴恨不鞭其背予謂尙書不壽之於早旣已羅致歌
姬而復棄之其人必如中西俗語之所謂無脊骨者判以鞭
背宜也若白生之病則病在滯氣填胸無能解脫是宜鞭其
心腹使之豁然開朗得洞天焉如此詩所云者

天魔億萬波旬帶日向人間來逞怪逞怪無過（過讀平聲）演
自由不遇維摩其害大自由之說汨新稊自由之理果何居請
爲白生一解之硜硜之見孔丘譏悻悻之色孟軻非不知己身
羅蘭悲不體人情蘇斐嗤自由之行如水力遇方成圭圓成璧
先生講禮欠商量三却琴心枉用剛若作可人談解脫婆須密
女自清涼先生用智太無濟全名應作潛逃計石中韞玉玉逾

光火裏生蓮蓮愈麗先生那便得爲仁多情不念性非真越漁
好作千絲網網得西施贈與人先生更不得爲義若人探腦非
良意丈夫應作護花鈴忍使彼姝驚龙吠仁義禮智竟全無豈
可自潔誇區區璧合珠聯吁斬爾芝焚蕙歎呼役夫賣絹牙郎
不事也披香博士肯爲乎先生未飲自由醇酒嗜新蒸醉殺頻
東京才子掉頭奔南國佳人交臂分相逢何必不相親只爭無
愧自由神君與七姝如對舉自由之果可立睹君之自由不顧
人姝之自由不顧己不顧人者僥倖盲不顧己者例當死七姝
死君盲目自由如此人天哭已焉哉迷陽迷陽姝之行幡然哉
殆而殆而君之讀儒童菩薩尙通情有誰阻爾師顏叔然猶不

失鐵錚錚頑固推君作都督臨行贈爾聖經言猶勝全身入地
獄君今歸去水雲鄉虔誠修鍊一枝竹非徒險阻篤之行得閒
用以鞭心腹一朝鞭到心花開世界光明若虛谷翩然乘興柏
鄉遊尋儂只在山之麓老夫聞訊出前溪倒屣迎歸一丈屋握
手無他言但道東山梅子今初熟飽君惟有香積餘醉君不用
苞茅縮三盞中山元石漿一甌白傅防風粥一箇文殊不二門
一箇永嘉一覺宿相對何曾演一音天龍八部都來囑東邱西
禹忽同堂紅羊白馬奔無速獅子嚙呻意象祛明犀返照心猿
伏金螭石虎口除鉗蠱國蜂衙針去毒庵摩勒果見全球天女
散花衣不觸有草皆成金色身無塵不作丹泉粟居然芥子納

須彌有如諸佛歸阿閼優塞優夷屈屈前梵王梵志齊其躅如
來迦葉偶來窺笑說自由平等之願必如是而後償方足吁嗟
乎至道在心頭盲人心外求安得淨名辯才舌如流日與讀書
種子談天說自由毋使不可思議之理蘊沉沒莫能浮

音義箋註

陰德及物二句

北史李士諫傳或謂士諫曰子多陰德士諫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能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薄伽梵

教乘法數薄伽梵義有六其義既紛故僅存其音而已一日自在二曰熾盛三曰端嚴四曰名稱五曰吉祥六曰尊貴

摩鄧女

即摩登伽也又曰摩登註見七妹第一首

葛洪

晉書葛洪字稚川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術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行至廣州止羅浮山著述不輟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按煉丹之法西人曾極其研究然不

特並無功效且有隱患丹邱之士自欺欺人無責焉耳

幻住

元初天目山和尚號中峯自稱幻住撰中峯廣錄三十卷

文殊師利

按羅什註維摩經言有長者子以千兩金贈一國色女要入竹林文殊師利遇諸途變身為白衣大士女愛其衣文殊曰欲得我衣當發菩提心女曰何

等為菩提心答曰汝身是也菩提性空汝身亦空女言下頓悟得無生法忍遂與長者子入竹林現死人身臭腐不可近長者子大怖詣佛佛為說法亦得無生法忍僧肇曰大士同其欲然後示其過也

天魔億萬波旬帶四句

天魔註前億乙力切音臆數名十萬曰億一說億數不定按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小數以十為等十萬

為億十億為兆也大數以萬為等萬至萬是萬萬為億也維摩詰經菩薩品註波旬梵言譯謂殺者波旬常欲斷人慧命故名殺者亦名惡中惡惡有三種一曰惡二曰大惡三

曰惡中惡若以惡加已還以惡報是名為惡若人不侵已無故加惡是名大惡若人來供養恭敬不念報恩而反害之是名惡中惡惡中惡魔王最甚也据此則波旬者魔王也

又魔波旬變其狀如帝釋帶萬二千天女特來供奉掃灑而持世菩薩不知謂己是沙門不宜受此等女維摩詰謂持世曰此魔王也非帝釋也汝為沙門釋子不當受此女我為

白衣居士受之何妨波旬懼恐維摩詰之惱已也欲隱形遁去而不可得忽聞空中有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波旬從之維摩詰乃與諸女談法樂諸女聞之乃不復樂五

欲樂也（五欲註前）既而波旬乞還此等天女維摩詰許之

自由之說汨新棋三句

汨音骨沒也註前棋音姬同暮周年也汨新棋謂當此二十世紀新世界但聞人說自由而不聞別說也

居音基語助辭何居何故也一說何居猶言此義何處居讀如字不必改音基

經經之見孔丘譏四句

論語經經然小人哉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羅蘭法國女子蘇斐俄國女子二人皆善言自由者

自由之行如水力二句

釋文云水準也準平物也楞嚴經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無生忍圓滿菩提期為第一謝惠連雪賦既因

方而為圭亦遇圓而成璧

先生守禮欠商量四句

范成大詩村巷冬年見俗情鄰翁講禮拜柴荆吳文溥詩底事春風欠公道兒家門巷落花多朱子詩唯

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說苑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蘇軾詩閒吟遶屋扶疎句始信淵明是可人按維摩詰經及名解脫經袁簡齋

啓僂已頽侵守孔子閉房之記卿須解脫歌獨孤散雪之章按孔子閉房記乃識緯之書托於孔子者也袁文不過借用閉房二字耳餘見前

先生用智太無濟四句

唐書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為文開元時召至帝方與張說觀奕試其賦方圓動靜說曰方若棋盤圓若棋子動

若棋生靜若棋死泌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賀帝得奇童薛據詩丈夫須兼濟豈能樂一身杜甫詩吾客在馮婦爾家同道逃陸機文石饌玉而

山輝水懷珠而川潤 逾音如越也遠也 唐太宗詔法鼓所振變炎火
於青蓮清楚所聞易苦海於甘露 何遜詩香蓋法雲起燈燃慧火明

先生那便得爲仁四句

論語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袁簡齋詩無情何必生
斯世有好皆能累此身 李商隱詩莫將越客千絲網

網得西施別贈人 袁簡齋引風曲惆悵當年范大夫
西施網得贈東吳今朝位置傾城畢明日扁舟泛五湖

先生更不得爲義四句

論語見義不爲無勇也 若人謂九郎 堪輿書探頭
側面代有穿窬謂山形如賊之窺探者其家世代出賊

也按此乃絕無影響之談 袁簡齋詩他生願作司香尉十萬
金鈴護落花 詩召南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吠

仁義禮智竟全無二句

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
論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璧合珠聯吁斬爾二句

庾信神道碑開國承家珠聯璧合 吁音虛疑怪之辭
也 斬音近吝也 陸機歎逝賦信松茂而相悅嗟芝

焚而蕙歎 呼役夫三字見左傳文公元年註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 此二句各作三
截讀之璧合珠聯一截吁一截斬爾一截下句亦然此與杜甫詩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

月色好誰
看句法同

賣絹牙郎不事也二句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柳仲賢有婢失意鬻之蓋巨源家
一日蓋公召鬻綾羅者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色

而仆翌日而寥問所苦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安能事賣絹牙郎飛燕外傳漢宣帝時有宮中女官披博香士淖（音鬧姓也）方成按事賣絹牙郎者女也稱披香博士者亦女也茲均作男子用之取其字面而已袁簡齋文與其事賣絹牙郎芝焚蕙歎孰若與披香博士璧合珠聯

先生未飲自由醇二句

醇常倫切音純醴也厚也粹清也江表傳程普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凡酒以舊為向愈舊

愈佳價亦因而愈貴中國古詩人似未之辨也陶潛詩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屬儲光祿詩新豐主人新酒熟舊客還歸舊堂宿白居易詩綠螳新醅酒紅泥小火爐張籍詩下藥遠求新熟酒看山多止最高樓趙抃詩更上高峯儘高處黃花新酒醉重陽袁香亭詩強別難拋初熟酒含愁怯渡未填河皆以新酒為貴至杜甫詩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則竟以舊酒為賤矣

東京才子掉頭奔二句

李賀詩東京才子文章巨公杜甫詩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南國佳人註前袁文未采遺

珠失之交臂

相逢何必不相親二句

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按自由西字為里勃而特其古文作里勃而達乃自由

神號也

君與七妹如對舉六句

對舉猶云對照也 按沈約形神論謂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動而因果隨之云云是

情照者所以造因果者也白生之情照在不顧人七妹之情照在不顧己推白生之不顧人其究或未至於殺人而推七妹之不顧己其究必至於殺己或曰佛欲入地獄以救人是亦不顧己者何為不見殺曰妹之不顧己以私亡身也佛之不顧己以公滅私也不顧同而情獨異因果安得而不殊 傳燈錄有人問大修行底人落因果也無老人對曰不落因果遂墮在野狐身大智禪師代以轉語曰不昧因果老人大悟免野狐身 按不昧即可觀之謂也

七妹死君盲目自由如此人天哭

七妹所為殉人慾也白生所為殉天理也殉人慾者死殉天理者盲目自由如此

人天哭矣不知處世者殉乎人固不可殉乎天亦不可必也 之以天人融之以情理其庶幾乎

已焉哉迷陽迷陽妹之行

迷陽註見弁言 已焉者悔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也七妹既不知白生之不可托是迷陽也終竟

從九郎則迷而再迷也是亦不可以已乎易復卦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朱子詩十年落塵土猶幸不遠復為七妹者宜念之

幡然哉殆而殆而君之讀

孟子言伊尹幡然改幡亦作翻翻之為言反也 論語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殆危也中國有家無

讀書子官從何處來之語是以讀書為做官之資格然所讀皆專制之書危身危國實基於此今勉白生以翻然改其所讀之書者蓋謂欲得自由須從新學也

儒童菩薩尚通情二句

起世經云佛言我遺二聖往震旦（震旦西域稱中國之名）行化一者老子是迦葉菩薩二者孔子是儒童

菩薩 易孔子繫辭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顏叔見七妹第一首註

然猶不失鐵錚錚二句

後漢書劉盆子傳光武謂徐宣等曰卿所謂鐵中錚錚者也 注言微有剛利也 陸游詩所願瞻德容頑固或

少痊 晉書職官志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

臨行贈爾聖經言二句

馬太福音傳倘爾一手一足陷爾於罪則斷而去之寧跛與殘缺入於生勿兩手兩足投承火倘爾一目陷爾

於罪則抉而委之寧一目入於生勿兩目投地獄之火

君今歸去水雲鄉二句

蘇軾詩笙歌叢裏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 又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 庾信祀五帝歌朱絃

釋鼓磬虔誠萬物含養各長生 眞德秀題跋昔李長源嘗學神僊矣既而爲唐家三帝出建大勳業人謂長源失計吁使長源眞能騁鸞跨鶴不過自私其身耳况大忠大孝不俟修煉而得神僊此眞語中語也按唐李泌之功業仍不外於殺人直罪過耳今之大忠大孝惟竭力致身於公益者乃可稱之 岑參詩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 劉長卿詩

一花一竹如有意 不語不笑能留人

非徒險阻篤之行一句

左傳晉侯在外十九平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篤之行三字借用中庸篤行之句蘇軾詩因病得閑殊不

惡安心是藥更無方仙壇記王方平降蔡經家召麻姑至指爪長數寸經見之心中心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

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復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一朝鞭到心花開一句

心花註前世界光明者天下明也荀子非日非月為天下明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杜甫詩一見能

傾座虛懷只愛才路德詩懷真虛若谷目且上於天

翩然乘輿柏鄉遊一句

翩然者如飛之貌也已別註前晉書王徽之傳徽之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忽憶戴逵逵時在剡音

冉縣名便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按香港之所以得名者以其地出香相之故見區德理英文香港志儂

音農我也麓音祿山足也書舜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老夫聞訊出前溪一句

杜甫詩南尋禹穴見李白杜甫問訊今何如袁文珠飛瓔珞舞出前溪裙繫空篋歌騰小海屋猶室也蘇

軾詩樂全居士全於天維摩丈室空翛然西域傳維摩頽之室縱橫僅一丈故號方丈之室

握手無他言二句

袁簡齋為蔣蒼生作相留行握手無他言君家蔣山相待已久矣孟子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晉書謝安傳寓居會稽與王

羲之及許謨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甚麼便住此山大梅曰馬祖道即心是佛

僧曰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耀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馬祖後請大眾曰梅子熟也

飽君惟有香積餘二句

維摩經維摩居士不起於座居眾會前化作菩薩往眾香國禮佛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於娑婆世界施行佛

事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國之鉢盛飯與之悉飽眾會左傳召陵之盟管仲責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無以縮酒按縮謂去其酒滓也

三盞中山元石漿二句

白居易詩一杯愁已破三盞氣漸粗博物志劉元石於中山醉家酤酒酒家與以千口酒忘言其節度歸至

家大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元石往視之云亡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金鸞密記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食

之口香七日

一箇文殊不二門二句

維摩經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永嘉集序玄

覽禪師詣六祖曹谿初到振錫携瓶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

即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云今轉一宿覺爲一覺宿爲押韻也子按天竺二十八祖中國六祖所說法不外如此又按禪宗語錄與作八股清空文字者同扣其實學無有也茲舉其一以爲例耳

相對何曾演一音二句

維摩經佛國品寶積以偈頌佛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佛

以一音演說法衆生各各隨所解普得受行獲其利斯則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按衆生之類無不有生死佛以一音演之皆言其生死而已此其法之動人所以爲無上也雖然人之有死早已定於生初矣更演此音無乃多事佛氏於人之外分靈物爲八部每說法則八部齊集八部者一曰天二曰龍三曰夜叉四曰乾闥婆五曰阿修羅六曰迦樓羅七曰緊那羅八曰摩睺羅伽見翻譯名義天天神龍龍神也天龍以下其義紛繁不能備錄故僅載其音 曠音燭視也視之甚也 魏書張淵傳凝神遠矚 晉書桓溫傳眺矚中原

東邱西禹忽同堂一句

同堂謂無空閒也無速謂無時間也佛理駐永劫於須臾合大千於方寸無時地之相去也 後漢書戴良傳

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尙奇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對曰我若仲尼生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蔣翥詩豈知白馬與王後又到紅羊換劫年

獅子嘯呻意象社二句

華嚴綸員文殊作象王回顧師子嘯呻是時六千比丘言下成道五眾益友頓啟初心善才悟了李嶠上巡

察覆囚使張明府書組織身文筌蹄意象洞冥記吠勒國貢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裡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簾如錦綺之文梁簡文帝詩三修祚

愛馬六意靜心猿許渾詩機盡心猿伏神閑意馬行

金蟬石虎口除鉗二句

蟬音麻蝦蟬也唐書五行志僖宗時童謠曰金色蝦蟬爭努眼按謂黃巢也孔平仲詩隆準蹙秦亡金蟬

伺唐隙晉書石虎盡殺石勒之種而自立淫惡異常時諫者有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之語廣輿記佛圖澄西洋人能逆知禍福石虎師事之按世說僧林

言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謂其不能害己也口除鉗謂去其虐也唐書酷吏傳吉溫與羅希夷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孝經緯蜂蠆音釵去聲蠆也垂芒其毒在後

左傳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將若之何按憲法若行必無此謗玉堂清話唐太宗置蜂器中令丁文昇覆射之曰薛薛華華山中採花雖無

官職一日兩衙俗語云猛虎口中刺黃蜂尾後針兩般猶未毒最毒婦人心子謂事必有因婦人之心胡為而最毒必有其所以然者苟去其所以然則亦何毒之有

庵摩勒果見全球二句

庵摩勒形似檳櫚食之除風冷見翻譯名義見全球謂全球之大視之僅如庵摩勒果也維摩經時有一

天女註法身大士也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皆墮至大弟子便不墮以一切神力去之亦不墮天女問舍利弗曰何故去花答

曰香花著身非沙門法是以去之天女曰是花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耳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無所分別是則如法結習未盡花著身耳結習盡者花不著也按此說即俗語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自迷之意而孟子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國必自伐而後人伐穆勒之有自治力者能自由無自治力者不能自由其意皆同

有草皆成金色身二句

中峯語錄丈六身一莖草何劣何優三千界半點塵孰多孰少丹泉粟見弁言註

居然芥子納須彌二句

維摩經以須彌之高廣納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

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按謂最大最神最有常者莫如須彌山然若以解脫之道則大而不大神而不神常而不常也法華經云其二沙彌東方作

佛一名阿閼在歡喜國按阿無也閼音蓄動也言無動之佛也

優塞優夷犀屣前二句

優塞優夷註見前冊犀屣音插輦前後相次也袁簡齋文迨至星沉玉李而羣雌猶犀屣其間乳罷金訶

而稚女尚嬖嬖而笑有是哉此樂令人忘死至今使我移情可謂京洛之雅遊夷門之大會也已遼史禮志二月八日為悉達太子生辰悉達太子者西域淨梵王子姓瞿曇氏

名釋迦牟尼庚信五張寺經藏碑梵志往生聲聞說戒濁音濁謂足所立處也此二句上句是自由下句是平等

如來迦葉偶來窺二句

按儒言率性之謂道佛言自性成正覺與西人之所謂自由實無少異五燈會元明州瑞巖智才禪師曰天

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
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靜孟子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

至道在心頭二句

師子吼經法起如來言諸法實相本無言說淨身菩薩問曰若
無所說是真說者瘧(同啞)默不言皆應說法法起曰瘧默不

瘧默亦皆說法而不知法如生盲人處日光中而不見日衆生所有
音聲語言皆入四無礙智欲求法者於自身求欲求菩提以五蘊求

安得淨名辯才舌如流三句

維摩詰經言淨名維摩經維摩詰已曾供養
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礙遊戲

神通善於智度大願成就明了衆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熟
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北史李孝伯傳風容閑雅應答如

流李白雲臺歌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語談天說自由者謂自由之理其
高妙與談天等也法苑珠林佛變化無量三昧力不可思議班固覽海賦遂竦節而

響應忽輕舉以神浮陳琳爲曹
洪與世子書陵厲清浮顧盼千里

九郎一首（詩詞凡二百二十三言）

詩心

鄧尉梅夫栽花不摘稍縱卽逝由防之密佞佛者愚闢佛者迂不佞不闢道之中樞

詩說

此篇涅槃生死原無價一句是洞佛真源語雖起如來而問之我知其必無河漢斯言也華藏海水空上空猥云妙法蓮花紅二句是闢佛語四生六道皆有宗自心現量師無窮二句是佞佛語一佞一闢適得其平至落句云如來戒律比方術除却六塵殺六賊則是援佛入哲欲措天下於自由也

袈裟未着嫌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爲俗僧而言不足論矣
斷除生死路杜絕是非門其庶幾乎而不知尤屬昧昧涅槃
者本無之物如來特借以爲扶律談常之用耳實則無人不
生死卽無人不涅槃是涅槃卽生死也生死卽涅槃也然而
出家學佛者必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爲詞是重生死矣重
生死卽重涅槃八味爲涅槃言之也八味者何一曰常住二
曰寂滅三曰不老四曰不死五曰清淨六曰虛通七曰不動
八曰快樂夫生死旣曰涅槃矣涅槃旣曰生死矣則爲槃涅
言之者亦可爲生死言之也爲吾人之魂言之者亦可爲吾
人之身言之也爲出世間言之者亦可爲入世間言之也八

者誠珍味矣珍味無價故曰涅槃生死原無價

佛氏以斯世爲空而猶必曰世主妙莊嚴猶必曰華藏香水海低徊不已意致纏綿佛非公孫弘何必曲學阿世夫丈六身一莖草誰劣誰優三千界半點塵孰多孰少而乃蓮花說法則布金之地無邊明月吞珠則吹水之天不老非無以也果何爲哉予之闢佛以此

梵言般若卽華言智慧也般若者三世諸佛於無所證而證十方菩薩於無所了而了歷代知識於無所悟而悟參玄上士於無所學而學然諸佛雖證而不宰其功菩薩雖了而蔑居其德知識雖悟而莫睹其蹤上士學之而罔測其狀由是

三百餘會之玄談千七百祖之絕唱皆純以一味清淨般若融爲善見神藥俾瞽者明聾者聰壅者通執者化此中峯之說也然菩提之爲物果安在哉而乃得之於楞伽經之自心現量自心現量者良心自問也良心自問則完全正覺之佛成矣讚之曰師無窮予之佞佛又烏能已

以佞除闢適得其平然則置佛於不論庶不至亂我心曲乎然而不能者則以涅槃生死之無價也是惟有援佛入哲而已矣嘗讀小乘中阿含經謂寧抱火木不抱女人寧入釜中不入溫室戒律嚴矣然而無拳無勇無明刑無顯罰而惟惕以六塵六賊虛無悠謬之談蠢爾菲材非惟無以化其冥頑

反以足生其狂妄力有反動勢所必然故以方術比之謂其
戒律非治天下之正經也哲學爲治則刑賞皆本於自由而
天下無不平等天下無不平等而大同之象見焉

山木擁腫湏繩墨怪石崎嶇湏槌鑿野蠻之性湏刑罰刑罰於
人何所求不外使人歸自由九郎身在自由中九郎心在自由
外不爲九郎歌一篇那知大有自由在肅肅清秋渡碧湘無塵
金地足清涼千聖同歸香水海一口可吸浮幢王臨濟學德山
棒杖蒲團下趙州參南泉蘿蔔心頭掛淨裸裸時赤條條涅槃
生死原無價緣何未曾解脫機不念彌陀念那話從陰界入鐵
圍中求漿值酒曹騰風華藏海水空上空猥云妙法蓮花紅四

生六道皆有宗自心現量師無窮三千世界方外逢萬象森羅
無罅縫學佛半世悟猶封不如噓雞與蠛蠓如來戒律比方術
除却六塵殺六賊

音義箋註

鄧尉梅夫二句

本小倉尺牘語一統志鄧尉山山峯四立
林木葱蒨前一石屹立太湖中若畫屏然

四生六道

瑜伽經言四生謂依殼而起者為卵生含藏而出者為胎生假潤而興者為
濕生無而忽有者為化生教乘法數六道一曰天謂二十八天二曰人謂

貧富貴賤三曰修羅謂鬼人天攝四曰地獄謂八寒八熱等五
曰餓鬼謂九種十類六曰畜生謂胎卵濕化六道又名六趣

山木攪腫須繩墨二句

劉潛為安成王讓江州表六轡沃若不策玄黃之馬九
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禮記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

于輕重也繩墨之于曲直也方干題故人廢宅詩閒花舊識猶含笑怪石無情更不言
崎嶇山路不平貌李羣玉九子坂聞鷓鴣詩正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輅格磔聲

槌傳追切音椎擊也新論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
好槌鑿之聲不貴金玉之和易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刑罰於人何所求二句

今西國律法多根據自由之理而立然猶未能純乎自由也純乎自由斯爲上理此事自關於學界之高尙非

能一瞰而幾

九郎身在自由中四句

心之所之身亦隨之出乎其外即不能入乎其中此九郎之所以不得自由也世之自尋煩惱者盍鑒於此

肅肅清秋渡碧湘四句

圓悟禪師陞座云炎炎伏暑離清嶂肅肅清秋渡碧湘古殿沉沉松檜密無塵金地足清涼又上堂云我我

我渠渠渠千聖頂顙乃蓬廬（顙音寧上聲頂顙也蓬廬傳舍也）不是心不是物一口吞盡三世佛浮幢王香水海拈起擲向他方外淨裸裸（同裸）赤灑灑萬象森羅無縫罅平

懷的實鎮巍然飢來喫飯困來眠

臨濟學德山四句

圓悟禪師語錄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豈不見趙州初參南泉悟平常心是道後來有問西來意便

對曰庭前柏子樹以至鎮州出大蘿蔔頭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非唯趙州德山得此時節入門便打臨濟得此時節入門便喝睦州得此時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

棒以要言之古來宗師無不皆用此箇時節云云按圓悟此一則語錄後之入佛者皆奉之爲玉律金科而雪峯毬禾山鼓秘魔叉道吾笏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莫妄想等名詞

遂爲得道之真言夷考其實何異於捕風捉影毫無所得彼一時艷稱於人口實由聽言者之不加察耳人不加察遂謂時節已到吾不知所學者果何事也

淨裸裸時赤條條二句

赤條條猶上註所謂赤灑灑也餘見詩說

緣何未曾解脫機二句

解脫註前機謂機關也按蓮池大師之教只念阿彌陀佛四字沙門飛錫撰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又

沙門妙叶集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四卷凡事物為人所共知而不欲明言之者俗謂之那話

從陰界入鐵圍中二句

陰五陰也即色受想行識亦名五蘊謂蘊藏於心也從乎五陰而不能超越之者必成五濁蓋心體湛圓為五

陰所翳如沙土投於淨水其濁必矣所謂五濁惡世也鐵圍中謂世界也華嚴經四天下共一日月為一世界有鐵圍山繞之從五陰而入鐵圍中者不明色空之理也張

鷺朝野僉載歲在申酉求漿得酒聊齋臙脂傳判詞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餘註前

華藏海水空上空二句

華藏海水見前註空上空猶云空而又空也李商隱詩十二玉樓空復空按佛書法華經沙門鳩摩羅什

譯本稱妙法蓮華經為佛氏開權顯實之書又按翻譯名義地獄篇地獄有名嗚（音挖）鉢羅者譯謂青蓮華也有名鉢特摩者譯謂紅蓮華也有名摩訶鉢特摩者譯謂大

紅蓮華也三地獄稱名若此者皆是寒逼其身乃作青紅等色也夫地獄曰蓮華妙法亦曰蓮華此佛之所以宜闕也猥云妙法蓮花紅謂九郎假冒白生之名人或稱其計之

巧自我視之此非妙法蓮華經也實乃地獄蓮華紅耳

四生六道皆有宗二句

師無窮即論語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之意此佛之所以可愛也 餘見前

三千世界方外逢二句

三千謂小千中千大千也按俱舍抄則必有四大洲有日月有須彌山有六欲天有梵天然後謂之一世界小

千者一千世界也千與千相乘謂之中千中千者百萬世界也百萬與百萬相乘謂之大千大千者萬億世界也 方外逢謂世界雖隔閼無不相逢也按佛書言世界有二種一

衆生世界是正報二器世界是依報然則人不能離乎世界斷無不報之理也 餘見前

學佛半世悟猶封二句

封緘也 悟猶封謂仍未能開其悟也 醯鷄蟻蠓註俱見前 又莊子孔子見老聃告顏回曰邱之於道猶

醯鷄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豈知天地之大全也 列子殷湯篇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如來戒律比方術二句

按今佛藏分經律論集四種其律藏分大乘律小乘律大乘律藏其經凡三十種小乘律凡六十一種皆佛門

所立之戒律也 宋史陳從信傳從信好方術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莫傳其術究無所得 六塵謂色聲香味觸法也色如熱金丸執之則燒聲如塗毒鼓聞

之必死香如做龍氣嗅之則病味如塗密刀砥之則傷觸如臥師子近之則嚙法如入室賊不妨則害 又色謂明暗質礙等聲謂動靜美惡等香謂通塞香臭等味謂鹹淡甘辛

等觸謂離合冷暖等法謂生滅善惡等 六賊即六根也六根謂眼耳鼻舌身意眼曰蒲萄朶又曰秋泉池耳曰新卷荷又曰捲華皮鼻曰雙垂爪又曰盛針筒舌曰初偃月又曰

優月刀身曰腰鼓類又曰主戟槃意曰幽室屋又曰蓮花形此六者能受色聲香味觸法之塵故亦名六受又名六入以能引賊入戶也落句用意已詳詩說

施公一首（詩詞凡二百一十六言）

詩心

無一不能無一而善百度一身力何能辦羣策羣力神乎其
神大含細入存乎其人

詩說

逐兔何必狗捕鼠何必貓著史何必文提槍何必武然未若
貓狗文武之各用其所長也此篇重在學貴專門四字

世之稱循吏號神君者莫不矜言人之不可欺不能欺不敢
欺不忍欺矣然竊以爲究不若使人以無所用其欺人無所
用其欺則是所爭者皆情理而私之見不存焉私之見不存

而天下不平者未之有也夫驗豬口擊羊皮察稻微芒鞭絲
見鐵其人非不可貴也然察察以爲明則明有時而或盡鑿
鑿以爲智則智有時而亦窮況彼倔強者方反因吾之明且
智將百出其技以相嘗也不亦愼乎晁錯智囊卒以智敗智
果何取焉

隋園謂傳字從人從專言人必專其心於一事然後可傳堯
舜之臣只一事孔子之門分四科亦專制之謂也其言當矣
然有用之學一人傳之莫爲之繼聽其自生自滅則終亦不
傳故必將其所傳列爲科學庶幾繼志述事於世有裨嘗考
太古之世其人用木閱千年而用石又千年而用鐵又千年

而用電今之世用電之世也向使無鑽研推究之人則始發明其理如墨子者亦徒勞心力耳又安能有此日電界學術之光華哉世務厯雜一人難兼涉獵不精與不學等故科學又宜進爲專門夫一人而爲數事與數人而爲一事一年而爲數事與數年而爲一事其疎密精粗必有間矣以人生三十年爲一世而論凡一名一物始作之人以畢生所得著書傳後之學者以彼爲藉是始學之年已同作者晚得之境程度已高一級晚歲著書則再後之學者程度亦因而遞進準是以推閱三百年則同此名物之學已比初時高十級矣學業則精進無窮利世則有加無已皆專門科學之功也偵探

之學近始萌芽亦專門學中之一

非狗勿逐兔非貓勿捕鼠非武勿提槍非文勿著史大才不器
且休論學貴專門言近矣愚山在昔擅刑名秦鏡溫犀無遁形
目聽洛陽聞犬吠耳觀萬里見長城風流曾著臙脂判文彩猶
存雅頌聲梨園主人心不足爲君更製蒼鷹曲微服閒行察隱
情鬼沒神來隱意逐非徒同姓復同鄉且向殘羹分冷炙說到
披肝瀝膽時僇父如何不吐實臍體兩顆血糊模手提擲與施
大夫愚山對此應胡盧今日新巫勝舊巫在旁觀者頭半白不
飲胡爲醉兀兀道是邑宰此聰強幽有鬼神明有日我言且住
勿曹騰卜祝尸庖勢不行偵探豈關司判事應將此案付華生

音義箋註

驗豬口

吳錄曰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燒舍詐稱火燒夫死詣官妻不承舉遂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伏其罪

擊羊皮

魏書云李惠轉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爭一羊皮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知主乎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

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察稻微芒

後漢書酷吏傳周紆遷召陵侯相廷掾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陰察其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

人昔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惟
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

鞭絲見鐵

南史循吏傳傅炎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炎掛團絲於壁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鼃錯智囊

西漢書鼃錯潁川人學申韓刑名爲人峭直深刻爲太子家令太子家號曰智囊其父謂之曰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多怨公何爲也錯曰不如是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鼃氏危七
國反以誅錯爲名錯遂斬東市

大才不器且休論二句

論語君子不器又曰管之器小哉泰西普通學後皆有專門學問之功有進無退今八股已廢中國學者正

宜步武泰西即梨園演劇亦宜改良以表此意

愚山在昔擅刑名二句

莊子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
西京雜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世人心膽女子若有邪心者照之即膽

震心動遂殺之謂之照膽鏡按鏡果有此亦專制者法物之一也獨惜其不能照見趙高胡害之心耳
晉書溫嶠字太真過牛渚磯世傳磯下多怪乃燃犀角照之見水族奇怪

有乘車馬著赤衣者至夜夢人謂己曰幽明道別君何逼之太甚意見惡之嶠遂得病而卒
吳志吳粲傳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

拾遺記浮提之國獸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

目聽洛陽聞犬吠二句

二語本江湖口訣
列子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問之對曰傳者之妄也我能視聽

不用耳目而能易耳目之用

風流曾著胭脂判二句

聊齋臙脂傳判詞嘉其入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冷人
按施

愚山名潤章其詩賦文詞數十年前猶有傳誦之者

梨園主人心不足二句

此曲据招帖本蛇王蘇所制是梨園子弟非梨園主人也詩詞不必拘
君謂施公也
漢書郅都傳都行法

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唐書王弘義傳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
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令爲集衆捕逐畦蔬畦音携區也菜畦也蔬郎果切音裸木上
曰果地上曰蔬一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雪寶禪
師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

微服閒行察隱情二句

微服謂服非其服也詩微我無酒微非也孟子微服而過宋微服閒行謂隱行也史記秦始皇紀微行咸

陽袁簡齋文雪鬢不知冰襟如故料量民隱謝絕筦絃兵略神出而鬼行梁武帝
淨業賦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隱逐無明莫非煩惱韋莊詩誰謂傷心書不成畫人心逐

世人情

非徒同姓復同鄉二句

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崔顥長干行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顏氏家訓人

不可見役勳貴處之下
座取殘羹冷炙之辱

說到披肝瀝膽時二句

吳均詩摩頂至足買片言開胸瀝音歷水下滴也膽取一顧儉父註前晉書姚襄載記殷浩憚其威名

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
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

髑髏兩顆血模糊二句

髑髏音獨樓頂顚也顚音科上聲六書故凡圓物以
顚計古今詩話有病瘡者杜子美云誦吾詩當愈乃

令誦子章霸體血糊模手提擲還崔大夫二句果應按此乃子美戲作花卿歌詞也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報子章反花敬定攻拔綿州斬子章子美因作花卿歌見唐書肅宗紀

愚山對此應胡盧二句

正字通胡盧笑在喉間聲也說苑宋愚人得燕石以為大寶以華櫃十重緹一音題帛丹黃色也巾什襲藏

之周客聞而求觀主人齋戒七日沐浴啓視客見俛同俯面掩口胡盧而笑曰燕石也新巫勝舊巫謂今所串戲勝於當日鞫案之情形也吳志張紘傳注陳琳答張紘書

曰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

在旁觀者頭半白二句

長門賦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直方詩話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洛軟紅香塵之語故東

坡和錢穆父蔣穎叔從駕景靈宮詩云半白不差垂項髮軟紅猶戀屬車塵蘇軾詩不飲胡為醉兀兀秋心已逐歸鞍發按兀兀不動貌

道是邑宰此聰強二句

聰強見七妹第四首註題文今猶記其尾對出比結句云春女何思秋土何怨

小臣默默貢此忱哉對比云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我后隱隱鑒此衷哉時在我旁觀劇此老必深於八股時文者

我言且住勿曹騰二句

方岳詩杏寒春且住芹老燕初來曹騰醉也註前又

金烏升神來佛來呼不謬魂遊八極天九層春秋百年据牀過是非得失付高臥神仙且結香火緣玉簫無聲吹不破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而代之矣范成大詩結廬

占城市初起卜云吉謁醫并治庖二事便衰疾孟子子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

偵探豈關司判事二句

偵音貞探察也侯察也杜預左傳註諜者曰游偵亦謂之間諜按偵字古有用作人名者戰國策衛靈公近

癰疽爛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燭（音濠對火也向也）之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爛子瑕而立司空狗偵探近有專門之學出神入化不可思議司判謂署判者也註見第一冊則天徐策第六首西人華生偵探書已有譯本

卷三十三終

OF
RARY

梨園娛老集卷三十三終

胡翼南全集卷三十四

梨園娛老集第二冊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朱媛一首（詩詞凡一百六十七言）

詩心

杞國伯姬不移一步漢宮馮嫫萬里都護拘攣觀化談道之
愆作法自斃何止羅鉗

詩說

此詩起四句文不相屬而意實相聯鄭康成經神也梁沈約
韻祖也然拘守其說則窒塞聰明惟不相師性靈乃見如世

有盲目不盲心之哥哥則爲之妹妹者不妨施醫復施藥無庸拘守古訓謂男女有別也

昔有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云我說恐你不信僧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德云卽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德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僧遂頓悟此言撒手懸崖一踏到底與曾參之聞一貫無以異也雖然心之有翳一言悟之而有餘目之有翳非一刀割之則不可朱媛爲白生去目翳不爲之割而爲之藥已徵其醫學之疎且纖纖之手無以顯其活脫之精神譬如作文者於筋節關鍵處乃止爲是格格不吐之談而不發揮盡致厥憾非小也東坡有贈王生彥若詩

足以顯手法之高妙今爲朱媛誦之任取裁焉鍼頭如麥芒
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脉中性命寄毫粟而況清淨眼內景含
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
談紛自若觀者頸爲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
幻他技雜符祝子言我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
兩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
君看目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
農夫去草便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
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竝驅無擊穀空花誰開落明月自朏
朏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自註彥若樂全先生門下醫

也

婆伽婆之說大般若也（婆伽婆者如來證果之號般若大智慧也亦名大般若）曾與諸菩薩諸眷屬入定三昧然後說焉夫入定三昧則是無聽者並無說者矣將何以顯法曰此不可思議之妙音也昔空生巖中宴坐天帝散花讚爲善說般若空生曰我實無說天帝曰尊者以不說說我以絕聽聽如此說聽是真般若也此卽是詩所謂予縱不言花解語也

涅槃有破四句法所以明佛之中道而行也其言曰存不爲有亡不爲無此一句二句也亡不爲無雖無而有存不爲有

雖有而無此第三句也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
非無此第四句也雖然有無者天下之大別也不能定其有
無則是疑而已矣疑則非可以臆見斷亦非可以儻侗存笛
嘉路者法國理學第一家也其學派名曰懷疑蓋謂凡有所
疑須力破之至於疑無可疑乃能生其信比佛氏之含糊武
斷猶勝一籌此篇結四句言可解不可解者洛水神仙不外
於佳人之明詩習禮此可解也懸絲診脉何爲遽能之於今
日戲班此不可解也立言若此豈有他哉凡欲以質吾之疑
而徵吾之信耳

或謂懸絲診脉串戲者故爲是男女之關防以示禮制何議

焉曰禮無取僞情必求真迂士枯禪豈可行於平等自由之
世漢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管劉尹曰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花木蘭之從征也十二年韓貞女之流蜀也七年彼何人斯
獨非易筭而弁者哉而關防云乎哉

讀書不拜鄭康成吟詩不數梁沈約哥哥盲目不盲心妹妹施
醫復施藥園中有秀此通明觀者在場病都霍馬肝之石勝撓
砂龍涎之香思扁鵲歡喜讚歎得未曾義女情男目灼灼靈犀
一照金光明鸞凰一曲輸丹誠人生能此自足樂豈必摘藻挾
天庭自由女請解此皮相心相爭如許自然之天人自知予縱
不言花解語猶有四句不能休可解不解聲啾啾洛水神仙何

處求明詩習禮卽其流班中女醫最上頭懸絲診脉譜西遊

音義箋註

杞國伯姬二句

穀梁傳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穀梁子曰）婦人以貞為行者也

伯姬之婦道盡矣按以此為教豈非累世

五輪

宋史輿服志白鷺車一名鼓吹車赤質上有朱柱貫五輪蘇軾本詩註五輪眼科常談也

朏朏

朏妃尾切音斐月未盛之明朏女六切音衄朔而月見東方曰朏俱見說文

食肉不食馬肝

史記封禪書方士文成以食馬肝而死漢書韓固傳景帝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固曰天下之心皆歸湯

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按馬肝有毒故以為喻子之引此蓋謂凡非為夫婦者男女之私其毒

與馬肝等食或致死不食不為不知味

性通有節

世說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花木蘭

木蘭註前 木蘭姓花
見明解縉續列女傳

韓貞女

智囊明玉珍之亂有韓氏女恐為賊掠乃易男裝從軍調征雲南往
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携歸四川當時皆呼為貞女

關防

按俗稱官府文牘所蓋之印為關防今借用之
黃庭堅詩想見我詩煑春茗向人懷抱去關防

讀書不拜鄭康成四句

按後漢鄭玄字康成括囊舊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
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京師稱為經神鄭玄之在

漢猶朱熹之在宋也然其學逼近識緯雖以攻擊何休之陰陽算術為名實則不能逃乎
陰陽算術之外後世之惑玄實尸之鄙人於勸學篇書後曾力闢其妄 按南朝沈約字

休文篤志好學博通羣籍先仕齊後仕梁著有四聲一卷并論吟詩諸法洵屬文壇巨手
然聲韻者一國之事非一人之事也雖羣書博極亦不能以一人而立其範圍東冬之音

何以分別江陽之韻何以不同舉古人之一二句以為準者井蛙之見矛盾實多而况蜂
腰鶴膝之論正足以塞人之性靈不聞李杜而肯為此也 王衍梅鼎夢文美人是誰好

妹妹也寶玉你好愛哥哥也 韓愈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耳 餘見詩說

閨中有秀此通明二句

梁書陶弘景字通明性好醫方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
撰真誥十卷集驗方五卷廣肘後方為一百卷世所施

用多獲異效 枚乘七發潏然汗出霍然病
已按潏乃殄切音年上聲汗出貌霍消散也

馬肝之石勝撓砂

洞冥記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色春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爛年不飢渴也其時公卿語曰不用

作方伯惟須馬肝石

按俗云撓砂即空青也庚辛玉册空青陰石也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效隨園詩話相傳世有空青人無瞽目其真者余未之見也惟南蘭張天池家

藏一顆石巔趾僅寸許面帶波浪光采空靈中伏一兔兔腹下藏雲母漿搖蕩有聲據云其先人得自海上傳家已三世矣儲梅夫題七古云白雲縹渺太素含波光隱現細痕壁

入水能教霞采生舟行怕有饒龍逐按博物志龍嗜空青燕肉故儲詩云然

龍涎之香思扁鵲

花木考宋代宮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散又有香烟成五采樓閣龍鳳文者按本草今藥品

有龍涎香扁鵲見七妹第三首註

歡喜讚歎得未曾二句

上句已見第一册弁言註粵謳從新相好做過一箇義女情男灼音勺明也

靈犀一照金光明二句

靈犀一照註見前佛書有金光明經謂法性可尊可貴當體名金寂而常照當體名光大悲益物當體稱明

也洽聞記蔡衡曰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袁簡齋擬乞假歸娶表史筆催粧銀管耀青廬之色天錢撒帳女牀聽鸞鳥之鳴雄曰鳳雌曰凰唐書戴至德傳高宗嘗為飛

白書賜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

人生能此自足樂二句

韓愈詩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偁促為人轡（音機韉在口也）左思蜀都賦摘藻揆天庭按摘音離舒也藻

文藻也揆音冉猶蓋也近日梨園所尚有上林苑題詩等本此惟專制時所宜今則索然無味

自由女三句

呼名而告不啻耳提面命也高士傳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

者哉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以語姓名也陳搏心相篇心者貌之根審心而善惡自見行者心之發觀行而禍福可知爭如許謂差之遠也楊萬里詩把酒春如

許論詩夜未央

自然之天人自知二句

已詳詩說自然者天然也天然之事人皆自知故可不言西廂詞我不言你已醒開元遺事太液池白

蓮開明皇指妃子曰何如此解語花羅隱牡丹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

猶有四句不能休二句

已詳詩說又朱子詩心知不作功名計只為蒼生不敢休杜甫詩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謂鳥聲也新

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謂鬼聲也茲則謂下四句之求流頭遊四字在尤韻其音啾啾然耳

洛水神仙何處求二句

此二句所謂可解者也洛神賦嗟佳人之信脩兮羌習禮而明詩流謂流輩也沈約謝竟陵王教巢由

與伊旦竝流三
辟與四門共軌

班中女醫最上頭二句

此二句所謂不可解者也 最上頭謂第一也 診之忍切音軫候脉也 史記倉公傳診切其脉 懸絲診脉

本西遊記第六十八回
孫行者施為三折肱

TY OF
LIBRARY

朱婢一首（詩詞凡三百二十一言）

詩心

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其道維何深中篤行亦有攝法名曰催
眠美人之光壓倒陪員

詩說

交涉之道必以理勝理勝而能自強蔑不濟矣唐滕王極淫
諸官美妻無得自全者詐言妃喚卽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
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被王之辱鄭曰
無害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呌左
右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

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慙謝之此所謂理勝而能自強也
爲此詩時聞貢舉考職以交涉題目爲重因以交涉之理發
之固不計其爲風馬牛也

人與人交涉謂之自由國與國交涉謂之國際此中不無分
別然不識自由者不足與言國際不識國際者亦不足與言
自由

國際之法雖從箇人之自由而推然其事劇煩非研究公法
之書不能解公法西書也盡人而讀西書勢有不能則宜取
其當行出色人所服膺如公法提要（何眷高近著）所載之
數十種譯之使凡司國際交涉者得所持循焉佛書之初入

中國也僧肇生公輩先言佛之所言及佛書續入若合符節
而天台曹溪說法竟在西土高僧之上此皆由先得其譯本
之意故能因端竟委生發無窮也公法之書將來何必不若
是道在此時大開譯事耳

當今之時重交涉玉帛干戈日相接違言止息世界平齟齬偶
乖天下裂謀臣戰將縱雄才誰置金甌能安帖一波未平一波
起芒刺在背藜在趾解圍於此孰堪師堪師莫若朱家婢朱家
之婢態無儔能化金剛繞指柔出世聰明偏帶綺一生歡喜不
言愁芝蘭氣吐香爲骨冰雪心清玉作喉桃葉渡嗤王獻妾柳
眉計展武鄉侯超塵豈羨棲雲鶴瞥電渾疑逐水鷗祇有剪刀

能擬舌欲知慧劍且觀眸理煩治劇不倉皇左袒乾爺右袒娘
娘愛逐盲人爺愛全原婚逐盲全婚皆有辭二若可行無板例
惟於兩可擇其尤娘輕爺重宜爲計况彼病盲漸有瘳斯人豈
改良緣締何來癡物鍾家兒思以莠稂雜蘭蕙比之人格害自
由律諸邦交傷國際顛倒離奇策士風醒醐灌頂木樨中一氣
再氣色皆空自伐人伐將無同此意直醒癡人夢此曲可作權
奇弄果然婀娜含堅剛可惜大才還小用吁嗟乎朱家有婢才
如此防金笑煞朱夫子

音義箋註

亦有攝法四句

英文協諾地心大意譯謂攝力也日本人譯作催眠術亦通隨園
老人之言曰美人之光可以養目詩人之詩可以養心嘗讀西報

有女子某國色也犯罪判案時女但以目流盼陪審諸員諸員爲其所攝竟判以無罪而釋之

當今之時重交涉二句

御選語錄有尼問如何是沙門行趙州禪師云莫生兒尼云和尚勿交涉師云我若共你打交涉堪作什麼

范成大詩春雖與病無交涉雨莫將花便破除左傳穆姬曰使我兩君不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荀子禹勞心力堯有德于戈不用三苗服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

接

違言止息世界平二句

左傳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路史陶唐氏不施智力而萬國平戰國策張儀爲秦建橫說魏王曰魏南與

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謀臣戰將縱雄才二句

漢書李廣傳猛將如雲謀臣如虎又武帝紀贊武帝雄才大略溫庭筠詩昭融廓日月安帖安紀綱餘

見前註

一波未平一波起二句

劉迎詩人思狡兔藏三窟我願白鷗同一波西京雜記重山累嶂連波疊浪王維老將行漢兵奮迅如霹

靂虜騎崩騰畏蒺藜按謂軍旅所用以布敵路之鐵蒺藜也蒺藜名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解圍於此孰堪師二句

解圍註見弁言 又虞世基樂府銜枚壓曉陣捲甲解朝圍 晉書李嵩(同皓)傳嵩寫諸葛亮訓誠以勗諸

子曰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堪師何必遠也

朱家之婢態無儔二句

駭聞錄李遵懿仕僞蜀有婦人態蜀平太祖曰有此態耶以氈頭箭射之正中其腹李不動太祖曰外柔內勁

授供奉官後握兵江淮號鐵漢 劉琨詩何意百鍊剛化作繞指柔

出世聰明偏帶綺二句

陳沆春風語流鶯詩聰明偏帶綺歡喜不言秋 袁古香賀人新婚詩芝蘭氣吐香為骨冰雪心清玉作骸

桃葉渡嗤王獻妾二句

按桃葉渡在上元縣秦淮口古樂府註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嘗渡此獻之作歌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

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文章遊戲論美人云唇檀烘日體媚迎風喜之態星眼微瞋柳眉乍暈怒之態 羅隱詩宣父道高休歎鳳武侯才大本吟龍

超塵豈羨棲雲鶴二句

超塵猶絕塵也 警電速捷也 劉克莊贈翁定詩十七年間如電警君鬚我鬢兩蕭疎 路德詩野性棲雲

鶴閑情 臥水鷗

只有剪刀能擬舌二句

陳沆春風語流鶯詩剪刀誰與舌珠玉合為喉 白居易詩斷癡求慧劍濟苦得慈航 孟子聽其言也觀其

眸子人
焉度哉

理煩治劇不倉皇二句

吳錄陸稠為廣陵太守姦吏斂手廣陵諺曰解結理煩我國陸君漢書尹賞傳為粟邑令薛宣奏賞能治劇

徙為頻陽令按劇艱也 不倉皇謂淡定也 胡曾詩倉皇鬪智成何語遺笑當時廣武山 俗呼義父母為乾父母見北史穆提婆傳 漢書高后紀周勃入北軍門令軍中曰

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 杜牧詩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 事文類聚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

袒曰願東家食西家宿以東家富而婿醜西家貧而婿美

娘愛逐盲人八句

左傳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南史何胤(音孕)傳梁武踐祚遣領軍司馬王杲(音縞)之徵胤不就胤請杲之曰卿何不遣傳

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耶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 尤者更善或更惡之稱以二事或二物比較而言 廖音抽病愈也謂

若抽去其病也 史記周紀武王病周公乃祓齊自為質(祓音拂潔也齊同齋齋戒也質音致以身為信也) 欲代武王武王有瘳按病而可代理之所無茲之引此不過欲知

所用字之來歷耳
締音弟結不解也

何來癡物鍾家兒二句

五代史盧程傳人有假驅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啟無例程怒答吏背少尹任園莊宗姊壻也詣程

訴其不可程據几視園馬曰爾何蟲多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園不對而
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子九卿 莠稂音西郎皆害苗
草也見詩小雅 菽園寶談採黃山谷一幹一花者為蘭一幹數花者為蕙之說謂朱子
離騷辯正一書以蘭為澤蘭蕙為香零陵不但混蕙而入於蘭且混非蕙而入於蘭辯不
勝辯無從而正云云子按宋羅願爾雅翼成於淳熙四年後陳櫟於鳥獸草木之詳於爾
雅翼者詆其不能精當乃取朱傳糾正之稱曰節本然願之爾雅翼至今流傳不朽而櫟
之節本片字無存則其所詆者無人肯
信概可見矣願之註蘭蕙恰與山谷同

顛倒離奇國士風二句

漢書鄒陽傳註離奇委曲盤戾貌 史記李陵傳陵有
國士之風 醜醜灌頂註前 櫟亦作厓按木櫟叢生

巖谷故名巖桂 羅湖野錄黃魯直從晦堂和尚游晦堂舉孔子吾無隱乎爾請公詮釋
至再晦堂不然其說公怒形於色時當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乃曰聞木犀香乎公曰
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 演
朱婢者以糞桶潑鍾六之頭故有此句

一氣再氣色皆空二句

劇本有諸葛亮一氣二氣三氣周公瑾水冰心一氣二
氣三氣過其祖等名目氣者謂使之恨極而不能出氣

也 梁武帝詩皆從安所安無非空對空 孟子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 晉書阮瞻傳司徒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有同異瞻曰將無同
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
掾(辟徵辟掾音緣去聲屬官通稱)

此意直醒癡人夢二句

白居易讀禪經詩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戴表元詩今日春風吹夢醒銅山寺口見梅花

囊有權奇一類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也唐書禮志琴操曲弄皆合於歌

果然婀娜含堅剛二句

婀娜音阿那二字上聲美貌也又舒遲也蘇軾詩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袁簡齋費宮人刺虎歌按

明末李自成陷京師獲費宮人以賞其部校羅賊費宮人醉羅賊而刺殺之九殿嬖孽鳴戰鼓萬朵花迎一隻虎女兒中有有心人詭說儂家是公主公主姿容世寡雙色能伏

虎虎心降笑捋虎鬚向虎語洞房請解軍中裝一杯酒一杯沉沉虎虎竟醉刃此小於菟下報先皇帝紅燭千條撒帳光白虹一道衝天氣妾手纖纖軟玉枝事成不成未可知妾心

耿耿精金煉刺虎還如刺繡時一刀初刺虎猶縱三刀四刀虎不動帶血抽刀啼向天可惜大才還小用吁嗟乎城可傾山可平總是區區一點誠君不見滔天狂寇是誰斬霹靂

不能美人敢

朱家有婢才如此二句

按智無常局以恰肖其局者為上朱婢之所以能行其智而無後患者以其婢故耳怪之不成怨之不忍所謂

恰肖其局也遼金禍宋卒至亡宋當時籌策以防之者不僅朱子茲不過借以押韻耳

TY OF
LIBRARY

鍾六一首（詩詞凡二百有九言）

詩心

天之鑄人含齒戴髮人之鑄天聰明正直鑄之何如腹有詩
書學辦不辦一龍一豬

詩說

鑄一局以談天者諸宗教家而外得三人焉董子以陰陽鑄
之周子以太極鑄之邵子以皇極鑄之予以爲不若鑄之以
聰明正直夫號泣昊天昊天不聞其號泣也鑿殘地脉地脉
且聽其鑿殘也萬彙不齊而缺憾之端常欲列其詞以上訴
百年長往而已成之事誰能反其局以快心怨聲自在人間

而孤憤獨鍾於豪傑狼籍悉憑造化而容成謬列爲三才則
謂天者最不聰明最不正直可也然此實未曾深窺其奧耳
苟窺其奧則風雷水火皆成利世之資福善禍淫都爲自置
之業人以一分之聰明正直鑄之天卽以一分之聰明正直
應之人以十分之聰明正直鑄之天亦以十分之聰明正直
應之天工無限量要視乎人力爲推行則學者其要也荀子
勸學篇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非能水也
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民智無不可開之境其進退視學術之
隆汙耳人如鍾六可謂中材以下然而有教無類天之生才

純駁雖異終無可棄也詩雖小道勸學則同

上篇朱家有婢才如此防金笑殺朱夫子與此篇美人之臭亦情濃僥倖當時在下風皆調笑語此此集之所以名娛老也然調笑而仍不離乎學故此篇落句云我聞此語道何從變化氣質呂伯恭

女媧搏土幻爲人黃帝澄清要吹垢大風吹垢塵世間清者濁者交加走獨責鍾六理則那浪蝶遊蜂處處多馬上忽投營貝合貂裘慣走臙脂坡善才於此有深意治人不若人自治請以鳩盤報燕喜鳩爲媒兮鶴爲使壻水娥臺錯問津當頭棒喝應知恥不知恥善才却薰猶異器還須酌辟以止辟刑無刑毒以

攻毒錯非錯阿難當日戀摩登漏盡始能飯般若灌頂以外尙淋漓此糞何止佛頭著言近旨遠其情真懲創狂且眼界新他日人聞鍾六說非惟不嗔還感悅美人之臭亦情濃僥倖當時在下風我聞此語道何從變化氣質呂伯恭

音義箋註

董子周子邵子

前漢董仲舒撰春秋繁露說主陰陽宋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著太極圖說又邵雍字堯夫謚康節著皇極經世

調笑

李白錢少陽詩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呈

女媧搏土幻爲人四句

李昉太平御覽風俗通曰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

爲人故凡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愚者引繩人也李白詩女媧弄黃土搏作下愚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史約前編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

鈞弩驅羊萬羣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異力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依占求之得風后於

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太澤進以爲將澄清
註見弁言 沈約神不滅論萬物交加羣方絢曠

獨責鍾六理則那二句

那何也 理則那見七妹第三首 安熙杏花詩自是
風光要題品等閑蜂蝶莫相猜 陸游詩渴蜂窺硯水

狂蝶入
書帷

馬上忽投營貝合二句

馬上言其急遽也 杜甫逢入京使詩馬上相逢無紙
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詩投我以木瓜 蘇軾詩不學

長安閭里俠貂裘夜走臙脂坡 楊庚詩年少
貂裘客長安走馬過纔尋春未了又問夜如何

善才於此有深意二句

琵琶行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妬註
善才曲師也 中庸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請以鳩盤報燕喜

御史臺記唐任壤畏妻杜正倫譏弄之壤曰婦當畏者三少妙
之時如生菩薩及女兒滿前如九子魔母至五六十時傳施粧

粉或青或黑如鳩盤茶此非可畏者耶按鳩盤茶鬼名也舊譯謂之冬瓜言其陰囊之大
如冬瓜也新譯謂之甕形言其全體之形如缸甕也蓋覺魅鬼也見繙譯名義據此則聊
齋馬介甫傳猶可解者魔女翹鬢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最冤枉者鳩盤翹首到人間也
要香花供養其渾鳩盤作醜婦者承任壤之訛也 徐鉉納后夕侍宴詩禮容過渭水燕
喜勝瑤池按
燕又作燕

鳩爲媒兮鶴爲使

鳩音沈去聲毒鳥也離騷吾令鳩爲媒兮鳩告子以不好南海朱雲崖嘗爲子誦珠江姻緣艇詩云有人喚爾打齋鶴超

度神仙殊不惡有人喚爾扯皮條兩頭搭緊才安樂何如喚作烏鵲舟夜夜銀河渡女牛

堦水娥臺錯問津

華陽國志唐公房成仙之日約其堦依漢川爲居因名其鄉曰堦鄉水曰堦水楊子方言吳有館娃之宮榛娥之臺論語

使子路問津焉演朱婢者誤鍾六以朱母爲朱媛故云李惺詩堦水通銀漢娥臺逗碧霄憐他蟾竊藥笑煞鵲填橋

當頭棒喝應知恥

五燈會元載慈明及明辨禪師皆以喝爲悟道之證而徑山普覺禪師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是用喝而兼用棒

也不知以棒喝爲悟佛辱沒沙門耳如來之所以成佛者奚有於是然五燈會元之言且曰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喝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則又並

棒喝而無之矣中庸知恥近乎勇

不知恥三句

却退也左傳僖公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按薰香草猶臭草十年則無香而臭存者言善易

消而惡難除也孔子家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取善而行曰酌左傳成公六年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註酌取民心以爲政

辟以止辟刑無刑二句

辟以止辟成王策命君陳之詞刑期無刑帝舜勉勵皋陶之語俱見書經按辟亦刑也謂刑而可以止刑者乃

刑之也周禮瘍醫凡療瘍（音陽癰瘡也療音料醫治也）以五毒攻之註石胆丹砂雄黃（音余）石磁石謂之五毒

阿難當日戀摩登二句

阿難摩登註前脉望篇人有八漏目之淚肝漏鼻之涕肺漏口之唾腎漏外汗心漏夜盜汗小腸漏寢而涎

腦漏夢與鬼交神漏淫慾者身漏佛祖通載如來滅渡後迦葉告諸比丘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般若音砵惹又音波藥註前

灌頂以外尚淋漓二句

灌頂註前貢奎詩陋巷泥沮洳空濤雨淋漓傳燈錄崔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師師曰雀

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崔云為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為什麼不向鷄子頭上放

言近旨遠其情真二句

孟子言近而旨遠者善言也陸游詩主人坦率客情真且子余切音疽餘語聲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非惟不嗔還感悅

黃庚紀夢詩虎豹寧不嗔知余有仙緣宋書臨川王道規傳離州刺史魯宗之率眾數千自襄陽來赴道規乃單馬迎之宗

之慰悅

美人之臭亦情濃二句

周書蕭察傳察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呂氏春秋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子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苦

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二荷花記香少似人真倖薄露多如我正情濃楊次也西湖竹枝詞白石敲光細火紅繡襟私貯小金筒口中吹出如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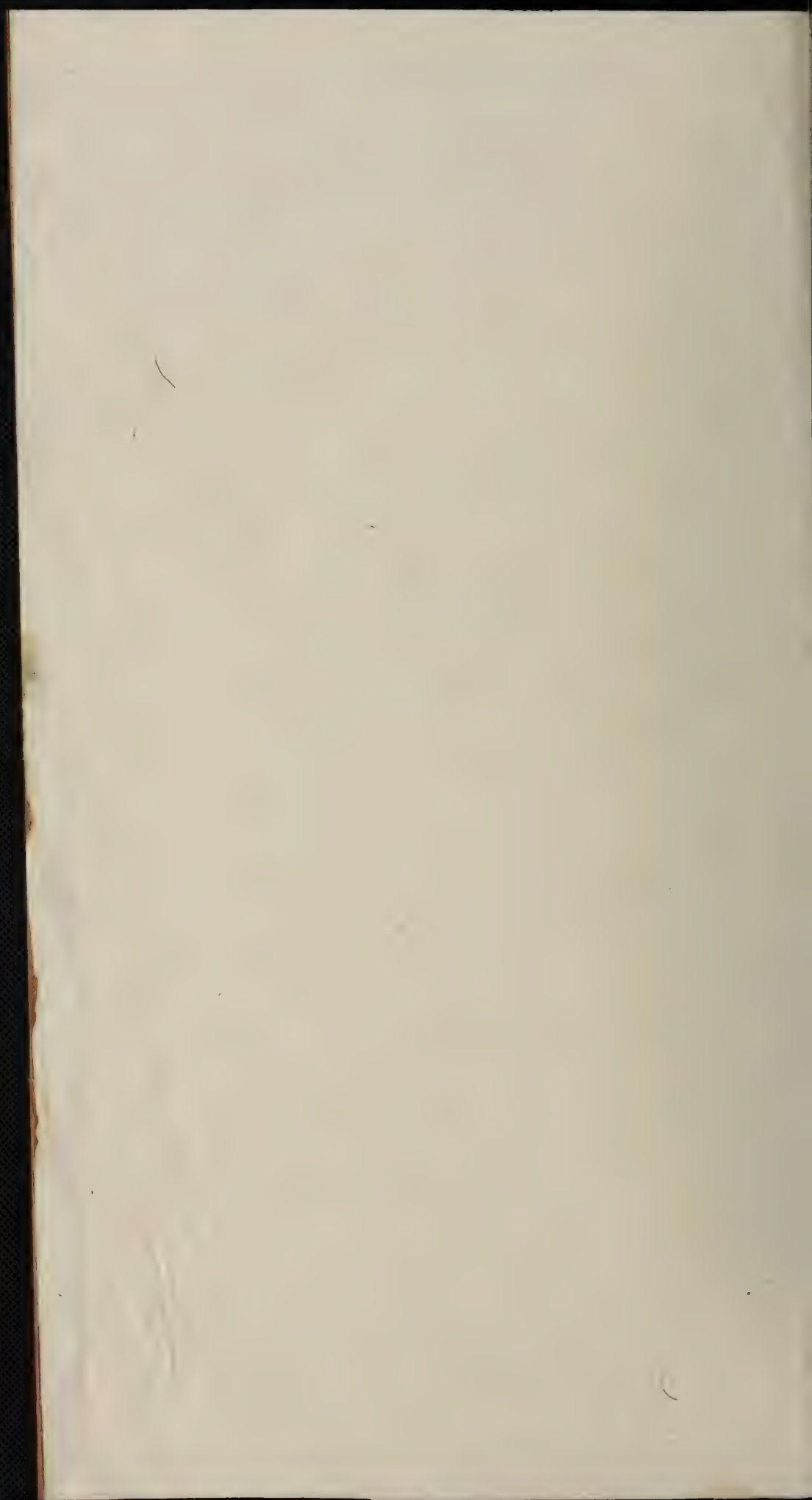
氣僥倖何
人在下風

我聞此語道何從二句

宋史呂祖謙字伯恭少忤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

伯恭方能變化氣質
全集結局歸重教育

梨園娛老集卷三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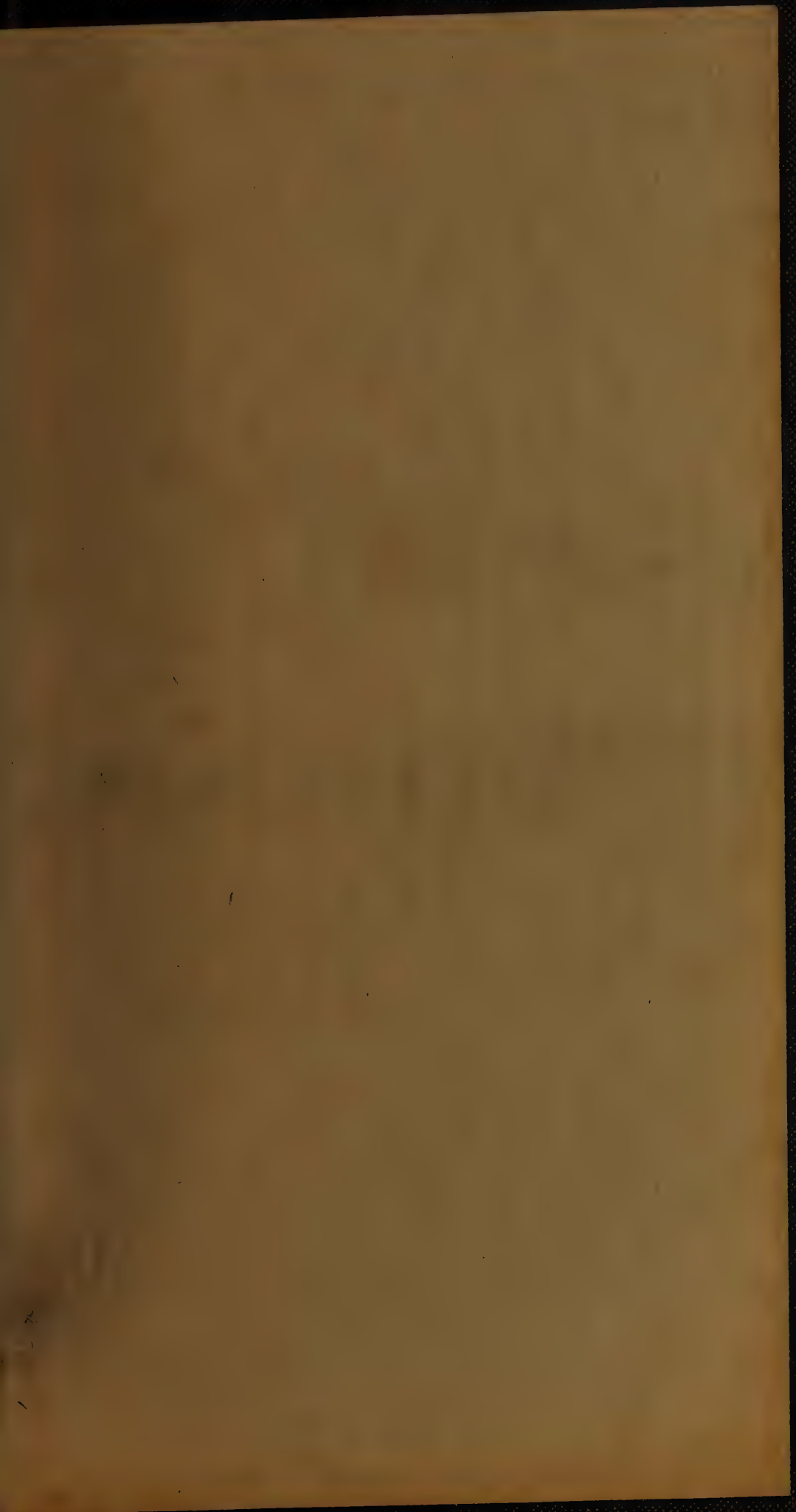


胡翼南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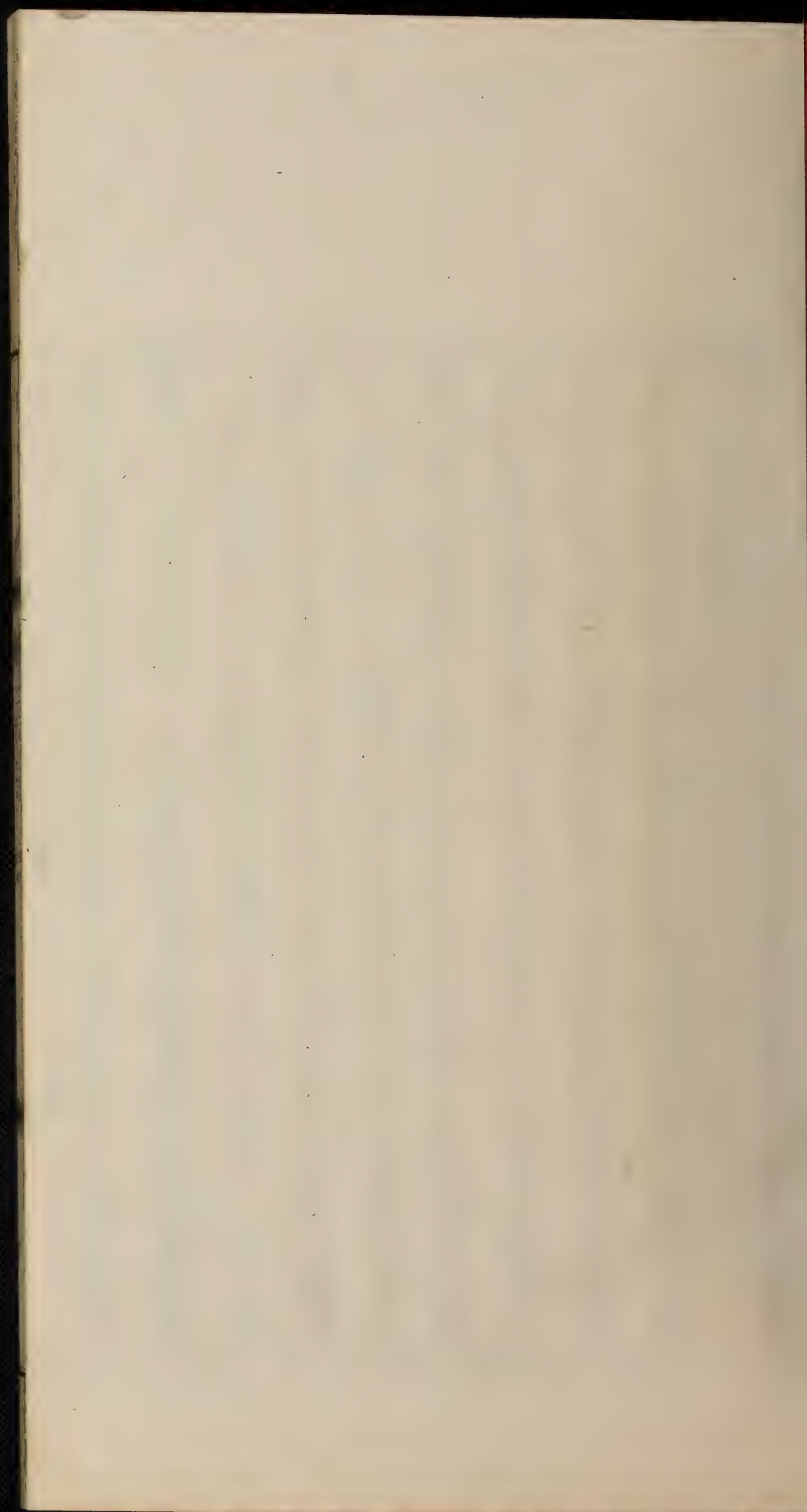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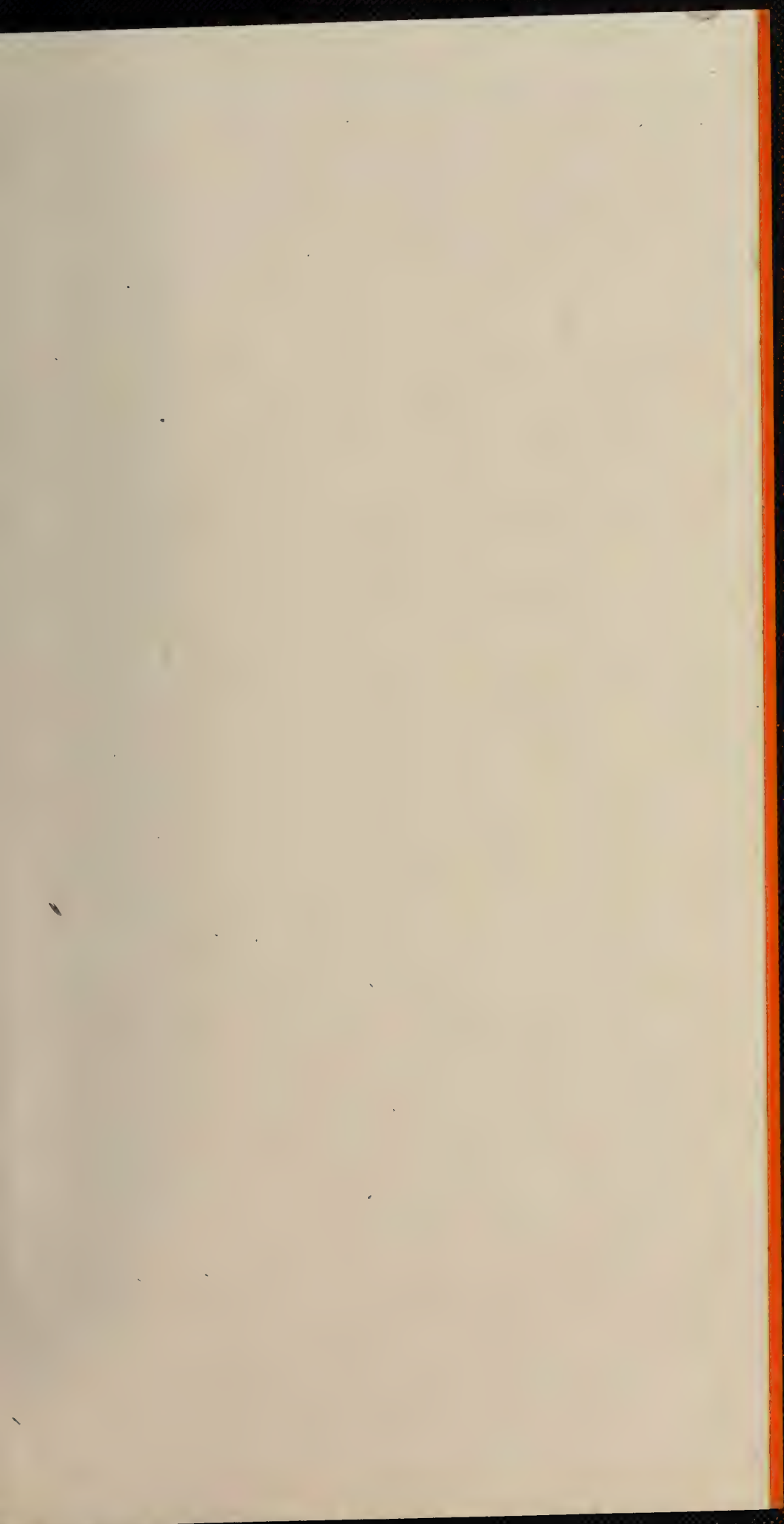
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

伊藤
滿洲
歎
後









PL
2710
434
A1
1920
U112

伊藤歎詩序

香港翼南胡禮垣先生哲學士也生平以大同爲宗曠達不羈
與道共適識者曰爲逍遙遊客先生欣然卽以自號所著新政
真詮及梨園娛老集皆已風行海內膾炙人口近著伊藤歎一
篇卓識鴻裁夙絕千古詩才史筆兼擅其長於哲理關鍵大放
光明讀者知天下環球各國之必將趨於大同之道也實有不
得不由之勢蓋誠與正者事事物物之終始出百詭而後歸於
一誠不如純以一誠而消其百詭試千奇而後返乎一正不若
專以一正而化其千奇榮而爲外觀之耀者榮非眞榮辱而爲
本心之失者辱乃眞辱長言詠歎之方敦厚溫柔之教類情通

德彰往察來詩之足以感化人心而復其固有之天良者無過於此至其腹笥之繁富波瀾之老成慷慨高歌聲情激越猶屬餘事耳山人野鶴閒雲世味久同嚼蠟而民胞物與常繫懷來雖感不絕於予心未能溯流風而獨寫得此一篇直覺凡善知識莫不以爲筆捉靈均字字皆如其意之所欲出也是篇已早登於香港循環日報因亟乞先生再加論註使讀之者興會淋漓且更取而登諸天津大公報而復輯印成書以廣其傳而垂其言於不朽亦以下他日寰宇大同之盛軌發軔於此也

庚戌十一月上澣梧桐山人邵邨田浦源序於新安之梧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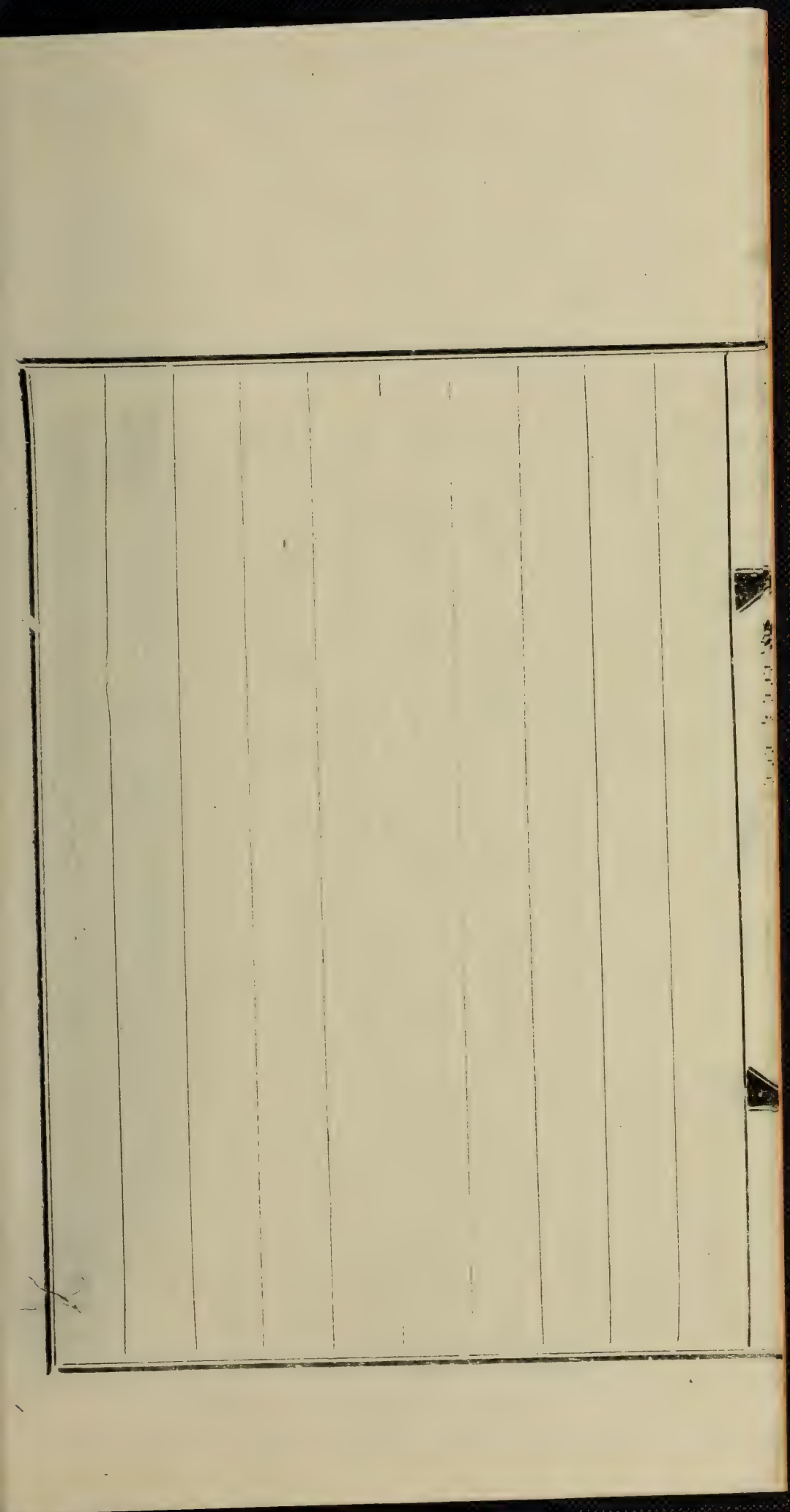
伊藤歎詩一百二十五首并序

己亥之歲日本伊藤侯博文在北京時予嘗致書勸侯當愛人而及人之邦毋徒顧己而私己之國謂愛人而能及人之邦其爲英雄也全若徒顧己而私己之國其爲英雄也則半而已矣云云後亦淡然置之矣去歲忽聞侯爲高麗刺客安重根轟斃予爲愕然今歲又聞日本併吞高麗予更駭然思之思之乃知侯之所以不得其死者實爲行其吞併之謀也當今之世國家之理大明民權民族兩主義漸漬各國人之腦筋土地之事非一君所能獨主挾其君以制其民其民之不服也固宜且數年前日俄之戰日本仗義執言尊中國韓

國之自主聲震天下萬國仰之今一旦自食其言貽笑人口
榮辱之間前後霄壤易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此之謂也其
事非必盡出於侯然爲之主動力者必侯也昔人詠高敖曹
詩云贈汝人間開國公一頭手自擲東風年年布絹三千疋
苦累西朝賞未終歎惜之意溢於言表夫流覽陳編讀史者
猶生感慨况予之於侯也始則愛之欲誘而至於大道繼則
閔之深痛其自入迷陽者乎因長言以歎之名曰伊藤歎爲
七律詩一百二十五首凡七千言然猶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詩以議論爲主援引典故多出經史正書其有畧僻者以及
人名地名等從西文譯出者始註釋之急於刊印未能如梨

園娛老集之詳也時庚戌十月上澣逍遙遊客香江翼南胡

禮垣



胡翼南全集卷三十五

伊藤歎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其一

富強王霸變將通
歐化應推漸自東
赫赫大名君世上
航航小傳我胸中
誰知八面才無敵
轉使三生數忽凶
傅巽荊州曾鑒別
襄陽龐統半英雄

其二

潛踪遊學亦超羣
例竟門開不忍聞
名士靈王思趙武
秀才彼德倣俄君
中流事業伸奇氣
垂老功名障暮雲
忽遇低棋梟竟

奪春申五散果何分

其三

學從沉屈愛鋒銳單慧輕剽孰可當財理亞聘高管子法師孟
德薄弦章心懸李泌銀青印志決琅琊鐵襴襠廿首厄屯歌唱
罷歸來太乙下龍堂

亞聘謂士蔑亞聘英國人著原富一書 孟德謂孟德士鳩

法國人著法意一書

其四

歐西新法舊全非憲政君民德不違簡練丹書參鬼谷揣摩金
海運神機近攻遠締前人術礪利船堅現世輝教戰兼行武士

道氣吞東亞一戎衣

其五

果然西海帶將回浴日羲和淨劫灰二百通侯齊領引一朝皇
帝出頭來扶桑弓指天山月桐槌鐘聞震澤雷大志燕王思雪
恨黃金臺築首崇隗

日本久爲大將軍主政大將軍建桓文之業與中國東周同
尊內攘外向守閉關主義天皇出而主政者自今皇始年少
氣逸西法大行亦時會使然也

其六

維新一詔日初烘難得臨軒策最工新史獨先爲學術都門五

誓格蒼穹風雲龍虎談何謬師友君臣道自隆異國同年猶未
吏驚看王儉已三公

新政頒行日皇親臨紫宸殿率公卿諸侯祭天地神祇定國
是矢誓五條一曰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曰上下一心
盛行經綸三曰官武一途下及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曰破舊來之習從天地之公道五曰求智識於世界大振
皇基按此五誓爲國者死生呼吸之司命也中國國會之立
求速開者自民日本則求之自君求之自民而猶或靳之乃
歎人之智愚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 聞伍廷芳與博文同
學於英馬關訂約時伍猶未吏而伊藤已拜相封侯矣

其七

議院嘉猷作廟謨魏侯丙相互匡扶十年訓練眞英主一旦飛騰大丈夫內政盡將軍令寄外情巧與衆心符臥薪嘗胆緣何事爲傲春秋五霸圖

其八

瀛洲三島海東懸差擬歐西不列顛秦璽雖存笠篷殿神珠宜法汽機船二千五百年來業八十三州以內天餘子山河無定主只爭猛著祖生鞭

不列顛英國總名 篷讀仄聲黃公度日本雜事詩鏡璽尙存笠篷殿倘疑世胄出神仙又曰縱橫八十三州地上下二

千五百年

其九

利濟何由百倍興急將鐵路築縱橫貨能輪轉斯爲賈令可雷
行始運兵風氣開通新世界業營增益舊聰明時當進步翻思
退笑殺拘儒沈葆楨

同時沈葆楨爲浙江巡撫嘗曰中國不能不造鐵路然必不
可自我之世爲之

其十

五行百產盡開荒工藝羣興萬物昌材自外來皆著土貨能抵
制顯東洋爲求入耳騰清譽未免關心暗拍張英美風流隨處

是一時傾國飲泉狂

其十一

惟有官場例最嚴
皇躬作則百僚廉
尊崇獨立三司法
脫盡羅鉗吉網嫌
密察道行奸宄息
旁匡功得吏民兼
翻憐專制遲回者
弼教明刑總不黏

汲塚周書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災
旁匡於衆無敢有違按旁匡名義頗類今之諮議局

其十二

宗教無非與善謀
神儒佛景一齊收
衣冠不阻時宜改
文物都憑社會諏
羅馬切音便解誦
聞鷄起舞入清謳
自從飲過西河

水男女婚姻悉自由

景教耶穌教也 便讀平聲 羅馬切音卽英二十六字母

日本蒙學多少年勵志之書

其十三

生逢蘇李喜名雙一蹴能幾最上邦太曆鐘鳴三戶起暉臺鼎
擁一人扛眼中有鐵堪殲虎腰上無繩亦縛龙聞道司空馬迎
處壯心甯受酒杯降

伊藤博文與大隈重信等皆一時之傑

其十四

猶恐經綸道不常富民侯設幾商量只愁寺起浮圖甃那怕弓

彎太屈強鷄犬舐糠嗤笨伯羔豚徵稅諒錢王三郎得寶從何
唱蠶則績成蟹有筐

國中嘗起人稅以警游惰

其十五

偏於新政有輝光著手成春柄柄香學選倪寬調禮樂才徵卜
式牧牛羊吏胥畏見魚生饋閭巷應無鳥啄瘡百度維貞財不
匱只消涓滴入公藏

按日本進步之速一日千里自明治以來十年間變更之現
象比諸前代百年千年尙或過之故行新政者慎毋以民智
程度不足爲辭

其十六

東京鼓鑄抑何紛爐炭陰陽爲整軍君是高光應善將臣原絳
灌豈徒文昔年弓矢今鎗礮新學韜鈴舊典墳西島英倫精利
器移來東島立功勳

英倫又曰英格蘭卽英國也日本自稱其國曰亞洲英國

其十七

非云霜落演_編劉要使弓調手自柔集衆何勞招部曲尊王正
好習春秋鼓鼙深得跕_跕節琅_琅能將步伐優試問西方誰伯
仲威靈谷忌若爲儔

編音踰虎屬劉殺也立秋日出獵名曰編劉 跕跕音徒拘

關音榻上句言軍操下句言軍樂 威靈谷英陸軍名將谷
忌英水師名將

其十八

奮勇興兵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韜橫披囊瓦三千甲斫折孤
延十五刀鼉監聲華猶赫奕正成遺像更清高況今水火眞無
敵整頓乾坤任我曹

鼉監楠正成日本古名人一文一武

其十九

普法傳來愛國歌心脾沁入感人多王師甯募僧騰客隊伍都
成曳落河陣洗星芒關鐵牡營空海霧靖銅駝秦風板屋今常

在女子猶能賦荷戈

其二十

聞道長安似奕棋出門西笑路旁嗤
千年不改周君愧一姓相傳宋帝咨
從善自然流水急招賢反覺疾風遲
男兒此處難消受便作乘槎萬里恩

其二十一

戰勝全虧一著先飲心久已飲冰堅
晉侯整暇成三駕孫武深沉出九淵
將擊卑飛功有準欲擒始縱法無遷
中原一子鏘然定不在千思萬慮前

其二十二

支那遠望彩雲低錦繡山川夜晦迷本擬厚秦謀弱晉託言強
楚爲醫齊將爭孤注黃河北且結連環黑海西首歆葵丘宜有
日二梟牙上莫先啼

其二十三

洸洸帥畧蒐被廬鐵拔銀刀盡讀書戰法家家尊鶴剎民風處
處足犀渠騎危最解魚成貫叱馭奚驚馬踏虛何物王匡憑六
甲軍監莊賈有穰苴

其二十四

忽聞高麗起烟塵投袂何須殺楚申剛喜奔秦原晉盜預將殲
遂學齊人十三區道妖氛出一統天皇景運新忍俊不禁如見

獵從軍爲樂旺心神

中東之役起事者爲東學黨 高麗地分十三道

其二十五

莫離支久號憎騰節錯根盤力不勝空向犬戎招猛獸那知獠
舞奮蒼鷹熊冠虎旆軍容器馬島龍沙礮火陵着翅人從天上
落螫弧旗拔首先登

莫離支謂高麗之君 中東之役日皇駐驛對馬島

其二十六

需索苛求靡有遺中東由此用兵威烏櫓鳥絕旌旗出白羽虬
飛檄草馳馬首指揮謀黨項蠶叢漏洩走駒支鼓行水陸兼程

進得隴還將蜀道窺

其二十七

高陞船擊使無戎先發陵人志自崇吳漢呼援收馬尾摩訶相
逼入蛟宮前鋒精銳全虧失敵國權謀大突衝當日普皇挑法
戰潛師壓境將毋同

詩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注戎助也 按日人擊沉高陞船在
中日兩國未聲明開仗之先

其二十八

當時鏖戰記戎場旅順牙山最折傷牛口谷深殲二萬虎牢關
奪殺三方將軍橫海長蛇陣壯士開山來鵬鎗未逐水仙沉巨

港已囚天子在咸陽

牛口谷借言平壤虎牢關借言旅順水仙謂鄧世昌天子謂
高麗皇 甲午之役中國兵由牙山敗退至平壤葉志超擁
軍二萬東師由京城北進於牡丹臺玄武門葉軍自潰東師
乘之全軍皆殲

其二十九

同袍公憤作私讎奇績驚天酒可酬練就丁男成虎豹儘教甲
帳滿貔貅不將鵝鴨軍聲亂直把雷霆殺氣投蠡種廿年心力
在吳亡纔解越王憂

其三十

恰似崑崙夜奪關凍花如掌鉄衣擐千蹄馬踏營邊雪十五黿
摧海上山捷速軍機雙赤手雍容醉態半紅顏閨中少婦揮如
意萬歲三呼慶凱還

攻旅順時寒威凜冽聞日軍以酒壯其氣

其三十一

崎嶇長白本難行攻取曾無返旆聲兩道隨開都護府三軍寬
築受降城冲鋒志銳天能上奪寨身輕地亦平何事灞陵回峻
坂驅驅便想迫清京

其三十二

烽火驪山勢可乘旄頭不奪未云羸檀來華夏威全攝檜在燕

雲意力爭歸順白旗村店豎輪誠春酒草橋迎中朝皇業開基
處直作興亡一戰枰

其三十三

土木前車未敢忘西清宮觀落方皇滿廷白面遷都議四角黃
旗偃旆將申息北門愁不啓太華西幸畏踉蹌那堪南渡師衰
宋牛背宮花哭汴梁

其三十四

勢成破竹矢離弦虢滅虞亡事必連豈似得臣心易晉儼同秦
政目無燕堅昆四諭皆無用回紇三求更可憐只許法蘭爹亞
相款償地割善周旋

普法之戰法國始終主和者爲首相爹亞

其三十五

中外曾欽伯紀名馬關締約賊宵征
全台割斷荷蘭氣東省姑存列祖塋
五利當頭談魏絳三韓拱手讓柴榮
攫財獲重從權了未可兼將禹甸傾

南宋李綱字伯紀此指李鴻章也
重輜重也丁汝昌以全艦隊投降

其三十六

門前一樹馬櫻丹僕僕征塵暫解鞍
戊己高官屯校尉丙丁新綬改袁安
張良得志優游易陶侃爲心懶惰難
置展安窗教得

所謀猷轉向整台灣

其三十七

戒外開疆歷幾朝
膚功不見奏班超
一交神劍能揮手
且看長沙善舞腰
舊日妖星歸淑氣
新聲戍鼓變徠招
風和漸漸瓊波靜
始信威稜仗皂雕

其三十八

勤勞幾載力劬勦
已見光華什佰相
經濟有綱商輻輳
胥師平市貨梯航
能興府海官山利
自勝嘉禾玉露瀼
漢地人誇淳鹵關
那知稊載出蠻疆

按前時台灣每年中國課不過數十萬兩自歸日本整頓而

後竟至數千萬圓香港亦然前者國課不過數兩自英開闢
之以擴商務今則數百萬元新政之利於舊政往往以百千
萬倍計而猶有加焉

其三十九

幽居一鶴伴長松電話隨時達帝衷宰相山中呼亞景論衡案
上有王充每聞撼笛春聲豔想見藏花洒浪紅西母東公無底
事閒來問訊白鳧翁

伊藤詩有醉臥美人膝之句

其四十

一曲伊州老淚涼唾壺擊碎慨還慷盧生垂暮重尋夢衛女多

兒尙怕媼亞父何因撞玉斗尉遲無事托清商只緣居間調停
客收利漁來鵲蚌旁

其四十一

功墮垂成恨不禁追思往誤悔尤深已將苦竹搖天帚何憚櫓
槍掃吉林八柄周官過去事七歌亞子未來心監軍賦足軍威
壯射厲弓才殼太陰

日本之還東三省於中國也以俄虎視之故

其四十二

以順爲恆意可知不堪楊楯敵人貽東隅偶讓公孫慰北伐收
功洪武資後望宜防犀兕角初心休負豹留皮嘗言逐獵尋陳

寶王者爲雄霸者雌

其四十三

漠北強橫各國疲會當百戰拔蠡旗歸槽櫪馬重銜轡斷尾雄
鷄豈畏犧撥霧自當文豹顯沉雲翻笑老龍癡銘勳告廟尋常
事卜勝先傾白接羅

其四十四

俄國方籌致力攻中華妖運忽重逢紫微星動僉壬出赤眚災
生御座空麴索披猖挑外患汪黃左右競交訐守心熒惑原無
主颶段將來作教忠

颶音思涼風也廬陵官下記有武將對梁元帝自陳癡鈍乃

成颺段帝笑曰颺異涼風段非干木

其四十五

義和拳起自神叢篝火天書日月蒙豈爲公司東印度忽然人
武北倥侗蠻王受冊來妖鳥左道伸冤仗老鴻何異虎狼托心
腹梁皇枉矢射銀童

英之攻印度也發難自東印度公司 老鴻謂白蓮教朱鴻
儒

其四十六

黃塵逐隊走衡衡短劍長刀作嘯兇蜀市天王鏤滿背洋場鬼
蜮怒填胸避店僅有功臣閣殺敵如聞古寺鐘不問凶良單問

黨他他籍籍只洵洵

其四十七

一霎狂飆起朔風畢方升屋白雲彤洋樓神火號朱雀闐闐紅
燈走祝融奏上綠章殊草草烟消紫府太匆匆梁山水滸人才
異地煞天罡待特封

其四十八

最愛扶清意獨良逢人便殺爲名洋專師尸子權偏重不恥羅
侯債未償國體花龙闌鬪鴨宦途樹懶奧生牂勢均力敵今朝
事怪底齊桓作一匡

樹懶獸名其性最懶 莊子徐無鬼篇吾未嘗爲牧而牂生

於奧注牂牁羊也

其四十九

軍聯九國合諸侯日本先鋒走上游翔旂雲輶無互輦井湮木
刊視殷綱搜牢北海孫賓石擬捉西洋佛狎鷗彝鼎圖書囊括
盡神霄玉殿大梁陬

其五十

仲尼何苦哭梧邱古往今來事不侔城濮用兵惟尙德津沽靖
亂在持籌帝都自惹畿飛鸞天意難回竇入牛金罰卅年四百
兆華人從此永埋頭

其五十一

乘輿西去路漫漫恍似咸同交接間梁武有書求蜜苦石超無
表進桃艱如何枯閨黃楊厄只爲更新赤棒慳遙望紇千山上
雀官家那得不沈瀾

其五十二

軒轅黃帝太糊塗枉費工程野畫區鹿失原中陳涉逐肉從机
上子丹屠臧洪首已高壇据盧播還將大纛覲黃禍一朝全擊
滅外洋國鼓隴胡

其五十三

玉石崐岡火不饒分明奇辱恨難消縱然小賊頭須剃未必先
生舌可燒若檄三科虞郡守奚煩五道霍嫖姚東南半壁人何

罪亦責逃逋賦外徭

時東南數省諸督撫聯保洋人不肯應召助虐乃事平之後
清濁不分數省一律受累日本爲聯軍之首於中國爲兄弟
之國並不聞一倡分別懲罰之議

其五十四

和約溫風動玉除有人傳寫到商於不圖修史宗周伯竟若亡
荆學伍胥朕卽國家言可信國家卽朕又何如金錢六代終無
用豈似環球德化敷

中東戰後日本某君作新史以中國周秦伯爲祖謂伯採藥
荆蠻後乃飄至日本而爲國云

其五十五

假使同盟畫諾初只將賠款作王餘教之巡警荏苒靖用以防
維貿易舒行見送迎担蛄鴨豈愁盜竊嘆攘瑜華民眞冷明仁
義不亦盛哉斯世歟

蛄音混以物蒙之之謂也蛄鴨見通鑑梁紀 按莊子山木
篇舜眞冷禹曰戒之眞冷二字乃其命之誤

其五十六

此道知君笑我迂且將君意說規模權衡每爲仁柔失鐵血唯
當猛烈趨均勢若從屈子屈植民必致愚公愚侮亡取亂兼攻
昧作吏焉能例作儒

其五十七

所以江山跌宕描高歌長劍倚天驕眼中柳折羌人笛耳畔花
低螺女簫虎尾春冰時畫館龍堆月色夜乘輶張皇國勢無餘
事振奮惟期士卒驍

其五十八

可惜摩斯玉樹葱奇廉古迹似臨潼西歐帝運來獅塞中亞皇
猷出祖龍在昔魔王星混世而今眞主水朝宗平生所學爲何
事鼻息常逾萬丈虹

摩斯鳩俄舊京奇廉馬俄名勝地卽在其處 獅塞羅馬顯
名之君

其五十九

紛紛擾擾若金螭奴制朝綱等亂麻離德難爲哥索克同心況
有薩思摩遷邢存衛夷吾事伐魏和吳諸葛誇晉楚爭衡爲救
鄭幾番秦嶺望褒斜

摩叶麻韻 哥索克族俄國強卒薩思摩人日本勁旅

其六十

莫愁百保號鮮卑素手擎天某在斯每欲冲霄鳴鸞鷟肯容攔
路臥熊羆終軍逸氣今猶是鄧禹英年未敢欺行盡魚頭見魚
尾騰雲應向北溟飛

鮮卑卽今西伯里俄之鐵路在焉百保鮮卑謂其人之勇一

可當百能保其臨陣必死也見隋食貨志

其六十一

聯隊屯田逐漸移於中更有狄虎彌松花江採黃金穴樺太山
留黑水碑西毒黃龍知氣盡北冰白鹿久神怡延陀妖雪驚飛
日織錦陳詩繫敵歸

松花江在吉林省 樺太島在黑龍江外

其六十二

笑把揮春作釣磯太平洋艦海參崴波羅迢遞舩生蚌瓊島迴
還枕有輦飛隼冲虛成日瑤交龍應變歷天旂觀光一贈船無
敵況值東鄉善布揮

波羅謂波羅的海俄戰艦在焉 飛隼觀光皆戰艦名日本

西式戰艦自荷蘭政府贈以旋賓艦始命名觀光艦 應字

讀去聲 東鄉日本海軍大將

其六十三

當局昏迷總爲貪名言誰解與鷄談謂非天網憑魚漏誰肯家
園逐兔甘松下烹茶僅不二月中對酒影成三主人看看居中
立恨殺秦時一楚南

日俄之戰或以中國之恪守中立爲非不知東三省苟能自
立或既知不能自立而預早開作公地則俄日之爭何從而
來乃計不出此遂令兩國貪取虛聲之輩糜爛其民至數十

萬之衆然則恪守中立猶爲計之得也吾願中國勿存報仇之心而妄作楚南公之想以糜爛中國之民也

其六十四

世味何爲獨慕羶笑同楊震說三鱸石家禍起珊瑚樹竇氏貪
爭沁水阡難發子公惟鼎染藥逢后主饋機牽人間寶藏原無
盡憐爾偏懷郭劍篇

其六十五

中西書讀腹便便何不通融共晚研枕膝鄴侯終俗物乘舟范
蠡卽神仙萬重白骨堆青史一夢黃魔散碧烟欲學舒芬留贈
語廣寒宮裏有閒田

其六十六

島嶼星羅數二千桃源花老五常全
庚辰無水來擒怪豎亥何心愛步
埏毋乃勞阮尋馬穆豈眞吉地擇
牛眠國醫方美肱三折底事重鳴
鼓兩甄

世界地理志言日本島嶼星羅其數在二千以上
馬穆古大獸骨也可作象牙用

其六十七

時酌徐陵玳瑁筵芙蓉簾幕色香鮮
已傳桑孔錙銖法更動周來結構緣
不看居居高子亢終輸面面太邱圓
輪臺一詔千秋富豈在中周虎落邊

其六十八

蘇張空費舌脣焦不見單于謁渭橋
大敵最宜光武戰當王何必右師挑
青猿子已攀枝掛赤鯁公難避網跳
似此雲中需魏尚未容採藥戴金貂

其六十九

塞門先戒罕开豪彈雨鎗林作暮濤
笄却日來星晝動旗翻夜起陣雲高
功成鬱鬱天如火虜逐深深地不毛
軍士休教愁內熱恩碑亭自記勞勞

罕开音罕堅羌之別種

笄音闐南部新書盧文進出獵忽

天暗星見土人謂之笄却 俄日戰於土廟城其時寒暑表

昇至一百度之高

其七十

北平軍老雪花殘
尼古喇營刁斗寒
戶闔張嬰泥首待
槃歌朱輔峽中彈
元齡身失黃銀帶
徐達人疑白馬肝
何俟龍庭才痛飲
金牌不慮岳飛殞

尼古喇俄皇也

其七十一

鐵道軍行靜不譁
平安火報日生華
賀蘭風軟三邊笛
杜曲霜清九塞花
礮打貪狼回朔漠
棧燒胡騎絕烟沙
拿波崙困希連島
早把元戎付押衙

旅順俄軍初欲退守哈爾濱未幾卽爲日軍從後包截欲退不能與法皇拿破崙之被困於希連那島無異

其七十二

相鬪無如用智何更兼爲力不同科船龐尙慮遐蘇觸礮烈誰能大野過賣國昔曾聞宰嚭輸情今竟得柯哥憑他鐵室銀衡在所向都成落鳳坡

遐蘇士日本帶甲巨艦也誤觸俄所暗設之水雷而轟沉

大野日本礮名其烈無匹 開仗之初俄總軍部下有名柯

哥輔者暗將俄國秘密軍機戰策賣與日本按此等賣法惟專制國有之若立憲之國上下一德君民大和會而後戰者

必無是也

其七十三

健兒性直本天民戰後歸降始見真
古老柏堅籠裏雀麥加羅
輔夢中身玉魚金盃千千曆朱鳥
青陽九九辰一勝才知徵士
氣攻心爲上豈無因

古老柏堅俄陸軍元帥日本有某種鳥亦名古老柏堅當時
有擒此鳥者戲謂擒俄帥 麥加羅輔俄水軍元帥素有大
名曾自出心裁創製破冰船此次其座駕艦誤與日本所佈
機器水雷相觸隨卽轟沉溺斃 中日日俄兩役日人皆優
待降卒故投降者衆

其七十四

掃盪鯨鯢若蝸蟾湖山逐逐黑烟翔渡江取次屯貔虎守隘空
勞配鳳凰早料義州多死馬非關唐帝失生羌褫衣對敵同船
溺五百田橫足頡頏

蝸讀仄聲 江謂鴨綠江鳳凰謂鳳凰城俱在奉天 義州

屬朝鮮 日本金州丸運船偵探敵情回至元山爲俄艦轟
擊兵弁等不肯降自褫其衣燃鎗對敵與船俱沉

其七十五

黑木爲楨巨敵擒九連城上幾登臨戰同鉅鹿才尤顯陣佈師
丹法可尋志在右攻佯向左如將瑟鼓且彈琴智名功勇全盤

計鳴綠塵兵獨步今

黑木爲楨日本陸軍大將 普法之戰以師丹一役爲最烈

其七十六

南山捷報更堪娛伏見親王健不麓偵探我方多勁卒突圍敵
僅一司徒羣峯直踏鴉飛嶺三月難同兔守株窮寇必追留密
網青泥窪凹好殲逋

日人之將大攻旅順也須先按兵三閱月日本親王伏見宮
貞愛不耐其久乃統所部首攻俄礮台故有南山之捷 當
時傳聞俄將軍司徒舍路曾由旅順帶兵突圍而出

其七十七

遼陽戰罷國騰歡電到歐洲刮目看連下齊城尊樂毅共同燕
客逐田單奪來輜重三山積聊慰沙場萬骨攤十日轟天飛彈
子聲聲報道斬樓蘭

遼陽戰後日本經全球各國認爲大國 按遼陽之戰一連
十日俱用鎗礮有一日而戰至十六句鐘之久者三國許褚
號稱虎癡今俄日二國可稱礮癡 人或疑日本小國何能
遽勝強俄而不知以日本之處心積慮而爲此雖使強逾於
俄者與之遇於疆場亦不知鹿死誰手蓋練兵者大抵練至
不畏死而止而日本之兵則不惟不畏直以戰死爲榮戰死
爲樂榮且樂焉雖謂無敵於天下可也然此不足爲日本賀

適足爲日本弔何則專制旣破公理旣行天下必無用戰而
凡死於沙場者皆枉死也死旣枉矣何樂何榮而爲之賀彼
以不靳殺人并不靳於自殺者稱爲大國竊未敢以文明許
之也予嘗有句云美雨歐風尙不堪名言日日與鷄談然當
日各國之認日本爲大國者或重其仗義非必重其能勝也
其七十八

武備當今第一班更從班上最高扳猿公爪髮成刀劍虎將夫
妻鑄彈丸號號管教驍將恐泵泵難爲敵人寬俄軍冊萬添兵
卒久戰應同鳥獸殫

泵他菴切以石投水之聲也鎗彈有名泵泵者爲害最烈兵

家禁用遼陽之役日軍驗所傷痕疑俄軍曾用之

其七十九

德俄密約日空傳遠水徒看近火燃奧地新兵思走馬里威舊
艦望飛鳶烟台岸北軍車棄桂樹山西野礮捐都部柱天斜裏
出追風楚騎識嘉年

奧地沙里威烟台三桂山皆地名 野礮野戰礮也 嘉年

日本親王

其八十

沙河借戰更驚惶恍遇沙陀眇目郎白起殺人甯有算黃蛇入
洞此中亡邊陲甲馬身離胆全國孤孀淚滿眶冤氣遏雲今尙

在路途錯認三垂岡

其八十一

暮天何處笛聲哀
旅順重過感霸才
箴打首攻收鎖鑰
松山手握控樓臺
苦心玉壘經年策
絕頂金城到底摧
乃木東方臣有福
堪消天帝酒三杯

箴打山松樹山兩礮台爲旅順阨要
日本時以乃木希典爲總帥旅順降日皇獎諭之
按日攻旅順至第十次俄軍始降

其八十二

無可奈何豈自嗟
拔山蓋世又何耶
羊皮紙盡投降稿
狐尾頭

低旌節花草索應原馬援罪玉關不爲貳師遮莫將成敗論心
志猶有德皇一語嘉

德皇頒賜俄降將司徒舍路及日勝將乃木希典嘉其二人
均爲英雄

其八十三

不平魯國動諸生社會民品謗篋盈琴瑟未調絃可輟紀綱欲
肅令須更商君空立嚴刑法曹劌惟憑察獄情爭奈強臣挾弱
主庸庸依舊守頑冥

俄舊京太學諸生宣揚反對政府欲圖革命俄皇乃諭允改
行新法然俄之新法至今無足觀者

其八十四

豈必俄皇盡信讒外甯內患立之監一心尙想行虛喝兩國言
和使默緘佈網儼同排八陣驕兵猶欲飾三嚴陽秋我自存皮
裏如此行軍鼓太儼

按嚴字有鹽咸二韻而義同 歐洲俄兵不願赴敵 按俄

國未嘗無人當未戰之先俄兵部某君著書言近日礮火酷
烈非常戰務萬不可開兩軍對壘各軍之兵非死傷過半不
能定其勝負云後竟不出所料此君子忘其名矣憶中國報
曾譯其書礮火較量速率如見結實之作也

其八十五

椅鞍山上北風吹疊報渾河惡戰悲俄將千秋持節苦日軍萬
歲仆碑宜巴黎忘友通財吝神甫爲民乞命奇夜吏捉人情恍
惚如聞杜甫石壕詩

椅山鞍山俱在旅順 千秋句用史記韓千秋事萬歲句用
北史史萬歲事 時俄向法京巴黎借貸法人不允 有少
年神甫名甲本請謁俄皇於暖宮爲四十萬民乞命竟被殺
婦孺死傷甚衆哭聲震天地

其八十六

自笑封侯夢未遑也將此戰論閒嘗露人汰虐矜誇慣日國經
營慘淡忙侯景難侵緣陣脚馬隆能勝在偏箱通靈耳目聯身

手步步爲營孰與亢

按俄國或譯作露國然則俄人可譯作露人

其八十七

胸無成竹合名俄立念雖同手段訛肉是黃羊隨汝刺金輪白
兔靠人挪強貪自餒中軍氣橫暴難逃與國訶不向閭閻結恩
義誰思奮臂學東阿

按俄字有俄頃變更之義 黃羊句謂中國舊唐書張說傳

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

其八十八

萬人爲重一身輕不戰休儕丁雨亭鴟尾養威名將志鴻毛視

死武臣經歸將授命君憐義誓勿重來敵畏能試反文言講周易羣龍无首吉非貞

此爲旅順俄將詠之 丁汝昌別字雨亭

其八十九

明明人自作災妖電掣雷轟集怒颿劉渡冰融風颯颯錫窩泥滑馬蕭蕭壁龍柴紹橫山夜地虎敖曹祭水朝堪擬超幽渡枉死道場五晝並連宵

劉渡口錫家窩皆渾河地 按渾河之戰一連五日

其九十

河伯瞿然駭且瞋殺機無故壞氤氲一縋搏土媧兮幻十月懷

胎母也辛保養提携兒作命成家立室婦如賓何因落在凶皇
手馬革殘屍問水濱

其九十一

黷武窮兵出險途兩京風月斷驩虞波蘭有意翻王鉞芝草無
靈剗帝都殘卒再呼殲喜太頑民革命起華酥棉花禁又隨糧
米借問人從此例乎

俄有新舊兩京日亦有東西二京 波蘭俄所滅國 芝草
句謂俄親王沙芝亞士其時被革命黨轟斃 喜太高之戰
俄兵死傷二萬餘人日本七千餘人 華酥波蘭舊城 時
俄以棉花可爲炸藥糧米亦軍中所用俱欲禁止運載

其九十二

奉天血戰集中央直逐強胡出白狼先據西湖北子口旋摧南
鎮東家房阬來趙卒長平似俘比周王軍數剛包擊興京消息
好成功屈指計陳湯

白狼河屬遼河 西湖北子口南鎮東家房皆當時戰地
是役俄軍死傷約二十萬被生擒約七萬

其九十三

水戰轟轟竟奪魁安排艦隊法銜枚矯如鷹隼風塵出健似驂
騶道路開寥濶埃亭排虎衛汪洋江海走龍媒神來鬼沒軍師
計鴻鵠無從燕雀猜

時日報各家皆言日艦出海無人知其去向有故作偵探者亦不能知

其九十四

守住重洋若禁垣滄烟眯目未容奔往年已見劉公島此日重聞對馬門兩度如何禡敵魄隻輪不返悸亡魂旁觀莫訝飛棋巧後動先謀不厭煩

對馬島海門之役俄艦與日艦劇鬪三日俄艦大小凡三十餘艘或轟沉或觸沒或被擒竟至全隊喪失俄統帥羅者士雲士忌及提督尼巴吉柯輔均被擄提督福加森轟斃兵弁等死傷約二萬人比丁汝昌之喪於劉公島爲尤甚礮利船

堅兵嫻將勇之不足恃也如此

其九十五

萬里黃雲白日昏浪花猶見濺啼痕摧堅不作冠軍謝禦寇徒
聞推轂袁緩帶輕裘前日譽捧盤上表此時冤遙遙三十排山
隊來報蕭王不殺恩

此爲俄水師降將而作按羅氏初受命爲總帥舉國人皆歡
欣鼓舞謂其胆識兼優加人一等

其九十六

秘密機宜宇宙驚獨思研究更憐英西歐此後慚堅甲東部從
茲顯武丁自古羣雄無善戰爲今列辟作師承長侯如爾勳章

賞第一頭銜未滿稱

英政府欲得其秘密機宜令人不測者繙譯之以爲研究

武丁二字借用 德皇頒賞勳章於博文以榮之

其九十七

凡此熙天耀日功斷非手足一人供有夔自可來羣獸捨禹焉
知使百蠱蟲神化丹青無二氣排當歌舞必三終歐風美雨能興
國允矣推君作劍鋒

伯益號百蟲將軍見水經注

其九十八

卅萬雄師億萬財結成一義掃塵埃黃衫躍馬棺衾備黑稍騎

牛夢寐該流血杵漂天地暗拖腸格鬪日星積常聞俗語帶周
步捨命求仁豈怪哉

全戰俱用鎗礮其用短兵接戰者只見於戰奉天時普河一
役 帶周步乃大丈夫三字轉音日本人常言之

其九十九

且喜君王骨自佳讜言容納本虛懷知幾不索唐京米大度渾
忘漢庫鈔弱齒驚看鬼目棕焦梨恥學狗崖柴議和依舊如初
約勝後何曾意慮乖

大勝之後言和不索賠款各國榮之飛電致賀時拍和者爲
美國總統勞斯福

其一百

齊肩一笑拍洪崖
亞細康甯靡有涯
陰霾風除仁壽域
天狼星戢太平階
東來紫氣祥雲現
北向金門高議排
不負山人夜夜祝
蓬萊早已產香孩

亞細謂亞細亞洲

霾讀去聲音賣晦也

香孩兒謂趙匡

胤見孔平仲談苑

其一百有一

騏驥猶妨釋駕僵
巡行壤奠挾纓纓
不煩禮樂尊周孔
自有聲名邁漢唐
鄴下再來知吉利
荆襄威震重雲長
依稀兩日黃昌頌
百濟原君湯沐鄉

曹操一名曹吉利見三國志裴松之注

其一百有二

豈辭鄉土去伶俖人傑移來地始靈高會日陪山簡醉狂言屢
發次公醒三監就國威儀肅一障乘邊兵甲停攝政客卿全兩
美知君恰好寫黃庭

其一百有三

一笛迎霜萬木疏誰憐滿地起江湖同驚秋水波難定且喜星
辰德不孤憂樂自然天下共酸鹹莫謂世間殊報韓志士抽身
去炸彈修成博浪椎

其一百有四

頻年擊筑唱鳴鳴神物藏身片語無聖鐵含灰知屈結焦銅帶
血認模糊心爭日月光同耀氣走蛟龍窟定墟陡覺生王頭不
貴一聲霹靂渡金烏

其一百有五

僥倖幾聞劉節度冤仇直等報齊襄難將筆舌回庸主且把繩
頭縛老僮犬不左牽成駢突鳳難高舉唱當康莫邪不利干將
繼小白終僵射大黃

僮叶陽韻

駢音捍突惡馬也

當康獸名其鳴自叫見則

天下大穰見山海經 大黃角弩色黃而體大見史記李廣
傳注

其一百有六

有客逍遙物外期華山小隱慕希夷頂門縱令神通廣心相難
逃佛眼譏四海恩仇非氣數百年才命箇人爲如君橫死心難
服賤子從頭一解之

其一百有七

方今民族講全球兼併馮陵敢不休互市財盈通馬寶相沿界
定劃鴻溝勝優敗劣非他自傾覆栽培在己求平等精研真理
出恃強怯弱總包羞

其一百有八

大道原無畛域參平平蕩蕩豈庸探橐垂鈴棧駝鳴圖節擁棠

郊虎視耽紫若奪朱名不正王爲異種意何堪大同今世推名
訓寰宇包羅一力擔

圖乙轄切音碣駢駝聲二句本王安石詩 凡異所異者必
同所同故曰同同同同者大同之治也

其一百有九

萬古文明在放奴此說分明不可誣蘇子月風無盡藏莊生仁
義果蘧廬還他固有雜從蜀添我原無鶴續鳧蠶食鯨吞蠻貊
事公然依樣畫葫蘆

雜以諸切音余爾雅雞大者蜀蜀子雜

其一百一十

凶人善戰吉人仇拓土原來非遠猷將乙比鴻情不異呼鷄祝
鳳慝焉廋眞形端在推心去至理無難對面搜且問鬪俄緣底
事何爲躬自效其尤

其一百一十一

從來鶴望不稱臣而況千年若齒膺受命箕疇應享國求仙徐
福豈鑱鄰愈教霸極難成富那患官清剩得貧今日亡齊明日
楚須防後日轉亡秦

其一百一十二

幾見羊頭突厥吞土皇差幸得鄰仁螟蛉異氣終難感鳩鳥偷
巢豈爲親截玉鑲牙饒轉怯將瘤作贅看尤嗔何勞坐擁如天

竺保護爲懷徧地春

漢書王莽傳繞雷之固南當荆楚羊頭之阨北當燕趙 按
古之突厥卽今之土耳其國在俄之西南與高麗在俄之東
南者適相等歐洲羣雄不分土耳其而特保護之於無形者
所以防俄也使日本聯各國以保高麗則俄必不敢窺太平
洋而日本之獲多矣乃計不出此且明示俄以當今之世國
猶可奪也而貽天下以無窮之禍此豈日本之心哉我欲叩
之日本當道諸公

其一百一十三

而乃孜孜走逆流竟將公理付悠悠謳歌朝覲明王業外禪崇

封季世愁進化翻憐退化速勝殘轉爲養殘留柘弓銀研交情
在行酒青衣有異不

研同硯 按日俄戰務初開時伊藤博文至高麗猶稱入覲
高麗皇此與劉聰之待晉懷帝何以異

其一百一十四

王侯一枕夢茫茫啼鳥飛花撩客腸吳蜀降王終富貴隋秦名
將但災殃私如司馬常生慝公是倉庚可療盲請向洛東江上
望誰言海水盡汪汪

司馬司馬懿也 倉庚鳥名肉可醫妬 盲音荒謂膏盲之
疾也 洛東江在對馬海峽

其一百一十五

語憶南唐李後主此人又似不相容興臺未忘沉溪竹臧獲曾
彎射日弓縱遏長戈揜魏闕難防短脚犯重瞳等閒識得爲君
苦想起圖儂輒惱儂

其一百一十六

信誓人嗟忘旦旦誰將風貌憶惔惔方欣經紀煩滕叔豈料資
糧誤趙熹詩詠孱王非少院歌翻才子有賢妃寄奴莫患無成
事庾亮謀行魄已饑

陳思王詩曰王其愛玉體永享黃髮期北魏帝移宮時李賢
妃歌之后以下皆痛哭

其一百一十七

攀轅父老太徬徨猶甚微欽五國霜罪在朕躬宜斬祀惟茲臣
庶勿沾裳兜寵夫婦航千里絹詔淒清字數行我道高皇早立
憲此時國步已騰驤

其一百一十八

古國寥寥孰比肩靈光對岸獨巋然空知淘汰三期刦不向精
神一著研燦燦李花開奕葉瑩瑩通鑑記前編於今尙有江黃
事廿紀羞貽明治愆

其一百一十九

殺人何必定錕鋁恥辱由來甚鑽鈇降志李陵生亦死亡家伯

有罪無辜不須狗脚三拳朕已等魚盤一劍吳始意由余來保
國那知拉朽當噓枯

其一百二十

錫爵班崇五等茅虛銜籠絡認同胞金文陽許封侯敕玉弩陰
收阿父弼那見少康興夏室空聞高貴葬東郊諸公袞袞今猶
爾倘遇羅蘭怎解嘲

羅蘭法國女子善言自由者嘗謂不自由毋寧死

其一百二十一

華族其如戴幘巾敬兒代代續傳薪貴邦信有千年豹何地能
無獨角麟章甫強將諧越俗燕鈔矯揉作周諄陶家欄外雕陵

鵲獨唱無私造化均

或問日本之於高麗究可取之抑不可取之乎予仍不外以孟子告齊王之語應之曰取之而高麗之民悅則取之取之而高麗之民不悅則勿取民者舉通國而言非一二權貴族之謂也

其一百二十二

民氣年來似可言安能耳冷學平原乍聞絲竹猶情往每到悲歌放胆論先軫面生靈未泯呆卿髮動首徒存當初若聽芻蕘語百萬何愁安重根

其一百二十三

心如天馬豈能羈
彝性難容毫末虧
向北鞠躬知斗柄
朝南被髮見桑枝
杜畿不寡生人婦
董卓空收異姓兒
近日梁鴻輩相望
伯通穿塚傍要離

聞高麗在日本留學生爲此失國自盡者已有數人

其一百二十四

南斐飛獵不同題
豈可同年並論提
繫馬或容因稼犯
奪牛況復未田蹊
涼州虞詡常通臂
楚子祁侯盍噬臍
自主諄諄言在耳
焉能到此不心攜

英之征南斐洲美之收飛獵濱皆近世事試取而較量之則知日本之併高麗實爲過舉

其一百二十五

我欲高傾河朔卮瓢翻東海和天倪位升上國惟憑德功列名
邦在濟時曲直只從公議穩干戈不步霸朝危靈臺偃伯方隅
靜絕勝尊俄作帝師

按赫城和平會創自俄國乃名爲弭兵實修武備保泰持盈
之國如英美等惜財愛民屢發各國宜逐漸減兵之議其議
輒爲一二國膚見者之所梗志不能行此由主其事者未能
顧名思義而以眞意將之耳使日本於大勝強俄而後翻然
一悟知兵凶戰危止戈爲武名虛禍實尙德爲高則俄德勢
孤不能不變是一舉而寰宇太平之局成矣此非爲袒護弱

國而言也日俄之戰兩國合計死傷者數十萬人破耗財物
所值以數十萬萬計而其效果至今觀之乃僅成一中外危
疑之日俄協約向使日俄於未戰之初與中國協開東三省
三分其利而另以一分爲地主之酬他國同志仍可倣行如
此則吾料中國無不允愜之理武功之與文德孰劣孰優不
待智者而可決夫利之所在無不可協者也戰亦協不戰亦
協特戰而始協其協也危且有後患不戰而協其協也安且
無後災此惟持公理者知之恃強權者不解也則亦以持公
理者公恃強權者私耳故文德武功利害之別其端在公與
私一念之殊昔人云自有輕裘羊叔子不聞塵戰霍嫖姚又

云錙銖潤物皆爲德百萬貽人反笑愚此皆治術家經濟家
所宜急講者也伊藤一歎竟長至一百二十五首然鄙人宗
旨只此結尾一章 逍遙遊客識

伊藤歎卷三十五終

滿洲歎詩初序

詩之妙以能感入之情而揭人心之所欲言者爲主情本不一其能以纏綿之思運清妥之氣因物賦形隨影換步察其心則孔嘉也玩其詞則藹如也如是則妙之妙者也而世運之轉移人心之進化亦必賴乎是曩讀逍遙遊客伊藤歎一篇其言明且清其理純以正激昂慷慨使人之意也消私心向慕目作者爲偉人今復睹其滿洲歎之作讀之如沐酥酪而潤人之膚肌也如飲醇醖而沁人之肝脾也如禮杖拂而迴人之愚癡也如受砭刺而起人之癰疲也涵蓋百王鍼錐萬古殆不可以方物乃亟倣梧桐山人之法登天津大公報而復輯印成書庶作者

之言得以近達京師遠通寰宇抑予老矣生平所好無過於詩
今猶幸得此稱心之作使予隱居五十年其意之蘊諸心而未
嘗或宣諸口者藉以布露而大同至治之願他日若有可以操
券而得之者焉其爲樂當何如也

辛亥中秋花邑上善堂皇義上人王運煥樂則氏序於河南永

耕堂時年八十

滿洲歎一百五十首

并序

文明必無專制專制必非文明予素所持論也乃世又有開明專制之說窺其意得毋以專制爲未可盡廢乎顧其語囫圇而不分權藉而無据其義則求諸歷史不可得而見也是歲六月避暑山林取東華錄閱之自康熙乾隆之世若有裨觸於予懷者所謂開明專制將毋在是陳仲子誤食魷魷之肉必出而哇之其心始快因取 中國國朝事仿客歲伊藤歎而詠之得七律詩一百五十首名曰滿洲歎篇中獨注重康乾之專制者以其爲開明之時代也諸餘各朝則但存專制之梗概且自咸同以來未見實錄其事之耳聞目見者多

在伊藤歎中故每朝僅作兩首避重複也夫專制必有其源
從流溯源自不能不掀翻數千年學術之案專制之毒康乾
之世中之最深者由不能清其源耳而其禍實流於子孫袁
子才書倉頡廟云公如肯補過請公南面坐周公右孔公左
始皇在旁手把火刪除六經質諸聖黜陟百家來問我朝不
必多書野不必多儒拔兔一毛利天下欽明文思追唐虞此
數語用於今日適合其宜時辛亥七月中旬翼南胡禮垣書
於香江之厚豐園

胡翼南全集卷三十六

滿洲歎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其一

汶泗西朝泰岱東江山到處見眞龍
紅衣大將風塵出白水眞人世界空
商室開基立有烏俄皇崛起白無熊
祇愁明季衰殘局不戒前車覆轍同

此起一首總括滿清自開國迄至於今也
紅衣大將巨礮也天聰五年紅衣大礮成鑄
曰天祐助威大將軍造礮自此始時爲明崇禎四年卽今太陽歷一千六百三十年也按

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
字文爲白水真人云因以稱光武 按明季之敝其實在皇
室用度奢侈朝臣簠簋不飾清初反之故躬行節儉頻免錢
糧

其二

國卜馬羊亡突厥橋成魚鼈渡朱蒙水濱作主人三萬遼瀋來
王族九宗自在騎牛今豎子苦辛逐鹿昔英雄何如天賜漁人
便一旦雙收鵠蚌功

此連下一首爲 太祖高皇帝天命時代而詠 舊唐書鄭

元璠傳璠貞觀三年還奏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準今六畜

疲羸不出三年必當滅覆太宗然之未幾果敗 隋高麗傳
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日光照之感而孕生一男子
曰朱蒙夫餘之臣請殺之及壯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大水
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
且及如何得渡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渡 黑龍江南
岸水常以九月始冰天命元年冰結如橋時僅值八月將士
驚爲天助引兵以渡取薩哈連十一寨 天命五年卽明萬
曆十六年蒙古部落遣使齎書曰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
圖魯成吉思汗問水濱三萬人滿洲國主英明皇帝安甯無
恙自是蒙滿結好與明修怨 太祖時諸部落合九姓來歸

其三

十三甲士仇能報廿五英年氣欲吞只顧眼前消七恨何妨身後有三藩少常多勝星先兆天在人爲雨亦恩龍虎將軍何淺視應將製字比軒轅

太祖之祖景祖父顯祖爲明所害由尼堪外蘭陰搆之故乃以父所遺甲十三副謀伐尼堪外蘭時年二十五 七恨謂害祖及祖父一也逞兵越界衛助葉赫二也脅取十人殺之邊境三也迫將聘女改適蒙古四也耕田藝穀不容刈穫五也偏信葉赫遺書詬詈六也倒置是非妄爲剖斷七也按七恨明非無說以解之然終以此滅明 三藩平西王吳三桂

平南王耿精忠靖南王尙之信也康熙時滅之 第五六句
俱用本事 萬歷十一年歸二祖喪封龍虎將軍 太祖以
蒙古字製爲國語滿文傳布自此始 按天命六年征明大
敗明師於瀋陽時明天啓元年也

其四

慢道兒生狀貌奇命名早覺義無虛君王偶爾呼台吉天意誰
知作帝儲誓衆登壇逾晉悼詭謀攘地笑商於於今欲講邦交
者好讀天聰兩報書

此連下六首爲 太宗文皇帝天聰及崇德時代而詠 太
宗年號初名天聰至十年改元崇德蓋始爲中國之君也時

太陽歷一千六百三十五年 太宗狀貌奇偉嚴寒不栗天

愈寒而愈赤 太祖命上名時國中尙未通蒙古漢字已而

知漢人儲君曰皇太子蒙古嗣位者曰黃台吉音義默符

天聰元年報袁崇煥書中有云來書言往來書札無取動氣
之言恐不便奏聞天子夫是與非必明爲剖析然後和好可

固故前書歷叙原委詳悉事機使爾國君臣信我坦白若徒
以無取動氣之語相抑匿其意而不言則難於議和矣如此
欺謾之詞與前遼東廣甯碌碌諸臣何異哉 又報袁書其

末段云自古以來爾輩文臣如婦女在閨中徒爲大言以致

喪師殃民社稷傾覆從前爾國任用非人故河東河西之地

盡失今尙以爲未足而欲動兵戈耶

其五

只圖步步薄城營勝似紛紛越境爭有德來歸成大業錦州一
附劃長城山東豪傑傾衿至河北英靈破膽驚回首有明昏且
暴四方但見羽書征

按自孔有德來歸而後附滿洲者紛紛而至自錦州歸附而
後萬里長城以外俱屬滿洲

其六

片語言和萬古名同臻極樂意何誠漏言或間袁崇煥旣叛能
容祖總兵羽扇手揮譏弱宋金卮酒酌諷殘明帝王那得稱天

子至理尤能壓九經

天聰元年勸明講和有若肯回頭共臻極樂豈不甚善之語
太宗獲明太監二人付與副將高鴻中授以反間之計使
太監歸而洩於明主遂繫袁崇煥於獄 祖大壽爲明總兵
官旣降而復叛卒赦之 嘗諭羣臣言宋時戰於某處將勝
矣有向軍士言天時炎熱手揮羽扇尙且不堪軍士聞而意
怠遂轉勝爲敗故軍心不可以或慢 孟喬芳等三人來見
酌以金卮曰朕不似爾明朝之君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各吐
衷曲飲食同之三人奏曰臣等在明不但不能進見朝廷卽
親近之人亦難見也 諭文館諸臣曰漢人稱其君者無論

有道無道概曰天子安知其卽爲天之子耶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之

其七

壓境雄師兵氣揚明都呼吸繫存亡偏於息事甯人願不赴梟雄斬勒塲猛士勿教居奮擊冲人翻閱缺忠良機鋒利用思無用百戰都能一日長

梟雄斬勒謂李雄石勒也見袁文石註 太宗不使猛勇之士當前隊恐其奮殺傷身也 冲人謂明崇禎帝 按崇德七年錦州援兵及松山杏山諸役敗明兵十三萬人明將之最著者爲洪承疇祖大壽俱已投降而吳三桂鎮甯遠無能

爲役若移師向北京實勢如破竹然而不爲者猶有鄭莊公待弟叔段之意

其八

一時武勇盡能臣豈獨堅瑕晉楚分似道現形周閣學中山再世阿將軍鬼雄不享都城祭龍漢應從浩劫焚八十八城連捷破周防無補到宣雲

崇德八年卽明崇禎十六年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明帝憂甚閣臣周延儒自請督師帝大喜獎賚隆厚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及偵清兵已退乃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遂歸京師時滿清大將軍爲阿巴

秦奏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 或傳洪承疇
已死明帝驚悼甚詔設壇都城賜祭將親臨奠已而聞承疇
降乃止 龍漢過去之劫也見雲笈七籤此處用之謂張李
流寇之禍應從滿兵消之也 宣雲謂宣府密雲等處

其九

取法無如擇近王非今是古說徒荒朝鮮蒙古功從邇遼宋金
元史獨詳爲愛知時思渭水豈同眞主待錢塘啓心莫進江東
策流寇方將爲爾忙

太宗時朝鮮蒙古皆已臣服 諭文館諸臣曰漢文史書殊
多飾詞雖全覽無益也今宜於遼宋金元四史內擇譯備覽

第五句用周文王事 第六句用錢武肅王事 時設官

有啓心郎一職 江東謂羅隱也嘗獻策滅宋

其十

山鬼光陰催白璧祖龍卅六有餘威何如愛比心同結直到他
生死不違半樹佛花香未散九天仙曲韻難希靈氛不解人心
事只道先開吳老扉

首二句用秦始皇事 太宗於崇德八年上賓章京敦達里

安達里二人願殉安達里臨殉謂諸王貝勒等曰若先帝在
天之靈問及後事將何以應諸王貝勒等對曰先帝肇興鴻
業我等翊戴冲主嗣位承基務當實心輔理儻邀在天之靈

垂鑒呵護是所願也 穆宗毅皇帝晏駕時爲立嗣事吳可
讀亦以死諫皆專制法之可哂者也 靈氛古明占吉凶者
見離騷注

其十一

伊呂誰云後世無入關攝政邁夷吾金蟆掃去青蛇死石虎潛
逃黑刼驅弊法先除遼剿練讜言集益范洪吳恢張王業逾開
國豈但能安六尺孤

此連下十三首爲 世祖章皇帝順治時代而詠 順治帝
之立也年僅六齡以鄭親王濟爾哈朗及睿親王多爾袞輔
國理政 第三四句以五代時之黃巢兩晉時之石虎喻張

獻忠李自成之好殺 明季弊政厲民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爲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此三餉數倍正供攝政睿親王等於順治元年嚴行禁絕清兵入關決於范文程及洪承疇之策而尤動於吳三桂之招引按吳三桂之所以爲此者因李自成殺其父襄及奪其愛妾之故

其十二

睿王功績世無雙郭賀三公志未降仗義託將明社復摧鋒但把闖讐扛因時爭似蛇奔穴乘勢還同馬渡江未必帝王真有命鐘懸長樂不須撞

後漢蔡茂傳郭賀字喬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 李自成又

日闖賊 末句以韓信爲比蓋順治八年攝政睿親王多爾
袞卒年三十九因事追察其生前心懷篡逆將其黨附二人
凌遲處死

其十三

汾陽渾厚無圭角王莽謙恭務色莊觀望若誅陶士行膚功誰
奏杜黃裳況同玉牒尊宗室兼且書勲祭太常歎息新朝專制
立首將皇叔試刀剛

晉陶侃字士行蘇峻之亂其初搖動義旗觀望不前不欲赴
難 唐高崇文傳永貞元年關中劉闢反宰臣杜黃裳以爲
獨任崇文可以成功後果然 先是羣臣定議帝呼多爾袞

爲叔父諸臣則呼之爲皇叔父

其十四

更吟專制最悽悽
伉儷難言壹與齊
送抱每虞占虎咥
聆音更恐冒狼啼
人情反覆妍成醜
天意難猜醒亦迷
責問何從知母無過老臣幾惹一身泥

世祖順治十年時年僅十六歲有廢后之旨羣臣交章諫阻
不聽孔允樾奏內有皇后未聞顯有失德不知母過何事等
語著如果無過之處可指實具奏

其十五

方平塘朔定江南文武公侯一日殫坐擁雄兵二十萬難存半

壁小江山鼠熏丹穴求王易兔走荒園避網難心史囂囂許忠烈只應留與腐儒看

順治二年平定江南克揚州時獲史可法斬於軍前明福王率馬士英及諸太監潛遁其時公爵二人侯七人伯十人文自大學士至給事中武自都督至遊擊凡二百四十餘人馬步兵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人皆降 呂氏春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

其十六

萬古忠貞史閣部一言我欲掃蜉蝣孤臣涕淚憂難已天子笙

歌樂未休達士襟懷如日月拘儒習氣託春秋長淮臂斷援兵
絕落日揮戈返得不

按民之養君以君之能衛民也君不能衛民且不能自衛則
民當易其君此天下公理不能以上天下澤之說淆之者也
讀多爾袞致史可法及史可法報多爾袞書各執春秋以爲
辭眞乃夢夢始信經學之足以悞蒼生自古至今糜爛其民
不可勝計者皆由於此夫使春秋之說果可行則衰周雖至
今存焉可也而何以自秦以來號一統者八稱偏安者十有
二稱割據者三十六哉

翰林豈必知兵者聽說金聲事可嗤天塹何因亡舊險人心久
已向新機文章臺閣思名士血戰風雲屬健兒堪笑徽州諸父
老談兵紙上更無疑

徽州一府夙負險阻順治二年故明翰林金聲起鄉兵十餘
萬製造甲冑槍礮等項分布山隘以拒清師提督張天祿生
擒金聲斬於市

其十八

爲續沉檀死後煙寶函金穴秘神淵松心碧照金題上燈燄紅
依玉座前無復虎龍占旺氣已移郊鄔到幽燕瓣香早置司香
使大典留爲後日礪

順治元年設故明長陵以下十四陵司香內使各四人又乾隆三十八年命取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爲書按清之爲國多取法於明者以明立法之嚴可資專制耳

其十九

初元一詔古來稀且讀三千五百詞人事天時探準則酌今援古立模規細微曲折民情測予奪方嚴吏治釐何似推心行約法自由平等括無遺

順治元年頒詔天下約三千五百言

其二十

從來至理本明通得失由人造化公隨便爲王孫可望逍遙作

寇鄭成功自然貂服多從黑未必冠纓一樣紅西剿東征民物盡空爭敕命自家封

僞秦王孫可望與李定國不協興兵相攻敗而投清清仍封孫可望爲義王 按海寇鄭成功之所以未易剿滅者以賊舟飄忽不常自福興距惠潮乘風破浪不過兩日而閩粵有分疆之隔水陸無統一之權此成功之所以逍遙也 太宗嘗謂丹津喇嘛云凡紅纓之國與成並非仇敵 按專制國所以東征西剿者非爲實利不過欲博取大皇帝之虛銜耳

其二十一

中官肇禍鑒前朝王振忠賢迹最昭納賄門生呼媼相弄權阿
父倚天驕奪門復辟稱伊尹立廟歌功頌帝堯內署鐵牌何足
道一除專制弊全消

順治十二年命工部立內十三衙門鐵牌凡內官有犯法干
政竊權納賄屬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
上言官吏賢否者凌遲處死 宋史童貫傳人稱蔡京爲公
相貫爲媼相

其二十二

猛如烈火厲寒冰獨攬乾綱令必行相府閒談羅法網賊門恩
蔭顯權衡紗衣一襲親王黜草稿零篇佛子繡父子君臣果一

體緣何好惡拂人情

順治十一年國史院大學士甯完我劾大學士陳名夏奏言
名夏曾謂臣曰要天下太平止依我一兩事立就太平臣問
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止須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卽太平
矣云云名夏卒以此逮問見殺 明季賊魁之子順治時不
斬以官謂藉以招徠降者云 德豫親王因以黃紗衣一襲
授吳三桂之子罷去輔政之任仍罰銀二千兩 僧函可有
福王答阮大鍼書稿語帶背逆拏解京師 順治二年下薙
髮之令有曰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
可違異

其二十三

薙髮先教不自由依稀十日記揚州輸誠不向心中討苛政翻
從額外求既昧衛生先我相更施壓力出人頭孔諫一旨差強
意可惜兒孫失大猷

揚州十日記一書爲乾隆時禁燬今考薙髮之令有云自今
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
日盡令薙髮凡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
殺無赦 順治二年原任陝西西河道孔文譔奏言先聖之
章甫縫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臣家服制三千年來未之有
改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得旨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

譟奏不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
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叙用按此則今
之剪髮去辮者不惟於衛生有補且於時中之道最合而政
府不行似亦宜革職永不叙用也

其二十四

苛細何曾政治裨愈矜明察愈生欺英雄不死無聲阨總督呼
天刎頸悲韓八無人嘲隱逸李三有路作居奇年年轉餉抽官
俸損下焉能益上爲

順治十七年御史蕭震奏稱原任工部侍郎張縉彥刻有無
聲戲二集一書詭稱爲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云云著革職

追奪誥命藉沒家產流徙甯古塔地方 順治十五年直隸
河南山東總督張懸錫至順德府迎義王同各大臣宴畢回
館舍自剄蓋因迎接失儀麻勒吉使人諷其送禮順之則無
以應逆之則恐觸其怒因而自裁也家丁急救未絕其遺奏
有有負天高地厚從此雲蒼水茫之句 韓八句用遼史耶
律韓八事按韓八字嘲隱 順治三年殿試制策問如何而
可以致賢才 有李三者與各衙門胥役結納最廣當時官
民皆畏之 世祖遺詔謂兵餉不足裁減俸祿厚己薄人益
上損下因自引以爲罪

龍飛一祭紅衣礮已兆勞師六十年近接耿光揚大烈遠隆唐
漢婉義軒黃河水治神魚舞赤子情深福草鮮書契以來人第
一誇張未敢目時賢

此連下四十一首爲 聖祖仁皇帝康熙時代而詠 聖祖
初登位卽祭紅衣礮亦一僅見之事考其生平闢前古未闢
之封疆服從來未服之方國三藩既定而後其有事於邊外
者蓋無已時而後世托大禍輒隨之者亦由於此近世普法
之戰法人旣敗乃以長繩曳倒拿波崙戰功之碑謂其貽後
世以無窮之禍良有以哉 聖祖留心治河而常言愛民其
蠲免錢糧以萬萬計 第七句是東華錄敍中語

其二十六

聰明天亶信無羣更得金剛不壞身國致隆平守且創才兼文武聖而神著書奚但盈三篋挽強尤能十五鈞試向登庸數甲子放勳以後見斯人

聖祖自言一生未嘗有病蓋於攝生之事慎之至也 聖祖御纂經書性理集羣聖之大成而生平所著詩文等甚富強讀上聲弓有力也十五鈞謂本朝所稱之十五力也 按中國堯帝在位百年自堯至今四千年來年號最久者除夏少康商大戊外惟康熙及乾隆耳

其二十七

養志湯泉樂事多經筵不廢豫遊過文高司馬忘元狩帖贈來禽勝永在天步觜參明二宿源尋潛見溯長河奈端天列覃思似不遇梅生孰與磋

聖祖好以所臨帖字賜羣臣 嘗與李光地等論觜參二星又嘗尋究黃河之真源 天忌列英國數學家精勾股算法世以爲業 梅定九精數學嘗以數學書進呈

其二十八

相得君臣道益隆柏梁賡唱漢唐逢梅花香滿乾宮白火樹燈高御苑紅武露盡兼文露湛卿雲都與佛雲濃大庖已罷湯承散制韻明朝出聖衷

康熙二十一年上元節宴羣臣於乾清宮命倣柏梁體賦詩
翌日御製首句云麗日和風被萬方羣臣集和太和殿下

其二十九

東方割肉遺風遠化作瀛臺許釣魚曳尾空教池沼看賞花容
到帝皇居講章牛紐操觚率功紀雞碑任筆舒底事選言特通
峭忽將風節賞顏書

聖祖嘗令諸臣於瀛臺橋畔釣魚曰誰謂東方曼倩割肉之
事不可見於今日也 諭講官牛紐等曰睽卦彖象講義云
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此必認得道理真乃爲
無弊否則反爲乖戾矣予按真道理自在天下之中未有天

下非之而可不顧者牛紐之言固失卽康熙帝之言亦未爲得也 凡平邊酋之地多御製碑文以紀其功 又嘗與諸臣論所臨法帖至顏真卿書曰此魯公書嚴氣正性可想見其臨難風節也

其三十

千齡方旦綺筵開綠髮仙人屢屢來壽域八荒開玉陛飛泉太極散蓬萊九韶樂奏簫三頌百末香斟酒萬杯今向南巡披盛典風流惟有嗣孫陪

康熙五十二年六旬萬壽宴直隸各省漢大臣官員士庶人等年六十五歲以上者於暢春園乾隆五十年亦舉行千叟

宴禮

其三十一

暮朝杵硯心成白寒暑焚膏日下帷仰止聖賢譽鐵樹尊崇經
典拜金絲搜牢鄴架瑯嬛物沾漑淹中稷下兒一集圖書括今
古豈徒枵腹足充飢

曲阜孔子廟門殿之間有檜樹爲孔子手植明宏治十二年
廟毀於火檜經火後枝葉盡脫孤幹獨存至康熙時又二百
年矣而不枯不榮其堅如鐵色亦如之俗呼爲鐵樹又大成
殿西偏前爲金絲堂相傳昔秦始皇焚書孔子九世孫孔鮒
豫藏尚書論語孝經諸書於壁中至漢魯恭王欲毀孔子故

宅以廣其居聞壁中有金石絲竹之聲發之得竹簡古書故
後世名其堂曰金絲云康熙二十三年駕幸曲阜禮孔子先
師以曲柄黃蓋留供廟庭命饗祀時陳之 聖祖御製之書
以古今圖書集成爲最凡一千六百二十八卷圖繪豐富洵
爲儒林盛典

其三十二

仰觀高可箋星象俯察低能劃地維評隲九流談袞袞搜羅百
氏校攷攷異名瞿所詢方朔古器鐸于辨斛斯只道勤同夏侯
勝誰知勇甚狄虎彌

聖祖謂蒙古之鄂布卽山海經之刑天俄國之象鼠卽神異

經之鼪鼠云因憶庶物異名疏言漢武帝遊上林見一好樹
問東方朔對曰名善哉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
何名與前不同也朔曰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
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昔爲善哉今爲瞿所萬物豈有
定哉帝大笑 鐔于樂器鳴之所以和鼓後周平蜀獲其器
太常卿斛斯證曰鐔于也 漢書夏侯勝字長公常謂諸生
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左
傳晉伐偃陽狄虓彌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
如虎者也

力穿七札世無儔神箭居然養叔侔沒羽將軍留石丈志眉顏
息射丁侯翻身中的馳驚馬隔岸殲腰殪餓彪逐逐寇讐先獵
兔崇朝三百矢中收

養叔卽養繇基 沒羽卽李廣射石事 左傳定公八年魯

侵齊顏息射人中眉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太公金匱武

王伐殷丁侯不朝尙父乃畫丁侯射之 聖祖嘗考試武士

自執弓矢以射馬逸埒外乃反弓左射中的的躍又嘗見隔

溪虎起乃向其影而射之虎殪自言自幼至老凡用鳥槍弓

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猗猓獠十麋鹿十四

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曾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

云

其三十四

皇祖鏃抽鎖子甲皇孫楊貫鉏翁金三朝創國皆資武一代流
風始墜今繞膝雲雷風雨走填胸兵甲長王擒生平應比騰空
劍匣裡常爲龍虎吟

太祖攻瓮郭落城時敵有名羅科者射中其項砉然有聲穿
鎖子甲護項拔之鏃卷如鉤血肉併落 太祖時董鄂部人
之最善射者爲鉏翁金 拾遺記帝顓頊有曳影之劍騰空
而舒若四方有兵則此劍飛起指其方卽往克伐常於匣裡
如龍虎之吟

其三十五

雖然我欲至言標金鑑千秋括衆妙文帝璽書收兩越虞廷干
羽格三苗灰揚玉軸文無用柱折金刀武不驕但使中華成富
媼何愁四海不來朝

妙叶蕭韻袁簡齋到石梁觀瀑布詩到此使人意也消心花
怒開神理超恍如子在齊聞韶不圖爲樂如斯妙

其三十六

而況文明道不窮古來經籍僅初蒙便程服物隨時改明德新
民積日工左氏膏肓應用砭公羊有毒正宜攻何堪生在今之
世蠻野追尋上古風

西學事事從實與中學之矯僞者迥殊中國古書不特無用而且悞人

其三十七

朱子全書理未純邵雍皇極更無論彼將太乙由之立何異皇天治以元謬在春秋大一統遂令雲貴起三寃明明致亂儒書悞此餅誰云不可翻

聖祖最愛朱子全集而邵子皇極經世一書亦其所好謂其能發前人之所未發也而不知其全屬臆撰並無實據如貞下起元之說是以天道歸入人之範圍適與董子以元治天之說同何其妄也 三寃謂三藩也 長編太宗北征或云

取燕薊如熟熬餅耳呼延贊曰此餅恐難翻後果無功 按
日本學術與中國同及一變之其興也勃焉然則中國亦何
難於一變

其三十八

天下安危歸宰相宋儒理學本來迂平情要在行平等自治先
思聽自如遺恨沽名熊賜履未曾親見鳳銜圖千言敷演陳陳
物紅腐盈倉食得無

康熙六年宏文院侍讀熊賜履奏言大學衍義一書叙千聖
之心傳備百王之治統請朝夕講貫證諸經史以爲敷政出
治之本云云七年又奏言宋儒程頤謂天下治亂繫宰相君

德成就責經筵請蒞政之暇間御便殿接見儒臣諮諏講論
云云此奏內有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等語而不能
實在指陳得旨謂其妄行冒奏以沽虛名下部議處 宋符
瑞志有鳳銜圖置黃帝前此詩借圖字以爲地理之圖謂按
照地圖全球萬國斷無統歸一人之理也

其三十九

毒餅椒漿自古瞋反觀纔覺昔冤伸香煙願詰言充耳瓜蔓抄
成罪反脣未是要君求立後竟同無病殺吟呻可憐顧命諸君
子社稷臣非少主臣

聖祖年十四以康熙六年躬親大政時顧命大臣中蘇克薩

哈奏稱病重請往守先帝陵寢以盡餘生得旨爾等奉先皇
帝遺詔輔朕七載朕正欲酬爾等勤勞茲蘇克薩哈奏請守
陵如綫餘息得以生全不識有何逼迫之處在此何以不得
生守陵何以得生著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蘇克薩哈
竟至處絞兄弟子姪及孫皆斬立決妻爲奴家產籍沒統領
參領侍衛等凡四十人或斬立決或革職有差

其四十

蟒服龍袍達者羞深情厚貌亦悠悠乾坤定後身猶幻湖海歸
來宅尚浮十六年中非主戰八千里外寓公收棄捐愛子終何
憾一息人間爭自由

康熙十二年二月以貂帽團龍裘青蟒狐腋袍等物賜吳三桂按吳三桂在滇省凡十六年皆事征伐本故明總兵而代清出剿故曰非主戰三桂陳請撤藩乃議遷之於山海關外安插而三桂遂反時卽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也三桂子應熊及應熊之子世霖時在京俱處絞

其四十一

專制無人不自危洵洵天下可何誰難尋異族王忠勇更慮周親布爾尼九路出師煩節度八年征戰苦羣黎冥誅只可云天幸招撫還同剜肉醫

陝西提督王進寶字顯吾諡忠勇征討吳三桂最爲出力

布爾尼乘吳三桂之叛治兵謀反從嫁公主長史辛柱陰使人入告其謀 康熙十七年吳三桂以病死三藩之亂凡八年始平

其四十二

海內威加起大風變生鎮撫倒兵戎森森苦竹搖天帚漠漠妖雲閃帝弓勝國山河餘瓦礫興朝士女又沙蟲只緣專制秋霜肅空托深深養士衷

吳三桂之反也以滇叛耿精忠應之以閩叛尙之信亦應之以粵叛而各鎮撫亦有起而應之者 天弓虹也見白虎通其四十三

大陸鏖兵猶未已又聞蕩寇到台灣果能景運寰中現定見妖
星界外閒計利已輕同蒂芥戰功忽重借荷蘭何如海外容天
子彼此相持不敢干

台灣劉國軒請照琉球高麗等外國例稱臣進貢不薙髮登
岸云云不允其請且遣兵征之此康熙二十二年事也往年
征取廈門金門二島時曾借用荷蘭國夾板船

其四十四

休欺塞外酋孤弱替戾岡難劬禿當梨樹請盟枷以待吐蕃難
信箭而亡蠕蠕絕塞貔貅發鳥鼠餘魂罔象藏縱使七擒還七
縱也如受打未渠央

晉書佛圖澄傳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詢於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蘇軾詩背城借一吾何敢慎莫尊前替戾岡梨樹吐蕃酋名唐德宗遣渾瑊與吐蕃盟吐蕃刦盟作金枷欲得渾瑊又吐蕃招兵以金箭爲契俱見唐書南史文學傳孫抱爲延陵縣高爽詣之抱了無關切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體肥壯故以此譏之

其四十五

皇師西去路漫漫御駕親征噶爾丹
管井泉流軍舞忭窮沙草
長馬騰歡廬空服匿賢王走帳捲
珍珠虜迹殫到底軍功究何在
殃民耗國幾時還

征噶爾丹是康熙三十五年事兵抵邊界噶爾丹已遁扈臣
欲還大受斥責中四句俱用本事服匿貯酒之器也見漢

蘇武傳注

其四十六

平生學尙朱元晦臨陣威同周亞夫
天子指揮銀兔節將軍分散木魚符
兩甄橫草功何有三戰前茅果慮無
繞地鐃歌空頌漢不言忠信格豚魚

宋史道學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 第五句用晉書周訪
事 第六句用左傳 噶爾丹既遁乃陣斬其妻而擒其子
及聞噶爾丹死大臣等議將其子梟示并將噶爾丹之屍粉
骨揚灰

其四十七

高唱陰山敕勒歌
萊衣樂舞雜婆駝
祖無魏武朝天笏
孫有條侯殺賊戈
萬里宸章馳露布
深宮天笑煥星河
祇今惟有清流
月曾照仁皇萬馬過

陰山在五原之北見史記秦始皇紀注 北史齊神武使斛
律金歌敕勒自和之 婆駝力西域琵琶調也見通考 魏

武曹操也 史記周勃號絳侯其子亞夫封條侯 皇太后
兩接手書見慰一從瀚海內地一從克勒河朔寄發皆噶爾
丹近地

其四十八

醉運自沉山簡懶醒言莫笑次公狂仲舒勉強終虛誕李景天
然果棟梁赤道至今忘正軌黃河何日出榮光至誠元善人人
具直道何爲不敢當

聖祖嘗舉董仲舒勉強學問數語以教人不知專制之世人
不自由故其言學問行道皆須勉強耳春秋繁露一書言多
虛誕而妄託春秋累世不淺 隋書李景傳景進爵滑國公

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 諭傳達禮曰凡事俱宜以實講章內如秉至誠而御物體元善以宜民等語頌揚太過著改奏

其四十九

專制無人亦無法空勞人法說諄諄韓彭不恥新興漢鹿馬應師舊典秦欲博高官須枉道誰能傍火不燒薪怪他鶴望清高客避地先辭塵土嘖

諭九卿詹事科道曰凡關天下之重朋黨徇私之情皆國家可參可言之大事不但科道而已有志之臣民概可以言之何在區區風聞之言能斂戢奸貪之志氣哉治國家者在有

治人不患無治法爾

其五十

言事風聞更可嗟發奸摘伏豈然耶仲尼日月譏難免子路剛
方謗不賒但見朝中嗾吠犬幾曾世上遇騶牙雄猜自是心非
正市虎蚊雷不自他

他叶麻韻

史記東方朔傳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
其狀似麋朔曰此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
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匈奴混
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

胡翼南全集卷三十七

滿洲歎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其五十一

古從衆可箕疇說言莫予違孔子哀堪歎思皇漢宋學如將傀
偏指頭擡五千年史曾流覽一片靈心應善裁何乃拘拘循故
轍千磨百折不能回

御批通鑑輯覽是康熙時著

其五十二

人尊妄擬作天尊麗景門成例竟門就使施恩行特赦已同密

網布中原殺身豈爲成仁設鳴屈偏將畏死論似此昇平亦偶爾一勞永逸願虛存

唐書來俊臣傳詔於麗景門別置獄勅俊臣等顓按事百不一貸王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謂入者例皆盡也御批通鑑輯覽來俊臣告同平章事狄仁傑等謀反仁傑子稱變以聞武氏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後武氏稍寤召見仁傑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武氏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按此自是專制法之過使如今立憲之國以陪審員定讞那得有此兇狀乃今讀御批謂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

明是貪生云云然則仕於專制之朝者縱極冤枉亦應甘受拷掠而死矣

其五十三

越俎代庖多褻褻牽蘿補屋更郎當雖然駑馬繩穿鼻誰肯豪牛背服箱榻上氈氍遵祖鶴邑中來去督郵蝗我思地主吟開府鄉校常安子產良

立憲者使地方自治分政令之權於平民務令自由而制治之精神乃見亦文明之道日新專制者庸人自擾耳 世說殷中軍常稱劉遵祖於庾公庾公引見獨坐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度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蓋昔羊叔子有鶴能

舞嘗向客稱之客至試使驅來竟氈毼而不能舞故以爲比
通考督郵漢官往來各郡以督捕者也後漢卓茂傳茂爲
密令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 韓翃詩吳郡陸機稱地
主錢塘蘇小是鄉親按唐韓翃嘗佐淄青幕府 左傳鄭人
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
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其五十四

安能萬重捉迷藏視遠能明只自誣不見當街呵赤棒焉知南
面坐癡牀吏胥但曉魚封鮓比戶誰憐烏啄瘡試問臨朝六十

載幾人眞箇是龔黃

封鮒用晉朝列女傳陶侃母湛氏事 杜甫瘦馬行天寒遠

放鴈爲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龔逐黃霸皆漢循吏 聖祖

嘗言滿漢蒙古大臣中非大奸大惡者朕必保存之五十年

來如蔣赫德等十六人是也 按所稱十六人皆大學士也

大學士密邇朝廷賢奸易見若爲縣令而能信其清廉者据

其所言僅陳璘一人而已然則其縣令得人而天下治一語

盖必無之事也

其五十五

鞠躬盡瘁言須辨只謂一人一事宜若作大君思永逸自當恭

己法無爲萬花生樹非由我百鳥歸巢却爲誰憲立邦家常不
敗一言萬世帝王師

聖祖諭中屢屢自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又用一勞永逸四字
君者永不能有過此英國諺語幼稚皆知者也蓋爲立
憲之君言之也則以軍國大事立憲者皆決之於民民既擔
此重責則必思所以能立於不敗之地者而後行君但坐享
其成雖欲自爲過舉而不可得也由此言之凡不肯認真立
憲之君直是俗語所謂不欲做好人耳取亡之法莫靈於此

其五十六

徒以言揚豈法歟時文語理況模糊孝廉孟德當塗識進士黃

巢伺隙趨元昊詩投逢驚客闖皇表進有鴻儒英雄賺了剛銷
骨籠絡還加斧鉞誅

隨園詩話凡詩帶桀驁之氣其人必非良士張元咏雪云戰
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咏鷹云有心待捉月中兔
更向白雲高處飛後投元昊爲中國患 李闖入京進表者
有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句此相傳爲明翰
林項水心所作見說鈴 康熙五十二年江南科場副考官
編修趙晉擅通關節呈薦試卷之同考官句容縣知縣王曰
俞通同作弊山陽縣知縣方名薦鈔索賄俱斬立決吳泌資
緣中式俞繼祖說事通賄程光奎鈔文中式俱絞監候同時

順天鄉試情事有類於此亦斬二人絞三人由此論之專制者野蠻之別名也

其五十七

儀圖洞悉歐洲智西算推崇曆法增曾是九年廢入股如何一旦又三登可憐狗矢金盤貯妄冀龍威寶藏興俄實中虛齊振作竟分斥鷃與鵙鵬

韓文舉曰康熙時罷黜八股越至九年知舉業無用矣惜昏愚之臣多而才智之臣少不能相與輔翼互爲終始而無恥小人伺間而起奏請復立悲夫當此之時俄皇彼得游歷歐洲觀各國強盛翻然易服水役則躬之鐵匠則身之知舊法

舊政舊藝不適於用也歸而易之風俗一變耳目一新彼得
洵爲古今英主哉 五代史孫晟傳晟與馮延巳並爲相晟
輕延巳之爲人常曰金盤玉碗而貯狗矢可乎按矢同屎
雲笈七籤靈寶童謠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比
上包山見靈應乃入洞庭竊禹書

其五十八

從來著述任人排御史何爲忽見猜薄祭可能分酒脯孤飛未
必出塵埃莽稱姬旦相形拙桀斥唐堯轉見乖少作豈能名定
稿尙書況可使沉埋

翰林院編修戴名世爲諸生時著南山集子遺錄內有背逆

之言著卽處斬此康熙五十二年事由左都御史趙申喬之奏參也

其五十九

梁燕非徒殺道衡
蟄龍誓不赦蘇卿
自非繩引根批世
那有羅鉗吉網名
寮案尙開文字獄
朝廷誰效讜言爭
公私兩罪渾無別
笑殺當今律學生

起聯將故事翻用 隋書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

泥否 石林詩話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時相言蘇軾有

不臣意因舉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

神宗曰彼自咏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 宋史宣仁后謂蘇

軾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未及進用卿耳卽此詩卿字之所本也 按西法文字雖悖逆而非有作亂之可虞者其罪極輕中國則但以其言忤上卽爲至重之罪專制之與立憲野蠻之與文明其別在此

其六十

公正私邪最易明流清源濁勢難行光風霽月知常適陽奉陰違爲不平空向隸奴談氣節恰如腐鼠望焦鵬神機金鏡成何用白日猶然五色盲

聖祖嘗誨羣臣須學光風霽月慎毋陽奉陰違 焦鵬一作焦明南方神鳥其形似鳳劉向九歎駕鸞鳳以上遊兮從天

鶴與焦明

其六十一

絮果蘭因事事從一經隔膜便難通黎丘局幻誰能破巫蠱誣
成帝失聰蟬翳葉花生眼底蛇疑弓影落杯中何如公事歸公
辦公自生明明自公

呂氏春秋梁北有黎丘部有寄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
狀 巫蠱用漢武帝殺戾太子事 晉書顧愷之傳桓靈寶

嘗以一柳葉給之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
喜引葉自蔽立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珍藏之 杯
中蛇影是晉樂廣事 公生明偏生闇是荀子語 按專制

之敝只因上下實情不能通達非因爲君者之愚且暴也易
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睽之謂也

其六十二

年老糊塗要自知玉卮無用當何施牢盆守藏頭須竄簿錄持
錢石氏欺未是漆園仙蝶化也同羊洞老龍癡吐蕃襲擊緣何
意難借金靈一問之

聖祖六十四歲卽康熙五十六年時趙申喬管理錢法事務
其附奏中有鉛斤壞爛之語諭謂鉛斤之不壞爛天下通知
鉛斤壞爛出於何書趙申喬回奏自諉於年老糊塗伏祈寬
宥云云然同時諭尙書富甯安進兵之處如吐魯番易於攻

取則攻取之不然則襲擊而回例以戒之在得之說是亦一
糊塗也然則鉛斤壞爛之糊塗以有責而自知之吐蕃襲擊
之糊塗以無責而不自知焉耳 皇甫謐三都賦序玉卮無
當雖寶非用注當去聲底也 史記平準書募民煮鹽官與
牢盆按牢謂價值也 左傳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簿
錄籍沒也見北史慕容儼傳 石氏石崇也 莊子爲漆園
叟嘗夢爲蝴蝶與物皆化 北夢瑣言洛中有洞穴有人誤
墜穴中見有大羊羊髯有珠取而食之後出以問張華華曰
此癡龍也 袁簡齋哭和希齋詩癡心想借金靈馬追到泉
臺一見公

其六十三

批鱗逆耳忠臣事遽爾吹毛爲索疵震作長男應器主星沉少
海自宮移許龍無意迎吳郡翹烏存心食小斲荼毒果能行法
外人間生殺信由渠

二阿哥允初旣立爲皇太子而廢廢而再立立而再廢由其
癲疾之終不能愈也康熙五十七年翰林院檢討朱天保奏
請復立允初爲皇太子考問之餘知爲其父朱都納指使入
奏者竟斬朱天保謂其不忠不孝也此案連累數人而戴保
以商議繕本之故亦處斬先是康熙四十八年爲大阿哥呪
魘皇太子之故將喇嘛巴漢格隆等四人凌遲處死而助惡

之齋楞雅突等三人亦凌遲處死其親兄弟子孫俱卽處斬
妻女媳婦發給打牲烏喇處貧人爲奴其族人內有職者革
職枷號三月鞭一百妻子充發黑龍江 晉書廢帝降封海
西縣公徙居吳縣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稱太后密
詔奉迎興復 南史齊南郡王子夏傳武帝夢金翅鳥下殿
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 聖祖自
言世間生人殺人之權惟朕一人獨操之

其六十四

追思二百年前事東亞西歐兩地悲霸主夫妻傷玉玦皇王諸
子射金卮長門難謝珍珠敕父老猶存街彈碑奴制朝綱論伯

仲拿波崙可擬康熙

康熙君以癩疾之故而囚其子時拿波崙亦以無子之故而
棄其後一則戕戮多人一則怨生枕席皆專制之爲禍也然
歐洲自拿波崙而後各國知專制之不可行乃羣起而爲立
憲民主等政以行其平等自由是將拿波崙之禍轉而爲福
也今日富強無不賴之人貴善變國亦猶然滿洲鑒於康熙
帝專制之爲禍而不能改動曰法祖法祖其爲禍伊於胡底
予安得而不歎 玉玦用胡安國春秋傳古者大夫有罪待
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 北史宇文貴射
中金卮魏帝因賜之 珍珠敕用梅妃傳事 袁簡齋詩來

下陳蕃榻同看街彈碑彈讀仄聲

其六十五

歐亞興衰路兩歧一隨古制一隨時敬天法祖凌空語和衆安
民立地基君豈鳳凰思獨立人非牛馬不須騶程朱謬說殃千
古治亂相仍似奕棋

聞見前錄司馬溫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
地人也凡認真立憲卽是腳踏實地然除立憲以重民權之
外今之爲君者實無地步可立矣 聖祖最愛程朱之學然
程子之乾綱獨攬及朱子之截然難犯等語皆專制之根苗
禍胎之起點必須斷絕者也

其六十六

泰西君主稱公僕中國皇王號帝天不獨謙盈差已遠就論名實也茫然果同日月無私照何必恩威獨擅權得失如今明若此尙容學術守拘攣

然則今欲興國不得不取泰西之意而立之法矣

其六十七

黔邸雍王泥俗情空詮佛氏信心銘奏章此日誅乾惕詩韻他年殺濁清不解兵權杯酒釋竟同詞客一菟傾沙場厲鬼應離德寂寂無聞轂左鳴

此連下十一首爲 世宗憲皇帝雍正時代而詠 世宗初

封多羅貝勒晉封和碩雍親王 唐書武后酖殺太子弘立

雍王賢爲太子諸弟不自安乃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
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尙可四摘抱
蔓歸后聞竟流黔州 此詩首句所引典不過取雍王二字
之同耳雍正帝之與諸弟詬誶實乃節外生枝以予論之俗
而已矣 世宗好談佛著御選語錄及當今法會等書 中
土佛二世祖璨大師作信心銘凡五百八十四字其起四句
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按此四語大有
合於立憲蓋揀擇與愛憎皆私耳立憲者有公無私何難得
其至道心之可信無過於此惜談佛如雍正帝猶不能抉出

佛心以爲世用也 雍正三年三月川陝總督年羹堯以日
月合璧五星聯珠具本奏賀奏內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
乾得旨年羹堯平日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
四字歸之於朕耳朕自臨御以來兢兢業業此四海所知者
今年羹堯旣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
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云云此旨竟爲是年十二月殺
年羹堯張本 第四句詳下第九十八首 杯酒釋兵權是
宋藝祖趙匡胤事 晉書桓靈寶時尙書誤書春蒐爲春蒐
自左丞以下皆被黜降 袁簡齋公祭襄勤伯鄂公文所冀
刀弓自動卽爲來享之徵轂左歸來莫作思鄉之夢

其六十八

前朝已見戴名世名世於今又姓錢十四年中雙璧現二三君子一燈傳人逢滄海遺民少功紀碑陰實蹟宣勝似朝廷加九錫清流名字比金鑄

雍正四年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侍講俸之錢名世曾作詩投贈年羹堯稱功頌德且以平藏之功歸美年羹堯謂當立碑於康熙時平藏碑之後甚屬悖逆云云得旨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立身卑汙是以擯置閒散之地今錢名世既已敗露著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製造匾額張挂錢名世所居之宅令在

京見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做詩人刺惡之意各爲詩
文一併彙齊繕寫進呈俟朕閱過給付錢名世

其六十九

名旣爲賓實爲主將名立教盡虛浮宋儒夢裡張名教我輩醒
中向實求平等世能消濁氣自由人始識清流矯揉造作天真
斲杞柳栝櫟告子休

揉讀平聲 必以自由平等爲主而後可以言名教名教而
不由自由平等者皆僞耳僞名教惟專制國有之立憲國民
主國皆無是也

其七十

誰能尙氣不崖柴幾見詞多骨肉諧勅字未曾封德胄醉書已等寫愍懷家兄皇帝身纏蝎羣弟囚徒曰怒蛙和氣致祥渾不得總緣制命出天階

愍讀平聲 世宗於雍正四年一年之內爲羣弟事前後降

諭凡二萬餘言 北史樂陵王百年嘗作數勅字德胄封以

奏帝怒殺百年 晉書愍懷太子傳賈后將廢太子呼太子

入朝以酒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后以白帝廢太子爲庶人

通鑑晉帝奕時秦王苻堅伐燕執慕容暉其弟慕容泓與堅

書曰速送出家兄皇帝 東京賦登聖皇於天階

其七十一

兼聽始明偏聽暗應將舌辯正吁兪魏侯丙相寬嚴異如晦元
齡論斷殊意見不同方建白用心相似自匡扶未能專制鴻濛
破朋黨詮言總覺誣

世宗嘗製朋黨論頒賜羣臣極言朋黨之爲害按其時不知
議院論事必折衷至當不能無黨然而從衆而斷黨愈盛則
理愈明情愈眞也故但言其黨同伐異朋比爲奸之害耳

魏相丙吉漢宣帝時賢相房元齡杜如晦唐太宗時賢相袁
簡齋詩魏相以嚴治丙吉乃寬舒如晦斷於後元齡謀於初

其七十二

事逢兩可應從衆理到難明要合參可否何妨鳴百舌依違安
忍學三緘廷爭不患玄黃血面折無虞黑白讒衡鑑空平何所
据鼓鳴吾黨看誰儼

世宗滴酒不飲而有誣其終日酖醢者嘗以此畏讒

其七十三

秦法期難禮讓興沉淪黔首到林蒸皇皇人似喪家狗霍霍誰
爲擊殿鷹掣肘難書飛鳳舞立身常恐毒龍攫生逢帝室骨尤
賤暗殺猶防露麝膺

林蒸君也見爾雅 家語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

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儼然似喪家之狗 世說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戰國策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 南史齊武帝諸子傳蕭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膝中得其事跡 世宗卽位封阿其那爲親王親戚賀喜阿其那云何喜之有我頭不知落於何日按雍正帝雖無殺弟事然聞阿其那之言則專制之威可知矣

其七十四

精一執中堯舜禹自由平等美歐東帝皇法物果何在橫豎參觀得所宗神化丹青思有竅聖人糟粕學無功等閒尋出眞賊

據諭在五年七月中

雍正五年七月諭禮部云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按此諭是直以孔子爲組織專制之人奉君王以最大之倫紀至尊之名分也然則其所以崇孔子者蓋爲此耳此何物也私也賊也夫中國自秦至今其通行國中爲國民之所共守而不敢或違者皆荀李之教非孔孟之教也孟子私淑於孔子李斯則師事荀卿孔孟荀李同名爲儒然名同而實則大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蓋本孔子之言性相近也李斯立嚴刑設峻法蓋本荀卿之言人性皆惡其善者僞也孔孟荀李皆深文學其立說著書能各分涇渭連牀宛轉文章條理自成一家言之旣文行之遂遠然若取而行世則孔孟之道足以仁壽斯民振興世界至於干祿榮身求一時之倖進則荀李之道獨得矣何則人主履至尊之位常以壓服萬民爲心峻法嚴刑獻諸人主是猶以水濟水無不和合者也史稱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西說秦王用其計謀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斯爲丞相是則李斯之毒法已於爭天下見其功矣則治天下之法其效亦必盡責於李斯其後李斯雖以立法自縛當斯與其子

俱被執時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東門
逐狡兔豈可得乎斯自思立法之刻大有悔心然其刻酷之
法至今不改者臣下有違旨之罪帝王無犯法之條是以一
時之酷吏雖亡萬世之暴君常在荀李之教不易孔孟之教
不行有由然矣漢武初元欲校正學術盡委其事於董仲舒
仲舒固漢之純儒嘗有非孔子之法皆宜屏絕於學校之語
顧其於孔子之道求之太過反失其真如易象則辨陰陽出
入之行逕春秋則鑄成大一統之規模悠謬荒唐不知紀極
及至求兩無靈身繫獄中猶不知悔君苗之筆硯不焚左道
之法門作俑宋學異於漢矣然而周子之太極邵子之皇極

孫明復之春秋尊王發微王皙之春秋皇綱論天道矯誣人心蒙蔽未始不由於董子春秋繁露一書之臆撰之言也孔子手定之書朱熹之註爲最詳雖多切實之語然習氣既深儒教也一變爲名教起視自由平等之理今天下各國之所爭趨者大相逕庭故雍正時之於孔教名爲特重實則無異秦政之時行李斯之道耳安望其能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哉（易經春秋實用之處詳新政真詮前總序茲不復贅）

其七十五

當年孔子本無奇情理拈來作主持不仕恐流專制血講書能

入後生脾楹間夢奠檀弓陋道統相承邱濬欺我學仲尼惟一
貫下因水土上天時

大同之道不外乎忠恕予初著書名曰天人一貫本孔子忠
恕之道以立言也因係少作棄而不錄歲丁未撮其要爲一
詩凡三千五百四十五言登於梨園娛老集中復爲詩曰歲
已周花甲人非附鳳才時時吞明月何日吐珠胎蓋去初爲
書時已四十年矣

其七十六

瘠土遙征準噶爾謗書追戮呂留良風聞許奏栽荆棘時事叢
編坐刺芒蒙遜無端談孔聖武成豈是毀周王天懷本厚翻成

刻專制從知與道妨

雍正七年征準噶爾其事未竟 已故呂留良順治間諸生也著謗書紀時事失實著戮屍梟示斬其子呂毅中其孫輩則發遣甯古塔給披甲人爲奴財產入官其書則着勿銷燬此雍正十年事也 十六國春秋劉昞傳昞字彥明爲沮渠蒙遜秘書郎中蒙遜問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蒙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二子遊於海島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且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

曲阜旣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返此所以稱聖人也 孟子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呂留良之書大率類此

其七十七

法會當今奈爾何悟通禪理說維摩帝王不重三摩地開士居然一佛陀綠水青山觀自在清風明月任婆娑打牛妨鼠空勞碌規諷誰如愛月多

當今法會一書御製序畧云朕自去臘閱宗乘之書嘗與在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載而王大臣之能徹底洞明者遂得八人因取其所著述擇其合作編爲一集錫

名當今法會至在內焚修之沙門羽士亦有同時證入者六
人其所作亦附刊焉 皇十六弟莊親王號愛月居士有六
根頌一篇在法會集中此詩第三四聯卽其意也 婆娑舞
也

其七十八

妙正真人似紫陽闡真性地道門張無心能睹菩提面着迹難
登選佛場不共楞嚴談十種直將老子入三藏憐他唱殺西江
月難導君王出火坑

藏讀平聲 阮叶陽韻 紫陽真人之徒婁近垣三臣號妙

正真人亦法會中人也作闡真篇及性地頌等并西江月詞

十二首 冷齋夜話周貫自號木鴈子至袁州見李生者有
秀韻欲携以同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藥鐺作
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
能聽只愛人間戀火坑

其七十九

光耀珠庭聲叩洪開雲鏤月見乾隆人稱白足三生佛詩比黃
初七子工羽士驅防誣玉腦苗疆征欲試銀童突圍馬上奔熊
殪福命先知勝阿翁

此連下四十一首爲 高宗純皇帝乾隆時代而詠 高宗
年十二謁其祖康熙帝於圓明園之鏤月開雲見卽驚愛

白足僧也 高宗自言朕崇敬佛法秉信夙深參悟實功仰
蒙皇考嘉獎許以當今法會中契超無上者朕爲第一 黃
初魏曹丕年號 七子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
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
平劉楨公幹也見魏文帝典論 玉腦用唐明皇事雍正帝
好丹術故以爲比 北史魏宗室秦州刺史元順善射孝武
於華林園以銀酒卮懸百步外令射中者賜之元順一發卽
中得酒卮帝於箭孔處鑄一銀童勒背上序其射功 高宗
初從木蘭秋獮命侍衛引射熊甫上馬熊突起乃控轡自若
時康熙帝發槍殪之語人曰是命貴重福將過予

其八十

春雲變幻忽成林弘景先幾畫兩牛書作書生祛腐氣契超無
上遏緇流三年孝子無張弛百爾羣僚戒競綵獨怪封章王士
俊戴頭先向虎牙投

南史陶弘景傳屢聘不出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
牛著金籠頭有人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豈有可致之理
乾隆元年署四川巡撫王士俊密摺請將雍正時事翻案
經法司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得旨改斬監候秋後處決

其八十一

民隄一諭見惟精議論昌明冠外廷黃口自應從大爵青苗曾

不學熙甯能諧六府施三事勝似諸儒讀六經此理若能明此
日何須借債用調停

乾隆三年鄂爾泰奏廣東潮州府屬海陽六縣民隄請借給
商人關稅銀十萬兩營運生息次第興修經戶部議准而御
史陳高翔以爲督臣不應言利帝命照議而行并發明利之
辨

其八十二

八千子弟江東數百保鮮卑隋志稱我有一言問朱子誰能數
料給單兵哥舒被逼潼關縛周處無援六陌傾果使循名先責
實應停北伐復西征

乾隆五年諭各省營伍不復有空糧一糧必收一兵之用不得缺額并謂朱子言一兵可食數兵之料者爲用時言之耳平時必不可如此云云不知治國者須使平時則並無一兵臨事則人人皆兵斯爲善策若多耗兵餉預爲征戰之地則是殃民耳 通鑑天寶十五載上以哥舒翰爲副元帥討安祿山翰以疾固辭不許翰痛哭出關士無鬪志又唐書翰軍於潼關戰於靈寶大敗被執 晉惠帝永熙七年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矢盡絃絕救兵不至乃死按周處死於六陌之戰

九重天子憂邊日萬里風雲撲地愁磨洗一碑空夕照策勳雙
闕幾人留敖曹鼓蓋將軍護光弼韓刀壯士抽白草青燐難辨
骨雷門旗偃戰應休

乾隆自十年而後中國頻有事於征戰內如四川貴州之土
匪外如緬甸伊犁西藏大金川準噶爾喀什噶爾等國雖其
後皆平服歸臣然其始實勝負迭見此詩蓋咏當時死事之
臣也 北魏高昂字敖曹一心輕敵建旗蓋以臨陣西人盡
銳攻之一軍皆沒 唐書李光弼將戰之時內刀於鞞曰戰
本危事吾不可辱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 春秋感精
符戰兵雷合龍門溺驂

其八十四

果然震旦稱神都光湧金輪溢具區回紇尊唐旋地舞匈奴降
漢望星趨文皇恨洩金山日高祖愁消渭水隅兩代貽謀成一
旦中華士女鼓隴胡

稱讀去聲 乾隆二十年伊犁以內亂之故來降 此詩以
唐太宗漢高祖喻雍正康熙蓋兩朝皆有事伊犁至乾隆而
始得志也

其八十五

五道驃騎馬不前厓憂還到大金川日生背璫能臣出雲捲天
衡醜虜虔拜井摩訶營地汁量沙校尉啖弓弦柱天都部眞無

愧可惜功成不永年

虔殺也 此咏乾隆十四年經畧臣傅恒之平大金川也金
川難征先是訥親經略壞事而傅恒始往袁子才傅恒啓云
飲摩訶之地汁拜井無靈啖穎上之弓弦量沙自壯言其出
征時事也金川降而復叛傅恒再提師征之以水土不服而
卒

其八十六

絕地通天纘禹甸瞻雲奉律治堯雍檄傳古莽歸藩服呼取流
沙作附庸馬邑花多生滿地龍庭草長偃清風隄官槐構歌檠
木候月占星玉帛供

列子周穆王篇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
莽之國此詩蓋謂緬甸等國入貢西藏等國稱臣也 後漢
西南夷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言白狼王唐鼓等慕化歸
義作槃木歌三章有犍爲郡掾田恭能譯其辭其首句曰隄
官槐構譯之得大漢是治四字

其八十七

天府皇都賦盛京白山黑水定盤星三楹五葉人瀆貴紀範知
時草木馨玉食萬方思納贐藩王九譯盡來庭而今莫問東三
省人傑如何地不靈

乾隆八年御製盛京賦極言東三省民物之盛 白山黑水

謂長白山黑龍江也見滿洲地名解 按大清一統志所載
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 東三省奉天吉
林黑龍江也

其八十八

文府何因入武英聚珍活版枉稱精新猷不識推心赤舊典翻
勞照汗青混世全憑廿一史愚民偏託十三經書癡殷鑒何須
遠且看明家皇史宬

按武英殿聚珍活字版似倣西法惜不能行之久遠 乾隆
時將十三經二十一史重校 前明大內有皇史宬貯列聖
御筆實錄秘典

其八十九

稽古論思眼要寬
集賢清秘日休閒
能逃妻子笑猶易
不受古人欺最難
二帝功勳非古法
四科桃李異春官
須知今日英雄國
工廠頭人宰相看

乾隆九年御書翰林院匾額
賜掌院大學士鄂爾泰曰稽古
論思張廷玉曰集賢清秘
此詩結聯指英國言

其九十

水性由來不可磯
君王唯諾食言肥
雲成翻手風雷起
日出當心雨雪霏
廟侑青田生不惜
碑摧鄭國死猶譏
可憐老憊張廷玉
稽首如空無所依

先是世宗遺詔許鄂爾泰張廷玉二人配享廟廷鄂爾泰卒時已配享矣乾隆十五年時張廷玉告老恐不得當奏稱太廟配享一節臣卽赴湯蹈火亦所甘心云云高宗賜詩慰之有可例青田原侑廟漫愁鄭國竟摧碑之句張廷玉以老憊之故不卽謝恩高宗追悔乃取配享諸臣名單令其閱看自量能否與諸臣比肩張廷玉回奏稱臣以庸陋之材竊祿多年毫無建白不自度量妄思配享蒙皇上訓示如夢方覺伏乞罷臣配享并治臣罪云云死後雖亦許配享然張廷玉不知也 明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諡文成 唐魏徵字玄成直隸曲城人封鄭國公諡文貞 張廷玉好佛故末句特

用維摩經寶積讚佛偈中語

其九十一

黃圖我欲披皇覽白骨人誰重帝羝馬磨勞生長已矣犬臺殘
魄更何嗟阿王建塔如來法校尉摸金曹魏家閒過冬青宋陵
樹東風一陣吹煙沙

葬於皇陵猶且不可廟庭配享更不應求此詩所以破張廷
玉之愚也 隋經籍志黃圖一卷記三輔宮觀等 魏書劉

劭傳文帝好學詔劭等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

曰皇覽 五代石晉時契丹王耶律德光將兵南侵而卒國

人剖其腹實以鹽載之北去名曰帝羝按羝乾臘肉也 蜀

志許靖嘗以馬磨自給衣食 漢書注上林有犬臺宮走狗
觀 阿育王塔一名長干塔在金陵聚寶門外 摸金校尉
一官是曹操特置見陳琳檄文袁子才詩古來陵寢如鐵甕
摸金校尉猶能動又君不見南朝二十餘陵盡建康冬青無
樹煙茫茫

其九十二

居官便作籠中鶴食俸還同轅下駒萬里雲霄空悵望一生筋
力盡馳驅蒙冤尙復呼恩主巧宦難逃笑鄙夫專制不容人自
主不能自主自由無

凡有志之士必不能立於專制之朝而專制之朝亦必不能

容有志之士也故以寵中之鶴轅下之駒比之

其九十三

都兪吁咈君應擇清慎廉明吏不庸學究天人無黨派見消畛域定圓通從謙自是爻爻吉既濟無妨面面融何事私心疑植黨同寅翻怪有和衷

高宗嘗諭軍機大臣等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鑰貌爲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恩謂有旋乾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慣用此術云

其九十四

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嶽諸侯瀆一百年

來賴首同試讀南巡此四句何殊孟子歎諸馮不圖鍛鍊成周
內解作如羞嶽瀆蒙

乾隆二十年翰林胡中藻刊印詩集題曰堅磨生詩鈔此詩
首四句卽其所進呈之南巡詩中語也高宗解之曰此蓋謂
嶽瀆蒙羞賴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

其九十五

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分明示疾維摩擬還把明
聰帝舜擡何事褊心重挑剔竟成逆耳費疑猜若將比興論詩
罪一切詩人可活埋

首二句亦堅磨生詩鈔之語 維摩詰經維摩詰托病不往

見佛佛遣文殊問何疾維摩詰曰衆生病故我病若衆生無病則我亦不病矣 高宗於儒佛二學極深研究乃其讀此二語則曰爲奇誕且謂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事云云此皆以私意測之也

其九十六

相見請看都盜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東夷不忌西夷竝南斗何妨北斗陳雲物排空看有景星芒浮艷採無因寸心緜邈詩人事淑女關雎靡不倫

首二句亦堅磨生詩鈔之語高宗謂其譏誚滿洲爲旃裘之族然孟子以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本屬無碍自

太祖以來此二語已成爲口頭禪矣何獨於堅磨生而疵之
又於詩鈔之中屢見南斗北斗字面疑其別存意見又謂其
浯溪照景石詩中有武皇爲失傾城色句與照景石殊無關
涉特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云

九十七

那似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頌揚至此真無上意氣何
爲尙不平昭代宮商存雅頌名人著述任縱橫何堪嫉比隋煬
甚今日聞猶得我驚

首二句亦堅磨生詩鈔之語蓋其頌蠲免詩也高宗謂朕一
聞災歉立加賑恤何乃謂如佛燈之難覲耶不知佛燈者長

明之燈也有佛卽有燈何得冤之謂爲難覲私意所在不患
無辭

其九十八

閉門不管花開落遯世惟知酒濁清倒押韻從韓吏部諷言諫
許馬長卿是非自有三長史得失何爭一老兵終是旁觀言諦
當物先自腐後蟲生

堅磨生詩鈔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高宗謂其加濁字於
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卒以此等句見殺胡中藻係鄂
爾泰門生以鄂爾泰生前嘗稱賞其詩亦著撤出賢良祠不
准入祀

其九十九

豈徒詩史難同世罪到評文更斷腸秦政燒疑藏古拙世充沉
或愛新章商君書不名臣累鬼谷子從盛世彰今看大清舊時
律曾無一事合周行

袁簡齋題蔣元葵藏書樓詩與其橫陳高皮手不觸不如世
充沉水秦王燒商君書爲諸葛亮所好近世日本皆川
愿考閱鬼谷子一書謂宜反其道而行之按清初未有律
法卽以上所曾諭者循以爲例此刻酷之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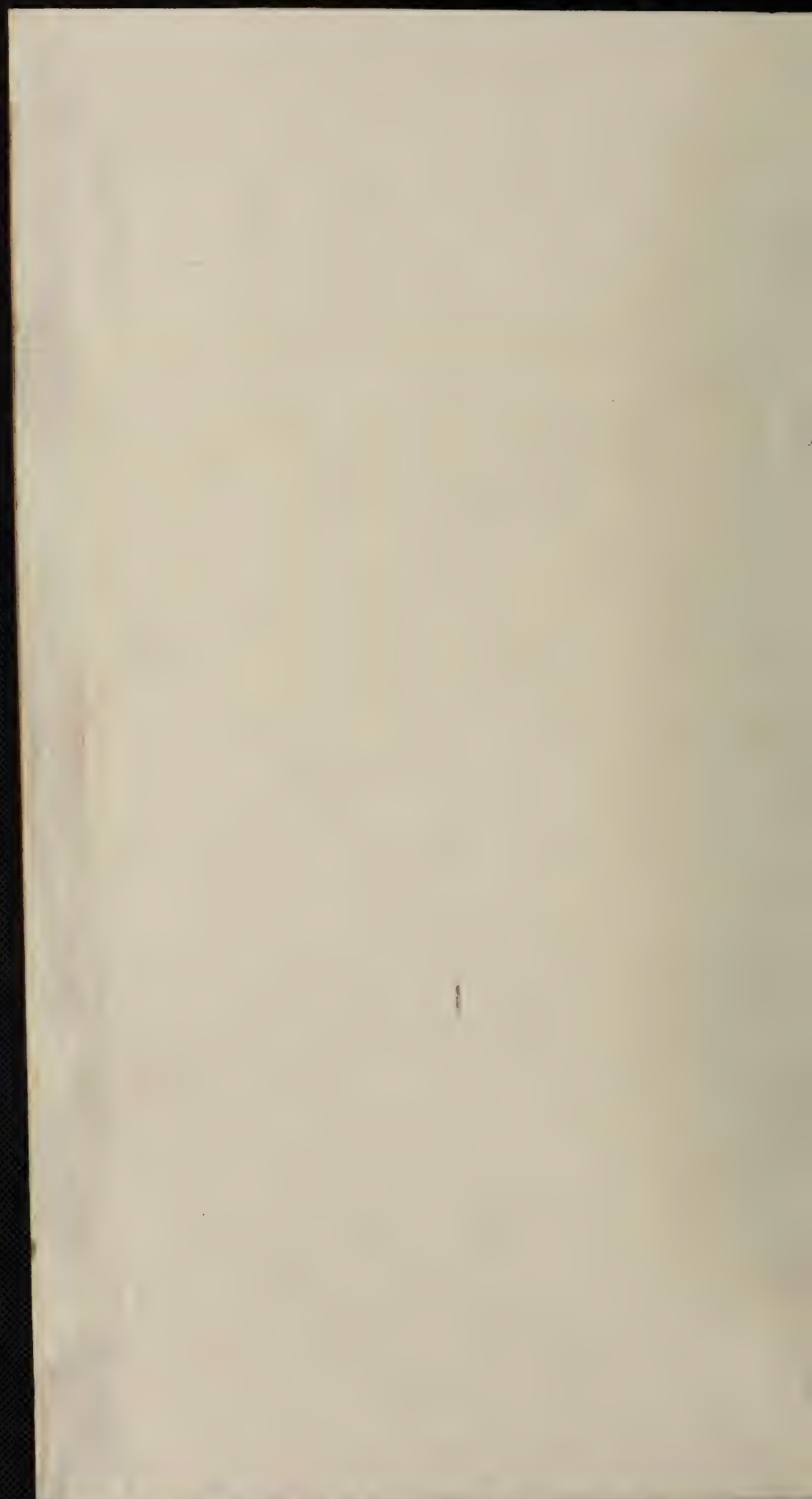
其一百

不聞武后殺賓王幾見曹瞞戮孔璋縱異當時各爲主也同公

論得從旁虎狼不瘦常供肉雞犬能肥豈舐糠專制不除自由
毀任教英主也癲狂

乾隆二十二年段昌緒彭家屏二人以鈔錄僞檄圈點評贊
判爲悖逆已極定以死罪按國初金聖歎且以批評小說見
殺今閱其所批如三國演義等書豈有可殺之罪哉

滿洲歎卷三十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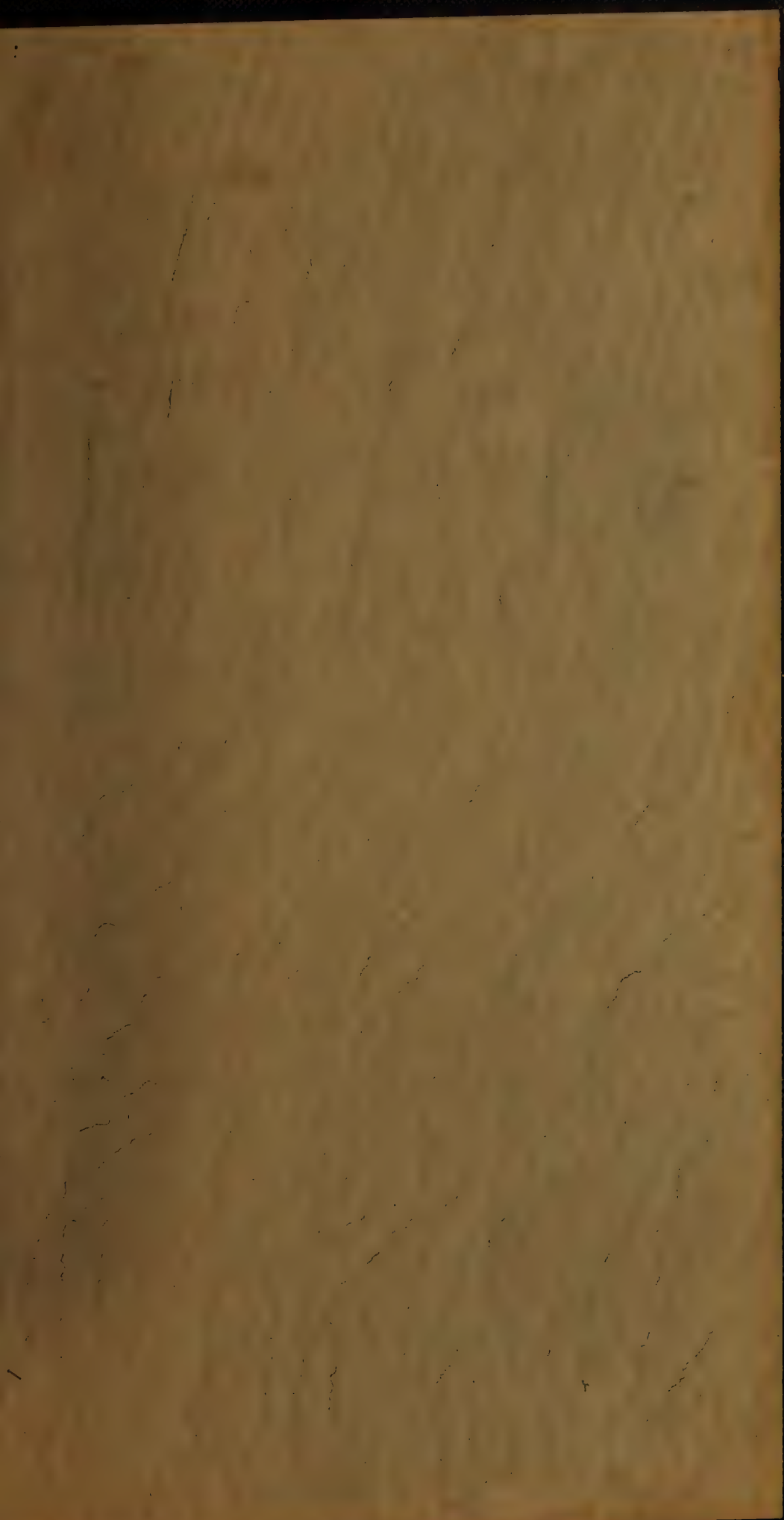


胡翼南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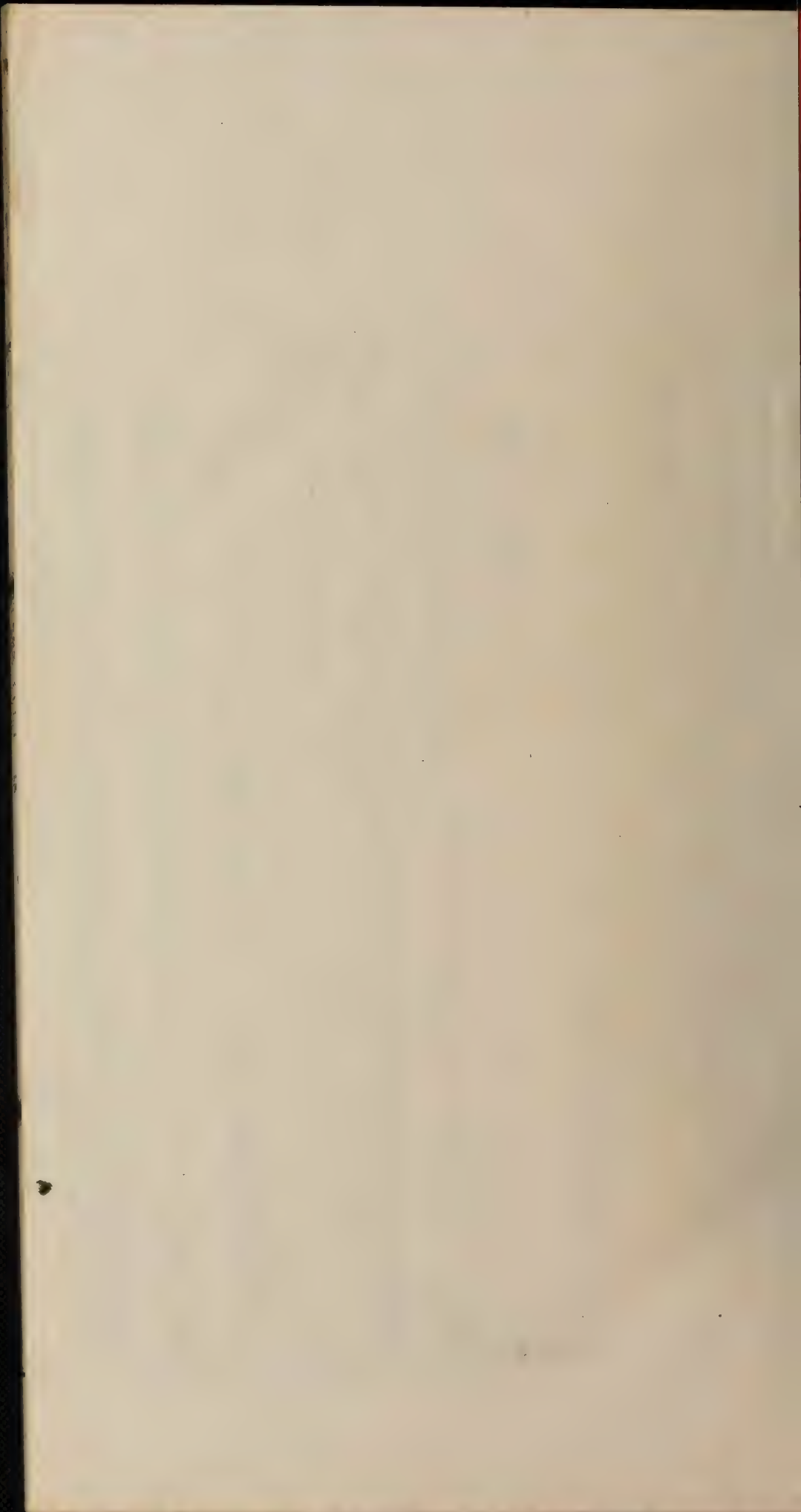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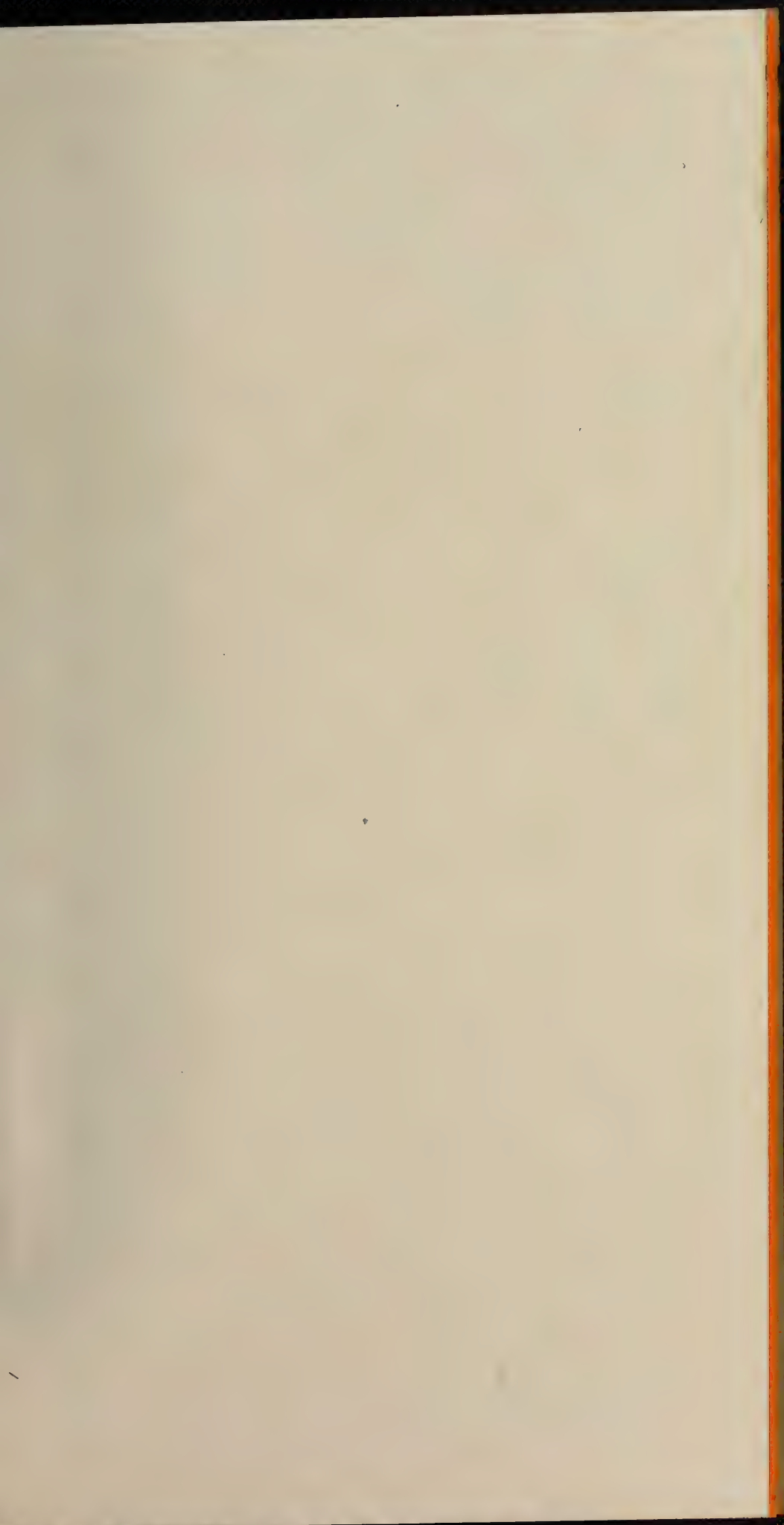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至卷四十

滿洲
德皇
歎









PL
2710
434
A1
1920
v.13

胡翼南全集卷三十八

滿洲歎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其一百有一

一篇開惑見何膚公理私心論自殊六國既平爭威格三朧雖
滅聚逃通雷霆霜雪猶君也殺伐兇殘亦道乎我謂信天別無
據自由平等獨咸孚

三朧國名書序夏師敗績湯伐三朧 高宗御製開惑論自
號爲信天主人與春秋碩儒設爲問答凡一千六百餘言反
覆辯論歸結於征伐之有益按當時並無索償等事戰勝者

徒得虛名耳殘民傷財何益之有且實爲征伐而名曰信天其亦異乎吾所聞矣

其一百有二

從來富國在通商盈酌虛劑愛料量府海官山增賦稅南琛西
驢利梯航華洋接濟源無竭遐邇相資歲必穰不靳招徠英吉
利蠶絲弛禁意差強

高宗從莊有恭等之奏弛蠶絲出口之禁以便英商此乾隆
二十九年事也按是歲卽西歷一千七百六十四年

其一百有三

旣然御宇稱專主難免阿衡盡佞臣縱使紀功傳後世安能有

補到斯民碑惟沒字堪旌直樂是無聲始安神我欲盡翻相斫
案掃除瞽史一從新

乾隆三十年以順治時所殺之大學士陳名夏有與魏象樞
結爲姻黨一事謂魏象樞亦不得爲粹然無疵之名臣乃命
重修國史按泰西國史多紀政令民生之事而中國之史所
載幾於盡屬個人之私德王室之升降此興衰治亂之所由
分也且如謂陳名夏爲有罪則當時之用之爲大學士者其
人獨得爲無罪乎何不連類及之專制之不通類如此

其一百有四

四百七三收部落萬成十八耀旌旗古來征戰都如此一代規

模復見之歸漢封君加顯擢壅門壤奠只羈縻慢言星衆中華
拱歸順多因衣食來

來音離 唐文宗紀戊戌振武李泳招收得黑山外契苾部
落四百七十三帳 漢匈奴傳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
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乾隆三十六年御製優恤土爾扈
特部衆記言歸順者比歸降者更宜優恤故其凍餒尪瘠之
形時懸於心目於是口給以食人授之衣云云 按漢武帝
師行三十年清高宗疆開二萬里皆慕虛名而收實禍者也
而動曰國家不得已而用兵夫專制者豈有得已之日哉

其一百有五

平等自由原佛理獨尊惟我此中參心燈失却阿彌印眼藏徒
言正法探莫是尊優辰九九竟忘圓覺偈三三四天那解如來
意玉食何如乞食甘

按平等自由四字言之者始於佛教行之者始於景教二教
本不相遠而有力無力功效不同景實遠勝於佛矣高宗之
崇佛而驅景毋亦未能抉出佛心以爲世用而徒尙其入主
出奴之習氣耳苟其識佛必不逐景

其一百有六

日出扶桑入崦嵫恆河沙數佛無涯著書皇考崇宗鏡說法生
公識闡提紫竹林中修一律蓮花經內等無差滿文譯擯中華

籍陋矣章嘉一國師

雍正君之於佛學最愛者爲宗鏡錄一書著者永明壽禪師
支那人也 闡提佛言最頑惡之人也按梁時生公說法於
虎丘寺頑石皆點頭嘗言闡提皆有佛性彼時佛書入中土
尙屬無多及佛書粗備乃知生公之說與佛如出一口 乾
隆三十八年刊刻佛書全藏時從章嘉國師之言著將大般
若大寶積大集華嚴大般涅槃中阿含等經繙譯滿文若大
乘論小乘論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乃後代祖師在此土撰
述本非佛旨無庸繙譯云

其一百有七

氣類相關自覺親紛紛賜諡仰前塵生前不問壺漿事死後空
將俎豆陳明難但圖誅闖獻滿兵應只駐雲津大公至正如無
愧何事江南決勝頻

隆乾四十年查取崇禎末及建文時殉難殉節諸臣名凡三
千六百餘人皆予專諡通諡并賜入忠義祠 諭旨屢以本
朝大公至正爲言

其一百有八

雄師廿萬殲梟潞厲魄三千殉故都未必舊君仁盡洽從知新
主德非孚不容君子爲猿鶴何用宗祠數鶩鳧勝國初頒新政
日羣黎忍死待須臾

太祖實錄載薩爾濟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四萬四路分出太祖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

乾隆四十年予諡之諭言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云云夫王子去之箕子爲之奴國之亡也豈必人人盡死哉此詩所以有第五六句也

其一百有九

收復金川宴紫光刻成小璽戒貪狼瓊林不羨唐宗庫茹醬停開漢帝疆北漠南滇藩服遠西池東壁秘書藏嘗言不復尋邊

贊黎母書來話竟忘

高宗年七十鑄一通用小璽文曰戒之在得時乾隆四十五也乃乾隆五十三年安南國王黎某爲臣阮惠所纂其國母乞師於天朝遂詔兩廣總督孫士毅討之阮惠逃竄乃立國王嗣孫黎淮瓊林唐時私庫也見唐陸贄傳蒞開疆漢武帝事

其一百一十

黎淮阮惠亦何分孟浪勞民起大軍文士可成來嚼鐵尙書忽變李摩雲蠻溪紅水弓刀洗紫桂濃香甲冑熏勉強枝梧殊可笑也云海外立功勳

唐書來瑱屢破安祿山盡收河洛賊號爲來嚼鐵 五代史
李罕之日以兵抄懷孟間居人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
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 黎淮旣立而無君人之度乃
復阮惠而立之 孫士毅以此賜爵謀勇公

其一百一十一

善貴自藏休託大德惟愈懋不稱尊盛知難繼留餘地衰恐相
尋到遠孫內地漸歸他國屬諸藩早被外人吞如今悉索難收
拾何不先關六慎門

滿清爲救外藩以致自貽伊戚者數見不鮮矣而其禍根已
種於康乾之世蓋外強中乾必敗之道也 宋大明二年竟

陵王誕發治廣陵城有人勸立六慎門曰古時有言禍不入

六慎之門

其一百一十二

武功何日息干戈文治猶興慘獄科蟲鳥豈能瑕日月魚龍幾
見濁江河網收四面殲遺種蠅直千尋斬鬱戕著錄實遵朱子
法爰爰反使雉羅羅

乾隆四十六年以下三元曾附吳三桂之故追奪其生前官
秩及死後諡法祭葬碑文一併撲毀 又致仕尹嘉詮爲其
父請諡及請祀孔廟不許反著查其所著書有狂妄語其朋
黨論尤與世宗御製者意見相違且謂其名臣言行錄一編

時世不同不應倣法朱子竟以欺世盜名四字將尹嘉詮處
絞立決

其一百一十三

二老天下之大老熙朝人瑞合留眞愛之欲生惡欲死如毛去
鳳角去麟常何奏失賓王問潘岳詞翻樂廣殉孔孟若教生此
世避朝獵較豈完人

殉讀平聲音句

高宗南巡錢陳羣沈德潛迎駕高宗贈詩

此詩首句卽其起語也然二人後竟以不辨可否爲人作序

之故削爵毀碑

唐書馬周傳周字賓王至長安舍中郎常

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

餘事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
臣言之 晉樂廣述己志倩潘岳爲河南尹讓表人曰廣不
假岳之筆岳不假廣之旨無以成斯美

其一百一十四

第一疆臣李侍堯爭私那肯一相饒彥章難保留皮豹韓博眞
成短尾刁太皞玄冥迭司令桃笙葵扇可常驕勸皇且慢矜明
察宰相和坤正在朝

高宗以李侍堯爲總督中最出色之員乃乾隆四十五年竟
以其貪縱營私之故而殺之時擬其罪者和坤也然和坤後
亦以受賕被殺詳下第一百二十一首昔季康子患盜孔子

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理淺而明奈何專制者總不知也 五代梁紀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晉中興書刁彝於桓公座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君是韓盧後公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戲耳他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座歎以爲佳 吳都賦桃笙象簟註吳人謂簟爲笙笙竹簟也柳宗元詩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

其一百一十五

懷柔一諭服羣雄如鼓重華解愠風六合盧牟思過半八荒亭毒理包容前朝往事羅胸際萬里人情在目獨惜邦交少研

究難銷金甲務春農

乾隆四十一年英商有被華人拖欠債目地方官擬以薄懲而欠項則聽其自行清結者諭旨勒令欠家變產抵償如不足則於其案之府州縣養廉內照數攤出並云洋商冒越重洋本爲覓利而至自應與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載而歸如任聽地棍欺陵而有事鳴官不爲清理則洋船稀至又復成何事體且朕此番處置非止爲此事蓋有深慮漢唐宋明之末季多昧於柔遠之經當其弱而不振則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強而有事則又畏懼而調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釀成大釁而不可救宋之敗明之亡皆坐此病不可不引爲殷鑒云云按

以官祿攤還債曰自是待洋商過厚然時無政刑爲招徠計則雖過厚亦正其宜至其所慮各節則於後世之事可謂如見其形 老子亭之毒之毒同育註亭謂品其刑毒謂成其質 淮南子要畧訓盧牟六台註盧牟猶規矩也

其一百一十六

重輕雖倒理難誣何事分頒李迪圖官是馬牛甘待駕民非鷄鶩曷云哺大盈寶藏三錢府內帑金花百姓腴直白奚如趙威后有君先問有民無

乾隆五十三年御筆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墨刻各一分頒賞直省督撫以體其惠愛黎元之心時時以保赤爲念云 大

盈亦唐時私庫名見文獻通考 三錢謂黃白赤金也見史記楚王封閉三錢府注 金花用西京雜記趙合德事

其一百一十七

不仁孟子嗟梁惠無道宣尼歎衛靈觸佞諸臣稱獬豸爰書三世有麟經明言便顯心非黑責備翻觀眼獨青慙直一絲容不得應知專制卽頑冥

異物志獬豸一角羊也見人鬪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麟經孔子春秋所以存斯民之直道者也 按乾隆之世凡立言有忤於君上者無不獲罪

其一百一十八

一食永飽無是理一勞永逸豈能言編摩百代蠅鑽紙剿滅羣
酋虱處禪四海永清非祖蔭百神受職敢天捫人生只管當前
事變化何能限子孫

聖祖高宗俱好用一勞永逸之語 李純甫詩諸子蠅鑽紙

羣雄虱處禪 四海永清百神受職二語是乾隆君御製青

詞

其一百一十九

何堪崖岸立稜層手指西南恨不勝青史名終蠶蹙縮白蓮禍
起鵠蜚騰狗功可許蕭曹竝鴻業除非伊稷能一事經邦最關
切民稠爲患植何曾

高宗臨終執仁宗之手頻望西南似有遺憾蓋其爲太上皇
訓政時白蓮教之亂已起也 陸游詩蜚騰豈摩少雲鵬蹙
縮方同作繭蠶 按乾隆十年中國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
萬萬六千九百九十二萬二千一百二十七名口至乾隆六
十年則二萬萬九千六百九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八名口
五十年中加增幾及一倍

其一百二十

閒將紙筆寫肝腸酷似當年秦始皇萬載千秋邦永固五風十
雨歲豐穰一人有慶星常拱八極無塵海不揚我道此心非過
望民權一復願能償

高宗年七十時作戒之在得論謂欲得賢才而用之此可戒
乎欲得億萬年永承天眷此可戒乎欲得寰宇安寧萬姓樂
業此可戒乎欲得五風十雨屢綏普徧此可戒乎又謂朕平
伊犁定回部靖金川用兵皆由於不得已云云按其云不得
已者正蘇子所謂可已而不可已者耳

其一百二十一

上皇龍馭賓天日首戮權臣奏大功一旦王鉞新試鏢三年蕭
盾久藏鋒瑤臺帝子天神眷寶石奴才祿命窮此際太師無脚
費牆金搬不到泉宮

此連下十三首爲 仁宗睿皇帝嘉慶時代而詠 高宗爲

上皇訓政三年終於嘉慶四年和坤之殺卽在是時 和坤
點綴園亭與圓明園之蓬萊瑤臺無異家藏非其所應用之
眞寶石頂數十個貪財黷貨以千萬計其金有埋藏於牆壁
中者元人吊脫脫丞相云百千萬貫猶嫌少堆積黃金北斗
邊可惜太師無腳費不能搬運到黃泉

其一百二十二

果如生殺由人主性命猶捐況要財狐假虎威奴煬竈蛇神牛
鬼史登臺地皮剝盡民呼賊天骨開張王佐才平等自由全不
講嚴刑雖設奈何哉

專制之朝其人不知有天德之可貴惟日事於聲色貨利中

和坤雖殺其繼起而爲和坤者豈少哉且和坤家財旣鈔而後果誰屬耶然則君者亦盜中魁首耳吾之憎專制法也爲其使君爲盜魁 戰國策曰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按煬向也對火也音漾 徐陵答李顒之書公輔之量不負高明王佐之才信表天骨

其一百二十三

慢言寰海已安恬訓政初年惡兆占文字妖吟皮襲美毫光咒掩首楞嚴空縻國帑七千萬難靖塵氛四省兼迫反旗書應內省稱名還比寶刀銛

嘉慶元二之年白蓮教匪起於湖北沿及河南四川陝西稱
官迫民反至嘉慶四年時剿辦之費已逾七千萬命將出師
八年始定 皮日休詩所以文字妖致其國服遷按宋皮日
休字襲美 書錄解題萬行首楞嚴經十卷按佛經每言佛
說法時必眉間放出毫光

其一百二十四

諸教何須分邪正但求無害卽真如不希釋梵天王位安用司
空城旦書建廟只從宗祐姑後斂錢亦借燭光餘陰陽術數猶專
斷在卯人眞大霧初

嘉慶十七年又有金丹八卦教在密雲縣地方募錢修廟命

嚴辦之 釋梵天王位謂佛家 司空城旦書謂道家漢書
轅固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
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袁簡齋咏霧詩天地未分人在卵
江湖欲沸水成湯按專制之世見理不明人心邪惑無時而
不亂者也

其一百二十五

世事不平無不報改名天理卽人情造謠有鳥誣孤主射闕因
龍託五行自問捕風隨處到誰知禍水卽時生琴離瑟灑方專
制徽急絃么合變更

嘉慶十八年八卦教改名天理教教匪七十餘人串連官監

突入禁門將至大內皇次子親執烏槍連斃二賊逆黨始退
當時帝雖下詔罪已然仍嚴緝重辦未能行寬大之政也
越世家越州董昌反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
鳥主越人禍福昌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 續漢書五行志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 爾雅大琴謂
之離大瑟謂之灑按離灑二字有流離灑落之義

其一百二十六

人道何由有進化交通智識是良謨尊天自是多高志尙鬼安
能有壯圖中外參觀眞理出華洋竝洽太平敷世間萬物由天
造上帝何曾說有誣

嘉慶時斥逐上帝教則以平等自由非專制君之所喜也
按中國儒教本屬哲學家非宗教也如以爲宗教則是尙鬼
之教爲宗教之最卑者耳

其一百二十七

更憐誠僞不分明無謂將來作上榮已等李頻題四皓誰從朝
隱學三牲戴天履地剛夫志婢膝奴顏奕國名一樣敦槃將玉
帛英人頭角獨崢嶸

嘉慶二十一年英國爵臣庵夏士奉王命而來以不肯叩頭
見擯 葆光錄李頻過四皓廟詩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
以示方干干曰善則善矣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能不爲臣

乎當改稱字頻慙而服按方干之言是專制時語 彙苑武
后有疾詔徧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闔朝隱詣少室山親撰祝
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
后疾愈重加賞賚其諂佞類如此 按睿宗以崇叩頭逐景
教二事大爲西人齒冷見英儒翟理氏古今姓氏族譜嘉慶
君小傳

其一百二十八

自是中華士氣卑王丹不拜有微辭駸駸欲度驂騑日秩秩相
看面曰時搭膝溫韜金可鑄折腰蘇武節難移將軍揖客分明
重汲黯當年語可思

東觀漢記更始時陳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
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下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
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清異錄溫韜少無賴
拳人幾死市魁將送宮韜謝過魁前拜逾數百魁釋之每念
之以爲恥既貴打金薄爲搭膝帶之曰聊酬此膝 漢書汲
黯傳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
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
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其一百二十九

受賄旣然殺無赦陋規何謂斷難裁一箱紙尾瘡釘骨兩摸牀

棧禍結胎婢外婢強資走脚奴中奴梗號重儻懸魚瘞鹿猶增
僞況復私門放膽開

嘉慶四年尹壯圖奏請將各省陋規定爲成式以分幫衝途
苦缺得旨所奏實不可行着其回籍侍養 此詩第三句用

柳宗元詩第四句用蘇味道事第五句以下俱袁子才詩

其一百三十

慎刑不首除專制流歎何須齒缺羞致寇自貽因負乘么麼是
察漏吞舟將工贖罪刑何用以義償愆怨不修桎梏本來全可
廢自由平等道中求

仁宗嘗撰慎刑論及續慎刑論頒賜羣臣殊不知至治大同

之世實能置天下於刑措也而其道皆根本於平等自由此詩第五句日本已早行之矣二論不過專制之遺音矣吾惜其有慎刑之心而無慎刑之法也

其一百三十一

開礦訝聞名聚斂始知專制只求窮鑒於往昔無良法何不卽今務折衷利國前民黃帝事山林水火有虞功旁觀了了西人鑑懦主稱名有所從

嘉慶六年大興縣民張士恆等請開平泉州屬四道溝雲梯溝等處銅苗不許並將代呈之明安申飭通諭中外不准言利後宛平民潘世恩汲縣民蘇廷祿請在直隸邢臺等縣境

內開採銀礦給事中明繩據以入告則斥爲聚斂著交部議處按此則雖有勤政愛民之諭民之窮困絕無補救也 末聯亦見翟理氏嘉慶君小傳

其一百三十二

未必靈臺偃伯崇木蘭秋獮七朝同牙旗錯落關山道羽衛飄飄閭闔風宴罷月沉千帳白獵回燈上六街紅滿洲精銳思拋却主弱剛逢百爾庸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曰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觀民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嘉慶七年汪承霈奏請停止行圍其奏雖未見從

然自是木蘭秋獮之事亦漸成疲玩矣

其一百三十三

東京賊起自山東沿海沿江漏網中平盜恨今無叔夜治河空
昔憶成龍雀苻充塞商船梗英蕩迤邐使節空除却招安無二
策當時督撫善和戎

嘉慶中葉中國自山東至安南東京沿海皆賊商旅幾於不
行後以招安之法了之 宋時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
張叔夜討平之 康熙中于成龍善治河

其一百三十四

婆留運到王吳越婆帶時窮寇廣州獻璽彼曾尊帝室投戈此

豈爲封侯恥同束帶當朝立喜作乘桴向海浮草澤也知眞理
在自由何俟聖賢求

吳越王錢鏐小名婆留 郭學顯小名婆帶 廣東著名海

盜爲張保仔郭婆帶嘉慶十四五年郭婆帶張保仔以次歸
降 稗史載郭婆帶降後授把總之職自挖一舟浮於海中
滿載書史中懸一聯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束帶立
於朝

其一百三十五

嗣皇材幹木沉雄祖法心傳道蘊躬箭射前禽先得鹿槍殲狂
寇顯潛龍洸洸文集三宗竝懍懍箴言一德崇底事通商好機

會廟謨一誤反成凶

此連下七首爲 宣宗成皇帝道光時代而咏 高宗詩云

老我策驄尙武服幼孫中鹿賜花翎是宜誌事成七律所喜
爭先早二齡蓋祖則初圍得熊時年十二孫則初圍得鹿時

僅十齡也 第四句註見上一百二十五首 高宗有樂善

堂集仁宗有味餘書室集宣宗則有養正書屋集 宣宗嘗

作酒色財氣四箴以自警 按泰西工藝會所起於道光四

年鐵路起於道光四年電綫起於道光十七年農學起於道

光二十八年若汽機之制則已起於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輪

船亦已起於嘉慶十二年然則道光之世而欲興商則是機

會之最好者矣

其一百三十六

只緣古法太矜持進化維新總未思身世莊生魚在轍心花順
帝鳥鳴絲八厨性嗇名難重六虱因深病不治國主何多文字
債麟麟炳炳滿罍罍

按詞臣之讚道光君也謂其詩文集麟麟炳炳極宇宙之大
觀而西人則謂其深居簡出不知當世之務 按道光十四
年國庫支絀三千四百萬兩 阮籍樂論順帝上恭陵過樊
衢間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
絲聲若此豈不樂哉 後漢黨錮傳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

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六
虱說本商子

其一百三十七

天下何能頗領終舜趨堯步竟夢夢閉關函谷諸侯至清野匈奴
五道攻六合豈容超象外八埏仍是入寰中地圖進獻非無
意飛渡分明指掌同

道光之世爲拒絕鴉片之入口若專以鎖港閉關爲主義者
然 宣宗嘗引莊子之言以待外洋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
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按嘉慶二十一年英國進
獻之物以地理圖爲首

其一百三十八

敝屣尊榮爲佛法消磨血氣是洋煙兩般能令人偏嗜一樣都
因國制專墮落嘉斯無了日矯誣名教沒生天怪他強半聰明
子不託餐霞也託禪

嘉斯德者印度人種族貴賤之分其嚴厲等於中國名教之
矯誣二者皆專制之所主而遏絕自由無異置人於死地故
生其間者視死如生視生猶死 空門也鴉片也人之託而
歸之也得其所矣

其一百三十九

假使英商入境初富強詢悉本懷虛自由聽彼寬從我平等於

予但學渠正喜賁皇來晉國好同秦繆用由余利興弊革編新政貧弱何從拮据

左傳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晉人從其謀楚師大敗 史記秦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秦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此乃所以亂也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按中國之敗敗在學士大夫之驕傲滿盈前於康說書後論之綦詳夫既往者可不咎矣今既毅然禁絕鴉片則持其後者必須民權盡復使民自由以遂其爭存競

生之心爲世界進化日新之地人得所託庶無他圖不然少年志士血氣方剛能保其歸依軛下長此終古乎

其一百四十

何哉逐客逞戈矛印度前車在上頭牛永額眞今不競雞林舊俗昔徒優司農米活生民命商部錢資保國猷可奈君臣癡不醒紛紛擾擾向邊籌

牛永額眞滿洲武職銜統轄三百人 昔之雞林卽今之吉

林見滿洲源流考 按道光時木蘭秋獮之事竟不舉行蒙

滿之兵遂成無用

其一百四十一

烈烈忠臣意慮乖蒼生命脉去諸懷明知不敵兵難戰況且通
商客本佳從古神通兼妙用無如運水及搬柴何當移盡燕然
石來爲吾民砌泰階

此咏林則徐也 道光二十年林則徐禁烟而後奏續獲販
烟人犯得旨云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拿犯法亦
不能淨看汝以何詞對朕也按此則林則徐當日之與洋商
決裂皆出於道光君之專制耳 傳燈錄龐居士見石頭和
尚偈云神通兼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此詩引之謂爲
政必以便民爲要也

洞悉安危施進退先分強弱用剛柔武安不奉征邯詔充國會
辭伐邯謀官到殘棋應局退人非同調不情投毛奇倘使相提
論上下牀爭百尺樓

此咏琦善也 史記白起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
君王陵攻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
鄲實未易攻也辭不肯行 前漢書趙充國傳征和中上發
兵欲擊罕羌充國以罕羌無罪違詔不擊 道光二十一年
使相琦善奏奴才查勘各情形地勢則無要可扼軍械則無
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交鋒實無把握得旨朕斷
不能似汝之被人恐嚇甘爲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

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 普國大將毛奇凡戰必度德量力
軍械等件若其不敵甯辭厥職決不行險

其一百四十三

天國紅巾混劫塵英商商約索需頻題詩有款稱蘇武降諭無
聊作主人弱國君臣成對偶屠王衆庶盡讐民漢陽宰相還高
價一范軍中作笑噲

此連下一首爲 文宗顯皇帝咸豐時代而詠 咸豐七年
十一月洋人挾兩廣總督葉明琛至香港猶每日親作書畫
以應洋人之請署名海上蘇武九年卒於印度之孟加臘之
鎮海樓上先嘗爲詩曰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

縱云一范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觀向戌何心求免死蘇卿
無恙勸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繪恨態愁容下筆難又曰零丁
洋泊歎無家雁札猶傳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遠泛
使臣槎心驚躍虎笳聲急望斷慈烏日影斜惟有春光依舊
返隔牆紅徧木棉花蓋葉相在鎮海樓洋人五日繪相一次
分報英主及香港上海洋官而葉相之父當城破時倉皇出
走未得音問故其詩云然時人有反言詩以嘲之曰不戰不
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
罕有然聞葉相之所以如此者實因咸豐君降諭旨自稱無
聊主人着其勿開邊釁也按專制者之結局無不如此於咸

豐君何責焉於葉使相更何尤焉

其一百四十四

南京已變漢儀新張李先朝又轉輪一字回天花教士三嗤悞
國葉庸臣客星不握封侯印幕府還資大將身耀武新疆重失
計十年轉餉不辭貧

咸豐三年洪秀全据南京十八省已得其十有六省時洋人
有認中朝爲主者有認太平天國爲主者英初猶豫未知所
從適議院會議忽接美國花教士請助中朝之書其議遂決
遣戈登來華助滅洪秀全功成而後戈登僅得一參將銜而
去中朝尋調左宗棠爲陝甘總督征新疆 咸豐七年英國

簡派二等伯爵額爾金赴粵請與葉相相見三請而葉相三
不答額爾金始決意攻城

其一百四十五

主少國家多難日夷吾忽已出天親能支江左偏安局更作周
南顧命臣千古同情一魏絳卅年知遇兩慈宸棉花何愛彈仍
起爲有今生未了因

此連下一首爲 穆宗毅皇帝同治時代而詠 咸豐十年
洋人入北京咸豐君走熱河恭親王奕訢與洋人定約嗣是
爲議政大臣總理洋務然其忽用忽黜已不啻三仕三已矣
明史劉吉字祐之居內閣十八年人目之爲劉棉花以其

耐彈也

其一百四十六

女皇聽政中庸尙專制臨朝未必然爲有疑心虞我負不難辣手殺人先英明且看中興後涼德休譏夾輔前耳目稔知新政好推行何故獨遷延

首句是法人孟德斯鳩語 文宗之晏駕也有極反對洋人之親王二人與大臣肅順謀奪攝政之權時慈禧太后與恭王主和外之議乃殺肅順而勒令二親王自盡

其一百四十七

東鄰躍躍試長才緩頰翻爲敵國媒三省相將亡日月一朝改

革急風雷世儒已倦文儒繼天士難逢地士來政變倉皇應養
晦遺經只好讀瀛臺

此連下一首爲 德宗景皇帝光緒時代而詠 此詠光緒

二十年中東之役及二十四年政變之事也 世儒見春秋

公羊傳序疏 文儒見晉書儒林傳 天土地士見史記封

禪書

其一百四十八

猶幸維新再不疑先號後笑感人思朦朧一旦扃金鑰頑固千
年啓玉匙向使老成真有識誰云年少果無知最憐遺詔金縢
日不及躬臨國會時

中東之役老成臣未脫專制之習氣亦有主戰者其過不盡在光緒君也

其一百四十九

專制如今運告終休思往事恨無窮久懷馬寶神靈志不數龍沙汗血功閉戶自高驕必敗出門合轍見無封願言今後司權者端拱無爲化肅雍

此連下一首包括全篇之意而其意在全除專制盡復民權也 馬寶二字出佛書言轉輪聖王福德最高具有馬寶馬寶者謂一旦能周行四天下也今以爲言不過按切時勢耳今者文明進化相迫而成以中國聲明之久民物之盛苟有

大同之志何患馬寶之不來是豈則天武后之世梁簡文帝之時貿貿然以馬寶自頌者之可比也哉

其一百五十

今當貞下起元辰公是公非讜論伸共主太平斯有道由民自立始能仁帝王三五謨嫌舊議院千夫法愛新萬國咸寧從此起民權發達太和臻

滿洲歎一篇凡七律詩一百五十首成於是歲七月中旬方謂專制爲必不可行於今之世矣乃詩甫成忽聞中央政府以鐵路國有四字強行專制瓦解民心遂令革命軍起怨積毒深若決江河不可收拾誰秉國成可爲浩歎夫鐵路國有

四字囿圉吞棗實在不化何則國者君之國耶抑民之國耶
無君尙可以爲國無民則決不可爲國也然則所謂國有者
實民有之耳法皇路易曰朕即國家夫朕即國家者安得謂
國家非卽朕耶凡物彼此相資者必不能奪彼以予此顧此
以失彼也惟有偏心遂成反側其人謀之不臧耶吾以爲非
專制之法必不至此是故於其人無可尤也於其法則深可
咎也義皇上人以爲此篇不特爲滿洲言并可爲各國言不
僅爲今世言亦且爲後世言謂足資爲國者之法戒也必欲
輯印予故綴數言於此而復存鄙人之原論於左方

逍遙遊客曰清自天命之世以殺祖父之仇飲泣思報志必

伐明其理自正然初不料竟奪中原一子也天聰時旣得志
於長城以外不爲刦昏而乘黑恥作侮懦而避凶迫於擁戴
始稱中國之君改元崇德顧其言曰帝皇那得稱天子則平
旦之氣存焉蓋其時雖有制而未知所以專也明懷宗旣歿
世祖入關驚睹漢官威儀始知天子之貴思所以安之計惟
以改裝易服爲壓伏漢人之具非法之苛違者無赦陳名夏
名臣也其蓄髮復裝之言挽回人心殆無以過甯完我忌之
多方進讒卒置名夏於死夫名夏之言若行則三藩之禍勢
必潛消亂黨之盟無從而起使當時明降諭旨髮薙不薙由
人裝改不改任便豈不大慰人心翻然向化何乃未入關以

前此情不昧既入關以後此理頓忘也無謂之事與民爲讐
謂非專制之凶何以至此君子讀禮經至改正朔易服色殊
徽號及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
畔畔者君討等語未嘗不歎古人之言有時竟爲後世之大
累也孔文諱一諭神理昭然惜其用之左耳聖祖以天亶之
資加時敏之力中華振作宜在斯時乃其浸淫於書卷者日
深其汨沒於天真者愈甚內則箝制黔首外則撻伐邊酋口
雖從謙心實居傲以故漢孝文帝之以德服越俄大彼得之
見賢思齊兀自無聞惟崇尚功名將虛作實造成一專制之
局貽子孫以器窳瓠落之憂煦煦以爲仁子子以爲義束縛

馳驟餘力不遺徒觀其柏梁賡唱之盛無當於安國家之大經也雍正初元其君年已四十有五趨庭有素繼志孔殷其停事遠征者以困於家難之故未必其爲釋道宗教之所化也至其遽殺年羹堯追戮呂留良則大有父風焉乾隆時海內清晏四方無事然文事武功必欲追踪乃祖以爲治天下者捨是更無以尙故其才畧相同者其爲害亦適相等在位旣久滋息繁多且訓政四年古所未有張皇粉飾而專制之局遂習慣自然竟成牢不可破繼之者嘉慶而道光咸豐而同治以至光緒之朝雖屢經挫敗憂患頻仍然而南山可移專制終不可改也雖然天下事平則公不平則私平則正不

平則邪平則順不平則逆平則治不平則亂專制者不平之
別名也以專制爲政則其政府必根柢於不平根柢於不平
矣而欲矯揉以爲平於是乎一國之事無一而能平無一而
能平則其爲政皆私而非公也邪而非正也逆而非順也亂
而非治也私邪逆亂雖在山河隔閼閉關鎖港一國自爲之
時其杌隉顛連尙儻焉而不可以終日況在舟車大通羣雄
角立之下而能望其巋然獨存於天壤哉侮臧甬獲舍此而
誰印度斐洲可爲前鑒泰西諸國爭爲立憲務求其政之平
而歸於公正順治者無他焉爲欲免其國之奴隸於人耳今
中國亦知以外國之文明爲立憲之政體矣然物必揣其本

方可以齊其末事方在諸北必不能求諸東入彼出此道無
兩趨使以立憲爲維新以專制爲法古立憲爲從人專制爲
著我而立爲開明專制之說如近世學士大夫之所云云以
謂昔以專制而敗者由文明之未開耳今姑以從人而間執
讒慝者之口實以著我而存自行我法之心傳調和於中外
之間俯仰於上下之際渾淪於物化之境通達於今古之宜
變不離宗毅然有守白雖可涅和而不流是則旣開明矣何
妨專制雖專制矣仍是文明上可以對祖宗下可以寵百姓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權衡在手輕重惟心中和之道如是而
已是說也水以濟水塗以附塗方內圓缸巽而易入殊不知

開明專制四字卽其句解試爲分析其義已自覺不通今爲
直白言之罕譬而喻則開明猶云聖賢也專制猶云盜賊也
世無有聖賢之盜賊又安得有開明之專制哉敬告變法諸
公毋爲含糊蒙混之言所惑

德王嘆

并序

嘆有兩義或悲而嘆或喜而嘆皆嘆也此次歐洲戰務殺人之多耗財之巨爲古今來所未有詩以嘆之義主悲觀概可知矣然而罪之魁者每爲功之首今戰鬪之國此則曰吾必於戰勝之後進天下於太平退甲兵而不用不然吾無以對爲國捐軀之健兒毀家紓難之債主也彼則曰吾必於戰勝之後塞後人之虞詐開萬世之安和不然吾無以表當代秉國鈞者之有人而使後人不能笑我拙也是則改禍爲福轉敗爲功凡止戰之謀弭兵之策向以爲做不到者自經此戰無復躊躇矣則樂觀誌嘆義亦宜然顧嘆而曰德王者何居曰今茲之戰使英不入

於漩渦則其禍必無此烈然使德不壞勞森堡及比利時之中
立則英亦必不與於戰蓋近世之領有守土者國無論大小強
弱其孜孜然相與協約聯盟以圖自保者惟中立一事而德則
破之也其爲戎首夫復何辭故此篇名曰德王嘆

甲寅冬月逍遙遊客香江翼南胡禮垣自識

胡翼南全集卷三十九

德皇歎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其一

哲人經畧在幾先
文思安安似閭然
六國不亡秦自鹿
三家誰妬晉之羶
箝飛鬼谷功通塞
權詐機關禍斷連
獨有大同鋒鏑鑄
萬邦清晏屢豐年

此卷之詩以大同作骨先於第一首揭明接近世之所謂有強權無公理者其說皆以德國卑斯墨之鉄血主義爲藉口然則殺伐兇殘之禍若卑思墨者可謂繼往開來之巨子矣

其二

文明今日侈言歐却怪羣雄性似彪優劣起爭差學述公私不
辨昧心頭江山南北嚴天塹點畫青紅限地球盟約雌黃狐露
尾變生中立破中州

此言戰禍之根由學述之誤也按天演論之言爭存競生優
勝劣敗者謂爭勝於道德非爭勝於血氣也而世多誤會

歐洲之中州爲瑞士比利時勞森堡三國其界於德法正如
春秋之鄭界於晉楚之間 公私句詳伊藤嘆第一百二十

五首註

其三

疆耗遙聞破膽寒
兵氛驚擾萬邦安
身披縮甲降心易
手握威權忍氣難
名義都非甘白刃
頭顱不保到黃冠
老來始覺吾生幸
異地昇平免據鞍

此戰本師出無名
乃戰未及三月而
法國從軍出戰之
教士其數已達二
萬人

其四

孤負歐洲久太平
民情國際盡由庚
公忠士體和衷意
政黨人無插血盟
禁絕苞苴官判牘
交通英蕩使傳觥
無何併作塗膏地
太息憑誰問主名

德之文明於今爲
烈乃今之戰可已
而不已天下怪之
蓋此

戰惟德能止之也 英蕩畫函也見周禮地官註

其五

運際隆平發興新忽從無病起吟呻情同鼎足三分國恥作駢
肩兩立身鹿逐必爭時豈漢虎騎難下勢欺秦遠因我欲讐科
學不講生人講殺人

此番之戰德爲禍首而德之思逞則以礮火獨強之故夫其
礮火獨強者格致諸學之功也惜其用於殺人

其六

三島偏隅宇宙雄平章立憲格天功金牛闢地屏藩遠玉馬歸
心道德崇日月常懸忘晝夜旌旗不墜貫西東既同宗教應存

國保泰持盈自紀公

此言英本不欲戰也金牛玉馬見瑞應圖近以爲立憲政體之稱以目英國謂其能闢土地也紀公英故宰相常持和平主義者

其七

善戰原爲盛世羞諸公體國誤謀猷龍驤此日欺江底虎踞前人恃石頭心與湯文堯舜異血兼秦楚魏齊流可憐尙武纖兒識坐使干戈不肯休

此言今日之戰其禍伏於各國平時以武功爲尙也向使海牙和平會於各國之國位等級之高下不定以武備之強弱

而定以道德之高低則天下之干戈息矣或問道德之高低
憑何而斷曰當以各國每年刑名案之多寡爲斷

其八

匹夫爲帝幸非耶隆準方君望更奢雲起不符天子氣風來翻
被大王遮負心初類烹功狗出手難同斬路蛇專制如今消歇
盡霸圖一念已先差

按今德王之父登位數月而殂皇以孫繼位負心句謂其待
故相卑思墨之薄

其九

打岸狂濤捲白銀忽聞礮響震江津寇氛起處原婚媾兵氣揚

來自水濱有火誰教雷電掣無風偏使海舟淪升天入地存亡
共初戰先驚軍國民

此戰始於英法荷丹邦五國間之北海德戰艦出海之門戶
也德人稱軍國民者謂其人人皆兵也

其十

北海交鋒勝各誇頭鵝驗獲信音賒鐵船撞息平安火丸彈轟
開頃刻花跋浪魚龍烟是海劈空雷電礮爲車天羅地網橫江
布道梗從茲靡有涯

北海一役勝負之消息不真惟聞德人沿海布置水雷極多
遼史營衛志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致賀語

其十一

綴旒國已早分疆畫斧何曾久設防偶見狂夫驚折柳便來鄰女苦爭桑襄公九世尋仇鄙靖子三言拆壘忙五十步何笑百步陽秋幾箇刺梁王

各國立約大抵相助以守則可相助以攻則不可相助以攻則天下多故矣 前之和是則今之戰非矣今之戰是則前之和非矣和之與戰也是之與非也迭換循環以爲意氣舒張之用乃知政府者實以民爲芻狗者也 爭桑見史記吳世家 三言用戰國策靖郭君事

其十二

吞併雄心笑井蛙地球何處有闌遮夢華碎錄孤嫠恤沉陸神
洲五霸嗟民不羅兵都愛主國無稱帝易傳家毒痛四海成何
事一陣黃風一陣沙

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五年京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
里萬里無人家

其十三

鼠薰艦隊出回颿不久應知水戰囂天下英雄規此舉筆端褒
貶定崇朝楚歌四面烏江決吳火中流赤壁燒誰擬鄱陽湖上
戰康郎山下一停橈

北海戰後兩閱月而德艦不出英大臣某君言其若再不出

則須以穴中掘鼠之法掘之使出云云然德艦至今六閱月
猶不出而大戰軍事中人謂德將挾其水師以爲講和之地
也 按明太祖以平陳友諒時鄱陽湖一役最爲勁敵

其十四

戴天不共果仇耶笑面嗔拳爲爾嗟帝子縱同橫死鬼君王何
作冠軍家睦嫺未必心源合禍患全因意氣差若使東方生際
此應猜羣犬狎呾牙

按奧國太子及妃之被炸原屬個人私罪不當興動干戈

中州集王德新句云赤心遭白眼笑面得嗔拳 漢書東方

朔傳狎呾牙者兩犬爭也註狎五伊反呾五侯反

其十五

新奇巨礮比城轟電報傳來鬼也驚
玉壘烟飛星作點鐵圍山陷地成坑
真人赤袂誇劉漢大將紅衣拜滿清
却似封神矜鬪法神仙持咒演陰兵

此言德人攻比利時之李治城時礮火之利害也 德國之十六寸八圍城礮雖最堅礮台亦難抵禦向聞武備各事不能自私一國之所有必爲衆國之所知惟此物卽德國軍人亦少有知者及至出戰乃始密告以此物之用 紅衣大將巨礮也註詳滿洲歎第一及第一百二十五首

其十六

得馬何如失馬強騎驢翻笑覓驢忙
越人肥起秦人妬木偶漂
逢土偶剛智勇味同蟲食蓼功名事等鼠搬薑
天星下界臨如
驗應把魔君喚大王

此刺德皇之以天命自負也夫天命其可恃耶
昔夏桀有殊力能伸鉤索鐵生裂兕虎不務德而武傷百姓
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勸以貪狠伊尹嘗進告於王曰天命之亡有日矣王
啞然笑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
耳乃未幾卽被放於湯天命其果可恃耶
鼠搬薑見趙雲

崧下第詩

其十七

庚子軍聯華夏中誓師羞爾獨兇窮敵降必殺人無赦城破惟
爭地首攻豆剖不同侵漠北瓜分早已据膠東英雄有量惟憎
小賤子曾經進大雄

庚子拳匪之亂聯軍入北京德皇對其軍士言到中國時遇
敵必殺不可恕遇地必攻不可讓當時天下各國聞者羞之
按德皇好干涉人之內政予嘗詩以規之用廣其意云更將
莊語語威林鄰政何妨干涉侵端在愛人德尙古休教專利
理忘今從今講究英雄髓先顧人焉後顧己詳梨園娛老集
一冊第五首

其十八

晏滑城堅地作屏敵軍火種竟犁庭昆池刦後灰餘黑函谷關
前焰已青二百巨尊無上上一家小腆走星星同舟共濟來胥
宇直向英京下法京

比利時之晏滑城其築建之法號爲最堅德乃以巨礮二百
尊攻之城破比王乃向英京而走法京說者謂自經歷此次
德之大礮雖最堅之城亦須改築云云

其十九

三月顛連靡有甯戰渦旋轉總泥濘軍行幾見天威逕彈落空
疑地隕星走路誰披橫水甲出錢爲拔入城釘楚吳合鼓南風
競右翼方張左不靈

德攻巴黎久不克惟於比京及晏滑重抽民款 自大理龍
尾關至永平三百餘里傳是武侯過師地郡志謂之天威逕
五代史趙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曰眼
中拔釘豈不樂哉旣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
自號拔釘錢

其二十

近世和平會可期何堪恃辯獨騎危錦囊有策兵機洩金匱無
書帝謂欺鷺序未聽朱鷺鼓龍庭擬宴白龍皮撫軍按部雖英
勇弟子輿尸悔帥師

沙國轟斃奧國太子之事原可於海牙和平會審結德皇則

干涉之期在必戰有得其戰畧者謂德皇預擬入法之期尅日宴於巴黎云時當盛暑而使其太子帥師德太子亦自言此番出戰之無謂 恃辯騎危用說苑范痤事

其二十一

武備堪嗟鬪振奇浮雲富貴競成癡日雖夸父身難逐山豈愚公力可移袍笏滿堂人欲倦樓臺絕頂客嫌危請君清夜捫心數遺臯流芳孰耐思

按德皇現年五十六歲照西例適當致仕之年

其二十二

決勝非難理有由攻心爲上德先修軍聲雖號楊無敵骨相猶

虞廣不侯網蓋開花優絡彈筆籌作驛活爲樓獨憐仁暴分榮
辱此語無聞出口頭

德皇自備帷幄隨軍而行以鐵網爲蓋丸彈不能炸其謀密
矣獨至仁暴之說則全然不講是可異也 楊無敵見宋史

揚業傳 廣不侯見史記李將軍傳

其二十三

俄法修盟作爾仇勢成犄角禦難周西陲已斷朝秦笏東部先
持覆楚籌敵拒潼關攻蒲阪兵行宛洛擣幽州鷹瞵更有鶯哥
在蘇定方三苦應酬

蒲音浦 魏書徐晃請曹操拒馬超於潼關而自引精兵渡

蒲阪以截超援兵 宋史安祿山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
衆守幽州郭子儀李光弼請直擣幽州覆其巢穴 鶯哥塞
遜英人之稱

其二十四

希連拿島至今悲學步邯鄲事可嗤魏瓦齊磚何足道堯趨舜
走貴心期中流鎮靜無危浪西日清明似旭曦惟大英雄能淨
刦南風一曲古今詩

昔法國拿波崙欲獨主歐洲卒至兵敗被擒監於希連拿島
今德皇之才開首已覺不逮而戰禍之烈則十倍於拿波崙
凡自命爲英雄者皆刦數中人爲大英雄爲能消刦此英

故相紀公之言也予最愛之 莊子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
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其二十五

分別賢愚貴善裁全球流毒備凶哉霸朝君相輕民命刦運河
山入賊才讀熟六韜謀使鬼殺將千萬罪誠魁閭摩何用陰司
見枉死憑皇點薄來

德皇好自矜其武畧武略者殺人耳可惡已甚何反貴爲

其二十六

明明人自作災妖龍漢休言刦未消孫子用兵逢甲遁高皇善
將倚天驕敗來恰是回頭岸勝去纔同定跨橋混世魔王歸結

日一絲不掛赤條條

德皇待其皇祖功臣卑思墨之薄有發其覆者謂其肺肝如
見云 德今者戰勝比利時矣然以天理良心而論則與其
勝也無寧其敗也此說人以爲迂不知此而謂之迂則中自
孔孟西自摩耶凡聖賢垂訓無不迂矣德皇正坐以聖賢諸
說爲迂之病創成此禍後之君子可勿戒之

其二十七

抑皇何事苦奔波恍見齊高萬馬過螯手欲強新社稷鴻名久
擁舊山河英風馬上鮮卑語老淚樽前敕勒歌笑爾兵丁徒慰
諭捐軀報國夢南柯

德稱帝國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戰勝法國始 漢書田儼
傳註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顏氏家訓
有兒教鮮卑語及彈琵琶服事公卿雖至卿相不願也 樂
府廣題北齊神武攻周玉璧不克恚憤成疾勉坐以安士衆
悉召諸貴使斛律金歌敕勒神武自和之

其二十八

愛人如己教中綱殺伐先乖景教方善惡分途無並域薰蕕異
器不同藏聖神豈有狗魔鬼盜賊從來畏帝皇堪怪腰鑿鐫五
字爲言上帝在吾旁

德軍腰間革帶鐫有五字曰上帝在吾旁 按今茲之戰有

不可解者謂德人不知有上帝何以顛沛而如見降臨謂德人果知有上帝何以妄殺而大千天怒大抵知之而忽變爲不知者癩爲之也奉一癩者而爲之主則下此者無不癩矣

其二十九

民困城攻首在蘇武周大賚好功夫欲甦剋肉宜先務果療燃眉敢後圖骨剛支那和整旅膏煎晏滑德徵徒一般錯亂乖張法經濟夷吾近世無

德入晏滑而重抽城內人民款項爲添兵計 按甲午中日之戰日人得中國賠償巨款初擬用作振興學校後乃以爲攻俄之助除福就禍懊悔無及今德人破城而重抽餉項其

昧昧正同

其三十

戰勝於今莫汝嘉四方窮蹙一人誇虞從虢滅脣寒齒蜀并吳
亡杜遇華中立誰聞髀長肉旁觀忍見骨撐麻正供五倍猶難
繼瑞士招兵杼柚嗟

戰事初起瑞士國爲守中立而集兵一費已二百六十萬磅
繼此每月費軍糈一百六十八萬磅然其每年所入稅餉僅
四百五十萬磅是其暗中所受損失比交戰國爲尤甚也
按晉書杜預伐吳之策張華成之

其三十一

啖肉添成一磅強非徒適口且充腸將軍誰笑騎單豕宰相官
應食萬羊精銳不妨謀果腹清癯難使執刀槍柯嘉美爾驚天
使地獄今憐赴戰場

英戰務部以沙場軍士須飽以肉故每日肉食每人加至一
磅 騎單豕謂挾矢走也戲用朝野僉載武懿宗事 食萬
羊用唐李德裕事見補錄記傳陸游詩富貴何妨食萬羊
英國當草創之世文明未啓有擄人鬻奴之事羅馬教士往
教化之有柯嘉士特者初見英人驚爲天使見英史

其三十二

一紙家書抵萬金元戎難諒健兒心蛾眉伐性平時戒馬革包

尸出塞吟對酒祇容燈舞劍搗衣毋許夢聞砧誰家組織人孤
寡搔首蒼天恨不禁

巴黎中婦女之有夫從軍者多切望其良人之常寄佳音乃
所接之信面雖爲其夫筆迹及觀信內所書祇有數字云汝
夫現得平安惟伊不免太好寄家信乃知統帥曾先拆看閱
然後轉達也

其三十三

有礮何須鼎力扛海參義勇世無雙張蒼飲乳心猶壯羅結封
侯志未降直法鷹揚追尙父要明駘背足安邦丈人原卜師貞
吉怪底金鐘萬石撞

海參威之俄人願爲義勇兵者不尠有百三歲之老人願加入兵隊以充義勇漢書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飲乳百餘歲乃卒 北史羅結年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爲別業并爲築城號曰羅侯城 禮記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其三十四

困於小國嘆途窮老馬何如伏櫪中折矢不臣黃鸚子打鐘誰帝白鳧翁受降城壘師徒去悉索閭閻府庫空惟有求和全瓦解好將酸棗讓臧洪

奧大利屢敗於沙國而兵之被擄於俄者甚多論者謂奧惟以講和爲事庶可瓦全 第三句用魯仲連不肯帝秦事韓

愈詩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鸝子 第四句用北齊書武成事
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
夜打鐘按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

其三十五

敗績頻聞至再三虛無黨派興方酣賑空錢不青黃接俗薄丸
防黑白探勢起囂塵賓奪主形輸攘地北圖南單于爭立居然
五降漢匈奴昔所諳

奧國匈加利卽中國漢時匈奴今奧國之民爲法比俄德諸
人種族混雜而成 漢書尹賞傳長安閭里少年羣輩殺吏
受賕報讐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

白者主治喪 漢宣帝紀五鳳三年匈奴亂分爲五單于甘露元年呼韓邪來朝因是烏孫以西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

其三十六

技術於今格致開我聞德國最恢台戕人巨礮專門業燬物飛機霹靂才多恐難堅背水陣不如早築避風臺比河靳讓出頭地遂使兵凶十倍來

此與下一首作答問之辭爲比利時言之 九辨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欲傑而沉藏註恢大也台卽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

其三十七

比王擬答異尋常世代奇才無盡藏仙侶燒丹新貴火神醫開
藥舊除方能當大敵纔稱勇豈就矧人使見長君自不登樓百
尺元龍上下怪分牀

矧昨禾切坐平聲短也 魏志陳登傳許汜曰昔見元龍自

上大牀臥使客臥下床劉備曰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如小
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

其三十八

小能敵大本非經智者應消患未形袞冕燼灰天尙火縉紳流
血水盈庭削藩鬲錯真成錯銘座劉惺未必惺可惜英雄無用

武嚴頭張齒兩無靈

此番之戰比王雖敗猶榮然而終歸無益者則以不能消禍
於無形也 德人入比京殺其著名之紳士 劉基醒齋銘
昭昭生於惺惺而憤憤出於冥冥

其三十九

後世徽銜贈鬼雄從知夢夢古來同關張有勇身猶死孔孟無
權首論功玉壘金城風緩緩丁男子婦樂融融衛侯失國終須
復一局彈棋總未終

戰不戢兵不弭疑不解詐不消則報復循環禍無了日今茲
之戰鎗礮機械種種武備能事畢矣好勝之心殺人之舉可

以釋矣鳴鏑者消聲沸脣者讐服其在此時矣

其四十

一夢黃魔到九泉三呼蒼兕誓師前忽將莊叟無何境變作仇池別有天水鬪荆門亡馬尾風吹鄴下剩膠船可憐平地陽侯厄尤甚團團礮火烟

比國最後之戰比人決水以灌德軍死亡甚衆鎗礮多失袁循修黃魔神廟碑蘭陵公夢神人赤髮碧眸曰我黃魔神居紫極之隅將祐助明公出於北境 史記齊世家師尙父誓師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注王充曰蒼兕水獸九頭 國語穀洛水鬪按穀洛近荆門後漢公孫述

遣延岑擊破吳漢軍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魏志僕射杜畿
受詔作御樓船於淘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

其四十一

戰勝難期副所望勢均而況力相當儲君未必張英國子弟先
殉梁惠王取影燈前千古鑑畫謀酒後一時狂過秦莫笑書生
見豪傑何曾畏始皇

此番之戰德皇親督師而使其子姪從軍 張英國註前

孟子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
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賈誼過秦論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其四十二

堪怪兵機只用奇蒿牆銅柱費猜疑覆高李有摩雲卒挫銳唐
無火寨兒灰畫爐邊惟記字陣觀局內但圍棋往年秘密推和
艦德礮於今又過之

和國日本也和艦秘密詳伊藤歎第九十三及九十六首

戰國策趙襄子之晉陽召張孟談曰無矢奈何曰臣聞董子
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高至丈餘君發
而用之君曰吾銅少奈何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 五代史李罕之曰以兵
掠懷孟間居人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

號李摩雲 五代史王彥章傳晉已盡有河北築河南北爲
兩城號夾寨

其四十三

避敵應籌警蹕趨君臣猶自矢捐軀小朝氣象偏安局半壁江
山百戰圖易地不須舟似馬轟天終使幕啼烏寓公虞作爲存
號失國黎侯有此無

比京旣破遷於晏滑晏滑破比政府遂從英而遷於法德之
攻比可謂獅子搏兔必用全力矣 左傳鄭人將奔桐丘諜
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其四十四

中露休教賦式微只當羽獵出重圍六街士女胡嚙鼓千載謳
歌氣骨威自主何愁魚服困不奴豈有狗烹譏如公無患依人
廡吳下歡迎勝陸機

比之與德戰也其君謂人曰予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奴

東京賦曰白龍魚服見困豫且注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
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
射君今棄萬乘之位而從于臣恐有豫且之患溫庭筠詩蛇
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

其四十五

原爲連枝秘札通宸章咄咄竟書空事難爲呂情偏袒心是安

劉面不同赤帝敢傷吾子白雌風先壓大王雄但教上下安全
在他日猶傳聖母功

德皇之妹嫁某國之君此番起事德皇欲其附己曾以密札
言情而其妹竟不爲之達云 史記高祖拔劍斬路蛇有一
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爲赤
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 按
嶺表大亂高涼洗夫人懷集百粵數州宴然共奉夫人爲聖
母

其四十六

國運雄飛有日看雲蒸霞蔚擬貞觀便程服物風先進和衆生

財調首彈何事燈前敲石火忽從飯後問朝餐時當迅往翻成
退到此方知保富難

此言德皇之不知保泰也

其四十七

才高無事漫喧喧養氣應知道至尊廿載懣雷聲在甕一朝怒
雨勢翻盆可曾啼怖兒收淚未必奔追客斷魂成敗論人吾豈
敢只爭六慎不當門

此言德皇之不能養氣也英以歷來藍皮書所載之公文證
之乃知德人之布置此戰者已久而德皇亦自言蓄意在二
十年之前

其四十八

開宗但數卑思墨榷算端推毛露奇克敵昔曾飛突兀橫行今
尙說便宜不思違道前人訓難免招災後世欺君看陽和生萬
物何嘗肅殺有榮枝

此言德皇之宗旨誤也

其四十九

誤在師心莫我違薰轅天下不知非時矜乃祖傳衣德勢昧當
年破竹威速拔巴黎攻不備明欺比利失先幾南轅北轍雌雄
決佇見聯軍奏凱歸

此言德皇之軍機誤也

其五十

師曲兵行詭道偏鄙夷公理逞強權怕從牛口難逃竇疾走蠶
叢有漏天地虎高昂人著翅壁龍柴紹肉飛仙戰書未下軍臨
敵礮打方驚笑面拳

德政府不向法國宣戰從勞森堡攻入法境法政府已向詰
責 北吏神武以高昂爲西南道大都督渡河祭河伯曰河
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 五代新說周韓大將軍有
勇略號爲著翅人 張鷟耳目記唐紫紹之弟輕趨若飛時
人謂之壁龍隋書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幡竿高十餘丈光
以口銜繩索拍竿上梁繫繩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時人謂之

肉飛仙

德皇歎卷三十九終

胡翼南全集卷四十

德皇歎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其五十一

傑構莊嚴出大觀可憐物力倏然彈輪蹄精衛銜泥運埏埴
皇止水搏萬堞江山窮遠目九層金碧駭飛翰落成想見尖初
合共諛工師績不刊

此並下一首咏市街塔之被燬也塔爲建築之最佳者德人
以其高而能察探軍中之虛實故轟燬之

其五十二

誰知碁劫此焉更一局興衰耳目驚怪異天樞唐柱拆移非露
掌漢盤傾九柯十匠經營遠蔽日凌雲結構宏黜杞新周姑且
置道高魔盛笑談兵

南史梁武帝紀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起火之始自浮屠第
三層帝曰斯魔鬼也公羊傳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宣
榭者何宣公之榭也何休注曰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
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

其五十三

一夫幻作妬羅綿引起全球也放顛百尺竿頭雲蔽日萬般人
事霧成烟持身豈有三茅法養性無爲五味禪問我何爲喟然

嘆肩吾新自會稽還

此言全球之不甯皆由德皇之故也樹生因而立名如柳絮也元好問詩世界幻入兜羅綿傳燈錄招賢大師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實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世俗謂有治鬼之術者爲使茅山 廣語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禪歸宗云我者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 元好問題所藏無盡藏詩卷詩勝賞休言隔今昔肩吾身自會稽還

其五十四

鬼簿何多點性名金城忽爾變愁城蓮花世界刀鎗滿聖木經

堂血肉橫重阜玄顱京觀色層峯殘息守陣聲清平我有眞言
在手挽銀河盡洗兵

此番之戰各國政府每多遷避 結句詳梨園娛老集一冊

第五首

其五十五

皇帝開予語帶奇武侯諸葛大名垂天心已定三分局臣力猶
勤六出師而況舊愁新恨結更兼新法舊人遺疏通閉氣惟鎗
礮威祖聲靈不我欺

禮記檀弓曩昔爾心或開予 德人好戰觀其君臣之議論
可知其概而莫不以報仇爲言嘗見南洋如蘇祿等國專重

報仇非身世之仇爲然卽世遠年湮之仇亦思報復以爲野蠻之族則然耳抑知文明如德未能免俗伊可嘆也

其五十六

卅年曾唱太平歌興盡悲來自作魔物價市騰三倍貴人情載鬼一車多貧家白望興無賴富室朱提散則那更恐甘鈴強好刦外甯未致內憂何

自普法之戰至今凡四十四年而有此戰豈合久必分靜極思動竟成老例耶直人謀之不臧耳 吳志甘甯少有氣力合輕薄少年爲渠帥百姓聞其鈴便知興霸

其五十七

縱使精兵食有餘斷難民物比當初工停身計傾危漏餉索時
艱竭澤漁赫赫官箴嚴簠簋陰陰吏竄橫苞苴殺機一發風趨
下及溺人常嘆載胥

戰未三月而工廠罷工物價騰貴

其五十八

財多竟使重招殃積穀非爲凶歲防百萬鋌藏張孝傑一千餅
掛武陵王流流血肉三軍出刮刮脂膏百姓將漢代蕭何艱轉
餉成皋民早慶安康

今茲之戰禍如此其烈者由戰鬪諸國財多之故夫以財多
而致禍實不善用財之故耳娛老集第二首云環球戰務耗

資財巧歷算之不能備將此巨款整乾坤黃金若土無艱致
莊嚴世界盡歡娛塵途可變天堂地而乃孜孜走下流計則
尙陰謀尙殺蓋此謂也 三四句用趙雲崧詩

其五十九

何物鴻圖托報讎山河鉄券付悠悠入烟讖絕乾柴驗翻餅功
難熱鏹收子午不趨龍首谷甲庚空守鴨頭溝此兵豈爲安天
下一怒眞來宇宙愁

數月以來但聞濠塹之攻守並無堂堂之陣可稱 邵氏聞
見錄宋魏祖微時往見柴太尉於澶州未幾柴卽天子位是
爲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後遂受禪於周 翻餅見滿洲

嘆第三十七首

其六十

礮火飛機盡是殃
安和只可赫城襄
公堂眼有新磨鏡
疆場魂驚舊戰場
平等何須牛耳執
自由不事虎牢強
好將兵弁歸巡警
馬寶全球徧地商

予常謂天下太和之局
必須有公議從出之地
如今之海牙會者以主持之

其六十一

君本游嬉樂貴徒
何須祖德事臨摹
運籌我笑漁緣木
敗筆人嗤鬼畫符
與使忿兵悲負負
毋寧擊缶唱鳴鳴
勸皇折節爲賢

士不到文孫不丈夫

日報言德皇酷愛笑謔 元好問論詩絕句真書不入今人

眼而輩從教鬼畫符 文者武之對文孫借用書今文子文

孫孺子王矣之句

其六十二

莊語詩裁僞體篇欲將孤倡挈真詮兵援屬國東西尉餉發名
王左右賢似咏六師瞻彼洛因私百畝助公田禽從悉率兼戎
索春是英蘭得氣先

英一開戰而間拿大印度澳地里亞皆應之援兵助餉相繼
而來觀戰者於此決其必勝蓋師克在和也 按詩小雅瞻

彼洛矣一章爲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之詩而大田一章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

其六十三

閒嘗論治首英倫大舉今來信有真雞鹿塞俱編屬土麒麟閣已畫功臣鳴鞭集衆旌旗出蠡面招兵宿衛親行見五雲金闕朗太平中外一家春

英蘭又曰英倫予終望大同之局自英啓之

又其六十三

升降天淵迴不侔應將善惡劃鴻溝忽來忽去操心編爲有爲無見道浮手挽江河安百代氣凌日月定千秋何堪逐逐風塵

下竟作隨波沒舵舟

爲有爲無見南史王份傳 忽來忽去用彙苑齊高帝事

此首續前勞斯福警告國人而作蓋勞本談大同者而忽作
整軍經武之想是與初心相刺謬矣

其六十四

行路難歌日未昏九關虎豹尙風喧閒時製械興妖物盛世多
財長禍根對酒投壺歡舞影聞雷失箸悸亡魂伯靈臺偃俱佳
話他日終推定一尊

使地球合共爲一大共和國兵權總於一人而此一人者爲
天下各國之公選而常隨天下各國之公議則雖欲不太平

不可得也

其六十五

於今十國共相攻本領徒聞戰血紅名利爭中皆盜賊礮鎗以
外不英雄門符早貼非禰句鈴悟均占替戾風試向棘闈觀劣
卷黃茆白葦將毋同

數月以來諸國相攻或勝或敗味同嚼蠟但見其殺人燬物
而已 昔人有書夜夢不祥書門大吉爲宵寐非禰扎闥洪
庥者見甌北詩鈔替戾岡出也見晉書佛圖澄傳詳滿洲嘆

第四十四首

其六十六

史局非徒勝敗論要言揭出不須煩千秋此戰宜何置寸管衡
人未免冤世盡林亨奴鬻廢道如華盛主權尊祖龍羅馬拿波
刼殺戮斯爲最後番

美國總統華盛頓以尊自由而後主權林亨以重平等而廢
奴鬻今之戰無非曰爲自由平等也然自由平等何須戰耶
道在有法以處之而使人不能不平等自由耳

其六十七

十載衡門息壯遊番番時局豁吟眸天教詩境開生面人少題
篇在上頭風雪放翁塵兩鬢江山杜老入孤舟平生敢詡登高
賦可有驚人好句留

余曾刊印伊藤嘆一百二十五首滿州嘆一百五十首故有此第二句

其六十八

雄財原自殺人屯還借雄財去殺人殺以殺生凶滅吉人宜人死果何因毒泉止渴甯捱渴鬼骨求親那可親二字太平渾不解淪亡道德見斯民

德國著名克虜伯礮廠主人認購戰務借款三千萬馬克約值英金一百五十萬磅 鬼骨見聊齋聶小倩傳曩見名家詩中有用說鈴之典者知聊齋之典亦可用也

其六十九

水國生涯別不同時時預備寇來攻陸居奕世舟爲屋馭叱當
途馬踏空咸與維新秦晉好載胥及溺癸辛終自來中立難爲
國局外無殊在局中

此爲荷蘭國咏之荷蘭水國也地低於海永爲中立之國十
六世紀時阿爾巴尼亞國往侵率師數萬及十七世紀法國
往侵之兵且十二萬荷人皆決水以灌國阿軍捲逐而法軍
則望洋而返 按夏桀商紂又曰夏癸殷辛

其七十

世界從知貴轉移大同有道戒趨岐通商柔遠安邊境與國和
親絕出師壽夭窮通無鬼卦凶災癘疫得神醫修明人事還天

理上帝聞之亦解頤

知戰爭之不可爲乃謀於中立知中立之不可恃乃謀歸於大同故今之戰乃促進大同之道也

其七十一

不然碌碌盡風塵墮地難逃浩劫身帝諦皇煌連鎖甲生生世界轉輪辛況當陳涉頤沉日不過宣明面向人惡煞災星凶死鬼從今祝爾勿傳薪

宋史韓世忠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純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皆其遺法 史記陳涉傳故人嘗與傭耕者扣宮門見涉入宮見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爲王沉沉者

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注沉沉宮室深遠之貌頤助聲
之詞 南史劉穆之孫瑀傳瑀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
兵一旦居荊州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陸游詩貴人自作
宣明面老子曾聞正始音

其七十二

華蘇城拔豈真歟道路謠傳可信諸露布古文誇十倍電音家
用敗多除權行軍律資監察鼓舞人心使子虛忽學周延儒故
智戰前先作策勳書

華蘇俄大城電報言爲德所奪後查其言不確德人作解嘲
語曰此不過家用之電音耳 魏書凡露布之文以一作十

周延儒事詳滿洲歎第八首

其七十三

梟鳴牙上戰成功列治城堅盡銳攻彈雨登陴知額鉄槍林斬
網識頭銅身全是膽心原赤血爲流河草盡紅萬五六千殲頃
刻可憐做鬼尙稱雄

此並下三首咏德人之攻比利時之列治城也德之鐵團軍
渡法之湄路河向列治城進突入塹濠用利器切斷鐵網守
壘比兵用探照燈以猛烈礮火與機關槍注射德兵爲將校
所迫仍浴礮火而進德兵萬人以上之大集團當礮彈擊中
時因死者之多遂成一透明之空隙斜坡草忽變成紅碧色

德軍損一萬五六千人合掌請降

其七十四

好持義緯與仁經戰伐相尋靡有甯縱使都軍能踏白止教天子出雕青問誰城肯汙來棄羞爾兵同盜賊形中立一違全局錯千重鈎鎖撼金鈴

都軍操刺之軍也見五代史漢高祖紀 宋史吳挺傳自北邊至武興列五軍一曰踏白 五代史東漢世家周太祖少賤黔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

其七十五

千秋往迹溯無窮
覆轍相師反笑工
南牧金戈奴叛主
北來玉冊虜稱翁
勢強飲馬長江外
運弱遊魚沸鼎中
如虎如龍雄蓋世
灣頭一乞又成空

結句用北魏帝事袁子才詩如虎如龍未十年又見灣頭乞
小憐

其七十六

一捷眞同撞彩籌
餓獅搏兔力偏遒
摧堅礮作琵琶腿
賀勝人無瑇瑁頭
大集兵亡空透隙
斜坡卒困自拘囚
指揮前進鎗邊
亦回首英雄失自由

德兵終克列治城而據之德之豐耶祖猛朱將軍突入列治
城威嚇市長市長棄城而遁後將軍亦戰死於陣人目之爲
鬼雄 畫墁錄宋初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
軸人取多力 金章宋紀有優人瑋瑁頭

其七十七

勿謂拿波崙尚有休言華盛頓今無棋翻敗局方成智撞試危
竿肯再愚不是將軍張破敗焉知宰相呂糊塗有人否極知來
泰圓轉多君作紐樞

此戰爲天下太平之轉機已在人人之意中矣 漢書吳王
傳梁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

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按
頗同破 宋史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
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其七十八

不信英雄造時勢祇知時勢造英雄大人顧盼生丰采孺子謳
歌起國風善以有爲功在助惡緣謬賞罪多叢卽今歐戰烽烟
急都出旁觀激勵中

此並下二首其理詳於梨園娛老集一冊第二首詩說中戰
未三月美國社會黨曾納德國社會主義聯合會之請求爲
消弭歐戰亂禍起見申請該國政府將國內之屠場倉庫穀

物積場其他日用品供給場各所一律禁止營業則戰爭不
戢自止實則戰亂以來由美國輸送於歐州食料品者其數
甚巨僅芝加高一處輸出加拿大之肉類約二千萬磅（英
斤數）最近紐約號商輪輸送鷄卵於英之里華堡者三千
六百萬磅法國今尙於路易姬阿那哈約購米二千五百萬
袋云

其七十九

賢而損智爲多財畛域嚴分定惹災轉餉不支兵自散正供難
繼霸何來排當祇在喧囂地演劇誰登寂寞臺社會弭兵言有
味解鈴端仗繫鈴才

余嘗研究人情大抵畛域之分皆私意之爲之也夫私意所至則雖無畛域亦必分之矣翁照詩云孔光譖王嘉浸潤致之死馬融排李固承順權臣指平生讀何書適佐貪且鄙一念入奇邪百世人不齒或問大同之道將絕無畛域乎曰何有於畛域大同者以天下爲一家也直以天下爲一人陳祖范詩云苦樂宜均被譬如人一身半體雖獨活偏枯爲不仁或曰然則大同之效將憑何道以求之乎曰本一公字而分其緩急輕重則得之矣

其八十

戰法如今理欠通懷疑我欲叩諸公養生農棄三頭白催死醫

矜十字紅不憚結冤投筆壯明知作孽斂錢豐同觀一體誰容
殛得失將毋笑楚弓

朝野僉載正月見三白田公笑嚇嚇按謂日曆書三白當頭
也英今者欲以截斷糧草之法迫德人講和而德皇乃怪美
國將坐視其餓而不救是不自知其所爲何事者矣

其八十一

威鎮東瀛武自神戰渦旋入托交親道將夫子害夫子理以其
人治其人曳紫已非披褐舊拖青欲顯出藍新逢蒙善射先生
罪此說千年未失眞

此爲日本咏也 德人至今尙鄙日本族爲化外之人前駐

日英代公使爲之辯曰人之決議攻膠州也德統兵官某君謂日本兵法得之於德國德人嘗盡心力以教之今乃反以此窘德云云此以知凡以惡教人者其流禍必歸及於己也

其八十二

兵法髫齡已究研全歐在握首攻堅功高四十二生的名小一千九百年白馬思盟巴闕下黃龍欲飲谷臺前云將五毒來攻毒黷武窮兵一掃旂

巴闕謂法京谷臺則法京之名勝康谷臺也德皇年十齡卽任二等太尉十七歲始行就職僅數年以陸軍少將而統第二步兵旅團旋踐普魯士皇帝位其統軍之才德之參謀部

中人頗多疑問至其對於軍隊之懇摯奮勵則人無間言其
平日最愛述拿波崙之言曰軍隊之首領者萬能也戰勝高
爾人者非羅馬軍隊也乃凱撒也使羅馬爲城下之盟者非
嘉他奇尼軍隊也乃漢聶布也驅入印度者亞力山也非馬
奇頓軍隊之功能捍衛普魯士七年抗禦歐州之強者弗利
德立克也非普魯士師徒之成績德皇之於拿波崙心摹手
追其意可知矣然吾聞古之名將必不自居其功若服膺於
拿波崙其敗可預決

其八十三

花甲年將舉壽觥胸中五嶽尙崢嶸心羞鰥舜庸庸德名犯熊

安觸觸生好戰每思金鼓趁滑稽留與錫軍評元戎告退偏裨
易祇賸中堅一老誠

地球報云德皇自信有種種天縱之才能其尤沾沾喜者則
以世人視彼爲一極大之軍士家也然彼之皇室中人則奉
以滑稽之徽號曰錫軍人 計開戰未及三月而德國之毛
奇元帥已解去參謀總長之職東普魯士興登堡將軍亦隨
毛奇而解職 北史儒林傳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
專以三禮教授弟子千餘人周武帝入鄴幸其第引與同坐
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
乃稱觸觸生羣公笑之

其八十四

逍遙海上任翱翔奄旬堪稱戰艦豪突兀離獨羣犀角橫行無
忌蟹雙螯追奔逐浪龍膏遠出沒乘風鵠眼高煤炭糗糧商舶
供汪洋萬頃作通漕

奄旬者德國之巡艦也轟沉敵船最多 杜氏通典戰船有
名海鵠者頭高尾低前大後小如鵠之狀

其八十五

奇兵多用法難膠正正堂堂轉見嘲寧使中軍書咄咄豈容下
士志嚶嚶地訛武肅黃巢怵木壅唐宗黑闥包師漏多魚曾誤
國者番眞箇說毋勦

按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戰法國屢敗皆因巴黎泰晤士報不守秘密所致故此次檢查新聞消息雖嚴毫無怨恨吳越世家黃巢攻掠浙東鏐曰鎮兵少賦兵多宜出奇兵擊之乃與勁卒二千人伏山谷中射殺其將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巢聞媼語曰向千餘尙不可况八百里乎急引兵去秦王壅洛水以敗劉黑闥見唐書太宗紀

其八十六

專制共和未定名隨機應變自然成物非迫壓難更改人到艱危見性情旗色飄飄和赤白酒征萬萬忽犧牲輪臺一詔頒何

日蘭錡全收不動兵

戰未三月俄國改用新國旗以表示君主人民聯合之意又
俄皇從戒酒會人之請禁止售賣烈酒計此舉年中缺去九
十二兆磅稅餉大順輿情皆此戰所使 齊召南咏漢武帝
詩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晚能悔輪
臺一詔是神仙

又其八十六

酒國春秋恥獨醒大人自詡笑劉伶隱囊紗帽昏朝政病葉狂
花失性靈一自醉龍無臥地始知治象有明經憂危頓悟惺惺
益不惜金錢買座銘

此續俄人戒酒之詠也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廿七
號華字日報載大陸報云俄自禁賣烈酒後街上無醉人與
前時情形全然改變初擬試禁後見戒酒者大有興盛之機
乃決然永禁矣 龍城錄蔡邕因醉臥路人名曰醉龍

其八十七

交鋒三月竟三遷哈佛風波定四禪未及黃衫殉駿馬已同赤
脚走飛仙盤庚去邑民空怨亶甲依河宅自然協國君臣如手
足通家誰唱黍離篇

比國自德軍侵入而遷都者凡三次最後遷於哈佛爾在巴
黎之西北約百四十里之塞納河口爲臨英國海峽之港法

國中第十位之都會也

其八十八

屢懲不戒禍叢生蠻野文明迭換成依樣葫蘆陶穀詔常翻局面奕秋枰尺波未涸魚難散一骨非投犬亦爭理學宗師乖若此不如十字識王平

按孟子一治一亂之言猶是爲治理未明人心未定時言之耳若治理明而人心定則必使天下有治而無亂有治而無亂必以各國止息干戈爲首不然各國戰而後和和而又戰戰與和循環不息則雖閱歷千秋萬歲世界亦無進也近年以來哲學以德國爲冠 蜀志王平字子均先主拜爲牙門

此續俄人戒酒之詠也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廿七
號華字日報載大陸報云俄自禁賣烈酒後街上無醉人與
前時情形全然改變初擬試禁後見戒酒者大有興盛之機
乃決然永禁矣 龍城錄蔡邕因醉臥路人名曰醉龍

其八十七

交鋒三月竟三遷哈佛風波定四禪未及黃衫殉駿馬已同赤
脚走飛仙盤庚去邑民空怨亶甲依河宅自然協國君臣如手
足通家誰唱黍離篇

比國自德軍侵入而遷都者凡三次最後遷於哈佛爾在巴
黎之西北約百四十里之塞納河口爲臨英國海峽之港法

國中第十位之都會也

其八十八

屢懲不戒禍叢生蠻野文明迭換成依樣葫蘆陶穀詔常翻局面奕秋枰尺波未涸魚難散一骨非投犬亦爭理學宗師乖若此不如十字識王平

按孟子一治一亂之言猶是爲治理未明人心未定時言之耳若治理明而人心定則必使天下有治而無亂有治而無亂必以各國止息干戈爲首不然各國戰而後和和而又戰戰與和循環不息則雖閱歷千秋萬歲世界亦無進也近年以來哲學以德國爲冠 蜀志王平字子均先主拜爲牙門

花蛺蝶魂帳裡一蚊勞上將林間萬蟻鬪中原彌天劫氣消能
盡惟大英雄始可言

世之自命爲英雄者皆劫數中人惟大英雄爲能消劫此英
故宰相杞公之說也予最愛此言

其九十二

假日銷憂自有樓如何擊鉢總難休談王每覺羞談霸汗馬無
能且汗牛殺伐直非前百代和平欲啓後千秋諸公袞袞知無
異痛定應思立遠猷

王粲船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

其九十三

改名刦掠作征收軍餉無煩別法籌才望他年名將相官階此
日富民侯煙枝散氣通頭腦礦水疏脾潤咽喉据地一時三萬
萬雄心况欲領全歐

開戰三月德人向所据之地徵收戰務賠款總計有七百二
十一兆零五十萬佛郎之多卽英金二千八百八十六萬磅
伸銀約三萬萬元亦有徵抽呂宋煙枝礦水單車電車煤油
電機單車煤油等物者

其九十四

木蘭故事記軍興巾幗成師敵愾增曳足憐援觀鼓噪綃頭笑
黨怯車徵掣韓妃昔飢鷹起伏櫪妻今老驥騰愛國婦人身命

併孫兒襁負擬陴登

上海某西報論法國婦人敵愾之氣甚壯如戰事延長不難
襁負其子而赴戰線之女軍團女軍之興必先自法國始

曳足見後漢書馬援傳 綃頭見後漢書周黨傳 掣韉用

北齊馮淑妃事

其九十五

總督巴黎預策名君王符印諾無輕蕭何入卽蕭何殿趙信居
爲趙信成爵賞每因戎馬績勲章先賜重臣旌誰知露冕觀風
日反作投降一擄兵

巴黎官報云德將軍某爲聯軍所擄昨解到法京搜其身懷

有德皇御製之符信一紙係任命彼爲巴黎總督者 蕭何
殿趙信城見庾信五張寺經藏碑

其九十六

誰使驕驕道路開將軍天上忽飛來江湖滿地王塗塞鐵軌循
程霸畧恢處處見機無定勢頭頭是道轉圜才軸心漲縮能伸
屈未必班倖有此裁

此番之戰德軍之所恃者其事有六一曰火車軸各國路軌
寬窄互異甲國火車不能在乙國路軌上行駛幾成公例而
德國此次交戰所用之火車車軸係屬漲縮自由無論路軌
寬窄皆可行駛故德軍往來神速出人意料之外

其九十七

殺人晝夜不同功鑄礮猶須辨此中遁甲暗逃凶曜日長庚明
穀太陰弓金丸墜地留光久玉鏡經天見色空最是殘民深用
計錯疑獵火一山紅

二曰夜戰礮視察遠敵之情形通用望遠鏡以濟目力之不
及然在白晝則善而夜間則無所措手矣此次德國用一種
夜戰礮其發出之彈光明蔽日及落地後其光照耀能歷一
小時之久故每逢夜戰多獲勝利云

其九十八

暉臺徙鼎事何曾巨礮攻城用不稱豈料轟天來傲帝竟如縮

地去高僧木牛流馬前人絕鬼斧神工此日興丸彈一枚人八十怪哉三卒已能勝

三曰攻城礮德國新發明之攻城礮爲比法俄各軍所未有其礮高約六尺餘所用子彈異常重大每丸約須八十人之力方可移動而德人全用機器常以三人行使此礮云 縮
地去高僧用濟顛事見西湖拾遺

其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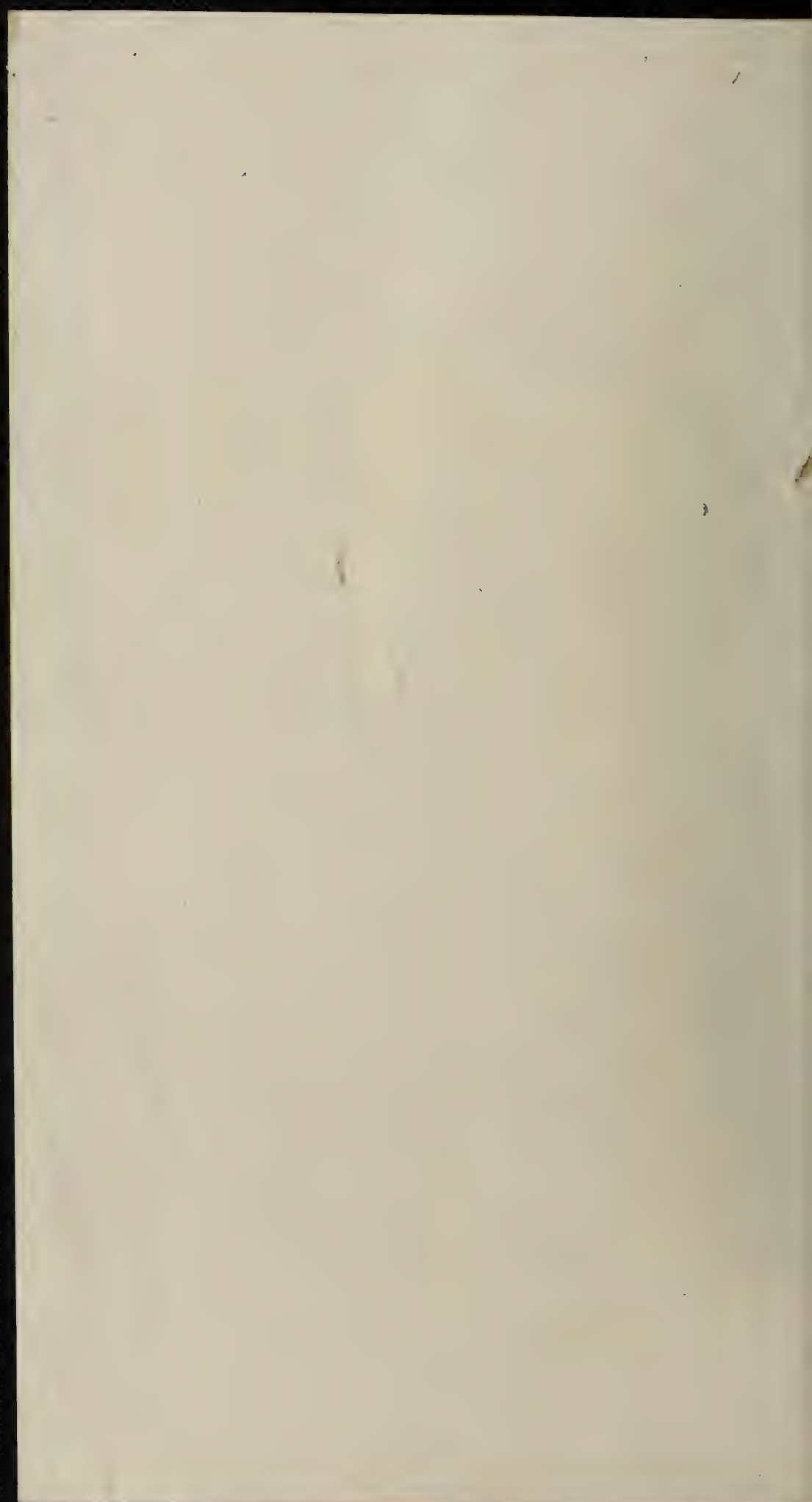
礮擊飛船世所知緣何得失有同時一斤已博千鈞重百步應將五十嗤射月無能因力弱追風可及豈行遲距離遠近如差謬戰鬪空中未易施

四曰擊飛艇礮各國所用之擊飛艇礮每苦於彈力之不及而德國所用者則能加增其速度及彈力故法比俄等軍飛艇時被擊毀

其一百

兵機莫測久深謀神秘誰能察遠猷繫馬鳳凰無數柱藏船鸚鵡自多洲高邊主易安心去奄甸魂驚履迹求查調十纔知一二棲遲海曲似潛虬

五曰戰艦法國於未開戰以前調查德國特別戰艦僅十艘及至開戰實有七十餘艘殊出人意料之外 高邊奄甸皆德艦名高邊貨與土國鳳凰柱鸚鵡洲見庾信哀江南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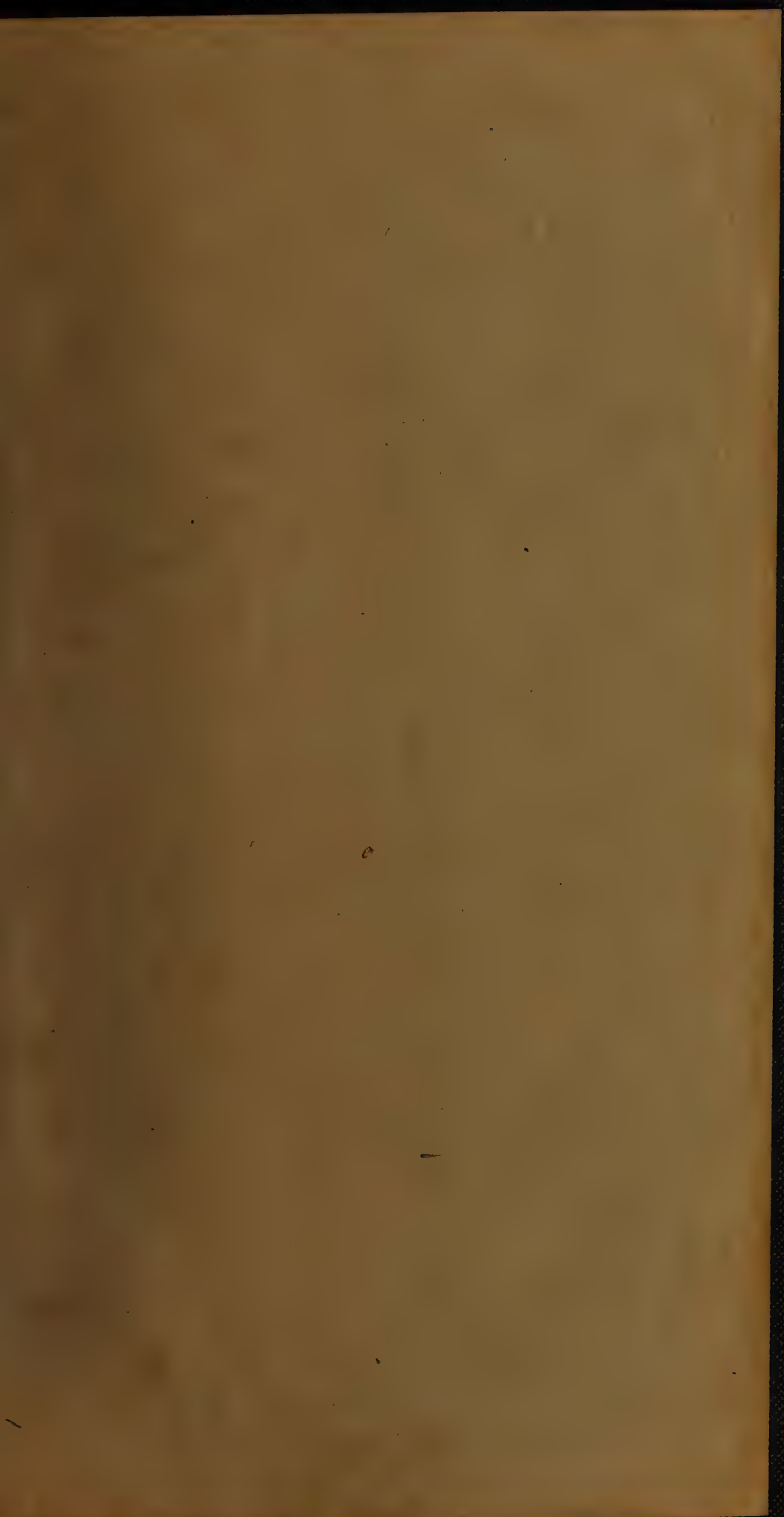


胡翼南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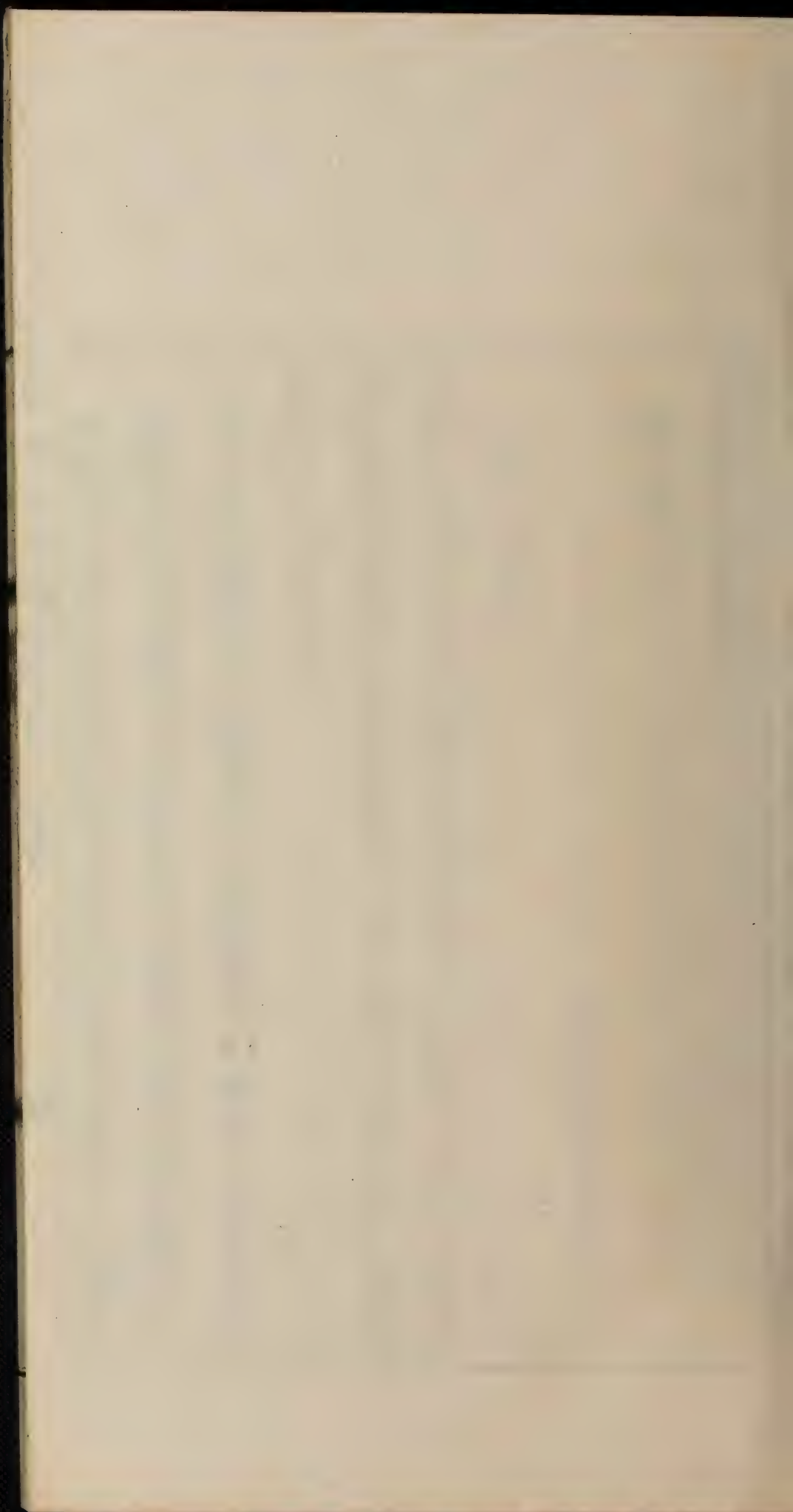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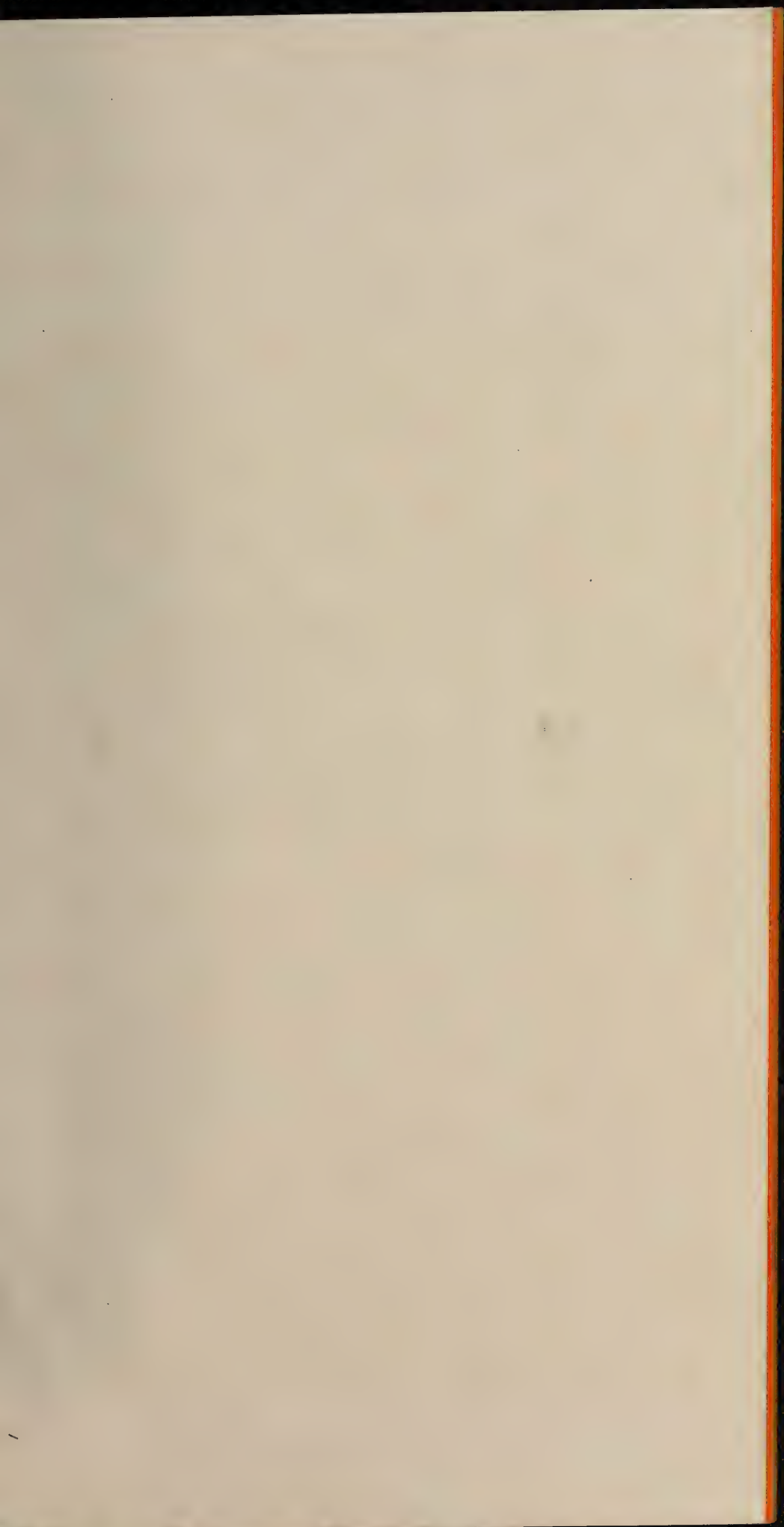
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三

德皇
歎









PL
2710
434
A1
1920
V.1116

胡翼南全集卷四十一

德皇嘆

三水 胡翼南禮垣甫著

其一百零一

軍國官家善料量水師新法寓經商虛名戰艦司徒費老實兵
艘估客航楊僕營中觀駕駛昆明池上習戎行機心如此真無
敵陸霸尤當號海王

六曰商船德國商船普通上層純係商船形勢下層皆有軍
用器械與戰艦無異故德國此次開戰軍艦實無確數云
史記南越傳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漢書西南夷傳昆明國有池方二百里武帝欲伐昆明作池象之以習水戰

其一百零二

愛國憎聞寶劍歌冤讐不記記恩波元郎放浪稱聲叟蘇子繁華付夢婆四海尙愁兄弟少百年常見困窮多歸根問我心誰好近是彌西遠佛陀

此首之作以自況也

唐書元結傳結逃亂入猗玕洞稱猗

玕子後家瀼濱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

叟林逋詩次山有以稱聲叟魯望因人號散人

其一百零三

天文台報未容刪血戰非常地脉關人力骨寒無定水砲聲頭
觸不周山偶從緯度探消息頗覺人心異往還只恐凶災生道
帶龍蛇踞陸尙閒閒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五號華字報言德國波丹天文
台有海瑪托博士者通報各國最大天文台八處言因各國
軍隊大砲之響地軸大爲震動致緯度突生變化云日本某
專門家謂海博士之報決非荒唐無稽之談但緯度必無大
變若大變則寒熱帶或至易地生物死滅爲期不遠也夫緯
度如牆壁然以鉄槌扣之雖有影響然少停卽止以地球之

大如是區區砲聲或不能使之變也

其一百零四

發達何爲嫉妬生總緣心地不開明水中見蟹猶遷怒杯底逢蛇每起驚一自舟行期共濟始知屋覆見同情公權猶太全行復翻笑從前氣未平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月廿四號報言俄皇已正式_宣布准國內猶太人爲陸海軍官享俄國公民完全之權利蓋因猶太士卒於此次戰事奮勇禦敵也總之此次戰事已歸去中古時代俄人對於猶太人猜忌之見而爲猶太人開一新紀元矣 晉書解系傳趙王倫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

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耶蘇軾
詩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

其一百零五

小國能當大國耶兵從多小定堅瑕固知年尙稱元鼎却恨軍
難獲呂嘉下瀨有師終奏捷伏波無柱已驅邪短兵隘巷相逢
日莫怪擒王志願奢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三號華字報述由海牙來電謂
德皇極欲擒比國王及王后德軍之急進柯士頓者全爲此
故 晉書地理志武帝元鼎六年討平呂嘉以其地爲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七郡

其一百零六

屈指軍興僅十旬國中孤寡已多人殘屍味失糟豬肉殤鬼魂
歸野馬塵皋矢有誰招故壘火坑何處認前身縱教接引由基
督難得神師作逮津

戰死者多其屍用火葬 晉書孔羣傳羣嗜酒王導戒之曰
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耶答曰公不見肉糟
淹更堪久耶

其一百零七

天魔舞罷作天殃貌帶桃花氣帶霜豈是飛瓊來下界不同窺
玉上東墻高唐神女司雲雨西國封姨善砲鎗練就紙鳶騰地

虎吳娃羞與鬥紅粧

此並下一首爲飛行婦人詠也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月
廿九號七十二行商報言法國現在雖有禁止婦人入營之
命令然以箇人之資格穿着男裝入營而最惹人注目者則
爲飛行婦人組織一羣之飛行隊云

其一百零八

嫁國偏宜健女兒陵川天賜作風詩跼鳶仇報徵魂日飛燕恩
酬漢帝時去或無蹤同劍女來原不測似瑤姬平權眞箇空前
古昆脚皆頭比不疑

郝陵川集有天賜夫人詩風吹芊氏女至梁家爲婦 後漢

書光武帝紀交趾女子徵側反畧有城邑又劉隆傳隆以中
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蠻夸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
破之 瑤姬見集仙傳 昆脚皆頭謂比字也尙書故實杜
紫薇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
外

其一百零九

戰船北海集雄英未戰先教宇宙驚五百兵輪排夾寨回環水
道作長城尾頭雙擊常蛇應腹背齊攻兎窟清堪歎精乖翻擾
擾貪嗔癡出火無明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五號華字報述德國席捲比境

近聞已出柯士頓海岸與英僅隔一帶水據最近電報德國
自有基爾運河陸運潛水艇至晏滑之說此不可信德國縱
以科學稱雄然船體尙不分解斷難運陸使乘夜陰濃霧順
大陸沿岸在己國砲台掩護之下或可脫艦隊之一部頃聞
德四驅逐艦在荷蘭海岸爲英艦擊沉想係此計畫之一蹉
跌耳 英海軍自開戰以來舉其全力爲嚴密之大封鎖自
依爾北河口以至維廉哈芬一帶俱在監視中之一面德軍
以窮迫而潛破封鎖脫其潛水艇遂有日前擊沉英艦之事
蓋封鎖爲極難之任稍一不慎則或被意外而貽累全體也
以此知英軍不必盡處被動之地位海利格蘭之戰英艦

以濃霧成功茲以霧爲德之助者從原則論耳英有二百五
萬噸四百八十餘隻之海軍一日在北海外限制海權之現
狀當不至搖動云

其一百一十

守住重洋若禁垣滄烟迷目未容奔往年日艦聲猶在此際英
軍氣正吞偶覺埃中疏衛虎已從海底脫遊鯤封江兵法休輕
視窮蹙須防撞失魂

其一百一十一

電報謠傳愛善詳陸移潛艇說荒唐盪舟演力臣非寡牽纜嬉
遊帝豈煬科學縱推高上乘闢言難入細平章旋聞四艦轟沉

耗蹉跌纔知計畫方

其一百一十二

一篇誓誥出華胥愛國民應保厥居太姒不嫌無武畧二喬空
負讀兵書功承雷澤媧爲帝計破澠池趙立儲笑彼絕裙溫嶠
去乞公無渡怯何如

此爲德公主攝政誓詞咏也德國長公主域多利路易以去
歲下嫁於聯邦中之不倫瑞克公爵此次公爵將遠征下令
國中以域多利路易夫人攝理國政越六日夫人頒詔布告
國人見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月廿九號七十二行商報
史記廉藺傳秦欲趙王會澠池趙王去秦相如從頗送至境

與王訣曰王行度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
爲王以絕秦望

其一百一十三

失計君王赴戰場忽鑽地獄棄天堂到頭黑白分輕重彈指興
亡迭短長修己果從青瑣闥安人何用綠沉槍請看天下通商
局互市今誰劃界疆

其一百一十四

諸公投筆奮從戎都爲封侯換考終峴首誰留羊祜惠壺頭未
竟馬援功生前君國安危共殺後江山得失空金印纍纍攜不
去殘碑徒記殺人雄

此爲陣亡諸將詠也 水經注靈山東接壺頭山山高一百
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水際有馬援征蠻將軍處徑曲多險其
中紆折千難

又其一百一十四

赤烏夾日出師忙枉矢西流大將亡未是虎頭飛遠道竟同馬
革裹蠻方救曹鼓蓋軍先棄光弼靴刀敵已藏平定中原原有
道曲端何用死沙塲

北魏高昂字敖曹一心輕敵建旗蓋以臨陣西人盡銳攻之
一軍皆沒 唐書李光弼將戰之時內藏刀于韉曰戰本危
事吾不可辱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 曲端見齊東野

語趙雲崧詩讀到曲端呼鉄象恨他何不死沙塲 此首續

上弔諸將詩

其一百一十五

池魚殃及恨難平偶觸沉機浪底轟已恐天罡星火急更防地
煞水雷橫船從苦海迷津過人蔭臨深履薄行流電波沖無定
所瀛環何日果澄清

此詠防禦水雷之難也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六號華
字報載東京電云據日第二艦隊報告軍艦高千穗之沉溺
地點係掃海已淨盡者其所觸水雷大約係浮流水雷敵人
放散此項水雷頗難防備云

其一百一十六

後生可畏見臨戎豈必奇兒始立功短錡不殤長社稷老徐作
賊幼英雄從軍只解葫蘆轉練士惟誇蹴鞠工牛牯豕牙遙作
制爲防敵愾到孩童

奇兒見五代史唐宗紀 短錡見禮記檀弓 老徐句見唐

書李勣傳李勣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卽殺十四五
爲難當賊有不愜者殺之三十餘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
死也 蹴鞠見劉向別錄 葫蘆見西陽雜俎 此詠法國

少年被捕擄也一千九百一四十年十一月六號華字號云
德軍捕擄法國由五歲至十七歲之少年人四千餘名輸送

至美國法國政府向美國大總統請求保護

其一百一十七

攙槍忽起勢縱橫烽火連天率爾成不少傷亡多被擄但聞攻
守屢添兵風腥滿路長弘血月黑千山杜宇聲忍向安寧生大
患文明道德一時傾

其一百一十八

海陸軍中凶器藏開爐鼓鑄耀金芒炮兵隊日試新炮鎗匠師
時棄舊鎗運物鐵車分廣挾徹宵煤燄辨陰陽原來地獄無窮
火却在萊因河畔光

此並下二首詠克虜伯炮廠也此首言其工場之宏壯無比

克虜伯炮廠德人呼爲海陸軍兵器貯藏所在萊因河畔
之愛森規模宏大世無其匹大工場納六十所以狹軌鐵路
聯絡長三十英里其輸送工場製造所設之廣軌鐵路密排
如網長四十英里近郊有麥痕練兵場常駐炮兵隊以便試
驗新製武器之爆發力及防禦板之抵抗力炮聲隆隆時常
不絕

其一百一十九

十萬工人職役分此番加倍立功勳汗揮濕似翻潮水煙起蒸
成蔽日雲不特雷轟驚百里且憑電掣滅聯軍廠區獨免民兵
召留待趨場赴事勤

此首言其職工之多也工場用人平時四萬事務員等四千
此次開戰該廠之製造力足制敵軍死命必增工無疑克虜
伯廠所經營者不止愛森之工場尙有炭山需坑夫萬人此
外安能及格爾遵之輾鐵工場與萊因浩塞爾糾義斯堡諾
威德之鎔礦爐需工人一萬五千奇羅軍港造船所技師工
人共七千西班牙之鐵山坑夫五千皆互相聯絡者德國參
謀本部甚注意克虜伯之製造力此次開戰克虜伯工廠所
在地萊因軍管區司令官對於其地國民兵特免召集恐妨
及製造兵器之徵集人夫也

客至慇懃善送迎徒聞厚貌與深情捨身乞偈桓因斬斷臂安
心慧可輕預恐爲人忘了我正防生甲忽冲庚出奇制勝須神
秘否則難名萬勝兵

此首言其秘密也外人視察克虜伯廠者甚多然無論如何
明敏者僅能知工場主計可考察之部分而已未能窺其內
部秘密各國大使館武官如希望察工場其款待之周到無
所不至而一入工場則態度一變立促其速速覽畢故卽縱
覽全部者亦惟歎其規模宏壯而已毫不能有所得也

其一百二十一

晏滑堪稱古偁陽比人健門異尋常如何炮打多花彈恰似鋒

摧百鍊鋼汽艇頡頏雷電擊飛船出沒日星惶子遺靡有方酬
願此物非徒一世殃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七號紐約來電謂晏滑要塞之
戰實克虜伯炮與人類戰鬥以堅固無比之晏滑城健門之
比軍終不敵克虜伯炮之力遂致陷落法國百弗爾之市民
至畏德軍攻城炮而遷避德軍武器果優於聯軍否一時固
難斷定而德之攻城炮足使聯軍大恐則成爲無可諱之事
實

其一百二十二

軍法原難妙盡詳制人獨步有單方鼠窺不必防微穴魚漏惟

須舉大綱見說射人先射馬自然擒賊首擒王禍根所在千尋拔封廠應推太上章

此言克虜伯廠首宜破除也克虜伯工廠存在則德國之基礎尙固而戰禍必不可解故說者謂聯軍力圖困萊因河方面蓋欲實行破壞此大工場斷德軍武器供給之途也

其一百二十三

三十年來霸業崇鴻圖轉盼忽成空東南羣島今安在顛倒頽年昔已窮好放金椎敦禮讓休教玉節事剽攻拿翁攻績碑曾曳覆轍何堪繼此公

按德皇遵卑思麥之策三十年來取東南諸島如紐堅彌如

卑思麥羣島如麻沙路及所羅門諸島并嘉羅連等將以爲藩屬土宇最後於一千八百九十年乃取青島抑知卑思麥到老失勢其策已窮于自用也

其一百二十四

日人三戰定膠州青島降眞指日投堪笑勗師偕國盡幾曾有衆與城休千年好會逢秦伯第一清流讓晉侯喜見大同時不遠東西從此濟同舟

德皇望膠州之兵與地皆亡然而不能者蓋不知攻心之爲上也德皇如以青島自還中國則天下之美皆歸之矣

其一百二十五

儼同陣勢布神仙呂望居然小說傳在昔霸權爭戰艦於今敵
國門飛船風生武士橫空走命中將軍一喝喧重載萬斤高萬
尺殫精極慮涉卑連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七號日報論最大之飛艇爲德
國改良之涉卑連蓋十年來殫精極慮於科學中以成之者
也此艇之最大者能飛航三千英里飛航時載高度爆發物
約十四噸〔英秤每噸重一千六百八十斤〕并裝大宗瓦斯
又有供給溫煖及舒適之隔別室并置有大炮可於艇之上
下及平面發射順風時每一點鐘可行一百英里有奇然則
平帆飛機能否超越涉卑連飛艇之上而向下拋墮炸彈乎

此緊要問題也普通涉卑連飛行之高度爲九千八百尺此高度之空氣業已凜烈然平帆飛機欲擲炸彈則尙須昇高而平帆飛機之最速者亦未能超越涉卑連飛艇且涉卑連所裝之炮能向各方面發射又發射甚速至爲毀壞地面器物之用則另裝有魚雷機其中實以一種威力極猛之秘製炸發物然則平帆飛機似終遜於涉卑連飛艇然此等天空戰艦之命運如何勝負如何要難逆料吾人且拭目以觀其究竟可耳

其一百二十六

攻堅不改用男兒偵探王筠讀霓被捕人非牛穀鯨微行客

是虎胭脂學堂高等會憐汝社會低流允出茲就義從容殊欠
解君何不誦大同詩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七號華字報載法國北方捕獲
婦人爲德探者多人皆曾受高等教育鎗斃之時均從容就
死 覓入聲雌覓見南史王筠傳

其一百二十七

錦繡叢中老實由江山雖蹙政優游却來豈爲繁生齒祚去非
關強出頭鐵聚六州何鑄錯兵緣萬國不同仇海牙如踐和平
會炮火刀鎗晦以休

此言比利時之亡國非戰之罪乃立約而忘大同之過

其一百二十八

交爭未及半年幾特起蒼頭又一圍豈是窮通僮僕換只同肥
瘦弟兄違匈奴神久藩祗祝突厥兵興草馬稀鄭息有言曾未
見初禪回首是耶非

匈奴卽今之享加利祝祗見唐吐蕃傳 突厥卽今之土耳
其馬稀見舊唐書鄭元璠傳 英廷宣布云土之與于戰乃
駐德奧大使之力助或動以軍界之活潑或動以金錢之賄
賂也按土之初心實非欲戰

其一百二十九

戰國相尋乏遠猷六朝刦氣煞星稠行人西館方留守君子南

冠入就囚地頓有申頭欲碎淚殘如蔡血加流招兵豈得無深
意螳臂當車亦算謀

按電報土耳其未入戰之初先招兵三十五萬 中四句見
庾信哀江南賦序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二號電云
土國盡將駐土之俄國領事扣留以爲取贖其國駐俄之領
事及外交代表之地步

其一百三十

誰分秭弟與梁兄共死何須問共生軍補魚麗人續上陣成龍
膝士俱行應知此後青蠅弔未必從前白犬盟隨便發鎗無不
中可憐身似釜魚烹

呂覽禾先生者爲米後生者爲秕故耨者長其兄而去其弟
戰事初起有英國軍士語人曰德軍勇敢實無以形容惟
以飛蠅相比或可形容之耳蓋死亡愈多則進前者愈衆也
又有謂因其補數之兵常足并無空隙故英軍所發鎗無不
中者云 麗平聲魚麗陣名

其一百三十一

兵燹頽垣未熄煙市場失却舊駢闐連營炊盡梁灰散刮地搜
殘窖粟捐孫策開吳無兩廣少康纘夏一成田遷邢古有遺徽
在通惠工商復國旋

兩廣楚兵陣名 德軍之至也比人經營防務所耗甚巨剗

除樹木拆毀屋宇淹灌村莊破費已至一千萬磅之巨城破
所有糧食爲德軍扣留

其一百三十二

持論惟公以及平人言我說未嘗精三空地縱堪逃劫八大經
甯便解兵喬塔報冤伸手指澄圖決勝聽鈴聲何來措大書生
見畏蕙空成向戌名

喬塔摩卽如來也報冤事詳娛老集一冊第二首註

其一百三十三

鼎鼎百年無幾屐茫茫千古一盤棋思窮紐頓探天日想透裴
根格物時傾覆栽培都自召勝優敗劣豈他爲先尊意識纔科

學爭競生存勿見欺

予嘗論達爾文及赫胥黎二子之書言爭競者乃與天爭競
非與人爭競也與天爭競者何夏葛冬裘是其一端也與人
爭競者何殺伐兇殘是其最甚也與天爭競者愈爭競則愈
進於文明與人爭競者愈爭競則愈促其禍敗惜世多昧昧
此與自由二字皆口頭禪之爲累也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
十一月九號英京大宴聯軍各代表於大會堂衆人頌揚之
下法使代聯軍答云他日史冊中所言此次戰禍兵燹之慘
聯軍斷不任咎如斯慘戮是由博士所教助以格致之理俱
皆爲世所未前聞者聯軍只憑後人之公斷而已

其一百三十四

飛船毒甚水雷同吉網羅鉗道未窮理數參於天地外心神超
越古今中殺機都自兵權發刼運翻因物力豐如此兇橫今不
禁斯人盡變可憐蟲

其一百三十五

忽聞奄旬走窮途屠伯誅終不可通解渴何來洲麴鼓飾觀剛
到嶼珊瑚雷公電閃鞭先及獅子坡離勢已孤三百救生纔十
一雪梨功績一時無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一號電言德之奄旬巡艦往
麴鼓洲珊瑚島之處欲毀大東電局爲英澳洲之雪梨巡艦

所覺挑之使戰奄甸着火擱淺三百人中救生者不過三十人英兵死者三人傷者十五人按麴鼓飲料也與加非同獅子坡卽星嘉坡

其一百三十六

卽此神機卜未然分明全局兆幾先天高未許君王倚海濶難容盜賊顛落葉歸根風有理中流作柱水無權佇看萬國銷兵日虎豹龍蛇一切捐

按奄甸有屠伯之名“THE SHAMBLES”未喪時曾毀輪船六十艘兵艦兩艘

其一百三十七

但論活動亦堪誇攫食重瀛世界賒王姪豈同包疙疸將軍非
比郭蝦蟆縱難海上孫恩去已笑軍前婆帶差名譽他時青史
在鯨鯢封號更何加

奄旬所救出者三十人德皇之姪與管駕在焉 包疙疸郭
蝦蟆皆鄉民起義者見金史 孫恩晉安帝時妖人 郭學

顯小名婆帶滿清嘉慶時海盜見滿洲嘆第一百三十四首

其一百三十八

霸圖一創國漂搖炸彈驚魂魄已消肉向烏孫途上蝕頭幾黃
祖席前梟橫矛丈八先庚告浴鐵千羣帶甲招緯地經天無別
事只從陣上殺人描

烏孫國名謂邊界之地也 黃祖殺禰衡見後漢書文苑傳

浴鐵用魯肅事見搜神後記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

月十二號士蔑西報言德皇被人鎗擊以致微傷

其一百三十九

自從列國有專征夫婦人倫道已傾公爾忘私纔義士身經許
國事童貞摧鋒此日僧騰客退院他年隊老兵怨曠無聞皆自
得吉青納語最精明

南史侯景傳景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 日報載

英國吉青納將軍軼事云將軍常言當兵者不可娶妻而願
女郎勿嫁兵士謂此所以保兵人之盡心於國而女子不至

失節再嫁也

其一百四十

折獄誰如季路賢
片言曲直斷無偏
徐公城北私人美
宋玉牆東自己憐
只見絲蘿緣澗壑
不聞烏雀逐鷹鷂
高堂懸着光明鏡
對照纔分醜與妍

其一百四十一

名理何由假混真
不從事實叩來因
殺人死後酬封誥
奪貨空時代恤貧疾
据勞森雷掩耳猛
攻比利火燒身
已將敝屣看公法
猶自登場侃侃陳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八月四號德議院開會首相宣言謂此

翻之戰雖反對政府之黨亦以爲然 按勞森堡乃德法之間自主之小國也德急据之以謂凡自衛者不識忌諱雖犯法亦或爲之耳其必破比利時者亦是此意

其一百四十二

愛國男兒好手身多番召募羽書頻斷頭巴郡無降將嚼齒睢陽未食人何日銷兵章約訂隨時點鬼籍名申英雄功業無他事丁壯將來化天民

其一百四十三

東征北伐又南攻顛倒循環進退中國富堪虞貧解病人稠爲患死疏通昇平漫說三生幸播亂方成一世雄水火風雷來頃

刻只由明德未知崇

其一百四十四

全球俶擾罪維均意見捐除理始真曲直本來人亦我是非究
竟我猶人無因可決從無果有果應知定有因不講大同難免
戰休將成敗論陳陳

其一百四十五

徙薪曲突計常忘爛額焦頭急見長既已勢均逢力敵自然兩
敗到俱傷臨崖勒馬收難住岐路亡羊覓轉忙墮甑功名何用
顧斯言只許哲人詳

其一百四十六

和議情雖見以詞調停有日莫嫌遲單于降漢由爭立回紇尊唐爲出師巴塔豈容旗色改普基肯使海軍弛財殫力竭生靈厭纔是天心悔禍時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月九號日報論美總統威爾遜曾再三出而調停德皇曰欲我言和須我國軍樹國幟於巴黎最高之樓方可聯軍則曰德不降爲二等國而削去歐洲軍國民代表之名且減少其海軍則和無可議云 袁文五單于爭立是匈奴降漢之年九節度出師正回紇尊唐之日 弛平聲 巴塔謂法國巴黎之鐵塔 普基謂德國普魯士之基路運河

其一百四十七

治病須當施藥先衣冠不正友朋愆咎徒勿作公孫衍名士應
爲魯仲連海大三言無鹿逐天平一笑可驢顛越秦肥瘠休相
視排難今纔已歉然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二號中立處接中國駐美夏
偕復公使電云美國多數人民倡議開保和會並組織游說
團前往各交戰國演說已得美大總統之許可繼祈禱會而
起以期縮短戰期救茲厄運

其一百四十八

黃紫標聞內府藏多年積聚此傾筐十旬征繕思加賦幾處捐

題代發倉織錦陳詩非吉慶捧盤上表亦凶亡何如黷武方針
改化作蒼生續命湯

其一百四十九

教會中人結善緣圖澄祝願厄將捐周含鄭怒亡吳歲楚結秦
冤人郢年沴氣朝浮鳥夾日妖精夜殞狗當天潛通帝謂心聲
遠感召應同輔格連

此咏祈禱會也 祝願用晉書佛圖澄傳郭黑略事 狗謂

天狗也見日本井上圓了所著妖怪百談 美洲華盛頓拒

英時數年未得成功神氣沮喪後輔蘭格連至爲之所禱振
振有詞聽者默然歷十五分鐘而起人心遂合一而功以成

其一百五十

仙有飄輪佛有航相期共濟忍相傷蘭成賦就哀宗國楚些魂
招痛異鄉四海弟兄今寇盜多年春日忽秋霜到頭戰局終和
局及早鳴金易下塲

聞伍君秩庸勸各國人聯合作稟各稟請其祖國作速言和

德皇歎卷四十一終

胡翼南全集卷四十二

德皇嘆

三水 胡翼南禮垣甫著

其一百五十一

鵲巢難見變鳩宮
伯邸岑樓一旦空
世界白翎他日雀
人情赤鯁此時公
雷聲匝地飛灰黑
火燄冲天熱血紅
宰相畢王如解得
一般望勝敵相同

白翎雀見宋史吳在木傳 赤鯁公見唐律 一千九百一

十四年十一月十二號紐約電言法軍礮兵將校狄夏布蘭伯爵在斯梯米愛爾有宏壯之邸宅其地爲德軍占領宅亦

爲德軍所據伯爵知之卽從攻擊軍自轟其邸壯麗之第悉
成碎粉毫無吝惜函其夫人云吾家爲德軍所據用礮擊之
化爲微塵殊愉快也夫人爲美國前總統盧斯福女 德前
宰相王爵畢魯言此番之戰德人必勝蓋不勝則必亡故也

其一百五十二

霸王西楚時時起健卒東齊日日新熱血殺人由冷血恩親在
世作冤親五兵五甲旌旗肅三遂三郊號令申爲問元戎大車
騎驚天駭地豈良辰

冷血殺人是謂故殺見西律

其一百五十三

邱壑平時意見生舟翻屋漏自同情閭牆容有弟兄敵上陣不
離父子兵十字徽章功績重幾行宸翰笑言清二喬曾習韜鈴
術隆裕休儕畏戰名

西報言德皇父子之間感情素不甚洽乃此次德儲初率兵
入法時連戰皆捷德皇致電云余之愛兒維廉乎余敬賀汝
勝捷謝汝忠勇今獎汝第一等鐵十字架之章以旌汝功期
滅盡吾敵然後已余次子阿斯加亦有戰功余獎汝第二等
鐵十字架之章余甚冀汝妻及汝弟之妻聞獎汝兄弟之盛
典今惟默祝上帝助余愛兒永永勝利

其一百五十四

聞皇家法異條科軼事遙傳趣語多座少金人緘口戒庭來車
子轉喉歌樹名瞿所稽方朔獄有逍遙唱樂和我欲低頭拜善
謔窮兵一事渺山河

樂和用水滸傳鐵叫子事

其一百五十五

加工添製涉卑連何不龍樓作夜船映水頓成星宿海騰雲應
上燄摩天一般犀燭通三界遍體驪珠散大千爾乃忽生他意
異殺人放火獨纏綿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月廿九號大版每日新聞云德國目
下建造二百架涉比連式飛行船每船能載五十人并可積

載十噸重之炸彈云

其一百五十六

天下何由致太平全翻前制在銷兵
雨來盡洗川流血風掃惟成草木兵
不患同心戎伏莽誰聞和氣叛潛萌
我言世界文明日隊伍無人肯藉名

其一百五十七

預言可信理惟真顛撲難磨不厭陳
隱約連牴牾清可見槎枒吐露久而伸
和章大定乾坤戰舊德長回宇宙新
說自二千年以上怪他約翰首稱神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四號
士蔑西報載十月份門

西雜誌一篇

MUNSEY MAGAZINE

言此番之戰乃戰事之終蓋

與文明教化絕相對者也物極必反理所當然因述二千年前聖約翰已有預言決定有今日之禍而俄之大彼得法之拿坡崙德之卑思麥及雲保羅皆預言有此而俄之多露斯臺則更明顯其詞定此戰之結局按多露斯臺著書極富終於一千九百一十年預言一書乃其臨終前書遺其姑而刊於一千九百一十二年者也其書之意謂英雄夢也其大旨曰大禍約在一千九百一十二年而起於歐洲東南諸國凶亡殘殺當見於一千九百一十三年是年也吾見全歐惟火與血哭聲遍野惟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北方有異人出焉斯人也其

爲拿波崙再世登舞台焉斯人也非有武畧之才不過執筆
記事之人耳然其權足以壓止歐洲大勢聽其操縱至一千
九百二十五年而止至時大禍已息爲新世界開一紀元其
時所謂帝王之國者皆亡矣無復存矣全球內僅作一大台
衆之邦而已而其時所謂大人者僅四族而已一曰鶯告魯
塞遜〔卽英國〕一曰拉丁〔卽希臘羅馬等〕一曰士刺夫〔卽
俄羅斯〕一曰蒙古利亞〔卽中國〕按預言所指謂歐洲也
而獨不及德國亦奇且觀其後可耳此等預言本非問題而
爲詠數首者以大戰必有大和而大同之局或卽出於此耳
其一百五十八

愛人如己最文明宗教無如四字精平等在和何待死自由若
戰可無生天心公理昭昭見國主強權昧昧行器滿必傾物極
反兩頭扯牽自公平

英諺云死者乃平等之大犁耙謂人死則無尊卑貴賤之分
也 此咏聖約翰之預言也 其預言蓋謂強權必不能敵
公理也

其一百五十九

戰功天幸濫難叨天意興亡不可逃千古風雲緣足捷一時鐵
血置身高有疑我愛靈犀照不朽君羞汗馬勞惟有仁人無自
敵秦皇漢武怒蛙豪

此詠卑士麥之預言也其言謂勝負爲天所主非可逆料云
云然則雖有鐵血亦未可恃耳其不言德國之究竟者亦意
在言表

其一百六十

俄祖遺言天下奇奔熊逐鹿老龍癡近攻活布分瓜局遠締先
愁射竹師馬卒休教生髀肉獮臣忍斬死毛皮車書混一鴻圖
展鑿戰刁敦早料之

瓜分局謂波蘭 射竹用唐宣宗事謂日本 髀肉見蜀志

先主傳 獮皮見孔帖 刁敦德國人族亦譯刁頓此詠俄

彼得大帝遺囑之言也

其一百六十一

席捲歐洲未竟功蒼茫海島送英雄
霸才自信身無罪公敵纔知器有窮
不倒旗鎗不下馬久稽玉帛久興戎
雄心未破終難服今戰常懸大化中

此咏拿坡崙之預言也其言以小詩出之結意詭詭使人自會

其一百六十二

著述方欽是我宗大同喜說眼前逢
傾天玉弩金甌墜駭地櫓槍鐵筆封
婚媾大人求往吉玄黃君子棄征凶
四禪定入吾猶問刁頓如何不見容

此咏多露斯台之預言也多露斯台俄國人卒於一千九百一十年著述頗富皆獨標己見其預言見上第一百五十七首按此等預言與大彼得遺書宜是杜撰與中國燒餅歌同然齒剛必折舌柔則存故好戰者必敗亦至理也 易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注求與合好往必見納矣故曰無不利又君子征凶注陰疑于陽必見戰伐雖復君子其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

其一百六十三

仇根未斷火仍燃憂國名臣在事前竹染湘妃啼亞塞城崩杞婦哭羅連終軍被害南蠻破來歙雖亡蜀已平因果相尋何日

了戰功還是祖宗愆

此咏雲保羅之預言也其言法國之怨未已必出於戰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爲普法之戰法割二城於德一曰亞路塞士一曰羅連 終軍見漢書南越傳 來歙見通鑑後漢建武十一年 平蒲眠切

其一百六十四

豈眞顛倒是非塲爲笑書生眼寸光無弊不成天地大有愁方度古今長長安富貴三軍出廣武英雄百戰嘗向使塵緣皆看破人人都已熟黃梁

其一百六十五

我言戰績妄而欺功業何能出伏尸錢值幾文程不識侯封一
併魏無知甲精威摺鄰封忌丁壯摧殘國脉危論到古今真勝
敗智人甘喫眼前虧

漢書廣武在成臯間晉阮藉傳藉登廣武楚漢戰處嘆曰時
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程不識見漢書灌夫傳 魏無知見

史記陳平傳

其一百六十六

武備安能便保邦可憐絳灌未心降折衝自有辭章輯意氣奚
堪玉斗撞文叔仁柔興白水項王叱咤困烏江輿尸弟子成何
事而况牛羊失俊麗

此連下首爲土耳其入戰咏 十六國春秋趙錄僞漢劉淵
每恥絳灌無文按絳絳侯周勃灌灌嬰皆漢高祖時名將
折衝句暗用子產相鄭事 易師卦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
凶按謂軍事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
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輿衆也尸主也土國之入於戰電報
謂乃其國中少年黨之意老成執政者退處於無權云 詩
商頌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袁文牛羊不壯知突厥之將
亡用舊唐書鄭元璠傳事

其一百六十七

泱泱大國舊圖誇歐亞連衡勢莫加銀甕無潮孤重海金臺有

袖笑長沙地靈所欠惟人傑天寶何曾煥物華誰料曹騰更今日青邱碧島起如麻

重海謂黑海及地中海也古詩行行重行行重字不必讀平聲 長沙用前漢書注景帝時長沙定王發事 按土爲回教國之首領倘或引起種族宗教觀念則印度波斯阿富汗埃及斐洲法國屬地皆有不靖之慮

其一百六十八

得戰爲榮勁莫當將軍眞个號勦勦出頭讓我非崔顥敵手人稀是彥章倘借武丁今世顯定當留甲後名揚曩年一卷伊藤歎從此收刀好善藏

英國時事評論報載狄倫氏論時局文云「英國現編成之軍隊非至來年不能適用於實戰則此百萬之援軍在今日並無五十萬之價值其勢甚明吾人宜與我同盟國日本交涉取其非常效力之精兵五十萬必能使今之戰局一變無待詳論英國其速爲之亟向日本開始交涉此對於今日時局第一有效之要務也」又十九世紀評論中亦載同意之論文促政府決斷其他諸新聞載此等通信者尤夥招日本軍赴歐殆爲英國輿論界有力之主張矣十一月十九號華字報述 結句詳伊藤歎第一百二十五首注

武士揚揚吐氣虹歌詩將校有儒風預期江上頭鵝宴竟奏軍
前汗馬功逐艦活如龍出海飛機速比鵠摩空何渠不苦真相
似此舉非徒一世雄

此詠日本之得膠州也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月廿三號
華字報云十月一日夜風靜月明鶴見聯隊長對青島大村
山之佳景作詩云砲烟漸止萬籟空徒使健兒坐露叢獨坐
風流山上客笛聲吹徹月明中 遼史營衛志皇帝得頭鵝
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致賀語

其一百七十

拿坡崙且邁前朝無量金錢買敝凋名理有誰懷鵬鳥奇才空

自賦鷁鷁三侯福去災難免百勝功高禍定招堪歎循環千古
事儼同夕汐與朝潮

英京十七號電云財政大臣於其財政報章中宣言謂所請
不獨加增費用兼補賦稅短少連戰費共需五百三十五兆
磅一年戰費須四百五十兆磅須倍徵入息之稅惟本年所
收者只入息三份之一茶稅加增三邊士啤酒小瓶加增半
邊尼本年須借二百三十兆零三十二萬一千磅方能敷演
至年底故請借三百五十兆磅周息三厘半九五收款一千
九百二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照本歸還現已應借者一百
兆云夫英國如此則他國可知按拿坡崙時英國戰費未及

此番之半故戰務以此爲最大 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注卽大風歌也侯語辭兮亦語辭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也

其一百七十一

烟飛電顫殺機張心術因乖福亦殃陽虎貌原鄒魯聖展禽弟變寇讐王不分地獄天堂界難語文明進化鄉却怪化工雙在手相生不事反相傷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九號字林報言法國新式礮能發生別一種動力以電氣燃之其震動力之大凡兵士或不論何人在此礮彈發裂之處或在其炸力所及周圍五十

碼以內者卽足致死 同日日報云德軍籌用火藥毒殺日
本飛行機隊有一搭乘飛行者當敵礮彈破裂之際見雲間
有虹狀下降皆精神恍惚眩暈於內卽死二名

其一百七十二

安居樂業積年多此日驚聞烽火連石鼓鳴山聲震地金精動
宿燄沖天東陵麟駭黃圖闕龍看赤縣蜿蜒只恐播遷人太
擁生爭陶侃米糧船

又其一百七十二

可憐肝腦已塗污猶見田橫德不孤水火非同爭逐鹿亂離未
定止瞻烏王家出走應依晉民族隨行已滅虞二百萬人安插

下人生何處不江湖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七號英京電云接荷國消息
言從普魯士東及斯利士之人避難至德京者有十萬衆
同日華字報載據勃拉西俞來電稱比利時國民避難於英
國者二十萬避難於和蘭者八十萬而燒其家使破壞無所
歸者不下一百萬

其一百七十三

無道秦皇萬古橫副車何可學微行光陰白壁摧山鬼富貴黃
梁笑樹精劉節度曾飛電過香孩兒愛闢明門門明由庚一奏人安
樂天下猶能致太平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廿號華字報言德皇步武秦始皇謂德皇在戰場恐敵人放炸每夕防範極嚴駕自由車赴戰場亦必有副車高揚彼之帥旗以自隨每朝必赴九處演說勉勵軍士云云 山鬼秦始皇見史記 樹精呂洞賓事見唐書方技傳 劉節度唐劉晏也袁子才詩誰知劉節度飛電繞身過 香孩兒見伊藤歎第一百首

其一百七十四

惜物尙存生理意好名何可殺人爲邊關王莽將軍虎誓誥乾元節度羅孫子一篇書爛熟陳平六出計多奇却憐百萬貔貅士來受皇王絕命詞

漢書王莽傳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通鑑
唐肅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

其一百七十五

教宗族種久難投瓦碎沙崩已可憂展慝尙思追相魯紀讒猶
自溯烹周舐糠及米偏尋釁被髮纓冠爲報仇又續風雲巴爾
幹君臣謀國信悠悠

展慝漢書五行志春秋震夷伯之廟劉歆以爲人道所不及
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誅于其祖之廟 太公六韜齊
哀公烹于周因紀侯之讒襄公將復仇于紀遠祖九世矣九
世猶復仇雖百世亦可也春秋公羊傳語與六韜同按書之

誤人以此等爲最趙宋之亡卽坐此弊予嘗于新政眞詮後
總序詳論之凡二萬三千六百餘言

其一百七十六

解紛排難萬邦貞何故鴻毛自是輕吾道方推天主愛爾虞非
比宋公盟載書階尙珠盤捧睨柱人同璧玉傾兵刃從今有善
約但同守禦不同征

載書一聯見庾信哀江南賦 英國每日電報載意京羅馬
來電謂意國之全權代表政府使臣富仙尼杜在施奧地方
放鎗自轟已危在旦夕按富仙尼杜爲前代表意國與德奧
兩國訂立協約者及此次戰事啓端後富甚滿意以爲國必

依約而助德奧不料意政府竟按兵不動富以是已大不以爲然後又經有等國人向之攻擊遂奮然持槍向胸際自轟以圖畢命查伊現年五十五歲以其自盡故一般外交家皆有所感動云

其一百七十七

竟從稚子作干城職任中軍歷練更若使君王能善將正宜太子學治兵讀書所貴知時務習膽猶賢赴賊營却有片言忘忌諱遠庖惟恐殺聞聲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八號英京電報云英儲君現在花蘭治將軍營中爲中軍官

其一百七十八

兒童休教劍橫磨殺敵其如自殺何百二秦關從約戰廿三趙
壁厄屯歌逍遙惟有忘機子富貴無如春夢婆日夜飛船工趕
做炸丸再擲豈云多

從將容切音縱 厄屯歌句見後漢書趙岐傳岐逃難四方
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仁孫嵩遊市見岐察非常人遂
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 一千九
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八號日報云德帝初一日抵「提伊
愈卓」入一旅館供膳後即乘自動車而出市街祇二十分
鐘久即有英軍一飛行機投下六個爆彈命中旅館德帝置

物之處被其破壞且斃從者兩名 又德飛行機二個投下
兩爆彈於法蘭西之麥優其一彈破裂地上婦人十九名小
兒十名卽死負傷者四十名其他德飛行機在（丹倪兪）自
高空九十尺投下爆彈婦人小兒卽死二名

其一百七十九

走脚通風躡影尋堅持一片隱娘心輓詩難用香奩體冤魄猶
傳霹靂琴民物陵遲龍漢刦乾坤整頓雀翎吟輪迴倘有明徵
在許爾來生勝似今

此續前咏女偵探也

其一百八十

妄疑形迹釘基督暗測神通毒馬堪聖地戰爭年百七達人改
教命危三開明莫羨奔熊北繼世尤防飛蝶南神道昔人顛倒
處誰能揮塵解圍談

其一百八十一

宗教相將趣大同曩聞斯語樂無窮羣邦此日葡萄熟兄弟當
年約指工已想太平歸淡定忽來塵土翳虛空終知福地同登
日一體同觀造化功

此並上一首續上土國入戰而作也字林西報云據一千九
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四號雅典電稱土耳其泊洛邦蒂斯總
督致電其餘總督請藉端驅逐太安土法拉里之耶教徒云

云 神通句見娛老集一冊第五首註 按歐洲爭教之戰
名十字軍綿延至一百七十年殺人共二百餘萬 德國教
士路德爲改正教約瀕危者三 俄本希臘教彼得大帝號
最開明而多疑好殺 奧皇翻西嚴禁新學新理嗣皇飛蝶
南尤甚 葡萄熟謂宗教之和舉酒相慶也 昔耶路撒冷
有富商名那丹以三約指皆爲無價之寶以喻猶耶回三教
見李提摩太所著回教求真

其一百八十二

兵凶瓜蔓禍難量排解無能足斷腸入夢燈光犀照渚驚魂爐
沸蟻搖牀人憂黑刼看歸路自幸黃冠返故鄉彷彿空中聞鶴

喚大行皇帝上天堂

鴿喚見馬福音傳

末句暗用

此詠意大利皇之死也一

千九百一十四年八月廿一日意京羅馬消息言意大利教皇第十名標士 POPE PIUSX. 以不能和解止戰之故憤極而亡臨終歎曰昔之爲教王者能以一言止戰今則不能矣可憐吾子數千人今日尙同館共學明日則彼此相殺如之何如之何又曰畢竟上帝仁慈無量使我早登天界免受凶戰之憂驚

其一百八十三

和約翻同畫餅名旁觀難免扞關驚英公善守長城崛吳漢能

攻敵國崢制勝將軍須選仗失機謀士在違兵誰知信藉強權
立徒托空言每敗盟

紐約太晤士報載前總統勞斯福之言謂今知弭兵會公斷
之約非能免禍吾雖先自籌備否必步步比國與勞三堡之後
無論我國如何正直保持中立亦不難爲列強迫入戰局之
內是以巴拿馬運河一路須以海陸軍重守之 左傳韓厥
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注畜養也違去也

其一百八十四

我欲今番戰勝餘軍兵水陸各捐除從前守禦剽攻具盡作公
家衆庫儲視國富貧攤歲費因人棄取選名譽強權統一三年

任天下共和四字書

其一百八十五

寢兵從此息戈矛善後無難計畫周丁壯歸農誰佩犢田廬復
主不巢鳩往時士卒今巡警此日商船舊戰艘只許刀槍爲守
禦水雷炸彈萬年休

艘船名正字通艘本作樓漢書武帝時南越叛修昆明池治
樓船高十餘丈

其一百八十六

工力先須足頡頏英雄成敗論無當登壇直比橫衝李掃海全
擒莽蕩張難得同心歸部曲應教敵國賞徽章感情相克猶如

此移向相生豈可量

此續前詠奄旬也 五代史唐明宋紀太祖以嗣源所將騎
五百號橫衝都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 張莽蕩見宋史趙
密傳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二號本港士蔑西報
讚揚奄旬謂其遇雪梨船知不能逃又不能敵然仍極力抗
拒而不降致令全船三百人中犧牲二百人是則雖勇如英
人亦不能不免冠而嘉獎其勇而善戰也至於奄旬之管駕
則誠人上人哉夫奄旬與雪梨皆二十五里之快艦近乎勁
敵然雪梨本去年新落水之新船且重五千二百五十噸而
架六寸口徑之礮則又勝于奄旬之三千五百四十四噸只

架四寸口勁之礮矣奄旬之不敗於別艦而敗於雪梨艦誠不愧矣

其一百八十七

山嶽無塵海鏡清和新無復有分爭縱然國際違言起只作民間折獄平陪審但知依法律罰鍰從不動刀兵君看宿度星辰上天理何曾有逆行

其一百八十八

上陣遊仙本異行刼來白馬變紅羊彈丸遙贈邯鄲枕士卒旋眠玳瑁牀且喜無聲歸淨土居然有色入迷鄉明明世上皇生毒何用陰司怨鬼王

其一百八十九

大展經綸馬寶開盈虛酌劑勝橫財並頭銀甕排山出銜尾金
船駕海來清白有官調鼎鼐莊嚴無地不樓臺富家資本貧家
力組織環球錦繡堆

其一百九十

大道如何敢不遵野心勃勃性能馴豈無狼虎思張國難使魚
羊恣食人將點東林非地煞帝安北極是天民羣邦並起如鸛
逐杯葛通商拒問津

明季東林點將錄內有天罡地煞星 杯葛英語謂抵制也
其一百九十一

百戰何時唱凱歌
君王箇箇奮提戈
嫖姚未出祁連塞
劉秩常麾曳落河
柳往師興殊放浪
雪來道梗愈奔波
此行自擬乾熬餅
此餅難翻奈爾何

其一百九十二

漫謂英雄莫我過
強權公理不同科
招兵實際羶螻蟻
善將虛名疥駱駝
三國周盟先失一
六王聯絡後加多
排山倒海終須敗
不及人和說不磨

北史劉晝傳晝言甚古拙
製一首賦以六合爲名以示邢子才
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
伏而無斌媚

其一百九十三

是非得失問旁觀當局昏迷不自看四路合圍終有獲衆擎易
舉究何難沉舟似唱公無渡破釜先教士缺餐坐困愁城徒傀
儡柔琴應向峽中彈

元稹聽柔之琴詩料得少來辛苦學又應知向峽中彈

其一百九十四

當風鳥立因憐羽逆水魚遊爲惜鱗順性可知天下物尊生無
過世間人休教愛國翻亡國將欲榮身轉喪身治術如何稱上
理安民和衆首欽鄰

趙雲崧云朔風甚急萬鴉集於枯木皆向風而立無一錯互
者乃知其向風則羽毛轉順也向聞魚亦多逆水而游同是

一理 王濬祖道應令詩渙乎唐德欽在四鄰

其一百九十五

凌兢肩聳雪紛紛人變寒禽語不聞且畫綠蕉招隱士停歌黃
竹賦從軍昆池臘近灰飛刦黑海波翻日蔽雲休向淮西徵故
事相公乘夜立功勳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號華字報云法比國境
地方降雪殊甚寒威刺骨暴風吹送道路一面化爲泥海寒
氣強烈實出意外想爲戰鬥亦一時中止

其一百九十六

被廬將畧久藏胸不數軍門細柳容踞虎魏吳先料定駿龐大

小預來共六花八陣縱橫出後伍先偏欠缺縫忽變當初囊底
智征南武庫想難供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廿七號日報云德皇最近下勅
語於各軍隊云我等將來須竭全力護衛自國彼無實力之
法國及野蠻之俄國均蜂擁欲攻略我領土今也德國變更
作戰當此新作戰之實行爰告我將士德國現屈此真面目
之時倘爲擊退敵軍不加非常努力將失光榮之獨立而遇
俄法屬國之屈辱汝可憐之有衆切宜尊重汝等之家族文
明宗教勿使敵人一步侵入我領土云

其一百九十七

多因學術不昌明教化千年未寢兵虎豹橫山矜事業鯨鯢率
海耀功名論文或且錙銖靳尙武甘將百萬傾別有元龍樓百
尺却無人以佔天爭

其一百九十八

世路艱危尙可防君心傲悍禍難量聲名欲使千秋炳光燄思
騰萬丈長槍豈哥舒持半折劇非豔段演尋常如何罪孽彌天
起撒但由人罵鬼王

唐書哥舒翰傳吐蕃盜邊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披靡名
蓋軍中 都城紀勝「瓦舍衆伎在京師時有孟角毬曾撰
雜劇本子」雜劇中或五人爲一場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

日豔段

其一百九十九

老成穩重勁虞鬆年少無知慣突衝冀北休生豚犬論江東曾
避獬兒鋒期門試弁心常壯祭酒非侯骨不封上陣縱教經練
久師貞究竟否臧凶

吳歷曹公見權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
子若豚犬耳又曹公聞策平定江南常呼獬兒難與爭鋒

漢書百官志期門掌執兵又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注并手
搏送從也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廿七號日報載電
云英國公報局目睹十月杪德軍進攻英軍陣線戰情者謂

德軍步隊於礮擊之後衝入英軍陣前雖少年新兵然與久經訓練之英軍相敵毫無怯色進行甚勇屢次冲破英軍第一戰濠線但終爲英軍擊退死傷甚多

其二百

幾於士卒同甘苦又見君王賜服章聊以策勳十字架勝如賞賜百千緡金釵杜餉眞寵絡寶劍陳頒當鎖韁人主從來收俊傑私將公濟寅周行

緡上聲然木蘭辭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王堯衢疑強爲緡則平聲亦可 南史周盤龍傳上送金釵以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

後漢韓稜傳肅宗嘗賜諸尙書劍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
淵陳寵濟南椎成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廿七號華
字報云德國海底潛行艇天字第九號前在北海戰功甚著
故其船主受德皇賞賜亦迥異於常人現已得第一等及第
二等鉄十字勳章兩枚其餘官長諸人亦皆受第二等鉄十
字勳章之賞賜

德皇歎卷四十二終

胡翼南全集卷四十三

德皇嘆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其二百零一

運用惟心妙可思
軍機莫測鬼神奇
旗揚未必新添卒
塵起須防僞遁師
前導風沙知吐谷
疑兵巢穴抵焉耆
項王氣力孫吳智
奚似靈臺偃伯爲

唐西域傳貞觀三年黨項羌舉部內附仍請率所部討吐谷
渾 後漢班超傳永光六年超發兵討焉耆焉耆王廣遣其
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

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到焉耆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廿八號華字報載路透電云華沙之役俄軍佔優勝之位置德奧聯軍乃退避其鋒而俄軍不以其強大之兵力乘勝追擊德奧聯軍而殲滅之者蓋德軍退走之際凡鐵道橋梁已全數毀壞故波蘭境內之鐵道於俄軍已成無用若更修理則又不及故德奧之軍安然而退至合宜之地以相機再舉此與前者德軍攻法知難而退至愛恩河者亦此意云

其二百零二

一從死走一生趨競愛相懸兩異途倉扁善醫仁者術原屏好戰咎之徒冬裘夏葛功應賞毒手兇拳罪必誅天演諸篇如誤

會焚書秦政是良圖

倉扁謂扁鵲倉公皆善醫者也見史記 原屏見宣公十二年晉楚泌之戰 近世講學家謂人類之進化一由於相愛之力一由於相競之力愛力爲團結之勢力宗教之說也競力乃分子之改良天演之說也余謂天下後世必以宗教之說爲尙若天演之說所謂爭存競生乃與天爭競非與人爭競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是其義也若與人爭競如此番之戰則是反背文明凌遲禮教講學若此其書可焚也

其二百零三

雄風東海果泱泱名到歐洲此日揚自有楚材宜晉用忍看魏

弱爲韓亡將軍不負勦勦譽武士應徵佼佼長寄語東瀛諸俊
傑葵丘一會顯非常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一號華字報載法報望日本赴
歐助戰而錄東京電法國新兵波爾多電云十一月十九日
晨報論說題曰日本之地位畧謂吾人未達戰爭之目的不
許他國之干涉同時應收早達該目的而限制戰爭慘禍之
方法故日本雖在中國及太平洋驅逐德國之勢力仍不能
視爲滿足而使日本就地理上之計畫進至歐洲卽所以早
達吾人目的之道故躊躇外交及他理由非議決日本之進
軍不可云云

其二百零四

千軍萬馬去忽忽派演天潢善卽戎生對河山曾感慨死歸部
曲是英雄鄂王鴉嶺常違北項霸烏江不復東此事自關修道
異依然好鬥似精蟲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一號華字報云據德紅十字會
報告德國魯易親王每戰必身先士卒奮不顧身以故身受
一炮彈之重傷而爲其全軍之陣亡者第一名當其在戰地
中彈落馬時嘗請拾彼之担架卒飲彼以水並與彼以片紙
親書數字曰假使余當身死疆場以光大德國之名譽卽請
爾後勿埋余於吾邦歷代君王之陵寢而與吾國忠勇之同

胞合葬一處則余雖死亦銘感無既矣此候吾皇聖安二恩
斯特魯易謹具 格物家言人性好殺自爲精蟲而已然不
知此特教化之不修耳子思曰修道之謂教此注詳娛老集

一册第二首

其二百零五

文明堪笑襲毛皮輕重無分禮數奇雪水煎茶讐款客冰壺勞
酒敵當姬葛巾名士無多日裘帶將軍又此時豈有酖人羊叔
子大家光結九泉思

三四句用陶穀事見事文類聚 五句用諸葛武侯事見世
語 六句用羊祜事見晉書本傳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

二月二號日報載日本某武官談云俄德國境現時常在零度以下二十度威斯加約河全已冰結束普羅斯方面沼澤之地亦凍俄軍耐寒每年自十月至翌年四月常與雪戰巧於用雪且巧於用兵輜重皆以橇（丘妖切音蹺史記夏本紀泥行乘橇）載冰薄之地則潑水結之防寒具最備故俄軍於今最得天時地利德軍只能謹守或俟天暖再戰惟雪中各營兵易懷鄉今彼此前敵哨兵常以酒相勞苦因此平和之感情或遂促進媾和時機也

其二百零六

衆寡堅瑕論不刊攝乎兩大豈能安事齊事楚無良策奔晉奔

秦起禍端爭解弟兄嚴父易妬排妯娌小姑難共和立無寧
字比國今爲萬世觀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四號德華報社述荷蘭某君
於阿姆斯特丹之宣言謂查比國所處地位介乎兩大之間德
如不假道於比以攻法法亦必假道於比以攻德就軍事計
劃上言之德實不能不出此迅捷手段爲先發制人之策以
鞏固其國基此不得已之苦衷當爲天下所共諒況比國之
境接連德界者設有極堅固之炮台數處如律提西那米爾
皆是而其毗連法境者則毫無佈置仇愛判然謂德不疑無
是理也旣而德軍入比比人聳其衆民百般擾害襲殺暗擊

無所不至而謂德軍忍其爲此而不自加保護亦無是理然則比之遭遇誰之咎耶倘比於德法二境同等防禦皆有堅固炮台則二交戰國利害相均比或免及此難亦未可定云予謂德之不能令比相信必其野心勃勃久爲人所共知則比之防德亦其情理之所當然者耳故論必至於無戰爭無戰爭則人人皆是有戰爭則人人皆非探源爲上此之謂也

其二百零七

三年隱忍吳亡越十載經營越沼吳怨結他生緣手毒情同故殺重心誅古來桀驁驕天子世上愚頑賤丈夫滿口雌黃誰與辯藍皮書在豈容誣

卷四一三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三號華字報載一號電云英近刊發一藍皮書書中所載是聯邦駁德人之宣佈者且言今日之戰禍是德人畜意於十年者

其二百零八

禪心不問三乘妙殺界徒矜萬法能偵隊舊聞傳白鴿飛船新慮擊蒼鷹電流觸地轟雷出兔窟藏身浩劫兢格致果爲今此用樸淳翻愛古懜騰

英國賽鴿報載謂德國之畜養白鴿能教之高飛來往於英德之間已數年於茲矣此等白鴿軍營炮壘多畜之蓋以助細作傳遞消息也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三號精華

錄云以飛機破飛船法雖妙然行此策一次必須犧牲飛行
隊一人然後可現法研究得用歐洲巨大麻鷹教習躍擊之
術其技既熟乃放之使其高飛天際一遇敵國飛船卽猛用
其鐵爪利嘴以扯破飛船之氣鼓云此法如有效則飛船又
多一勁敵矣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三號華字報述
大陸報云德軍每當退走則埋地雷於橋下其裝法至爲巧
妙追者登橋後橋底受壓下沉所埋電線相接發生電流地
雷立時轟發在橋上者無一得免云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號華字報云有在法戰場之英兵曾寄一家書
云我等在戰場常掘奇怪之地穴名曰狡兔窟聞德國之炮

聲至則曰黑刼來矣乃狂奔入穴以避其鋒此等穴實勝於天下最堅固之炮壘因德國大炮雖堅固炮台亦難抵當而此等穴則足以避之也常見彈所炸處現有五尺餘深十五尺餘濶之孔

其二百零九

未必民間戰禍尋兒孤婦寡恨難禁君王自愛星辰貴將相徒思渙汗深秦閣格天非一德李堂偃月固多心如何議院昌明日誤國依然古似今

西報著論有謂此番之戰乃列強之民所自好者蓋見國民之踴躍輸將也不知王已決戰民安得而不從故雖反對黨

亦有從衆之願者非民之真心也 盧象詩佐理星辰貴分

榮渙汗深

其二百一十

殺後既知生可愛生前何故殺之狂居然寇盜思婚媾不特奴
僮認寢郎火現青蓮遼鬼釋花簪白柰越人亡旌誅並用文明
殆哀哀諸公請辨方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二十號英國某報載云有被擄
之受傷德軍官名威廉茂刺者年只廿二歲在英國礮士謀
地方之醫院中斃命及其出殯時竟施以軍禮其棺乃用炮
車乘載而行棺面滿蓋德國旗幟由英兵戎裝排班送殯并

親爲擡棺且令未受傷之被擄德軍亦一律隨棺送殯落葬
時英兵皆下禮并放空槍三次以誌敬始散會因以其亦軍
界中之卓卓者云 認奴爲郎本佛家語寢郎借用前漢書
車千秋本姓田氏爲高寢郎顏師古註高廟衛寢之郎也

青蓮句見唐太宗戰陣處立寺詔 白柰句借用晉杜皇后
傳事

其二百一十一

消兵大願久纏綿欲使寰球結善緣世上有花期共賞人間無
月不同圓銀鐘雨露清時沃銅柱功名濁氣捐豈爲呻吟師杜
甫隱淪常學諷焦先

其二百一十二

草木威名四十年陽春玉律久風宣守心熒惑偷遮日
拳手機槍困敗甄豈必班昭行萬里已同韓弇歿三
邊思深自是南冠客頗似賓王在獄蟬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七號日報載德國前途電云
德國被擄官軍自認其事上之失算并謂德國之前途甚爲
黑暗云 草木威名見唐書張萬福傳 拳音鞏說文兩手同
械也見周禮秋官掌囚 唐李元賓有監察御史韓弇歿蕃
文

其二百一十三

誰爲邦諜最難防言語通融意不妨反間妙逾陳孺子游偵捷
勝武靈王單騎見虜居然詐假手傳書尙怕誑獨怪槐安忘却
夢華胥原是母家鄉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七號大陸報云德國巴勞爾定
勤男爵母爲美產故操英語極熟直無異於英人一日披英
軍官雨衣直入法營請見總司令自稱爲英營副官奉命來
詢何時作戰何方進攻及戰畧若何時當薄暮法帥聽其言
察其狀深信不疑遂據實以告巴卽馳回德營入告德帥於
是德軍得有準備遂獲戰勝德皇嘉巴之奇績賜以鐵十字
架勳章焉 周禮士師注邦諜爲異國反間 陳孺子陳平

也平善反間見西漢陳平傳 武靈王見史記趙世家

其二百一十四

誤世方針不可傳將軍白耳說風癩甘陳有武原餘事絳灌無
文本自然鐵血一言人變獸和平二字佛而仙曹彬托疾吾心
愛恰與維摩結淨緣

天演之學吾屢以中庸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之說解之而謂
優勝劣敗者乃與天爭非與人爭也天地之秘奧蘊藏無窮
如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惟人不知
自濬其聰明乃反謂造物之精華有限不能供人之求於是
人與人爭國與國鬥持此以往則達爾文赫胥黎其罪無窮

永永爲地獄中人耳想其立言之初心必非如此解者之誤
吾無疑焉德國白以那的將軍著書專主戰爭之說而謂和
平爲政府欺人之語窺其所學乃崇尚卑士麥之外無餘思
焉至書由始及終凡關人道與公法公理者一意摧殘不留
餘地乃知今日之戰禍有所由來也 宋史乾德七年伐江
南曹彬爲都部署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
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
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

其二百一十五

當憂翻作樂融融怙惡談諧道不同歌曲中書癡騎省酒杯僕

射傲元忠男冠女子曾亡國婦服幽魂冀相公出走農裝先製
定大西洋擬遁英雄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八號華字報載威廉二世之趣
聞云皇喜易服召見人員歷時雖不滿兩小時然易衣至七
八襲例如有巴維聯之軍官來見德皇必服巴維大將服裝
以臨之霎時復有薩克遜聯邦國之軍官來見德皇亦必易
薩克遜大將服裝接見之其餘可照此類推十年前遊英國
竟服英國海軍大將服至接待者失措近據柏林消息謂德
皇現因東西兩戰地軍事不能得手極爲沮喪預料最終聯
軍必得勝利將來非渡大西洋逃走不可故已製成農家服

裝多襲歌云

歌曲換中書見十國春秋徐鍇傳

飲酒易

僕射用北齊書李元忠事

晉五行志妹喜冠男子之冠桀

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三國志魏書

鄧颺何晏旣敗其舅謂管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

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

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湮浮容足槁木此

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道也

其二百一十六

未必刁敦乏大豪民品可畏況心挑推寅起事黃龍酒滿月同
盟白馬刀第一陸軍翻突厥無聊商務反葡萄法蘭革命何曾

遠四十年前水鏡高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七號士蔑報言此番戰後德國當有革命之事見 土耳其陸軍素稱天下第一而每戰必敗 數年前葡萄牙以君主變爲民主以商務陵遲民思振作之故 法國前亦稱帝國自普法戰敗後乃變民主

其二百一十七

思丹一勝整王綱專制防民到出疆楚子望師虞太宰晉侯臨陣忌賁皇北門有笕長城在南向無驚敵國當三窟可容營狡兔稱周非客爲通商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八號士蔑西報載稱德人凡在

外國入藉者不過爲通商之利便耳故此番戰務多有德人
久在聯軍之國入籍已同於土著者亦回德國而與英比法
戰云云 德稱帝國自普法思丹之戰勝始 三四句見左
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
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長城見唐
李勣傳 敵國見後漢吳漢傳 戰國策溫人之周周不納
客曰主人也王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
我天子之臣而又奚爲客哉

悲哀爲主亂離魂兒女深情不可言前日將軍今敵虜思歸王
子覓天孫石壕夫婦新婚別天寶宮人舊話存爲乞瑤池青鳥
使樂昌半鏡報陳媛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月倫敦電云據海牙消息德皇之婿
勃蘭斯維克公爵於統帶驃騎兵侵入法國邊界之際爲法
軍截斷聞公爵已被俘獲其妻路易公主〔按德皇女僅有
一人去年五月間始嫁〕亟欲知其踪跡所在刻在各處覓
詢 陳媛陳叔寶妹樂昌公主也見徐德言詩注

其二百一十九

妄誕離奇思不羣徒滋擾擾并紛紛侈談玄怪牛名黨誤讀兵

書馬服君既昧桀王時日喪還誇約伯動天聞耶和華豈平冤
業地獄燒糠作策勳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號萬國文藝月報言英人鄭
佩林居德三十年熟悉德情言德國無論何人均須聽德皇
一人之命令凡戰與否惟皇上有權主之又曰德皇之心目
中惟知有上帝之委任不知其他且其令在必行不得抗違
是以能行其威權 唐牛奇章有玄怪錄按牛僧孺封奇章
郡公 戰國策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爲將
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
馬服趙奢之子爲將耳趙王信之因以奢子爲將終爲秦將

白起所敗按趙括襲其父奢馬服君之號 約伯句見舊約書 燒糠句見新約書

其二百二十

司馬宣王履舊營痛餘思痛倍傷情鑄枷梨樹先懷怨衷甲荆園早敗盟頃刻開花如夢幻隔年布種冀功成儼然諸葛安居日魚腹圖中已伏兵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九號字林報云德國於未戰之前卽秘密在外國布置極堅固之炮基如倫敦附近之維里斯登如摩伯巨舊石礦中如約暮爾如晏滑城如法國海岸之登扣克附近如比國邊界柯克錫得附近砂邱上皆有德

人建築砲基自晏滑城一役之後始察識其包藏禍心爲日
已久乃德國公報局刻猶以文字惑人欲以戎首之罪加諸
他人其誰欺乎 鑄枷句見唐吐蕃傳貞元三年又同年德
宗紀 衷甲用左傳宋向戌弭兵事荆圍楚公子圍也

其二百二十一

高談豈爲眼前裁當局昏迷見不恢捫虱未逢王景略勞蚊難
偃伯靈臺一梟破鏡誅無赦三傑同心勢莫摧如此窮凶如此
禍循環報復不容回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九號循環報登李君佳白一
論就戰事之影響於中國者而言固爲的論然爲全球計則

大同之道永息干戈一事當由此戰造成 前漢郊祀志古
天子春祀黃帝用一梟破鏡破鏡亦獸名注梟食母鏡食父
欲絕其類故祠皆用以解禍求福也

其二百二十二

積屍封土未曾閒尤甚傷痍生死間壯士血流功德水霸王頭
觸不周山彎弓太白揚眉易夾矢黃斑插翅艱玉宇瓊樓歡喜
地如何變作鬼門關

黃斑虎也見隋書五行志

其二百二十三

升天入地思何窮境止當塗總不通青背自誇蛙井底白頭豈

但豕遼東大千世界微塵裏無量滄溟粒粟中就論殺人冤業
炮山高還有更高嵩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二號英報載謂法國現製造
之新式攻城炮其轟射力可達十四英里比之德國攻城炮
實遠一英里聞法軍將用之於法蘭打士地方以攻德軍
韻府嵩通崧山大而高也

其二百二十四

向北朝南志不同屯營相值笑相通煖湯濯足生涯裏剪紙招
魂意態中烽火暫停飛絮雪茶煙輕颺落花風明朝莫問沙塲
事毒手交加唱惱公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號華字報載敵互請煙茗之
奇談云比法兩國境內之英法軍彼此生活於戰壕之內歷
數星期戰壕之距離有僅四十碼者故雖敵人而漸漸稔熟
有時兩方之軍士相偕至鄰近村舍啜茗互換煙捲旣而作
別歸濠則復各從事於殺敵之生涯云 按古人招魂之禮
不專施於死者王逸楚辭注云宋玉哀屈原忠而斥棄恐魂
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

其二百二十五

伏屍百萬劉文叔練卒多翻楚武王雖是韜鈴精廟算何如孤
寡給天漿七年預足監軍賦五口無憂恤緯孃此日招兵經濟

異三千五百一丁償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二號電報云前有人責戰務部謂其不操演軍隊以振發從軍之心惟昨日城主大會屬士之軍時立有顯效昨日從軍之人心又復大振且因聲明陣亡軍士之孤兒寡婦七年內養贍五口之家每星期一磅之說又減去一從軍之障礙 漢光武字文叔 楚武王用左傳邲之戰欒武子語 恤緯見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其二百二十六

不曾一喝耳先聾巨炮無聲格致功函谷封泥填竅窳雷神啞樂奏涇籟頓開仕路兜元國無事閑家郭令公至德方將歌帝

載誰知風過物民空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九號華字報述英國某報云現
德國已陸續趕造最新式之礮械日前俄國曾獲得德國大
礮四尊試行將之演放則皆爲未之前見之無聲大礮其彈
力足有二英里遠所到之處靡不被其爆炸焚燒且其火勢
比平常之礮更烈云 啞樂見宋史樂志 兜元國用玄怪
錄薛君胄事 閑家句用唐代宗謂郭子儀語

其二百二十七

莫怪於今禍起忙運兵神速軌輪強三峯有坂皆烽火九里無
山亦戰場假道滅虞師晉獻會盟破魏學秦商諸君莫羨卑公

策鐵路清朝國有亡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九號華字報述東京時事新報載稱鐵道院岡田參事之言謂經營世界中最有秩序之鐵道當爲德國昔卑思麥氏常講國有鐵道之策以推行各聯邦而謀交通上統一鐵道政策夙所發達德之鐵道俱以柏林爲起點而向鄰國接境敷設其中向俄法二國境者一時間得輸送五十萬之大兵云云 按前清革命者終以鐵路國有四字而成反正之功

其二百二十八

送入瑤臺第一層百年歌罷轉生憎清聲絳樹消魂易雅韻紅

綃換骨能寵姐幃施無半幕韋娘豆記已多升軍人戰死妻佳
麗況有蘭經說可憑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九號華字報述巴黎時報稱歌
妓領袖愛理嘉爾凡現每日在芒脫派里爾病院中爲傷兵
唱歌以娛悅之以後將周歷其他都會從事於同一事務

按曲名瑤臺第一層唐武后則天爲才人時所製 蘭經謂
回教之哥蘭經也餘註見近所著之作如是觀

其二百二十九

柱天都部志難降狂獬鋒摧變吠龙果欲欺心遮過惡將毋利
口覆家邦金錢無間陳平使玉斗何辜亞父撞任說英蘭施鎖

壓開門政策妙無雙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四號華字報述大版朝日新聞載三十日紐約電云德太子於三十日往法蘭西陣營內招美報通信人員入見談論此次戰爭在近代爲最愚而無意義且其性質爲無用然爲敵我者如鐵鎖堅固異日將壓倒吾國使我不得不戰而不知爲英報所誤反謂德早有欲戰之心云云按十五年前英特倡開門主義以暢通商之局今德貨之消流比英尤盛乃曰鎖壓索解無由

其二百三十

中立如何可復行青年巾幗也加兵旣非娘子軍開府何至夫

人鼓守城辱國元嘗征媳婦懷臺秦尙築孀清可憐階下嬋娟
客竟效鍾儀奏楚聲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四號華字報載盧森堡女公
爵年方二十修短合度嬌美絕倫兩年前父死乃襲爵位德
皇嘗求爲女公爵執柯嫁其表弟郝親王蓋其蓄志去盧森
堡中立之窒礙已非一日矣此次德軍攻入盧森堡時女公
爵偕大吏數員乘汽車過橋阻之德軍斥令退回私邸旋乃
佔其行政署及電話局於是九百九十方英里之小獨立國
一百五十人義勇隊之小陸軍乃屈伏於德國萬鈞壓力之
下而妙齡美貌無辜之女公爵亦遂爲魯倫堡附近某邸之

囚徒矣女公爵以英前皇維多利亞女后爲法年十齡卽由其父授以政治教育及年十五已總攬政權而由其母負攝政之名至年十八實襲爵位此番威武不屈之氣概巾幗中不可多覩全境人民僅二十六萬陸軍僅一百五十人歲入僅英金六十八萬磅故不得不任德軍蹂躪其境而身爲俘囚耳 按八百大甸世傳其曾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小夷國也元成宗時出師擊之失敗 史記貨殖傳巴寡婦清得丹穴擅利財用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法京不克望英京鏖戰加萊決死生雲鳥山虵排八陣深溝高壘戒三庚玄顧積阜成京觀白刃交胸入鬼城大砲獨移英隊向妬心主動最分明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四號華字報載大陸報十一月一日加萊通信謂前三星期德軍自亞斯前進十九英里旋被聯軍擊回五英里實按之祇進行十英里而軍士死傷總數計五萬人〔或謂爲三萬五千人〕是則每進行一英里死傷軍士五千人所得殊不足以償所失兩星期前柏靈政界要人宣言今日戰局最後之結果胥視能否攻克加萊而定然據最近消息則聯軍已獲勝着德軍進行之路已大

受障礙但英法比三國軍士死亡之數殊非淺鮮是役交綏以伊泊爾之戰爲最烈當時費蘭巨大元帥麾下軍士受敵人飛彈之擊射刺刀之攻殺及地雷開花彈等之轟擊銃烟彈雨血肉紛飛似處於必敗之地而大元帥出奇制勝竟能大敗德軍且由比境佛蘭德前進擊敵惟以死亡過衆欲長保此勝利非更增新兵以補死亡之數不可蓋聯軍進攻時德軍恒將大砲自法比軍隊移向英軍一似英軍爲德人所最痛心切齒者

其二百三十二

何必千夫得俊思不須百保學鮮卑甲兵胸裏謀臣策子弟江

東霸主旗天子陸軍周勁卒唐王十五李奇兒輕剽單慧論資
格放砲無防力不支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五號華字報謂據丹京消息
德國於柏靈之布蘭登堡一省名在普魯士中境柏林卽在
此省一徵學生軍六萬人年齡自十五歲至十七歲有差現
在趕緊訓練以備明春派赴前敵 百保鮮卑詳伊藤歎第
六首

其二百三十三

火熄城中夜勝謀飛船方向辨無由誰能墨墨爲前導但信蒼
蒼在上頭黑白人情生或死立黃世界屋如舟莊嚴璀璨明年

事此際聊同地獄遊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五號日報言倫敦及各首都
規定各處夜間減少燈火或以布幕蔽火以備德國之飛船
免其瞭視

其二百三十四

存亡得喪視邦君愚婦愚夫問卜殷所願日中無黑子更祈營
上起黃雲梁王偶夢周何廟漢帝徒尊太乙軍不料文明今號
世陰陽術數尙云云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五號華字報述大陸報云德
國全地人民皆有熱心宗教之表示自開戰以來卽就羅馬

教堂言每值舉行禮拜時必入爲之滿各處禮神之所皆有
素服婦女熱心祈禱所言吉凶之事早經官府禁止惟婦女
往問前敵兵士吉凶者仍絡繹不絕 弇州史料高帝以劉
基爲太史令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
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五代史呂師州謂其裨綦毋章曰吾
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破也 梁書
王僧辨平郢州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兵曰吾助
天子討賊 漢書武帝伐南越禱告太乙命曰靈旗太史奉
以指所伐國

其二百三十五

馬鈴薯食厭應生詔下輪臺未罷征武庫甲稀猶選仗紙鳶信
斷絕援兵哭虞鸛鵠誰來唁志比鵬鵬自負名牙齒睢陽杲卿
舌聯軍罵賊豈通情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五號華字述大陸報云據太
晤士報駐魯貝克(德城)特別訪員傳來消息謂德人今正
預備一切久戰之計畫外人謂德人糧食缺乏實不足據蓋
德產馬鈴薯極夥卽此一物已足供給 選仗見晉書馬隆
傳 紙鳶見唐書田悅傳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有鸛鵠來
巢又公孫于齊齊侯將唁公於平陰

爭競生存誤用兵心精力果一齊并夢中伸脚長安破江上投
鞭建業平志在宣威稱報怨情同入洛走襄城願持反應刑沖
說憂戚天將玉汝成

通鑑唐德宗大歷元年周智光還華州益驕橫曰此去長安
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能舒足恐踏破長安城郭 又晉孝
武太元元年秦王苻堅欲大舉入寇大臣皆諫堅曰以吾之
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 聲言入洛實走
襄城是唐書李密事

其二百三十七

前此紛紛競戰功從今解甲重和同不歌樂府關山月永靜淝

陵草木風金穴全球通馬寶玉函萬國出龍宮韜鈴經世都無
用惟有王師一鬻熊

八公山一名淝陵山見十道山川攷 按史記楚世家鬻熊
常爲周文武師著鬻子一卷專以和爲主

其二百三十八

絕勝桃花叱撥行夜叉鬼面出卿卿沖虛頗似淮南眷失敗非
同渭上兵杜甫新婚歌特別李陵衰鼓斬無情健兒却喜生今
日男女權衡一樣平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五號華字報載俄國夏哥布
斯加耶公主向愛狩獵今入魯斯奇大將部下充軍事飛行

女員又最近所捕德俘中有婦人八名俱衣軍服 杜甫詩
有新婚別一首 李陵傳我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
中豈有女子乎搜得皆斬之

其二百三十九

華沙何日掃兇頑劉項爭衡廣武間不決雌雄功斷缺互爲熊
狗禍循環饑寒時迫抄爪蔓性命人輕棄蒯管十五萬家哀未
了尙餘遺孽幾時刪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八號華字報載華沙一帶爲
德俄奧血戰之區失業人民已四萬以上饑寒交迫失所流
離慈善公所賙濟者難以爲繼囚首鵠面者已十五萬家其

人不死於饑寒則死於自經每日必有十數起之多

其二百四十

被熱兒童常火畏歸飛鳥雀爲弓驚世情真處驕矜釋歷練深
時意氣平旣屬能文宜協約何堪尙武競治兵千危萬險歸來
後應向康莊掉臂行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九號華字報載十二月五號
紐約電云前大統領搭虎脫評軍備擴張曰此等問題宜以
常識處理如美國之自由人民而強制其充兵此不可能之
事此次大戰終局無論勝負各國民當不欲再反覆戰爭之
經驗以此之故用戰爭以外之方法解決國際紛擾此後當

益其必要 又七號紐約電云喬但博士曾言及日美問題
謂兩方之增軍艦爲無益之舉云云 梁簡文帝舞賦或低
昂而失侶乃歸飛而相附

其二百四十一

貪夫狗利可憐蟲但見黃金不有躬皮到無存毛欲傳身雖將
老氣偏雄銘心贈劍知豪士剖腹藏珠竟富翁打算遺財二百
萬豈眞作鬼尙愁窮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九號華字報云有英國殷戶
某以國家招兵故亦投身從戎當未出發以前伊先向燕梳
公司購人命保險二十萬磅〔約二百餘萬元〕後因其費太

巨由數保險公司聯合始能受保云

其二百四十二

如是聞來或不疑佛經結集我題詩諸侯鉅鹿應從壁軍士多
魚豈漏師紙上談兵忘叱咤場中臨陣辨雄雌男兒作健留真
迹便是銘功猛將碑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九號華字報載聞聯軍現擬
製襟章多枚分派於此次在戰場上之軍士其上書四字曰
我亦在場俾爲曾與是役之紀念云

其二百四十三

東征西討等諸夷隴失猶存得蜀思唐史尙稱皇帝舅吐蕃今

出外甥師船行水底潛多詐砲落天心顯不支製造兼程常未足銅丸警枕夜孜孜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五號華字報載德國各製造局及船廠工作極忙對於兵艦及飛艇之建造尤爲興高采烈涉比連飛艇之已做成可用者約四十具尙有十五具方在建造中或謂將來卽用以攻英倫者此外更有大批木料自東普魯士運往比國謂將用以造作舟筏運載兵士渡海至英云 唐書景龍四年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顧炎武曰冊府元龜載土蕃書俱自稱外甥稱上爲皇帝舅 銅丸警枕錢鏐事見吳越備史

其二百四十四

威名奄旬又翻新加爾司羅號替人鷹隼眼中無狡兔鯨鯢江上盡魚鱗東吳霸業堅傳策西蜀功臣玠續璘只恐數奇成累代李家於漢少前因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五號華字報述大陸報云據一星期前消息德國每小時行二十七海里之輕快巡洋艦加爾司羅號已於大西洋中捉獲英船十五艘及荷蘭商船一艘留其三艘餘皆擊沉誠足與印度中之奄旬並駕齊驅云 西漢書謂李廣數奇不得封侯而李陵爲廣之孫

其二百四十五

正本清源自有權憫人每覺首悲天
匡時賈筆論孤憤救世嚴
詩賦百篇疑異浦鷗防碎首信如霜
鵲不空拳大同有願非私
意公議常爲實事先

中四句運用杜詩賈謂賈至嚴謂嚴武
杜詩註陸況翁云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又周甸云鵲拳堅處大如彈丸鳩鵲中其拳隨空中墮

其二百四十六

成仁取義豈能忘霸者焉知道自傷
震廟祖原非隱隱步天人
豈拘陰陽秦淮竟奪金銀氣鄭國終爲晉楚疆
獨愛竺乾五印
度至今曾長舊賢王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五號華字報言比京德總督
要求該處比民每月輸三十五兆法郎以爲該處養兵之費
並索取戰事款三百七十五兆法郎又九號倫敦電德國報
章載稱國家自由黨首領巴塞蔓在議院對同黨演說承認
德國有久據被佔土地之意謂吾人所得者吾人應掌握之
第一要着爲得吾人所欲得者以血戰而達榮耀之勝利乃
今日之格言矣

其二百四十七

兩度軍機已改謀三河功績幾時收干戈自擾塵隨眼鬢髮應
來雪滿頭勇似臥熊真地虎瘦因舐犢不揚彪殺星一出人煙

散東海夷吾莫患稠

按德軍初擬攻法繼乃轉而向英此戰所經以三河爲要一
愛恩河一末斯河一蘭因河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
號華字報載英婦某言柏林爲謠詠之淵藪但有一故事彼
可保其絕對之眞確者則德皇之鬢髮自開戰以來已變爲
銀灰色是也 臥熊見北史王羆傳 地虎用北史高允傳
高昂事 舐犢用後漢書楊彪事

其二百四十八

世間生死論交地平日何曾見一人一自龍蛇與戰鬥盡將性
命委灰塵三苗有格兵收舜六國無辜士抗秦可否權衡原自

主羽毛尙惜況終身

此番之戰有謂國民自好者再作此首以斥其愚

其二百四十九

孤虛遁甲說難通俗骨人無太乙宮玉帳雖留黃帝術金戈誰
致白環功江山土著原真主富貴雲浮在太空却笑興亡憑一
劍靈魂不死恨何窮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廿一號華字報述倫敦泰晤士
報云十一月三日時西爾德爲德軍大本營所駐地德皇方
離此而去隨行者約四十人去僅逾刻而英國單帆飛機至
擲炸彈數枚其墮落處距頃間德皇與大本營將校款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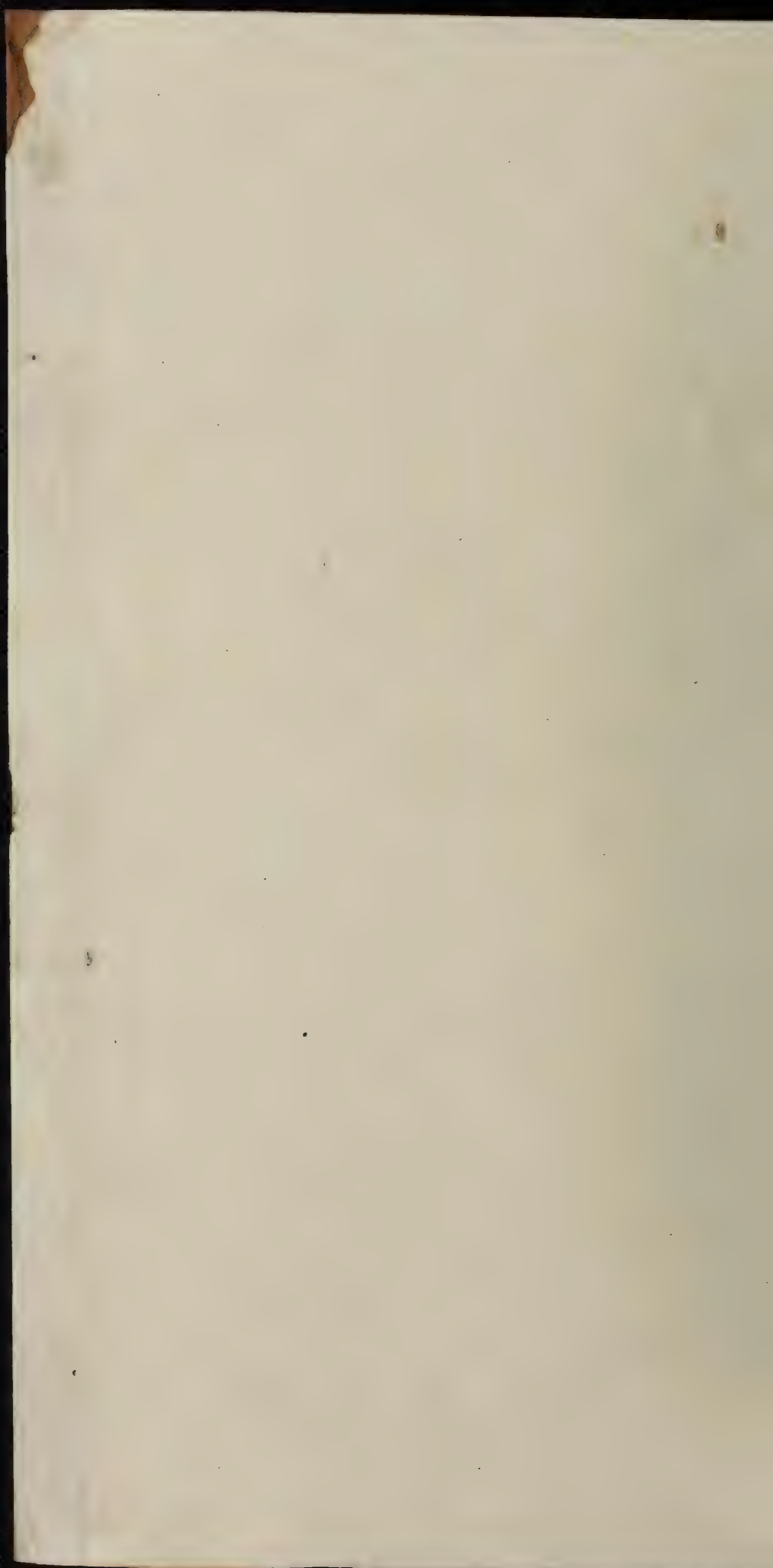
不甚遠三彈落市中一彈中市政廳一彈中裁判所炸斃德
軍兩名毀損房屋極多而德皇已先行故未受驚險 抱朴
子兵在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 唐藝文志兵家有玉帳
經一卷 雲谷雜記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主帳於其方置
軍帳則堅不可犯其法出於皇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
後漢書馬融傳註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以劍興者
亦必以劍亡此西諺也 予近著靈魂不死一篇凡一萬四
千餘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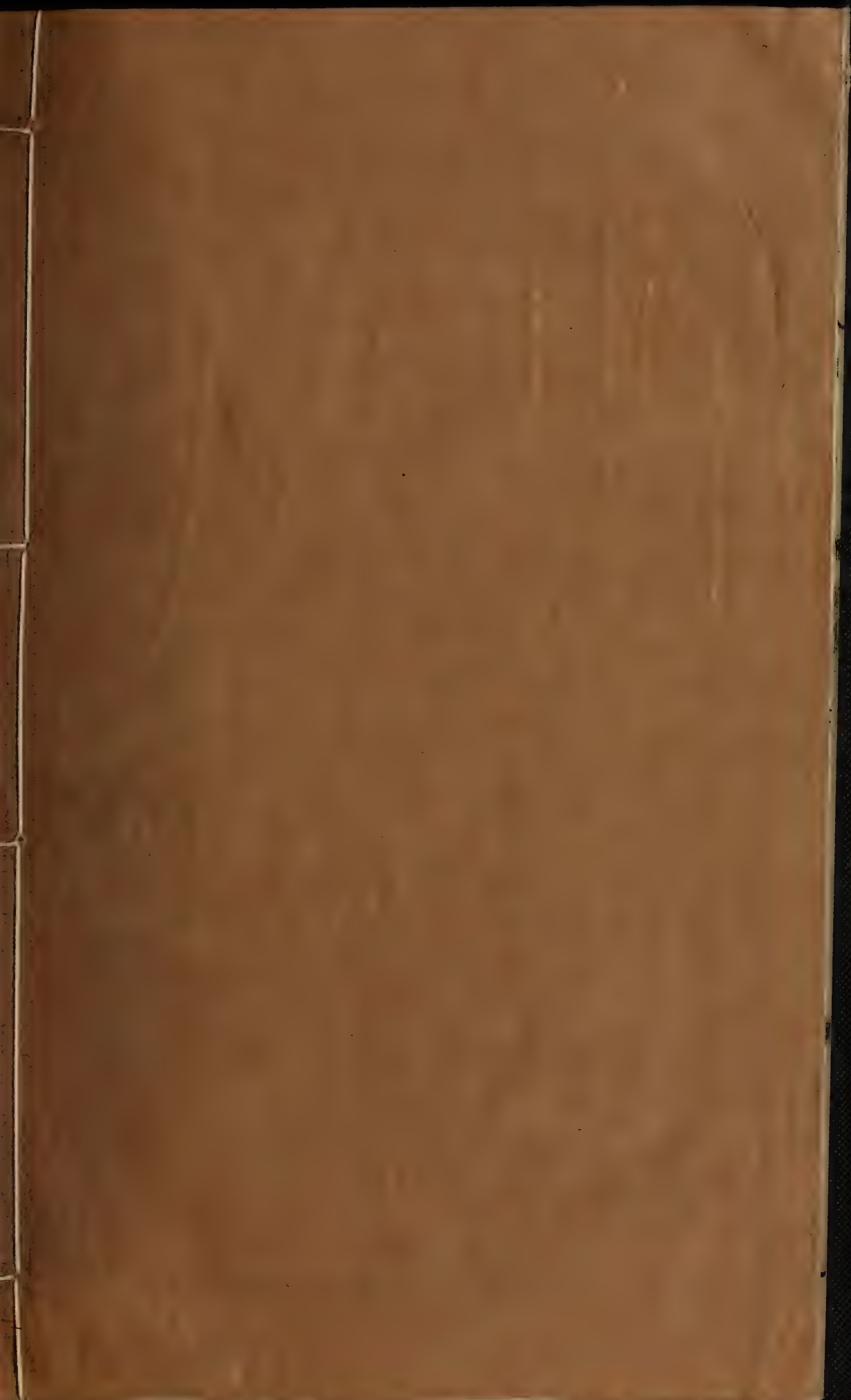
其二百五十

拖腸格鬥鐵衣紅陰雨瘡痍痛未終殺氣臨頭昏作霧刳灰入

內疾於風他時化鵲從癥數此際探鳩未血融粉骨碎身金躍
冶爛糜士卒果沙虫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廿一號華字報載有英兵名布
西者戰傷經紅十字會昇往巴黎醫院醫生以刀割取入肉
之彈子不圖剖開傷口時竟有大金錢三枚在內後查得該
兵當戰酣時有德國砲彈在附近爆炸軍士中多有被炸碎
者其袋中金錢竟隨彈而飛遂射入軍士之肉中也 山鵲
墮地化石破之而得金印鳩鳥入懷探之而得金帶二事俱
見劉義慶幽明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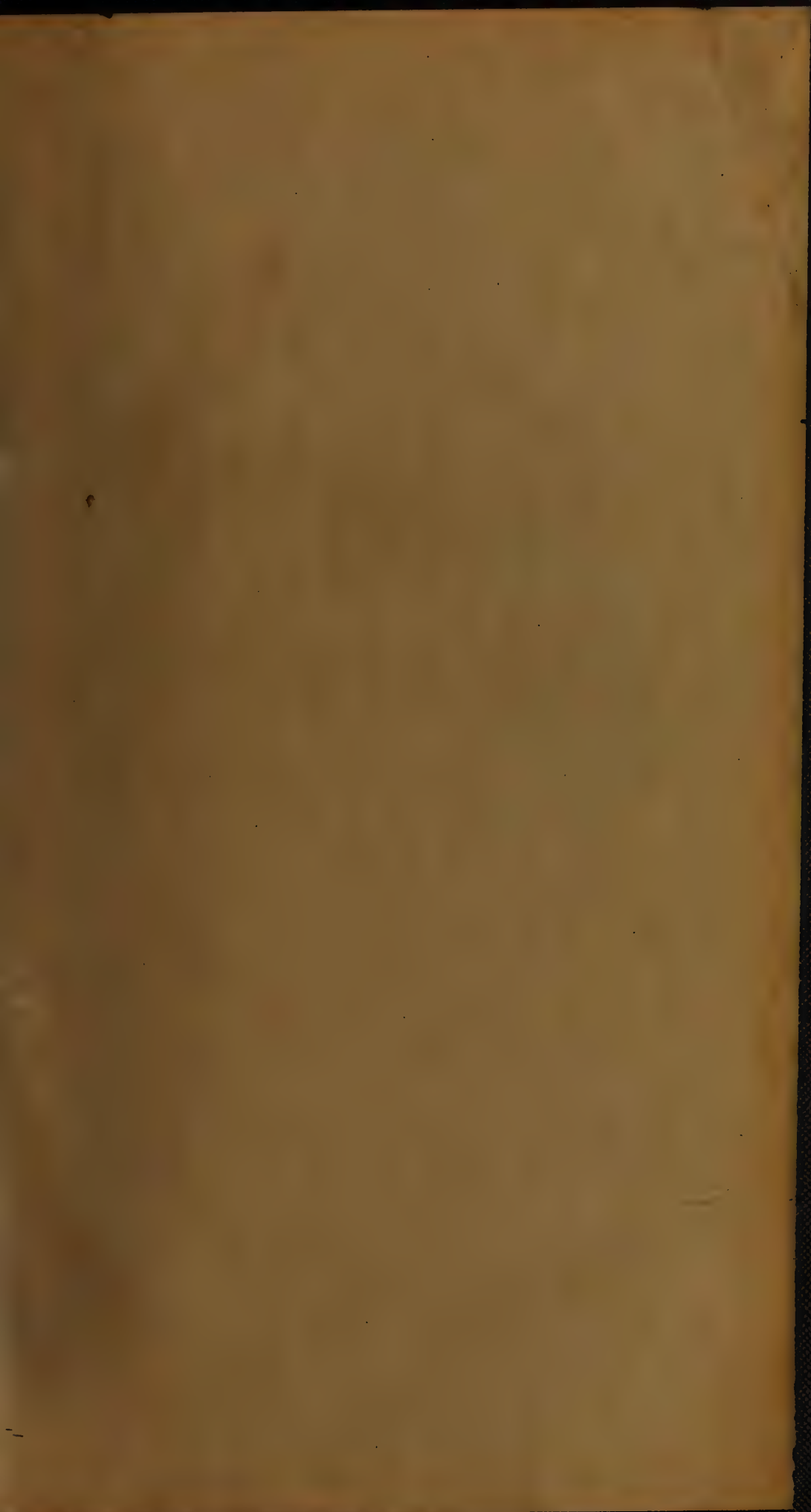


胡翼南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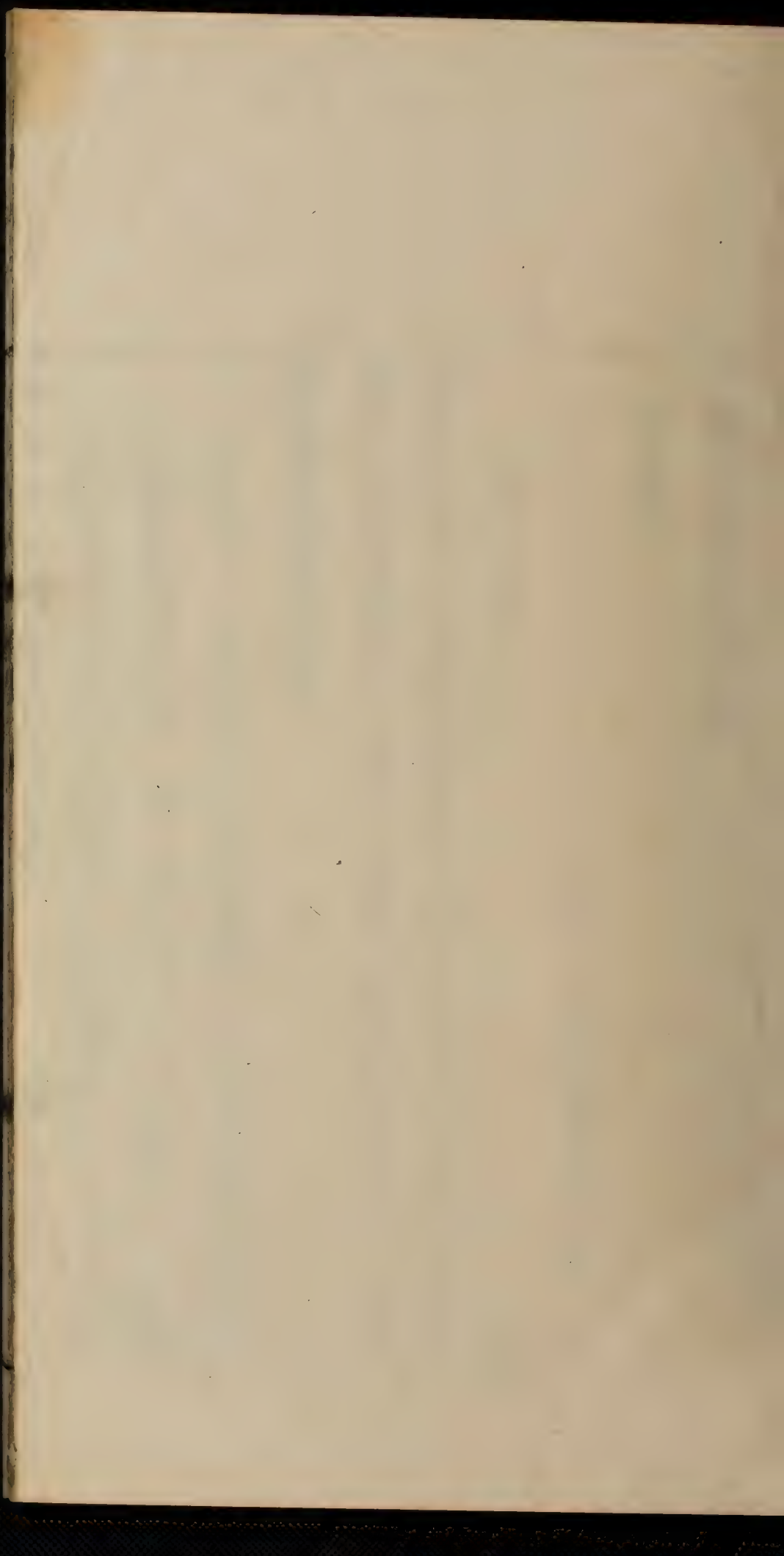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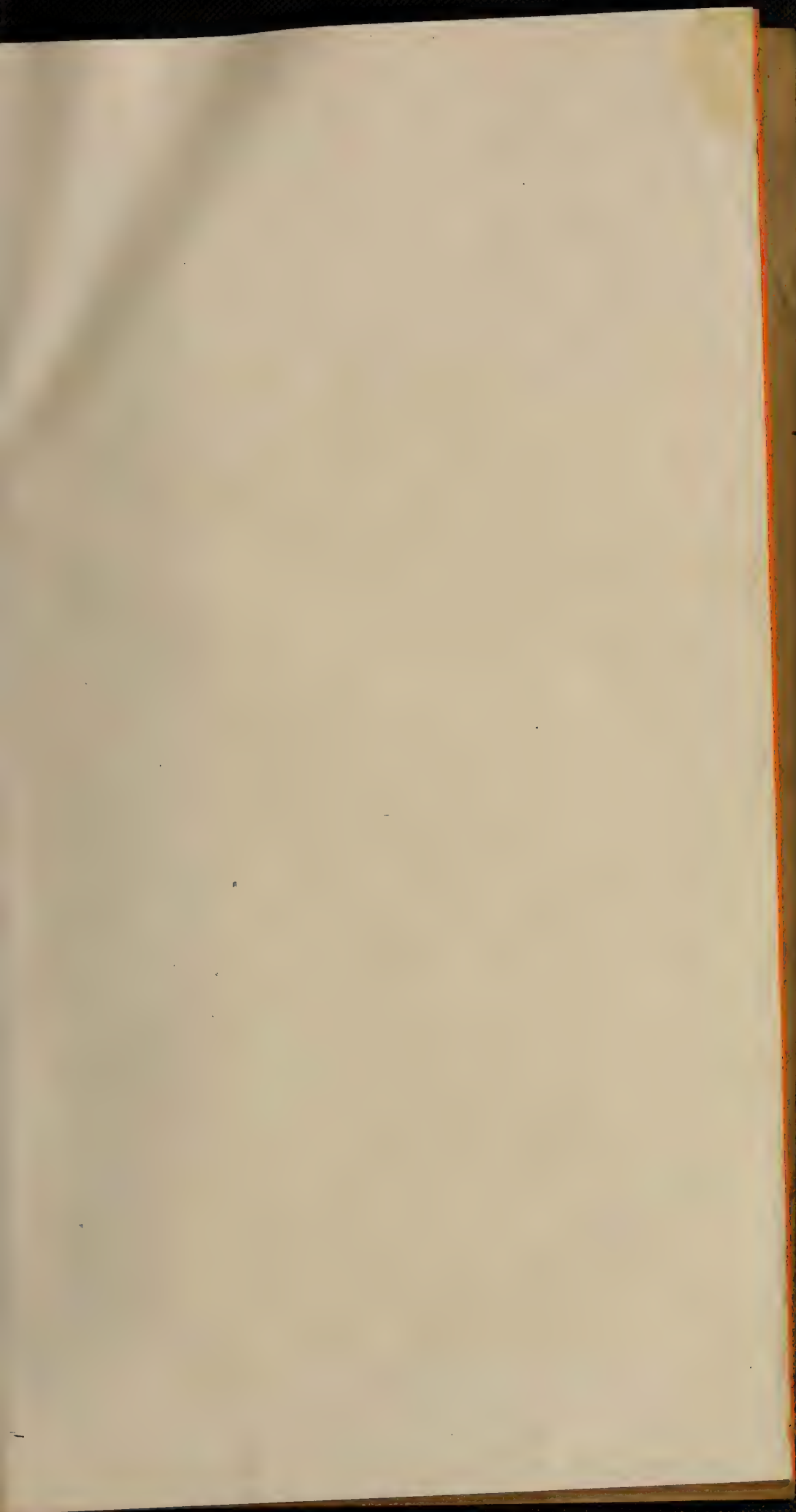
卷四十四至卷四十七

德皇歎 雜詠詩
詩識釋疑 靈魂不死









PL
2710
U34
A1
1920
v.115

胡翼南全集卷四十四

德皇嘆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其二百五十一

阜財解愠帝王家締造經營用武差天上貪狼星斂角軍前大
樹歲開花兩階舞羽三苗格五利和戎萬里賒何事潛行船水
底海洋伺隙甚蝦蟆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號華字報倫敦電訊云有極
大德國海底潛行艇二艘在愛爾布河口試駛聞此二艇較
之現存諸潛行艇約大四倍可在海底潛伏四十日不出水

面云 伺隙蝦蟆謂黃巢也見唐書五行志

其二百五十二

禍福真如塞上翁衆生顛倒杳茫中報家似抱神經病統帥宜
薰少女風不懼無頭來故鬼但愁折臂咏新豐性情品格人相
若意見偏參論失公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號華字述大陸報十月廿二
日倫敦電云美國李女士其祖父皆美國名將自德回美道
出倫敦適結氈拿貴爵新兵一隊高唱軍歌而過言曰余父
常言戰無論勝負終屬慘事非至萬不得已不輕用也三月
來余無日忘此言常怪歐洲問題豈有不能調停之餘地奈

何竟求解決於戰事耶今觀日報之論大都似抱神經病彼此醜罵殊無意識夫沙場戰死軍士之職所難堪者肢體傷殘終身痛惱之人耳 白居易樂府有新豐折臂翁篇

其二百五十三

金塗十室幾人在銅冒千山空自多擊轂路衢惟見哭摩肩城市不聞歌兵填馬窟高於堞胄擲魚門曳落河天下名都推第一山邱華屋歎經過

此咏法京巴黎被攻後之光景也

其二百五十四

國內亂離知日甚諱言消息未能真心如愛善無今日事到臨

危但怨人荒境何須窮掘鼠機關已兆苦爭麟何如見景生情
易猶是懸崖勒馬身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號大陸報云今德國商業既
爲英國海權截斷而德與歐洲他部之關聯復爲俄法軍隊
所阻其境遇乃似要塞之遭水陸兩面攻圍者然但英國報
紙所稱德國內部困難則有故意欺其國人者蓋德國此時
尙有金錢有各種糧食且有多於聯軍之軍火者也

其二百五十五

沉沉日月還相鬥歷歷星辰屢合圍一樣歐雲同戰局兩般公
論異軍機拿翁兵得攻心法佳塞師亡制命威困迫樓船今彷彿

佛楚歌四面昔殊非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號大陸報云百年前拿破崙
之戰事與現在戰爭不同因當時英國僅能妨礙法國海上
商業至於歐陸各國既爲拿翁征服其物品及財源皆在拿
翁之掌握中而今不然也 晉天文志數日俱出若鬥天下
起兵大戰元帝大興四年二月癸亥日鬥 漢天文志高祖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年上至平城爲單于所圍 拿翁
拿破崙也德國稱皇爲佳塞

其二百五十六

請盟梨樹蕃難信獻簿涇州虜可疑姦詐古人曾有此野蠻今

日復由之江黃日本高勾麗虞虢刁敦比利時若使文明論進步千年未見長毫釐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十四號英外務部電德國報章登錄德國進步黨首領巴沙文氏向該黨員演說聲言德軍將永佔現據之地其言曰願吾謹守佔有之勝利以圖吾人其餘之所需有血肉之戰然後有優美之勝仗此乃今日之所應道者也 梨樹注前 涇州句用魏書崔延伯事 刁敦德國人也

其二百五十七

門第崔廬勿挾親息爭原不在婚姻馬牛風勢多齊楚臣妾珠

榮少晉秦銅料可憐筭下姊螻蟻孤負廟中人鼻端生火因郎舅止燄無如早去薪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廿六號華字報述英報載戰務之與儲君婦一節謂兩年前英人以儲君之婦當爲德宮主露義思則歐洲可免戰禍乃露竟適德國布麟斯域省之王子安尼士英人又注意於俄皇之第二宮主達電那其年十八美貌溫柔修短合度然現在似與英儲君最有愛情者爲希獵王第三宮主夏蘭也但英皇之參謀等以與希獵聯婚爲無益而諫阻之然則其婚事之定必爲俄國二宮主也史記趙襄子姊爲代王夫人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擊殺代

王遂興兵平代地其姊泣而呼天摩笄自殺因名其地爲摩
笄山史記索隱凡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爲料 料音主
一統志螭磯在蕪湖縣西南大江中黃庭堅文磯有靈澤
夫人廟相傳蜀先主孫夫人葬此

其二百五十八

衆醉嫌醒欲啜醢美人躍躍拔蠶旗不愁東海西洋遠學整南
征北伐師鹿逐帝王思代日馬閒髀肉復生時勸和未肯羞成
怒獨樂難爲一足夔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廿五號華字報載十二月十日
桑港電訊云美國海軍總長丹尼爾君在下議院宣告海軍

事宜聲言美國現有一牽入戰局之機但未必果實現耳丹
君之言曰我意總統威君當能保吾人出於困難之外但火
燄四起殊有蔓延之危險耳

其二百五十九

衆人皆醉問官醒三斷終教出訟庭自是歐刀彰律法豈容電
浪起雷霆大君不服魚懲白惡少雕防雀染青今日公權通國
際古來弼教在明刑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月卅號華字報載廿九號電云在沙
刺支和行刺奧太子至生出此次大戰一案經在荷國之暗
士打擔審院判定環首死刑者五人其餘十一人則判監禁

長短期不等其放鎗與擲彈之二人則判監二十年 歐刀
刑人之刀也見後漢書虞詡傳注 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
豫且注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
魚豫且射中曰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位而從
于臣恐有豫且之患

其二百六十

高高有道好攀躋明月清風任取攜膽習那堪爲賊試才高安
在顯人低窮年孔子希天學化境莊生與物齊喧赫圖官爭腐
鼠淮王雞犬笑昏迷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月廿八號華字報載奧國人魯定格

在上海中西旅館演說謂戰爭爲世界之所不能免文明進步皆由於此故深有希望於中國之陸軍云云按歐洲此番之戰爲文明者之所不齒而奧國之傷殘尤甚乃猶作此論而欲中國之步其覆轍焉知其言乃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之公言也按進化文明之進步只在自修若與人爭競至於殺伐兇殘則其爲野蠻退化之道亦復何疑 袁文爲賊習膽騎牛讀書按習膽暗用魏志杜襲傳註南陽功曹柏孝長事

其二百六十一

固守藩籬此日邦金陵王氣失鼉江武侯烏道陳倉絕樊噲鴻

門側盾撞仁者斷難唆以戰愚人不足與言降拿翁革命希連
去只恐名留蘇李雙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廿八號華字報載德國首相黨
以講和之意詢諸各政黨領袖各領袖協商之結果僉謂此
次既費莫大之犧牲倘無決戰之結果而遽開和議德將有
發生革命之患此論一出講和之說遂成畫餅 愚人不足
與言降句見唐書高仁厚傳

其二百六十二

正當何從說太平美洲祖國昔交兵門羅主義猶開放柏督謀
猷滅門爭蜀相和吳人立廟周王避狄國終營自由平等緣天

性生死存亡尙覺輕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廿九號華字報登錄前美國總統正當和平說譯文一篇意主能戰然後能和是亦古今來持論之常也乃爲此以質之以見能和之不必能戰者但以自由平等爲和平之所主耳 柏督句謂英國柏提督於中國以開門主義待天下各國也此雖於大同之道爲近而尙未能盥大同之腦焉故僅曰減鬥爭而已

其二百六十三

漢王何事重歌風据陸龍蛇一掃空理盾強權安宇內情除虐政酌時中羣雄揖讓昭文德萬國共和顯武功正正堂堂常勝

陣公平二字是元戎

勞斯福之論中有斬釘截鐵之語如惟有以強權爲公理之後盾以證明公理乃真正之強權又曰必也合全世界諸文明大國訂立萬國協約以各他國之實力輔助各國及弱國之無故被人侵犯者庶克有濟是也是語也將進天下於大同矣

其二百六十四

冤冤相報總能酬對此方知慮未周異衆定驚長狄骨殺人空剩假王頭時來鷹隼風塵出運去驂騑汗血休妄議策勳存紀念英雄往事有餘愁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三十號華字報載澳洲保守局
總長皮鴉士擬取德國巡艦奄甸之大炮鐵錨及船上各物
置於花打利路之首邑處以作澳洲艦隊第一次交戰得勝
之紀念 西漢書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其二百六十五

難憑石鏡通幽魄惟有琴臺隱絳脣義膽豈因除猋獠英姿方
擬畫麒麟同爲枯骨無梟散誰向精魂問主臣漫謂封侯人悔
去封侯人已早亡身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卅一號華字報述大陸報之言
謂此番之戰作史者各逞其才其論紛如惟其最屬刻骨銘

心之作則多爲征人思婦之情此等文字鏤於數十百萬婦女之心永不磨滅者也因羅列俄國德國英國之公子王孫侯伯貴介少年夫婦豔羨人寰者之戰亡慘痛雖在旁觀猶爲下淚者爲時未幾而梗概已足驚人矣 按古通謂博奕之子爲棋六博以得梟爲勝散亦棋名

其二百六十六

何必投龜自笑迂仁人伐國兩殊途秦公天帝前星册王母坤元益地圖巢穴是空胎卵覆鯨鯢旣戮鮒蛙屠採樵柳下今猶禁不死靈魂信不誣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卅一號士蔑西報載英電云德

伯爵李雲樓

COUNT REVENTLOW

言德國之戰而能勝者在戰

時無憐憫之心而凡一切人道之事皆不能以動之也按此等說皆置修道之謂教於不講者也 李子卿水螢賦自得井蛙之樂何虞輟鮒之憂

其二百六十七

吉人心小信非虛暴虎馮河總不如竟學小戎歌板屋豈徒健婦把犁鋤梁王桴鼓堪參幄玄女兵機且著書漫說平權猶可議奇材劍客此中儲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卅一號華字報載十七號紐約電英國婦人義勇軍預備團所屬婦人等現正受信號傳令

乘馬電信汽車運轉軍隊式料理等訓練以爲婦人義勇軍之備戰 宋韓世忠妻爲梁安國夫人

其二百六十八

質堅不及量驩虞名將聲威定不迂東趙有人防李牧北燕祭鬼媚黔夫服荆可惜遲先駕窺漢無聞急後圖釜底遊魂烹慢火遷延猶自顯兵符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廿五號七十二行商報記戰事歸客談謂英之吉靖納貴爵爲世界最優軍人之一余聞西國軍士家言英國苟於三載以前將全國兵權屬諸吉氏則世界今日不至發生此戰禍聞德皇亦非常尊重吉氏之爲

人云又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卅一號華字報述大版
每日新聞論歐洲戰局將更延長曰夫以兵數言則聯軍方
面之優勝固爲一既定之實事然戰鬥之結果不能僅決之
於量且須較之於質自今日以前而言德軍實以質占勝不
然戰局之現狀必不如是而今所論者此優勝之質能償其
量之不足者至何程度而已要之今日大勢戰爭必更延長
此一般人所深信也 袁文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
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心按俱見戰國策 服楚是晉悼公
事後圖是鬥伯比語俱見左傳遷延之役亦見左傳

其二百六十九

垂裳端拱意何如道德還推老子書強鄭豈因貽以鐵誇秦未必羨無廬從前弓矢今鎗炮此後鳶飛更躍魚只恐機關相鬥巧太平難得一朝居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卅一號華字報載佛蘭得斯通訊云德軍攻擊決不停止雖受損失然仍準備進攻毫不隱諱且昨德國一軍曹爲法軍所獲身旁查得一紙謂德兵在伊泊爾伊塞爾死傷失蹤者共二十萬人云然新軍源源而來類皆英年健兒蓋其所恃乃新機械如摩托船摩托炮車等而最爲新式者則戰壕中白炮是也 左傳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之鑄三鐘 周禮考工

記秦無廬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注廬謂
矛戟柄竹攢秘

其二百七十

準備飛船入夜攻混茫南北與西東不教瓦面號朱雀那怕樓
頭走祝融潑墨山雲寒淦淦濃烟街市暗戎戎萬光一滅人盲
目炸彈真成妙手空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廿五號七十二行商報言倫敦
設空城計謂於郊外闊林地上別造一倫敦市卽有炸彈爆
裂除傷野景外無所損害故已在樹間分出大街小巷夜間
滿樹弧燈真正倫敦則爲黑暗之市 杜甫詩江市戎戎暗

山雲淦淦寒戎戎謂晚烟之盛也淦音審淦淦謂蔽掩也

其二百七十一

德國軍人蝨處禪捐軀惟聽將官尊圓球戴胄難名腦剛鐵飛
花定失魂衝陣火牛無後退燃烽燧象但前奔雖忠不義成私
慝可惜生孤天地恩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一號華字報載大陸報云有某君
觀戰而回謁英總帥吉氈拿言德國兵士皆非蠢然無知者
其外狀雖有似鄉人者然皆能閱報讀書有政治經濟思想
能判斷事物然至槍入其手負革囊於其上官之命令入於
其耳而後壹無所思矣彼蓋知自有代彼謀畫之人不必妄

耗其腦力故上官有命則服從之不問其當與否也有所賜則接受之不問其善與惡也在此期間以內彼之推想爲完全停止一心無異念其首不過爲一圓球用以載胄無所謂腦也

其二百七十二

英雄割據漫相侵直道斯民未墜今鑄鐵聊酬金搭膝志南難強北操音孤花妬月紅成白冷眼觀人淺見深千古興亡同一劇梨園猶有歲寒心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四號巴黎時報載比利時特派員通信云今在比德人已悟其前此計畫之謬誤前柏林當局

以爲僅須派兵數百焚燒城市若干座殘殺婦孺若干人卽可使蕞爾小國全國人民俯首聽命孰知比兵雖敗而人民崛強德國官吏莫知所措比民中經濟稍裕者已大半逃往英法荷瑞諸國不下二百萬人多係有職業之良好國民社會之中堅國家之發達胥此曹是賴其不能去者皆老弱貧困無告之輩然其中多有三月以來未得分文工資者尙誓死不願受僱於德人故雖得其土地而政令不行如修理鐵路及各緊急工程百般設法而比人無一應命今德人改變方針出令不得搶掠私人財產命比國難民回國而給以確鑿之保證惟難民應命而回者僅老弱婦孺萬餘人耳 同

日日報又言某戲班在巴斯倫那地方演戲籌款以濟比國
難民當劇畢時座中忽有一人大叫曰德國萬歲一時聞者
嘩然齊向該人毆打後由警察多人前排解并圍護該人良
久人衆始憤憤而散是役警察亦被毆傷一人

其二百七十三

撇漩捎瀆無險阻欵帆側拖入波濤逍遙河上昇平艦惶恐灘
前亂世艚二十華藏成孽海千條界畫盡軍濠豈眞天演害如
此猶詡文明進化高

近世戰禍佈置水雷其險無極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一
日電報言英戰艦名放滅爹步路排水量一萬五千噸者又

在英國海峽沉下是爲水雷抑爲潛航艇所致尙未知確云
云前者德巡洋艦轟擊英國海岸諸城後於去時又在北海
留有水雷英船四艘觸發水雷皆卽沉沒此水雷係德艦於
襲擊海岸歸途故意埋置而前德國首相比猶羅公並宣稱
德國海軍將以其冒險行爲驚倒世界云 起聯用杜詩言
楚人習慣操舟之態杜詩注蜀諺云瀆起如屋瀆下如井蓋
瀆高湧而中虛瀆急轉而深沒瀆可避瀆不可避行舟者遇
瀆則撇開遇瀆則捎過也

其二百七十四

飄飄殘髮顯憂深壓制猖狂恨不禁豈是孔明才嘔血只虧光

武德推心滄桑倏歷鬚眉古勝敗無常意氣沉却怪隨園詩話裏未聞名將白頭吟

巴黎某報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一月十六號載謂法國有著名之士適從柏林回國言德皇現時之面貌實大異往常其髮雪白面皮已縐眼露倦容當其過路傍見衆人之時亦常舉手還禮昂然直坐目注前途永不側視亦不苟笑其狀實一若恐大難之將臨者云 魏志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走入谷道發病卒注臣松之曰蓋因孔明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爲仲達嘔血乎 隨園詩話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其二百七十五

神動天隨豈偶然積中著外貌爲傳人言城北徐公美自異牆東楚客妍亦有食糠肥似佛其餘飲水瘦成仙幾番失敗應憔悴吊膽提心日夜懸

隔上一首言德皇之貌大異往嘗乃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六號大陸報又言英法報紙稱德皇狀甚悲愁其實德皇狀態正與此相反明年元旦德皇爲五十六歲自今觀之祇似四十六歲之人蓋已完全復其青年時之容貌云云 晉書王戎傳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其二百七十六

當年專利已回頭
悉索閭閻悔不休
疑是漢皇沽玉盃
特爲唐室警金甌
紘紼法物空垂象
輪郭錙銖積轉羞
此日摸金無校尉
椎埋偏向五陵遊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四號華字報載當被擄之德軍在法國沙妙砲台附近石礦取石時忽掘發一瓦缸缸內載有法皇路易十四及路易十五之皇冠一百七十九件每件約值六佛郎三佛郎銀毫一百十四枚另銅錢與金錢多枚云
漢武故事鄴縣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爲御物欲捕之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南史沈炯經漢武通天臺表茂陵玉盃遂

出人間

其二百七十七

愈威愈弱愈危傾保國休蒙好戰名魚鼃無橋朱不渡牛羊滿
谷漢當驚易逢胡馬潼關破難學興龍晉水清世詔兵戈增進
化豈尊突厥作先生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七號華字報云現德國仍陸續派
水陸軍官前往土耳其充當海陸軍司令官 三四句注見
滿洲歎第二首 胡馬潼關破借用郭子儀領朔方軍以回
紇兵討安慶緒事 龍興晉水清謂唐高祖龍興晉陽亦嘗
請兵突厥內平隋亂其後突厥恃功直犯渭橋卒能以計摧

滅之也

其二百七十八

人生代代無窮已戰禍綿綿不盡期三矢尙遺名將種六韜應
作少年師文章空笑璫璫器武畧方成虎豹姿仇讐循環殘殺
局暴君惘惘號民彝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七號華字報言英國報紙載稱德
國現盡搜羅國內十五歲至十七歲之學童教以體操戰法
等等以圖將來之練就作爲義勇隊以補後備兵聞其教法
以速成爲宗旨現報名入隊者已達六十萬人

其二百七十九

飛船不已又潛船客比陰柔束帛羹盆子一生財見殺公輸九
敗巧難全劍靈僅得中仙果杯渡終非上乘禪天子自應從正
道縱高酒量也徒然

按德國之涉比連飛船惟在空中可以自由而上下甚不便
利且抵抗氣流之力甚微又以目下損者甚多不及從新製
造德人於是重返最初之計畫仍由海路求登陸地然德國
果否能達目的猶爲一大疑問 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君子
之大道見孟子 公輸般攻宋九攻之墨子九却之見呂氏
春秋 劍靈句用舊唐書葉法善事 傳燈錄杯渡和尚不
知其姓名常乘水杯渡河因名 結句用東漢馬援對隗囂

語

其二百八十

紫衣肉薄血拖腸兩敵零星技擊強鷹眼已如紅插鐵馬蹄不
用綠沉槍李陽手毒兼揮劍石勒拳尊更撻鎗廿紀文明何取
證但觀善鬪似山羊

德軍入法時戰畢兩軍已退有德法兩兵追呼肉薄格鬥至
死而止市人乃葬之封屍塚中 晉書石勒載記勒令武鄉
耆舊赴襄國歡飲初勒與李陽鄰居嘗爭麻池迭相毆擊至
是召陽至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本草山羊卽爾雅羴羊一名野羊善鬥至死

其二百八十一

均勢治兵深歲月殖民葬骨已岡陵獨漁江上師鷗鳥自獵林
間傲野鷹豈恃黃鬚兒袒裼不愁白髮帝鬚髻果知仁者原無
敵早作高飛萬里騰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九號士丹達報載副將摩地

COL.

E. N. MAUDE C.B. 著論名曰結局可見 THE END IN SIGHT 謂

攻城者宜愛惜士卒其得城也士卒之死以最少爲度今德
國則以最多爲度今其兵士傷亡二百萬以上並無戰功之
可紀而國勢轉瀕於危蓋兵不足以繼之也有謂德國尙有
自十九歲至二十一歲堪戰之兵六百萬不知就此年歲而

得六百萬人者須其民籍有二百二十七萬萬人方可今考
其一千九百一十年時民籍乃僅得六千八百萬人 庾信
詩野鷹能自獵江鷗解獨漁茲用之謂德之自殺其民而無
補於均勢殖民也 三國志魏任城王瑋大破烏丸歸太祖
持璋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其二百八十二

前車既覆後知循百載歐洲已寫真火竟及池魚受禍賄非關
齒象亡身始皇恩軼三秦帝季子何貪六國臣合縱連衡安可
恃自由權利不徇人

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十二月八號華字報述字林報論戰事

期限與世界人數一則其結論云 蓋世界人數現從事於
互相屠殺之事業者占半數有奇德奧二民族之聯合實多
集零星種族而以一族爲之魁此雜糅團體果能同心合力
奮鬥到底未可必也德國畢竟爲一軟弱連環結成之鍊其
中之環必有爲自己利益而脫離者也云云按今此之戰實
緣德皇心侈體汰馳域外之觀起見

其二百八十三

神爵朝飛彼此云旄頭夜落未之聞平肩佛豈尊阿閼敵手山
終出定軍餅煮功嫌翻又覆餗烝火不武而文炮烟如艾熏成
局但使斯民化作蚊

按三月以來諸國自誇其勝然勝負無甚分別但覺殘民耗財而已 阿閼佛國也見維摩經 左傳餽烝之烝升也此作火氣上行解 孫公談圃泰州西漢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熏之

其二百八十四

專制爲邦盡慘民譙周仇國論猶新廿年休養同芻豢一旦犧牲若鬼神鸚鵡羽毛憐復損蝮蛇人世愛難親黃魚回首龍鱗怪堪笑泥沙卷滿身

以戰殺民與自殺其民者所差一間耳德皇似之 三國蜀志姜維攻魏百姓凋敝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 爾雅注鱣

魚體有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人呼爲黃魚詩義
疏鱸魚身似龍

其二百八十五

整頓乾坤俗不塵莊嚴索莫兩由人鍾山當日非名將淮水而
今尙姓秦賈讓徇河千古拙錢鏐利國五湖新蘇彝士并班拿
馬經濟全翻轉餉貧

今茲之戰擬展長期而諸國有以困窮告者則何如急化干
戈爲玉帛以兵務之費相與合力爲大功程事以利天下哉
說詳娛老集第一冊第二首 按漢書溝洫志賈讓治河分
上中下三策其上策乃棄地以徇河道由今觀之其愚實甚

其二百八十六

空中交戰類毆鳶弓矢重將古法宣輶汰伯棼鋒及鼓囊穿武
乙血流天日如逐電貪狼戢勢若追風出馬前射月久聞兼射
日炮攻何患有飛船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十一號日報言最近有法人名若
克者係古董商長深於機器製造之學依照科學原理發明
一種火箭專備攻擊德國飛船之用該火箭製造甚奇射出
後觸物便燃且分量極輕飛機攜帶極便說者以爲此箭發
明後德國飛船之命運已將告終現若氏已將火箭製造法
呈報法國陸軍部依法製造云 左傳楚子與若敖氏戰於

泉濟伯努射王汰轉及鼓跼著于丁寧泮汰過也箭過車轅
上丁寧鉦也 商武乙帝射天見通鑑

其二百八十七

豹死留皮身自異虎飛食肉相多愆籍兵應備殘民冊保國應
籌使鬼錢陣上有甄愁墜地夢中無翼漫升天折肱斷足何容
惜家食須占永定年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四號華字報云有投函泰晤士報
者曰余意政府苟欲余等工業各城之人踴躍投軍則當卽
行發表撫恤殘廢人辦法須知腿臂皆人生有用之物苟有
不全則家中妻子將成餓殍今人多知戰事進行之際從軍

者之眷屬可無凍餒之憂然殘廢而歸者將否優加待遇知者蓋寡政府若已擬定辦法則余當印於募兵示文中也

其二百八十八

無心出岫似閒雲烽火連天整暇聞乘便探營新記者善眠如
炮舊將軍三車已等王侯貴百戰還期部曲勳臨陣英公憑福
命幾人風骨類夫君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十二號華字報記華德報云德國
國民公報有記者一人因押運犒勞兵士之贈品就便赴東
方戰地詣興登堡上將之大營謁見興上將上將笑而言曰
余體甚適且甚感諸君遠勞之盛意因言其華沙戰勝等事

且曰鄙人善眠如炮以爲將終老林泉矣乃忽有電速我之
出鄙人正在購買絨毛衫褲之際吾軍參謀長已駕專車來
迎於是鄙人來時有臥車大餐車機關車無異王侯今幸叨
天之福凡事順適此堪告慰諸君者也

其二百八十九

那堪皇帝制全球平等方知眞自由賤旣不悲貧亦足富原多
事貴何求悠悠萬古皆骸骨渺渺長江幾鷺鷥就使君家大一
統已誣孔子作春秋

此刺德皇之好大也

其二百九十

和勝刀方戰勝銛休教經世尙韜鈴放勳道德邦邦協文命功
能着着謙自有君王公號僕更無國邑併而兼寄言鼎鼎調羹
者至味何如未下鹽

此亦刺德皇之詩 鬻熊子曰和可以守嚴可以守而嚴不
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
以戰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以也
未下鹽詳娛老集弁言註

其二百九十一

一空馬上請長纓目上於天孰敢撓禁鬱不安丹禁重天鵝偏
愛碧天橫鼓成玄女軒轅助舞罷金城漢帝傾恍似華梵徵八

部香陰勇健合當兵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十二號華字報言俄國下濶布士
愧公主年尙幼爲近代女界之翹楚既好狩獵復善飛行邦
人咸稱之爲軍事飛行家近蒙俄皇許可參加於盧茲斯幾
大將麾下贊襄軍事是誠爲女界開放異彩 按佛氏八部
華梵其三爲勇健四爲香陰勇健謂飛空飛行亦名暴惡香
陰謂天主緣幢倒擲樂神

其二百九十二

小人已化虫沙去君子難爲猿鶴生所有廟謨由好殺從知天
討使交爭萬般縱有周身智十誠曾無一隙明如已愛人禪在

口可憐日日禱祈聲

按舊約書十誡以無妄殺爲重爭戰者皆妄殺無辜也耶穌宗教促進大同是爲最美惜諸國之入教者由今觀之多非以誠以信奈何

其二百九十三

何須徵信父牲兒天道茫茫有可知縱喜奔秦無晉盜其如殲遂有齊師頭顱薙草春難接金磅歸墟水不支且看初宗兄殺弟人亡國滅至今悲

起句見舊約書亞伯喇罕傳 三四句俱見左傳 舊約書

亞當生三子茄烟殺其弟卑路而二人之子孫無考

其二百九十四

突起風波路不平翻雲覆雨幾時晴江河行地成高下日月經
天乍暗明愛屋及鳥原自性顧盆釋鼠總人情襟懷寬狹分軒
輊皇愧無名一校兵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十五號華宇報載英牧師播渣與
史斗拔奉命往比國設立醫院德軍以爲奸細捉之判以死
刑忽有少年官軍夜半至謂之曰予之妻爲英人予以愛妻
故當救其同邦之人於死也旣而竟釋之按德與英本婚姻
之國而德皇殊不解此

其二百九十五

間諜曾聞水底得而今間諜更飛空可憐下策從孫子不向高
才學衛公餉使非同亞父食登床迴異華元風貳心訓世忠成
詐詭道行兵罪掩功

同日報載前月有德國飛機過英爲英飛機逐獲將德兩飛
行家搜身得寫有印度文字之紙極多皆說印軍士判反者
兵略纂聞徐達攻平江于水中得楊茂卽用以爲反間李
靖曰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
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 餉使用范增事登床用宋

華元事

其二百九十六

一名無畏已堪噴索解應知惡是真貴若陵人寧使賤富能害世若如貧緝熙敬止專征伯戒定觀空智慧神得水蛟龍容有幸黃泉碧落兩途均

各國戰艦名曰無畏者此最不雅惡人得財如虎添翼實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而大炮每具值十餘萬元响炮一聲費約千元全船之甲約值六百餘萬元電氣小輪等約值八萬餘元機器約值三百二十五萬餘元魚電管每條值三萬元魚雷每值五千元探海燈約值五十萬元此可見海軍費用之巨矣

空言安可信悠悠公論誅心局外求潛掃漢陽門伯比陰吞吳
會越王勾推枰早決深深計射竹非同忽忽謀喜賂怒頑挑戰
似功虧城濮晉文收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十六號士蔑西報載美國哲學及
文學士判定此番之戰德國之文明因之而喪先是德皇以
德人爲美籍者衆欲其附己而不可得繼又使國中名譽素
著者凡九十三人聯呈美國善士稱德主於和英實主於戰
此公文訴詞呈於卡匿奇之學塾將以表白天下文明之國
也主席查治君判曰據如所言英若主戰何以全無預備德
若主和何以處心積慮武事皆備也則主戰之戎首謂非德

也誰其信之

其二百九十八

哲人經略在幾先文思安安任自然六國不聞秦走鹿三家誰
妬晉羅癘飛騰事業功通塞權詐生涯禍斷連獨有大同鋒鏑
鑄萬邦清晏屢豐年

此詩數百首以大同作骨先於第一首揭明 接近世所謂
有強權無公理者其說皆藉口於德國卑思墨之鐵血主義
然則殺伐兇殘之禍若卑思墨者可謂繼往開來之鉅子矣

其二百九十九

文明今日侈言歐却怪羣雄餓似彪優劣起爭差學術公私不

辨昧心頭江山南北分天塹點畫青紅限地球盟約雌黃狐露
尾禍生中立破中州

此言戰禍之根也予常言天演論之所謂生存競爭優勝劣
敗者乃與天爭競非與人爭競也夏葛而冬裘卽與天爭競
之一端也與天爭競者愈爭競則愈進於文明與人爭競者
愈爭競則愈速其禍敗 今茲之事使英不與於戰則禍必
無此烈使德不破勞森堡及比利時之中立則英亦不與於
戰蓋近世各國之孜孜圖以自保者惟中立之一事而德則
破之也此由鐵血主義而來

其三百

才命升沉迴不侔無常勝敗豈人謀未平高麗誰虢將自見曹
瞞識虎侯長史久聞稱白馬少年今始號黃騶軍機干涉成何
語軟禁何年再出頭

一千九百一十五年正月十九號華字報載英京每日新聞
駐丁抹京城訪員得接消息稱前德國參謀總長毛奇將軍
實非因肝病告退乃因他任意干預德皇太子行兵德皇深
滋不悅毛乃辭職現德皇將伊軟禁云 唐書太宗謂薛仁
貴爲虢將 許褚爲虎侯見職官分紀 後漢書公孫瓚爲
白馬長史 唐裴果號黃騶少年見古事苑

胡翼南全集卷四十五

民國新樂府

并序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民國軍是年八月十九日由湖北起至九月十九日爲時僅三旬而反正之局大定稽之史冊微特中國之所無抑亦全球之所未有且廢君主爲民主由大暗而復其大光萬國大同和會之基永遠平等自由之福將於此是賴焉常謂民權之立易如反掌（見娛老集第一首詩說）今既不失所料因用古今體以平仄韻製爲新漢樂府得詩十二章名曰民國新樂府非徒誌喜也且以懲前毖後之詞爲進化文明之勸

辛亥九月二十三日逍遙遊客香江翼南胡禮垣識

第一章

匝地歡呼父老笑轟天爆竹兒童跳千年天眼不輕開一旦人心皆返照平等自由果爾來大同至治相將召自從希望到如今四倍三千六百釣一个香江老禿翁天人交際羅心胸不思雕虎擒平子但願飛熊得太公放手字應成岫嶠開懷風直奏黃農今當樂府清商會先爲新調十二鐘

此章冒起全篇 李白梁父吟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注太公八十釣於渭十年間事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釣故曰三千六百釣至九十乃遇文王云 按共和

政體志士懷此願者已四十餘年至是其願始償耳予故曰
四倍三千六百鈞 擒雕虎言其勇也見後漢張衡思立賦
湖南衡山岫嶠（音苟縷）峯大禹治水之碑存焉專制之毒
甚於洪水破專制者其功不在禹下今之始事適在湖北將
來立碑當與湖南禹碑如雙闕然萬年映輝

第二章

馭龍駕鳳休論矣且問君民何自起合族惇宗本粲然分都別
邑原真旨地方自治是非明言語相通冒昧止大德長才衆所
推中華總統軒轅始文言君道卽能羣羣學而今哲士殷豈料
四千年在昔有熊崛起已懃懃六書早作交通線五事全包保

養文利導因民毋我以直從無上立功勳

此章言今中國應以黃帝紀元也按黃帝造成國際之局爲當時諸侯所推實與今選舉總統之意同其畫野分州卽地方自治也五事謂天地神民物類見通鑑注 君之爲言羣也能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見韓詩外傳

第三章

二帝三王皆尙德共和立憲因時適執中精一昔傳心國會興情今作則水火工虞寶藏興便程服物文明得民權民族并民生責任何曾寬一刻所以唐虞運最隆夏殷周繼步追踪兩階千羽三苗格一德立黃九有供尙父丹書尊義勝箕疇洪範重

謀同只爭人法無研究不悟人空法不空

此章言唐虞夏殷周其政體或如民主立憲或如君主立憲皆尙德也然其法不立故唐虞之盛必難爲繼 按人存法存人亡法亡二語爲專制時言之耳專制旣破憲政旣行則是法存人存法亡人亡君民皆自願受治於律法之中與專制時適相反 共和之共卽公也故亦音公

第四章

民主惟能安萬世秦皇夢夢施專制併吞誰肯守和平郡縣豈甘同帶礪劉季傷胸味所思張良借箸殊非計朝儀假飾叔孫通封禪荒誣公玉帶秦漢爐錘專制騰中華冤氣沸如烝韓彭

不享王侯位勝廣常虞草澤興到處娥姁妻殺妾幾人胡亥弟
戕兄天荆地棘行人苦千古河山一戰杵

此章言專制之局由秦漢鑄成也 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
高祖將立六國後張良借箸而籌乃止 漢叔孫通始制朝
儀 史記封禪書公玉帶呈明堂圖按公玉姓也帶名也韓
信彭越皆被誅夷三族 陳勝吳廣初起義滅秦 漢呂后
名雉字娥姁（音吁）斷戚夫人手足 司馬貞云始皇有十
八子扶蘇長胡亥最幼趙高殺其十七兄而立之

第五章

曹操司馬令人醜奪國孤兒寡婦手磊落光明是丈夫長槍大

戟分熊狗英雄當日出斯言生氣至今人道有我道江山異壁
懷暉臺徙鼎能同否五胡雲擾唱檀來八面兵興內亂開東魏
漸衰西魏起前秦未已後秦催銅駝不肯淪荆棘石羯何由闢
草萊玉壘金城原鞏固民權不立奈何哉

此章言兩晉時不識民權之當立遂致五胡亂華也 後趙
石勒曰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
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爾
雅疏熊虎類其子名狗 戰國策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
暉臺之下 南唐時周師數十萬水陸並進軍士唱檀來之
歌 西晉之亂始於賈后興兵者八王 兩晉雲擾者秦趙

燕涼等凡十六國而魏亦附焉 晉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前銅駝嘆曰會當見汝在荊棘中 石勒羯種也

第六章

專制遭凶如有定秦隋兩代殊堪証初基慚德攬全權繼世荒淫同一病殺氣先教逐鳳凰威風迫使爲梟獍但觀大業十餘年專制之君應猛醒達士遼東早作歌無民非賊賊何多侏離賀客空酬酒心腹勳臣盡倒戈高麗封屍隨水逝江都愁影逐春過兒孫誓絕生皇胄專制王眞混世魔

此章言隋時之專制與秦同而其禍亦同也 大業隋煬帝年號 王薄自稱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 侏離蠻夷

語聲突厥奉觴上壽帝賦詩云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
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帝征高麗九軍渡遼三十萬五千
得還者二千七百人耳 許公字文化及等弑帝於江都先
是帝嘗爲詩曰求歸不得去眞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
笑殺人 子恭帝侗爲王世充所弑臨終布席禮佛願世世
勿復生帝王家

第七章

中華廿四編年史惟有唐宗首屈指百戰成功寰海清六年巨
寇方隅砥太原初起上皇驚胡越一家歌舞喜讀到貞觀論治
平千秋萬歲應無已如何易世便顛危神器淩遲宗室夷韋后

眼前師武后巢妃身後出楊妃宦官時下家奴敕藩鎮居然跋扈司總爲民權全不講長安一局也如棋

此章言雖有唐太宗李世民之英明強幹亦不能除專制而立民權也 唐室之大禍三曰女寵曰宦官曰藩鎮然此三禍之本俱由君主之專制而來 巨寇謂黎陽李密河北竇建德東都王世充并州劉武周山東劉黑闥江陵蕭銑涇水薛仁杲 貞觀唐太宗年號 按太宗之寵巢刺王妃與玄宗之納壽王妃楊氏爲貴妃無異

第八章

宋祖史臣稱大度齊驅並駕高光步袖中出詔見人心杯下釋

兵深世故朝覲謳歌縱所歸移宮換羽猶回護誓書金匱好收藏尤走傳賢公直路獨惜開疆志已荒江南不赦李南唐荆湖已滅同虞虢漢蜀都教學寶張父子何嫌鼾睡共尊卑豈列隸奴行春秋一統猶封國何事鯨吞土地忙

此章言雖以宋太祖趙匡胤之豁達大度仍不能進其國爲民主也 高光謂西漢高祖東漢光武 太祖爲諸將所擁乃誓諸將不得侵掠然後入宮百官旣班定猶未有禪詔陶穀出諸袖中卽用之 太祖從杜太后遺囑以位傳弟爲誓書藏之金匱 荆湖蜀南漢三國旣平江南主使徐鉉求緩師曰李煜事宋如子事父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又曰

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耶 寶張謂後漢時河東寶融東晉時西涼張軌

第九章

元胡逐逐來沙漠南北中原如火灼鐵木真傳四世纔紅羊白
馬移蒙索鯨鯢相引食人多鷹犬反甘爲敵掠團體平時不講
求同胞到此難聯絡攻城不下卽屠城惡感都從異族生東討
流屍浮海滿南征積齒與山平爭皇但欲行凶德作帝徒成好
殺名雜骨飲頭人理絕百年何久遲朱明

此章言元世祖忽必烈以貪殘好殺入主中夏由趙宋時不
識民權也 元自太祖鐵木真稱帝沙漠傳四世而至忽必

烈紅羊白馬此言劫運也 蒙索蒙古之法也 張溥史
論云征日本而齒積東洋擊交趾而屍高戰骨 史言元世
祖卽位以來殺人共計一千八百四十七萬有奇 發宋諸
陵之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
牛馬枯骼爲鎮南浮屠 截理宗首爲飲器 遲去聲待也

第十章

朱明霹靂風塵出四海陰霾如電拂義起濠梁所向披金陵一
下基神物再規陳漢後平吳終伐中原翻日月戰血玄黃變吉
祥宸聰禮樂彬文質豈期隔代卽情遷同室操戈劇可憐靖難
興兵冤滿地効忠殉節怨滔天胡藍慘獄傳家法王魏刑餘弄

帝權專制到頭凶若此唐宗漢祖總依然

此章言明朝之專制猶是漢唐也 明太祖初起時陳友諒

自稱漢王張士誠自立爲吳王 燕王棣靖難兵起殺人逾

百萬 谷應泰論胡惟庸及藍玉之獄云一人跋扈遂疑尾

大之圖倉卒啓機傳會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

周內深文亦云慘矣 王魏謂王振魏忠賢

第十一章

莫謂滿洲能越俎太阿授柄誰教可初招入國自洪吳更爲中
興來李左人事天時豈偶然逢機構會皆因果此因此果合而
言只是漢人忘有我屈指依稀三百年當頭專制一條辯此辯

直與國終始後世間之亦輾然好學功成文字獄免糧恩等乞
兒捐文明阻塞伊胡底政界何能不改絃

此章言滿清之專制由漢人之不知自立使然今者文明大
啓不能不變也 洪吳謂洪承疇吳三桂 李左謂李鴻章

左宗棠 輾音展輾然笑貌

第十二章

今日人心知反正太平萬歲三句定狂瀾倒挽海隅清戾氣齊
祛寰宇淨公理強權天下平變通久大時中聖豈徒中國復光
華將使六洲來善慶進化觀摩信有神果然除舊在知新公開
萬福功纔大私竝三無道始眞有志竟成今義士自強不息後

仁人轉移皇極歸民極三十六宮都是春

此章結語民國軍以民主立國也 宋邵康節著書以皇極
爲經世時在今日則經世者必用民極故結聯特將邵子詩
翻而用之 是歲六月讀東華錄得七律詩一百五十首名
曰滿洲歎歷舉自順治以來專制之弊謂其禍流子孫蓋仍
冀滿洲清政府之改之也夫文明所趨勢無可壓君不肯改
則民必改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十二年前曾於新政真詮
書新政變通一編凡四萬五千餘言論之詳矣今民國軍主
義既合布置又復井然乃亟爲此篇附於滿洲歎之後雖然
破除者其事巨而簡建設者其事細而煩深願始事諸君善

持其後而識時抱道之士羣出而共濟之以期於至善則鄙
人之大願庶乎其盡償也 逍遙遊客再識

雜咏七律

野夫

漏網吞舟一野夫少年館閣晚江湖詞林故事惟香茗名士高
年入畫圖甯復鑼聲催傀儡已收槿末舞都盧只慚詩不求工
處共笑吳猷膽太麤

閒民

中歲歸田賀季真四民之外一閒民敢希孔廟廡間肉猶是盧
生夢裏身光景常新惟好句取携不盡是芳春商量自命居何

等老作吟窗擁鼻人

浮論

浮論無稽概可刪
墜淵加膝相回環
適從何來蠅集此
聊以充數虱其間
丈夫動足有萬里
寒士待庇逾千間
局促轅駒豈足道
出門一笑開心顏

毀有求全譽不虞
祇應自握定心符
絮衣頻喚縫人補
藜杖權爲倩女扶
蠅可遠飛緣附驥
馬經屢寫或成烏
識眞自有蘭亭本
肯向時流說苑枯

內姪劉慕陔運副自潮州致政歸里喜贈

歟歷功高遽引年
生平宦轍總遐邊
南經陸賈降佗地
西闢張

騫鑿空天

慕陔曾駐
西藏四年

拾級正堪前齒展收篷偏趁順風船始知身

處脂膏潤原有文臣不愛錢

遣興

三間砥室淨無塵老作人間一幸民雞憚爲犧先斷尾鵠難中
的反求身白頭到處招人厭青眼憑誰向我親樂地總歸名教
內奔馳多愧疚枉勞神

剔盡殘燈夜嚮晨商量要保不訾身儒門風味從來淡老境詩
篇不鬪新聊復收香如倒挂久將嚼蠟看橫陳只憐孤寂苔岑
少把卷惟應對古人

每日飯後庭中行六百步冀以流通血脈遂成老年日課

不可徒行舊大夫聊當行樂步庭隅磨牛踏處惟陳跡垤蟻旋
來總坦途飽食不教攤飯臥偃行時亦沒階趨更添短枴相攜
便自笑無官尙給扶

勇退

生長江南鬢已皤也曾積學戒蹉跎書生敢與人論福老境惟
期樂省窩臚仕榮華辭最早太平歲月享猶多倘非勇退甘閑
散或恐亨衢有折磨

老來

老來意興漸頹唐踏鼓東華夢久忘尙有貪嗔癡未去敢誇才
學識兼長筠簾早捲延朝爽羽扇輕揮納晚涼獨愧客來煩答

拜呼兒聊代應酬忙

習靜

慾障邪魔絕外緣祇將習靜養衰年
孫曾名字須披簿賓友音書少答箋
獨宿慣嫌釵澤氣中虛惟啖粥糜眠
只因杏酪清晨啜未免呼童隔夜煎

題徐善亭小照

四首并序

徐君善亭病痺雖愈不良於行乃借此以隱尊崇德育
研究天人三子俱以西學蜚聲仕路而門內蘭桂爭榮
天倫之樂愉愉如也屬題拍照賦此誌慕

雙瞳炯炯髮衝衝乍看應疑襄鄂容
寺起浮圖何忌蹙弓彎太

屈好藏鋒吉祥不托追風馬談笑猶能老子龍峻阪馳驅筋力
絕利名翻笑俗情濃

利鈍從來靡有常工於用短卽成長五湖方朔今傳藥

徐君業醫
嘗遊美國

萬里莊生昔聚糧獨立孤松惟自適奔波流水任人忙最憐安
息研經日不憚踰嶺赴禮堂

形骸雖病不神疲善者機從此處窺性逸只堪鷗作侶足拳甘
把鷺爲師千峯踏月冥心造一室生春喜氣吹天國不須勞拜
闕知君伯蹶正怡怡

王貽事業谷王官雛鳳爭飛刷羽翰鎮日山歌閒裡聽千盤棋
局但旁觀家栽桃李春難老座有瓊枝夜不寒歲歲芳園蕉葉

綠長同修竹報平安

君隱於香港賽馬場有園亭之樂

辭髮四首并序

髮之辭也是星星者原不足戀然以相處六十餘年故於其行也得平仄韻詩四首錄之以紀念且猶不能無說焉陶穀清異錄云衛生者其髮須日梳千遍山人髮少日日梳之雖非千遍已苦其煩遑論鬢髮如雲者遑論髮垂委地者山人無事猶以髮礙自由又遑論軍國之人遑論工作之人今之去髮欲爲之倡若必以髮爲公讌美觀則假髮儘可用也故第四首結處及之

淨几明窗水鏡虛帝王一部早捐除大蘇有竅靈通我短尾無

刁謗止渠行滿善財餘兩鬢衛生陶穀厭千梳薰餘偶向蒼華
問觀國光儀如不如

垂垂條髮怒焉起惱恨主人良有以命有三科值福神生逢六
台無泥滓慘綠曾經媚少年垂青應許蒼顏喜教同執扇咏秋

風太上忘情胡至此

子年六十時
髮猶未白

我言進化貴隨時兩美能全不患離功立海心纏電線粧添月
角伴星眉逍遙不改翩翩譽解脫渾忘種種疵四萬萬金償款
逼將君報効恰相宜

拳匪之亂中國償外國之款爲四萬萬兩子嘗謂使朝廷特下
去辦之令而人各以一辦之髮報効滿清則四萬萬人之髮其

價值亦幾足以抵償欸之數矣此爲一起兩得一則
以速中國文明之進步一則以洗償欸作償爲奴羞

髮乃臨行三拜手聞我謹言開笑口捨舊今無芥蒂拘維新不

復蓬茅守精神形質兩文明強權公理兼而有此去如逢佐治
華定作飛髻耀老首

憶髮

前詩意有未盡復爲憶髮詩四章

髮去招魂異楚詞眞同長吉作歌詩老聃胎熟人難傲大眼繩
長夢不馳一握已偕紅線渺四邊惟有紫雲吹華簪箇箇粃糠
視物外逍遙得我期

拜相甘羅丫角髻而今我尙未童蒙停栽澡豆朝朝綠且看山
花歲歲紅筆禿何妨滄海客頭尖始顯崛強公憐他染鑷紛紛
者王莽當年諂後宮

朝天不戴玉珂卯入地何從瑣骨連無復豪牛箱服背豈同駑
馬策垂肩左思歎暮悲前日長慶歌風自本年安樂先生曾寄
語休來謗我作神仙

貞元名士興尤饒按律來賡聽鳳簫孫叔禿頭鳴鸞驚張華科
首賦鷦鷯何須角借羚羊掛已等神如獅子超歌罷羣孫竊竊
語阿爺怕老學童謠

謝邱菽園煒菱題伊藤歎

謀國如何首去兵瞻言百重先型小康民亦緣勞止據亂心偏
進太平桑老東隅嗟晚景琴調北鄙靖金聲陽和大地皆春氣
終慰斯人遲暮情

東黎都督元洪

由來名下本無虛蓋世奇勳發輒初終見潛龍戰原野豈容老
驥困鹽車管甯有友能分席溫嶠違親竟絕裾見說壺漿徧三
輔不應久戀武昌魚

義師起時公老母尚在武昌後
隨瑞激出險然弗以亂大謀也

蓮池消夏詩

八首

松圃弟從蘇州寄來遊蓮花蕩避暑詩凡數百言賦此
寄答藉以書懷

山園上下闢蓮池遠近香來淡可思不肯帝秦黃鸝子翻憐王
漢白龍皮賓朋羶行無雲集鼻息虹霓變雪吹萬國薰蒸愁正
鬱金風玉露此焉披

田田荷葉足清涼六月能生九月霜
玄豹還山瞻士氣白獅嗅地識軍糧
甲兵恰好天河洗殺氣消歸翰墨香
試捲芙蓉王儉幕旗書休敵郭汾陽

菖蒲懷芳列隊迎代渠作主合名卿
分明眼界標霞赤恍惚頭銜出水清
傍海爲家空萬象將花當月證三生
可人不解趨炎熱携着清涼到處行

美雨歐風尙不堪名言日日與鷄談
並頭莫訝蓮心苦千葉原同柏子甘
且逐鴛鴦遊水面豈同牛象鬪江南
香江自有江妃賦酒罷涼亭唱二三

展卷陶潛日閉關書聲如和水潺潺
有心懸榻果誰待無事與

雲相往還駕攜徐陵來帶熱歡迎思遠坐生寒不能解語還相
問太液何如此處安

如意閒揮赤脚仙樹雲深處抱花眠蜘蛛絲罨三爻象螢火丸
空萬劫天老矣詩成懷杜甫濶哉語妙答焦先青蓮何樂青山
謫好向蕭邱問自然

一枕羲皇夢裏遊碧筒杯下有清幽招賢難逆司空馬監國驚
騎卽墨牛禍水人爭沾一勺命燈我欲續千秋南風解愠知何
自歷歷青峯太華頭

昆明池水漢無功十丈花開玉井空自笑披裘充隱者也曾獻
策著文中阿干白雪歌難和蘭玉青雲路已通何日柏鄉能聚

首陸樓文史屋西東

五律

五牧鎮爲宋將尹玉戰死處

五牧塘邊路經過
弔夕陽一軍忠義鬼
兩岸戰爭場地尙多遺
鏃
祠今有奠觴當年運河水想見血如湯

聞王協和總戎之訃

裹革原初志驚聞折將旗
虎飛曾食肉豹死亦留皮
殺賊髯應磔臨戎甲不披
可憐分手日本不問歸期

咏史

食椒能幾粒八百斛猶貧
枉署摸金尉先爲入草人
但知烏攫

肉豈悟象焚身何事狂奔者依然覆轍循

湖海

湖海生平氣徒悲兩鬢皤作詩新意少入夢故人多薄俗羶螻
蟻虛名疥駱駝何當一藤杖空谷老烟蘿

述菴司寇竹汀官詹過懷杜閣寓齋小集

館閣青雲契林泉白髮年相逢非偶爾欲別輒凄然況是鶯花
地而當櫻筍筵一尊同話舊能不重流連

七絕

戊申年水災香港女界售物賑災詩十二首

并序

戊申粵東水災爲數十年來所未有而女界售物以賑

災則中國數千年來所未聞是不可以不誌也誌之以
詩使家喻戶誦咸興感焉或嫌售物規則中有未合不
知事當創試容有未周苟志於仁自然近道他日民皆
仁壽路盡康莊天下和親物我無間皆由此始此當日
提倡辦理售物諸士女正逍遙遊客所願鑄金事之馨
香祝之者也

其一

曾聞大士女兒身露洒楊枝淨濁塵今日文明花始放女權一
復見斯人

其二

華髮七市築壇開分領頭銜作賈才笑彼西施矜一盼金錢一
擲一低徊

其三

丹青指爪見針神繡虎雕龍更莫論只此心肝抵千萬況教玉
手挽沉淪

其四

春回黍谷女媧笙月得樓臺分外清且向毛詩翻一句此邦哲
婦竟成城

其五

豪情俠骨任艱劬如此英雄自古無世界歡娛望誰屬羣仙原

是上清珠

其六

人天同隊海無波
閨秀能翻得寶歌
爲問黃標紫記者
同胞救濟果誰多

其七

玉白花紅耀眼明
寶池金地剎那成
香江從此香流遠
寰宇爭傳女德馨

其八

道濟從來德不孤
羊城觀感奉楮模
萬家生佛知何在
半在裙釵女丈夫

其九

濟困扶危孰可當常思菩薩與商量三千弟子龍華會可惜維摩未到場

其十

果然女界奪標回得此詩題亦快哉已溺已饑齊禹稷大悲大願契如來

其十一

心地從知勝玉顏更兼霧鬢與風鬟鑄金欲學邱逢甲澆酒還同李義山

其十二

多謝諸君心力殫幾年女學改前觀卽今效果已如許他日尤當刮目看

羊城女界售物賑災詩十二首

其一

羊城此日思深哉男女平權一旦開不道香江通一水小巫引出大巫來

其二

深閨猛著祖生鞭爲善由吾肯讓先借得祇園三十畝演成世主妙嚴篇

其三

招商一曲阜民財
流管青絲唱善才
將使衆生歸淨土
須從平地起樓臺

其四

英風吹起大慈雲
管領霓裳隊不羣
王母從仙倍過百
靈璫齊奏上清聞

其五

百貨駢羅列肆陳
名名色色亦精神
善心爲寶何關物
此寶非凡價莫論

其六

索值休云菩薩蠻
佳人今愛學馮煖
人生最是開心事
揮手千

金市義還

其七

捨身救世事非奇功德無邊在
布施天女散花行般若何人不
解悟菩提

其八

布金有地卽陽春玉手回天眼界
新寄語如來高弟子此身何
必變男身

其九

華林五百阿羅漢箇箇皈依靜
不譁翻笑玉環空用佞迷心回
向送袈裟

其十

疏鑿勤劬記禹年
胼胝何用到嬋娟
諸君莫訝新奇創
從古媧皇善補天

其十一

牙郎賣絹尋常事
博士披香道德尊
從此中華呼萬歲
陰陽合撰整乾坤

其十二

一體同仁平等義
無遮大會自由風
泰西新學如觀效
初出茅廬第一功

澳門女界售物賑災詩十二首

其一

五絃琴奏到清平十二秦吟續正聲
我有天風乘未得且同兒女說文明

其二

去年法曲雲龍創此日師資海市因
誰解觀摩爲進化鏡湖閨秀最維新

其三

男兒作健有餘才只爲平權義不該
三十六爐齊鼓橐纖纖女手鑄橫財

其四

縱然泥佛也神傷鄭俠圖成似綠章賴有散花天女在菩提證
果意偏長

其五

慈善由來出大悲黃金人愛水田衣眼前功德燦如此尤勝西
洋廟裡歸

其六

三千匹絹獨裁禪八百牛心供一殮濠鏡自來多義俠揮金不
比買孤番

其七

檀那雖云妙行深紅蓮座上一人心何如瓔珞花鬘裡盡是家

家觀世音

其八

歌臺絲管日紛紛不及荷園結彩雲
想見月明芳草地楊枝浥露洒紅裙

其九

幔亭應轉莫哀歌護世居然得妙娥
歡喜海中成寶筏人間那復畏風波

其十

杞國伯姬艱一步漢宮馮燎作長城
霸沙妙法從今達美術民風百倍興

其十一

華嚴七處會嘗過馥馥旃檀不厭多但願九州諸女士齊開香
積慰維摩

其十二

白馬紅羊劫換頻蕭郎滕叔重陳陳升天幸我全虧懶眼見裙
釵轉大鈞

松坪七旬稱慶余有詩奉賀嗣君次生又索屏風詞爰補
前詩所未及

早登仕籍早歸田不用持籌但使錢詩酒笙歌娛到老始知世
有地行仙

野蕮

菜根風味出江村
恰稱田家老瓦盆
辣玉甜冰常饌足
不知世有乳蒸豚

朔風甚急萬鴉集於枯木皆向風而立無一舛錯者乃知其向風則羽毛轉順也聞魚亦多逆水而游同是一理
寒鴉枯木景蕭騷觸目都增見地高鳥立向風魚逆水物生原自愛鱗毛

入冬日飲牛乳一升以代朝粥戲成絕句

清晨飲我乳花香
省得張蒼子婦忙
笑問奶婆何姓字
遙遙華胄出奇章

山行看紅葉

十月清霜萎綠莎
翻看紅錦絢山阿
天公也有才人習
晚景詩尤綺麗多

儒餐

土銚煤爐老瓦盆
莫因鼎食羨豪門
儒餐自有窮奢處
白虎青龍一口吞

春蠶

滿箔春蠶食葉肥
腹絲抽盡作蛾飛
尙餘五色文章在
留與人間織錦機

春夜看男女孫等舞燈戲作

兒女青紅樂事多新年例得免譙訶老夫恐蹈唐休璟不敢隨
他戲拔河

年來市間飯盂漸小蓋窯戶工料增貴暗爲收減也感賦
自因范土費增加埏埴雖工器漸差此事隱憂殊不細五材長
價到泥沙

蟻陣

萬蟻紛紛各逞強縱強能占幾封疆可憐不自知微末結陣居
然作戰場

閔邸報有粵西宜山縣民藍祥年一百四十二歲特恩賞
給六品頭銜御賜詩章匾額並給建坊銀幣因紀其事

兩古稀年并一身昇平人瑞有耆民直從九老香山會千有餘
年見此人

入耳賊

元禮門高萬仞岡肯教代作嫁衣裳四知金到雖麾出已是人
間入耳賊

新晴民跨街晒衣肩輿多從襦褌下過

積雨初晴衣共晒街懸窮袴褌多老夫不受淮陰侮也復低
頭袴下過

譙鼓

譙鼓聲殘卽曉烏牀邊側几一燈孤不知偶得驚人句可有前

賢說過無

偶得

果入輪廻要換胎得新軀殼亦何哀只嫌老馬爲駒處八十翁
翻作小孩

長晝蕭齋手一編非關積學爲閒緣不知銅臭胸無字何術支
他日似年

卽景

千株垂柳綠當門
卷畫溪山是此村何必平泉金谷墅有濃陰
處卽名園

坐守

經年坐守故書堆一事無成信可哀始覺孟嘗門下客雞鳴狗盜亦奇才

僮約

效李師中體

少日曾嗤蝨處禪老來習懶漸成真預頒僮約如軍令除了看花不出門

漸矮

上堂須要攝齊升舊着衣衫覺倍增兒輩漸長吾漸矮聊欣跨竈有先徵

頭緒

頭緒紛如不斷絲一程來了一程追直須炊到黃梁熟始是盧

生夢醒時

五言

擬尤西堂懶詩

原序云南吉許子命作懶詩僕本懶人偶有所觸遂戲
賦長律一首

誰擅稽生癖無如許子宜家貧因省事身退且隨時有室居何
陋無田棄不治閉門惟裹足隱几獨搢頤五夜眠常早三朝起
每遲薄寒弛櫛沐小暑罷巾綦雪稱袁安臥園辭董相窺榻懸
徐孺子塵滿庾元規磨滅禰衡刺倒施山簡罹臨池猶坦腹入
社亦攢眉着屐嫌山遠乘船怕浪危摘花待雨落掃葉借風吹

壁任琴絃絕窗從絲網垂熏爐香斷續鄴架卷參差倦讀愁魚
豕難書厭鼃龜圍棋殘半局和韻缺全詩座右慵揮塵筵前強
舉卮徐行還躑躅偶語竊嚙吮襪倩張君結七須漢帝持脫鞋
呼力士搔背乞仙姬鄰婦分燈照村童借米炊翻羹休老婢潑
墨恣驕兒長者頻呵責家人漫笑嬉吾衰原未老僕病已難醫
十口皆虛耗一身半點癡窮疑憑五鬼頑欲斬三尸迂闊雖違
衆優游自得師分明予像贊竟作爾評詞幸甚都堪此欣然一
寫之木人贈土偶同類乃相知

擬李白月下獨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

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聖賢既已飲何必求
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

詩集輯覽終

胡翼南全集卷四十六

詩讖釋疑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予爲詩讖記登於日報中客有造盧而請者其爲人也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馳驅文囿駸駸欲度驂騑東極扶桑西窮古莽南尋禹穴北上燕臺胸羅星宿之經脚遍地球之土口數青曾之歲尻探玄圃之根是能三駕以控齊梁七縱而擒風月者也曰詩讖得諸無心其說似矣獨是古今人所爲詩欲求其驗百不得一先生所著詩試爲覆按則或從正觀而見其奇或以反觀而知其妙或言在此而應在彼或言在彼而應又在此旁

徵側出神理超然總之不離乎驗者是則異乎吾所聞昔人之
所謂詩識者矣豈他人之爲詩皆出之以有心先生之爲詩獨
出之以無心乎夫無心而合者謂之偶然偶然者偶之則然不
偶則不然是偶然者在於不定而未可知之數乃若無不偶無
不然無所往而不見其偶然也者則不得復以偶然目之當名
之曰固然固然者持之有素出之有故言之必中感之必通夫
持之有素出之有故言之必中感之必通之不得謂之偶然者
卽不得謂之無心也先生將何說以解此予曰得聞哉客之問
也天下之言不一而其大別則有二有公言焉有私言焉公言
者無所爲而爲之之言也私言者有所爲而爲之之言也無所

爲而爲之謂之無心有所爲而爲之謂之有心故有心無心之
云者謂公與私之不同耳不然詩必有心吾嘗特著其說於娛
老集中矣豈至是乃反吾言而謂詩詞之出出以無心哉蓋亦
謂吾詩之獨出之以無私焉已耳夫人心之私萬有不同而人
心之公則一無或異以萬有不同者出之而欲求其驗不可得
也以一無或異者出之雖欲求其不驗亦不可得也故本大公
以爲詩者其言之驗也實不應有識之名特以言甲而其驗乃
得之於乙言東而其驗乃得之於西是則偶然也偶然者比諸
無心故亦從而識之耳何疑焉然則古今來世之爲詩而不見
其言之有驗者其端倪殆在用心之公與私蓋未嘗研究焉耳

彼以爲才情之發才盛則情深風者韻之傳風高斯韻遠然論山水者必循聲而得貌言節候者則披衣以見時惟奏刀之技神而桑林之舞始合亦步瑟之絃妙而瓠梁之韻乃流以故察所爲詩也金絲引和煙墨受召綴學之士或務爲鏗鏘鼓舞獨矜其聲律焉或期於弇雅辨風徒高其格局焉詩之不驗實由於此夫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聲音之道原與政通觀樂延陵所以識興亡於歷代也隋朝之品詩較優劣唐季之品詩標妙境宋人之品詩重華實近世之品詩貴苦心泣鬼驚神傳諸片語採風太史所以明得失於君王也然此二者均不足

以求驗何則清廟明堂之曲安知其不以桑間濮上之音出之
也繁華流蕩之詞安知其不以敦厚溫柔之教托之也又況彰
往而不能察來識微而不能知著者哉是故紅紗籠壁錢王空
誦羅隱之詩如意帖箋李相竟掩香山之卷又其進焉則有以
佛道之說而爲詩謂可必其驗者其引佛之說也謂昔謝靈運
譯如來之語曰我何曾作聞問之診候而人乃呼我爲大醫王
我何曾施手足之胼胝而人乃以我爲調馭長故苦吟騷客苟
如老僧之入定焉以萬里心燈一團寂照者臨之以五眼出之
以六通使此身充滿於法界凡夫都進以梵天開彌勒之鏡樓
頭頭般若居文殊之法座處處菩提則果徹因圓物來自照矣

其援道之說也謂昔向秀註莊子之書曰其施於事也不會而不知不會之會乃施之最神其感於物也無心而不知無心之心乃感之最速故仙骨詩人苟如修士之凝神焉以背明而坐養空以遊者視乾坤如水上之萍等日月於籠中之鳥揖讓大德也而以爲三杯之酒征誅大變也而以爲一局之棋果能志入四行神出五寸則包羅宇宙一善無餘矣然此二者仍不足以求驗也何則消息盈虧豈干釋梵天王之事存亡得喪不在司空城旦之書胡爲乎求諸虛空寂滅清淨無爲也所以詩筆無靈孔太守難成慧業仙經雖著陶通明仍是肉人雖然詩之爲物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則詩也者根以情而苗以詞華

以聲而實以義故思綺者春榮響哀者秋厲音和者鳳喊絲寡
者繭悲或粲齒以飛花或鈎心而鬪角或鏤金而錯采或奮藻
而揚華或簇簇以生新或戛戛而獨造或絲絲而入扣或飄飄
以凌雲或偶托卮言以儒爲戲或時參妙諦着手成春或咏物
而明珠九曲上手能穿或弔古而夏鼎千年聞聲欲起或紀遊
而烟景都生紙上或懷人而珠璣盡落風前或義士忠臣悲歌
感慨或勞人思婦悱惻纏綿或五嶽平看聲流金石或三邊盡
歷采壯江山或碧海青琴覓知音於水曲或高樓紅粉寫婉約
於風言或西蜀豪家托幽情於魯殿或東臺甲館寄流詠於洞
簫惟其意之所之因以歌而思永詩之道如是而已豈必斤斤

然望其言之有驗於後哉然此不過各爲詩之一種等諸閒情之作耳至若以悲天憫人之念民胞物與之懷寄之於詩而欲其於世有裨於人有益也者則必以有驗爲宗以有驗爲宗非出以公言必不可得故觀夫不忍殺人何爲官吏權操生殺惟

朕一人

（上二句是前清道光帝語下二句是康熙帝語二人皆有詩集）

則神聖難犯之詩吾知其言之

必無驗也五運迭換真人降生億萬斯年受天永命則史臣獻媚之詩吾知其言之必無驗也商紂不仁乃云明聖姬昌至德反曰當誅則迂儒道學之詩吾知其言之必無驗也何罪東藩下以憑軾無辜南越繫以請纓則謀士策畫之詩吾知其言之必無驗也若此者縱使其幸而言中亦不得謂之驗蓋憂樂不

與天下同酸鹹思與世味異雖有其驗而無其所以驗之理也
他如粉飾太平深懷忌諱縱橫闢闔顛倒衆生以及煦煦爲仁
子子爲義魚魚逐隊齷齪稱廉者皆以此例之可決其言之必
無驗焉由其感懷述志無非一己之私言以一己之私言而質
諸天下公是公非之議其必無合也不待智者而可決矣通天
臺迴難與投箋廣桑山遙憑誰寄信昔人所謂身無五技將駕
羊種米於何方命有三科具梁卵梯黃而莫卜者其以此哉古
今來世人之詩之鮮得其驗者其說詳之旣如彼矣至鄙人之
詩之必不失其驗者今請得爲客詳其說竊嘗論之凡以天下
人之心以爲心者其心必公於此心旣公矣其立言也非有私

意存於其間是誠無所爲而爲之矣而乃托之於詩詩者緣情而作而情有眞亦有僞情有實亦有虛故必兼之以理而理有常亦有變理有是亦有非故又須因乎其時時之清者不得以時之濁者論之也時之盛者不得以時之衰者論之也故更須審乎其勢勢之順者不得以勢之逆者論之也勢之急者不得以勢之緩者論之也情與理相輔而行時與勢相因而至謂情之註理可也謂理之註情亦無不可也謂時之造勢可也謂勢之造時亦無不可也舉情理時勢四者入吾冰鑑之中歸吾爐錘之內融成一片打作一團故其爲詩而言乎情也必辨乎情之眞僞虛實固也而不但爾也且必擇乎天下人之中情以爲

情其爲詩而言乎理也必辨乎理之是非常變固也而不但爾也且必執乎天下人之通理以爲理其爲詩而言乎時與勢也必辨乎時之清濁盛衰勢之緩急順逆固也而不但爾也且必審乎天時人事確乎其有可乘構會逢機的然其有所藉者而以爲時與勢也故其爲詩也具本末貫初終叙彝倫達遐邇馳百思而歸於一德役萬景而俾以同觀此吾言之所以驗也靈貺自甄貞期可致者其焉能出乎情理時勢之外哉何以言之情理時勢四者平列按切之以爲言其言應無不當然亦有不必然者蓋四者之中自有斟酌損益以及中正純粹之不同而世運之升降人格之高卑亦因之而異然異則異矣而變不離

宗必不能出乎情理時勢之外也今試析而言之粗立界說使爲詩而欲得其言之驗者知所從事焉竊嘗盱衡今古逆料將來知閱世生人閱人成世者必歷四局焉而其局始定當其世也其人非不知有情也而所知乃無意識之情非不知有理也而所知乃無意識之理非不知有時與勢也而所知乃無意識之時與勢此一局也晦盲否塞冥頑不靈吾蓋於野蠻之世見之當其世也其人以情理爲一事以時勢又爲一事有時或主乎情理則情理重而時勢爲輕有時或主乎時勢則情理輕而時勢又爲重此一局也得人則昌失人則亡吾蓋於王霸之世見之當其世也其人顧情亦顧理顧時亦顧勢情理合而時勢

不合焉不行也時勢可而情理不可焉亦不行也此一局也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吾蓋於立憲之世見之之三局者鑒百代以
澄清歷千年而一變幾經磨折不憚修明乃至於立憲然而立
憲猶非局之定者也局之定者其世也其人不以情爲情而
必合理與時與勢以爲情不以理爲理而必合情與時與勢以
爲理不以時爲時而必合情與理與勢以爲時不以勢爲勢而
必合情與理與時以爲勢忘乎情理時勢之爲體也以爲此四
者如天生耳目鼻口之同具而忘其形焉畧乎情理時勢之爲
用也以爲此四者如人生衣服飲食之用慣而畧其功焉故其
閒居獨處也靜則無時而不與情理時勢爲消長其與接爲構

也動則無往而不與情理時勢爲周旋是道也吁荼萬物皋牢羣能亨毒八荒盧牟六合此其世爲大同之世其人爲大同之人而其局則爲大同之局至於大同而天下之局全定矣今者文明大啓智識交通大同之局之爲人所必趨也已在環球各國諸大偉人之意計中謂此一局也可得及身而親見者也故常以大同之局往來於胸中者其發而爲詩也五際宏開八風迭奏忘沐瀆之有界陋妃稀而不呼蒙麗褫以拯人貼焦原而跟止如鼓琴然攏撚運撥絕無乖戾之音如協律然嚼徵含商都是和平之氣夫同聲之言言無不應衆欲之事事無不成以故應兆之來非有所期而自至譬如饗客者苟進以大烹之養

餐之以十七物焉則雖食有偏嗜亦無有不嘗其一齷者矣酌人者果出其甕頭之春罰之以一經程焉則雖酒味獨殊亦無有不領其一杯者矣然則鄙人之詩之於時事之來也但覺枉矢橫流而射以多方無不應弦躍的而不失其命中者其故亦猶是耳不然如鄙人者既無默默之玄機前知自負豈有超超之元著過後知靈哉客憮然爲問曰某益矣某益矣雖然猶有進乃作往者京津人常語而別曰明天會

詩讖釋疑終

詩讖釋疑續編

翌日客獵纓而至正襟危坐而言曰昨聆先生之說發古人之所未發聞今人之所未聞類小扣而大鳴乃因端而竟委是誠新學中之最新者也然猶不能無疑焉敢學仲由之請益先爲叔向之發難請明以教某某將書諸紳焉今夫天下事有可知者焉有不可知者焉其所可知之事當其未來也可逆料而成敗之及其將來也可設法以挽救之至其既來也則不能不安而受之雖或惡之而不能爲之除雖或愛之而不能爲之助者矣是其朕兆之先呈如鏡裏觀人泥中鬪獸形迹昭著有歷歷可數而無差池者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道古人

所爲確能自信者此也此卽揣乎其情酌乎其理接切其時審察其勢任萬變之雜乘皆可以情理時勢爲斷先生之說得無類此客曰盛衰迭換剝復循環之故有可見而知之者焉有不可見而亦知之者焉其可見而知之者人謀之爲之也其不可見而亦知之者天意之爲之也以天意而概人謀不可也人謀固有時以勝天也以人謀而概天意亦不可也天意固足以勝人也人謀者何卽情理時勢之謂也天意者何則命運氣數之謂也哲之爲學也有形而上者焉有形而下者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之說不一而凡因物賦形隨影換步求權藉之有憑稱實際而履地身力心力厥德不回者是也提

其要焉則情理時勢盡之矣道之說亦不一而凡天地合德日月台明憑空結撰而人謀鬼謀莫知其向者是也鈎其元焉則命運氣數括之矣由乎情理時勢之說推而測之則怪力亂神災祥兆應在所不言而無識之說以出由乎命運氣數之說推而測之則卦爻易象河圖洛書在所必究而圖讖之說以呈有識無識二者平列學者各有率循未容軒輊也故善言性者必兼言命善言理者必兼言數夫詩讖雖異於他讖然其爲讖也則一耳今先生因講詩讖乃以天下之局盡納諸情理時勢之中獨遺乎命運氣數毋乃不可乎夫說亦求其通而已矣今之日猶古之日今之月猶古之月今之天猶古之天今之人猶古

之人古之人蓋有萬不得已而知命運氣數之說足以補天人
之缺憾如日用飲食之不能違故其說雖歷數千年未能或棄
也不然人亦孰不欲富貴而何以富貴者之少也人亦孰不惡
貧賤而何以貧賤者之多也人亦孰不欲吉祥而何以吉祥者
之罕見也人亦孰不惡凶災而何以凶災者之不免也然此猶
曰欲之而已而未嘗思所以成其所欲者也猶曰惡之而已而
未嘗思所以祛其所惡者也乃有察其所爲明明宜富貴矣而
不富貴者強半也明明宜得吉祥矣而不吉祥者強半也予應
之曰善哉客之問也夫爲有爲無見原愴怳忽來忽去事亦權
奇王份之滑頭張融之露尾吾不屑爲之矣記曰善待問者如

撞鐘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之以小者則小鳴今客此一問聲
震三川力逾九象是將擊蒲牢之磬磕而欲招銅山之遠聞者
也吾將與客遊神乎九垓之上容與乎八極之中浪放乎六合
之間跟止乎寸心之裏靜而疑其可唾也審其兆於蘆芽笋而
嚶然動而恐其生塵也撥其障於雲影天光而寂照因之以天
衍和之以天倪運之以天機飲之以天酒如太陽之出鳶飛魚
躍無不見其以息壤而安其生如海水之流折戟沉沙莫不知
其以歸墟而爲之壑千秋精鑑眞同皓月明星萬古英雄都付
煙消火紫持此以言詩則神之所至百骸聽焉志之所壹萬物
避焉是齠髻審聲不聞暴雷之駭者也癡人運斲不見疾駒之

馳者也彼其握瑾瑜懷芬芷括地理挾天庭節不弭乎江湖才
不抗乎金碧務諧雅奏遠必準乎恢恢無俟繁音高必凌乎落
落觀其外若有甚不得已焉而觀其內則皆純任自然焉蓋其
澄神道岸回志元謀感青曾黃瀕之推遷嘆膺芮斯彌之變化
樂人生之無盡括歷劫於須臾納芥子於須彌收四大海水而
魚鼈無驚出須彌於芥子裝七寶樓臺而珠璣亂洒如是以爲
詩固非僅同東耀馬鳴南並提婆西矜龍猛北彰童受而已也
蓋其悠揚悔改直同約翰直徑之聲宣佈福音無異基督登山
之告化期塞晏義等格天而豈猶是辨蜂腰談鶴膝偷老元之
詩律步衰杜之音塵含孕庾徐凌轢崔蔡聲雌元子體弱仲宣

但知三駕以控齊梁未解八風而宏雅頌者所可相提而並論也哉

詩讖釋疑續編終

分
三
十

靈魂不死序

逍遙遊客胡翼南先生近著靈魂不死一篇讀者翕然稱善以爲雖賈生對漢文皇帝席前之問未必能有此也予則謂自培根現像眞像之說出而格致化學之功進自奈端攝力重力之說出而天文地理之學精是篇以上帝爲大靈魂此說一出吾知天人神鬼之眞情數千年來惝怳迷離者今則確乎其可觀矣是篇也以景教論無非基督登山告衆之心以佛法論全是祖師乘筏西來之意而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得此然後根據昭然絕無勉強也顧此篇作於何君沃生出殯之日則不能無說初何君自英國回與先生談當世之務如鍼芥相投先生天懷

恬淡不慕世榮然悲憫之心常欲得幹濟之才而作司馬徽之
薦士乃著書冠以何君之名以動當道之聽所著者曾論書後
（卽曾襲侯支那先睡後醒論書後）新政論議新政始基康說
書後新政安行勸學篇書後新政變通並前後總序合爲一編
凡八編共二十七萬餘言區君鳳墀爲之校印統名新政真詮
英君斂之復刊於滬上港滬翻版凡數次首二編乃兩君商摧
而成餘皆先生自著蓋本大同之主義而揭立憲之精神者也
日本東邦協會報其司評議之職者多爲國會議員深愛此書
每出一編譯爲日文且題康說書後曰支那革新第一義其傾
倒可知矣曾論書後初刊時張之洞總督兩廣殷勤致聘何君

不欲爲幕府私人故不往及新政論議之刻也恭邸愛才虛左以待會某國公使沮之事遂中止自是而後大吏屢招之何君皆不往雖往亦旋即告退未及一試而回惟殫精竭慮於本港公務爲定例局員者凡二十有四年事無大小戒絕輕心辨析毫芒不遺餘力其於政體也福民利國公爾忘私其於羣情也扶隤發矇愛人以德創建雅麗氏醫院壽世之士莘莘贊襄香港大學堂備用之才濟濟出殯之日官商士女臨穴者雲集駢臻先生顧而悅之嘆曰黃封九錫原非文章道德之光青史千年纔是志士仁人之壽乃歸而爲此篇焉予於兩先生道義之交知之最稔亟輯印之并誌其梗概如右時一千九百十有四

年卽中華民國三年八月一眞居士黎乙眞謹序

胡翼南全集卷四十七

靈魂不死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靈魂不死一語其理至真其情至確其道至顯其事至彰擬而
議之如養生者之言布帛菽粟也如安處者之言淨几明窗也
如閑家者之言設鍵安橫也如治國者之言用人行政也如安
心立命者之言禮義廉恥道德文章也如持身涉世者之言忠
信篤敬平等自由也如育德達才者之言金版銘心丹書勵志
也如建功立業者之言利國福民慈悲喜捨也於以正人心於
以厚風俗於以增進化於以長文明於以驅窮奇於以絕禱杌

而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人格賴以高天國賴以近太平賴以致邳治賴以臻括而言之凡夫德可以格天化能塞晏者其惟斯語乎其惟斯語乎然而斯語也自哲學首出傳至於今蓋數千年矣而未嘗得其要領則以解之者常覺寂然非寂然也詮其理則失於游移詮其情則失於假託詮其道則失於障礙詮其事則失於難明惝恍迷離虛空自破無物無則誰實信之甚或互相矛盾冰炭不容以唯物而言靈魂者必詆純正心學爲蹈空以唯心而言靈魂者必嗤物質聲明爲變幻且言靈魂而謂其有神者必局古代宗教之範圍言靈魂而謂其無神者必與一切教宗爲仇敵故雖學說樊然卮言日出而靈魂不死

一語終等於修明釐定之無人夫以至真至確至顯至彰之語而解之者其夢夢乃至於此是豈密宗之旨難告凡夫神秘之方無望下士耶人有失遺簪而求諸大海者辛苦萬狀終不能得抑知其近在眼前也謂非求深反晦而何

夫求深反晦者其爲害可勝言哉昔孔子之作春秋也勸善懲惡不過本斯民之直道而行以奪姦人之魄非以一人之私意獨用其褒譏也其書法實乃當時公論如今日報紙載事之標題至災祥之紀更不過記其偶然耳乃求之過深者逞其胸臆怪誕囂張遂令救世之書反成累世之學如莊公三十四年春秋書大水則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太盛之應僖公二

十一年春秋書夏大旱則以爲外倚強楚炕陽失衆內作南門
勞民興役之應一雨木冰也而以爲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
死之兆一御廩災也而以爲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
之兆一成周宣榭火也而以爲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
誅之應一雉門兩觀災也而以爲昭公見逐於季孫定公不能
用孔子之應無事不以五行定吉凶無人不以陰陽決休咎而
後世祿命之篇葬經之說堪輿之惑沉迷天下者由此生焉（
詳新政眞詮張之洞勸學篇書後明綱篇辯）

而助桀爲虐流毒斯民甚於洪水猛獸者尤在誣孔子以準春
秋之義而作讖緯之書其言曰緯者以君治民以天治君以元

治天元者卽太一之光含元氣以斗布流精生一所謂紫微大帝國之至尊也帝座有明堂爲天廷理法平亂列宿膺符百神受籙立政者爲南蕃二星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東西蕃各四星以居上相次相上將次將台之爲四輔如國之有官府也聖人恐人以天爲有盡則理有盡分亦有盡以元治天元無盡天亦無盡法更無盡其所以治天非治天實治萬世之天子天子不修子之職以事天獨不思天之修子之職以事元乎夫元不敗而天子有敗法亦有敗然天子敗而復出法敗而復成聖人因謝其治天子之權於天則以有千百年代易之天子無萬億年代易之天縱有萬億年代

易之天斷無萬億年代易之元此孔子之道亘天地者也天子皆五帝精寶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則天之爲天子可知矣故聖人無父感天而生者非欲使天子忘其所生之父也欲使人知天子卽天也孔子以天治天子而亦以天治百姓然有天則無君無君則治不久大聖人合天於君以君爲天君之形骸血氣天之形骸血氣也君之號令法度天之號令法度也故必知天子爲天之後身而後天子可崇大必知天之本天子前因而後天子有根著伏羲之生也其母華胥感於雷澤之跡神農之生也其母安登感於常羊之龍黃帝堯舜以及三代之君之祖皆有所感而生蓋紫微爲太一之宮其精生人孔子直以天子爲

元之所生爲元之所生者天也然又恐人君之自以爲天不復
守天子之職於是有一代輪迴之說蒼帝之治二十八世滅蒼
者翼也滅翼者斗滅斗者虛滅虛者房五星之精各有所滅則
不得恃（說本時人曹泰）其說如此嗚呼其洞冥記耶其幽
怪錄耶其穿鑿附會耶其索隱行怪耶誠不料庸言必信之孔
子爲求深立解者之所誣讎一往無前而其斷送斯民至於此
極無惑乎魚蟲註疏淫浸典墳者其人於社會通行尋常倫理
之學決不能入也今者共和既立廿四史之局面掀翻民國已
成十三經之註解改錯然使靈魂不死一語見地不明則澆漓
日甚而大同至治終不能期是用悲天憫人不可一世而語緣

隙奮筆留爲千載之觀庶幾哉千慮之得垂諸永禩無俾我後人迷

夫靈魂不死口頭禪耳今何爲而尊之重之斤斤然爲之說法爲之表襮爲之大聲而疾呼將經師之不已而人師之演繹之不已而歸納之哉「經師者謂聽其講義有提綱挈領理順冰釋之樂此演繹法之狀也人師者謂不必有經師之學識才能而親炙私淑之類化有勝於經師者一歸納法之狀也」則以此一語爲能包括哲學之全也夫哲學爲諸學之本原而靈魂不死一語了死生明斷續無過去未來之別無心違地隔之分其原始反終又爲哲學之本原極無極而窮無窮最堪研究然

要不得以求諸幽渺而附妄憑妖也自耶穌氏出而聖神爲靈魂魔鬼爲體質其說遂立於歐洲自柏刺圖出而唯心爲靈魂唯物爲體質其說遂開於希獵自喬答摩出而淨者爲靈魂染者爲體質其說遂倡於印度（淨染之說在佛氏唯識論第八阿賴耶識）自漢宋諸儒出而天理爲靈魂人欲爲體質其說遂行於中國然則此一語也總括二儀遠包三界彌繪八極洞貫十虛而欲得其解者須先明乎宇宙開闢之緣因夫宇宙之開闢而欲探其緣因也奧矣妙矣非見聞之所能知者矣然天下之事物物色色形形非可徒泥乎形骸迹像也徒泥乎形骸迹像則雖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亦失所恃蓋知有由比例

而得者焉有由因應而得者焉有由對待而得者焉有由推測而得者焉然比例也因應也對待也推測也偶有所得未足以爲憑也必歷歷而試之百試百驗犁然者當於人心然後取以爲立言之標準焉夫如是則靈光注而默契玄冥聲歆沉而幽通眞宰縱使暗中摸索亦可知之悉而無疑雖然開闢之理虛無縹渺臆說難憑故自吾發之不若取他人之已論列者我則批之評之可之否之體味而調和之裁判而歸宿之斟酌損益以取其宜尤爲事半而功倍下文言宇宙之開闢而以論斷出之者職此故也論者蓋日本井上圓了集諸近世哲學家言斷者則香江遙道遊客酌理準情之見也（日本維新以來哲學

日昌若井上圓了氏者尤其中之巨子氏明支那印度之哲學而以之考究泰西故更能融會一切其關於哲理之著不少內有一種乃與川尻氏合著雖區區小冊而萬有諸理皆羅括此中矣中國遊學社譯作華文命曰哲理微言其首列者乃開闢論爲井上圓了之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予方以此就正焉爲請益計非曰辯之也論曰主創造之說者（指天主耶穌之宗教而言）謂世界各物皆有原因故成此世界者亦有原因故必有天帝夫因果無極旣以世界之原因出於天帝則天帝之原因何在天帝之原因之原因又何在次第探詰終有窮極若謂世界之生原因於天帝而天帝之上更無原因則因果之

理不得於是而止且謂天帝之上無原因則不如謂世界之上無原因謂萬有皆原因於天帝則不如謂萬有皆原因於世界若謂因果之規則存於世界以內不能用於世界之外故天帝之上不復可以因果測則此理實講學家之所無天帝非能於無世界處作一世界也

斷曰凡物必有造之者然後其物乃成決無有不造而能成之者也然造之而見爲造者此人工之工也造之而不見爲造者此化工之工也化必因乎其時化必因乎其地化必因乎其理化必因乎其氣合時地理氣而成其物者化工之規則也故化工不外於生長而生長必由於自然自然者鬼斧神工也老子

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則泰東之所謂自然自然者其卽泰西之所謂上帝上帝哉夫此自然也上帝也於臭腐而能爲神奇於神奇而能化爲臭腐獨出心裁空諸倚傍其自由舉動有非一切人事之可能幾望者尙何得以因因果果之說限之也哉

論曰主創造之說者又謂日月星辰之倏出春夏秋冬之代循環晴雨風雪之時行草木之長成人獸之活動皆有根源出於他動猶人之於鐘表捲其發條則晝夜運行其視世界如死物一動一靜皆待他力故世界之外別有一機器師司其運動天帝是也其說實背於世界之想像不如開發說者之以世界爲活

物一開發說謂哲學家之言物體自神者一不待他動世界之開發出於體之所因有不待外力之得其真也且世界萬物日夜運行實不能指其中有神指使故前之說於理想於實事兩無所驗也

斷曰凡物之能動者其故有二一則動之之力自內而來一則動之之力從外而至也力自內來而使之動者生物之類是也力從外至而使之動者死物之類是也然不論其物之爲生類爲死類而動之之力則無一而非神外得之力固神內有之力亦神也無神則胡爲而有動也鐘表之運行也卽以表匙捲發條之力爲神人所同曉矣若夫化工之神如上節所云必不能

見而實司其權者孰從而知之但能驗之天地萬有之中而已
矣試舉其似則太陽之火人以爲神然則蒸薪之火何莫非神
蓋人爲之神卽以所得於天地之神以爲神也此亦理之通而
有節者矣是故煉水化雲煉雲化水此化之自外者也蠶化爲
蛹蛹化爲蛾此化之自內者也畧舉一二端已歎其神乎其神
矣而況萬物雜陳無不如是哉機關之動內外皆神何得謂外
爲神而內非神又何得謂內爲神而外非神

論曰主創造之說者又謂草木固能自生長人獸固自能活動
而金石土塊非能自生也機械器什非能自動也信如開發論
所言則金石土塊殆非世界所宜有也此其說又不足服人何

也主創造者以爲神司世界日月星辰以至草木人獸皆無不仰神之力以生運動然則神何獨畀力於日月星辰草木禽獸而不畀力於金石土塊機械器什乎此亦物也彼亦物也神之視之宜一律平等而何以或能自動或永靜也蓋金石土塊機械器什其原皆由小分子所成立小分子由小原質所成立分子原質各具勢力此理化不可變之原理也故分子原質之勢力厚結合雜者當能複雜運動勢力薄結合簡者當能單簡運動其有極薄極簡者或至於不能自動非無動力也勢力薄則弱弱則須待外力外力至則顫而爲動外力不至則靜而不動所謂潛勢力也是故日月星辰之運行由遠心求心二力之相

殺春夏秋冬之循環由軌道推步之地位晴雨風雪之變化由水氣日光空氣之關係草木之長成人獸之活動由吸氣食物之發作此諸萬物由無始以來渾然自存或潛發或動或止出沒變幻起伏開合自由自在無有立於宇宙之外以司之者故曰宇宙世界者一大活物也由此觀之則內發之說可適用於萬有神造之說不可解於一律又昭昭然也夫結合之力潛勢之言固不可謂爲真理而較之神造則實有精且眞者若世不能別發明新理以破此理則內發之言終爲不可破之鐵案也斷曰凡物之生不必以動爲可樂亦不必以靜爲可憂也艮止坎流鳶飛魚躍各安其天而已矣不能相強也卽如人生之一

時一事亦無不皆然有時而汗漫周遊有時而寂然不動皆適其所當適耳然則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此何爲也外迫於氣化內出於性情也故凡動之云者必純任乎其所自然始能得其所自致故夫物之或動或靜也天帝何容心焉而有彼此厚薄於其間哉是故日月星辰之運行由遠心求心二力之相殺春夏秋冬之循環由軌道推步之地位晴雨風雪之變化由水氣日光空氣之關係草木之長成人獸之活動由吸氣食物之發作者凡此之類將謂其自致乎吾謂其自然耳自然卽天天卽神神卽上帝也是不得以其所自致者忘其爲所自然也蓋自致與自然一而二二而一同條共貫異途同歸

也至謂有神立宇宙外以司之者猶是本十日所視十手所指
曾子慎獨之義變而爲神道設教之言耳神道設教爲涵育薰
陶養成道德起見康德(Kant)曰神及他界者(他界謂未來世
界)吾人哲學思想惟一之對象也使神及他界之觀念不範
圍於道德則亦不足觀矣其言深可味也且吾於此猶有說焉
格致家察天地萬物爲七十原質配成七十原質不恆用恒用
者十有三動植諸物祇用四質成之四質者淡氣濕氣養氣炭
氣也凡植物若花若葉動物若骨若肉皆合此四質以生以長
間有用硫磺及磷二質者偶然耳動植之物其繁如此而僅用
六質配成不病雷同者緣四質易位卽易物也如血之位置爲

濕炭淡養肉之位置爲淡濕養炭骨之位置爲濕養炭淡乳之
位置爲養濕淡炭卵白之位置爲濕淡養炭木之位置爲淡養
濕炭是也以是之故謂萬物之成爲原質所配而非天帝之能
物造焉不知原質猶之字母配合猶之諧聲二十六字母苟無
諧其聲者何以成音七十原質苟無配其合者何能成物且質
點之成物特死物質耳由死轉生造化尤巧植物初生始而苔
蘚繼而草萊大而參天拔地之木美而開花結果之樹莫不由
化工之理逐漸生長至於動物小自微蟲滴水成世界大而鯨
鯢洋海爲巢穴以至賤如狗彘貴若人類莫不由化工之一事
孳育蕃息生生不已設無化工之理則天地爲塊然死物今古

不變新舊相同而世界之中安有如許窮巧極奇無量大千之
庶物哉然則根窮元化探究恢胎物造自天何疑之有夫人之
與物莫不愛生而惡死嚮使生死之事自由自主之權操諸人
物如開發論者之所云云則榮枯壽夭天下豈有不平乃萬彙
不齊而缺憾之端直欲列其詞以上訴百年長往而已成之事
常思反其局以快心郊社疲癯乾坤竄敗投龜以詆而無罰貫
革以射而無聞似彼蒼亦有大不得已者則天帝不幾以造物
而自損乎不知吾人之見爲無可如何者即天帝之見爲道當
如是也蓋人者爲身所累見道難明詳之不能與詳辯之不足
與辯天帝惟有不言而時行物生使人自會而已

論曰主創造之說者又謂世界事物莫不美妙可以娛目可以悅心是皆天帝之所贈藉非帝力經營何得至此不知世界萬物皆有對待一方有美妙者則一方必有醜劣者取其美妙者而贊美之且歸功於天帝則天帝又何必造醜劣者以引人之厭惡是天帝之造世界以苦人爲目的亦未可知也

斷曰人之嗜好各有不同有以殺人奪貨爲英雄者有以戒殺放生爲積德者有以紛華喧赫爲娛心者有以淡薄寧靜爲尙志者意氣旣殊則好惡自異夫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人之性情已難劃一而況棕黃黑白智愚賢不肖人之資格其派別尤有甚焉則美與醜之生不能一偏

也使全生美妙則天下之醜劣者無朋使全生醜劣則天下之
美妙者無偶惟美醜相兼斯取裁各得而是非可否轉因以迪
吉逆凶之理存無變局之希望於前途世界之滋味愈濃天帝
之聰明愈顯也故夫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億兆之都不能平
以準借隱者易爲濕養菀者每於枯日月含蟲鳥之瑕不妨麗
天之景江海藏魚龍之孽方成潤物之功大生廣生豈區區爲
少數人計哉不然厭都梁而燒皂莢臭逐聞根嗜螺螄而簡太
牢病同口過孫騰棄妓專寵齊宮翁須曳縑稱尊漢殿或此侏
倚檻而良士目之或哀駘弄姿而羣衆歸之甚至崇媼黜公何
晏好婦人之服易笄爲弁妹喜戴男子之冠耳失兜元而目亡

虛鑒者比比然矣是故天生人物其美醜本無定論也要在人
之自爲轉移耳情塵未盡處使甘露以足殺人鍼芥相投時用
砒霜亦能活命宗教家但有頌揚而無怨懟良有以也

論曰主創造之說者又謂世界萬物皆適於用苟因其材莫不
有益於是又天帝之所賜也不知有益亦與有害相對天帝
既與人以有益之物又必作猛獸洪水以害人是天帝亦殘忍
之極者也

斷曰天下之事理有向必有背有直必有橫有克必有生有逆
必有順是以東西南北相輔而成球小大剛柔錯綜而爲物不
能一律也夫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物一人爲本無強弱輕

重之分然而人物未生以前其權操於天帝人物既生以後則其權操於人物操於人物而強弱輕重判然矣富侵貧而貴侵賤勇欺怯而智欺愚小國之見吞於大國也非天生小國以聽其憑陵也實大國之恣睢無禮耳魚鼈之供人於刀俎也非天生魚鼈以資以其果腹也實吾人之饕餮無厭耳是故虎狼食人者也而天豈生人以飼虎狼牛馬事人者也而天豈爲人而產牛馬然則改禍爲福轉敗爲功盡人聽天居易俟命彼其隱憂啓聖蒙難興邦者卽去竄留良物競天擇之理哉夏葛而冬裘桃笙而葵扇趨吉避凶之事天何嘗或靳乎人而况潛德幽光而必發百年之抱負降大任者衡慮困心一節之奇經顯忠

良者千秋萬歲亦足見天心之仁愛矣而謂殘忍之極者其能若是乎

論曰主創造之說者又謂世界之物莫不有秩序有紀律非有全智全能之人則必不能如此是又天帝之天才也不知有物則有理萬有皆順之以行一塵飛空有所以舞之理存焉一葉墜地有所以吸之理存焉晝夜交代有所以循環之理存焉是皆自然之則一定不易之律乃宇宙活物所自具非藉有神之力也故秩序者世界之秩序紀律者世界之紀律非天帝也藉曰有神則世界卽神神卽世界萬物卽神神卽萬物神與物爲同體世與神非別物豈有立於我外而主宰我哉故明於此言

而神人別體之說可以破矣神卽吾人也一心自有真宰自由自主既不爲他之奴隸又豈可爲神之奴隸乎

斷曰宇宙開闢之說讀此結局一段其論定矣秩序也紀律也卽平等自由也平等自由卽天理良心也天理良心卽世界之神也世界之神如浩然之氣充塞宇宙入乎天地萬物之中神在物物而物物有神神不能離乎物也物物有神而神在物物物不能離于神也此理之見豈俟今日哉郭象注莊子曰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請問夫造物者有耶無耶無也則胡能造物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明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者物各

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
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按郭象此
注僅得之半必觀下文魂靈來去之說方得其全）觀此則世
間必非有惟一尊神以司萬物者蓋二千年前已有見及之者
矣然則合此論各節而觀之作者殆欲以萬物各自有神之說
破上帝宗教惟一尊神離世而獨立之說乎雖然上帝宗教豈
可破豈容破哉夫人物之各自有神固矣不可破矣然合人人
物物各有之神以爲一神而散此惟一之神以爲人人物物各
有之神其說已覺無所用其破且予所謂上帝爲神者謂全乎
其爲靈魂也人與物則靈魂而兼肉身也肉身爲累則雖天縱

之聖亦必不能如超然脫殼之靈魂宗教之獨重靈魂其說實顛撲而不破者也上帝爲大靈魂此鄙人之獨標已見將以質諸天下後世者且上帝宗教決不可破決不容破其說尤有進焉人生在世莫不有希望之心雖富貴尊榮至於極位而希望更佳之境其心亦不能忘上帝宗教所以慰此觀念也故雖明知其妄亦正不宜刪况乎境造由心者決無眞妄之可令人思議者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屬精神器爲形質捨形質而論精神則天下事事物物之有有無無皆視乎人意之所趨以爲定準意以爲無則雖山河大地器世根身亦等諸虛空寂滅焉意以爲有則雖夢裏生涯空中樓閣亦成其名

物象數焉今上帝之教聚四海之內兄弟姊妹於一堂相與宣
開天平等之經奏天國自由之樂作吉人之藹藹種真福於冥
冥一體同觀無分畛域道至得也予雖非傳教中人亦謂宜高
唱耶和華馨香彌細亞蓋平等自由之所使雖至捐軀致命尙
且爲之然則崇奉其教者豈得謂之迷信更豈得謂之奴隸哉
且夫飲水者當思其源數典者勿忘其祖遐想當日一十有二
之使徒衛道捨身而不顧百七十年之征戰尊天亡國而欣然
是其爲教也於世道之隆污之得喪之存亡其轉移爲最有力
也迄至於今共和立憲靡爾風從他日大同至治之規捨此更
無能立知此教也皈依頂禮當與天地無窮期耳然而挽世俗

之沉淪化人情之偷薄平塵途之艱險長道德之高深則尤在
靈魂不死一語今欲詮解總括言之其應研究者四

一則研究乎靈魂之何自而來也夫萬物各具一太極太極者
理與氣而已此其說亘古以來無有易之者然而言之而不能
詳詳之而不能明也西人格致諸學橫絕萬古皆由默探造物
之原靜驗天空之理研幾極深成茲絕業由今觀之天地一大
機輪也人身一小機輪也夫以吾地球各星繞日而論軌道大
小行道遲速終古不爽希獵人稱世界爲次序井井羅馬人稱
世界爲奇巧可愛中國人則稱之曰悠久無疆說者以爲有吸
力愛力攝力重力遠心力離心力求心力以予觀之則世界者

其精銳乃一大靈魂耳此一大靈魂也其名曰以太(ETHER)以太者電浪也其爲物也乃傳空氣至神至妙之用者也無竅不入息息相吹而地球中大小知覺運動之物莫不取諸大靈魂以爲其小靈魂焉「小物所得者只謂之魂不得謂之靈魂詳後」然則人之一身何處爲靈魂之府乎其在於目乎其在於耳乎其在於週身之脉絡乎夫曰爲光學之原其睛其胞其窠其罩其壳其絡其簾其瞳其房其水皆爲收光之件小而釐毫絲忽大而河嶽日星靡不現於粒粟之中觀於發光歛光回光射光之闢闔抑何奇也耳爲聲學之原凡聲之來由外竅傳耳膜「西人謂耳鼓」耳膜傳椎骨椎骨傳砧骨砧骨傳小珠骨小

珠骨傳馬鐙骨馬鐙骨傳內竅內竅之水膜通而聲浪質點之
動盪空氣往來之速率無微不至焉又何巧也然而耳目之奇
巧與週身脉絡之功用雖爲靈魂之佐而非靈魂之府也靈魂
之府厥爲腦氣筋腦氣筋者電術之所需也其質非筋非肉非
脆骨而如管而柔如絲而白外爲膜胞內爲精髓分佈於五官
四體無時或息其管之髓二一司知覺一司運動咸通於腦氣
筋無論吾身有何喜怒有何哀樂有何痛楚耳過成聲目遇成
色知覺者遞信入腦運動者載命而出迅速如神不容呼吸此
其爲靈魂之府可無疑義二西人以腦筋喻電證據甚多而精二
夫物罔弗具腦氣具肺吸空氣而魂氣之來其卽以此

二則研究乎靈魂之何從而去也中國典籍言靈魂者不一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禮記曰作其祝號立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又曰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左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又樂祁曰心之精爽是爲魂魄白虎通曰魂者何謂謂也猶佗佗也行不休也動於外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也主於性然此皆不足以知人死之靈魂何從而去也他如新論之鑄凝抱朴之長生淮南之幽冥舉凡錄魂之方招魂之義亦不足與議（桓子新論天下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

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抱朴子云師言欲求長生
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
魄而天地靈祇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淮南子魄問於魂曰
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
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
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也又抱朴子人無賢愚皆知己
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術家有錄
之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魂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
俱生至於終身莫或有聞見之者豈可以不聞見復言無乎
惟韓詩外傳之言一韓詩外傳著者韓嬰西漢景帝時人一則頗

近於今日格致之學其言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
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則歸於風眼歸於
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革呼吸
之氣復歸於人韓嬰之言雖未能愜心貴當然於格致之理尙
有影響之可尋蓋凡體質之凝而聚也必因其愛力吸力攝力
以其類而聚及其散而分也亦必因其愛力吸力攝力以羣而
分韓嬰之言各有所歸予以爲頗得格致之理者此也夫靈魂
本無物不得與體質之物比其倫然雖無其物而有其靈則靈
亦物也且縱不得謂之物而仍不能不謂之有格致家有大例
焉凡天地宇宙之物無一質能滅之使無亦無一質能造之使

有此格致之士所公認者也推而論之卽無一有能滅之使無亦無一無能造之使有也況靈魂者究以質點之微而成微之又微是爲靈魂然則靈魂者當從有無而論之庶無差忒夫靈魂而爲有物謂非呼吸之氣而何近日格致之士謂花之香卽其魂花本無香風入之而始香蓋花蕊花托等件其機關生成如此故風入之而成香耳莊子言風所入竅有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污之別而其爲聲則有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謔者笑者咬者之殊機關異則風氣之出入不同人物之魂其靈頑所以不一也人之死也呼吸之氣復歸於人韓嬰之言其於靈魂之去之所之也可謂得其類矣

三則研究乎靈魂之何以不死也支那儒者以孔子答子路之問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之說遂以爲黃農虞夏沒則已焉人死則靈魂俱死可無餘思矣此人死如燈滅之諺所由傳也信如是也則睚眦報怨殺伐兇殘但求意氣之快心不顧天良之悔恨者亦何憚而不爲不知祭法祭義祭統諸篇雖不宜行於今日然爲孔子所手定見於禮記一書者旣詳且備是則孔子之於鬼神非謂其無也特不言之耳以謂使言其有則起人之溺信使言其無則起人之猖狂惟於祀事則惕以孔明於體物則言其德盛顯示之意而已不然立言者如南梁范縝之神滅論則大爲人心世道之憂蓋凡單慧自負之資

哲理淺嘗之士未有不喜清矯拔俗之言者其晦胎也必以無
檢爲宏曠其佞悅也必有技爲恐忤昔袁子才年八十矣其
自爲遣興詩尙云鬢髮全凋休對鏡恩仇未報尙爲人古今第
一聰明士最愛南朝范子真子真續字也竟陵王子良酷嗜釋
教而續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續
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
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
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子謂范續
之說矛盾實甚花之墜也立當向席之風則飄於茵立當向糞
之風則墮於溷此理之不可易者然究其何爲而立當其席何

爲而立當其冀則不能不歸其功過於花之修與不修也明明
因果而曰不信徒自欺耳如謂花本無知之物則亦無庸論及
茵溷矣若夫富貴貧賤之胥忘而非因果之所能囿者惟平等
自由之道足以當之夫子良范縝皆於佛理有所未達故傳此
一問一答之言予嘗辯之於娛老集弁言註中今一贅之耳雖
然佛理之不易達猶可說也若其神滅一論誤世最深不可不
辭而闢之其言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質猶利之
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有形亡而神在云云不知刀與形物
之顯者也利與神物之隱者也利不與刀期而必附於刀神不
與形期而必附於形天下之刀不盡則天下之利不盡天下之

形無窮則天下之神無窮化工之造物有是形則有是神卽無是形而仍有是神蓋神也者魂也魂也者彌漫天地之間飛禽走獸下至昆蟲魚鼈亦與有分焉其種不絕則其魂自存以其個中之全類言之非以其類中之一個言之也特其魂之靈不靈則有別耳夫物之身配於質質之生起於點點之微起於魂魂乎質點之中者神神乎質點之用者靈魂神爲大靈魂質點萬物故萬物魂人能神其靈魂以用質點故魂而靈物能有其質點而待配於神待配於神故魂而弗靈凡魂而弗靈者只名智能 (INSTINCT) 不曰靈魂蠶之吐絲蜂之釀蜜蛛之結網鳥之構巢其智與能一若天授然守焉而不知變滯焉而不能通故

曰智能而已非靈魂也若夫人之靈魂則變化萬方不可思議
實與天帝同其體所差者一間耳以天帝者純乎其爲靈魂人
則靈魂焉而肉身爲累也然肉身爲累者肉身敗而靈魂不敗
靈魂不敗者人之類不敗故也然則神豈有自滅之理乎不於
此則於彼不於故則於新靈魂之依人僅如過客之依逆旅耳
縝何得遽謂之亡且縝之所謂亡不亡者不過以見不見名之
耳然而見不見豈可徒靠耳目爲哉木之有火而人不見也身
之有電而人不見也然則人死而靈魂不死其理可得而明矣
夫五官之運用皆足以生吾之見助吾之見抑知夫見有空諸
五官之用而獨從一心而求者故色有不能得之於視也則謀

於心一心卽謂腦一而無色之色見焉聲有不能得之於聽也則謀於心而無聲之聲見焉由是香有不能得之於嗅味有不能得之於嘗者皆謀於心而無香之香見焉無味之味見焉甚至燥濕剛柔冷煖滑濇之不能得之於觸也則謀於心而無燥濕之燥濕無剛柔之剛柔無冷煖之冷煖無滑濇之滑濇莫不顯豁呈露纖悉畢賅焉是豈陰中入界敲瑣骨於菩薩處胎之時域外馳觀聞廣樂於神仙酣醉之後哉陰陽之消長也居其陽則必知其陰寒暑之代更也處其寒則必知其暑晝夜之輪轉也視其晝則必知其夜死生之絕續也觀其生則必知其死是非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然後知之也當其居陰之時已隱隱

有陽之機當其處寒之時已隱隱有暑之機而晝之與夜生之與死機緘所在何莫不然然則靈魂之止有間斷全無死亡斷可知矣

四則研究乎靈魂之不死之据也夫欲得靈魂不死之實据須識靈魂在世之真情靈魂之於人果何物哉今欲識之將向擔臣靈魂統系之書以察其爲物乎抑向斯賓塞靈魂原理之書以察之乎將向刺押靈魂詳解之書以察之乎抑向查士杜羅靈魂事實寓言之書以察之乎將向維馬靈魂分析之書以察之乎抑向鐵千拿靈魂試驗之書以察之乎此皆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一千九百有五年泰西之國近人著作之泔泔者

也ThomPson's System of Psychology (1884) ; Spencer's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 Ladd's Psychology, Descriptive and Explanatory (1895); Jastrow's Fact and Fable in Psychocology (1900); Witmer's Analytical Psychology(1902); Titchener's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05). 其立說

俱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倫有脊成一家言然而連牴無傷者繁徵之則或流於冗約畧之則又失於疏故雖其視中國太平廣記太平御覺等書牛鬼蛇神千變萬態作姑妄之言爲消夏之計者大相逕庭然皆各紀其偏而非提要鉤元一言以蔽也惟英美兩國文府之書(Encyclopedia) 集方聞綴學之儒纂物則民彝之理凡靈魂之所以爲靈魂者無不詳載且能該括而

言今考英之湛伯 (Chamber) 美之彌露臣 (Nelson) 所著者乃知

人生墮地而後自嬰兒以至孩提自孩提以至齠齔自齠齔以至成童自成童以至弱冠自弱冠以至於壯至於強至於艾至於耄耄至於期頤凡一切動作云爲心思智慮所以明善惡別是非邁前賢開後學通今古貫天人者皆靈魂之爲之也然則靈魂本無物而必欲察其爲物焉則動作云爲等事是已靈魂本無質而必欲察其爲質焉亦動作云爲等事是已物質有相引之勢相引者相類以從人之類無不同則人之靈魂亦無不同也故人雖死而其生平所作之事長在人間與林林總總之徒繼繼繩繩而終古而流風雖遠陳迹如新者則瓠史稗官之

記載是也夫士生今日而欲知古人之賢否難矣然一稽史傳則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其德之順乎靈魂而遺芳百世者以惑其德之逆乎靈魂而遺臭萬年者皆影形活現如在目前而禹鼎鄭書從無假借則是靈魂不死之据也韓愈祭田橫之墓而田橫不死田橫之不死也以韓愈之生也某君詠子陵之臺（其詩曰卓哉嚴子陵可憐漢光武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而子陵如生子陵之如生也以某君之不死也近取卽是信而有徵豈必假社公之鬼謀以亡曹托莘邑之神降而滅虢始謂之靈爽式憑哉然則警世之深愛人之切暮鼓晨鐘之鏜鞳砒愚訂頑之良鍼無有過於靈魂不死之据者矣何則

唐堯虞舜秦政隋廣距今遠矣而人日有談之者則其人固未死也然而談堯舜則人無不喜喜卽天堂也談政廣則人無不怒怒卽地獄也而爲堯舜爲政廣者當其生時亦何嘗不自知人之有此喜有此怒凡爲善類卽堯舜也凡爲惡類卽政廣也其名雖或不表見於人其心則無不自了於己其爲天堂類乎地獄類乎人縱不言己亦自居之而不可易生時之縱慾有限死後之追悔無涯然則欲蓋前愆回頭是岸者亦惟於靈魂不死之据加之意焉可矣（見娛老集七妹第四首註）

由此言之天地一上帝卽天地一大靈魂也其爲物也包羅宇宙散而爲不可說不可說之無數小靈魂焉其爲質也微之又

微微而至於無寓空氣中動而爲息息之吹人之生也得之以爲呼吸之氣及人之死也呼吸之氣復出而爲息息之吹返空氣中與大靈魂合尋機而散以爲人之再生焉元牝爲根希夷之精潛運延埴爲器橐籥之用無窮輪轉陶鈞常相摩而相盪循環動靜乃成象以成形然則人之生也如從睡夢中而醒人之死也如從醒定中而睡是說也無可辯焉或曰人之生也如從醒定中而睡人之死也如從睡夢中而醒是說也亦無可辯焉其無可辯者皆其無庸辯者也何則人於睡夢時必不能知醒定時之所爲於醒定時亦不能知睡夢時之所爲二者其理一而已矣且生時死時之所爲何若彼此亦無庸相知也蓋光

明與黑暗各具一世界而其世界必不相同故謂人之生時處於光明人之死時處於黑暗是說也無可辯焉而謂人之生時處於黑暗及其死時則處於光明是說也亦無可辯焉其無可辯者亦其無庸辯者也

何則人於生時有力所不能爲之事必俟屍解然後能爲之者二人於既死亦有力所不能爲之事必俟有生然後能爲之者二者其理亦一而已矣若夫光明與黑暗則所見者易地而然我以向日爲光明背日爲黑暗安知不有以背日爲光明向日爲黑暗者乎戴綠眼鏡者所見皆綠易以黑者則所見皆黑景色豈有定哉鼠子宵行鳴鳴晝伏菌亡晦朔蟪失春秋此地几筵

本非通局人何得以階前咫尺定天下之紛紛變態耶是故死之與生生之與死形隔勢禁事不相關然而懿行芳踪遺其徽而自有千古存神過化通其意而不負一生死死生隨處修行其以此哉明乎此則生而見人之死也不必爲之悲也彼蓋別有世界焉予雖愛之而莫能助也猶之死而視人之生者未嘗一見其迴顧也是以有道之士所登者歡喜地所離者煩惱門所去者貪嗔癡所存者戒定慧則以其洞悉乎天地者大靈魂也人身者小靈魂也大靈魂者上帝也小靈魂者上帝之造物也上帝造物無不安全之於至善之地人惟樂天知命可矣必不可爲臧武仲之予智自雄據邑以叛也（袁子才詩造化

未生我此權天所操造化既生我壯身天已交君不見防邑已
賜臧武仲據之尙且將君要西人每以清機流轉之詩爲近於
哲理姑引數句以明其概）然則謂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所憾
者特未嘗以肉身靈魂分別言之耳夫靈魂善者也肉身惡者
也故謂飲食男女天偏淫縱一二人以召萬物不平之氣而隱
若厚薄於其間者爲肉身言之靈魂無此物也謂福善禍淫天
偏表白一二事以誘生人未死之心而旋即不如其意者爲肉
身言之靈魂無此事也人之有患爲其有身若其無身何患之
有此佛陀所以重無生法忍耶穌所以重天國樂園龐仙所以
重不嫁不娶也蓋凡純全絕大之自由惟靈魂能有之肉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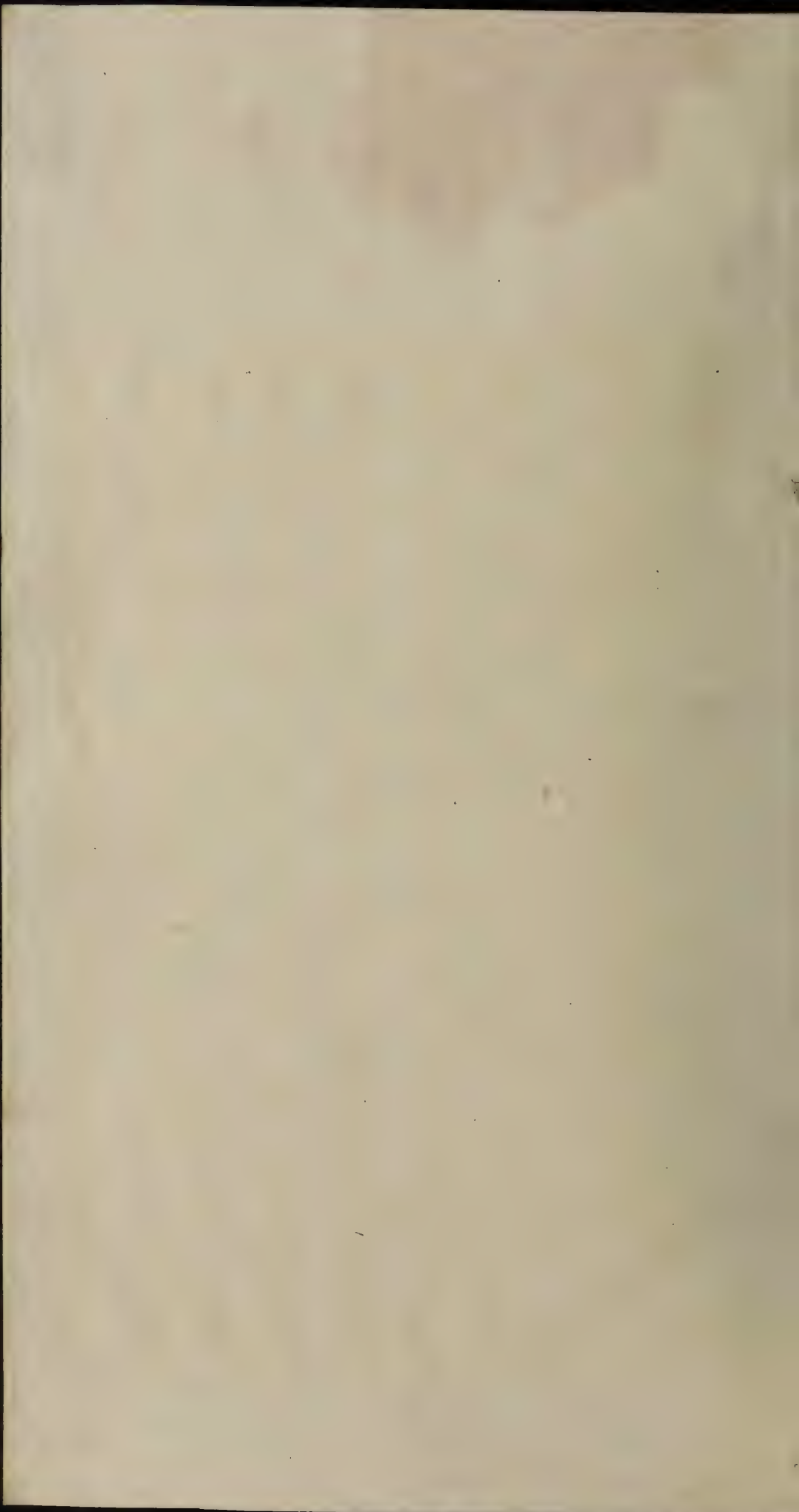
能也吾欲於數千年之後上與古聖爲徒吾身其能若是乎吾欲於一杪鐘之間環遊地球七次（格致家言電氣一杪鐘能繞地球七次）吾身其能若是乎凡肉身之所不能爲者以魂爲之則無不能之而休休有餘謂之曰靈洵乎其爲靈矣然而吾人既入此世間則不能遽作出此世間之想惟有忘其爲惡濁忘其爲浩劫忘其爲囂塵而怛怛然惻惻然懇懇然懃懃然思以和衆安民者爲當世之補且以開來繼往者爲後世之師苟其情深而文明必有不能自己者也是以學究幽明者常於肉身靈魂分辨先後調劑其宜其爲肉身謀者不過二三而爲靈魂計者常居七八實德既重虛榮自輕察其所安蓋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尙不爲也況爲陰謀秘計之不可以告人者哉所以然者則以其深明乎靈魂不死一語其理爲至眞其情爲至確其道爲至顯其事爲至彰其切於人之動作云爲心思智慮也如養生者之不能離乎布帛菽粟也如安處者之不能離乎淨几明窗也如居家者之不能離乎設鍵安橫也如治國者之不能離乎用人行政也如安心立命者之不能離乎禮義廉恥道德文章也如持身涉世者之不能離乎忠信篤敬平等自由也如育德達才者之不能離乎金版銘心丹書勵志也如建功立業者之不能離乎利國福民慈悲喜捨也人心之正正以此矣風俗之厚厚以此矣進化之增增以此矣文明之

長長以此矣窮奇之驅驅以此矣櫛杙之絕絕以此矣而且地
維之立以此而立天柱之尊以此而尊人格之高以此而高天
國之近以此而近太平之致以此而致郅治之臻以此而臻劉
彥和曰論說之樞要在時利而事貞然則靈魂不死一語欲爲
詮解而無流弊者其能異乎吾今之所云云哉十餘年來英美
二國學者探賾好奇設立幽冥研究會同人採集見聞著爲論
說其書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意者他日將有鑽通陰府一旦豁
然者乎未可知也所惜者齊諧誌怪于寶搜神以及廣記御覽
等書千百年來中國之所謂席上腐談者行將見於泰西耳尤
可慮者希奇之癖人人所同患是以詣宛若請神君執鬼中玩

仙牒凡迹涉幽渺者雖莊雅之士每樂言之浴義女於甘淵奔
純狐於目窟呼甲作而吞殤瞽命方相而捉魃蠱誰生厲階至
今爲梗矣今幽冥研究會所著之書言人之靈魂有輕重有顏
色所獨缺者聲音耳如欲有言則須覓人代語其事極類女巫
男覲之所爲是則不難求深反晦如董子何休之說春秋班彪
班固之成讖緯汚蠟靈魂毒貽後世也竊欲論之而未果今者
慨殺運之未除嘆良朋之殂謝（是歲區君鳳墀何君沃生相
繼而亡而歐洲戰務其禍正烈）肆筆書此聊寄我懷

靈魂不死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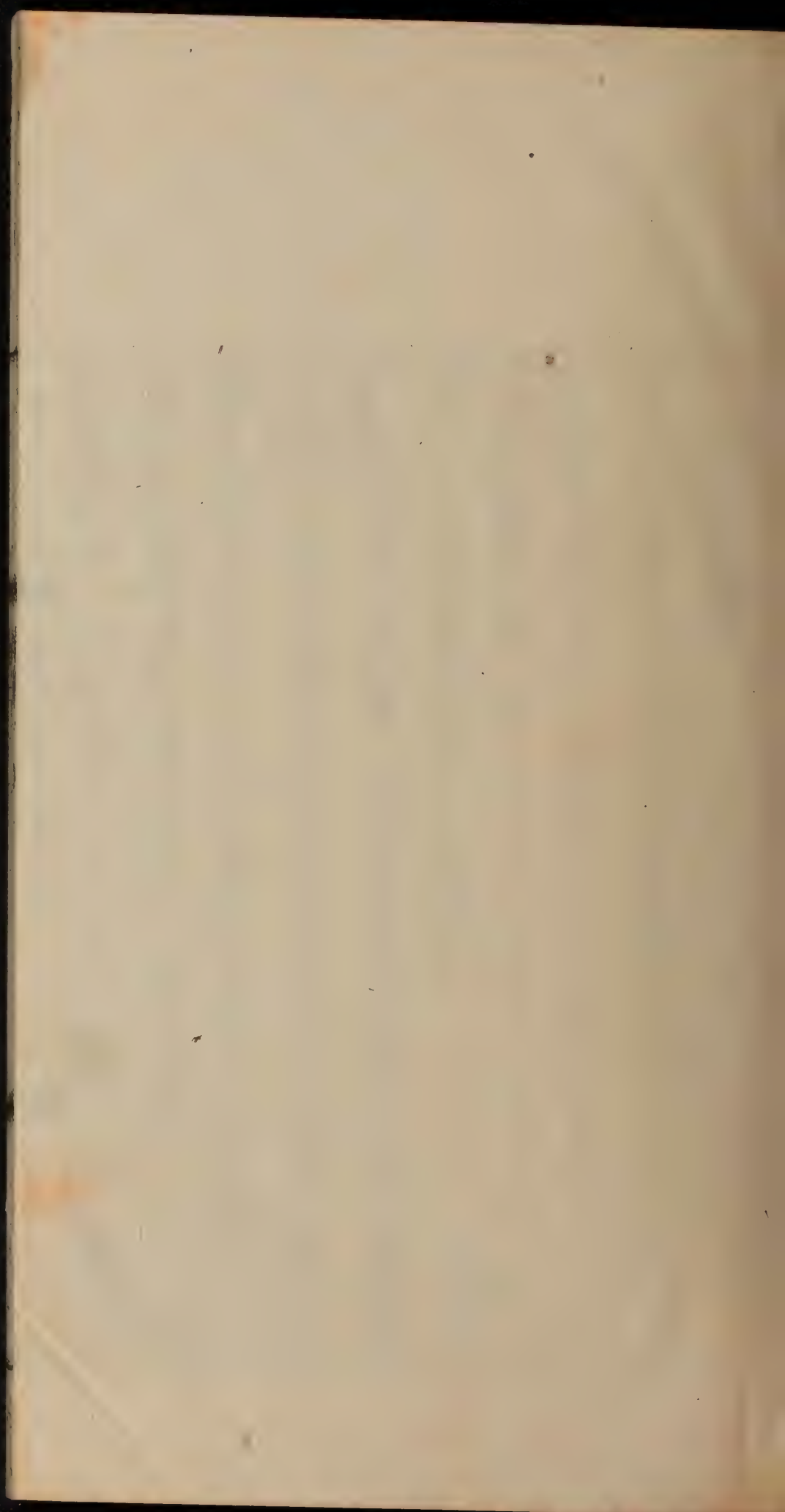
胡翼南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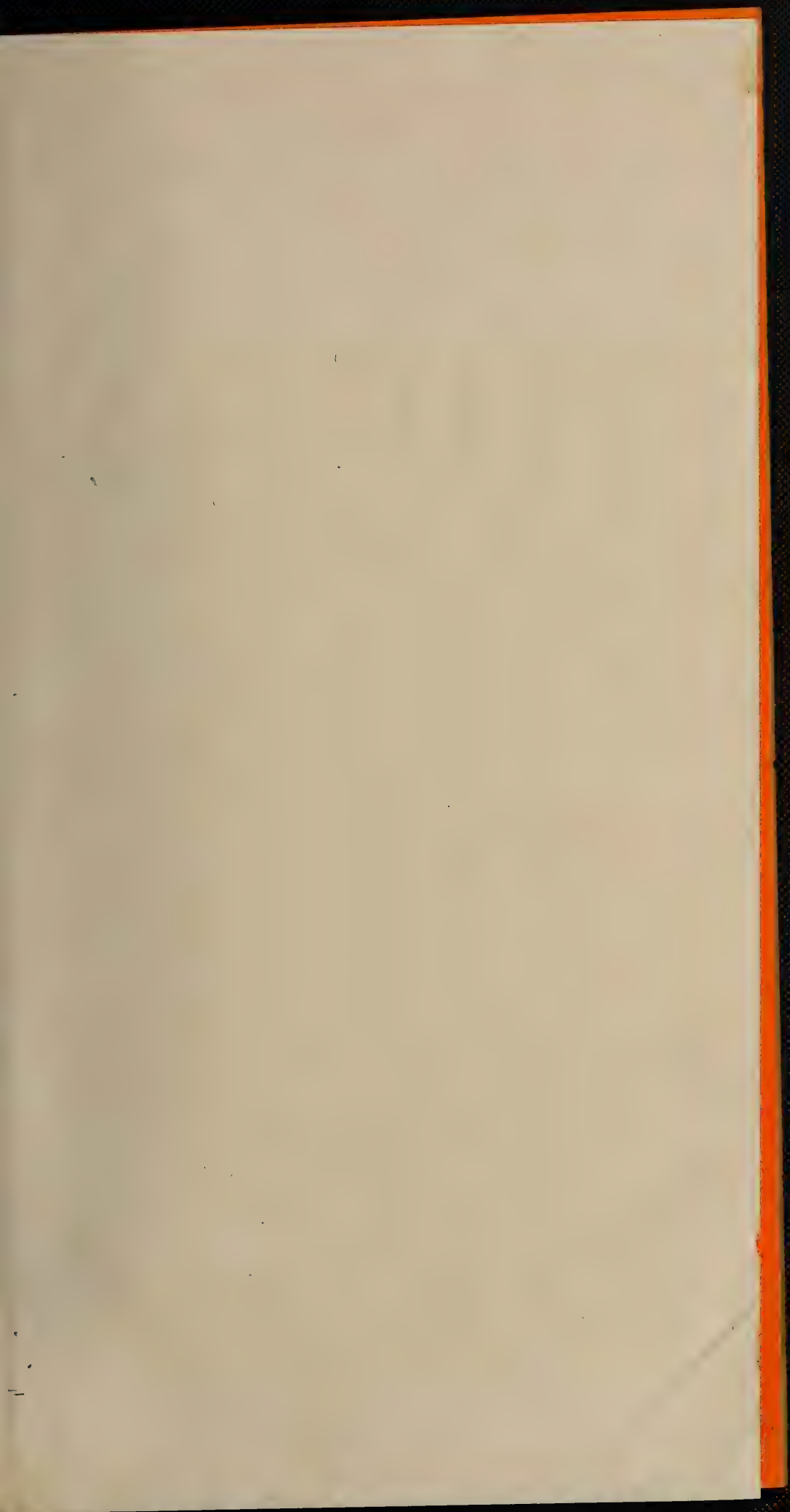
十六

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二

序文







PL
2710
434
A1
1920
v. 16

作如是觀序

吾人造詣惟化之境爲最高而最難境未至乎化則道德之界蕩檢難防境既至乎化則道德之途行所無事然而聞見不博不能化思慮不周不能化事不問輕重理不問是非情不問公私勢不問順逆無論矣卽使事理情勢任吾所爲而不窺究竟探初終悉其不外如是不過如是而惟貿貿而行者仍屬徧急拘墟終不能化民國肇造以來士大夫之謹身自愛者寥寥難覩大都奢侈也圓滑也僥倖也躁進也權詐也甚至帷簿不修簠簋不飾則國務院某總理以私一德婦棄職逃官矣國使署某參贊以姘一法婦出妻屏子矣某營長則對小脚紅鞋而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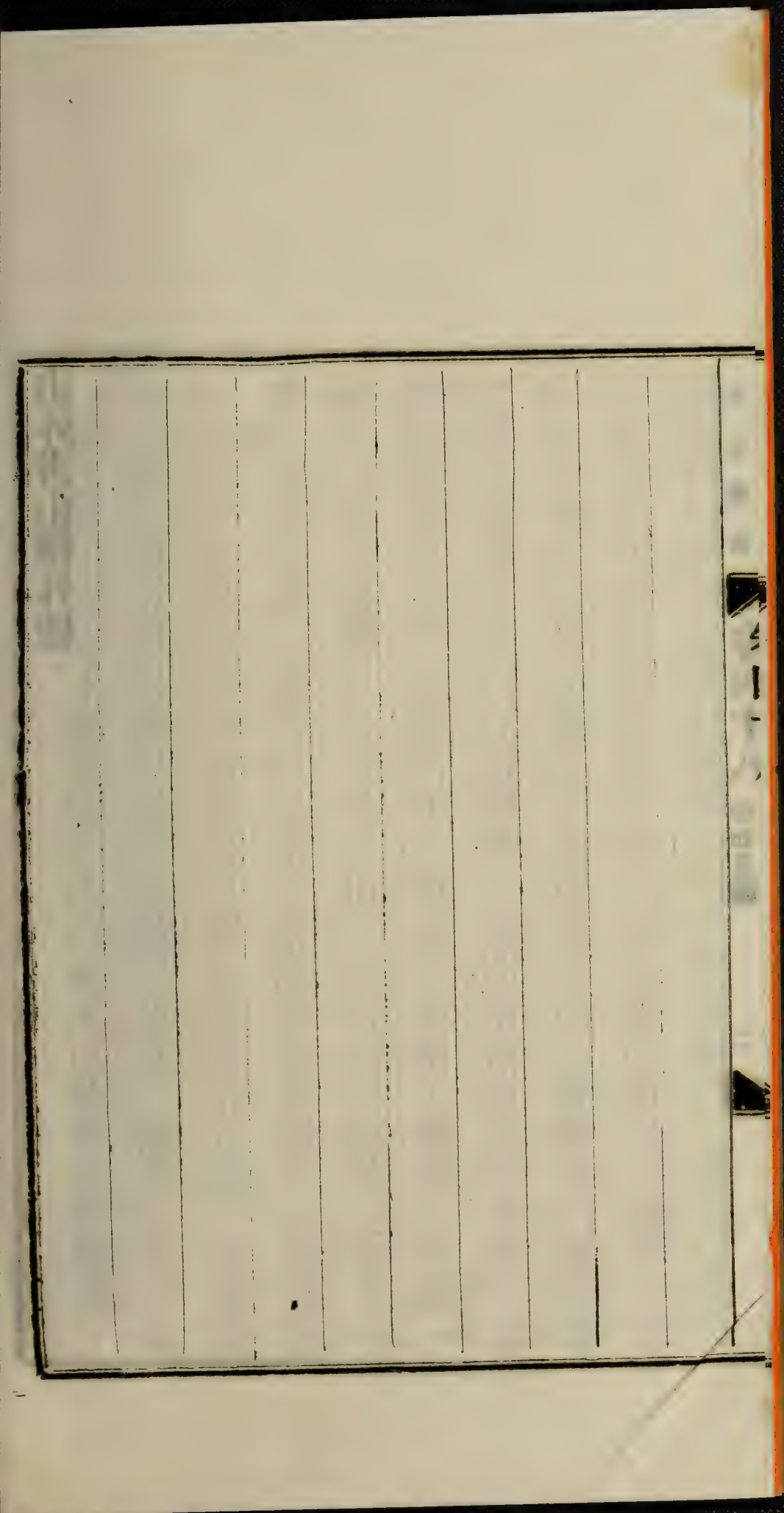
彈某律師則賭金鞍白馬而亡身此無他財色二事未之化焉
耳逍遙先生嘗借題寫意大放厥詞爲雕龍詩集序登華字曰
報中予愛其沉博絕麗史筆紛披道味悅心醍醐灌頂視屈原
之懷宗國庾信之哀江南靖節之賦閒情徐陵之序新詠尤爲
獨出冠時自有千古爰輯印之並請先生附入題解等合爲一
編命曰作如是觀云夫天水冰山之戒何須竊國偷王華鬢切
利之場那有儼亡孤入堆金積玉孽障徒增賣履分香癡情貽
誚流光荏苒誰識百年皆易盡之期前路微茫宜從一覺轉難
回之夢是篇也以念佛三昧之法讀之化之一境其庶幾乎時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新會陸廷昌灼文氏序於香江厚豐園之

山外青山樓外樓

文集彙鈔

卷四十八 作如是觀

二



胡翼南全集卷四十八

序文

雕龍詩集序 原名作如是觀

三水 胡禮垣翼南甫著

夔關詠古詩王振落落之詞南嶽呼圖畫像拜眞眞之貌秦吟
十首四裔名傳何滿一聲六宮歌徧苟芬芳而加之悱惻自潤
古而能以雕今劉君紫東西晉名流東嶠雅士三生哲匠一代
清才淫浸百家足抗班香宋豔鑪錘六籍能兼樂旨潘詞筆不
停毫文無加點高文典冊世推司馬之辭章風語華言人誦香
山之樂府夫人莊氏性嗜詩書情輕華銓韻參妙諦詩雜仙心

慕祖德而志在漆園愛南華而神傳秋水閨秀而心通河洛璇
璣迴八角之文天孫而星傍少微雲錦有七襄之製爾乃鉤心
鬪角轉字催腔笙磬同音雲龍並駕一則披香博士蘇蕙羨其
風華一則文陣雄師東萊資其著作問字於掃眉才子妻卽賢
師徵文於坦腹郎君卿眞吟伴湘蘭一朵携手同看園竹萬枝
迎眉暈綠雞鳴窗而郎起香沉水而妾歌疊韻雙聲吟聞戶外
唱予和汝曲在盤中拈毫則雙管雲飛聯句而並頭花發旣切
磋於枕上將偕老於詩中馨逸旁流不能無述其詩文之並見
於梧桐山二集者予旣取而評隲之矣今夏乃以其雕龍詩集
問序於予集爲懷古詩十篇篇十首美人圖詠百首蓋邇日閨

中刻燭拈題之作彙爲卷帙仿予梨園娛老集法自行箋註者也每誦一回令人擊節美矣哉徵簡編之繁富樂琴瑟於唱吁伉儷相莊固如是乎子美讀漢書之傳大白思浮桓伊聞鄰里之歌奈何輒喚良有以也夫才者情之發才盛則情深風者韻之傳風高則韻遠是編懷古各首考据詳明取材富有論高陳亮尤兼遷史之雅馴義重魯連更極陸生之雋永寫古人之衷曲則懸鏡觀形作後世之箴規則覆車示戒筆張牛弩何須委婉千言手挾龍文但取韓陵片石掃陰何於灰裏拉雜捐除吞雲夢於胸中槎枒吐露周遭故國懷笛裏之江山瀲灩春潮送酒邊之風景歎爭王於昔日豆剖瓜分變民主於今朝聯邦合

族低昂雙闕慨魯殿之徒存寥豁九門甯秦宮之可顧所以滕
公駟馬過漆室而悲鳴謝傳雙輪望高城而不入也是則降王
勿懣歌怪陳思息壤難移籌先甘茂者矣而其詠美諸篇則遠
結古歡工爲才語拾芳華於彤管五際宏開散煙墨於香奩八
風並奏上稽瓠史因鼓舞而出以鏗鏘旁達稗官愛名花而及
其香草惟心波之湛漢乃情岳之干霄疑是妝成乍來鏡裏恍
聞珮響如隔簾間之子修容干卿何事癡人相惜舍我其誰意
蕊天飛長願佳人再得葩華雲布能教逝者重生妙手白描隱
隱呼之欲活音塵若接姍姍怪其來遲六管揚風三英耀彩麗
句掩明珠之色流景紆雲霜天聞清角之聲歌離吊夢題來黃

絹都成畫裏青詞譜出烏絲代寄河東紅淚是又哀其窈窕曲
致纏綿終古蛾眉一齊膜拜者矣合而觀之是編也風雲進取
咳唾足徵庾亮之才根本深謀吐納亦見桓沖之智嗤羅虬之
癖嗜獨比紅兒陋王建之幽情徒知宮女騎西第將軍之馬何
以加茲奪東方學士之袍問當誰屬後來居上應云壓倒前人
作者鳴謙尙恐詒癡問世說者謂立言之善必按平時利導之
宜惟因乎勢今者世殊杜甫忽爲無病之呻吟身異陶潛乃援
閒情而作賦未免貽譏俊傑難解蚩倖不知彰往乃所以察來
懲前卽因而毖後是以文通金海秀才悟帝業之非集號煙花
名士愛清流之譽梟雄斬勒難欺三輔大人砥柱中流除是五

陵男子欲知作意請一縷陳夫以國事付夷吾內寵何傷乎齊
霸使愛妃比膠鬲昏庸卽召乎殷亡而乃趨貔虎於帳前星劍
沉而廿年走鹿拜種蠡於花下井梧落而千古啼烏何爭封却
甬東稱孤一世妄說神驚樹下避舍三軍則姑蘇之臺如何不
懷青陽玉葉只宜四闢之明堂絳劍鋼鋪難達九衢之民隱而
乃離宮別館窮九柯十匠而羅列庭階日月星辰向萬戶千門
而收歸閭內光陰白璧一朝來山鬼之催黑刼紅羊三月烈憤
王之燄則阿房之宮如何不懷事漢而羞慚北面義已合於田
橫亡秦而獨立南離道不同於張軌而乃因剖符而去帝猥云
聊以自娛緣賜璽而稱王誰謂何渠不若僅使雲吞象郡送歲

月於秦時何如檻俯龍川覲山河於漢代則越王之臺如何不
懷一面東風豈爲官家火德三分旗蓋已非池上蛟龍而乃借
荊州則索債風卑仇婚姻於銅斗守吳會則挈瓶器小失散博
於梟棋暮氣忿兵戰獠亭而撓敗稱臣納質向爐火而乞憐則
赤壁之蹟如何不懷河通金水原集長庚太白之流地接玉津
宜開潞國文公之宴而乃逐繁華而同趨勢燄枉教臺號清涼
托文字而惟醉紅裙安見客來消灑等雄雞之斷尾焉知淫福
爲殃比象齒之焚身尤忌儻來不義則金谷之園如何不懷月
雖如璧難期夜夜之圓樹縱有瓊幾見朝朝之豔而乃隱囊紗
帽枕美人而斷送六朝酒國詩家聚羣小而常隨十狎青溪柵

失金陵之王氣全消結綺樓空姐己之頭顱不恤則景陽之井
如何不懷紫微帝主豈真羯鼓君王織女前身未必霓裳妃子
而乃覓丹砂於紅粉美奪新臺混白髮於青宮仙尋舊館三千
佳麗寵移太液池頭五百袈裟恩負長生殿上則馬嵬之坡如
何不懷富貴而忘唐室卮盤之賜徒殷後生而悞老奴遷鼎之
心不肖而乃盤遊汴水負君臣白馬之降佻達幽州辜兒女朱
絲之繫此地十年宴處徒驚郎主重過當年三矢復仇只有先
王不死則三垂之岡如何不懷身招討而內結中涓智應師乎
嚴綬將在外而可違君命法當守乎孫臏而乃宰相薰天三字
之冤沉無鬼書生叩馬一言之早料如神悲絕代之忠肝知己

賸黑風龍虎慨千秋之孤憤撩人惟寒食梨花則鄂王之墳如
何不懷國君必死社稷殊非公理之言興亡分責匹夫自是至
通之論而乃鯨鯢徧地但虞奪柄於羣璫狐鼠滿朝尙長隣邦
於七恨變鬚眉於巾幗何曾繪畫圖中走玉節於金靈謬托相
從地下則萬歲之山如何不懷若夫星娥月姊本文士之托言
碧海青天亦詩人之寄興梁玉清衙城侍女何處尋踪成武丁
桂海仙官憑誰問訊風鬟霧鬢徒嗟行雨於巫山碎珮零環空
憶凌波於洛水何似山花寶髻平視無殊駕鳳之妝須知石竹
羅衣等觀自有驚鴻之態梅花呼其姓字悟妙聲色之非遙茗
椀淡其塵懷信清淨緣之可結則美而風韻欲仙者此其類也

詠之宜也生來絕色非俗筆之能描獨愛清真嫌鉛華之反沲
美顏膩理目騰電以流波鬢髮垂髻眉橫山而起黛約畧入甘
泉之畫伊人之魂夢常縈等閒爲吳市之遊觀者之金錢亂擲
清臚窺牖月乍入而室明軟語跨閭珠旁懸而星避就使情疏
笑淺玉猶妬於帳中倘其煙視媚行花羞落於庭下則美而天
生麗質者此其類也詠之宜也史續兩都之筆名耀蘭臺胸藏
二酉之書證諸竹簡東牀入選禱天願變男兒西邸知名不櫛
何慚進士設十重之步帳足解長圍戴尺五之皂紗定呼飛將
三臺妙迹作龍伸螭屈之師五色花箋製河北膠東之紙信斯
文之不墜六宮天子喚以先生喜女校之必昌十哲宣尼居然

繼起則美而聲華籍甚者此其類也詠之宜也大集泚泚朝野
起溫柔之化盛名鼎鼎文章操司命之權具真靈位業以成圖
結鞶爲鑑本亘古無儔而立調織錦裁詩付色相於楞嚴此外
更無你我寄幽懷於秋葉其中誰是相思聽鸞樓朗朗之吟當
日歡迎玉輦誦杜宇時時之句至今愁過葭萌佳章散在鴻都
非徒芍藥巧製分諸麟閣無限椒花則美而文采風流者此其
類也詠之宜也笛聲三弄暗香疏影之容檀板初調玉樹臨風
之度登瑤臺之絕頂乃來混世才人漾淥水之千層恍見斯波
光妓可是雙聲絳樹鼓嚨鳴兩串歌喉遙知一曲韋娘啓篋積
幾升紅豆仙緣遮隔聆音者影恨銀屏香澤微聞題句者魂消

金粟果使韓娥對酒唱人間第一之聲何殊王母開筵奏天上
無雙之曲則美而清歌絕唱者此其類也詠之宜也豈必佳人
原弟兄之協律不徒巧笑擅嬖寵於平陽虹竿雉拂之場回鸞
縹緲兔月羊燈之下么鳳輕盈馭娑爲侍從之遊騁纖腰而風
結姘女作半仙之戲揚羅襪以霄凌蹋臂而效縈塵陽月牽坤
靈之扇旋懷而兼集羽金臺忘將老之年若非掌上留裙應訝
乘風歸去毋乃眼中有鐵能教駐電傳情則美而妙舞超羣者
此其類也詠之宜也軍書告急長女忽而英雄戰士籠東太妃
翻成上將叱撻走桃花之馬愈覺嫣然健兒儕裙脚之班更形
娥媚玉虹起而一方保障豈徒城號夫人金虎嘯而七萬統兵

不愧軍名娘子看密代報仇於潤州江上羞稱易水荆卿歎從容就義於燕子樓中何異文山相國定與法娃貞德同爲姊妹之花幾疑俄媛蘇菲曾結金蘭之契（按法國女傑貞德生於一千四百十二年戰勝英兵解奧良之圍又俄國女傑蘇菲亞生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爲虛無黨指揮員時以振帕爲號轟殺俄皇亞力山大第二）則美而義俠驚人者此其類也詠之宜也飛雪研丹入肉人而變色花明玉淨畫眉史以成癡戲相服於陳侯香流荀草鳴衣裾於漢帝骨有靈根粉題綴五出之花（粉題婦人額也見太玄經）最憐顰效綵髻戴雙飛之燕反笑時妝婉約行來蓮裏之金花更巧婆娑舞去雲中之弓月

常新資獺髓而赤點增妍何惜吳宮之琥珀散龍香而玉鞵見
賞不愁淮上之鴛鴦則美而修飾失真者此其類也詠之宜也
發雙蛾於石黛豔自南都開兩靨於胭脂嬌從北地妝明蟬之
薦鬢則反插金釧照墮馬之垂鬟則橫抽寶樹驚鸞冶袖時飄
韓掾之香赤鳳銜書或惹昭儀之火雖非圖畫入嬌室而不分
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面首頒來三十用成累德之辭楊花
飛落誰家播在樂章之曲則美而冶容靡曼者此其類也詠之
宜也日月託明空之照陰毒何多玉人作金屋之藏宣驕愈甚
崎嶇蜀道誰知結怨於樓東烽火驪山竟至召戎於邊外飲餼
拚命異時長喚卿卿誦賦沉身此際何堪爾爾一落長門永巷

從無我見而猶憐憑他醋海酸風可決朕聞而尙畏是豈當眞
國色思爲無子之花漫云墮落情天莫解同心之結則美而嫉
妬難醫者此其類也詠之宜也偕重華而巡洛榮首推乎女嬃
娥皇得快婿以乘龍幸有過乎飛鸞輕鳳開第平泉之里果然
天下無如誕生濟世之英試問古今有幾倩良媒於紅葉流水
能傳翡翠之蘋借捷足於崑崙乘風直達蛟綃之枕靈鍾新野
引來符伏眞人囚繫東吳忽值榴環大帝翻怪雄狐巫蠱通靈
蔽堯母之門轉嗟胡羯番僧秘術誤天魔之女則美而福與慧
兼者此其類也詠之宜也彩鳳隨鴉悽愴賦斷腸之集虞歌戚
舞悲傷等絕命之辭擁髻恒啼玉指之環有淚抽觴自愛金輪

之咒無靈二三斛火齊（去聲）輝煌反使綠珠沉墜五百年風
流冤孽休教碧玉多姿脉脉有情遣嫁忍同平駱馬綿綿此恨
傳詩莫讀乎陳鴻敢期送抱推襟入室下樊英之拜遑問禁寒
惜煖分涼作荀粲之憐則美而紅顏薄命者此其類也詠之宜
也然則對河山而感慨緬彼美以興嗟前路微茫驚去來今於
彈指貞期可卜識戒定慧者何人進江東羅隱之謀華堂花醉
乞西蜀王褒之諡甲館簫留萬古何愁春秋有筆九原可作風
雨猶懷人之悽也其能已乎夫稽讜論於瓊山秦檜和戎原爲
至計考碑文於鄭府會眞作記全屬荒唐一按紫陽瓊山皆以
秦檜主和爲是蓋其時宋實非金敵不和則殺戮必多不堪設

想也特其殺岳飛則自絕於人道耳及按崔鶯鶯碑卽鄭府君碑在河南滎陽縣治顧寧人謂此碑足辨會真記之誣一而況平等已明何患偷王竊國自由頗可豈虞蕙歎芝焚瑟瑟秋風不到昭陽之殿迢迢銀漢長環白玉之堂一按美國總統所居處名白屋一池無濁水之魚林盡晨風之鳥放叛兒於北海虎入而鮑居浴義女於南溟春規而夏矩談國際則大同是尙會當亭毒八荒務民生則郅治可期行見盧牟六合邁鴻圖於往古菽粟將同水火之饒通馬寶於全球工商且鬪陶猗之富怪闢南枝之柏愛憎不起於親疏奇祛青草之墳婚媾何分乎種族一西湖志言岳墳多柏其枝無北向者按岳墳在棲霞嶺下

其樹木枝皆南向者爲吸取日光耳又歸州圖經言塞外草俱白惟明妃冢獨青故號青冢云按塞外沙漠之地每相隔頗遠必有腴沃之處草木青葱西人名之曰阿隘思士想明妃冢適在此等處耳然則南枝青冢均非有可奇怪也）民爲主而君爲僕道洽風從夫則扶而妻則齊妝嚴夢正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名譽同矜天爵榮而何有公侯伯子恩情不貳人倫飾而豈容外婦私夫必實驗以爲憑行哲學於便程服物惟靈魂之特重破神權於正直聰明君子皆君野人不野鎮方隅以坦蕩慶家室以和平周大夫黍離稷實之章衛莊姜黃裏綠衣之句已成古調不合今彈然而記李泌之名言命由我造讀陸機之論

辨國豈人亡言有虞箴何非殷鑒茲乃清新俊逸倜儻權奇穠
而不穢婉而多諷風神元定駕齊梁而金鹿詞哀藻思芊綿追
漢魏而玉臺體豔緣天情之開朗振逸響以雕華聚可歌可愕
於同時奕棋杯酒集傾國傾城於一室紙醉金迷一覽怡情千
秋在鑑如看琳琅幻境衍專制之官場如聽天寶宮人說開元
之遺事如遇虛無社黨談革命之精神如偕入定高僧遊華鬢
之天市運琴心於劍膽直將擊碎唾壺托粲齒以飛花何止喚
醒如意二十五郎之歌管縱橫則墨外常流三千餘載之炎涼
上下則簡端活現高樓倩女指痕印而愁疾全蠲華屋熱官牙
慧拾而宦情胥淡在昔靈飛六甲高擅玉函於今鴻烈千方無

須丹枕是編也文明進化都從淡定之天觸法根塵參透色空
之相黃梁夢裏繡領皆非紫竹林中白衣自若摹孟入檀來之
慘狀如註丹書化妝樓情史之因緣使同真誥摩登有女甯迷
漏盡之阿難讓禪爲君愈愜覺餘之巢父書以衍波精紙春風
拂而老葉長青歌來密字眞珠雅韻流而行雲欲遏從此青牛
帳倚阿蒙嚙語不聞龍韜豹畧之鈐經固知朱鳥窗前諸姊銘
心合作黃玉綠純之寶冊

附雕龍詩集懷古詩題考

姑蘇臺

吳地記曰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向去國三十五里春夏
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五湖去此

臺二十五里越絕書吳王夫差破越越進西施
請退軍吳王築姑蘇臺五年乃成高二百丈

阿房宮

史記秦本紀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三輔舊事曰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置銅人十二於宮前杜牧阿房宮賦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

越王臺

一統志勾踐登眺之所曰越王臺在會稽穆山又福建邵武府亦有越王臺漢閩越王無諸游獵之所又番禺縣西越王山上有臺趙佗所築茲所錄為趙佗之臺

赤壁

隨園隨筆云今江漢間稱赤壁者有五漢陽也漢川也黃州也嘉魚也江夏也東坡指黃州赤鼻山為赤壁夫劉備居樊口迎操軍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又當在江南矣按赤壁之戰火烈風猛燒盡操船曹兵大敗石壁皆赤故曰赤壁其地在湖廣荊州府當陽夷陵之間東坡所遊之赤壁為黃

州天生赤石之壁而夏口武昌俱在其西蓋其時東坡謫居於此憑弔興懷作賦料耳未必不知其非是也

金谷園

類函金谷園在河南府城西有金水自太白原南流經此谷晉石崇因川阜造園館自作詩序園有清涼臺即崇妾綠珠墮樓處

景陽井

金陵志景陽井在臺城內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隋兵舊傳闌有石脈以帛拭之作胭脂痕名胭脂井一名辱井在法華寺

馬嵬坡

按馬嵬在西安府興平縣西二十五里有驛楊貴妃死處

三垂岡

五代史後唐莊宗紀初晉王自邢州遷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辭甚悲時存勗方五歲晉王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

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胡三省通鑑注三垂岡在屯留縣東南

鄂王墳

按岳飛追封鄂王故稱鄂王墳餘見文內註

萬歲山

輟耕錄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二年修繕之其山皆以玲瓏石疊壘峰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廣寒殿在山半車駕歲巡上都先宴百官於此明史莊烈帝紀彰義門啓帝登萬歲山望烽火徹天歎曰苦我民爾遂分送太子定王永王於外戚周田二家翌日味爽內城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復登山以帛縊於山亭

撮錄雕龍詩集百美圖詠題解

織女

曹植九詠註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

嫦娥

王充論衡后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其妻竊嚙之奔入月中爲嫦娥

巫山神女

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

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洛神

曹植洛神賦序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

弄玉

列仙傳簫史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作鳳樓教弄玉吹簫感鳳來集一日夫妻乘鳳飛去

天台仙子

列仙傳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遇二仙女邀還家停半年而歸家中見七世孫矣

萼綠華

真誥萼綠華者九疑山得道女羅郁也晉升平中降羊權家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授權尸解藥亦化形而去

葉小鸞

列朝詩集葉小鸞字瓊章吳江人工詩善畫坐疏香閣薰爐茗椀琴書相伴歿時見五色彩雲捧足而去

雲英

列仙傳裴航遇樊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揭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娶雲英與之仙去

隨清娛

奇女子傳司馬遷侍妾隨清娛子長遊覽嘗從焉

琴操

聞見錄東坡問杭妓琴操何謂湖中景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曰裙拖六幅相江水髻聳巫山一段雲琴問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

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即日削髮爲尼

王朝雲

冷齋夜話東坡南遷侍兒王朝雲請從行東坡嘉之作詩有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外維摩忽解禪之句

王昭君

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披圖召幸衆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工乃惡圖之後匈奴求美人爲關氏上按圖以昭君行臨辭豐容靚飾光動左右帝大驚

爲誅畫工
毛延壽等

虢國夫人

楊妃外傳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譔浪巧會旨趣大姨封韓國夫人三姨封虢國夫人八姨封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以爲脂粉之資然

虢國夫人不施朱粉自有美豔常素面朝天子

衛莊姜

按詩衛風碩人爲莊姜詠也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卓文君

葛洪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眉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李夫人

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少而早卒武帝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西施

孟子疏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甘后

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玉質柔肌媚態容冶河南獻玉人高三尺取置后側與玉人潔白齊潤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

張麗華

陳書張貴妃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采進止閒雅容色端麗每瞻視盼睇光彩溢目照映左右

吳絳仙

山堂肆考隋煬帝御女吳絳仙能畫長眉帝每視絳仙顧內侍曰古人謂秀色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飢矣

楊貴妃

太真外傳楊貴妃小字玉環寵傾後宮白樂天長恨歌云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楚蓮香

開元遺事都下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游子弟相詣之蓮香每出入則蜂蝶相隨以慕其香也

粉兒

麗情集詹天游屬意宋駙馬家粉兒口占曰白藕香中見西子紅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箇也銷魂宋遂以紛兒與之曰令天游真箇銷魂也

曹大家

後漢書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只固著漢書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蔡文姬

後漢書列女傳蔡琰字文姬邕之女博學才辨善鼓琴漢末兵亂被擄左賢王以爲后魏武帝遣使以金帛贖回問其家典籍答曰亡父賜書四千許卷今無存者

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黃崇嘏

十國春秋黃崇嘏好男裝邛州刺史周庠奇其才薦攝司戶參軍胥吏畏服庠愛其丰采欲以女妻之崇嘏獻詩有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之句

謝道韞

晉書烈女傳凝之弟獻之與客談論將屈韞遣白曰願爲小郎解圍乃設青綾步幃蔽申前議客不能屈

衛夫人

晉書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尤善規矩真書如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右軍嘗師事之

薛濤

全唐詩話薛濤女宏度父郾因官寓蜀母孀以詩聞外遂與諸名士傳酒賦詩晚歲居碧雞坊創吟詩樓製小箋裁詩蜀中號薛濤箋

袁大捨

南史后妃傳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為女學士賦詩采其尤豔麗者為曲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習而歌之

上官昭容

景龍文館記上官昭容名婉兒母鄭氏方娠夢神人界之大秤曰持此可秤量天下按上官昭容集二十卷張說序曰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彩無章

其麗
黼黻交

蘇蕙

晉書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符堅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璇璣圖詩以寄滔宛轉循環詞甚悽惋

管夫人

松雪集管夫人答松雪欲置妾詞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坭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坭中

有你你坭中有我云
云松雲大笑而止

任氏

詩話蜀侯繼圖偶倚大慈寺樓見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擲管下庭除書就相思字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拾貯篋中

後卜婚於任而知即任所題也

程一寧

情史程一寧元順帝妃也常於春夜登翠鸞樓倚欄弄玉龍笛吹一詞云綠窻深鎖無人見自碾硃砂養守宮又云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空聽景陽鐘又云春風

不管愁深淺日日開門
掃落花以此寵幸無比

花蕊夫人

後山詩話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蜀亡入汴道經葭萌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

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
畢將軍催行宋太祖納之

張紅紅

樂錄唐妓張紅紅穎悟絕倫歌巧於市將軍韋青納為姬有樂工自撰歌青召紅紅聽於屏後紅紅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即令紅紅隔屏歌之一聲不

失後召入宮
號記曲娘子

雪兒

世說雪兒者李密愛姬賓客文
詞藻麗密即付雪兒協律歌之

寵姐

天寶遺事寧王有樂妓寵姐善歌色美客莫能見李白醉戲請見之王
乃設七寶花幃召寵姐歌幃後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聲亦幸矣

董雙成

漢武內傳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璫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

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
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

樊素小蠻

范攄雲溪友議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
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趙飛燕

飛燕外傳后衣雲英紫裙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順風楊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裙久之風霽后泣曰使我仙去不得

木蘭

木蘭傳木蘭梁時商邱人父病不能從軍爲有司所苦木蘭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也

秦良玉

明史秦良玉傳秦本重慶儒家女嫁石砮土司馬千乘馬死無子秦襲職值明季荒亂帥師勤王御製詩旌之有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及從此麒麟畫美人圖之句添韻事丹青先

荆十三娘

本傳趙中立於蘇州支山禪院見女商荆十三娘因慕趙同載歸揚州其友李三十九有愛妓爲其父母奪以與諸葛殷偶話於荆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相待至期荆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

關盼盼

麗情集張建封鎮武寧有愛妓關盼盼張沒不嫁居燕子樓十餘年白樂天贈詩有一朝身去不相隨之句盼泣曰妾非不能死恐人謂我公重色耳答詩云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遂不食而死

二喬

明方正學題二喬觀書圖詩云深閨睡起讀兵書窈窕丰姿若個如千古周南風化本晚凉何不誦關雎

孫夫人

蜀志孫權以妹妻劉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環立先主每入心嘗凜凜

梁夫人

宋史金兀朮破臨安韓世忠知虜不能久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先屯焦山寺兀朮約日大戰將十合梁安

國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

瑩娘

潛確類書瑩娘平康妓也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率衆同志爲修眉史矣

夏姬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郭璞荀草贊荀草赤實厥狀如管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豔厥媚三千

麗娟

郭憲洞冥記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玉膚柔軟吹氣勝蘭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訝爲神怪

壽陽公主

粧樓記宋武帝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後人效爲梅花粧

潘妃

南史東昏侯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飾以金璧其玉壽中綺窻間盡畫神仙又鑿爲金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宵娘

道山詩話李後主作金蓮高六尺蓮中作五色瑞雲令宵娘以帛纏足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唐綽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爲宵娘詠也

鄧夫人

拾遺記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額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當滅此痕和乃命合膏琥珀太多及瘥而有赤點益增其妍

諸嬖人欲邀寵者皆以丹脂點額而後進

徐月英

北夢瑣言江淮名妓徐月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頭水忍照鴛鴦兩背飛采蘭雜志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散以

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獨見輟

孫壽

後漢書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齟齬齒笑以爲媚惑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歛然諸夏皆倣效

賈午

晉書賈充傳韓壽美姿容充辟以爲掾充女午見而悅焉潛通音好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惟賜充充女密盜以遺壽

趙合德

飛燕外傳趙飛燕既立爲后其姊合德進爲昭儀宮奴燕赤鳳通於后兼通昭儀赤鳳出少嬪館后適來幸爲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自爲

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

山陰公主

宋史山陰公主廢帝妹也謂帝曰陛下六宮萬數妾惟駙馬一人何太不均帝爲之置面首三十人褚淵與焉主尤愛之閉閣中備見逼迫淵不從主曰公髯

夫人

如戟何無丈夫氣淵答曰淵雖不才不忍首爲亂階

崔鶯鶯

元微之會真記崔鶯鶯使婢紅娘持彩箋授張生其詞云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秦若蘭

聞見錄陶穀使江南韓熙載命妓秦若蘭詐爲郵卒女擁篲掃地穀因與之狎贈詞名風光好李煜宴穀命妓歌之穀大沮即日北歸

武后

唐史武后自名曌臨朝稱制後改國號曰周稱金輪則稱天皇帝徐敬業討之其檄有云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

陳皇后

長門賦序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復得親幸

梅妃

梅妃傳太眞入侍寵愛日奪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長門賦力士方奉太眞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

褒姒

綱鑑周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王嘗與諸侯約寇至舉烽火則來援乃無故舉火諸侯至而無寇始大笑及申侯召犬戎伐王

烽火舉而兵不至遂殺王於驪山虜褒姒

王戎婦

世說王戎婦嘗呼戎爲卿戎曰婦卿婿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李勢女

世說桓溫平蜀得李勢女藏齋中妻南郡主拔刀率婢往欲斫之見李在窗前理髮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前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若能見殺是所本懷主

乃擲刀抱之曰阿子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宣華夫人

隋紀隋文帝以陳高宗女爲宣華夫人及崩太子遣使齎金合緘封以賜夫人乃同心結也悲而却坐不肯拜諸宮人逼之乃拜

邢夫人

史記外戚世家尹夫人願見邢夫人武常飾從御者冒之尹夫人辨其非是及邢夫人至乃俯首而泣自痛不如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班婕妤

樂府解題班婕妤美而能文成帝所寵後飛燕姊弟寵冠後宮婕妤自知恩薄懼得罪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因為賦及執扇詩以自傷

娥皇女英

湘川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以淚灑竹竹盡成斑按二妃嬪舜在舜三十歲之前舜崩時年已百有十歲

飛鸞輕鳳

杜陽雜編寶曆二年制東國貢舞二人曰飛鸞輕鳳修眉顰首蘭氣融冶每歌罷藏之金屋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紅拂

紅拂傳李靖微時謁意楊素有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夜遂奔靖曰妾閱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靖遂與之俱適太原

竇后

唐書竇后父毅謂后有奇相後歸高祖生太宗太宗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乃探其語名世民

韓翠蘋

詩話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拾一紅葉題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溝上流韓翠蘋拾之後放宮女祐娶

得韓韓吟曰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紅綃

劍俠傳崔生容貌如玉往省一勳臣疾勳臣命紅綃妓送出院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後指胸前小鏡云記取生歸告其奴崑崙磨勒奴曰此言第三院妓約十五夜

來耳至期奴負生往復負二人飛出峻垣

陰后

後漢書陰后紀后南陽新野人美容色光武悅之嘗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廢郭后立之

潘夫人

拾遺記潘夫人江東絕色以父坐法輸入織室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以琥珀如意撫案曰此神女也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

鈎弋夫人

按漢武帝鈎弋夫人孕十四月而生昭帝故號鈎弋宮門曰堯母門昭帝立而年少恐夫人專制竟殺之後疑其神怪爲築通靈臺

戈小娥

元史順帝淑妃戈小娥體白而紅著衣如桃花含露愈增妍美帝曰此天桃女也因呼爲賽桃夫人寵愛有加焉

薛夜來

拾遺記薛靈芸容貌絕世谷習守常山郡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魏文帝帝以文車十乘迎之燭光相繼不絕因改其名曰夜來

桃葉桃根

謝靈運樂府集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作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又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

根相連兩樂事獨使我殷勤後人名其地曰桃葉渡

蘇小小

樂府解題蘇小小錢塘名娼也蓋南齊時人古樂府蘇小小歌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西陵在錢塘之西

樂昌公主

廣記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妻樂昌公主值亂恐不相保徐曰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乃破鏡各執其半爲信陳亡妻入素家素遣還之

袁寶兒

詩話隋帝召虞世南草敕袁寶兒注視世南帝命嘲之世南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顰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寵常把花枝傍輦行

開元宮人

本事詩開元中領賜邊軍纈衣製自宮中有軍士於袍中得詩曰蓄意多添線合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願結後生緣後蔡得某宮人爲此立宗卽以嫁得詩

者曰我與汝
結今生緣

紫雲

本事杜牧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愿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問有紫雲者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

史來忽發狂言驚滿
座兩行紅粉一時回

柳氏

章臺柳傳韓翃與妓柳氏善爲侯希逸從事以世擾不敢自隨柳後爲番將沙吒利所劫龍之專房虞侯許俊乃造番第挾柳氏馳馬歸翃

賈愛卿

詩話韓琦安撫陝西李師中有詩名過之席間爲官妓賈愛卿詩願得
貍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朱淑真

趙問奇古今史朱淑真海寧人文章幽豔才色清麗實
閨門之罕有因匹配非倫勿遂素志賦斷腸集以自解

虞姬

項羽紀籍軍敗垓下夜間四面皆楚歌乃歌云虞兮虞兮奈若何王泣
數行下曰善事漢王虞請先死遂自刎按墓草能舞人呼爲虞美人草

孟才人

唐書孟才人以笙歌有寵於武宗武宗疾篤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孟指笙
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乃歌一聲何

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
之曰脈尙溫腸已斷矣

馮小憐

北齊書後主馮淑妃名小憐以五月五日進號續命周師入鄴獲於井中以賜代王達彈琵琶因絃斷作詩云欲知心斷絕應看膠上絃

綠珠

晉書石崇傳綠珠姓梁博白人也崇以珍珠三斛致之館之金谷園孫秀求之不得乃譖崇於趙王倫族之綠珠乃效死於崇前自投樓下

潯陽妓

白居易琵琶行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琵琶

侯鯖錄蔡確貶新州侍兒琵琶隨行有鸚鵡甚慧確欲呼琵琶輒扣一響板鸚鵡即傳呼不已及琵琶卒偶觸響板鸚鵡猶傳呼琵琶乃感傷成疾賦詩曰鸚鵡言猶在琵琶

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息夫人

左傳楚文王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尚未言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勿能死其又奚言楚子因前聽蔡哀侯滅息遂伐蔡

按古來美人非可限以百而世之詠百美者選擇亦微有不
同以上題解僅取雕龍詩集所列之名略照序文次第而先
後之耳吾粵顏鑑堂乾嘉時有百美新詠之刻冠以五十律
每句繫其一人列宮闈於前臣庶於後列色藝才學者於前

淫亂流離者於後貞淫賢否之中微寓抑揚褒貶之意終以

神仙之虛渺作結亦志在勸懲也其詩並附於左

佳人難再得

李夫人

珍寵貯嬌宜

陳后

寶帳重重護

飛鸞輕鳳

金蓮步步移

潘貴妃

靚粧凭綺閣

張麗華

薰浴出湯池

楊貴妃

奉召初伸掌

鈞夫人

朝尊淡掃眉

虢夫人

浣溪留豔跡

西施

織室顯殊姿

潘夫人

綠供螺痕黛

吳絳仙

顏增獺髓醫

鄧夫人

助妍梅點額

壽陽公主

齊潤玉如肌

甘后

始掠秋蟬鬢

莫樹瓊

新裁雪疊綦

張麗嬪

勝蘭吹氣馥

麗娟

灑竹淚紋滋

娥皇女

纏足昭蟾影

宵娘

迴身肖鶴儀

凝香兒

斛珠空慰念

梅妃

紈扇表幽思

班婕妤

麗句傳箋採

袁大捨

憨容傍輦馳

袁寶兒

環刀歸漢帝

孫夫人

戎服作關氏

王昭君

仕宦金吾匹

陰后

權衡學士師

上官昭容

雀屏古妙選

竇后

鸞鏡誌臨歧

樂昌公主

淺淺流霞暈

薛夜來

天天泄露枝

戈小娥

一聲何滿唱

孟才人

百絕禁闌詩

花蕊夫人

乍望神先沮

邢夫人

無言志強持

息夫人

妖嬈三少貌

夏姬

愧悔十香詞

懿德后

倉猝遊畋異

馮小憐

頻仍廢立奇

羊后

鳳來良有以

趙飛燕

狐媚亦奚爲

武則天

倩盼終應悼

衛莊姜

溫柔詎可怡

趙合德

同心慚賜結

宣華夫人

面首笑充帷

山陰公主

漫舉烽煙戲

褒姒

翻令垓下悲

虞姬

喬公歡兩堦

大喬小喬

秦國侈諸姨

秦國夫人

我見猶憐汝

李勢女

卿呼更屬誰

王戎婦

膩鬟常引蝶

楚蓮香

齟齬想支頤

孫壽

小口櫻桃課

樊素

纖腰楊柳絲

小蠻

舞衣曾怯重

薛瑤英

歌幔鎮教垂

寵姐

史爲修蛾撰

瑩娘

才因協律知

雪兒

璇璣圖蔚若

蘇蕙

囉嘖曲淒其

劉采春

翰墨疇能蔽

衛夫人

丹青倒好嬉

管夫人

辨絃分二四

蔡琰

代戍失雄雌

木蘭

頓覺參禪悟

琴操

寧愁記拍遺

張紅紅

龍門陪乘著

隨清娛

蜀郡校書推

薛濤

越禮從司馬

卓文君

聞名動牧之

紫雲

黃昏潛約後

朱淑真

古渡許迎時

桃葉

待月藏蕭寺

崔鶯鶯

吟紅向水湄

韓氏

踰垣謀甚捷

紅綃

執拂去毋遲

紅拂

審戒虛云犯

葉小鸞

銷魂定不疑

紛兒

章臺欣復合

柳氏

淦浦恨輕離

潯陽妓

欲問君王覓

賈愛卿

遑辭節度隨

關盼盼

鴛鴦飛忍背

徐月英

鸚鵡喚還癡

琵琶

驛裏緣希續

秦若蘭

樓中禍忽羅

綠珠

井桐題落葉

任氏

春草感天涯

朝雲

袍寄諧今偶

開元宮人

荷芬證宿尼

盧媚兒

羊家贈條脫

萼綠華

仙窟飲瓊卮

雲英

洛渚凌波襪

洛神

巫峯行雨祠

巫山神女

雲和憑擗管

董雙成

彩翼羨聯騎

弄玉

幸竊長生藥

嫦娥

何妨七夕期

織女

茲更將右詩所舉之名未見於雕龍詩集者列其梗概於後

莫瓊樹

崔豹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

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

張麗嬪

元史順帝麗嬪張阿元性機敏爲帝製絲紋布之裘雪疊三山之履帝披裘曳履冠方士所進春陽一線巾顧謂宮人曰使朕服此不食不饑遨遊臺島間得與金

仙羽客爲侶視棄
天下如土塊耳

凝香兒

元史順帝宮人凝香兒本官妓也善鼓瑟諳音律能爲翻冠飛履之舞舞時冠履皆翻覆飛空尋如故百試不差帝置酒於天香亭爲賞月飲香兒趨亭爲昂轡縮鶴之舞帝大悅以爲昔人霓裳羽衣不逮是也

懿德后

遼史宮婢單登欲誣懿德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作十香詞乞后手書后書之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後爲所誣曰此詩暗藏趙惟一三字

羊后

通鑑晉惠帝羊后劉聰陷洛陽虜納之聰卒劉曜稱帝問曰我何如司馬家兒對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曜復立爲后

秦國夫人

唐書明皇製紫雲凌波二曲按於含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貴妃琵琶馬仙期方响李龜年觴栗張野狐空篴賀懷智拍板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上戲請纒頭夫人出三百萬爲犒

薛瑤英

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賈至贈詩云舞怯珠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楊炎亦作長歌美之略曰雪面澹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劉采春

全唐詩話劉采春浙人元微之廉問浙東見其所作囉唖曲贈詩歎賞囉唖古樓名曲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昨日勝今日今年老

去年黃河清有
日白髮黑無緣

盧媚兒

潛確類書潁州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蓉香有蜀僧曰此女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

附跋一首

雕龍詩集者粵東新安名下士劉君紫東偕其夫人莊鳳笙女史所作也江夏黃童宋家若憲兩美之合識者羨焉庚戌之歲予輯梧桐山詩文第二集香江胡翼南先生嘗取其中數子之詩大加評論至紫東鳳笙諸篇則尤展厥精微發揚蹈厲而平等自由之境大同至治之機心慕手追如將旦暮遇之也者一時讀其所論莫不翕然以思迻然以起蓋其大公至正之旨和平溫厚之風足使六師不張而羣慝蕭勺也茲復以驚才絕艷之文著灌頂醍醐之理而序其雕龍一集人謂非此序不足以見此詩非此詩亦不能得此序其將以序傳詩耶抑將以詩傳

序耶予以爲詩與序二者蓋相得益彰云爾夫慾海之茫茫也
彼蒼之夢夢也覺岸之望而難卽也晨鐘之叩而勿聽也江河
難挽命也如何其不能不爾之端若以爲人無可尤天有可怨
而不知此非天之所爲實乃人之自致耳所以者何伊古以來
專制之毒深入膏肓反覆纏綿不可救藥雖如來說法萬萬恆
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闢清淨土創兜率天行七眞如示五攝
法金繩玉檢載其道者象負所不勝琅笈雲書鐫其說者龍藏
所未盡乃至安心斷臂求偈施身入地獄以挽衆生析皮骨而
書我靜千途萬轍玉振金聲終不能偕我凡夫登歡喜地離煩
惱門去貪嗔癡存戒定慧其故安在可得而知矣今者專制卒

除光明大放物無舛午人得由庚自由平等之行至治大同之
望此其時矣此詩此序之關係於世也讀之者如入維摩丈室
座滿菩提如登大慧高臺根離塵土徵七處於三千年內阿難
必不仍迷拈一花於百萬衆前迦葉自應解悟澄惡世之五濁
張法界於大千其功用將必有不可思議者時中華民國元年
五月梧桐山人田邵邨跋於九龍望鶴之梧桐別墅

作如是觀卷終

胡翼南全集卷四十九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小壺山館詩存序（原名三生石上）

詩人李小鄴秀才東莞名下士也思爭花發氣得春先守福無
虧與道大適讀予梨園娛老集伊藤嘆滿洲嘆等篇傾矜遙作
問訊時來及讀雕龍詩集序梧桐山二三集序尤爲掩卷低徊
逢人說項至靈魂不死之作讀之則竟曰作者爲有道之士而
許拙著各種爲必傳僕空山老矣物外翛然矜寵若斯得毋滋
愧蔣心餘云神交豈但同傾蓋知己從來勝感恩斯言也洵非
欺我今春梧桐山人以小壺山館詩存并李君之書見示情詞

懇摯勝托妻孥必欲予爲之一序且爲一必傳之序其詩陶寫
性靈具見根柢蓋皆其生平閱歷見道有得之言就簡刪繁去
膚存液如遊山然煩瑣剔而秀峯是呈如臨水然源頭活而中
流自在爲表孤花先芟枝葉將彈白雪細按徽絃所謂燒仙丹
於劫後焚餘鑄神劍而千辟萬灌者也首冠以五古短歌行冲
淡平和遠可上規乎陶元亮中登以七古秋風歌激昂慷慨近
可直接乎屈大均已登作者之堂而躋其載自足傳來奕禩而
壽名山五律者納眼前光景於五字之中吐胸中雲夢於五字
之外意該言簡運筆尤難七律便於言情然境窄則難以旋身
韻拘則艱於副意李君皆能捐除拉雜游刃有餘出顯入深腸

迴已九千鍾百鍊肱折應三非將道學爲詩且喜莊言作雅心
波湛漢取冷泉濯其清襟情岳干霄向靈巖尋其妙句自古美
人香草無傷名士風流從知佳釀離騷都是詩家歲月其淡而
彌永者將久而愈芳矣僕也學殖荒蕪短長無所安敢以文章
司命妄許傳人顧乃聞命欣然見獵心喜者誠欲學休文遲暮
詩評何遜以怡情故不妨作元晏先生賦序太冲而並顯耳雖
然傳不傳之實際僕正不能無言焉滄浪詩話以禪喻詩而斷
其詩學之正不正今李君爲香港佛教會之發起人吾請卽以
佛理決詩集之傳不傳謂我輩詩人類皆有集然詩傳與否未
得而知惟當彼此集中連綴姓名幸有傳者卽附載之人亦因

以顯此姜西溟之說也不知借人以顯是謂攀援攀援者何異
慕聲聞之梵志梵志而慕聲聞佛之所斥也謂今古詩人蘊積
於中纏綿悱惻然後爲詩以宣其志立言旣工自可表襮同人
垂諸永世此朱竹垞之說也不知自以爲工是謂我慢我慢者
無殊成緣覺於辟支辟支而由緣覺佛之所戒也斥與戒皆非
正法眼藏不得謂之傳也然則傳之云者必在於有徵之可信
有據之足憑可信可憑是在乎心心相印則試舉其似以釋疑
圖靈山之會釋迦手拈一花示衆迦葉見之破顏微笑遂付以
正法眼藏而傳衣鉢焉自是以來傳衣鉢者必在心心相印然
心心相印者以之論詩則不可徒托空言而不爲之發凡起例

以示之準繩也詩有體裁而以唐之體裁爲最備詩有格律而以唐之格律爲最精至於琢句雕章情深韻遠摘屈宋之高豔薰班馬之濃香必具騷懷選意然後爲之者尤以唐之詩爲最耐人咀嚼而傳之永永不替也今請卽以唐之詩爲例而取法則期於近焉夫唐代去今千有餘年然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而宋之問傳矣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而柳公權傳矣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浩然傳矣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而蘇頲傳矣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而錢起傳矣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而高適傳矣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而王維傳矣月華照杵空悲妾風響傳砧不見君而王灣

傳矣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而趙嘏傳矣玉顏不
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而王昌齡傳矣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渡玉門關而王之渙傳矣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
半邊日而李太白傳矣此皆見於全唐詩話及唐詩品彙者然
不過略舉一二以示其概耳全唐詩五萬首其詩傳其人安有
不傳者哉夫前乎唐者於漢則有建安之詩於魏則有正始之
詩於晉則有太康之詩而南北六朝尤難悉數後乎唐者於宋
則有東坡山谷諸體於元則有遺山滹南諸體於明則有高楊
張徐諸體而遼金詩客亦正有人使搜羅其人摘錄其可傳之
句豈不洋洋大觀然究不若取法於近精裏求精以明詩之必

傳端不外是之爲得也前清道光之世番禺張維屏著國朝詩人徵略將清初以來詩人千百中擇其十之一復於每人詩集摘其佳句或數十聯或數聯或僅一聯彙爲六十卷著錄者凡千人予今更於其千人中擇取二百於其摘句中或五言或七言各存兩聯幷或獨存其五言或獨存其七言皆取其句之與吾心心相印而信其必傳者錄之聚風雅於一堂而警歎如聞生平若接時一展覽猶見我三生石上舊精魂也然後從李君詩存摘句爲比使李君之詩無有與之相似者則已苟有與之相似則譜絃歌播金石古人豈得專美於前哉因卽以選錄者登於此序俾李君見之如入選佛場中而受其記焉選五言之

句凡二百聯七言之句凡三百聯〔選聯畧〕而每一聯皆昔吾
先正所謂均足以傳其人於不朽者也今小壺山館之詩五言
如舊交聯榻密新竹補窻疎天空雲掃迹人靜月緣牆鷗穩江
心浪鴉翻塔外天幽澗斷不斷白雲深復深七言如中年哀樂
陶絲竹季世功名付水漚別來無恙山如笑坐到忘言水自流
松篁互答聆清奏泉石無言證道心藁牀衾冷和衣擁古鼎茶
香鑿雪煎餘外似此者尙多此等句置於徵略摘句中實無以
別吾以是知其必傳昔達摩祖師傳衣鉢於慧可慧可慮佛法
心印之不可得傳曰我心未寧達摩曰將心來與汝安慧可曰
覓心了不可得達摩曰吾已與汝安之矣茲爲小壺山館詩存

作序而不憚引徵略摘句五百聯以爲證者蓋亦以安李君之心也民國四年乙卯暮春序於香江之厚豐園



梧桐山詩文二集序

邵邨田子今春以其梧桐山第二集詩稿見示屬余商榷誣諉
題詞自維譴陋辭不獲已乃爲之披誦數過謬加評語釐訂已
竟不禁掩卷而嘆曰昔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行今余觀
此集而知大同之可望何則人之志各有不同而秉彝好德之
性則固未嘗或異由其所不異者以推其所必同何難亭毒八
荒而盧牟六合郅治之期有由然也田子幼而好學長更徇通
明珠仙露本其心水月松風表其度二十年前與余相遇於九
龍望鶴齋中初接康成一見而欽爲長者再招祖約深談而同
入玄關老子猶龍不見雲中之尾聖人如柱能全物外之天謂

華嚴爲佛氏世界海之正宗其道在立功修德謂眞誥爲仙家
人間世之寶錄其道在齋潔虔誠何名上清彝倫攸叙欲通法
界因果圓融其生平所志所師都在於此若夫九據元理六空

計音

陰陽藥鼎丹爐化身鑄影不過其優游偶托寂寞消閒者耳

由是離煩惱門發大志願以金剛體運寶積心行七眞如示五
攝法黃梁逆旅雲房發夢醒之言紫竹林中文殊設身空之戒
爲道術而尻窮玄圃時時抗手雲中因點化而口數青曾往往
希心世外其慕黃車使者作白鶴先生也亦已久矣邇者閒雲
依岫倦鳥思林惟念學士藏名尙藉湖州酒肆然則婆伽演義
尤須太子祇園倘來鹿女以難行奚名生佛唯呼嶽神而能動

纔是真入則乃千樹逞能五神開教山形拔而不假五丁之力
天界闢而但求七聖之通逢鄭谷之豪情造戴逵之清室會香
山之詩社結彭澤之勝緣天下吟成人間響應雲堂習靜忽聞
乾竺之宮商齋閣留賓長作儒童之菩薩此梧桐山集所由傳
也初集之序其說備矣而未已也爾乃倣吟格韻峯巒借天機
活林壑刻雕造化常在不離不卽之間體味乾坤甯止一邱一
壑之勝夫是以考達祖之自心現量龍神八部知天官卽是西
崙西崙海島名此譯其音也有作西冷者又有譯作錫崙者此島在印度之南卽達摩譯所傳楞伽經之處見近世德國人歐德利英文佛法論稽杜老之世
運擔憂麟篆千章信詩史不離東國彼維摩丈室雖阿蘭幾笏
時來三十三天大慧高臺卽金粟微塵照澈九萬九里者良有

以也亶其然乎品題三十六景之風光用證九轉四乘之丹訣
揭將情趣契以象形志其雲擁法輪波澄德水則慈航普渡也
螺髻南都結跏香海則觀音坐蓮也四天朝拱百怪潛藏則韋
馱參佛也如遇邯鄲細參靈寶則鍾呂談經也雲笈仙山水應
列宿則仙留藥硯也芙蓉巖岫猿臂星河則佛坐雲窩也王屋
小有帝運嘗來則黃龍出洞也四海孤身五湖二頃則仙鶴于
飛也千歲出頭九州在背則神龜負鼎也黃庭樂奏蒼梧雲歸
則丹鳳來儀也仙掌峯廻帝庭種就則雙麟返洞也江淮已渡
風雨傳聲則五馬歸槽也山憶壺公詩懷蔣老則蓮花並蒂也
儀插龍門佇抽鳳羽則桐幹雙枝也拾可洞庭題應和靖則魚

浮碧澗也羅源山古章突洞幽則獅子回頭也到十法地證三
如來則涅槃滅度也佛國有品仙風無聲則寶蓋幢幡也天孫
巧妙地道光明則雲裳組織也屏風宛轉夜月玲瓏則蓮帳大
開也青山垂晚白日方長則洞門關鎖也人非避俗性是連天
則天河合襟也豈因銜鳳留意感人則雙垂綬帶也聖靈瑞應
禪界花明則古井泉香也龍興彷彿豹隱何疑則仙馬留蹤也
草鞋一道白石千秋則仙人腳跡也白玉如昨黃雲已飛則仙
人碓杵也河鵲秋高海蜃氣迴則橋上龍樓也遠鏡月色霄練
霜潭則靈臺滿座也同來臨澗時或銜花則仙鹿成羣也指點
東山如親南極則壽星倚臥也春山有思憶侶無聲則百鳥歸

巢也性海少浪玉池不耘則丹田百畝也種從東海頌到南郊
則仙果千株也與同懷者結汗漫緣則雲梯直上也酈泉稱壽
度索題襟則大宴蟠桃也凡諸景色目無虛接必篆入於文樞
勝不空描盡雕搜於意匠極慧業才人之能事結靈山香火之
因緣笑彼拈花尙嫌襴襦音耐載不曉事也有如鬪草畫掃蒙茸當其拜石

風前停筇煙際水琴奏晚山畫張晨踏壁橫行樵子正欽其健
步剋苔對語林神方訝其奇姿而乃抱風骨於九仙擷珠英於
三教清機煥發勝六朝金粉之文神韻悠然成八斗珠璣之字
非因草碧得此綿芊唯對峯奇稍資健筆咳唾飛而青雲捲毫
素染而法苑新換仙奏於幔亭塵世無可哀之曲按清班於營

室華鬢盡歡喜之天從牟尼兜率於談玄絲絲入扣向黃帝華
胥而說法脈脈有情此由其蘊道胸中舉頭天外故能挾張德
講風扣鐘脣振耀清聞花飛天口宜其含葩吐采唾地則樹長
無根奮藻揚華擊鉢而花生踏脚也以桐山之道長作金谷之
主人本文陣之雄師爲騷壇之領袖一人首唱羣彥爭鳴東方
則有劉彭齡莊慕謨劉少驤鄭五雲劉梅山鄧子謙黃蔚青西
方則有陳執中李紹魁葉竹溪劉止端葉瑤階劉世模劉彤階
陳善超諸子凡十有餘人大雅扶輪升堂接踵而鳳笙女史以
莊氏之名姝亦得與分一席旣援儒而入墨乃因集以徵詩如
會葵邱執玉帛而偕來列國疑降王母奏雲璈而廣集羣仙孔

翠同翔夔牙競奏筆歌墨舞聚一時吐鳳之才銀湧金鳴鑄百
斛龍文之鼎飯依佛境無須印度五明點染仙經不數華陽十
賚清磬一擊銅山遠聞扣靈石而取桐魚鼓宮宮動律黃鐘而
應牛鐸喝月月行詩入仙龕應起雞林而問白傅聲諧險韻能
呼雌霓聲入而讀王筠盛矣哉竹素鬪其繁富元儒養其慧心靈
運才思茂先詳贍雖藏旻數三十六國東皇投千二百饒無以
過也胡甯惡焉而綜觀全集諸篇則又行間消蹈厲之心言外
得中和之氣淨宗道岸語重心長自有傳衣允絕四愁之交作
紛霏玉屑足徵三藐之無乘一登宏景之樓可人箇箇偶到法
華之會清話滔滔讀者觀其意蕊之雲飛想見宴開三昧賞其

色香之苐布遙知齋罷入關五際宏開七珠自貫余也空山猿
鶴心戀煙霞芳草芝蘭情同臭味每動索珠之感輒吟招隱之
詩念禪善之天長愛堅勞之仙久意中故國夢不隨魂心裏銀
河聲偏到耳望王喬而倒舄徒聽賓雲學法蘭以騰空誰將龍
韞腰中寶鳳授歷既難覓乎軒轅嶺上仙童分丸詎必拘乎魏
帝時發大同之響幾虞以筵扣鐘長懷至治之規更慮將蠡測
海及觀斯集如獲靈丹蓋見其鍊滓澄心鏘音飾貌雲霞雕色
金絲引和或戛玉而鏗金亦鈎心而鬪角既含章而司契復按
部而就班倡之者以蚓投魚和之者如驂從靳雲龍并駕笙磬
同音然後嘆通德類情世味之酸鹹與共氣求聲應羣生之憂

樂胥同觸此新機應動桓伊於一往霍人痼疾如聞枚乘之七
章愧無江淹未盡之才大書巢父長留之卷庶幾聞中黃丈人
之道樂過神仙韻宗公少文之絃彈醒濁世庚戌正月上元日
序於香港之厚豐園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梧桐山詩文第三集序〔原名道學辨正篇〕

邵邨田子覺世情深牖民念切凡詩詞歌賦游戲文章極之一話一言足以興起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者莫不收入奚囊謀諸汗簡至於聖賢體要仙佛心傳通人目其說爲拘墟英雄薄其言爲良懦者田子尤能探道味之華腴執古賢之醇聽義聲高唱首爲之倡學漢上之題襟仿曾參之會友絃歌應節便移流水之情同調殊鄉每寄停雲之慨訪秘書於東海襲文雅於西朝歌也有懷樂而忘老夫晨風之鳥樹遠而聲交銅山之

鐘地隔而響應田子逢人說項與物皆春歲月旣多聲氣愈廣
識麟一趾指眸子而自矜藏鳳半毛作山門之預賀宜其玉金
問訊采采偕來甲乙丹黃時時投契景陽大集哀然而成非偶
然也寒蟬飲水仙人羨其無求老鳳鳴春鸞驚聞而輒答人之
情也其能已乎夫是以雲霞相賞香火成緣見卽於於來無邑
邑餘光欲借逕投六寸之明珠同氣相求更轉九天之清角未
是領絳帷之弟子已經會黃絹之詞人此奏玄霜彼酬白雪手
爲天馬傳箋之驛遞常勞思湧秋泉籠壁之碧紗屢滿憑闌飛
筆思咸雅奏之登三劈錦橫箋都爲微言之識五誠所謂資煙
墨之橐飭養元儒之惠心信鳳德之有朋競鴻文之無範者矣

每一題而步韻者數十人常一詩而唱和者十餘次非秦武關
孟說之力何患絕臚如齊桓飾石壁之裝頓增高價鱗鱗雲起
華嶽峯分郁郁香霏博山鼎峙合燈光於一色竟成照海之龍
膏振匏響於無邊齊作郊天之麟鼓堂開綠野異如來而解髻
傳珠岫合閒雲入法苑而抽衣受寶奧旨內謚精文外昭昔之
人支遁升堂必使法虔侍講崔延臨陣先教僧起高歌蓋其躡
影尋聲命儔嘯侶張法曲奏靈璫競八風宏五際者固如是也
其梧桐山初集刊於丁未之春而庚戌之歲二集又復告成予
既從諸君子之後序其巔末矣今年秋更出其第三集再以一
序爲請且曰一時教人以言百世教人以書語重心長盡於此

矣子寧視此之懃懃懇懇而嘿嘿禁聲乎予敬而諾之徐取斯
集察其內容則見其積學也鎔經鑄史之作具焉其放懷也騷
情選意之作具焉其佞佛也重雲法會之作具焉其遊仙也道
藏蓬萊之作具焉其騁才也沉浸醲郁含英咀之華作具焉其
構思也雷霆精銳冰雪聰明之作具焉其嶠眞也手著神淵口
吞爻象之作具焉其醒世也金版銘心丹書勵志之作具焉集
開府之清新備參軍之俊逸摘屈宋之高豔薰班馬之濃香此
其所以爲文者也而逞東方曼倩之詼諧作西域提婆之說法
洗北地胭脂之濁氣傳南華秋水之精神又其所以爲情者也
以情生文故其文則汨汨而來以文生情故其情則絲絲入扣

作者不一其意皆同閱者但見其異曲同工千煙一氣溜渥水
合而靈犀無隔斷之流蘭蕙香交而長鑱絕分離之種蓋集內
詩文有偶托卮言以儒爲戲者有時參妙諦著手成春者有能
摘蓮花都稱博士者有不餐柏葉也號神仙者有香屑古人巧
逾鸚鵡者有饌餼新說直闢蠶叢者而皆萬派同源一爐共冶
兼收並蓄集醞酬酥酪以成甘司契含章比玉式金相而作飾
恍似拋磚引玉律細則杜老詩王漫云報李投桃道大實香山
教主將文贊易折簡招難身卽傳衣曾傍催詩之鉢談爭霏屑
都成潤骨之丹徵集三番取裁特別傳名自易其信然哉且夫
惠施測交而患其不能者痛介紹之無人也屈平獨立而徒然

增歎者恨知音之靳我也然而邴原好學方覓孫崧北海有心
早知劉備苟有以感之必有以應之以故劉禹錫之嘉話輒逢
椽筆詩豪葉法善之登天時遇霓裳織女光風霽月襟懷可想
乎田家方趾圓顱格致尙談乎王學一劉禹錫以下八句謂集
中之劉紫東等并葉帡甫田曜奎王運煥諸子及莊鳳笙坤六
二劉妙榮陳善清諸女士一陳思王與楊德祖書云仲宣鳳翽
於漢陽孔彰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
今田子能以分道揚鑣之士爲同堂刻燭之人卷帙之成又何
異於建安七子之詩彙爲一集也哉是集也總而觀之深情遠
韻何須風月以留連流景紆雲絕勝鶯花之凌亂其志和而音

雅其氣盛而言宜慷慨而托於詩歌葩辭而出於清婉與其藏
諸雁帛常虞丁甲之來搜何如載入雞林差免蛟龍之欲攫顧
或者謂集中所載間雜以老生之常談昔人之舊語是則不知
庸德者卽今之所謂私德讜言者卽今之所謂公言震撼咫尺聞
豈藉花飛天口挾張德講奚煩風扣鐘脣而蓮池少室之規此
日則衛生最合槐市春風之度當年惟學究堪欽也雖然予獨
不能無說焉是集以經史子集四字爲卷目而加以初集之忠
孝廉節二集之道德文章凡十二字作全集之骨標題詠之使
人賡和焉者非以此十二字爲平列也謂中國古今來名教綱
常之地所稱爲忠孝廉節道德文章者具載於經史子集中云

爾夫專制者世界希望中之消極主義也共和者世界希望中之積極主義也今者專制既破共和已成則繼此以往所謂忠孝廉節道德文章者其將取法於經史子集而是訓是行乎抑將斟酌於經史子集而或可或否乎吾之所以不能無說者此也夫載籍一道評論者多矣而持論之最爲透闢者無過於明王禕文訓一篇而其論史部之文也則謂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部者紀事之文而非載道之文也其謂子部之文則謂子部者家引一端人執一說而道之大義益以乖道之大體益以壞焉若夫集部之文所包者廣如詩古文詞駢四儷六金石記誌制科詔誥皆括其中乃或則謂其弊而無用或則

謂其用而不全而皆不能滿意焉獨至於經部之文則以爲羣
聖之淵源九流之圭臬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凡聖賢傳心
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
下之大法者皆徵於是經緯天地橐籥陰陽本此以求爲文則
吾之文皆聖人載道之至文後聖有作蔑以加之云其以經部
之文爲至文者蓋自漢晉而還以至於今持論者莫不如是以
爲莫之能易也然而今之世豈猶是昔之世今之人豈猶是昔
之人哉今夫積水之深非膠船所可乘也奔駒之驟非朽索所
能馭也鹽池之鹹非弊筭所能救也黃河之濁非阿膠所能澄
也小知之不及大知者以其見聞之廣狹不同也小年之不及

大年者爲其閱歷之淺深自異也夫如是也東魯西秦十五國之風規非可以概全球於今日自堯至漢二千年之故轍未可作萬世之指南也觀天者必極其量度之高明觀海者必窮其源流之浩渺若以六經觀道是猶身拘魁父之邸而欲盧牟六合耳聽蟪蛄之噓而將參考四時也其可得哉

今之倜儻非常之士聰明異衆之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志之所在非徒欲溫飽終身喫着不盡而已也彼其生今之世爲今之人習聞爭存競生優勝劣敗物競天擇去竄留良種種自然淘汰之說質以眼前所見之光景證以與人對付之情形身世蒼茫呼號莫助而知天演之道爲事理之

所萬不能逃於是中國病夫之譏華人散沙之喻思有以矯之而顯黃帝神明之胄禹甸畿輔之風志士心高男兒血熱以吾見聞所及少年英俊莫不皆然而透爪握拳將以伸其牢騷不平之氣者亦往往而是凡此之人吾知其必欲令其身爲今世有用之身其才爲今世有用之才果其置身通顯也將使上自政府下至齊民人人皆求其所以強而不自甘於弱人人皆求其所以智而不自安於愚臯牢羣能風靡一世卽不然而隱其身於士亦必能通古今之變達中外之情而知舊德之名世非盡可食也隱其身於農亦必能因天時之巧開地利之宜而知先疇之畎畝非盡可服也隱其身於工亦必能棄古時之舊制

創近世之新機而知高曾之矩矱非盡可守也隱其身於商亦必能陳揆貫乎五行吹累及於萬物而知世族之所鬻非盡可仍也若是者才爲真才用爲實用執此以談道是謂人所共由之道持此以論文是謂獨出冠時之文然此非維新之學不爲功前清之季八股將廢有欲以經義策論易之者抑知廢八股而不廢經義是八股猶未廢耳予嘗論之謂義者事之宜也而宜於古未必其宜於今以今日而評論古人則牧野陳師而君臣之道失矣荆蠻採藥而父子之道失矣東山破斧而兄弟之道失矣二女釐降癸比稱妃而夫婦之道失矣三監流言君奭不救而朋友之道失矣甚至異己而殺於兩楹年老而擊於座

上則尙讓尙齒之道亦失矣尊周而未嘗一言王齊而意凡三致則原君原臣之道均失矣然則古聖賢躬行實踐之事猶非盡屬可師而况羣經之義傳聞異詞徵解各別或立言以媚帝或詭說以迎時置於今日多不能行者哉閹寺豈容斯世而偏陳梁逝之詩非禮豈可明刑而獨註椽陰之句雉雉豈知私禰而頓生升鼎之疑麒麟豈與郊天而妄張蒙鼓之說火災豈徒僖廟而謬言宗祖之嫌大亨豈盡陽侯而竟廢夫人之禮而且求良弼而曰上帝賚予則任賢直等癡人之夢行卹典而曰鬼猶求食則王法何殊巫覡之欺用鄩子而曰祈福禳災則淫昏且竊桓文之號誓祖社而曰天應人順則逆賊無非湯武之光

御妃嬪而曰八十能堪則半世定成虛弱之輩論報讎而曰九世可復則一生皆爲忿戾之人凡此之類理本難通而見諸事爲曷能有濟夫事也物也理也固有爲古之所有今之所無者亦有爲古之所無今之所有者執今之有無以定古之有無不可也執古之有無以定今之有無亦不可也是故守剡木爲舟之義則鐵甲必不可以爲船守弧矢以威之義則鎗砲必不可以爲戰守鑽燧取火之義則煤氣必不可以爲燈守置郵傳命之義則電報必不可以爲用守冬官考工之義則機器必不可以爲功守司徒賦稅之義則洋關必不可以爲置守牽車服賈之義則鐵路必不可以爲開守庶人不議之義則日報必不可

以爲設守臣無外交之義則班秩必不可以爲貽守雞人叫旦之義則時計必不可以爲表守異言異服之義則商務必不可以爲通守同文同倫之義則方言必不可以爲習守泉府泉刀之義則紙幣必不可以爲行守目力耳力之義則電法必不可以爲利鄙人之論之著於康說書後及勸學篇書後者綦詳略舉端倪可知其概

由此言之中國之於道而欲障礙蠲除咸宜攸往中國之於文而欲渣滓盡去清光大來也則必棄舊談於六籍取新法於列強夫良冶之子可學爲裘良弓之子可學爲箕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

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而不知川澤非不可以爲高何如邱陵之爲高易也邱陵非不可以爲下何如川澤之爲下易也學古非不可以通今何如以今通今之阻滯全消精靈盡得也是故改植者必變其本根若徒沃其枝葉無益也改築者必易其基礎若但厚其塗墍無裨也今鐵路等事雖效法西人而必不能如其辦理之善獲利之多者由但從其流未溯其原但齊其末未揣其本耳茲當反正之餘維新待命正宜乘此之時起三千年之廢疾箴萬餘卷之膏肓（按東漢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何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

乎前清武進劉逢祿著穀梁廢疾申何二卷箴膏肓評一卷又按經部之書并小學類其著述名目之見於四庫全書者已達一千三百八十六種凡一萬五千零五十七卷四庫未收者尙多）不意學士大夫猶有泥古者謂非此不足以救中國之亡吾請徵諸事實取學術之效驗以爲斷庶幾董子之言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猶爲護短諱飾之辭究不若正其誼而能收其利明其道而能見其功者之真實無妄而爲保國家者所當持循也今試過東海出西洋遊歐洲歷美國學黃車使者作白鶴先生留意採風細心問俗見夫嫠不恤緯而憂宗邦兒不知罵而衛社稷士不掉文而談經濟賈不尙詐

而務趨時機局如林而監工日號道梗不作而人無戒心盜鮮
鷄鳴而巷空虬吠貪狼星戢而陰霾風除樹之風聲而無遠弗
屆心如止水而澈底澄清不煦煦以爲仁而仁自無不周也不
子子以爲而義而義自無不到也宰相而問閭閻之疾苦鹵部
無聞君王而作聘問之行人外交獨步守禦無秦關之險而鞏
若金湯負固非偏陽之堅而安於磐石彈丸黑子絕不聞其蠶
食鯨吞僑客寓公莫不得其安居樂業禮拜研經之日孩提早
辨乎人天國家有道之時庶民且參其末議視國事如家事無
人不閱新聞待讎怨若朋儕有罪但憑公斷男女知無別之別
遊宴可以相偕夫婦明不情之情都國無妨遠隔托靈魂於基

督從無荒墳絕墓之虞贈遺產於知心那有兄弟爭家之歎上
焉者羞聞阿諛諂媚之行而賄賂之拒必嚴下焉者恥作寄生
可憐之蟲而自立之風獨壯人言必恤三千命中之鎗財積能
分大億濟貧之產報家筆削素王果屬無冠社會清流隱士還
推巨擘意見不合總統辭官片善獨長萬流仰鏡舍天王而稱
公僕謙冲之度直壓唐虞以帝室而侍傷痍痼瘵之心眞同父
母舉動必合乎公論相不愧於持衡之平謀猷悉定於議員王
自立於無過之地英才必由於民舉野無遺賢任職必出於相
當人爭砥礪誤殺可赦而獨不恕乎謊誣大利可輕而惟必爭
乎名譽君費不踰於常俸則雖亭臺池沼不過與民同樂而國

無碩鼠之歌經略悉本於保邦則雖練甲整軍亦止吾圉自維
而人有徵豚之諒類如此者其爲善人也若人之固然非必有
所貪也道在則然也其不爲惡也若人之應爾非必有所畏也
亦道在則然也還而觀諸中國其能若是乎不能也不能乎是
則必不免於積弱而長貧積弱而長貧則終不能與歐美大國
齊驅而並駕而其所以不能乎是者則於中實有束縛馳驟而
掣其肘者焉此何物也則經書所載之道之文是也茲且略揭
其要以直吾言今夫經書大義經解一篇言之已悉而所謂內
聖外王之道者備於孔子所謂孔子之心法者寓於六經所謂
六經之精要者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衍其傳論語始

於言學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大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
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義利
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是則經書之道繁富夥鉤未易殫究
者大而蟠天際地小而復性存心若於學庸論孟中提其要而
鈎其元批其郤而導其窾亦可盡見其蘊矣今試略舉其似焉
夫正心修身者非道也歟克己復禮者非道也歟忠恕絜矩者
非道也歟崇德修慝者非道也歟忠信篤敬者非道也歟戒欺
求慊者非道也歟以此推之凡羣萃州處之往來交際與接爲
構而欲使人之與人日相忘於天地間其說法之見於四子書
者萬語千言皆歸宿於仁義道德雖然仁義道德豈空言無責

者之所能致哉今以人心之不齊也志向之互異也好尚之各別也風俗之難同也意見之偶然其相違也精神之偶然其未歲也流言之偶然其動聽也情勢之偶然其變遷也好惡之是非之或未能審也喜怒之輕重之或未能擇也偏袒之人情之或未能化也疑忌之性質之或未能融也非幾之貢冒昧乘之以故持身者明明以恭儉溫良爲尚矣而放僻邪侈出焉涉世者明明以忠厚和平爲尚矣而機巧貪詐出焉學道者明明以淡泊寧靜爲尚矣而紛華靡麗出焉治國者明明以偃武修文爲尚矣而遠交近攻出焉審是則仁義道德言之而未易行行之而未可恃也不但爾也仁義道德其名則美其號則徽然擬

而議之則四者實爲邊際之說反動之力卽從此生焉有人於此其施於人也亦自謂以仁以義以道以德而往矣乃彼之受之者或以不仁不義不道不德而來此見彼之以不仁不義不道不德而來也勢必轉而以不仁不義不道不德而往其始也托大而顛預其繼也負人以顧己其後也倒行而逆施其終也禍延子孫災生奕禩而回溯其初不過爲爭仁義道德之虛銜以至於是而於事實本無當也嚮使仁義道德無所容心又何爲而生仁義道德之氣逞仁義道德之威興仁義道德之師破仁義道德之產而此則曰吾爲仁義道德也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可也彼亦曰吾爲仁義道德也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可也噫

仁義道德邦可喪也而何論乎家族可滅也而何論乎身以極
深研幾之功生殺伐兇殘之果謂非道學之咎而誰之咎哉而
不知揭其當然之蘊察其大道之原則所謂仁義道德者正自
有說耳何則人不能取諸己之所無者濟人而使之有又不能
取諸己之所有者示人以顯其無是天下本無仁義也有則人
人有之矣人所共由之路行之者何能据以爲私吾生固有之
才用之者何庸反謂之得是天下本無道德也有則人人共之
矣今使執途人而自指其面以誇之曰吾有耳吾有目吾有鼻
與口不亦蠢乎然而六經之道則全以仁義道德爲治世之方
以爲是固神聖而不可侵犯者也於是矯揉之造作之知仁義

道德非能強人以必由也非能從我之所命也乃設爲定分而使人安之托爲名教而使人勉之百補千彌唇焦舌敝至三綱之說立而禮教遂爲中國之教焉而詐僞腐敗之風每下愈況至於今日幾成不可收拾之勢矣夫五倫者尊卑先後也尊卑先後本之於天也本之於天者公也三綱者強弱輕重也強弱輕重操之自人也操之自人者私也天下之所以有威斯通無思不服者亦惟情理之平而已矣情理者公則平私則不平今旣以不平爲情理則無往而非不平矣雖然以不平爲情理者必視乎其勢視乎其勢者必因乎其時時若不同則勢必變易故君也父也夫也當得勢之時而爲臣綱爲子綱爲妻綱生之

惟命殺之惟命則臣也子也妻也一旦得勢亦必反而爲君綱
爲父綱爲夫綱騎虎難下寧我薄人出爾反爾勢所必至而報
復循環矯枉過正其禍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故但願來生勿
作天子斯言也其初若非誤於君爲臣綱之說斷不至是也便
欲殺我請熟熊蹯斯言也其初若非誤存父爲子綱之說斷不
至是也他若漢高帝所以有人彘之禍唐高宗所以有武氏之
篡晉獻公所以有里克之釁齊簡公所以有田闚之亂晉惠帝
所以有太傅之殺閔陳氏所以有歸郎之譏北元魏所以有諸
鎮之兵唐明皇所以有范陽之變者莫不誤於夫爲妻綱之一
言天下本無事而使之汹汹然莫知誰是者皆託於六經而成

三綱之說者之爲之也（詳曩所著張之洞勸學篇中明綱篇辯）自秦漢以後中國之爲一統者八爲偏安者十有二爲割據者三十六紛紛擾擾豈無故哉

然此不得獨爲中國之道學咎也故觀環球古國其天造之初草昧經綸莫不有威令脅從之事與三綱之說相彷彿者皆託於仁義道德以爲言而引繩批根拘牽名義操其權者名曰行專制而忍氣吞聲皈依伏法而不敢動者謂之助專制究之行專制助專制皆非道也而其國祚亦必不能長埃及希臘古史具在可考而知而羅馬尤其顯然者也英法諸國善於其變常恤人言與民更始而國以隆近數百年其國之理學名家取其

本國宗教自由平等之理納諸憲法或三權鼎立以持其平或三斷取中以得其當編爲法律而國內不論爲君爲民人人皆自願受治於法律之中而不容或異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此其具矣而君民之爭戰全消國家之光昌日盛生機充溢抑塞頓伸一富不憂其復貧一強不憂其復弱有斷然也蓋平等卽天理自由卽良心立爲律法人人共守之是謂憲法憲法者君主無異民主民主亦爲君主蓋事事皆以從違可否者之衆寡爲斷也彼其以自由平等爲律法者實以律法爲自由平等之條例而自由平等卽爲法律之精神其最爲握要者尤在執行律法以大彰自由平等之施而收其效政府之權衡百官之

職守所以告無罪於百姓而不愧其俸錢者惟此而已（今年
六月中華民國政府命令謂教育首重道德學生每托自由平
等之說侮師長壞學規著部通飭嚴懲云按此實由未得自由
平等之的解耳天下之道德無有高於自由平等者侮師長壞
學規是正反對自由平等更何能藉口於自由平等而爲之哉
如以自由平等爲害於道德豈環球上凡立憲之國其國內人
民自上至下日談自由平等者皆反道敗德者乎苟其爲反道
敗德又何以能興盛乃爾也對面一思卽知其故蓋自由平等
爲公共物非一人所獨得而師長必有稱職之學問學規必有
平議之可從此自由平等之出自教員者也師長之必須尊敬

學規之必須恪守此自由平等之出自學生者也單責一邊無有是處貿物者長短輕重與成議不符則必致爭執然非度量權衡之咎也自由平等度量權衡耳咎何任焉茲釋自由平等爲律法庶幾的解不致誤會非得已也）夫自由平等豈有以異於仁義道德哉然而稱名一別則不異而異者實乃成其爲大異矣何則仁義道德懸而無薄虛而無憑無督行監制之權無彼此相關之系爲仁義者自若也而不爲仁義者亦自若也誰得而究之爲道德者無恙也而不爲道德亦無恙也孰從而拘之惟自由平等則不然自由平等相需而見相撓而成（撓姊末切讀如札相排迫也）故我於人而欲自由平等也必使

人自由平等然後我得而自由平等人於我而欲自由平等也亦必使我自由平等然後人得而自由平等收則雙收奪則雙奪敗則雙敗成則雙成此其所以爲自由平等也而其中自有辨焉

今夫貧富之境異境也貴賤之位異位也主僕之分異分也遠近之親異親也貧者務寒儉富者易奢華然除寒儉奢華而外其他無不相與自由平等也貴者座上客賤者階下人然除座上階下而外其他無不相與自由平等也主人自安逸僕夫自塵勞然除安逸塵勞而外其他無不相與自由平等也近者每周旋遠者多冷淡然除周旋冷淡而外其他無不相與自由平

等也夫如是任斯民而操直道作姦作惡之事無從擇公理而棄強權議親議貴之條盡削是故以自由平等而正君臣則明良之道顯而篡弑之惡無聞焉以自由平等而篤父子則孝慈之道顯而忤逆之惡無聞焉以自由平等而睦兄弟則友恭之道顯而鬩牆之惡無聞焉以自由平等而和夫婦則伉儷之道顯而反目之惡無聞焉以自由平等而處朋友則信約之道顯而凶終之惡無聞焉由是以之決嫌疑而必無莫須有之過者爲自由平等也以之別同異而必無將毋同之過者爲自由平等也以之明是非而必無兩模稜之過者爲自由平等也至若親疏之定而畛域之見預知其融族類之私可決其悉泯而使

大同至治之道庶幾其可望者除自由平等則更無術之可從
是蓋由理學實驗中千錘百鍊返本歸源變仁義道德之說爲
平淡無奇使庸愚者既無可諉天縱者亦不能踰所謂至人無
己至德無名泯道學之迹而道學莫大焉者也佛氏言三昧力
不可思議若自由平等者誠三昧力不可思議矣是故由自由
平等而論不言正心修身則已言之則人人皆正心修身也不
言克己復禮則已言之則人人皆克己復禮也而所謂忠恕
絜矩者則人人皆忠恕絜矩也其所謂崇德修慝者則人人皆
崇德修慝也其所謂忠信篤敬者則人人皆忠信篤敬也其所
謂戒欺求慊者則人人皆戒欺求慊也離羣索居之餘不妨各

自爲政與人接物之下定須一體同觀無仁義道德之名而有仁義道德之實蓋其視同律法爲盡人之所不得不從者道固如是也陰陽無權王鈇有鐸而謂六經之道之所謂仁義道德者可得同年而語哉然此不得爲孔子咎也人之言曰不新之國其君驕以偷其臣貪以懦其民愚以弱其政紊其事廢其器惡其氣則厭絨老洫其屋室城池郭邑宮府委巷街衢園囿臺沼椽采皆湫隘囂塵沮洳灌莽卑汙迫偪黃檟驚沙遊矚其方則蹙額疾首不可終日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求新之國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瑩其氣則華郁繽紛屋室城池郭邑宮府委巷街衢園囿臺沼

椽采皆瑰瑋麗飛朱華高驤平夷洞達光焰照燭徘徊其鄉則
心曠神怡樂以忘返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夫能新則
如此不能新則如彼太古之國今無有存焉存者亦不可以爲
國開新者興守舊者滅開新者強守舊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
也且夫泰西富強甲於五洲豈天之獨眷顧一方民哉往嘗考
之實自英人培根始也培根創設獎賞開新之制於是新法新
理新器新製新學新政日出月盛流沫於各邦芬芳于大地諸
國效之舍舊圖新朝更一制不昕夕而全國之舊法盡變矣不
旬日而全球之舊法盡變矣無器不變亦無智不新至今遂成
一新世界焉泰西以培根立科爲重生之日蓋重之也（說見

經世文新編序）予因之有感於孔門之學矣明德而繫以新民是新民爲大學之事新民而擇乎至善是大學無止境之時孔子非教人以宗經也直是教人以勿宗之耳勿之云者非違背之謂也謂經自爲經人自爲人以人用經非以經用人因事成經非因經成事蓋古有古之經今有今之經古經今經有同有不同吾且不必問其同不同但當察其善不善古之經有善者焉吾則取而用之古之經有不善者焉吾則棄而去之今之經亦然一棄一取皆由於我是則經之宗我而非我之宗經也明矣夫經者有常法之謂也易者無常法之謂也古之教有溫柔敦厚之常法而名之爲詩經者有疏通知遠之常法而名之

爲書經者有恭儉莊敬之常法而名之爲禮經者孔子皆以刪
定出之僅存什一於千百獨至消息盈虛之理順逆向背之機
剛柔對待之情類聚往還之數行爲潔淨意解精微凡所以成
其禍福吉凶亨貞悔吝莫不由於變易交易反易對易移易而
來卽以無常法爲常法而名之爲易經者孔子則終身奉之以
爲玉律不惟不敢刪其隻字而且十翼其義三絕其編猶以爲
未足而願天假之年以卒其業曰吾之可以無大過也庶幾其
在是矣是則孔子之所宗其惟以無常法爲常法之常法而非
以有常法爲常法之常法可知矣孔子之傳乾象也曰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之傳坤象也曰

天地變化草木蕃又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乾坤之義括
全易矣然惟變化然後能各正性命而變化則由於不息而自
強惟變化然後能庶物蕃昌而變化則由於承天而能順孔子
之所宗在易所宗在易者所宗在天地也所宗在天地者法飛
龍之在天而無囿學牝馬之行地而無疆徵諸人事則新而已
矣然則孔之所宗者在新也使孔子生於今日則開新之道豈
讓培根哉夫然而六經之道可宗不可宗可得而定矣列國之
歌謠豈尙追思於今日而何以崇國風翦商之鐘鼓豈猶具奏
於今時而何以崇二雅殷周之法物豈仍奉行於今世而何以
崇三頌則詩經之道不可宗也誤占天者殺無赦今豈猶有此

淫威而何以崇夏書違誓命者戮妻孥今豈猶有此嚴刑而何以崇商書禁羣飲者執盡殺今豈猶有此酷法而何以崇周書則書經之道不可宗也贅卽賄之別號相見者豈可以此爲儀而何以崇儀禮尸亦優之同類祀事者豈可以此明虔而何以崇禮記巫實蠱之作俑立國者豈可以此名官而何以崇周禮則禮經之道不可宗也若夫魯史之修假宗國之春秋借天王之權柄以寓褒揚而行貶責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而不敢恣肆橫行爲孔子晚年不得已之作似乎可宗矣不知褒貶須有權有權由自立乃宋殤之弑也桓公則受賂而縱容華督矣齊簡之弑也哀公則氣餒而受制於季孫矣是宗國之春秋借之

何益子帶之亂也惠王則召致乎犬戎矣獸犬之冤也襄王則託平於晉文矣是天王之權柄借之何裨而況聞見異詞言多忌諱則春秋一書其道尤不可宗也（詳新政眞詮前總序）夫孔子豈欲人之宗之者哉道有糟粕有精神道有蹄涔有沆瀣孔子者精神也沆瀣也顧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孔子固未嘗以聞道自居也未嘗聞道而欲使人宗之有是理乎而況經書者不過孔子之糟粕蹄涔已耳而可使人宗之乎夫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在孔子者情亦知仁義道德爲邊際之言其爲物也所謂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者也惟其未聞乎道而又日日欲聞乎道故道於繫易

反復言之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如可作也一聞獎賞開新之制細詮平等自由之言吾知其必欣然大慰曰道在是矣利用厚生之事非此不能開便程服物之功非此不能進康樂和親之美非此不能持進德修業之方非此不能備蓋必如是然後仁義道德滴滴歸源頭頭無碍可宗之道無過於斯是則孔子之所宗轉在維新之自由平等夫自由平等固爲今天下維新之學之所必宗也亦既盡人而知之盡人而行之本無俟望道之切有如孔子者始以爲當然也然而孔子之學者尤宜急起直追以造乎平等自由之地而無負孔子之教焉吾嘗於孔學深思之而有不能不宗之一事

竊以爲此一事也若使人人共宗之則大同至治之望必不空懸而且夕償之也不然舍此不宗則是孔子之生非徒無益於中國直是害之而已矣夫孔子之生將以利世而其效乃至於害世是豈孔子之過哉學孔子者之過耳何以言之自檀弓有明王不作天下孰能宗予之說以爲出自孔子後世歷代王者遂皆以孔子爲宗獨是宗則宗矣而終無救於敗亡無補於進步者非宗之不誠也宗之而不知其所以可宗也子思之述祖德曰君子而時中至比之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子之言願學曰孔子聖之時至比之於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門人之記道範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孔子之論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是孔子一生實因時制宜惟義所在而非固守舊法板執古方者也夫世既不同則時亦自異今天下智識交通之道邦家制治之謀凡一切運鬼斧而致神功建鵲居而起蛾伏湧金輪而消鐵轆鑿渾沌而出靈樞者孰非從風俗與化移易而來哉則宗孔子者亦宗其時之一字可矣此理易明人所同曉而無如一孔之儒則以爲孔子卽時也時卽孔子也由是取其於數千年前所手訂古人之陳迹以爲一成而不可易之常規非孔子之言不敢言非孔子之行不敢行其愚不可殫也其頑不可訂也推其心直欲挽今之世而由乎上古之風則是退化而已矣中國數千年來未嘗一變未始不由於此是中國

何不幸而有孔子哉孔子何不幸而生於中國哉夫燔黍爲大
享之濫觴土鼓止雲門之拳石孔子進化之思無時或已乃受
業孔門者偏求退化仲尼不死將謂之何「與梨園娛老集一
冊第三首詩說參看」吾願今之學者務爲識時之傑共成幹
時之才以心源紹孔子毋以踐迹拘孔子也不然西漢之祀以
太牢吾知孔子必吐舌而不享之也功臣之殺戮冤塞寰區也
東漢之皇子講經吾知孔子必掩耳而不聞之也圖讖之矜誇
誣罔天下也其餘如晉代之進爵隋代之鄉飲唐代之儀注宋
代之登歌元代之朔祭明代之增俎以及前清之留蓋吾知皆
非孔子之所樂受也歷稽一統之朝之崇奉孔子而信其必見

却於孔子者以其不知因時改革爲道濟民生之事宏開利物
之天惟是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一戰而殺人盈野再戰而殺人
盈城旣滄海之橫流猶總干而山立君王等諸盜賊混世專用
刑威治國無才相斫而成廿四史愚民有術空談而託十三經
也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貌合神離安能有契此無論鄭康成
之允號經神何邵公之競稱學海其所著述依經辨難入室操
戈如癡人說夢者二千年來已爲通才之所吐棄卽如近世孫
星衍之今古文註疏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孔廣森之公羊通
義王引之之經義述聞爲阮芸臺張之洞所服膺者亦且束之
高閣或宜覆諸醬醢爲其不通時務也且夫刪書斷自唐虞則

尚書所載宜成信史似非他經之所能及者矣乃粵自秦坑之
燼薦遭汲冢之蕪伏生九十口誦艱深張霸百篇言多淺陋考
秦誓而浸僞嗟酒誥以俄空魯共王升孔子之堂河內女壞老
聃之室古今之文蠶起帝王之籍瓜分科蚪既譌旅獒莫辨仲
舒三策猶信白魚赤烏之祥劉向五行徒言黃鼠黑蜺之異必
在舉宏綱而撮機要用能揚鴻烈而振徽章毋效秦君說數萬
言於堯典當如孟氏取二三策於武成書之多僞而不能盡信
也昔人言之已詳矣而况例以今之實理則六經之道全屬不
可從者哉大道之行也開物者成務見善者思遷自華洋交涉
以還中國人之耳濡目染於隨時大義之益者亦既項背相望

矣今者民權既立教育思修其中不乏方問綴學之儒識見明通之士其於學術也當必有詳爲斟酌而善於其後者矣然則田子之以忠孝廉節道德文章之備載於經史子集而標爲題目以作是集之骨者表其爲夏鼎商彝雖非適用於今日猶能以舊爲貴存其古董之玩物焉已耳至若扶世翼教之指歸則必折中於新學之自由平等是故以言乎忠決不以龍逢比干之忠爲忠也蓋自由平等之世忠於民非忠於君也以言乎孝決不以伯奇申生之孝爲孝也蓋自由平等之世孝以眞非孝以僞也以言乎廉決不以伯夷叔齊之廉爲廉也蓋自由平等之世廉以同非廉以異也以言乎節決不以宋衛明懷之節爲

節也〔謂宋帝昺及明崇禎帝也蓋國君無死社稷之義予嘗
論之見梨園娛老集一冊第五首註〕蓋自由平等之世節以
通非節以塞也而發爲道德見之文章則自由平等者又豈陳
陳相因人云亦云爲註疏之蠹作應聲之蟲而不知其所以者
哉含章而司契按部而就班事必有憑言必有據曰必洗乎秋
水欺不受乎古人吾知其必然矣或疑自十九世紀以來歐亞
旣通而滅國之法一變俄滅波蘭而易其語言法滅越南而禁
其文字是以伊川野祭過客傷心衛侯夷言史臣流涕波爾尼
國文湮滅而注效爲墟婆羅門經典式微而恒都他屬杞用夷
禮見誚於春秋齊習戎言貽羞於顏氏田子有鑒於此而興保

存國粹之思故爲是斤斤於著作不憚剗劘之煩焉是說也吾以爲出自共和以前猶有可慮出自共和以後是誠杞人之憂天耳則以共和國者平等自由也平等自由無滅國也文成還以質諸田子田子讀之獵纓正襟危坐而興宋忠賈誼見司馬季主之歎因書而贈之時中華民國二年十月也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一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梧桐山詩文第四集仙史摘錄問答序

原名平地天堂

梧桐山人邵邨田子人間善士天上謫仙凡往古來今善男信女高賢逸士得訣修真者靡不筆之於書成爲卷帙壽之於世傳諸其人窮不老之長生喜延年而益壽笑留侯之辟穀嗤梁帝之講經況道鍊純陽出仙津之寶筏德通上智撐苦海之慈航辦功功滿三千修果果完八百青牛關上時遇老聃朱鳥窻前或逢方朔陶貞白隱居之暇間涉篇章郭弘農遊仙之餘偏精詞賦文同束皙學類仇香商隱瑰琦曾吟錦瑟伯喈曠逸偶

詠青衣是以借讀盈門求觀接踵鈔來小吏敢言手腕之疲錄
自毛公還笑中書之禿洵可裝之玳瑁眞堪架之珊瑚推之燒
丹煑汞咒蓮生鉢之流服氣餐霞吐飯成蜂之輩不是過也有
進化焉試觀啓梧桐之山大開少室闢桃源之洞招致清流兩
入西川遊白玉庚辛之地七昇上海歷黃金子午之天乘舟過
日月之旁牛郎傾蓋曳履步星辰之上織女拋梭靈貺自甄信
後來之居上貞期可卜驚逝者之如斯過眼須臾都成陳迹知
音朋盍總是前因五嶽歸來知初九之爻勿用一生清白識大
同之旨自由抱殷勤之心置身高潔懷淳鬯之德立品清廉有
梧桐山初二三集之書出而行世扶上中下乘之要靜以修身

自題其籤曰忠孝廉節道德文章經史子集昉老子道君度十二上仙以行其教今成四集更列其目曰溫厚和平遵玉皇上帝囑四大天王客守其門立仙宗考據問答之辭談言多中取道家溫養火候之意生面別開凡仙之年號地名修行姓字出身居處得道飛昇無不一一詳明重重釐訂陸機師事只有張華唐衢服膺除非白傳延之設問希鮑昭之片詞何遜著書強休文之再讀今年中秋八月復問序于予予曰噫田子著作無窮僕也批評有限二集三集拜讀良多雖然君是回也賢哉我則老夫衰矣春蠶未死剩有餘絲蟾魄將沉空留殘照一旦深情過訪十分知己難辭然而虞松表成鍾會代商五字雲喬晏

起雕龍往伴終朝海內文章無我應歸阿士此間交結有君便是仙人翹企層霄忽聽賓雲之曲久居物外又聞緱嶺之笙維誦回環生香齒頰粲粲丙丙喬喬皇皇較王母之從仙已過十倍考劉向之列傳更極千秋歡喜海中人天同慶龍華會上玄祖紛來免使羅卜思親踏破鐵鞋無覓處請看韓仙證果得來全不費工夫從此海晏河清處處春朝風景好瀛洲閬苑座座秋夜月華圓庶幾平地之仙不能少說鈞天之樂豈可無聞溥堯釀舜醺之化祝巷歌衢負作訛演易之才成天平地則元首中有神仙焉而東海乘船西王拜母無與也作四海倉生之潤傳說霖甘存六洲赤子之心臯陶風動則國卿中有神仙焉而

屏行李泌面醉韓陵無與也倚漢如天人撓留黎而共飲望君
若歲軍歌盤木以宣威則公使中有神仙焉而馬借飛龍樓辭
丹鳳無與也決獄二百朝廷就之問春秋封事一函天下以爲
眞御史則士師中有神仙焉而遊含神霧去攬德輝無與也臨
江白露不同橫槩之詩繞郭青山卽是圍棋之墅則庶民中有
神仙焉而赤松爲侶綠野息肩無與也崔元山瀨鄉記曰老師
爲十三聖師養性得仙各自有法凡三十六或以五行六甲陳
而爲仙焉或以服食度骨筋而爲仙焉或以深巷大巖門而爲
仙焉或以呼吸見丹田而爲仙焉或以流理還神丹而爲仙焉
或以獻歛遊天山而爲仙焉或以元陽長九分而爲仙焉或以

恬澹存五官而爲仙焉或以清淨飛凌雲而爲仙焉或以三神
建斗廻而爲仙焉或以三五竟復還而爲仙焉或以聲罔處海
濱而爲仙焉或以三黃居魂魄而爲仙焉或以太乙行成均而
爲仙焉或以六甲御六丁而爲仙焉或以祭祀致鬼神而爲仙
焉或以吹响沈深泉而爲仙焉或以命門固靈根而爲仙焉或
以璇璣得玉泉而爲仙焉或以專守升于天而爲仙焉或以混
沌留我年而爲仙焉或以把握知塞門而爲仙焉或以太乙柱
英氛而爲仙焉或以虛無斷精神而爲仙焉或以黃庭乘僮人
而爲仙焉或以柱天德神人而爲仙焉或以玉衡上柱天而爲
仙焉或以六甲遊玄門而爲仙焉或以導引俛仰伸而爲仙焉

或以寂寞在人間而爲仙焉或以藥石上騰雲而爲仙焉或以
九道致紅泉而爲仙焉或以厥陰三毛間而爲仙焉或以去欲
但存神而爲仙焉或以長生服山精而爲仙焉或以輕翔服山
薑而爲仙焉雪夜圍爐妻妾在坐溫言軟語聊度朝夕不亦仙
乎秋窻夜雨客舍孤單良朋忽至清談娓娓不亦仙乎滿地干
戈家書久絕一旦傳來平安無恙不亦仙乎桑麻遍野家有餘
積時會賓朋恆歌酣飲不亦仙乎讀莊生書臨玄秘塔文字勁
矯手腕盡敏不亦仙乎遍種百花滿院春色艷若桃李芬芳撲
鼻不亦仙乎澄虎邱山飲憨憨泉心清神爽俯仰天地不亦仙
乎刳後餘生遣興投稿屢蒙揭出文字有緣不亦仙乎身衣一

衣長短合度口食一物氣味清新不亦仙乎居住一室空氣新鮮清潔無染適合衛生不亦仙乎提一把劍掃盡妖氛執一枝筆掃滅妖言不亦仙乎立一說叢風行社會著一部書叫醒神魂不亦仙乎長城飲馬塞北掃氛功勒燕然推倒衛霍不亦仙乎國旗所至東西咸欽名震全球盟執牛耳不亦仙乎率一勁旅敗敵雄師割地稱臣擴疆萬里不亦仙乎選舉持平憲法允當國家得人爲民造福不亦仙乎海內乂安四民得所行止自由不受羈勒不亦仙乎手持寸管作醒世詩世人皆醉惟我獨醒不亦仙乎功成身退衣錦還鄉伴父老飲尋婦豎歡不亦仙乎馳騁中原殲盡醜類萬夫所當長城是賴不亦仙乎十年故

舊一旦重逢暢談已往積鬱以伸不亦仙乎少得名師長得良
朋朝夕切磋以底於成不亦仙乎酒後得柑渴中得飲心地爽
涼與天地參不亦仙乎家人重聚其樂融融妻不拘語子不胡
行不亦仙乎春花秋月二三良朋酌酒吟詩談笑古今不亦仙
乎十年積書三年學劍文武兩成大好身手不亦仙乎修到梵
天只從慧業高尋雲景無害肉人不亦仙乎魯國靈光商顏綺
季福星度世神霧在山不亦仙乎瞎合標奇眉梨聳秀身兼仕
隱人想羲皇不亦仙乎卽論文章已成千古豈知腰腳還勝後
生不亦仙乎壽世謳吟調高擊壤詩人福分事紀操觚不亦仙
乎盛名鼎鼎如在琅書大集泚泚卽爲年譜不亦仙乎得雨皆

甘非霜自肅無慚白永共信青天不亦仙乎神君之稱交推旁
邑循吏之傳付諸史官不亦仙乎強臺却步順風回帆端牘辭
榮投簪遂志不亦仙乎因巖製屋對樹開門吟格亭臺天機林
壑不亦仙乎飲一經程餐十七物烟霏霧結紙醉金迷不亦仙
乎晨夕家多光陰宦少堂前齒粲案畔眉軒不亦仙乎佩黃神
章負鷄次典尋書禹穴作賦天台不亦仙乎將適羅浮蝶爭前
導爲臨桂嶺鸞効左驂不亦仙乎鬚留古雪齒比長松積書一
囊行脚萬里不亦仙乎驛置通賓譜修千客束脩羊滿問字車
忙不亦仙乎雲霞幽契香火靈幽見卽相於來原不拒不亦仙
乎舉念買花回頭人送方思搖扇撲面風來不亦仙乎菟裘旣

築從事臥遊家慶可圖堪誇行樂不亦仙乎和神當春平安似
竹避無百忌謁不三醫不亦仙乎杖履風流醉常十日江山情
味夢亦六朝不亦仙乎是故安全梟散慰撫華離使二庭永空
萬年無事者元首之仙也音聲景畧狀貌王商使顯作長城隱
若敵國者總帥之仙也三千太學爭奉嵇康五百門人都尊郭
瑤者國學之仙也彈來朱鷺便唱新聲擊罷黃塵已成樂府者
三軍之仙也筆張牛弩手挾龍文作海上催駟軍中孫楚者幕
府之仙也鳳凰蠟下獨有僧虔熨斗襦中竟逢康伯此童子之
仙也丹心寸意著墨如飛流管青絲繞梁不落此言情者之仙
也潯陽九派華嶽三峯氣遏風雲手如天馬此文豪者之仙也

文貞學士儒林丈人五入東觀三爲祭酒此老宿之仙也船非
樟木不畏蛟龍身本雲朋何愁風雨此航海之仙也牙璋手握
鐵馬宵鳴尺五雲門丈二圭組此陸行者之仙也亭公負弩驛
吏占星李叟入關相如諭蜀此星使之仙也境無虛接纂入文
樞景不空描盡雕意匠此才人之仙也袖中東海石記韓陵崖
上姓名書登委宛此遊客之仙也萬重山翠方寫雙蛾九曲明
珠穿成一笑此閨秀之仙也香閣著書助成博議青紗步障足
解長圍此才女之仙也三休亭古萬石風高門無雜賓家有令
子此隱者之仙也周昌負氣直壓蕭曹老瑀性剛慣凌房杜此
法家之仙也鮑遇延之沈逢何遜微言識五雅奏登三此交友

之仙也抱德煬和去風卽雅梗其有理被飾厥躬此修士之仙也陰德及物自覺耳鳴清談干雲聽猶齒擊此雅人之仙也分箋擊鉢對酒當歌四始悠揚三唐祖述此詩客之仙也繞雷羊頭中州虎落浮天無岸括地成圖此探險者之仙也十年協律聾俗不知一旦拘帆回撾見賞此知音而仙者也尙文受纁皤皤黃髮孫叔突禿秩秩大猷此黃耆而仙者也任延年少小駟巡鄉賈誼才高明廷應召此弱冠而仙者也八州兼督化洽行春萬里在胸風澄坐嘯此遊宦而仙者也解拋家髻戴奉聖巾無冠而皇將身許國此俠女而仙也蠶無瑟縮繭號同功鳥不流離棲常並翼此夫婦而仙也仲舒蘊藉夷甫鮮明日有青睛

胛橫赤痣此形體而仙者也胃腸一浣詩蓋人間花樹飽餐學
聞天下此夢幻而仙也文選樓中樂賢館裡留連函丈宴賞琴
尊此師生而仙也異曲同工雙烟一氣風騷道合香火緣深則
詩友而仙也稱桑苧翁號猗玗子傳咸小語宋玉大言則談叟
而仙也輕波弄月上下雙珠長風起松官商一笛則幽人而仙
也竹馬兒童頭顱成雪甘棠官舍蔽芾參天則老臣而仙也興
懶折腰道防畫足糠粃簿嶺瀟灑烟霞則掛冠而仙也目是銀
河別澄虛鑒耳成荒市不惑訑言則人鑑而仙也護世城中安
成席上鹽形是虎酒味成龍則饕餮而仙也芳雨濕衣都成酒
器美人流目欲鬪花光則雅集而仙也蠅排舞隊虱唱阿房魚

以名呼鼠能口召則雜伎而仙也雲中月墮天外心歸送雁秋
月聞鐘暮雨則詩境而仙也陸贄施方災區消厄宋清焚券龐
襁拯民則施濟而仙也揆張德講風扣鐘脣震撼咫尺聞花飛天
口此談家而仙也錦雨冬歇金雲夏鋪齋罷八關宴開三昧則
宴集而仙也民人樂見如月初生風聲迭聽未春先暖則持節
而仙也沈幾應智亭毒無心閣手仰成吁俞有道則歷練而仙
也丹心寸意不炫睫前遠迹崇情但期身後則積德而仙也蒸
馮珧膏飫宵梁酒折招搖桂召狂屈徒則不羈而仙也我但垂
囊彼無鳴鏑階常舞羽寇絕張弧則郅治而仙也禍去無形兵
消不戰無須鐵壯永靖銅駝則太平而仙也丹山氣厚雛鳳爭

飛湘水波清叢蘭並茂則兄弟而仙也松風耳冷官鼓嫌喧夢
薛衣涼簪纓不易則閒散而仙也龍叔方寸日映皆空許由一
瓢風吹不動則清靜而仙也鄉傳市義馮驩稱高人爭報恩宋
清轉富則義俠而仙也心如明月氣作陽春一路福星萬家生
佛則大吏而仙也豐城氣掩知是龍文秦嶽冤深宜搖酒樹則
格物而仙也學通四夷識窮兩戒三問三答五稱五窮則通譯
而仙也洞中機宜克宣威德一言得體三軍晏眠則坐鎮而仙
也文章傳世風行誰闌富貴逼人日照難避則福慧而仙也記
河圖事數梁甫封口吐神珠胸藏冊府則淹博而仙也浪平三
峽勝塞沙囊土定五施不差圭撮則考工而仙也謙常僂身儉

不逼人白圭無玷赤袂有光則庸德而仙也與裴遐談如聞古
瑟共蘇瓊坐已入青雲則辨論而仙也周鄭武公再世司徒漢
韋元成一門宰相則濟美而仙也封神元定容止詳華雅思淵
含清襟蘭郁則態度而仙也八音濫耳古樂先知五色精心黃
中獨辨則研究而仙也渾濬爭功唐彬不至鄧英受賞賈復無
言則退讓而仙也保合太和率循大下地厚物納海深水歸則
器量而仙也沈機應智濡迹匡時君子營高丈人律重則活國
而仙也飲水思源登枝尋本縣僮布路邑子刊碑則遺愛而仙
也談遷共事瓌頤同僚膜受彤宮詩懷鑒鑑則喬梓而仙也嗅
來靴鼻威振六軍聞到鈴聲風清一郡則威望而仙也廉忘白

撰忍絕青泥智僂豪強才籠天下則氣概而仙也易人所難敢人所畏恕人所短成人所長則道德而仙也如翁歸君能武能文如李普濟入粗入細則泛應而仙也如丁督護梟頭跋扈如陳元康盾鼻檄梁則急難而仙也猪羣忘失有類承宮馬足不知恍同朱穆則專志而仙也孤寫神峯雷霆不入窮追道岸腸胃欲流則詣微而仙也恭同機似夏日行陽惠似黔敖校年施粥則爲人而仙也察稻徵芒鞭絲見鐵田起髦士薙弱強宗則吏治而仙也薛家三鳳爭長河東謝氏一門稱雄江左則門第而仙也仲海季江時聞娛宴侮臧甬獲絕無譟言則居家而仙也寂波凝神大湫定性霞舉千里冰襟一生則清奇而仙也學

禮淮陽吹簫吳市北擊燕筑南探禹書則游學而仙也蓬視朱
門鷗狎貴介冠思獬豸尊畫雲罍則跌宕而仙也頌章雲集流
水無心騶唱雷宣飄風過耳則疏畧而仙也繡補經撓口成銘
頌履絢冠鉢智極人天則哲學而仙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封
侯數日忘告妻孥則秉負而仙也高允聰強几杖虛設裴公風
貌海鶴同清則眉壽而仙也陶元浴素樹善測交心希古歡志
在幽履則高古而仙也能爲蠻語巧奪舌人好作音臣時誇耳
學則聰明而仙也養空以遊德機常活背明而坐方寸皆虛則
味道而仙也笙磬同音雲龍並駕如驂從靳以蚓投魚則酬唱
而仙也金心在中銀手如斷濟人以術察理以情則精一而仙

也爲豐年玉爲荒年穀爲中流柱爲天寒松則矜貴而仙也爲
丞相喉爲夷吾舌爲董狐筆爲張良椎則骯髒而仙也龍華會
上香火緣中才語蟬嫣音情頓挫則清逸而仙也楊綰四聲早
辨神口陸雲十六便舉茂才則早慧而仙也台岩訪春匡廬觀
瀑星飯黃海水嬉洞庭則遨遊而仙也素襟清尚遠迹崇情賦
作修心論成崇厚則好德而仙也蔡謨通明人呼朗伯君游倜
儻世號聖童則活脫而仙也賀遷禺筴布置牢盆志入四禪神
出五寸則商賈而仙也樊重之居大開瑞室君卿之俠招致清
流則好客而仙也疾惡如風赴義若熱蔭暘樹下回寒谷中則
善德而仙也辨岑鼎者取信展禽作誓言者要盟虞寄則忠誠

而仙也富而能施學如不及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則閒暢而仙
也不惠不夷非仕非隱澤沾鄉邑名尊士林則長者而仙也舉
頭見日意薄軒朱噓氣成雲志在幽履則恬澹而仙也陳揆五
行炊累萬物因其滯粥立以駢牢則興業而仙也拈裳連襪酒
賦琴歌菊部梨園醉心悅魄則遊戲而仙也義重嵩衡財輕策
簪一門春滿七族風和則里仁而仙也賢不需位尊不在官生
也有涯死而不朽則貧賤而仙也抱九仙骨證三菩提坐五花
虬著一品集則富貴而仙也偶託卮言以儒爲戲時參妙諦着
手成春則談諧而仙也色煥雲霞聲流金石班香宋艷樂旨潘
詞則女采而仙也一官水讓兩袖風清人行鏡中吏立冰上則

清廉而仙也不設從事澄鑒如神洞開重門關節不到則剛毅而仙也調水發符溪生白浪開山運劍樹走青牛則智術而仙也弓張弩江潮避威文祭靈山海神借地則聲聞而仙也蓋世英雄依然本色無端橫逆視若天然則胸襟而仙也家有賢嗣門無雜賓孔晬孔愉聞詩聞禮則家庭而仙也箴縷百家庖廚羣史義心清尙好學深思則著作而仙也慈悲戒殺朔望持齋餘剩放生得閒念佛則護道而仙也子午打坐卯酉參禪五戒精嚴三皈謹守則修道而仙也動則化人靜則修己乾坤說法鍾呂談經則辨道而仙也逍遙物外快樂人間與人無爭與人無忤則行道而仙也空空洞府光明明人欲淨盡天理流

行則普度而仙也楞嚴經曰皈依正覺修三摩地掃除妄念存
想固形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
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
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精氣圓成名空行仙堅
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
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梵咒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
固思念而不休息愚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媾而不休息感
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是
等皆于人中鍊心兼修正覺合乎主理壽千萬歲天地襟懷無
障無碍馳騁八荒羲皇志趣分佛性于東林同登彼岸散天花

于小海坐滿浮橋當是時也田子道尊先進心契後來呼范雲
讀秦望之碑求孔晁釋安釐之簡一颺一肅謝莊以風月名兒
半郭半郊史訖以山池作宅將今擬古如夏思春子房學仙祁
奚請老右軍爲樂非兒輩所知宮體編成須徐陵作序裝成丹
冊儼同梵夾之書各紀姓名寫入深情之帖夫是以逍遙遊客
鋪叙仙階當作龍門之小傳田子邵邨編排仙史長留鳳鳥之
希聲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二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磯頭漁老集序

舊雨定知縈遠夢野雲端不耐高飛年來自署西湖長占取蘇隄作釣磯丹徒王夢樓句也門前三萬六千頃架上二千四百年胸次近來無一事釣竿纔放枕書眠陽湖洪稚存句也王洪二子一則笙歌盈耳以才子而結仙佛之因緣一則著作等身以名士而成考據之巨子乃有官不仕惟致慕乎陸魯望張志和前清名流壹何戀戀於磯頭欲爲漁老哉得毋如潘南村所云跨馬塞北地百戰封一侯釣魚江南天一竿占十洲耶吾以

爲其旨趣仍在於曾點之言志與孔子之視浮雲雖然之人也
之德也不惟專制時代往往而聞卽民國共和亦未嘗或缺粵
省自辛亥反正以還珠江玉鏡之間東莞一隅多隱君子其能
詩者畧見於梧桐山人諸集予已僭加評隲矣今葉家昆仲竹
溪仞千更以其同人唱酬之作集名磯頭漁老問序於予集內
詩人極一時淹雅之士旣入昭明之室復登弘景之樓雖誦回
環但覺其笙磬同音雲龍並駕有目共賞無俟縷陳特以諸君
子於富貴逼人之地功名唾手之時視之漠然就之不屑避華
堂之絲竹同聽漁歌扁石戶之水雲獨尋香草或門栽桃李或
庭植蕙蘭或抄陸贄之方書或焚宋清之藥券或管輅清談而

齒擊或士謙陰德而耳鳴滄海橫流總千山立可以想其志之
潔行之高矣吾於此不能無感焉夫渭水釣璜今無其事而嚴
灘聲壯尙足以洗金銀之臭氣而吹節義之高風諸君子秋駕
學成尤願冬心永抱因樂爲之序而朗誦昔賢之詩以進曰漫
整荷衣拜逸民灘聲猶自動星辰富春近日誰漁父天子當年
有故人名到先生纔是隱賢如光武不稱臣只因曾作梅家壻
外氏家風愛隱淪民國四年歲在乙卯仲夏之月逍遙遊客翼
南胡禮垣序於香江之厚豐園

華英達辭字典序

香山若濂莫君達辭大字典告成以其未裝之本見示且曰此二十餘年之心血也能爲我序此書者其先生乎辭不獲已乃爲之竭旬日之力披覽數過覺其苦心孤詣觸類旁通探索精詳清思窈冥不禁歡喜讚歎以爲得未曾有何以言之今之以英文字彙譯作華文者所在多有大都照原文就字解字或貫連三兩字以通其意使人自會而止不知以此而止是閱者但識其字而未識其所以用之也用法不同則解法亦因之而異以異而不同者欲使之同而不異是直不通而已矣不得謂之會通也況字之原解只一而有假借會意轉注諸用法縷而析

之或以十計或以數十計是同一字而用法有數十之不同卽解法有數十之自異將欲執一解以會其數十解之通不亦愼乎夫華人之習英文者類多不能破費巨資飄然數萬里置其身於莊獄之間數年日與彼都人士狎習往還領其齒牙之餘慧攝其語妙之神情使言論時能縱橫跌宕宛轉關生或委曲以言情或片言而居要或以庾辭而寓意或以諺語而解頤頓挫抑揚屈伸如意有磊磊落落之概無格格不吐之談令聞其言者感而不能忘聽其辯者思而有餘味也惟是恪守平時所讀之書拘泥一知半解之字尋常日用語不能曉暢明通慣聽之辭如聞僻典驅使之句無復家丁勢必至佶屈聱牙語言生

硬緘口結舌木訥爲高凡與英人相見除寒暄問答數語而外如楚囚相對欲鼓南風其可憐之情狀爲何如也是豈南人學北音究竟神不旺哉良由初入學堂時無淹博貫通之字典以鼓舞性靈發生智慧叩其所得不過館課之書教習所需之語凡一切應酬世故以及莊語並進以推展事理者無聞焉是其言之不能醴醴者由其聽之不能了了也而其聽之不能了了者則由其學之不能昭昭也生徒以此自足則是於英文之學雖不得謂之管窺蠡測而已等於一孔之儒及其出而應世始自知於此道有所未達乃稍稍取英人說部等書從而流覽覺同此淺文常用之字讀之往往不得其旨趣之所在興致索然

苟非溺苦於學必求其通者必翫然棄置不復鑽研縱其鑽研
有得矣其所閱之書未必於此等文同用異之字能舉其全其
參差不一之意義正如東鱗西爪或起或沒偶一遇之耳中國
通商之埠人之趨學英文者項背相望亦且數十年於茲矣乃
其人之於英文也通順者頗多而求其的當超妙者實難於英
話亦然能傳達其事者不少至若熨帖其情理流利其言辭則
能之者實鮮學者或攻苦十餘年而於此事終不能發其光華
而著其美備者由文同用異之字不能盡悉也夫文同用異者
卽言淺意深之字也蓋除專門學業之字以及名物象數之言
外凡事其意雖深而可以淺字達之者則與其用深字必不如

其用淺字用深則運思遲滯用淺則言在口頭也且用深則解人難索淺則聲入心通也昔鄭其照在美國時輯成語字典專取英文三兩字渾成之僻語俗語費解以及粗鄙之語砌成長句解釋明通嘉惠後人厥功甚偉惜其所輯僅止於此至平常所用人所共識之言辭一綴以虛微小字則意解頓殊易致誤會者多未詳及不能無憾閒居無事竊欲仿照其法作一大全字典以貽後學今得此編恍若取諸予懷而出之者豈徒先得我心直是爲吾藏拙大抵文運之昌必待其時當其時之至也自有大放光明揚華振采毫芒辨析突過前人者試爲之察源委溯師承探其全功窺其用意乃知作者於此實以考据而兼

其著作以淺註而展其才華孤寫神峯窮追道岸詣微則雷霆
不入索冥而腸胃欲流一義一珠多多益善宜風宜雅汨汨其
來如教繡鴛鴦能使人金針自得如示彈繩墨能使人規矩從
心如闊幅裁衣能使人擇布而割如雙雞供膳能使人取泊以
餐如聊舉一隅能使人自然三反如欲窮千里能使人更上層
樓其味無窮如傾金尊而酌清醴引人入勝如遊天市而到華
鬢勿愁珥墮簪遺眼底時逢故物奚事芒鞋竹杖枝頭即是春
光神矣哉不圖訓詁之辭章竟現文人之慧業蓋其體味如英
國之士丹達大字典而英文之本源盡見折衷於美國之威士
打總字典而英語之推廣愈周至其語言之巧妙則鈎稽於架

喇押之辭林字典并其寓言之作也其句法之鏗鏘則旁參於蘇阿路字異意同之文分界引用之字也若夫洛吉之英語文纂等書則更寢饋之枕藉之與之優游息養以自餉而餉人者矣

The Standard Dictionary, Webster's unbridged Dictionary, Crabb's Synonyms, Soul's Synonyms, Roget's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leading English magazines and literary words.) 聞見博而思慮

周望道遑而用心切韓愈云沉浸濃郁含英咀華陸機云傾羣言之漑液漱六藝之芳潤將彼例此此書蓋克當之矣夫語言文字之道非可以閉戶自高吾斯自信而謂入門造車必能出門合轍也况取他國之語言文字出以我之心裁尤不能以無

徵而取信閱是編者苟取英國最高等之月報旬報爲其本國及他國名流碩士之所常閱者而寓目焉則是書之所引用字句法時現其中然後知作者絕無杜撰之辭而又力爭上游非當行之句不收非出色之文不取也然則此一編也學者宜視同靈笈藉作師資永對玩於書幃長循環於心目學拄指鈎絃於師襄手上取聰明智慧於陸眷口中將見讀書則興會淋漓識字則腦筋深入雖益智之粽記事之珠無以過也至其華文一邊則但取雅馴不求深奧凡所徵引故事皆爲人所共知如委巷叢談梨園戲劇不啻白傳之詩婦孺盡解也旣溫文而出以爾雅必諧俗而求其至通不徒便於華人亦且宜於西士有

目共賞無俟贅言閱者開卷但取其

About, Act, At, Back,

Bear, Become, Bed, Call, Come, Could, Drow, Ever, Fall, Fit, Give,

Hand, Hold In, Keep, Let, Look, Make, On, Over, Pass, Pull, Put,

Run, See, Shall, Take, Thing, Thought, up, will, Win, Wish, Word,

Would, etc.) 等字觀其解說法串用法詳究法推廣法分辨法

無義不搜無語不靈豁目軒眉令人心滿而意足也者則知予之說非阿其所好者矣予嘗入作者之室見其左圖右史馨逸自成東牒西箋橫陳几案滿牀靈寶名儒諷誦之篇半壁青箱學士編摩之集觀其情深二酉知其志在千秋予又聞作者之成此編也鉛槧隨身卷不釋手慕左思之作賦學長吉之歌詩

有時入玄中領解而忽然大笑有時形諸夢寐得句而驚起疾書非道士而凝神若老僧之禪定魂出五寸志入四行隻字單辭乃竟與萬象三才同其參證云蓋其思所以霑溉後學者在是而其思所以陶寫性靈者亦在是也溯此篇之初成自壬辰至丙申凡五閱寒暑及此編之大備則自丙申迄辛亥又十有六年此二十餘年中油油翼翼所好未嘗一日忘其用志不紛已可概見作者所操英語辯才無礙應對如流所爲英文登西報中閱者刮目至於連篇累牘翻譯爲難者亦能目視手書易如鈔錄若夫駢四儷六典重詞華體物不倫對譯鮮當爲中西文之大別者尤能因情得文因文得意恰如秉筆者之所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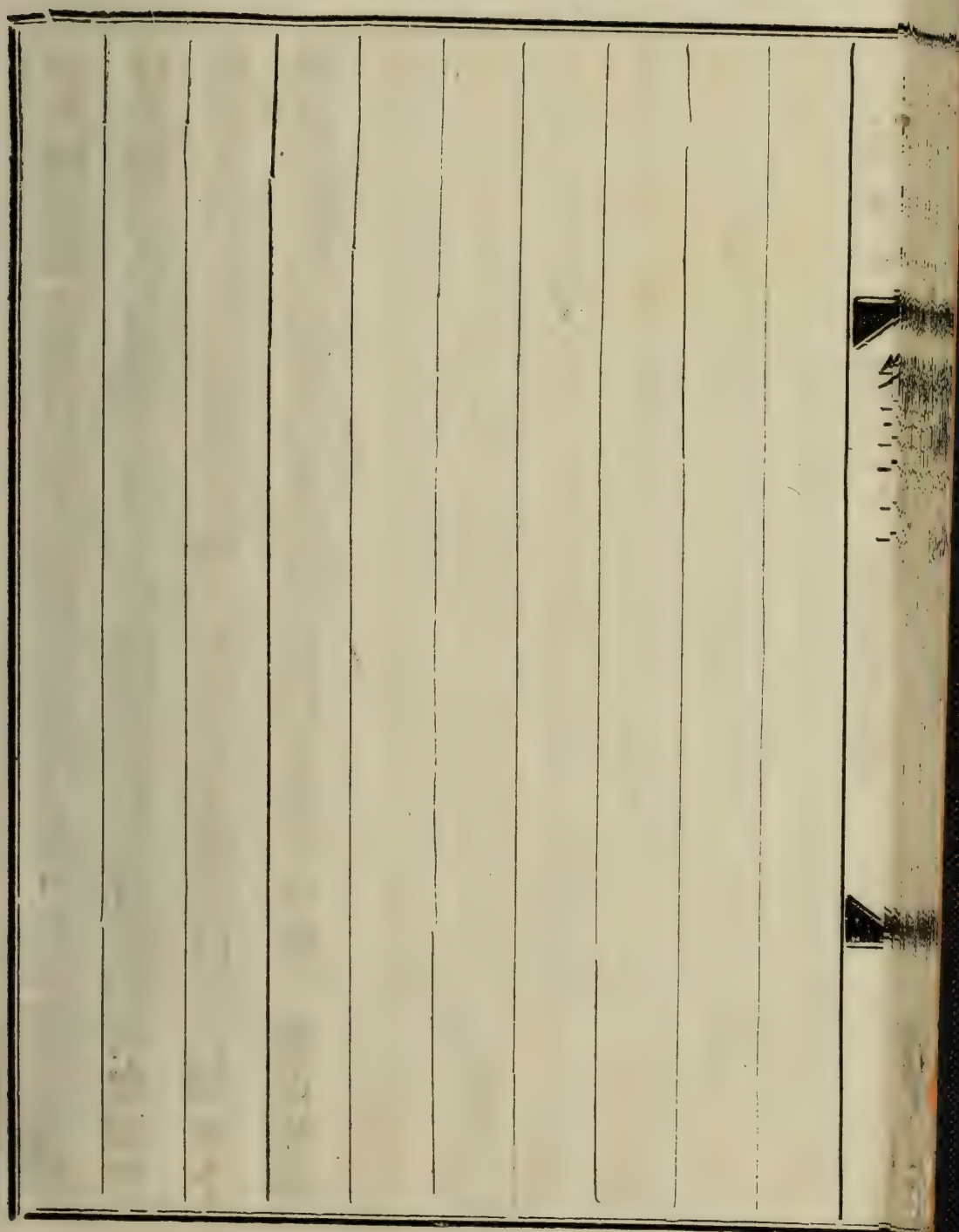
而又不失其詞彩之飛揚此由其麗句清辭俎雜胸中操之爛熟故也揮千言而出以一氣敏捷則如不構思對華簡而讀以英文貫注而能無遺義人第見其詞源不竭清辯滔滔以爲是英文之易學焉已耳而不知其念茲在茲如曲之不離口琴之不離手者昔之人雖將瓜鎮心把卷升屋猶難比擬此非甘苦親嘗者不能知也夫英文之所謂易學者爲其讀用諧聲由音得義話少鄙俚之言文有一定之法如是而已乃若字同而解異文淺而義煩非玩習不能知非靈機不能會者則固如前所述其難更倍於華文此編則凡遇似此之難其字易於於悞用以或不知如何配用始得其當者挑剔而分別之串用以法則

之比方以指點之羅列以發明之或正言詳言以盡其字之義
或反言托言以盡其字之才夫然後辭之捭闔者見焉辭之反
應者見焉辭之內槌者見焉辭之抵巇者見焉辭之飛箝忤合
以及簡練揣摩權謀術數者無不見焉壯壇坫風雲之色發文
章奧窔之光以此爲達辭洵乎其辭之達矣或謂言語者道德
之樞機原以理勝非以辭勝不知辭愈達則理愈明苟能達矣
達之於己則爲有爲無忽來忽去者無得而昧焉達之於人則
黃以爲堅白以爲利者無得而欺焉彼說理而障說事而障說
智而礙說辯而礙皆辭之不能達故耳此作者所爲深有取於
達辭之名也何也所以然者辭達則必理明非理明則必不能

辭達天下未有辭不達而其事可成亦未有辭既達而其功不奏者也則更卽達辭而推言之心理者人生之固有也性理者天德之自然也倫理者世界之極軌也論理者約法之持平也物理者現象之實驗也哲學之事甚繁而此五者已括其要使辭而能達其心理之學則獨往獨來空諸倚傍相因相應人我皆安而固有之道德焉矣使辭而能達其性理之學則僞態全消真情畢露盡人之事以天爲歸而自然之道得焉矣使辭而能達其倫理之學則尊卑有叙強弱無分意氣不爭規模自具而極軌之道得焉矣使辭而能達其論理之學則高揖羣言胸羅萬象三斷不憚必執其中而持平之道得焉矣使辭而能達

其物理之學則神鬼無礙陰陽無惑事必有據言必有憑而實
驗之道得焉矣能讀無字之書能繪空中之畫能辨無色之色
能察無聲之聲能開後人之所欲開能發前人之所未發者捨
理明辭達不爲功作者之以達辭名其書也將欲驅人以明乎
理也達其辭以明其理亦明其理以達其辭手此一編又豈徒
看書者如桶底之脫無光不通講話者如水銀之瀉無孔不入
而已哉今天下各國文明大啓智識交通經濟之途齊驅並駕
觀摩之益恐後爭先異日者共進大同咸登至治干戈悉化畛
域胥融收其效者必存彼此之能以文字語言達其理也何則
其理能達則天下之志可通亦天下之情可見夫是以太和保

合萬國咸寧亦惟首先於言辭之達求之而已英之語言文字
行於地球已有過半之勢凡學西學者於此自必知所取裁若
僅謂其利便經商猶屬其用之小焉者耳靈貺自甄貞期可卜
欣羨景陽明道慶大集之成功敢同元晏先生愛三都而作序



香港創設大學堂勸捐序

香港自開埠之初規模粗定卽立學校數十年來漸次充擴迄今學舍林立英才輩出斐然可觀賢有司之薰陶我華人之嚮學已可概見由今觀之所欠者爲大學堂未曾倡設誠青年志士一大憾耳大學堂者專門之學學業程度高下與英京諸大學院同科學成而後考試獲雋由英廷給權與本學堂頒發憑照視爲正途出身許其以學業問世者也近歲識時務者深知其學之利用思欲登堂嚆炙罄其所長是以遊學之士絡繹於途然而察其求學之情形最難者其事有二夫一別十年費金數萬微特寒門之士興歎望洋卽中人之產雖好學心殷亦應

裹足可勿論矣富豪子弟使於幼稚之年往學其家庭之應對
進退其本國之風俗禮儀見聞未熟不能記存居外既久濡染
於異鄉之習俗日深比其反也學業之深淺精粗尙未可知而
其人之性情好尙迥異乎相與狎處之人言笑談常格格不合
反親爲疏十居其五人亦何樂而爲此尤可慮者少年立志未
定往往見異思遷未有室家何堪命隻既鄰彼美誰學童貞自
由之眞理未明品格之踰閑難保直將拮据貽父母之憂夫子
之幼也父母愛之保抱提携亦既相依爲命乃鼠思飲泣割愛
者十有餘年而其效果之在人意中者或竟如此遊學之最難
者此其一也使年在弱冠而後始志遠遊其時既有妻子似無

變性縱情之慮矣不知其時父母多在已老之年兒子正當幼少之日堂中問饒旣愧缺如膝下牽衣更爲難捨遊學者爲其父母妻子之苦衷自無可訴而父母妻子之爲遊學者之苦衷更無可言也讀陟岵之詩旁人隕涕而况身歷其境者哉夫庭幃隔闕亦人事之常但使欲見則能見欲親則能親問訊往還通靈不遠則光陰迅速成事不覺其遲今乃子然萬里故土長辭關河阻而魂夢難通魂夢通而形骸終隔吾知身居其地者必有度日如年之歎也內顧之憂旣縈其念向學之志必減其堅苟其以四海爲家而翫然於父母妻子隨緣聽化諧俗忘情任歲月之蹉跎以忘形爲自在則比其返國縱使學問精通而

已減却多少天倫之樂事矣遊學之最難者此其二也此二難者且費數萬金而始得夫遺子以多金不若遺子以實學近世達人多明此理乃苟一深思亦復誰甘爲此然則竟棄西學謂但取其普通之皮毛不須復求其專門之精妙可乎是又不然學之道猶水火也苟得其故則可以明並日月潤等江河不然則燭火勺泉而已今西學之行於天下何殊日月江河可勿深求其故哉深求其故必設專門教育者惟求去其難而取其易耳香港大學堂之設正爲此也此大學堂旣成則學費可減五倍以上如工程一項使特聘一工程師以爲教習其費每年非萬餘金不可卽聘一副教習亦須五六千金其餘如內外諸

科醫師剖解師格致師律學師及各科教習以凡一切諸般藝學農圃畜牧等皆有專師其價值視工程無以異也香港則各科諸師皆備俱有實任職役若聘其於公餘之暇每一星期到堂三二次不等如法以演說一二點鐘之久以爲教習蓋所演說在聽者已足爲一二日之學也如此則爲師者既不拋廢其時而學者亦能盈科而進以萬金而得之師千金可得之矣數千金而得之師數百金可得之矣他費雖或不可減師費則減其十倍故舍而混計可減五倍以上也况香港爲遠東各埠之樞紐船塢鐵路電氣機器織造等廠與農圃商場莫不局面宏大尤堪爲各科實驗教育之資至於中國內地如省城如廈門

及上海天津等處學者雖多教育亦廣京師首善風氣尤先然終不及香港故大學堂之設應以香港爲最宜且其於英文之學孕毓既深浸淫有素將來高足弟子必視他處爲尤衆商賈雲集百貨駢羅遠方之士就學於此起居飲食無有不周加以舟車利便家鄉雖遠父兄戚友相見無難藏修游息之方涵育甄陶之處無有勝於此地者矣此大學堂之設不論何國之人皆可入學然將來得其大利者必在華人以其民衆事煩在在皆需此實學以爲振興之根據也今者中國朝廷派遣游學諸生皆以所得於香港者爲最若大學堂既成則香港畢業之學生卽與出洋畢業者無異將來爲國宣猷從公于邁近取卽是

何俟遠求且此大學堂將來教育人才必擇實濟之事有益於現在營業所需者而爲之與存諸理想空懸其說者特異是所謂用世之實學也用世實學無地不宜核計地球諸國英與之通商立約者十居其九有奇是環球皆英商所到之處凡在此大學堂考得執照者天下之大無處不可爲其榜門應世之地此可爲他日青雲之士所預賀者也而爲之父兄者及凡我華人當如何其振作玉成之哉且夫立不朽之功者必有其機成不世之業者須逢其會大學曰以義爲利曲禮曰積而能散皆謂財之用貴得其宜也計香港自開埠以來其用財之宜無有過於此舉者此堂約計所費須要儲款壹百貳十五萬圓其必

需此數者以每年儲款所出之出息須六萬圓方足於用也此
是一勞永逸作一次捐足以後更不復捐其建造學堂學舍諸
費約數十萬圓之譜已爲西人麼地君一人担任至解剖房及
醫學舍約費五萬金則爲吳君理卿承當又曾蒙鄧君竹溪身
後遺囑撥以家產叁分之一約萬餘金爲醫學堂存款其餘認
捐者雖未明言其數而已樂助有人大抵總在過半以上譬爲
山於平地羨彼三君旣已一簣先施若造塔於諸天願我同人
莫懈合尖之力伏思去歲水災本港賑濟簽題尙集成數十餘
萬之鉅款而况大學堂之爲利於無窮者哉當仁不讓敢布區
區併將 港督盧大憲之言譯錄於後讀者應知 盧制軍不

憚詳言挺身提倡爲我華民謀長久之幸福胞與之懷仁言利
溥聞其偉論咸宜額手歡迎凡我同情當因是而愈爲踴躍也

創辦佛教衛生實業工藝學堂序

蓋聞菩提無樹難諧此座之文般若有花莫譯他邦之字濯靈
根於夙世縱教舌底翻瀾繪妙境於當前誰是指頭現月然則
談佛者亦惟談其真際而已學佛者亦惟學其真際而已抉出
佛心以爲世用者亦惟抉其真際而已夫真非有相然非有相
亦無以顯其真不空之空是爲真空此出世間者之所必由也
際非有涯然非有涯亦無以明其際無色之色先從有色此入
世間者之所不易也是故如來之度世也固欲人人而度之然
不能人人而度之也不能人人而度之則惟行吾方便使人人
自除煩惱而康寧常若疾厄不生夫然後乃知自由之所以爲

自由者實爲福壽之所以無疆也而世則無不度矣如來之利
世也固欲人人而利之然不能人人而利之也不能人人而利
之則惟盡我所能使人人善自爲謀而狂妄全消經營有賴夫
然後乃知平等之所以爲平等者確爲惠濟之所以無量也而
世則無不利矣六千餘卷之梵音歷代祖師之絕唱其端的不
離乎此而無邊之義聽人酌裁由中之行憑人揣度是在乎談
佛學佛欲抉出佛心以爲世用者之行權達化因時濟宜耳然
則於佛之道而欲高振宗風明彰功德發迅雷於昏蟄麗杲日
於幽衢展鷲峯精進之機啓少室不傳之妙舉西天四七東土
二三燈燈相續圓常不斷之眞際而行之於以堅自由平等之

基地於以刷自由平等之精神於以作自由平等之功夫於以收自由平等之效果者事有百端難爲僂指而首圖其要其爲考究衛生鑽研實業乎邵邨田子聞予言也躍然以喜曰吾今乃始得行吾志而償吾願矣田子幼懷貞敏長契神精奉金水以爲師灌醍醐而念佛根塵器世早斷攀緣加以五岳平看三邊盡歷黃梁逆旅常宣夢醒之言紫竹林中每發身空之戒迹其所以捐陳濁慮要爲首重眞齋以故信仰者常千數百人而投契者則皆世儒文士先是十年前藜園鄭氏奉以桐山勝地俾同卓錫舒州桐山者千葉芙蓉四圍屏嶂地名梧嶺仙跡不讓匡廬治屬蓮鄉勝景多於華嶽府穗城而眺香港藏天寶而

蘊物華虎豹潛蹤鬼神呵護曹溪之洞必待惠能也田子得之
乃抱孟鉢走天涯膜手人間自稱募者巨資旣集土木乃興當
是時也披荊棘闢草萊鑿巉巖通蹊徑呼嶽神而移北樹來鹿
女以定南針然後準考工之古經權將作之大匠揆星置塾慮
事量功發調水之符溪生白浪運開山之劍樹走青牛煩壤剔
而怪峯呈敗葉除而奇花現遂使春園柳路逗入禪林蠶月桑
津廻成定水落成院宇頂同天竺之雲堂持誦金經磬徹南朝
之蕭寺珠江西望鐵路南臨鼎氣常浮爐煙咸起昔人所謂戶
牖寥廓吹散龍門之風梁棟崢嶸落實河源之樹僧徒雲集不
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者固如是也蓋其山開

九削尤能土築三成昔之斷壑孤崖今則長阿連石矣昔之雲
窩水窟今則貝闕珠宮矣然而鳧渚鶴洲以小爲貴雲巢瑞室
惟曲斯幽是以仿吟格以韻蘭亭借詩歌而鳴甲館卅六之洞
天福地特自品題四八之紫磨金容如相覲面溪聲山色翠竹
黃花道味之醇禪心之靜朋徒之盛唱和之殷具見於桐山諸
集中矣田子由是以梧桐山人自號而梧桐山亦因田子而得
名是知殿入蕭何卽號蕭何之殿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孟
室何尤趙椽無諂居此者宜極名山之富貴作平地之神仙然
而田子之意殊不謂然曰吾之卜築於斯也將有所用特其時
未至故其用不行耳乃舉紫陽張真人之言以示後學曰見物

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觀境能無心始是苦提面謂其能以二語而括楞嚴全部之旨歸也所以去歲之冬一聞共和政體已立田子卽決以梧桐山館爲研究衛生及教習實業工藝學堂先行發起以爲各省各界同道者倡旋命其徒繕立規則出以示予予見其布置有條羅縷悉貫教者事半而功倍學者悅服而易成因言當此之時民族民族權俱已達其目的近覘時輩惟有趨重民生主義之一途田子此舉比明僧紹之捨家獨饒深致仿白香山之獻宅尤結勝緣何則佛之言佈施也有財施有法施然財施者其財有限法施者其法亦虛惟施不畀以財而獨畀以工藝藝成則其財不可勝用也施不及於物而獨及於

其身身安則其法無不能行也然則此一舉也如闢淨土於情
天如鑿寶池於金地閭閻脫其齷齪政府去其隱憂將見物與
同春熙皞之天不老人皆有技經濟之術無窮然且此一舉也
如維摩之善爲解縛如善財之穿貫華嚴國無遊惰之民人食
太平之福應笑癡君長老憂貧但寫心經佞佛梁皇贖命虛糜
身價此無他田子之談佛學佛以扶出佛心而爲世用也惟能
不失其眞際而已矣乃瓣香合十而爲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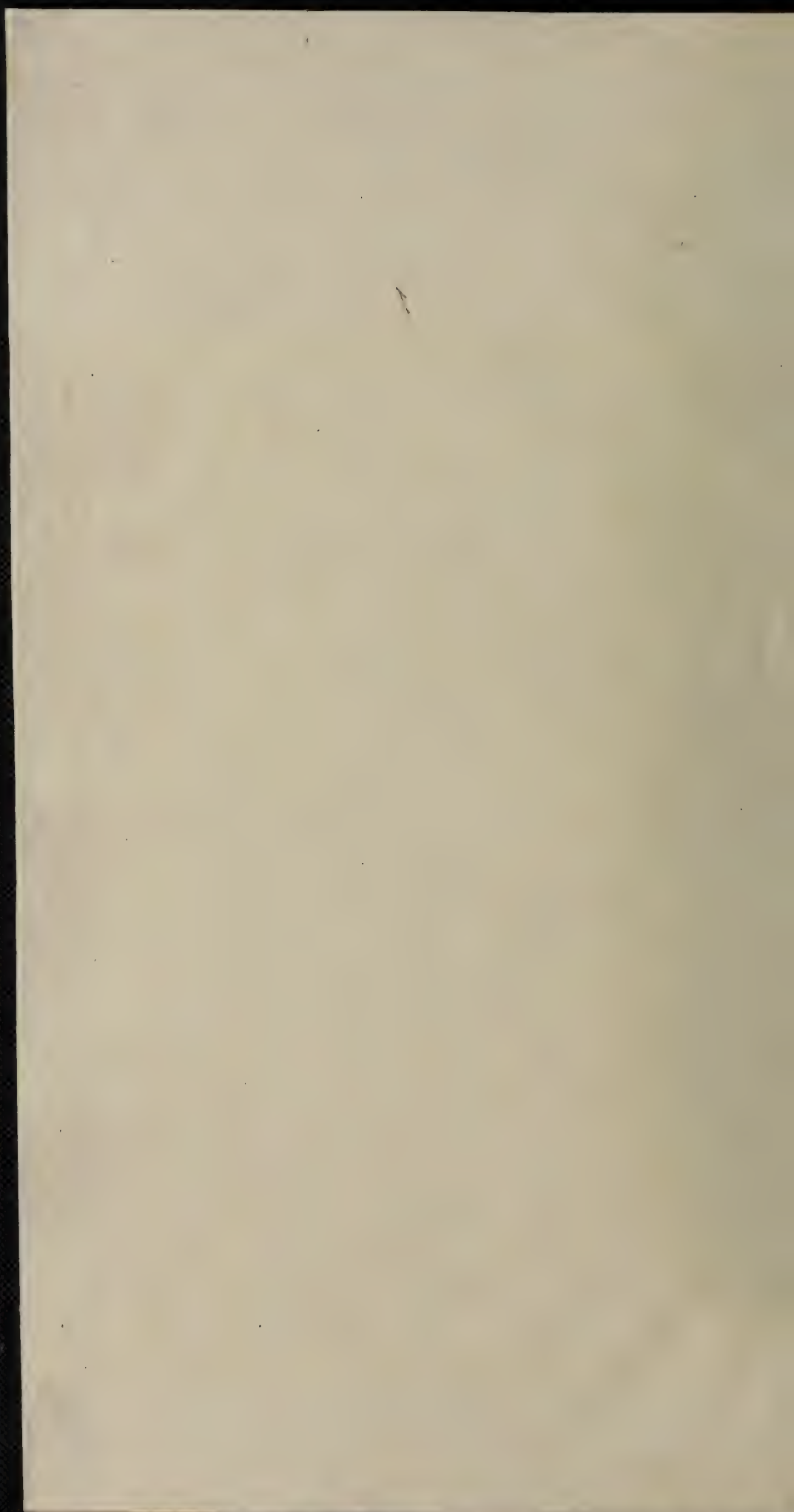
卷之三

跋謝纘泰發明世界人類原始書

世界開闢人類發生以中華爲最古此其聲明文物之有可證者也惟年湮世遠陵谷變遷名號紛歧異說難據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唐虞以前史缺正多遺憾謝君纘泰鑽研此道二十餘年乃忽然神悟中外實通蓋以聲之相近斷女媧爲挪亞而得其證佐也舊約書創世記云挪亞造方舟防洪水將家人婦子並飛走之屬各取其偶盡載舟中水退後乃得留傳其種而中國漢應劭風俗通義謂女媧氏搏黃土爲人許慎說文解女媧二字爲古之神化萬物者是女媧爲人物之母其意可知矣太平廣記言女媧墓在潼關口河禪上述異記言今南海有盤

古氏墓亘三百餘里後人追塋盤古之魂於此然則創世說中
不特洪水時之挪亞卽亞當初祖亦產於中華謝君謂埃田樂
園實在新疆益覺有徵矣天下合一家四海皆兄弟深望今日
全球干戈永息庶無負謝君一片之心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二終



胡翼南先生全集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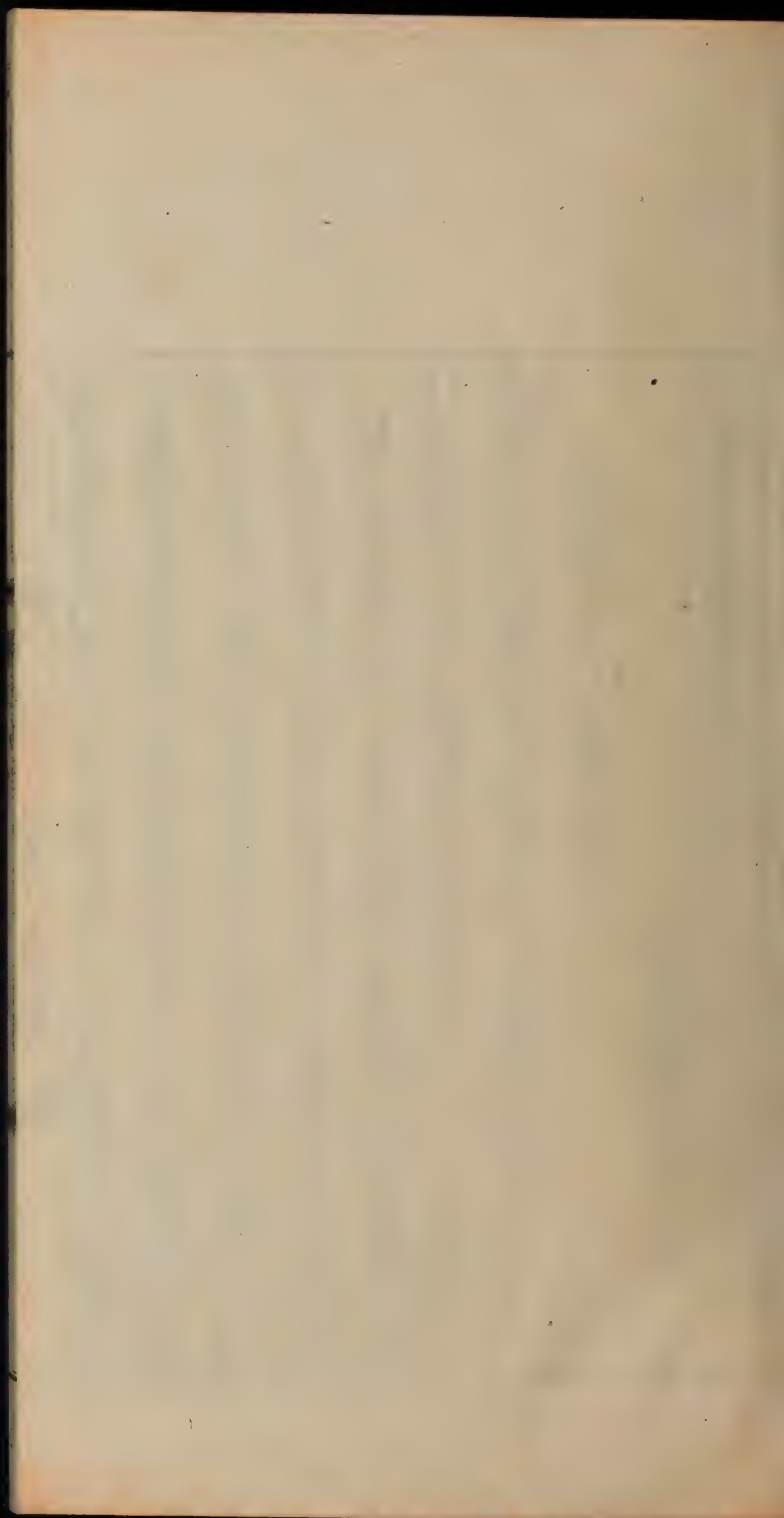
卷五十三至卷五十六

書後

詩評

宗教畧義





PL
2710
.U34
A1
1920
v.17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三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黃會陽先生行述篇序書後一

陸機文賦云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咸叩懷響畢彈又曰夸目尙奢愜心貴當言窮無隘論遠惟曠又曰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又曰思風發乎胸臆言泉流於脣齒文徽徽以溢日音泠泠而盈耳合四者而觀此序之文足以當之其意到言隨文成物稱通首筆陣法亦猶人惟轉折處陽開陰合機鋒銳精無異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

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遂令通篇讀之聲滿大
宅響遏行雲如鷺嶺談經天花墜地如虎邱說法頑石點頭字
字雙鉤如蒲子之寫五千言道德人人盡伏如桑公之揮一十
五將軍視函谷封泥只填窳窳空坑投石但響涇礮者相去遠
矣宋廣平謂唐明皇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羯鼓之能事
盡矣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作者此文體尊改過陳義則響
切金剛是卽頭如青山峯也用在治心發展則言霏玉屑是卽
手如白雨點也他日羯鼓催花回黃轉綠誰不許爲生佛喚作
天公

黃會陽先生行述篇序書後二

青耕能禦疫跂踵好降災窮奇見善去魃魍觸邪來「青耕跂踵皆鳥名事見山海經窮奇如牛見上林賦注魃魍一角羊見述異記」物性大不齊人性亦參半所以孔子言上智下愚判子輿道性善學孔翻孔案此袁簡齋詩也讀此序乃知其所謂翻案者殊屬不然智而曰上愚而曰下斷以不移孔子爲智者勉爲愚者警耳其常持主義爲有教無類與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意正同蓋人性物性賦畀懸殊物性一成而不易人性無定而遷移也「詳靈魂不死篇」故論人者不重在於無過而重在於改過建安之季有賢良焉附人傑於奔走流離之日識

臥龍於桑麻雞犬之間不鬱鬱於奸雄惟依依於慈母則徐庶是也然其始固披髮墮面嘯聚綠林也陽羨之區有豪士焉殺南山白額雪毛之虎斬長橋黑雲嘯氣之蛟具文武之全才爲朝廷之倚重則周處是也然其始固不齒鄉閭貽憂父老也若夫身畫凌烟之閣功成佐命之名顯作長城隱若敵國則唐之李勣其人也然其始則爲無賴賊逢人卽殺也至若論史而成數十萬言詮說不離聖經賢傳才堪著作者世號先生則宋之胡寅其人也然其始則爲桀黠童閉諸空閣也古今來如此數公之人而改惡遷善終成大器者何可勝道使引繩批根不予以自新之路則一眚之愆不幾敗壞天下士哉不但爾也王安

石五詣周濂溪之門而不納後安石得志乃故爲執拗以與一時之名士賢人抗卒之以此禍國人第見誤宋者其近因在於王氏而不知其遠因在於周子之門牆太峻也故觀人有道宜以隱惡揚善者爲潛移默化之方序中善爲從長惡不念舊無責備無求全所謂日月含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江海藏魚龍之孽方成潤物之功也本此意以讀書則論世知人眞能尙友推此心以行道則取長棄短必無廢材仁人君子之用心具見於此

讀吳芝瑛女士傳記事畧帖感而有言

始吾閱吳芝瑛女士楞嚴拓本不事波磔純寫中峯筆筆秀勁如著繡銘如裁花骨通體一氣又如述神授之法如呈手狎之文謂是真能以隄麋之迹生彤管之輝已耳及讀其傳記事畧帖乃知女士遠迹崇情深中篤行豪傑所錯愕能以身先之庸流所辟睨必以智決之易人之所難敢人之所畏凡其行之慈祥愛國皆其心之誠正公平視爲善近名者不可同年而語今卽其首倡女子國民捐一事論之庚子之變聯軍之國於中國大創而後索償四萬萬兩訂限四十年攤還是取奴隸法而緩行之以重困中國也何則身爲債帥必不能操縱自如不能操

縱自如則是侮臧甬獲齊其倫牛馬輿儔同其等故曰奴隸法也夫以四萬萬兩買四萬萬奴以四十年是奴價一年僅值二分五厘傳曰小人爲蟲爲沙此之謂也神明之胄其賤乃一至於斯且此四十年中保無由節生枝因竄起隙乎倘繼起者後承前例依樣葫蘆是華人世世子孫終不能脫於奴籍也此一着也國體則七陵八邇人格則一落千丈滔天之辱凡有血性有命火而知自立自主自由之民之國莫不齊心合力思爲盤翻然而履道之乖其曲自我則欲消此恨惟有大事開千而已夫緩急相通人所常有亦國所不能無然使其財爲欠於吾民其數須重於四萬萬兩猶以爲輕若其財爲欠於異國其數雖

輕於四萬萬兩亦愁其重一則亡而實存一則去而不返也此則談民族者所必爭者矣夫民族非大同之道鄙人已著其論（詳近日所著娛老詩集第一冊第五首）然大同之行先由民族民族不立其國不成曩謂茲之賠款腴而非重人出一兩其事卽完而政府必不敢以之責難於民者爲專制言之耳專制者民族之反也專制之世上下相蒙君民嗾閃欺誣粉飾實事全無公益所關視同分外略一蹙迫勢必皋皋訾訾職爲厲階今中朝以憲政之立榜諸國門是知專制之當除民族之可貴意至美也然立憲有眞僞之別而功過亦因之而攸分苟其切實張施虛衷請益精文善法荒辨無訛三斷取中梗其有理

治不難乎從民之欲法必究乎率天之眞倣墨那查他法（墨那查他權利信誓之約也爲英國憲法最要之根本）以爲揚
鑒表告國中誓與吾民更始信如是也凡屬華人一明團體同
心之益必將不言而喻黽勉從公貧富縱極不齊然富者有借
盈推解之權宜貧者有屬役賦功之準折一兩之數措辦何難
卽不然政府竟以此數稱貸於民而押賦稅之征收以質償限
宮府之度支以示信所納外國息項還以畀諸吾民迫然而生
此時經濟之光廓然而革往日華離之弊催科不事金價無虞
吾知傾簣障江河毀家紆國難者方且幡然有喜色而相告謂
捐輸得此置業無殊名曰急公實遺本身以無窮之利賴也一

舉而民心服國恥洗紀綱肅美政敷異域折心中國不可輕視
赫城高會華人適於齊平凡此功效爲認真之立憲者可操券
而求應念而至非然者專制其實立憲其名則雖制度更張面
目頓改而心源不貫維繫無繩吾未見其雷厲風行而能脫此
泥塗之辱也法國善籌償榮名勝於昔日埃及困積債財政卒
以授人同辦新政眞僞之報判若天淵近事昭然堪爲殷鑒芝
瑛女士善甘原菽愛切臺萊腕下精神傲簪花於晉代鼻端淑
氣吐正脉於如來自題其楞嚴帖首曰立我國憲允釐百度轉
大法輪一切堅固盖本其誠正公平一片之心望政府以銳氣
毅力行立憲之眞者也世之懷王右軍志思學衛夫人者將欲

筆女士之筆須先心女士之心

按普法之戰普人索賠款近二十萬萬圓其數之重從古所無時法國丁口不過三千萬乃於燒掇焚杆之餘急用丁捐法貧輕富重區畫分明巨債煌煌三年而歲環球讚嘆雖敗而榮耀逾前今議者慮丁捐擾民未嘗不是然而頑鈍忘恥含垢忘節審所輕重惡可忍也夫丁捐或至擾民而丁貸則決無此慮則何不倣行泰西民債積聚等法卽以此聯軍賠款爲中國君民聯絡之始基哉金杯羽化不如青蚨之去而復還殭殍病延何似沉疴之忽然頓起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道在是矣憲政之行孰有重於此者

涅槃經論

涅槃經者何所以傳如來之法身於不朽也夫泥洹之言曰涅槃之味有八一爲常住謂三際常存十方恒在也二爲寂滅謂寂絕無爲大患永滅也三爲不老謂不遷不變無增無減也四爲不死謂從本不生今亦無滅也五爲清淨謂安住清淨諸障悉盡也六爲虛通謂虛徹靈通圓融無礙也七爲不動謂寂然不動妙絕無爲也八爲快樂謂無生死苦有眞常樂也八者名爲味而理實寓焉然則涅槃爲滅度之稱無庸思議而吾乃曰之爲所以傳如來法身於不朽者其說何居蓋居於大般涅槃經之第十四卷也其說曰槃譯言因果也有因則有果故謂之

因因果果非因則非果故又謂之無因無果般涅槃譯言無也大
者謂如來也然則合如來因果之有有無無而觀則存者不得
謂之有亡者不能謂之無存而不得謂之有是雖有而如無也
亡而不能謂之無是雖無而亦有也雖無而亦有則所謂非無
也雖有而如無則所謂非有也涅槃正義爲常樂我淨以如來
之實有常有樂有我有淨也故謂如來之滅度爲已入大般涅
槃然以如來之本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也故又謂如來之滅度
爲未嘗入大般涅槃夫滅度矣而猶非滅度非滅度矣而猶是
滅度彼其身之既滅於世仍在於世者吾安得不謂之法身涅
槃諸經紀此事理者也吾安得不謂之所以傳如來之法身於

不朽夫法者軌則之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法身如
來之懇懇款款於此物此志也不自滅度之日始矣十九年而
踰城踰城者爲此法身也十一年而得道得道者得此法身也
四十九年而度世度世者度此法身也三百餘會而講經講經
者講此法身也後之人所以建立水月之道場成就性空之世
界發願能所之平等讚嘆彼我之玄虛常遊如幻之法雲永生
惟心之淨土修習空華之妙行施爲谷響之善哉降伏鏡裏之
摩軍大作夢中之佛事廣度如化之含識共證無乘之菩提凡
其都歸不二之門而同聽一音之法層層纓絡鞏四百八十寺
以開基馥馥旃檀設三萬六千場而證道者皆此法身之爲之

也如來之言曰我何曾用聞問之診候而人乃呼我爲大醫王
我何曾施手足之神權而人乃以我爲調馭主感應之靈法身
是賴矣李商隱詩何當百億蓮花上一一蓮花見佛身鮮于樞
詩蘭亭化身千百億貞觀趙模推第一斷章取義皆法身類也
然則舉叢林八萬四千之法門龍象合內典六千餘卷之佛理
元龜結而爲二十八字之偈言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
羣生前隨緣赴感摩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者其宗風不墜同
向眞如所恃者惟法身耳而非涅槃不爲功何則情塵未盡處
使甘露亦足殺人鍼芥相投時用砒霜亦能活命是故華嚴無
法界而法界莊嚴者以有涅槃在也圓覺無空明而空明灼著

者以有涅槃在也維摩無解縛而解縛自如者以有涅槃在也
楞迦無自心而自心常現者以有涅槃在也楞嚴無密諦而密
諦無破者以有涅槃在也金剛無神通而神通無礙者以有涅
槃在也法華無顯實而顯實莫掩者以有涅槃在也故人謂如
來之道自滅度之日終者吾謂如來之道實自滅度之日始今
讀涅槃一部其經凡十有四種其卷凡一百十二其言凡二百
餘萬記如來當日與諸弟子諸聖賢諸菩薩諸大士諸梵王爲
最後之辯難一問一答一噴一醒愈談愈玄愈妙愈妙愈
出愈出愈奇愈奇愈宏愈宏愈肆愈肆愈融愈融愈結千迴萬
轉折辯無窮任運乘機不可思議誠哉大般涅槃一經允爲釋

典之滙歸緇流之宗極也論其體則總括二儀遠包三界彌綸
八極洞貫十虛無一含靈而能不與同證四乘功果十地階梯
六道慈航百法品級無一衆生而能不入其門論其用則安樂
者之所趨而涅槃則實能致人於安樂福緣者人之所尙而涅
槃則實能資人之福緣大悲大喜大捨大圓大明大正大定者人之
槃實能使人大悲大喜大捨大圓大明大正大定者人之
所宗而涅槃實能令人大圓大明大正大定普覆而地普擎海
普涵而春普育道皆在是遵斯道而明體達用則擎叉鞞毬提
油舞笏隔江招手立雪安心豎空拳於草廬疊雙趺於巖穴撼
木鐸於紫陌紅塵之隙放絲綸於白蘋黃葦之濱打地叩舷張

弓面壁孤峯獨宿狹路相逢得牛還馬而道出平常喚

同曉
器也

作鐘而意屈言外千途萬轍玉振金聲縱無雨花之臺亦可作
須彌之座者也涅槃之說其爲佛門之眞誥靈樞比丘之實際
理地者關鍵如此向使斯經不著則神珠莫映靈管難開五結
未除誰熄無明之火七如修到終成有漏之天雖羅什譯經而
舌能不燒亦生公說法而頭終不點矣何以言之今夫眼之所
以能爲金光之法身耳之所以能爲聽雷音之法身鼻之所以
能爲聞妙香之法身舌之所以能爲清淨味之法身身之所以
能爲具神力之法身意之所以能爲了知道之法身凡其具三
千威儀八萬細行而能完備一切種智佈施一切善法造成一

切功德方便一切因緣者皆從地水火風四大和合生於斯世
而言若夫四大分解百骸潰散之頃六根悉歸變滅所謂法身
者將向何處安著哉古人有言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
愁殺人蓋法身痼矣誰能開解脫之門法身寂矣誰能震雷霆
之響法身沉矣誰能於眠睡之中驚醒中酒懜騰之幻夢法身
淡矣誰能於饑饉之衆分遺無上道味之醍醐此雪山老子所
爲解衣授命登樹捐軀以受羅刹女兒十六字之偈言而成此
大般涅槃之經也此摩訶迦葉所以剝皮爲紙刺血爲墨刮髓
爲水折骨爲筆以寫此大般涅槃之經也然則涅槃諸經實爲
如來傳法身於不朽此說可無疑義蓋同是常樂我淨而涅槃

在則法身在涅槃亡則法身亡今涅槃諸經燦然備列金繩寶
軸高擅玉函縹帙緗編無慚貝冊是經也法鏡所振變炎火於
青蓮清楚所聞易苦海爲甘露燈傳慧業雲起香幢試對玩於
書帷自神遊於佛境從陰界而顯唯心之趣致愈彰中道彌陀
敲瑣骨而試唯識之聰明想見處胎菩薩研究佛學者對之有
惟此一事實餘外悉皆空之嘆故曰如來之道不自滅度之日
終實自滅度之日始也獨是法身二字不能通之於儒以其名
詞非常習見也不知法身者卽名之謂耳人苟有以傳不朽卽
自足以樹千秋是故聞堯舜之名則人可以興民主揖讓之風
聞湯武之名則人可以成君主立憲之法聞孔子之名則人可

以思郅治大同之世而如來之名則今之哲學家所決不可離而去之者也鄙人之於佛無所闢亦無所佞惟欲抉出佛心以爲世用而已今以涅槃諸經爲如來傳名於不朽之作用以質諸當世之深於佛者

按佛學非迷信神權也佛之言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則其爲無神可知矣蓋佛之言覺其權自己不自他自己不自他則無神權之可迷信佛書分經律論雜四藏經藏言智智所以開此覺也律藏言德德所以守此覺也論雜二藏註疏類也佛學實智育德育之事其道則平等自由夫平等自由即今環球普通之哲學然而哲與佛二者原不可相離何則佛爲出世間之學

所重在心性哲爲入世間之學所重在形質重在心性故佛尙
虛空重在形質故哲尙實驗尙虛空者志大而近於公尙實驗
者志小而近於私是以善學佛者必入於慈悲善學哲者必歸
於經濟慈悲者雖有其心而或艱於無力經濟者雖能利已而
或不肯讓人夫自由平等有過不及之分今欲過者損之不及
者益之則必合佛哲二學同條共貫方能天下歸仁鄙人常欲
抉出佛心以爲世用特以佛書浩瀚研究不易故僅取其藏經
之要者折中於哲理以示哲佛二者之不可相離云爾若疑爲
迷信神權如梁武帝之講經求福則早已爲少林老祖之所斥
矣非鄙人之意也此篇取孔子之說謂沒世而名不稱者爲君

子之所疾以立涅槃諸經之大義是按切語非權藉語識者辨之

持齋誦經論

或疑持齋誦經非孔子之道不知道有萬端豈一人之所能盡
要惟同歸於善而已夫善惡相反也然心無所托則惡或近理
以亂真心無所持則惡且非幾而冒貢孔子亦嘗有鑒於此矣
是以致齋散齋著諸禮記誦詩鼓瑟垂諸杏壇使孔子得見蓬
萊道藏之仙經吾知其誦二景而體味黃庭所好無異於眉山
蘇軾使孔子得聞法界華嚴之佛諦吾知其念三昧而醍醐灌
頂所嗜不僅於王子夢樓至若持齋則尤近世衛生之學之要
旨也何則持梁刺肥或致燒其燥音覓乾酪也蠶青芝赤箭自足保其
谷神酌甘泉以延年何至疾深三縛吸清風而養氣不憂形敝

五倉歐美酒肆菜式特分葷素兩種非無故也使孔子生逢今日吾知其飲蕉心一勺甘逾玉液瓊漿食寒菜一盂珍於魚鼈膾鯉然則持齋誦經本無可非者也且夫蝙蝠開混沌之源大雄超氤氲之表仙佛之理其說最高由其理以成名者代不乏人神仙之鑑佛祖之紀可覆按也姑置舊典且說前清圓明主人雍正君之開當年法會也其時與於會者如愛月如自得如長春如旭日如如心如坦然如澄懷如得天

當年法會爲清朝雍正君世宗憲皇帝所選其時皇

十六弟莊親王愛月居士皇十七弟果親王自得居士皇四子和碩寶親王長春居士皇五子和碩和親王旭日居士多羅平郡王福彭如心居士大學士伯鄂爾泰坦然居士大學士張廷玉澄懷居士左都御史張照得天居士得與焉皆王大臣入贊絲綸而自稱居士者也至沙門

羽客在內焚修者則有若元信雪鴻有若明慧楚雲有若妙正

眞人有若超善若水有若超鼎玉鉉有若超盛如川

覺生寺文覺禪師元信雪鴻

聖因寺悟修禪師明慧楚雲
善若水 萬壽寺方丈僧超鼎玉鉉

婁近垣三臣妙正眞人
拈花寺方丈僧超
海會寺方丈僧超盛如川皆於會者

之十四子者

其或佛教詮理化轉物心在劫而超越凡倫出世而升入聖域
得無上乘耶其或厭離常懷潤生永息修道而唯求自度證滅
而高契無爲得聲聞乘耶其或觀知妄始行識幻源二因而斷
其牽連五果而滅其纏縛得圓覺乘耶其或等觀一子普濟羣
萌四弘而秉其誓心六度而運其焚行得菩薩乘耶吾不得而
知之也且法會釋也通之於道若而人者其當爲天行仙耶抑
當爲地行仙耶其當爲飛行仙耶抑當爲遊行仙耶吾亦不得
而知之也然而龍傳佛偈高擅玉函鴻烈仙方勝推丹枕片言

頓悟墨行儒裁大集豈必其泐泐盛名已昭其鼎鼎矣而其言
曰願同含識共登道場稽首皈依頂禮法王則是教人以持齋
誦經也想其時神雀來而遠人賓當康見而五穀熟齋宮澄肅
祀典清嚴重黎氏絕天人之交百神受職應上公通雨暘之事
萬物芄蘭攬八絃而靜塵撫十洲而澄鏡舜琴纔鼓黃河已清
湯眈未升白環盡貢夫乃知整綱飭紀全仗慈悲度世之心激
濁揚清尤重大雅扶輪之士竊嘗持論謂凡崇拜千秋者其教
必無不善之教凡認真信道者其人必無不善之人今天下文
明之國政教並行而不悖道俗交互而維持者信有由也尙何
疑哉尙何疑哉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四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邵邨氏詠梧桐仙洞三十六景詩評

蘇軾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陸游云灤洄水抱中和氣平遠山如蘊藉人曹溪云說法者宜隨緣而不流於緣諧俗而不混於俗冷齋云作詩者句欲老健間用方言筆有英氣不嫌俗語合此四者而觀可以得此詩三十六首之妙大抵開山作祖者其人發而爲詩必有一種清新流麗剛健婀娜之氣矜平躁釋而復沉著淋漓庶其可傳也視闢義解以顯正悟炫聞見以攀勝緣者吾寧捨彼而取此或謂田子得天獨全與

道大適佩公叔之崇厚學老子之探真樸素範其身蘭滸謹其
湛是宜優游汗漫寂寞無爲矣而乃闔室虔修則恂恂自苦勸
人爲善則櫟櫟獨前及其落葉歸根尋涯顧已也又復經營山
館躬築道場然且書花葉以題襟唱酬不已翻金剛而擊鉢習
靜何能得無過事塵勞乎不知塵勞之說要自有辨彼其不明
自心不達自性偶涉幻境引起妄情既生色天復墮有海順之
則愛逆之則憎愛則取受逆則捨離順受生喜逆愛生怒七情
六欲潛伏識田起滅無時騰躍不定循環反覆展轉遷流常逐
念以紛飛更徇情而膠擾此其塵勞也能傷戒體能濁定源能
昏慧鏡能潤貪根能資恚燄能長癡雲能開惡道能閉善門能

助業緣能消道力雖洗髓伐毛以祛之拔本塞源以錮之亦不
爲過若夫儒者之正心盡性釋氏之明心見性仙家之修心養
性是參學也非塵勞也夫非塵勞則不能參學何則心性者本
具而已本具猶礪石之含玉安能免塵勞於剖鑿本具猶腴田
之產禾安能免塵勞於犁鋤本具猶地中之水脈安能免塵勞
於穿掘本具猶古鏡之藏光安能免塵勞於磨礱本具猶木中
之火力安能免塵勞於鑽擊本具猶良藥之治沴安能免塵勞
於泡製本具猶驪頤之明珠安能免塵勞於探圖本具猶園林
之花卉安能免塵勞於灌溉本具猶紈扇之清飆安能免塵勞
於揮搖本具猶成飯之禾黍安能免塵勞於烹煮是參學之不

能免於塵勞也固然塵勞實不能論之於參學何則儒者之言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與樂非塵勞也釋氏之言曰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觀自在非塵勞也道家之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自然非塵勞也蓋人自了悟心性而後無有一事一物見爲煩難而厭之者雖極之廢寢忘餐摩頂放踵燃脂冥寫弄筆晨書困心衡慮之交攻胼手胝足之憔悴仍不見其爲塵勞也是以庠序學校諸有志士除塵勞無孝子除塵勞無忠臣除塵勞無義夫除塵勞無節婦除塵勞無信友華嚴法會諸善知識捨塵勞無六度捨塵勞無四真捨塵勞無解脫捨塵勞無菩提捨塵勞無

般若蓬萊道藏諸修鍊者離塵勞無養生離塵勞無丹藥離塵
勞無圖籙離塵勞無法術離塵勞無齊物由此觀之伊古以來
聖哲賢能英雄豪傑奇人碩士立女名姝其功垂於斯世其名
耀於寰區其德瀦於人心其澤流於永禩者皆其人生平塵勞
之所積而致者也塵勞之不可憚也如此而況莊嚴佛土清淨
壺天非塵勞必不能安且非塵勞亦斷不能入者哉田子與諸
子唱和之作皆儒釋道三教參學之法傳曰學然後知不足知
不足然後學故甯勉田子以塵勞不敢阻田子以參學今者哲
學大行格致實驗之功直足以增斯民之仁壽作造物之彌縫
吾知諸子於此參學者更不能已於參學塵勞者並不覺其爲

塵勞愈參學則愈塵勞愈塵勞則愈參學將見混天人爲一界
合有無以同歸胥於是道也猗歟參學美矣塵勞陶通明初時
騎馬後吹笙若非求祿偶乖舛何由得入金華庭燒成金丹似
霜雪得者服之都長生一書獻上梁天子焚香拜奉如仙經心
知太清三年事不肯生子罹刀兵俗人不知空解夢青龍無尾
空中行此袁簡齋詠陶宏景詩也人問邵邨田子何以鏡檻無
春繩牀臥雪矯矯然學南宮米芾之愛潔笑東皋牧子之朝飛
而不娶妻生子田子必誦此詩以對而於心知太清三年事不
肯生子罹刀兵之句則拊髀擊節旁若無人予聞而嘆曰思深
哉田子之恨專制愛自由也梁太清三年侯景陷臺城當是時

也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忠臣解骨君子吞聲讀庾信哀江南賦
未有不愀然如擣者其時去宏景之卒十有四年使宏景有子
其不罹於刀兵也幾希是知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夜光結
綠非眩篋之恆珍宏景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嘆
曰讀此書便使人有凌雲之氣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
才辭何以捧轂年三十七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構三
層樓置五千卷採華精而却老服水玉以留年凡太乙遁甲之
書九章歷象之術幼女銀鈎之敏太倉素問之方皆能巧拇周
流精心冥造然而遺名棄俗漱石枕流山精見書葉神在籙淵
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唯以煙霞自適號山中宰相

諡貞白先生迄今過丹陽入句容登雷平之山猶想見軒轅之
葬衣冠王喬之藏劍鳥一神獨遠百世難忘田子於此有深慕
焉若夫僕也學幻有年隱身無術思人天之交際在彼我之忘
形揆厥初生都是媧皇苗裔考其世系誰非堯母門楣雖萬計
千羣他他籍籍而分枝同本世生生惟五際之宏開同臻仁
壽斯八風之並美大進文明是以刀不定秦劍惟銘閣坡無鳳
落地戒彭亡消黑劫於金天掃陰霾於白日明民權之眞諦息
王霸之妖氛田子聞之當又何如也噫夫刀兵之起有由來矣
鐵額銅頭史難稽於嫫祖狼聲虎狀述且繼乎麟經自三晉分
而七雄出六王畢而四海收當其合從連衡捭榼扇陰陽之毒

遠攻近締攘奪爭尺寸之長既蠶食而鯨吞遂龍蟠而虎踞銷
鋒鑄鏐綱設周防峻法嚴刑人防腹誹然而併吞六國不免軹
道之災囊括八荒無救平陽之禍殺十七兄而立弟乃來指鹿
之趙高思億萬世而爲王豈獨祖龍之呂政戍卒一叫豪傑亡
秦斬蛇爭一代江山走馬定兩軍成敗鬥智鬥力將將將兵竦
諸侯壁上之觀臂使八千子弟託義帝關中之約手提百二山
河豈真天意興劉實乃人心失項然而功臣誅戮人彘乃出於
皇家太子誣成巫蠱竟殲乎宮闈卯金之刀不利傳國之璽遂
移崛起春陵中興絕軌轡漸臺之肉燃腹爲燈數武庫之珍飲
頭作器伏屍百萬戰昆陽而屋瓦皆飛勇士七千位鄱南而弓

刀授賞城屠三百名列雲臺關封丸泥史誇王命然而何知非
僕爭圖讖於國師豈是丈夫溺私情於妾婦宦官有挾名士無
權黨錮起而天下窘窮常侍誅而中原塗炭雖以義薄雲天之
士猶將水滄千軍躬耕命世之才不憚祁山六出竭司馬囊底
之智木牛渭上之兵旣而王濬樓船卽用益州之衆張華棋局
先收杜預之言自兩晉五胡之局勢已成而一十六國之春秋
若夢燕涼蜀夏東倒西歪二趙三秦前仆後起長江渺渺六代
匆匆三十六英雄浪花淘盡五百年名世水月沉淪鉅鹿沙崩
長平瓦碎嘻其酷矣尙忍言哉而抑知其尤有甚焉隋之興也
篡孤滅寡隋之亡也弑父與兄人盡爲仇民無非賊徭戍窮於

海外五岳塵飛轍迹徧於寰區八紘霧塞毋向遼東浪死歌傳
知世之郎生憎庭草無人殺盡能詩之士霸主一三百之局家
庭之穢德冲霄反王興十九國之兵天子之頭顱斫地隋可鑒
矣乃效尤接踵卽在李唐蓋其始則盡掃羣英其繼則養成奸
宄欺君罔父先垂安史之規殺弟奪妃早肇武韋之禍東征西
剿破陣之樂虛懸滅紀淪綱立武之門有迹諸藩悉成敵國滿
月生心神姦寄以干城推寅起事彼夜龍之射闕豈萇叔之違
天及其終也坐令十國沙蟲步音塵而衆駒棧門五朝泡影傷
國祚而九龍帳空龍種無奇金蟆伺隙十日並出不見太陽八
王興兵誰爲共主絕域之蠻王競起羅平之妖鳥爭鳴天下洶

淘不知誰是逢機遘會其趙宋乎夫杯酒論心兵權盡釋重門
洞啓反側胥安江有霧以皆清陣無堅而不破大公之布宜在
此時而乃披身上之黃袍何異自加袞冕頒袖中之禪詔已成
依樣胡盧旣誓蒼兕以定中原復按黃圖而取天下雖梟雄而
斬勒豈翼漢以尊周投江上之鞭塞平荆渚伸夢中之脚踏破
江南勢有類於伐虢取虞事竟同於併韓滅魏機心不轉貽害
無窮迨其後虺毒潛吹北挑強敵豺牙密厲南走鴻溝盼五國
之冰霜棺歸朽木嘆六宮之妃后灰灑南風以無窮需索之心
敲盡恆河沙骨爲一塊可憐之肉摧殘數千萬人則以元胡之
嗜殺也崖山師潰弔烈魄於孤舟僭國人亡泣羈囚於燕市高

麗無燕丹之怨忽動下陽之謀日本有天險之虞逕起遠征之
念擊緬甸而兵連金齒伐占城而師挫安南黷武窮兵盜賊猥
發蓋至乾符一御醜類盡殲寶籙攸歸餘胤革面雁門勢斷犁
幕南而無庭駝塞冰成過陰山而慟哭亦可見朱明之撥亂反
正救世安民然而北取滁和南收姑孰金陵旣下湖口移軍友
諒初平士誠旋滅同爲鎮撫必欲兼人以自豐各据一方輒思
得隴而望蜀其視後世張獻忠李自成之豺聲已成鷹眼不化
者雖成敗之攸殊實薰蕕之同器遑論妖氛內起骸骨未寒遜
國建文僧眞行脚稱兵靖難王竟出頭燕啄皇孫飛帝畿而食
肉鼠熏丹穴掃廣漠以清塵哉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普天之下

蓋無一世而能免於刀兵者也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人之云
亡終天不反殘民以逞彼獨何心夫是以修真之士啓文玉笈
採訣金壇契良友於煙霞薄澆漓之世俗指蓬山而永驚望玄
圃而長驅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千乘載旗旆之逶迤
下睨塵凡上賓羣帝此林和靖所爲子其鶴妻其梅龐居士安
然男不婚女不嫁也謂非刀兵之故迫之使然哉夫刀兵之所
以不能免生民之所以罹其災者竊嘗微顯闡幽尋源返本深
察之而得其故矣此其故非世道之有治不能無亂也非天道
之有通不能無塞也非生辰之有幸有不幸也非恆性之有良
有不良也此其故在不知自由平等而已自由者自主也自主

者自治也不知自治則不能自主不能自主則不得自由不得自由則蕩檢踰閑之念生平等者平權也平權者平情也不知平情則不能平權不能平權則不得平等不得平等則背理蔑義之事起蕩檢踰閑背理蔑義此亂之所由興刀兵之所以罹也而其所以不知自由平等者則專制之故而專制之所以不除者亦由於不知自由平等故專制一破則無不自由平等矣自由平等一明則專制無不破矣是其事固上下交相責而能之者公不能者私公之積也大同至治私之積也殺伐兇殘使彼我之間形雖殊而能忘則天人之際界雖分而無別此非指一國之惟然實合萬國而同軌今天下軍火之烈古所未聞兵

凶戰危百倍疇昔則解紛排難息事寧人曲直判諸各國之陪
員是非決諸天下之公議和親康樂必期於弭兵而後止者其
說不可不倡行於今日也從古哲人厚生是務何須佛界歡喜
無垠鄙人娛老集之作所不能自己者職此之由乃日者變所
題詞則田子之知我深矣曰我讀梨園娛老集千經萬典都不
及自由平等盡生機至治大同從此立闢地開天第一篇華陽
一見也軒然千秋蘭綺韜兵會萬國靈臺偃伯年拙集之重刊
於天津也二詩恐趕登不及因紀之於詩評之後並述田子潔
身修道之緣由如此

評紫東氏次韻桐山詩

披讀詩詞歌賦讚竝自序二首知作者以南華秋水之筆運東方曼倩之詞反脣則積雲不飛擊節而驚花亂下其手敏其心靈其才華其學富亦精銳亦巽入亦綿麗亦矜嚴妃豨也而不亂呼沐瀆也而能有界倜倜然費乎錦繡粲然履綦乎櫟槍翩翩然徼徧乎羣雅嗶嗶然喉衿乎六藝夫乃嘆劉彥和之文蓋無一篇而不妙世無沈子約誰復識雕龍斯詣也求之於仙是名沖虛比之於佛是爲圓覺而質之於儒則執禮器隨孔子以西行捧香爐駐神人於東莞負雞次之典浮螺女之江檄奇相之神責穆王之璧者也觀其循聲辨風隱色弇雅奏刀之

技神而桑林之舞合步瑟之絃妙而瓠梁之韻流摹寫洞天福地之規模步步而引人入勝刻畫林裏雲中之逸趣着着而別有會心直使讀之者如未入羅浮而蛺蝶先爭爲前導如思臨桂嶺而飛鸞已効其左驂西笑懷心南都作賦桐山風景藉以長存洵如作者於初集自序所謂佳境與佳篇竝著名山共名士俱傳也視彼台巖訪春匡廬觀瀑星飯黃海水嬉洞庭聽幔亭仙奏於武彝候暘谷初曦於衡嶽履跨海飛橋於紐約望干霄臺仲入聲高起也塔於巴黎遊通城夜市於芝厘讀太古豐碑於埃及以及摩挲銅狄感歲月之滄桑緬睇巫山寫荒唐之雲雨者覺雖有其格而無其神雖有其神而無其韻雖有其韻而雅俗清

濁之分恬靜囂躁之辨判然不同矣昔高僧乞才士爲師元子望嘉賓入幕將今擬古如夏思春然僕所最欣賞於心不去於口者尤在首序之自然次序之率真兩義夫自然者性理之學推而至於心理則爲自由率真者論理之學推而至於倫理則爲平等天下之談道德者多矣施之於事吾未見其能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而無不同也惟出之以自由平等則但覺其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而不容人以或異何以言之道德者懸而無薄虛而無憑有人於此其施於人也亦旣以道以德而往矣乃彼之受之者或以不道不德而來此見彼之以不道不德而來也勢必轉而以不道不德而往如是而欲天下之歸於大同

也決乎不能惟自由平等之說則不然自由平等相需而見相
撙而成蓋自羣萃州處以還我於人而與接爲構也必使彼自
由平等然後我得而自由平等人於我而與接爲構也亦必使
我自由平等然後彼得而自由平等收則雙收奪則雙奪天下
之公理也亦天下之通義也公則大通則同故自由平等是之
謂大同夫自由者於人無犯之謂也於人無犯則止許爲善不
許爲惡平等者一體同觀之謂也一體同觀則但問情理不問
強權此其義理爲今天下之所公認者也而捨是亦無以爲至
德要道絜矩之方而行其忠恕蓋嘗論之凡立說而落於邊際
者其說皆不能無弊如仁義美稱也而仁義之名立則有流而

爲詐僞者矣聖智徽號也而聖智之名立則有流而爲專制者矣夫人不能取諸己之所無者濟人而使之有又不能取諸己之所有者示人以顯其無是天下本無仁義也有則人人有之矣高言異衆者何爲仍居儔類之中矯語獨行者豈能有關性命之事是天下本無聖智也有則人人共之矣然則仁義聖智皆邊際之言而天下之所以不治亦由談仁義聖智始惟不曰仁義而曰自由不曰聖智而曰平等自由平等皆就人人之本分而推所以還人格之價值而各得其均平也使人人自由則其爲仁義也亦多矣人人平等則其爲聖智也無量矣交互爲用協助相生吁茶萬彙之方皋牢羣能之法直以平淡無奇之

說出之庸愚者既無可諉天縱者亦不能踰所謂至人無功至德無名泯道學之迹而道學莫大焉者此也即使仁義聖智不能因自由平等而有所加而自由平等之說亦足以蠲除一切詐僞專制之弊而天下和平是說也不惟不落邊際卽中間亦並不居何則人之生也既具此心思耳目之用則無不欲自由既同此含齒戴髮之軀則無不思平等是自由平等者匪邊匪中無矯揉無造作無飾智無矜愚而實本天之經地之義人之情而立之說者也莊子有蔑聖棄智擯仁斥義之言亦以談仁義聖智者之未能洗髓伐毛而探其最精至當而不可易之蘊耳若與之談自由平等吾知其必不著此讐言獨是凡說之未

載於儒書而非中國學士大夫之所習聞習見者往往因其字面新奇而輒生誤會故談自由則人以爲蕩檢踰閑而不知其所惡勿施者之在所必嚴而要惟各得其所也談平等則人以爲肆無忌憚而不知其禮別尊卑者之在所必謹而要惟稱物而施也西哲穆勒約翰之羣己權界以及甄克思之社會通詮諸書具在一覽而明然則理法之必循規模之必守者其惟自由平等之人是亦可無疑義今者文明大啓人心察察知所趨矣是故學校之所學學自由平等也議院之所爭爭自由平等也商務之所通通自由平等也訟獄之所判判自由平等也梨園之所演演自由平等也風俗之所變變自由平等也由此觀

之繼今以往貞期有在已覘發達之如斯靈貺自甄應信後來之居上蓋宏於中者肆於外道之順者民之從異日者合天下各國之人相與共歸於自由平等則郅治大同之願庶幾其可償僕素持大同主義而作者以自然率真自題其序適觸所好然其題自然則僅以爲解嘲題率真則僅以爲贈友乃廣其意涉筆而及於大同畧揭要旨未能詳也至其兩序之文則固英英露爽筆筆霜清妙諦天然誠哉不可思議或疑持齋誦經非孔子之道不知道有萬端豈一人之所能盡要惟同歸於善而已夫善惡相反也然心無所托則惡或近理以亂真心無所持則惡且非幾而冒貢孔子亦嘗有鑒於此矣是以致齋散齋著

諸禮記誦詩鼓瑟垂諸杏壇使孔子得見蓬萊道藏之仙經吾知其誦二景而體味黃庭所好無異於眉山蘇軾使孔子得聞法界華嚴之佛諦吾知其念三昧而醍醐灌頂所嗜不僅於王子夢樓至若持齋則尤近世衛生之學之要旨也何則持梁刺肥或致燒其燠蠡青芝赤箭自足保其谷神酌甘泉以延年何至疾深三縛吸清風而養氣不憂形敝五倉歐美酒肆菜式特分葷素兩種非無故也使孔子生逢今日吾知其飲蕉心一勺甘逾玉液瓊漿食寒菜一盂珍於魚鼈膾鯉然則持齋誦經本無可非者也且夫蝙蝠開混沌之源大雄超氤氲之表仙佛之理其說最高由其理以成名者代不乏人神仙之鑑佛祖之紀

可覆按也姑置舊典且說當王圓明主人雍正君之開當今法

會也其時與於會者如愛月如自得如長春如旭日如如心如

坦然如澄懷如得天

當今法會為本朝世宗憲皇帝所選其時皇十六弟莊親王愛月居士皇十七弟果親王自得居士皇四子和碩寶親王

長春居士皇五子和碩和親王旭日居士多羅平郡王福彭如心居士大學士伯鄂爾泰坦然居士大學士張廷玉澄懷居士左部御史張照得天居士得與焉皆王大臣

入贊絲綸而自稱居士者也至沙門羽客在內焚修者則有若

元信雪鴻有若明慧楚雲有若妙正眞人有若超善若水有若

超鼎玉鉉有若超盛如川

覺生寺文覺禪師元信雪鴻聖因寺倍修禪師明慧楚雲婁近垣三臣妙正眞拈花寺方丈僧超善若

水萬壽寺方丈僧超鼎玉鉉海會寺方丈僧超盛如川皆與方會者之十四子者其或佛教詮理化轉物心

在劫而超越凡倫出世而升入聖域得無上乘耶其或厭離常

懷潤生永息修道而唯求自度證滅而高契無為得聲聞乘耶

其或觀知妄始行識幻源二因而斷其牽連五果而滅其纏縛
得緣覺乘耶其或等觀一子普濟羣萌四弘而秉其誓心六度
而運其梵行得菩薩乘耶吾不得而知之也且法會釋也通之
於道若而人者其當爲天行仙耶抑當爲地行仙耶其當爲飛
行仙耶抑當爲遊行仙耶吾亦不得而知之也然而龍傳佛偈
高擅玉函鴻烈仙方勝推丹枕片言頓悟墨行儒裁大集豈必
其泚泚盛名已昭其鼎鼎矣而其言曰願同含識共登道場稽
首皈依頂禮法王是教人以持齋誦經也想其時神雀來而遠
人賓當康見而五穀熟齋宮澄肅祀典清嚴重黎氏絕天人之
交百神受職應下公通雨暘之事萬物芄蘭攬八絃而靜塵撫

十州而澄鏡舜琴纔鼓黃河已清湯陋未升白環盡貢夫乃知
整綱節紀全仗慈悲度世之心激濁揚清尤重大雅扶輪之士
竊嘗持論謂凡崇拜千秋者其教必無不善之教凡認真信道
者其人必無不善之人今天下文明之國政教並行而不悖道
俗交互而維持者信有由也尙何疑哉尙何疑哉

評鳳笙女史次韻桐山詩

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甯止葡萄之樹拈彩色謫
仙之筆寫妙聲飲佛之詞夔牙竝奏於毫端孔翠羣翔於腕下
慧心至此固無患乎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却老金丹
之術不成矣

昔孔子之繫易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吾嘗本
此意以讀莊子而於郭象向秀之外別立一見焉曰莊子書凡
三十三篇首篇逍遙遊卽平等自由也次篇齊物論卽大同至
治也其餘三十一篇則皆旁見側出所以發明首二篇之意而
已夫平等自由予旣綴論於紫東氏之文矣今更於莊鳳笙女

史之詩發其大同至治之旨言不取煩理求其確魚筌兔蹄閱
者苟能證吾言而得其意雖忘之可也夫煩厖駁雜萬象紛馳
物之不齊不可殫究而由不齊以致其齊非明不可明者無是
非之見存非無是非也超乎常情必不自是而非彼耳天下彼
我之所是非必有各見其爲是各見其爲非不能苟同而相徇
者明其不能苟同而相徇也則各還其是非而卽以此各還其
是非者而使之同是之謂大同更卽以此各得其是非者而使
之治是之謂郅治故齊物論之言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
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
馬也蓋苟懷私見則同是指也必至以我之指爲指人之指非

指矣同是馬也必至以我之馬爲馬人之馬非馬矣惟以非指
喻指非馬喻馬然後明其爲是指是馬也雖然明猶未足恃也
是又賴乎知何則明者牽形滯迹知則通德類情故其言又曰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蓋指爲百體之一知其一則百體之
用可類推矣馬爲萬物之一知其一則萬物之情成比例矣雖
然知猶未足恃也是更需乎化何則知必有所未盡化則無乎
不融故其言又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蓋重乎性則
天地與我並生何有壽夭忘其形則萬物我與爲一何分小大
至於化而大同至治之道見焉然則卽其齊物論壹篇以證吾
說已覺朗若列眉矣然而言掀之則彌廣思按之則愈深故繼

之以養生主之盡年也人間世之隨變也德充符之立合也大
宗師之無心也應帝王之無言也駢拇之無迹也馬蹄之自足
也肱篲之恬淡也在宥之自治也天地之不爲也天道之恣性
也天運之自行也刻意之無執也繕性之無營也秋水之知樂
也至樂之忘歡也達生之順命也山木之免累也田子方之保
真也知北游之自得也庚桑楚之全形也徐無鬼之任物也則
陽之自然也外物之不可必也寓言之去其誇也讓王之自逸
也盜跖之辟諛也說劍之見大也漁父之放任也列禦寇之畏
恩也天下之無僞也此三十一篇者抱景咸叩懷響畢彈住運
乘機六通四辟奮思風而鼓言泉造化不得拘也掃舌鋒而飛

眼電鬼神不能測也理則至矣言則名矣感於物也無心庸詎知無心之心乃感之最速者也揆於事也不會庸詎知不會之會實會之最神者也而天下之必由平等自由以歸於大同至治者其灌溉情田勃窣

蘇骨切音猝勃窣行緩也

理窟至於是而後無餘蘊焉

且夫有治人而無治天治人卽所以治天也有平世而無平地平世卽所以平地也大道之行也明德新民與時進步厚生利用隨事改良伊古以來未嘗易軌近世自達爾文赫胥黎輩以實驗之言垂諸著作而自強之理愈彰觀摩之學益烈然而昧於其優勝劣敗之說者乃相與爭存競生闇於其天然淘汰之言者乃轉而均勢敵力不知睥睨覬覦乘間抵隙狡然思逞甯

我薄人人存此心其必非天下之福也不待智者而可決試一
反而思之何以異於斟灌斟尋之日事干戈國蠻國觸之伏尸
流血哉是特未聞莊子之高風耳夫形形色色燦然備陳赫赫
明明成一世界者必非無道於其間是道也在太極之上而不
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
不爲老大而見諸日月星辰風雲雪雨小而見諸胎卵濕化動
植飛潛仰而觀之黃道紫微無踳𦵏也俯而察之草木鳥獸咸
自若也四時如此其成序也寒暑如此其代更也淵如此其渟
嶽如此其峙也其爲道若是是豈其有所待而然耶抑無所待
而然耶藉曰有待所待者果何物耶藉曰無待無待者何從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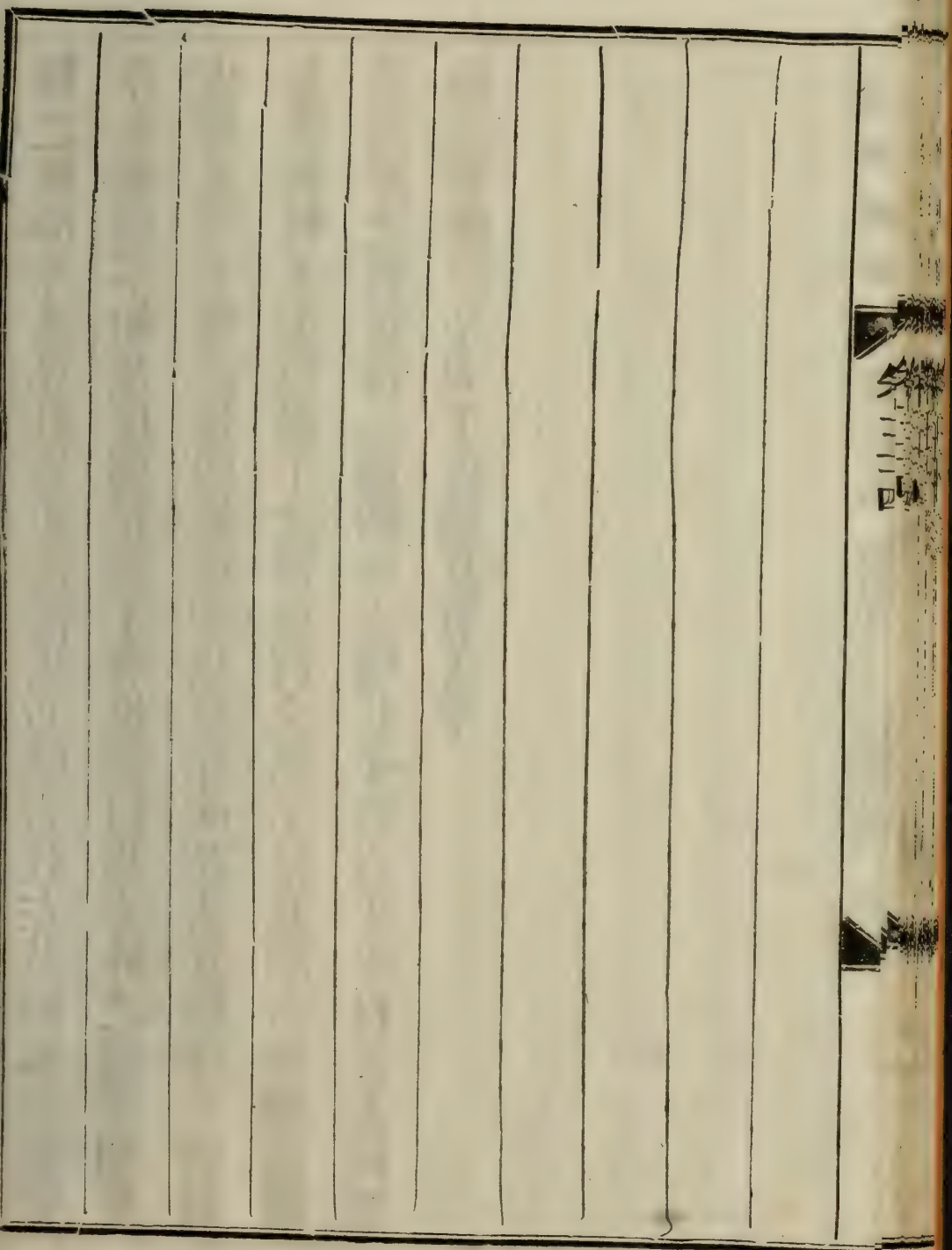
耶其爲覆載也吾知其必有主張而主之張之者誰耶其爲範
圍也吾知其必有綱維而綱之維之者誰耶其秘奧也吾知其
必有機緘而孰則司其機緘其運動也吾知其必有眞宰而孰
實爲其眞宰此固百思而莫得其故者也然而莊子則得之矣
莊子曰神鬼神帝然後乃知無神之神生天生地然後乃知不
生之生見大宗師篇此無他化而已矣莊子者蓋體乎化以爲道者也
體乎化則物我必無間焉人已必相忘焉體乎化則無入不自
得焉無人不可與焉體乎化則無險而非夷焉無憂而非樂焉
體乎化則無凶而非吉焉無禍而非福焉體乎化則無貧而非
富焉無弱而非強焉體乎化則無害而非利焉無損而非益焉

暢天地之精神通萬物之性命達死生之幽渺明功德之無爲
故其爲道也盧牟六合亭毒八荒保合太和率循大下芥蒂忘
其畛域將游太虛而坐廣庭乾坤合其清甯如離塵埃而返冥
極是故顯其道於出治則羣能爲能羣力爲力粃糠可以鑄堯
舜野老可變爲夔龍隱其道於著書則狀難狀景達難達情棘
端可以刺猿猴指上可以生明月皆化之爲之也若莊子者誠
可謂和天倪任天鈞解天弢飲天酒逍遙富媼遊戲星童任黃
瀕之變青會聽剛須之生元蟲泯四愁於清夜絕五噫於胸中
者也至哉漆園叟我欲鑄金事之矣然誰歟能得其道者乃吾
讀莊女史次韻桐山三十六景律詩不禁灑然異之其詠慈航

普度景云一舸逍遙聯老幼中流自在任西東觀音坐蓮云不
必洞中觀塑像天然大士現真容鍾呂談經云點石成金知有
術封侯入夢悟無爲仙留藥砍云思邈千金曾製物雲英一杵
相投機佛坐雲窩云燃燈有相皆清淨出岫無心任卷舒仙鶴
于飛云名山真箇多靈物鳥亦成胎戀準提神龜負鼎云扛來
儼伏藏著洞銘列差居畫藻齋雙麟返洞云吐書絕筆同時出
繪閣名臺兩相眞五馬歸槽云按圖屢嘆山鍾秀市骨連驚石
不羣蓮花竝蒂云妃子弓鞋時疊步如來寶座世同尊寶蓋幢
旛云雲浮似染良工畫風動如拋織女梭雲裳組織云羣玉山
頭環珮好結垂草帶受風斜天河合襟云水亦有情能聚會牽

牛織女近如何壽星倚臥云巖邊有水如春酒好共稱觥慶一
堂百鳥歸巢云雌雉識時眞俊傑鯤鵬遠適枉英雄丹田百畝
云動天孝感來耘鳥命世躬耕隱臥龍卽此已見其神妙空靈
不可方物及覩其贈余梨園娛老集題詞云昔者我祖南華叟
逍遙鵬翼遊太空續鳧斷鶴悲矯造至人無已神無功先生斯
集寓言耳厥意與此將毋同然後知其深於莊子者也副墨之
子聞諸洛誦之孫不其然歟去歲張韞若女史因賭餉籌抵而
作籌餉論因伊藤被炸而作復讐論皆洋洋數千言余評之云
通達政體洞悉民品開拓心胸推倒豪傑縱橫宇宙足張娘子
之軍馳驟古今堪奪士夫之氣是眞能以披香之博士而爲文

陣之雄師今又見莊女史之詩夫乃嘆晉代左芬劉家三妹古今人未嘗不相及也獨是莊子者世或目爲方外之書不知其宏綽之言玄妙之旨因風而御以息相吹苟去其悠謬荒唐取其心源性本而以最上之哲理質之無不見其脗合渾融也因於詩評之後復爲此篇願世之嗜莊子者以平等自由大同至治之旨讀之今天下庶幾其有豸乎



評執中氏次韻桐山詩

其氣如虹其神如龍震蒲牢之砵磬招銅山之遠響而乃律中
乎黃鐘之宮李太白云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陵滄洲黃
仲則云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詩骨當在太白仲
則之間

按道家有常生之燈所以自照其身者也釋家有無盡之燈所
以光及於人者也惟其常生是以無盡亦惟其無盡是以常生
此與儒家所謂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殆無
以異是則三教之相承者皆可以燈稱之也以燈稱之者謂其
足以傳燈也夫傳燈云者豈必教數震旦仲尼原是儒童山到

廣桑韓滉實爲子路以及坐梵王之殿同香火於法和列弟子
之班偕隱居於宏景哉惟其拈花頓悟常存一瓣之香襍席頻
驚如記三生之約已耳準斯爲斷可得而言蓋抱景特立者其
顯晦之遭必難劃一也守福無虧者其洪纖之量原有不同也
而況才命升沉風花舛忤彼姝者子常懷形影於名山所謂伊
人空賦蒹葭於秋水歌離弔夢月幾時圓流景紆雲風斯可愛
惟聲氣之相應自鍼芥之相投則試卽傳燈而論之凡其瀟灑
日月遊戲人間者則神仙之燈賴以傳仰空以遊背明而坐者
則道士之燈賴以傳外珍五耀內守九精者則方術之燈賴以
傳常餐沆瀣不墜谷神者則養生之燈賴以傳異曲同工雙煙

一氣者則才子之燈賴以傳一乘獨朗萬德莊嚴者則諸佛之燈賴以傳圓修六度總貫四心者則菩薩之燈賴以傳見局因緣位標獨覺者則辟支之燈賴以傳功歸四諦跡妙三乘者則聲聞之燈賴以傳人空法在法在人存者則緣覺之燈賴以傳以至善根深密戒體輕安本平常心得大正覺者則是天然之燈之賴以傳也聿修百行實踐五常鉤錄其躬委蛇其貌者則又人事之燈之賴以傳也物彙不齊氣機自別然而類情通德但覺酸鹹與共憂樂胥同輾轉相於形骸不隔譬如一燈萬里莫不偕聖火以齊明也是之謂常生是之謂無盡而總而目之曰傳燈也作者本狀元之華胄宰相之雲祢仙桂根高明珠性

耀五經魁首高賡鳴鹿之章十部宣風更睹儀鴻之彩履青雲
而不聞裴蹶歌赤紱而將沐恩光可謂潘氏之門有尼夏侯之
學傳建矣爾乃規遺訓俗允矣儒宗散記西青早徵仙骨一旦
脫鞢解紲蔭暘迎涼還桑梓若龍荒棄伊呂爲筦庫三千太學
不爲叔夜之師九萬巴箋但染羲之之翰金天作頌陋彼王融
玉牒封山輒憐司馬愛虎頭而作畫何須遠體遠神醒睡獅以
揮毫別具一邱一壑斯固大士神通之末節名臣遊藝之餘懷
已然其深契自由獨師平等東方割肉歸遺細君蕭史昇天必
偕弄玉表伉儷相莊於瀛島香山之教主除冠作優遊汗漫於
環球李白之太清攜手雙棲甌脫飛沙破粉以何嫌竝坐餘皇

白浪湔裙而共拭鐫名於崖上恍如委宛千言懷嶽瀆於袖中
尙藉神君一畫古之人水嬉洞庭星飯黃海尋碑禹穴作賦天
台雖有其豪懷而無其旖旎歐風美雨吟出雙聲晉壘齊郊人
迎吉耦此又維摩詰之法曲所不能羈龐居士之團圓所無由
及者也旣而致情軒冕體味清虛揅貫眞形邛張大矩聲希味
淡逃小劫於龍華氣鍊神清寄奇情於雞次誦黃庭則笙簧
煖勝二十五郎之歌管相隨餐柏葉而紙醉金迷笑三百六日
之光陰如夢幾幾乎龍叔方寸日映皆空許由一瓢風吹不動
矣然猶窮追道岸深探玄關燒仙丹於劫後焚餘鑄神劍而千
辟萬灌建功立業將磨柱以成針屈後舒前喜履絢而冠鉢非

但思丹砂於句漏任繭慕廬頂之神人直當鑄堯舜以粃糠棄
屣學藐姑之仙子低徊不置結想奚如此作特取以爲斯集之
一者以其自序竝所註各景堪爲桐山道長之傳燈也至其參
用形家之言未便刪去亦以示辣丁希伯之文雖不能用尙未
墜於今日云爾僕也梅嶺陳人香江逸子雖雲林之有癖恐俗
韻之難刪恬淡常甘何況行年六十大同在望平看世界三千
敢傳秋水之神用濯冰壺之骨何時星聚身披三素之雲他日
圖成影入九仙之鏡

評梅史氏次韻桐山詩

清新俊逸爲其骨沉雄雅健爲其神童蒙香草爲其懷制氏鏗鏘爲其韻其心醴粹故其聲不浮其情蟬嫣故其詞不敝觀德機之常活知方寸之皆虛倘入儒林定非谿刻就升天界也入華鬢謝靈運謂才子成佛必在人先我讀此詩亦云

此作三十六首皆七絕除第七首咏涅槃滅度係四言絕句乃爲易之以歸一律云飲光方且雞山去阿達何曾鷲嶺回我爲如來參一着好同彌勒住塵埃飲光訶迦葉也如來傳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遂爲天竺第一世佛祖阿達謂菩提達磨也來中華爲教佛初祖自迦葉至達磨凡二十八世此詩首二句迦

葉達磨一齊並舉明佛理無空間時間之別也如來滅度時迦
葉奉母隱居雞足山鷲嶺如來得道處如來者釋迦牟尼卽現
在之佛也彌勒者如來許以將來降生以紹其位故西竺子有
取名彌勒者中國唐武則天時佛家稱爲彌勒下生因號天冊
金輪聖神皇帝如來雖處濁世之中而能屏除一切煩惱此詩
末二句云云所以明佛無時而不在世間也數年前余與一眞
居士作佛理哲學一書已將華嚴圓覺維摩楞伽四經論列去
歲爲廉惠卿夫人吳芝瑛女史手寫楞嚴帖曾作楞嚴經論茲
因梅史氏之詩復作涅槃經論如左附諸梧桐山二集內異日
如有機緣當續論金剛法華二經以滿吾願

評葉溥霖帡甫梧桐山詩集

作者所爲詩集文選之菁華學有根柢發心胸之醞釀筆具鑪錘腹笥富則右有左宜比泉流之不竭意象超則細針密縷若天衣之無縫鳳德有朋鴻文無範此才求之乾嘉時酷尙詞華之世尙不易得今乃得之文字將凋之日亦一奇也東坡玉帶足以永鎮金山佛門朗誦此篇亦足以永鎮梧桐仙洞和詩亦沉著亦凌空亦圓通亦結實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不和諧錘煉也至於無迹雕琢也歸於自然遂令讀之者如飲百末之香斟如聆九韶之樂奏七古一篇渾寫桐山三十六景其能事在大氣包舉融成一片每一諷誦則身遊蓮界廿層目眩華鬢七

市仙機佛境節奏天然憶漢武內傳王母升武帝殿命王子登
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婉靈莘
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敲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銘法嬰歌
元靈之曲所同雖異合聚一堂何以異是頭頭是道殊途同歸
文章有神對此益信

評劉妙榮女史桐山二集序

余親家劉女史道號妙榮佛號法身大士生平洗齋最虔讀余桐山二集詩評欣然起慕撰序一篇專函請益情詞懇摯若恐其文字不足以自傳將泯泯以終與草木同腐也予維如女史者其人其事自足以傳何須文字然潘詞樂旨古人之常因爲之條暢其言還以質之女史抑尤有進焉昔韓退之作原道朱子謂自孟子而後其能破道之的者惟有此文夫韓子之所謂道固當其時之所謂道也乃由今觀之正如象摸瞽盲月看林下僅得其偏端而已非道之全體也且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等語尤覺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見太甚揆之今日平等自由

知識交換種種公理俱覺懸殊夫教立千年宗風不墜者其中必有至理存焉韓子於釋道二氏之說不獨不能探厥心源即皮毛亦未能深究至日以雄黃燉雞連啖一月而促其天年此豈二氏之咎哉韓子已矣朱子助之使其言垂至今日讀書種子疾視二氏之學仙經佛典不肯參觀清淨慈悲之說遂若息響於人間而不知欲爲斯世止災殃爲斯民增仁壽無有過於清淨慈悲者至細按原道之言知其於共和立憲之羅未嘗或窺施於今日反成扞格則侯官嚴氏闢韓之篇已辯之矣

評陳善清女史次韻桐山詩

善清者予陳親家之女也號藐姑仙子貌美而好學性慧而通靈求婚者爭委禽焉嘗倣徐吾之妹故事數年終以賢才難遇慨然曰孟子稱大孝終身慕父母男子尙爾而況女流遂矢志不嫁長齋繡佛爲父母祈百年壽昔北宮之女嬰兒子撒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趙威后以爲是率其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欲旌之於朝夫嬰兒子特貧耳若清者曳羅被縠如掌上珠乃能若是謂非女公子之尙志者耶李鴻章至美國凡見女子必勸之嫁彼都女士相與聚談曰李老大耐官職然行年八十猶不識自由予友某君凡見女子必勸之勿嫁究之嫁不嫁餘

事耳要在志有所向而不爲流俗之見所拘今清從事於清淨
慈悲之學與其慈氏日遊於仙緣佛果中和神當春平安似竹
種子母檀_樂之樹聽婦姑膈膊之棋人世爲榮山靈亦羨是亦
足以傳矣

評劉妙榮女史次韻桐山詩評

識高於頂力大於身目上於天懷虛於谷第一首以文王周公
詮出忠字第二首以虞舜瞽瞍迫出孝字已高据題巔不可思
議其餘以廉醫貧以節免禍以道任運以德澡身以文經邦以
章紀事以經註我以史觀以子爲餽以集適意皆新理盎然也
蹈前人窠臼明慧若是仙緣佛果當在人先非僅女中丈夫也

評少驤氏次韻桐山詩

挾天而色煥雲霞擲地則聲流金石磨華海常帶佛光筆洗
銀河自饒仙氣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
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讀此輒欲持贈

評五雲氏次韻桐山詩

句法圓融筆情秀麗有流景紆雲之色無霜天清角之聲知其得道味之濃而忘世味之淡矣

評梅山氏次韻桐山詩

下筆動有仙氣設想皆具佛理知作者於氣母谷神化聲鑄影寶池金地翠竹黃花諸理蘊研究獨邃必非淺嘗

評恆修氏次韻桐山詩

志和音雅秀骨天成昔迦葉佛所好在妙聲色作者振敬絃之逸曲鏘經鐘之雅調誠所謂妙聲色也

評蔚霞氏次韻桐山詩

此作三十六景皆拿定修行之意以立言而佛境仙蹤已入其
寰中超諸象外蓋修行者以信爲主信者信其廣大心體與諸
仙諸佛平等無間也由信而入一入信位則不假修證決不退
轉璨大師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籌靈增洞然明白
又曰圓同太虛無大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讀此可以知修
行之道

評竹溪氏次韻桐山詩

丹心寸意驅煙墨以如飛流管青絲繞虹梁而不落腸浣西江之水沙篆成文夢粲一樹之花芬芳滿齒學詩之道與學仙同讀此則視煮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垂老方成者相去遠矣

評止端氏次韻桐山詩

逸情雲上藻思泉流其寫情有極切處如詠慈航普度云何事海南香遠炷西天教法在梧桐詠仙留藥砍云忽聽紫芝歌唱罷療飢何用采其薇其寫景有極清處如詠蓮花並蒂云日出共光君子宅月明雙現白衣尊詠仙鹿成羣云榻下花銜嗟異

事野中萃食樂千秋李長吉見之定當收入奚囊

評修蓬氏次韻桐山詩

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置於道家青詞一類可入黃玉綠純之冊而作龍威麟篆之章

評世模氏次韻桐山詩

妙音如佛好句欲仙具見性靈時標真諦所謂才者情之現才盛則情深風者韻之傳風高則韻遠也

評彤階氏次韻桐山詩

其性豪其氣逸於仙因佛果如有宿根詩筆清新別具情照披讀一過令人想見徐孝穆

評善超氏次韻桐山詩

和詩不必定依原唱體韻惟其其性致無相背而已此作化二
化三或化四而爲一將三十六景融作一十六景隨意匠之所
到順筆勢之所之以我馭題不爲題所馭與上梅史氏所作皆
別開生面者也至其粗枝大葉老幹扶疎提要鉤元宏中肆外
則又足徵作者之能事

評紫東氏次韻桐山詩

揚之高華按之沉實達之亹亹息之深深是經師文是才人筆
是放達士是大雅音詩律得此夫何間然

評應鏗氏次韻桐山詩

題爲忠孝廉節等名詞陳腐極矣得此變宮變徵之聲精神爲之一振英英露爽穆穆風清已盡詩人之能事且言忠以保祖國爲合羣言孝以愛同種爲錫類言廉以公財產爲經濟言節以謹自由爲人事言道以定宗教爲天理言德以育人才爲修身言文以設科學爲進化言章以立條例爲經緯言經以存國粹爲有守言史以發政見爲擇善言子以考名家爲博覽言集以廣言論爲羣策所舉十二事獨能見其遠者大者雖尼山道廓經籍言彪尙須斟酌然而嶄新日月直闢蠶叢香山樂府不能專美於前矣

評莊慕韻次韻桐山詩

倣先正之典型警後來之學術於忠字見其豪雄於孝字見其
沉摯於廉字見其清矯於節字見其堅剛於道字見其圓融於
德字見其雅正於文字見其蘊藉於章字見其輝光於經字見
其胸襟於史字見其感慨於子字見其議論於集字見其真靈
而皆徹玉磬之聲聲圓金鈴之箇箇至其詠文字學富青蓮遊
上苑才高道蘊處深閨一聯是自道語足使蘇蕙仰其聲華薛
媛慕其福慧尤令人豔羨不置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四終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五上冊

宗教畧異義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逍遙遊客曰甚矣哉國家主義之不善用之者之足以傾覆天下貽害全球也天之生人必畀以仁義道德之性心思志慮之才者蓋欲使林林總總之徒或合小羣而成大羣焉或集衆羣而爲一羣焉以爲互相親睦互相提携互相嘉善互相矜恤通工易事藉彼此相資以成全服物便程賴遠近相需而共濟觀摩而善智識交通此人道之規則也其所以爲萬物之靈與三才而並列者實在於是乃自國家主義之說出而戰爭生戰爭

生而人道之摧殘極矣由戰爭而觀人道非不知觀念也而以
殺人害物爲觀念非不知利世也而以殺人害物爲利世非不
知惕憂危成機巧期振作奮功名保康娛增進化也而皆以殺
人害物而爲之廢禮教於中途生禍患於不測塞隨時之進步
返太古之榛狉敗前人之製作種後世之禍胎宇宙間數千年
來晦盲否塞反覆沉痼皆戰爭之爲之也

近世哲理既明科學大進宜乎戰爭之事可以息矣乃觀於歐
洲今日之大戰則殊不然豈徒不然推其究竟則戰爭一事非
至於打爛地球（德國某專門家謂此番戰事砲聲之猛使緯
度震動云）沉淪世界不止也夫尋常鎗砲之外有特別大砲

有特別快鎗空中有飛行機水底有潛水艇斯亦竭殺人之能
事矣乃閱近日西來戰電德國發明之新戰器更陸續出現有
所謂炸彈炮者有所謂塹濠開鑿機能有所謂鐵條鋼破壞機
者何凶物之層出而不窮乎夫砲已猛矣而又實之以炸彈炸
彈已烈矣而又濟之以巨炮何堅不破何敵不催凶鋒所至奚
止屍山血海之慘歟開鑿機能一舉而闢四英尺之濠溝其利
已甚乃一方備開掘之需一方又可供掩埋屍骸之用但見朱
輪碾動便教黃土深埋昔人云殺人如草不聞聲今則殺人如
土不留形戰術之進步有如此者破壞機之爲用能催毀敵軍
艦之戰網其勢已極猛厲而又輔之以鐵錨形之砲彈更無一

物不能破壞以視他種爆裂物用尤精矣由是以觀德人製造術之精進固屬可驚而德人殺人心之狠鷙又極可佈歐戰之結局其浩劫誠哉不可思議矣

今者戰事方殷和議之成未知何日而截計開戰以來六閱月間德奧俄法英比諸國死傷者三百餘萬人將校之死傷被俘者四萬八千五百人此陸軍也至於六閱月中海軍之損失則戰艦七十三艘飛船七艘飛機五十二架嗚呼此亦可謂空前之巨戰矣世界有時而和平而此桓桓壯士之中有親王有貴戚有大戰術家有大兵謀家有大藝術家有文學者有哲學者有法學者有宗教之熱誠者然而君子猿鶴小人蟲沙浩劫斯

臨一瞑不視乃隨一九一四之年華而俱去而不可贖矣豈不
哀哉老子謂天地不仁以人爲芻狗吾則謂人實芻狗其自身
耳夫近年各國政府所最講求者爲經濟之一途而各國用兵
先湏兵餉軍衣車道航路器械火藥等件併計養兵一名每日
湏洋五元現以歐洲各國在戰地之兵而計已有二千萬之多
是各國合計每日費一萬萬元爲殺人害物之事矣人非喪心
病狂何得至此然而若或有驅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則國家
之主義爲之也

爲國家主義之說者其理有三然皆庸人淺近之見聖賢之所
必擯者也之三理者其一曰民族歐洲民族最著者四曰盎格

魯塞遜其代表則英也曰拉丁其代表則法也曰斯拉夫其代表則俄也曰刁頓匿其代表則德也考其建國最古者不過數百年最近者僅數十年近者無論矣卽其古者當百年前立國之規且未大備國境之內階級與階級相仇地方與地方相鬭經十九世紀百餘年之鍛鍊而此數大強國始能縛其民爲一丸以國家爲單位以國民爲織成國家譬則筆人民則其所束之毫國家譬則帛人民則其所縲之絲欲求良筆務純其毫勿使雜欲求良帛務均其絲勿使龐故其國中有數族者則思所以同化之而維繫之其一族散在數國者則思所以聯絡之而吸集之此戰爭之所以往往起於合族也不知合族者將舉其

族之大者而言耶抑舉其族之小者而言耶從其大者而言則亞當初祖女媧太宗「中國曰盤古西國曰亞當中國曰女媧西國曰那亞見謝纘泰新著世界元始總綱一書」芸芸衆生其散處於地球各方者皆稟此天命之性由流溯源誰非吾族是族之大者無所用其合也若從其小者而論則一姓爲族四閭亦爲族百家爲族妻子亦爲族道柏江黃難求嫡嗣祖龍羅馬誰問當年則族之小者不能爲之合也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民族之謂也

其二曰殖民生計學者之言曰凡國家欲求生計政策之奏功必湏將生計組織與政治組織同建設於一基礎之上其意蓋

謂欲生計力發展於外必賴有國權以隨乎其後雖然國權者
非必戰勝攻取之謂也夫以尋常數計凡萬人之區每年比對
人民生死之數將生除死應增百人十萬人之區應增千人百
萬人之區應增萬人千萬人之區應增十萬人萬萬人之區應
增百萬人疆域之地有限生齒之數無窮譬如務農牛馬既增
則必求牧於比連之境又如居宅子孫既衆則必插足於異地
之邦而各國率皆以關稅政策自衛對於他國物品深閉固拒
無瑕可攻使無兵輪遊弋圈定勢力則出疆者輒易其國籍流
寓者且忘其祖居爲他國增富強爲敵人捍土宇此何異有子
弗鞠而使之謂他人父忠於謀國者安忍坐視此又戰爭之所

以往往由於殖民也而不知其大謬不然也諺曰天生人地養人未有天能生之而地不能養之者

Got never sends mouths but he sends meat.

若殖民而以戰爭得之是猶作強盜而爲子孫佔田

產耳且今戰鬪之強國皆不必以殖民一事而厘其懷藩屬之土百倍祖國則英何有於殖民疆宇之廣十倍中華則俄何有於殖民戶口之籍十年不增則法何有於殖民若夫德則所謂今之滋生最盛者也然猶不及中國乾嘉之世（乾隆十年至六十年五十年間中國戶口增一萬萬二千七百餘萬見東華錄）而況有英屬爲服賈之疏通有美洲爲尾閭之壅洩稱周卽主受塵皆民初何嘗設戍己之關防增庚戌之土斷夫人生

貴安樂耳廬井已空豈負耒遠行竟無可耕之士但使鞠謀飽
煖適樂國而可安何必在父母之邦永田疇於奕世則殖民而
出以兵力者其必絕於仁智矣

合族殖民二者其果陷諸國於爭戰與否猶在疑似之間惟爭
戰而興自商務者則確乎爲今之害而勢若有不可回者矣然
試一職思其居殊令人啞然而笑揆闔家之言曰近世學藝昌
明制作窮巧故強大之國皇皇焉求市場於外得之則其國可
建熙天耀日之功失之則其民實有奴隸輿僮之辱生嫉妬啓
嫌疑競生存爭利藪皆由於此其民曰商戰夫生計之勢力從
彼之言謂常隨政治之勢力以爲消長已國政治勢力所不及

之地而欲以生計勢力侵略之爲事固已萬難爲勢抑亦不可
久故其謂商戰之勝負必待兵戰之勝負然後解決似又事勢
之無可逃避者也不知商者無庸於爭更無庸於戰以其無用
武之地也商之通也車行莫便於鐵路今之鐵路有禁止洋賈
者乎舟行必藉於河海今之河海有遏抑外貨者乎二者俱無
有則奮迅於商業者惟竭其才於所製貨物使其良而無樸巧
而無拙賤而無貴以宜人之用便人之求而已矣不然者粗劣
笨鈍物異所好則其貨雖填城溢郭賤若泥沙而賈用不售無
有過而問焉者矣是則商務之羸絀全由於已絕不在人則以
人各有志不能強也志之所立以平等自由之準的爲之步趨

平等自由而外無服從也夫人生必需之物日用所不能離者
惟飲食衣服居處而已自衛生眞理發明以來人莫不知生血
毒損神經壞腦筋滯胸膈起惡氣促天年種種不祥皆由飲食
不修肥甘是適之所致而衣服居處之宜儉而不宜奢宜清而
不宜濁均視此矣然則凡爲人身之至寶者不過清淡之味清
泉之水清空之氣清潔之地取携最易代價極輕者耳而一切
甘脆肥濃紛華靡麗奇技淫巧珍玩娛情之物有之反形其俗
無之轉覺其高者必不能強人之取求而制人之死命也且人
知敗之爲敗而不知勝之爲敗者商戰是也夫提如熊如羆之
師而入不備不虞之國龍至天來虎憑風至亦旣山崩地折井

湮木刊矣乃荼毒既肆飲恨愈深雖欲貿遷其如罷市何雖欲招徠其如抵制何人之爭氣甚於爭利帥可奪於三軍而志不可奪於匹夫也式仕卑者 *Shakespeare* 英國之詩王也嘗以一言而開全球通商之局其言曰通商則賣者買者皆有福是商之爲道一福字盡之矣今以戰名而轉福爲禍人之賢愚相去遠矣抑何古今之人不相及也

然則合族也殖民也商務也雖鬪毆小閥尙不足以興之而況詰爾戎兵勢不兩立戴天不共舉國以殉者乎此其中必有故矣端居之暇嘗考其故而知其所以致此者一由於天演學術之誤一由於鐵血惡機之乘

持天演之說者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
矣然與接爲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及
其稍進則羣與羣爭弱者常爲強肉愚者常爲智役云希望太
平乃與人生公律背道而馳者也生理要義首在戰爭舍此則
人道難期助長體魄日卽消亡而種性將喪其天質文治將失
其本眞也戰爭爲萬類生存之母凡邦族氣體強健戶口之日
增可坐待也苟不大啓土宇何以供生齒之蕃衍但五洲之大
今已無地無人煙欲拓殖民地非侵業主權不可欲侵業主非
用戰勝之權不可達爾文其知之確矣卑斯墨其行之效矣

嗚呼天演之誤鐵血之非其流也遂成國家主義使天演鐵血

之說行人以爲國家必安者吾以國家必危人以爲人類必昌者吾以爲人類必滅夫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斯爲物之自然決非物與物競之謂也其在於人則惠迪者吉從逆者凶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又人之自然而非人與人爭之謂也此天演也今言天演乃謂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稍進則羣與羣爭何其矯誣上天一至於是且其言亦太無責耳虎豹鷹鷂物之最驚者也而不聞自殘其類信如所言將毋驅人類而使之爲禽獸之所不如者乎汚巖斯人莫此爲甚然則天演之與人競爭適相反對若不以競爭爲言則亦競爭於道德耳競爭於智識耳競爭於堅忍耳競爭於刻勵耳誠篤旣著

邪回不干信用亶孚措施必當則道德一途如何不爭雕刻造
化勿傷天和勾致物情不乖人巧則智識一途如何不爭客氣
不擾顛危不亂主一無適人定勝天則堅忍一途如何不爭用
志不紛乃凝於神佇苦停辛因圓果徹則刻勵一途如何不爭
是天演者實一已修慝之事所謂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者也所
謂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
己而已也古來聖賢其榮名著於當時其遺徽垂於後世而其
人直與天地同爲不朽者無不由道德智識堅忍刻勵中來五
千年之史具在可考而知也是故強者之視弱也不以爲肉也
而以爲吾所當憫之人焉鞠之謀之必使其人能自樹立而後

已智者之視愚也不以爲役也而以爲吾所當教之人焉啓之
發之必使其人能自開悟而後已所以然者人無百年不盡之
身而有百年不盡之計彼其悲天憫人必欲措一世於和平縱
使犧牲一己猶所甘心者出自良心天理而非一時慷慨激烈
之爲也然則頂天立地抱仁義禮智之性而深明於天演之爲
學者將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亦且爲之而謂可以因利己之故
而爲殺人之事乎推而廣之以至一國無不皆然達爾文輩徒
見太古有最繁之種風氣漸革越數百年數千年消磨歇絕如
叩學家所見之古獸古禽以爲是不知爭競以至於此抑知天
有時地有氣鸚鵡不踰濟橘柚不踰淮洛陽之間杜鵑今戰之

避野獸「日報言今歐洲鏖戰之地野獸奔避」凡天然之陶
汰多非人力之所能爲不然春秋之世長狄鄆瞞固北狄中最
強之種也乃偉岸自伐跋扈飛揚塊視太華垤視城郭蟻視甲
兵戲視戰陣兄踣於前而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
張卒至覆宗絕祀靡有子遺謂非爭存競生之爲累哉防風氏
身橫九畝可謂雄矣而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
可謂強矣而不能免於昆陽之敗學者須用明辨之功方不爲
學術所誤

且尤有進焉今夫宗教者唯心之學也格致者爲物之學也唯
心唯物二者其理相需其事相濟不能因心而廢物亦不能因

物而廢心蓋唯心者靈魂也唯物者體質也廢宗教則人無靈魂廢格致則人無體質故宗教格致須並行不悖焉夫生老病死人間之憂患非賢哲之所能免也險阻艱難世上之迍邐非富貴所能避也萬彙不齊而缺憾之多端每欲列其詞以上訴百年長往而已成之敗陣常思反其局以快心此非徒不得志者之所爲也人生在世莫不有希望之心雖富貴尊榮至於極位而希望更佳之境其心亦不能忘基督之教國曰天國音曰福音臨以帝天之嚴重以永生之福人無論王侯君公降以至於窮民無告自教而觀之則皆爲天之赤子星期之日聚四海之內兄弟姊妹於一堂相與宣開天平等之經奏天國自由之

樂作古人之藹藹種真福於冥冥以此涵育薰陶潛移默化而
世人亦知自重而有所勸於爲善蓋以水月鏡花只爲肉體歸
根落葉端在靈魂而救魂養魂以不妄殺爲最大之功果而誅
魂滅魂則以妄殺人爲最大之孽緣宗教之高唱耶和華馨香
彌西亞者皆以勸善去惡爲歸而以不妄殺人爲本夫靈魂近
於聖神善者也肉身近於魔鬼惡者也達爾文於基督之教信
仰如何吾不敢知但其以唯物之學而廢棄唯心之學則是以
肉身之學而屏絕靈魂之學也則是以魔鬼之學而斲喪至神
之學也則是以勿妄殺人者轉而爲不妨妄殺人也蓋必妄殺
人然後能成其爭存競生優勝劣敗之說也其心未必如此而

其教則竟如此蓋吾見今人之服膺其書不論其爲箇人或國家無不以尙武爲言戰鬪之風相機而動噫可畏也

雖然基督之教傳播天下二千年矣舊說之行亦旣根深蒂固達爾文之書刊行者不過數十年何以能家喻戶曉奉若金針而盡棄舊說曰此其不幸有震驚耳目之大機會焉卑斯墨之鐵血主義也其說爲有強權無公理強權卽爲公理公理不外強權素所蓄積者於是乃一試其術則罕諾浮海斯諸邦皆附庸於普再試其術則直抵巴黎痛飲於舊法王宮所在之萬歲邑割取阿羅之二城索二十萬萬之償款武功之耀震古鑠今由是而鐵血之主義遂爲爭存競生者之所藉口

然而戰勝者其武力非可常恃也歷觀歐西古史埃及之強強以武力及其弱也卽以武力波斯繼之波斯之強強以武力而其弱也仍以武力希獵羅馬繼之者無不皆然蓋勝負無常我欲勝人人豈甘敗以力鬪而勝遇力之尤者則敗矣以智鬪而羸遇智之尤者則輸矣人之心思智慮大抵皆同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天下各國之所矚目者也經綸老宿法律名家一時並集卑思墨爲防預法人之報怨挺身而作會長宣言曰吾欲爲諸公作一最公平之經紀人而已蓋自比於司市者爲人議價而已一無所利於其間也乃條約發表之日始知卑思墨者逞其伐交手段以賣友之術而誤俄以市恩之術而結奧以忤

合之術而得土以飛箝之術而愚英堅白異同縱橫捭闔繫印
變幻鬼谷離奇亦可謂極一時奸雄之所長矣而不知面從早
已栽成禍本俄皇尼古拉之言曰吾人忍辱含垢法人康必達
曰報仇望諸子孫英相的士黎里曰此會也徒以醞釀列邦之
猜忌嫉視而蒔禍種於將來耳如塞爾維亞如門的內哥如羅
文尼亞如布加利牙如東魯米里亞如馬基頓如阿爾尼亞諸
國或以土地割讓損失實多之故或以教宗有異不獲平權之
故戴盆望天深懷怨恨蓋柏林會議於各界之分畫全不因民
族自然之勢而故爲斷鳧續鶴使杌隉莫能相安此由卑思墨
之外交政策其用意一以摧殘諸國發榮滋長之萌蘖一以使

諸國互相猜忌無復寧謐之時期也

夫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報復循環之理天下之通義卑思墨以己身一國之私而置十餘國於枯魚窮鳥之地執柯以伐之詩所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者應爲之誦矣故自卑公罷政而後英與法者所謂世仇也而幡然自悔相與結不解之緣英與俄者所謂積怨也而前憤各蠲相與訂同袍之誼向之德國所以置羣雄之情於瓦解者至是而羣雄乃共起而擯德使之孤立無助焉而塞奧二國更成貿首

之讐蓋自塞京有所謂國民共厲協會者出歐洲戰禍終無或解之時卽今奧儲被炸追原禍始尸其咎者非卑公柏林之會議而何而佳塞威林〔佳塞者德國皇帝之稱〕乃奉承其鐵血之餘腥以成薰天之焰焦灼天下雕琢蒼生殺害傷殘不知紀極凡具有天良而從事於社會和平之想莫不嘆息痛恨於今戰之無辜也

然而吾人之深悉夫否泰剝復之情消息盈虛之理者於今茲之戰雖以爲深可哀而猶以爲深可幸何則自普法戰役告終後歐洲列強相互間無戰事者四十四年矣其間若俄土戰爭若中法中日戰爭若英意諸國征斐洲北岸之戰爭若英杜戰

爭若義和團戰爭若日俄戰爭若土耳其革命戰爭若中美南
美諸國革命戰爭若中國革命戰爭若巴爾幹諸國相互間幾
度之戰爭若美墨戰爭雖未嘗不間歲一起然或則純在歐洲
以外或歐洲諸國出其餘威以征略所謂野蠻國者否亦歐洲
邊陲蠻觸小閱而已若夫歐洲六七雄世共指爲文明中樞者
則四十年來熙皞驩虞耳不聞鼓鞀膚不親金革雖偶有一二
違言恒能折衝於尊俎以彌禍於未形幾疑大道之行講信修
睦昔惟夢想今乃眞見乃夷考其實則各國擴張軍備競備軍
餉國家經費多爲軍部支消科學發明首在改良軍械無戰之
迹而有戰之心無戰之形而有戰之實驅鷹犬而赴林藪而語

人以非獵操網罟而入江湖而語人以非漁雖五尺之童亦不
之信矣然且求均勢恃外交籌對待之方法恤他人之我先於
是乎有俄德奧之同盟德奧意之同盟俄法之同盟英日之同
盟有英俄之協商英法之協商英意之協商法意之協商日俄
之協商此種鉤距接構之術一面固暫足爲和平之保護一面
又實永爲爭亂之因緣蓋各有心互相倚以爲重者則易以陵
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則其所還相加遺者亦必如其分且旣
分曹比耦要約於平日一旦有事自必相廝負而未由自主無
復能有以調人資格立乎其間者故禍一發而不復可收也而
當其戰機之未至決裂之未生而已有騎虎背者不能下乘利

風者不得泊之勢故雖日日冠蓋往來各國公使戴假面具以相見叔帶韓環投縞贈紵厚貌深情亦既示相好之無猜實則刹那刹那間常瞋目相視互思所以扼其吭而剗刃於其腹伺機卽發其未發者莫敢先動耳說者謂此數十年間歐洲之無事者無以名之名曰軍容的平和夫欲築平和之殿宇而以軍容爲之基礎此何異以炸彈支牀以棉藥爲茵而謀寢處偃息於其上哉〔說本梁啓超〕此識時之士盱衡當當世所爲必欲天下各國之歸眞返樸以底於安無爲此爾虞我詐在在不安之太平也天下之患發之速者其禍小發之遲者其禍大今之戰其大不幸乎然猶大不幸中之大有幸也譬如治癰疽者以

藥綫吊起之使其轉陰爲陽從速潰散疾乃易瘳若耽延時日
使之養成大患然後潰決其不致命者鮮矣此戰而出於此時
猶是於治癰疽者用吊起之法使之速潰耳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五上册終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六下冊

宗教畧義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夫今之歐戰豈非人類中浩劫之不可思議者哉而吾猶謂之
幸者蓋喜其戰之雖遲而未至於太甚而猶有可救耳向使再
閱三年然後戰則慘酷之形有非今日之可同年而語者蓋再
過三年其年爲一九一七年則德海軍第四次擴張之計畫已
成而其巴克達之鐵路徐羅大運河皆已完備海軍既完則德
之艦隊排山寨海與英爭雄而東西南洋無一道之不梗矣鐵
路運河既備則德之陸兵足以自由行動於歐洲大陸如身使

臂臂使指無一處之不通亦無一處之不攻矣況其飛行之船
潛航之艇野戰之砲悶人之煙日夜研練時時不懈再過三年
其毒必有百倍於今日者是德軍之戰也操必勝之權也而自
法觀之法人固非德所甚畏也然積怨之深雖蠡蠹猶能螫人
矧乃一國疇昔法以黨派紛歧國是不定故積久不能自振今
則國有人焉內競日和百廢漸舉軍備既修愈益難侮使再過
三年知必有出人意外者自俄觀之俄跨歐亞兩洲之地幅隕
最廣其戰也常能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其自敗於日以後休
養已閱十年國勢蒸蒸日上且以人口增殖力言之未嘗或後
於他國今其內訌未盡寧息故歐洲計畫未得完成耳再過三

年知必有積健爲雄者自英觀之英之陸軍今雖誠無足道而改革之論旣已大昌徵兵之制或將實現使再過三年則數百萬之兵不難咄嗟立辦夫英之水師旣已爲海洋之獨霸而復加以陸軍如林之衆將必有世莫與京者是英法俄三國者舉其一不足以敵德舉其三則其力足與德頡頏而未知鹿死誰手三年而後正與今日之形勢無殊然其爲禍之大當必倍蓰什佰於今日矣

夫善戰之極者惡戰之極者也善戰者以凶器之發明凶器之發明愈善則其戰愈惡矣至凶器之發明極善則其戰必爲極惡而無疑戰之極惡也其害必至於打爛地球沉淪世界記有

之曰殺機逆天移星易宿殺機逆地龍蛇踞陸殺機逆人神號
鬼哭回以爲言之太過者由今觀之猶是其淺之乎視戰耳去
歲十一月德國波丹天文台有海瑪托博士者通報各國最大
之天文台八處言因各國軍隊大砲之響地軸大爲震動致緯
度突然生變日本某專門辯之謂海博士之言必確然緯度必
無大變若大變則寒熱帶或至易地生物死滅爲期不遠云雖
然緯度之爲物如牆壁然鐵椎扣之少扣卽止或不變動若以
鐵椎之重者頻頻以扣則未有不傾者也今之砲彈其重一噸
再過數年製造之精吾安知其重不至十噸百噸耶電力之猛
也舉數噸之重直如縫工之拈一鍼耳重一噸之砲彈不能轟

裂地球重十噸者將能之矣重十噸者而仍不能則重百噸必能之矣而況數百噸以至千噸之重吾又烏得而限之哉戰者期於勝也欲勝而不能勝則其殺人之心必無止境寧止於打爛地球今以地裂散爲戰之止境者以地球既散則世界沉淪自無用砲之地耳地球既散則其水與土人與物之傾瀉於他地球他世界又將汎濫覆遏而淪胥以亡瓜蔓之抄不知紀極今之火砲尙不至是故以爲猶屬大幸耳

夫地球之生物數十萬種不如是之繁不足以給人生萬幾之用而其生人也於棕黃紫赤黑白之中而不妨支分派別者亦以不如是之衆之雜不足以覘五方風氣之殊而長智識交換

之益是則人之與人祇宜相生而無相殺者理之正也蓋天下之理凡兩不可相有者則不得不爭兩不可相無者則不能不合人之與人是不可相無而非不可相有也一頓之飯必賴耕稼陶漁而始成一襲之衣必藉蠶娘桑女而始得一車之行必須梓匠輪輿而始就一屋之構必俟埏埴斧鋸而始完而且無賴端之格物人不知地力之能攝也無滑鐵之匠心人不知蒸爐之可用也無哥林保之膽識人不知地球之果圓也無輔冷連之神悟人不知電氣之可捉也之數子者其產不必同一國而天下各國之人莫不共仰之而數子者亦正幸天下各國之人綿以長其業而加善之也使閉關自守各國相爲寇讎則

文明之風必無而滋長便程服物歷千年而猶是古初明德新民經百代而難期今日姑無論滿招損謙受益者時乃天道卽此通工易事以羨補不足者亦天也非人也天之所爲人固不得而逆之也夏葛冬裘人生之切要而裘葛不必其同出一方禾黍麥菽日用所急需而豐歉不見其齊於天下美亞兩洲豈無鐵而利器必取資英國以未若其精良也英法諸國豈無麪而麪粉多來自美亞以不如其豐盛也酌盈劑虛合之兩美雖曰人爲而使之不得不爲則天也天其可逆之哉今者風化集乎全球聲氣通諸人類南琛西賁越雉旅獒羅玉食者徧萬方致共球者五十國是正宜修明此道一意言和天下各國不相

克而相生不爲仇而爲母轉禍爲福易危而安斷鼇足以奠三
靈而地維賴以立挽銀河以清八表而天柱賴以尊夫和戰之
不同道也猶善惡之不同途也去善則必歸於惡去惡則必歸
於善判決於善惡之間者謂之智依違於善惡之間者謂之愚
醫之於疾未嘗偏助一臟之氣至於治癰疽則潰肌流血無所
愛其視五臟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其視癰疽則若讐敵
惟恐有毫髮之存和者五臟之元氣也戰者癰疽之惡毒也今
者癰疽吊起〔說見前文〕惡毒消流但其膿頭雖去毒尾宜
清何爲毒尾曰講和而後凡軍械戰艦飛機潛艇砲火彈丸一
切戰具皆不再造其必不能免者則爲守備之用者存之至於

攻城野戰之砲械則廢置不留蓋和議之訂必不許兩國之相攻也兵家一部宜改爲巡警但使地方清肅以保護客商而已無攘奪土地之野心無霸佔利權之凶德不拘小大而平等自由種不問異同而相觀一體如此則大同之願可償矣

且夫是非之心者凡有人性無不重之者也而是非之大者則觸目而明問心而得雖庸愚癡子亦不能欺故謂今茲之戰將以德軍爲是乎抑以聯軍爲是乎吾以二者皆非無有是處縱其中有彼善於此者亦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試爲舉一似以明之今夫刑政之區必無械鬪刑政之區而有械鬪也無論其械鬪之不合於理法者不得謂之是卽合於理法矣

亦不能不謂之非何則械鬪者逞一朝之忿競血氣之剛亡身
及親遺累他日旣曰械鬥則一切理法皆視等弁髦文明之國
而有戰爭何以異是是故區域而治以刑政者其中遇有不平
之鳴則必赴於有司以分曲直邦國而號稱文明者其有違言
之起則宜求天下之公議以定從違其必不須乎戰爭也猶鄉
鄰之齟齬必不須乎械鬥也不此之務則雖師出有名而堂堂
之陣正正之旗亦不能謂之義戰而况兵行詭道變詐百出者
哉文明必無戰爭戰爭必非文明可爲今日決之矣或疑自天
地開闢以來二帝三王之世雖極文明而兵亦不能廢兵可百
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蓋豪傑之著龜英賢之葆就也故

左師之欲去兵是謂誣道主父之謂忘戰實曰危機不知古之所謂文明者猶是專制之文明而非立憲之文明專制者不能使一國爲平等立憲者實能合萬國爲共和今之世公法爭鳴而古不能也今之世和平有會而古不知也則何不邳張大槩揲貫眞形視天下爲一家等鄉鄰於各國化嶮巇之畛域行平蕩之坦途哉

夫顯晦之遭非時不見升沉之局因勢而成今戰之後諸大國宜翻然變計相與聯盟以永息干戈而盡消塵劫自今以往兩國或數國如遇爭執則開萬國和平會審斷至時公舉全權會長以主其席卽以各國公使爲陪審員判斷曲直祇罰賠款不

得興動兵戎（卽如此次塞國轟斃奧儲之事經海牙和平會
判何等便當初念解此則無今戰矣）其有不肯遵判者是爲
自絕於天下各國祇用抵制法絕其土貨之流通斷其公使之
報聘如此則天下之戰禍息世上之人民安矣各國之水陸軍
兵俱皆撤去但辦巡警而每年所省軍費用以推廣生財之藝
業如此則編氓無困窮閭閻皆仁壽矣旣遠至而邇安亦保世
而滋大舉凡似此之法仁人智士所曾思之數十年而無所藉
手者得此戰以爲禍福轉移之機振庶幾人民死傷之衆財物
破耗之重不致付諸虛牝矣由是強權不事祇憑公理而行霸
業羞稱惟以道德相尙鎗砲鑄爲農器戰艦改作商船合環球

數百千萬太平無事之兵丁從事於開物成務之實業將年中
億兆京垓虛糜無謂之軍費擴張其厚生利用通力合作之經
營洵如是也上理之隆應操左券尙何有翦翦拘拘者之煦煦
以爲仁子子以爲義哉夫天下雖紛未有不終於和平若一者
也以拿破崙之智勇而不能挽列國之民權以英吉利之雄強
而不能遏美邦之獨立由此觀之誠與正者事事物物之終始
出百詭而後歸於一誠不若純以一誠而消其百詭試千奇而
後還乎一正不若專以一正而化其千奇雨雪飄飄見硯曰消
此時之謂矣

然則戰勝攻取之說實爲文明時代之污點善戰者服上刑連

諸侯者次之孟子已言之於數千年之前矣往者中國政府齷齪拘攣虛空矯飾自知雖悉索敝賦軍費亦苦其難供然猶張皇其名曰整軍經武勉從諸外國之後且斤斤於水師之興復欲使外觀有耀以爭高等之國之虛銜而不知外國善中之惡吉中之凶安中之危興中之廢而文明之乍起乍滅進化之旋得旋亡者正坐此弊向使戢戈橐矢之說早著寧人息事之道同遵又何至有今日之毒燄冲天肝腦塗地屍橫林薄之麓血滿市街之渠者哉是則弭兵之益獨惜其知之不真見之未灼而行之不早耳夫鄭爲輓國趙本孱王如中國者一旦興言弭兵聞者莫不相傳以爲笑而不知大同之理以天下爲一家以

中國爲一人其視地球各國決無大小強弱之分而生其攀援傲慢之見也慕聖賢已飢已溺之懷則仁同覆載學善士大慈大悲之念則愛及愚蒙近世講學家之論進化也其言曰現在者實未來之犧牲也若僅云現在而已則毫無意味毫無價值惟以之供未來之用然後現在始有意味價值凡一切社會思想國家思想道德思想皆不可不歸結於是故宗教之可貴不外犧牲個人現在利益以謀人羣全體未來之利益而已此頗能興起人道無盡之希望也此其說較徒抱現世主義者固悠然遠矣「此本頡德之說而季理裴論之」雖然與其犧牲一己之利益何如加增之而福自天來與其希望安樂於來生何

如現成之而善緣普結則偃武修文之經此番戰後所當亟亟者也

聞予言也有反唇相稽者曰戒險者全翫平者覆古之善教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管子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而孟子亦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今乃侈言弭兵兵其可弭耶春秋之季稷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褒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辨風起泉湧禹行舜趨者肩相摩於道擢筋之難松柏之囚曾無窺左足

而先應者坐不知兵也炎漢之世鴻都之興烏迹蟲篆自銜鬻者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一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者坐不知兵也永嘉之末清言者滿朝一觴一詠傲睨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峯雋拔珠璧相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凡上肉者坐不知兵也普通之際朝談釋而暮言老環坐聽講迭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束手就戮莫敢枝梧者坐不知兵也然則兵其果可弭耶彼泰西其知之矣昔希獵之墮落羅馬之解紐莫不由於武備之弛而不張軍法之疎而不密三郊三遂旌旗偃荼火之光五甲五兵號

令風雲之氣以致疆土則得而復失人心則合而復分稱東帝
稱西帝者所恃不外兵威爲竊國爲偷王者所爭無非權詐由
此以觀使一旦弭兵其遺患足使人志衰氣墮以無戰勝之鼓
舞也足使人功隳業廢以無干城之可作也足使人縱欲忘返
而入於邪弛備忘患而陷於禍伊古以來所爲殺身滅國項背
相望也然則兵之必不可弭也亦旣明若觀火矣應之曰客之
言誠千秋之金鑑然非宜於今日者也客獨不聞進化之事乎
裸體易而冠裳矣榛狁易而爾雅矣燔黍易而大享矣土鼓易
而雲門矣讀史者以使用器具之次序爲進化文明之次序太
古人類唯捕魚鳥取木實以充飢渴而已所用器具以石爲之

及其智識少啓漸知採銅爲器及其文化益進乃知鍊鐵爲械
至於電力之爲用則今日所謂文化之極則也他日必有入水
不濡入火不燒不衣而能溫不餐而能飽者要其格致功夫之
深淺庸有所待未可望之於今日耳夫以用石之世而視用銅
瞠乎其後矣以用銅之世而視用鐵又瞠乎其後矣以用鐵之
世而視用電則更瞠乎其後矣民智之化如此民德之進化亦
然上古之世民本野蠻不知所謂政治也閱世生人閱人成世
乃由野蠻而變爲專制由專制而變爲貴族主政由貴族主政
而變爲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變爲共和立憲共和者今二
十世紀之盛軌也他日必有無然歆羨無然叛援因心作則無

事政刑者要亦道德涵濡非可期之旦夕而以野蠻視專制則以專制視貴族以貴族視立憲以立憲視共和則皆後來居上矣是故居共和之世其修明國際攸叙彝倫必不可後退而爲專制野蠻之行猶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之必不捨用電而復用乎石也此進化之道也惟日孜孜進而愈上古人其知之矣今之世而不能弭兵其能免於古人所笑而爲後人之所哀乎故長國家者而欲上安下全永無反側也非弭兵不可此說於春秋之世向戌慕名楚圍衷甲行之無效天下且以爲笑雖以孔子之聖而齊魯夾谷之會猶且藉之以兵自是而後無復重提之者然亦知必不可復提者由秦漢以來格致造物

之理法未開虛名實利之分之際不講故除人與人國與國鬪智
鬥勇相勝相爭之外無以顯個人之聰明才力而圖一世之富
貴功名小醜尙存英雄爲之氣湧匈奴未滅男兒何以家爲聞
鐘壯心投袂欲起此天生五材不能去兵之呆說所以迄至於
今未能或破而請纓繫越投筆封侯雖文弱書生亦欲向疆場
而一試其詞爲保國其心在圖名其外爲勤王其內爲奪利其
究也遂至殺人自殺亡國破家而不知恤是豈能與今之學術
粲然諸科備列皆各有無窮之蘊利人利世可與禹稷比其功
苟竭其心力焉則一藝亦足以俎豆千秋者所可同年而語哉
然則王者大一統之義秋春復九世之仇遠交近攻逆取順守

諸如此說凡爲悞國殃民之導線者皆宜絕之於今日也夫科學之道有進無退者也不進於善則進於惡今武備之毒竭心思才力而用於殺人害物實爲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者而可仙仙睨睨明知其大不可而不爲之大聲疾呼耶是故拿破崙者近世戰功之最著者也彼以能軍自負誠不可一世矣其言曰軍隊之首領者萬能也戰勝高爾人者非羅馬軍隊也乃凱撒也使羅馬爲城之盟者非嘉他尼軍隊也乃漢聶布也驅入印度者亞歷山也非馬其頓軍隊之功能捍衛普魯士七抗禦歐洲之強者弗利德立克也非普魯士師之成績其言固今威林二世拳拳服膺將若終身誦之者也乃自敗於俄而

後慨然興嘆謂他日全球必歸於共和共和者無戰爭之謂也
蓋天下視同一國凡民族遇有衝突必經議和斟酌調和必無
忿鬥也天下如是豈復有戰爭哉威林二世其將翻改而比於
拿破崙乎雖然猶有進

天下之爲治者必視乎其所期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富期於富
強期於強王霸皆視所期如射者之有的焉如趨者之有望焉
射者不至於的不止也趨者不至於望不止也志之所期無有
不至故期者志士仁人之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然而天下之
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王而止於王必不能保其王
霸而止於霸必不能保其霸富強而止於富強必不能保其富

強蓋志而有所期可也期而安汝止不可也驅駿馬而馳峻坂
中間豈有駐足之地哉持國家主義者必不免於戰爭戰爭必
期於勝敵非徒勝敵而已也勝敵而後戒懼備虞不可以一日
隳普法之役可爲前車而報復循環禍無了日是其期之於害
無窮也今日反其道矣則期而在利者亦須無窮故持戰爭主
義而以國家之發達爲目的者不若持協助主義而以社會之
和平爲目的戰爭有無窮之害協助有無窮之利皆期之有進
而無退者也吉凶禍福爲智者辨焉

今夫單細胞之生物之能進而爲複細胞之生物者以胞與胞
協助之力焉獨立之界體之能進而爲社會之羣體者以體與

體協助之力也是則世上人物所以團結而成莫大之功者協助之爲道也語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織或受之寒夫耕而不至於寒婦織而不至於飢者其道皆由於協助天之生人雖極之愚不肖皆於人類無不有協助之能英人者天下最能獨立之民也而其言曰吾英苟不與他國民爲協力之生活則其人民之半皆餓死是則天下至弱之民亦必能爲至強者之助而至強之民亦當視至弱者爲平等蓋凡爲人之所能者人之類無不能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由此言之人之於理無不覺也所爭者先後耳是

故今之世界一國不幸他國亦受其弊美棉歉收則英之織工失業德殺俄之農民則農產物減少德國之農產物騰貴其結果幾與自殺其農民無異故今日不論何國無不藉自己國民之協力及與他國民之協力以資生活以國繁榮如此情態之下不但不許對於本國人含有仇怨之意并不許對於外國人而存敵視之心雖事實仍有與此言全相反背者然人類之趨向於協力若男女之相求若陰陽之相翕終非人力所能抵抗蓋真理之光輝不掩也然則協助云者決不在消滅國民及人種間之差異而尤以國民及人種間之分化爲人類協力之所必須蓋分化愈甚則協力愈全固生物學社會學中所證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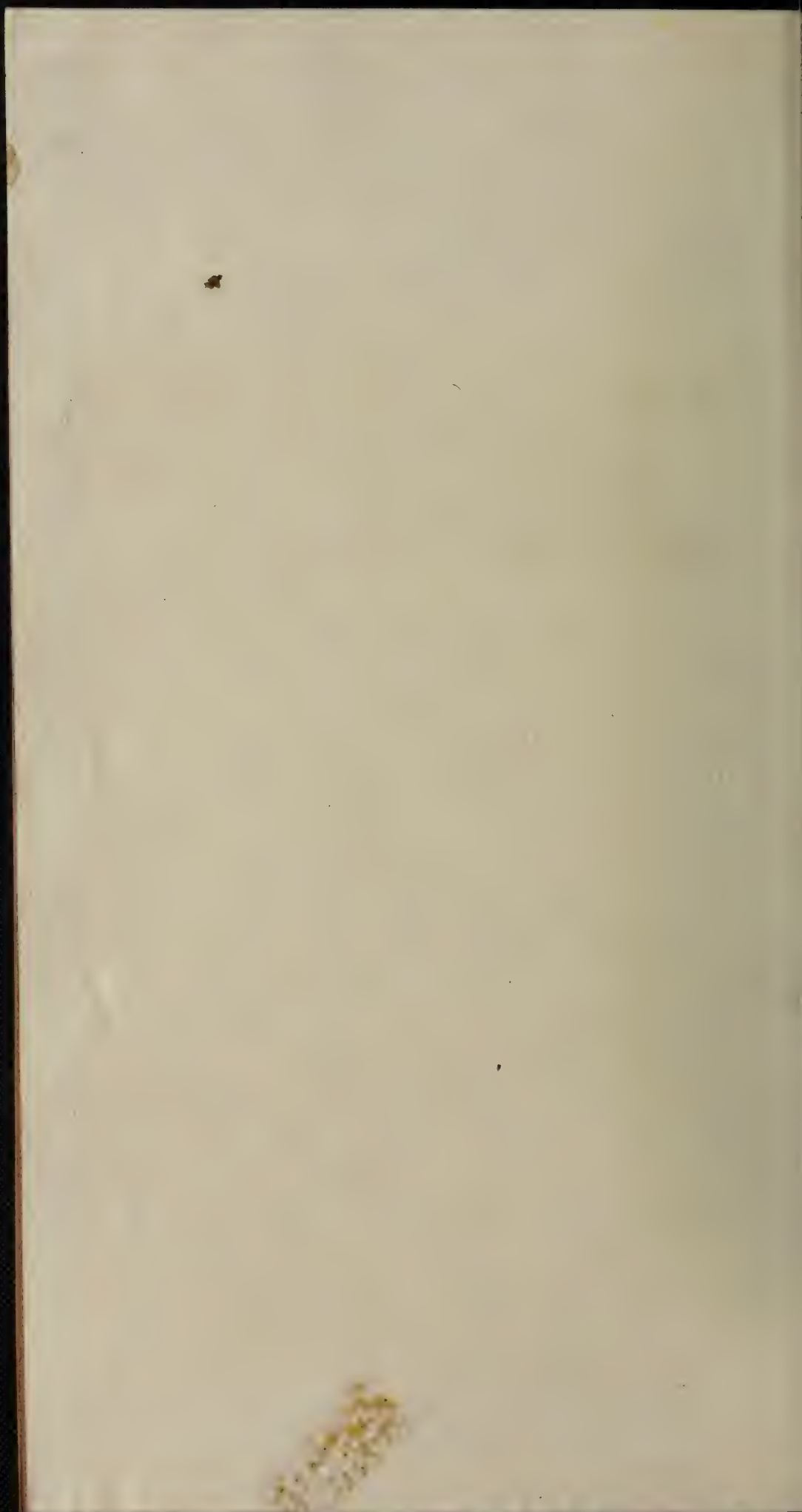
也農業國與工商業國爲物資上之協力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爲精神上之協力一方面發展自國之特長保存自國之特性一方面確守國際上之道德實行四海同胞之理想則所謂國家的平和主義是矣此平和的國家主義在承認各國家之並立於世界各得自謀其繁榮進步諾爾曼安格爾氏英國以平和論著名者也其言曰進世界萬人之幸福則無論何國不可不保其財政上之獨立蓋謂一國得自謀其繁榮進步方能出其力以與各國相協而各國之繁榮進步實賴之也故抱持平和主義於今日者必使此之國家與彼之國家互相協力以互相生活而互相繁榮決不可各持軍國主義民族主義以爭

黨族爭殖民爭營業爭商途爭礦產爭鐵路爭郵便之故而互相消滅也安格爾氏曰英國如欲破壞德國之工商業非得其六千萬之男女老幼盡行鑒殺不可若僅解除其海陸軍備則其人之勞力與資本益從事於生產而工商業將愈盛夫英之視德如此則德之視英亦然而英德之視全球各國與全球各國亦無不皆然物理學中有能力不滅之定理予謂社會學中亦正適用之然則戰爭之與平和其一利一害之同爲無盡者道在一轉移耳

夫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命不可知然而性也道也教也則同條共貫不能離而二之者也道不本於性非

道也教不本於道非教也教本於道道本於性則不可知之天命亦無不可知矣故之三者不論其所奉之宗教如何而決不能違者也今哲學家有謂天下太平之道爲夢想之理必不能行者吾知其於教之一事未之思也彼其言曰人生之好鬥見之如精蠱精蟲數十同出於一身然其鬥也必至於盡殺僅存其一而後止以此謂世人之必不能免於戰爭由其天性使然不知此說正與二千年前荀子之說同非標新穎異而能出乎前人之範圍也然而荀子曰人性皆惡其善者僞也古人爲字作僞是則僞者有爲之謂亦卽教之謂蓋切磋琢磨以至成器者教也故荀子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

能自正干將莫邪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自利驕
驍驥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必有鞭策之威
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
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
湯之道也所見者忠信篤敬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
者靡使然今也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
漫邪淫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也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
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一靡謂相
從順也一荀子性惡篇之言如是是欲專重於教而使人變化
氣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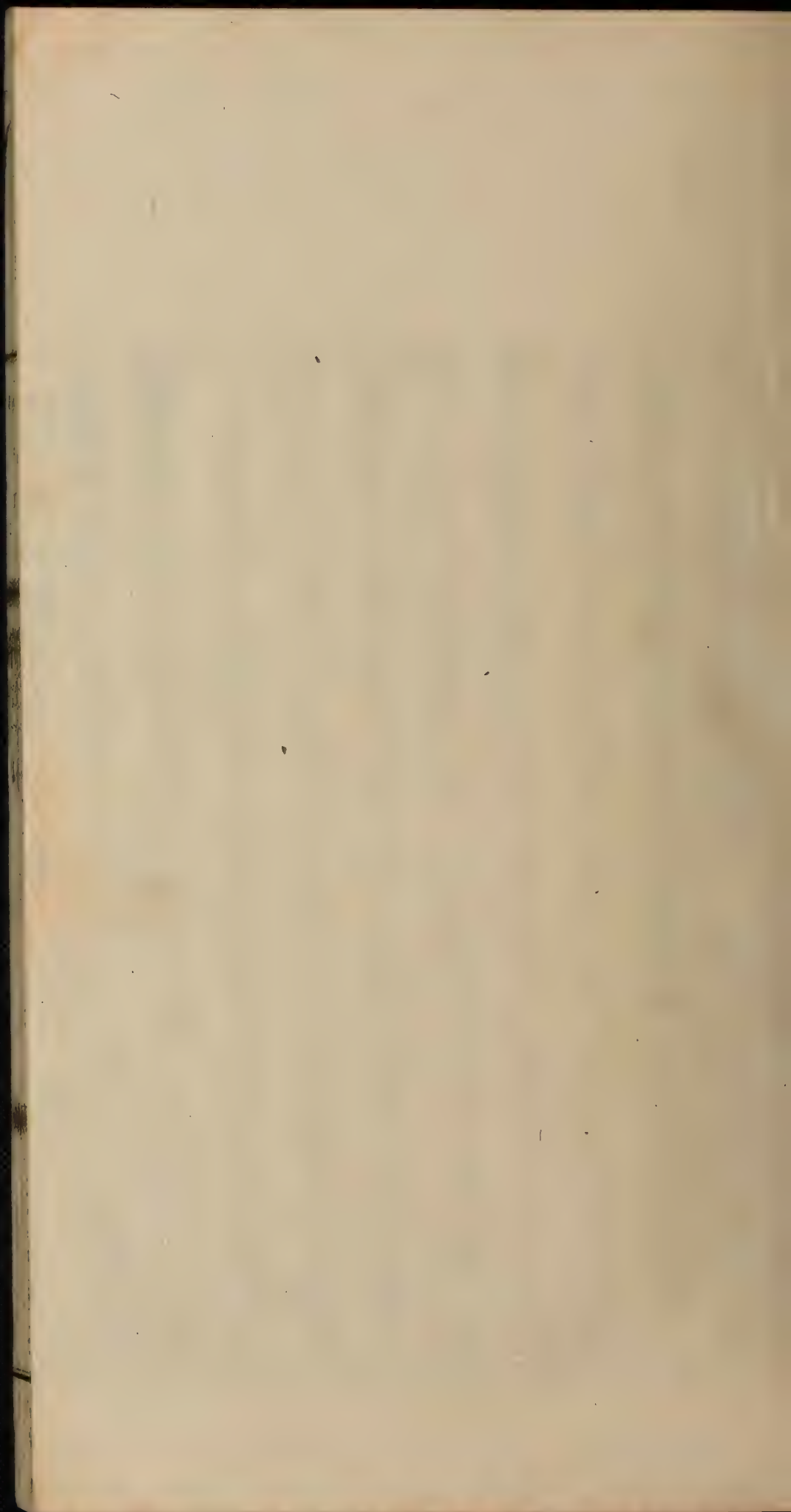
胡翼南先生全集

六

卷五十七至卷六十

金剛馭世
書札





PL
2710
.1134
A1
1920
v. 14

輯印金剛般若馭世經序

心外無法祖師所以示卽法之心法外無心大士所以闡卽心之法特傳佛命覺彼迷情斷未有能弘佛語而不深契佛心亦未有既悟佛心而仍不能妙達佛語者也逍遙先生少年慕道擷三教之珠英長歲修行斬六根之毛賊士徵四妙亭築三休笑范子真之墮溷飄茵異陶元亮之攢眉入社凡心學之書多所研究其未達之也必求其通其既通之也必求其用其欲用之也必多方考證擇其屢試屢驗者然後筆之於書以爲法則觀其新政眞詮前後兩總序三萬四千餘言諄諄以言必求驗爲辭可謂既詳且盡矣生平以大同爲主義數十年來立說著

書未嘗或變其宗旨蓋所言皆平理近情順道公量絕無流弊故也政界如此教界亦然先生於釋迦教嘗自比於維摩淨名於基督教則自擬於託爾斯泰謂佛景二教均足以措天下於和平而二子者雖非教宗之徒乃一則以身示疾而救衆生一則以勿敵惡

Resist not evil

而開天國言之親切有味未有過於

二子者也先生於景教之理未有發揮而佛教則當取華嚴圓覺維摩楞迦四經以佛理與哲理兩兩比較爲佛理哲學四卷凡十餘萬言每出一篇輒與不佞印證以示無偏則以不佞之寢饋於佛氏諸大經者蓋三十有餘年矣以非急務故不付梓

〔先生所譯英文萬國公法律及律例等書前後積成卷帙凡

二百餘萬言皆不刊印謂此等書不能進世界於大同也「今金剛般若馭世一經爲挽救眼前時局起見又值瓣香女士之請誠有概夫其言之也不佞之輯印之者感情亦正相同夫佛於大寂定中隨其迷妄爲轉法輪依處依緣多立名字謂之華嚴法華謂之楞嚴圓覺至菩提涅槃真如般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名常異而體常同合而觀之其意不過欲諸衆生自悟性真超越生死之苦耳是以凡學佛者無不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爲言及叩其所以則又茫然無以應也至如世有問生從何處來便道水流原在海死向何處去遽謂月落不離天此等見解佛門之所謂喫鐵棒陷鐵圍之張本亦復誰不能道不知

佛所謂生死者以迷妄入心積集倒見圓覺喻之如四方易溺迷妄在眼不惟所見之色是生死卽以色付空亦是生死迷妄在耳不惟所聞之聲是生死卽離聲歸寂亦是生死以至意緣善惡不惟惡是生死善亦未嘗不是生死積爲念慮不惟動念是生死至於息念亦是生死以緣配之不惟染緣是生死其淨緣亦是生死以覺論之不惟不覺是生死其起念卽覺亦是生死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大而量之之謂虛空出之於見皆生死也觀諸古德之論生死可謂深切著明沉雄透闢矣然其使人終不能洞然明白者轉在於此何則如來悉知悉見諸衆生有生死之患者爲其不能平

等自由耳使人人皆能平等自由何患之有夫人生前有善惡邪正之不同則死後之平等自由必不能以一律亦不可不言而喻然而昔人詩云百年誰暇爲身後萬事難堪是眼前逍遙先生常欲挾出佛心以爲世用於佛書得梵檀之法梵檀者抵制也乃爲此金剛般若馭世經謂凡有害及我之平等自由者皆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以消極之道爲調御五濁惡世之方使入世出世之平等自由融作一團不致打斷槩是誠入佛之方針而亦葆身之命火也是篇之作出圓通大士於香江洞裏修如意輪期於華藏海中梵音轟大地之雷香風奏四天之樂一大藏教隨機運轉百般善行任意裁成三千年顯此民權

萬億劫永專除制用扶大雅恭綴小言中華民國四年十月一
眞居士黎乙眞和南序

金剛般若馭世經緣起

清讀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亦既有年信受奉行初無所謂懷疑派之見存也自去歲歐洲戰禍風雲忽起迄至於今有強權無公理之說愈唱愈高效尤日甚狂瀾莫挽世道陵夷吁可慨也夫人道主義存諸社會而社會宗旨公理是司此康樂和親人羣之所以進化漸仁摩義道德之所以日隆也今若此得非洪水猛獸自作之孽反出於文明之世乎是則不能無疑於談空者之黔驢無技矣何則入世先已不能自存尙遑論乎出世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且今中國孤虛柔弱不能自主一荒蕪敗壞之叢林也其孤也正如叢林之遠離親族不營世家其虛也

正如叢林之寄食檀門棲遲林麓也其柔也正如叢林之潛心
空寂守節循規也其弱也正如叢林之保護性真不與物競也
佗佗倪倪猶中國之名存於今日者藉列強之相與外護虎視
而莫敢先動之功耳苟野心家一旦施其潛煽倣非洲往事以
待中國易今之開門政策而爲瓜分則僧堂資具其能自稱常
住而不遭陵奪於他人之手哉一身之小縱可勿惜其如天下
何其如全球之十六萬萬人何逍遙遊客先生者清之渭陽行
也口不言佛而參學實深乃與優婆夷數人聯轡而敬往謁之
執經問難以釋疑團先生聞之笑曰靈非石鼓何扣桐魚雖然
古德云有爲雖僞捨之則大業不成無爲雖空住之則慧心不

朗乃有有爲而仍若無爲而實在有爲則道之妙者也不
可以不知也不可以不行也然則不可以不講也善哉問也遂
殷然首將本經大義條暢而疏通之以明此經之當誦謂其能
促進大同也繼乃引佛答優波離尊者之問以梵檀爲馭世之
方謂此一法也潛移默化於無形去殺勝殘而不覺比之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之說尤進一層蓋其反怨爲恩轉
憎爲愛置強橫於無武可施之地出良懦於至仁無敵之天白
馬銀濤波平浪靜紅羊黑劫火熄煙消其始以欺陵侮辱而來
者到此則自悔無知改爲仇而爲母矣其始以劫掠攻剽而至
者到此則轉羞孟浪變相尅爲相生矣遵斯道也人皆尙義俗

化澆漓烈士不使衝鋒神武惟知戒殺鏡清寰海砥直方隅繼
自今飛艇則惟商戰用於空中潛航則但海珍收於水底服物
便程而外無所用之若夫百生巨炮十里金城則直與劍戟鑄
爲農器耳是其以不折一兵不遺一矢而能措天下於和平者
也洋洋萬言聽者如入兜率之宮坐虎邱之席言下頓悟頑石
點頭清請益有心願得到石橋葵林（石橋葵林先生香港隱
居處）而修弟子之職先生以舟車雖便往返終迂乃即以其
所說者筆之於書並爲金剛般若馭世經一卷以授清意清不
惟將以自度且將以度人也清雖不敏不敢不勉矣昔須菩提
聽佛說本經至離相寂滅分第十四白佛言我從昔來所得慧

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言時乃至涕淚悲泣今清於金剛馭世
一經每誦一過見其不墜彼學要識梵言開滿樹之佛花奏諸
天之法曲震蒲牢之砰礚招銅山之遠聞感激涕零歡嘉讚歎
怡與須菩提同方擬付諸梨棗開士黎君已主輯印因記其緣
起以弁簡端時中華民國四年十月瓣香女史陳善清合十敬
書



第
一
卷



金剛般若馱世經跋

金剛般若馱世一經逍遙遊客不得已之作也先生義主大同以弭兵爲首務以不戰爲元勳以愛人爲修行以自治爲經世其本大同以立憲者具見於新政真詮一書洋洋數十萬言洞達人情勃窣理窟既詳且盡餘味曲包雖億萬斯年亦信其終無以易今茲國體將更之事吉凶禍福先生兀無一言則以今人此時言之最爲痛切者先生已言之於數十年之前也其書具在覆案可知政體本也國體末也不能立憲何取民主果能立憲何妨君主道在破除專制而已本之不務逐末奚爲此非本題且置勿論蓋先生大同之旨全球爲量包舉羣倫而靈貺

自甄貞期可卜不僅區區爲中國言也

黃帝掀髯長一歎姥姥原來未達觀〔去聲〕人心只曉記恩仇世事何曾分滿漢當頭除去專制名彈指便來安樂相批竅導郤有專書新政眞詮宜細玩黃帝在天最識字中華民又最稱庶當日一言契衆心登時萬國生和氣金心銀手訂和衷雷厲風行先兩事首勅赫城諸會尊議事局經歷員自後無庸議戰端兩邦如果有違言只作民間訟獄存決以陪審其事完次勅兵家戰務行克虜伯暗士郎自後無庸鑄戰鎗苟或不能盡免者不許攻人只自防警局足用卽收藏

此先生梨園娛老集一冊則天徐策第五首之詞也讀之亦足

以見其大同之爲量矣顧吾謂今之馭世一經爲先生不得已之作者何居當辛亥革命之初先生嘗致書於當時外交總長及臨時總統謂宜乘此時與列國聯盟此後止戰消兵永結和好國內師團盡行散歸巡警敦保安以恢拓商場擴張工業國際事遇有齟齬則惟取決於萬國和平會卽以各國公使爲陪審員選舉臨時主席以分曲直只罰償款不得威迫以兵戎不遵判者各國則抵制其土貨之流通以示決絕夫如是則不勞兵革而天下和同豈復有歐洲戰禍累及環球如今日者哉然其說未之能行也前清之季先生新政眞詮之作每出一篇皆郵寄王公大吏王公大吏雖韙其言而不能實行其意乃不

得已而爲新政變通之策返而專求之民智蓋民權之發達必
由民智而始成也其言曰

民者非有詮衡之掌也而一用其智則不啻職掌詮衡非有
喉舌之司也而一用其智則不啻職司喉舌非有專閫之寄
也而一用其智則不啻專閫相寄非有舉國之從也而一用
其智則不啻舉國相從

此新政變通之篇之言彼其時所謂不得已而作者也今金剛
馭世之經何以異是夫強橫兇暴之徒正其罪者惟有法律乃
法律既等於弁髦而背理蔑義者且日肆其恣睢而莫敢誰何
也則欲消吾心中之怨惟有暗殺然而暗殺之必不可爲者非

但謂我能爲之人亦能爲之也禍福萌於自心憎愛豈從他得出一時之情妄混三世以報酬歷萬劫而不消雖絲髮之無貸一大藏教舉果明因皆自心現量更無一法從心外至者人惟念念觀察自心可耳苟橫逆之來旣三自反而確知此物之無爲而至也則惟有敬而遠之庶幾彼妄人者有前倨後恭之一日如來之於醉象奮殺永嘉之於把火燒天所以禦之者如是如是番禺馮夏威以身命博泰西杯葛一語而不知梵檀之法早已見於三千年前之佛經也作者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微斯人吾誰與歸中華民國四年十月中澣梧桐山人田邵卹合十跋



卷之十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七上冊

金剛般若馱世經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義

金剛是喻般若。是法波羅蜜。此翻到彼岸。喻般若爲金。金以不變不壞爲義。般若爲剛剛。以摧壞萬物爲義。謂般若之體雜相離名。亘古不動。卽諸佛之自心。乃衆生之本源也。聞如來於第四時說般若經六百卷。金剛經乃其第一也。議者於六百卷之綱目。以通融淘汰四字攝之。蓋如來嘗於第二時在鹿菴轉四諦法輪。一篇內釋典略註篇末。

證諸小乘入有餘涅槃以未稱本懷由是第三時維摩彈
斥使其恥小慕大然後廣說般若一味談空專爲小乘人
融其所執通其所滯淘之汰之如滌穢器使之清淨然後
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注之也

般若乃梵語此翻爲智慧言智慧者破愚癡故當知智慧
與愚癡俱無定體悟此心故卽愚癡是智慧迷此心故卽
智慧是愚癡旣悟之人雖譏訶戲笑皆智慧也未悟之人
雖梵唄讀誦皆愚癡也故愚癡智慧特迷悟之分無定體
也經中言四相四見者乃一切相一切見之總名亦一切
相一切見之根本也惟相惟見根於虛妄故經云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然迷妄之習在根爲見在境爲相故經云我
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又云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且
我人衆生壽者之四相乃執相滯見之總名惟相見惟不
特迷者有之而悟者亦未嘗不遭其惑也苟非聖凡情盡
迷悟影消則相見二魔卒難消隕迷者四相謂妄認四大
爲我相離我視他爲人相衰風所觸而生厭離是衆生相
忽觸和風而生戀著是壽者相此四相乃迷妄之麤淺者
也悟者四相謂於所學習忽悟自心是我相久之悟迹旣
遣證理猶存是人相悟證俱消存有流別是衆生相擇於
流別知覺未忘是壽者相此四相乃學道人之細而深者

非深契密會者難與同日而語也然麤細淺深均同虛妄者謂般若清淨彌滿表裏澄瑩不受一塵只個不受亦不受迷固不可說雖悟之一言亦無地可寄矣所以有云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知此喻者迷悟四相不待言而遣矣

言四相四見是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者因執四大爲我就一個我上引起百千執著百千愛護離我視他爲人就一個人上引起百千分別百千取捨乃至遇衆生而發憎於壽命而長愛交馳虛妄起滅無從諸塵勞識因之而集

是故謂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也四相之義據直而說只是一個我人憎愛四種情妄夫人自古迄今馳逐去來於生死海中引起八萬種念慮如燈燄燄似水涓涓未有不自我人憎愛四種情妄之所交接者也或謂佛何不直以我人憎愛爲辭而曲言我人衆生壽者何也蓋如來指說一切名相咸有所因〔詳下八大經說〕若欲究其因總不能外吾情妄之說且人之與我卽是非之端匪必損人利己徇己排人也但說非他卽是我相或云非我卽是人相而不知大般若眞寂體味內而無我外而無人以至無衆生可憎無壽命可愛故三祖信心銘有云纔有是非紛

然失心又云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斯言曲盡闡其奧不必別有說也

或問無量劫施身之功何劣於般若章句方能一念之信其德何優對曰此義特破彼執相之甚者也彼雖施身不忘我相此雖一念之信而應念破諸我人較其住相離相誠霄壤之不侔矣如來豈欺人哉

經中言三際心不可得者蓋過去已過去於現在何可得耶未來又未來於現在亦何可得現在之心不住諸相當體空寂亦不可得此心於三際尙不可得云何於不可得心中執縛諸見而滯四相非虛妄而何

佛氏八大經於每經之骨髓處皆有特別要言以表之或見於原經或見於宗經者之評論俗所謂經膽是也楞嚴經以徵心辯見四字爲骨髓伸言之則玄樞密運靈鑑高懸也楞迦經以自心現量「又曰自覺聖智」四字爲骨髓伸言之則天理常存良心發現也圓覺經以空明寂照四字爲骨髓伸言之則覺徧自他圓周彼此也涅槃經以常樂我靜四字爲骨髓伸言之則不生不滅無去無來也法華經以開權顯實四字爲骨髓伸言之則能宣佛號卽是菩提也維摩經以解縛二字爲骨髓伸言之則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也華嚴經以菩提座三字

爲骨髓菩提座謂此心也伸言之則佛身充滿於法界普
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也至
金剛一經則以般若二字爲骨髓般若者大智慧也一按
般若二字於中華無名詞可以譯之姑譯爲智慧者須於
智慧字上加一大字其義方全一伸言之則爲無我相無
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十四字所謂四句偈也夫金
剛般若波羅蜜本經之五千餘字已爲大般若經六百卷
之骨髓乃於骨髓中再抉其骨髓焉結而爲十四字是此
十四字者足以括佛理之全也括佛理之全者言之固若
是其簡矣乎而不知括而又括則此無我相無人相無衆

生相無壽者相之十四字者僅當一公字耳公者大同之
圭旨也大同之圭旨由於自然不假勉強故雖公之一字
亦不容掛諸齒頰間以此言空空之至也以此入道道之
純也

人有日營萬善而其身於至道之體終覺其疎而不能親
者無他由迷悟之見不能了然也若欲了然則非熟誦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而體味之不可試以喻明之人有惡廁
屋之臭而燒香以熏之者則莫若置身於無糞穢之地可
也廁屋喻惡也香熏喻善也無糞穢之地乃至道之體也
人有怖幽室之暗而執炬以燭之者則莫若處於大明之

地可也暗室喻惡也執炬喻善也大明之地卽至道之體也復有懼冬日之寒冰而燔薪以解之者則莫若措躬於陽和之室可也寒冰喻惡也燔薪喻善也陽和之室則至道之體也復有畏荆棘之礙路而剪枝以修之者則莫若除根得清淨之區可也荆棘喻惡也剪枝喻善也清淨之區是至道之體也燒香有斷續執炬有滅燔薪有離在剪枝有作輟惟至道之體窮刳不變積世常存安有斷續起滅離在作輟之時哉此經以一空而休其心休其心則見道不見心矣是其宜誦者一

善致福惡致禍正合道邪合業此理昭然若黑白之不可

混真如淨境界中初無善惡邪正皆一念瞥生處失於照了而不得不有也以其有故則三界煩惱念念起滅無時暫息成住壞空循環不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興慈運悲垂教立化使人捨惡以從善忘善以合道捨邪以歸正忘正以會心不越念而三界空不動塵而煩惱盡復歸本際洞徹根源教化之權亦從而泯矣捨惡則斷恩愛遠利名脫塵勞滅貪欲捨邪則齊物我絕是非空見聞泯能所從善則守戒律修禪那趣空寂向菩提歸正則徹法源洞真諦契佛心合聖道至於邪正善惡會歸一念而此一念也復歸於空熾然作用一物不爲普利羣機無非妙用此其

卷三十一
宜誦者二

學子做工夫多爲昏沉散亂所障用盡神力屏除不去此
非筋力有所不逮實於本地風光忘其錯妄之根本耳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則爲吾人盡情揭露也吾人於無量劫
來爲客塵煩惱染習太重是昏沉散亂之根本吾人卽今
見色聞聲念念與諸緣作對其愛憎取捨之情起滅無定
是昏沉散亂之根本吾人最初一念要超生越死是昏沉
散亂之根本要參禪學道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希求無
上大菩提趣向涅槃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乃至於入世間
出世間種種法中苟存毫髮念慮莫不皆是昏沉散亂之

根本若根本既斷則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中間欲覓一
毫昏沉散亂了不可得矣是其談空之處迷悟胥忘也則
其宜誦者三

道有不可以言詮者則惟探其真際而已金剛般若波羅
蜜經所說皆真際也蓋真非色像不可得而見有見非真
際非境緣不可得而及可及非際真乎不可見而見之際
乎不可及而及矣其不可見之真廓爾無像不可及之際
洞然絕痕無像之真體之莫非神悟罔及之際會之惟有
心開然真非際外之真際匪真前之際但見真則必達其
際凡達際則必見其真是故真際者如來目之爲第一義

最上乘昔世尊初生時目顧四方乃顧此眞際也以手指
天地乃指此眞際也復云惟我獨尊乃示此眞際也已而
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夜半見明星悟道乃顯此眞際
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燈燈相續乃傳此眞際也至於臨
濟捲眞際於喝下德山揭眞際於棒端又豈特禪宗佛祖
爲然如三乘十二分教大小偏圓秘密開顯無邊法義種
種方便皆從眞際出生是則眞際乃佛祖所詣之根本法
門更無一法能過於此者眞際誠一心之異名矣此經乃
以實性爲指點使人見性以明心而眞際得焉則其宜誦
者四然此猶爲修持人而使之悟入者言之耳夫其談空

說妄如救頭然破有漏之藩籬碎無明之窠臼空濁惡之
險穽截生死之迅流此道既不假外求學佛豈果由他得
如是觀者金剛般若一經以個人修道而論誠爲驅病之
良醫回生之神藥抑知其更有進於此者實至大而不可
逾也蓋金剛般若不特可以修身且尤足馭世如來的知
其然是以棄萬乘之權而受擯辱於匹夫之手捨四海之
富而丐衣食於域內之民忘宮室之華而委形質於草木
之下泯道德之貴而歷辛苦於塗炭之中觀其所由莫不
痛以無邊衆生各各具此深遠廣大利欲根於情識卒莫
能制乃爲之尋源返本澈底澄清而說是經以爲馭世之

法無有善於此者也夫利天下則天下啓之害天下則天下閉之生天下則天下德之殺天下則天下賊之徹天下則天下通之窮天下則天下仇之安天下則天下恃之危天下則天下災之此固豪傑之金科聖賢之玉律也故馭世者莫宜於利之生之徹之安之莫不宜於害之殺之窮之危之也金剛般若之於世也只有利生徹安之吉而無害殺窮危之凶故持此以馭世者但見其爲人所啓爲人所德爲人所通爲人所恃而未聞其爲人所閉爲人所賊爲人所仇爲人所災也蓋以無所爲而爲之則理自殊也以無所作而作之則事自勝也理殊事勝則盡法界內無

一塵不在吾莊嚴之域矣故曰馭世之法莫如金剛般若也如來之初出而傳道也說四諦法明因果其說以謂山可移也方可易也一定之業一作禍作福其報應皆謂之業一不可逃也人或見仁者夭暴者壽逆者吉義者凶而不知其作於昔而受於今作於今而受於後也報應輪迴絲毫不爽操其說者亦庶幾可以起斯人之回向矣然而禍淫福善一二事雖若表白以誘生人未死之心而旋即不如其意況飲食男女一二人常若天縱以召萬物不平之氣而隱寓厚薄其間彼南陽貴人前世豈無屠伯而長平坑卒他生未必公侯且殺人者誅王法不容漏網乃風

雷水火百萬動新誰復能問冥冥中而察其因果哉以此
馭世雖曰福緣然而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此建寺度僧之
所以目爲小乘也金剛般若之說則異於是何則天下事
不外善惡兩途然善惡之迹世能別之而善惡之理世鮮
能辨人有以鞭笞怒罵爲惡能忍是惡而不加報者爲善
有以持刃殺人爲惡能受其惡而忘諸懷者爲善有以淫
蕩暴亂貪多務得爲惡以安舒靜默溫良恭儉爲善者有
以飛揚跋扈克伐怨欲爲惡以和光同塵毀譽隨俗爲善
者此皆善惡之迹而非善惡之理也金剛般若則談其理
而不談其迹是故事無大小無優劣但欲利人皆善也惟

欲利己皆惡也事或可以利人雖怒罵擯斥皆善善也事
或可以利己雖委曲承順皆惡也成敗利鈍進退存亡公
私之界判焉矣安樂人之所趨傾危人之所避而不知致
安樂者公也致傾危者私也獨奈何安樂傾危公私不辨
也福慧人之所欽禍殃人之所畏而不知生福慧者公也
生禍殃者私也獨奈何福慧禍殃公私不辨也聖賢人之
所仰盜賊人之所憎而不知爲聖賢者公也爲盜賊者私
也獨奈何聖賢盜賊公私不辨也濟世人之所嘉敗俗人
之所賤而不知能濟世者公也能敗俗者私也獨奈何濟
世敗俗公私不辨也是則善惡雖有其迹而非加以研究

其理必不可得也夫私之極而至於忘公者皆自有我人衆生壽者之見而來公之極而至於忘私者皆自無我人衆生壽者之見而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之四無其於馭天下之法昭然若揭矣天普覆而地普擎海普涵而春普育豈有他哉公而已矣而如來則之是故語其道則圓包三界洞貫十虛無一含靈而不與同證者也語其教則三乘十地之階梯萬行六度之品級無一衆生而不得其門者也語其物務則崇門大殿之開闢廣堂密室之優容雖一飯亦必考鐘伐鼓以警幽顯俾之均沾而悉被也語其救世則馬龍震耀於東西提童展發於南北雖八部亦必

同音說法彰明淨域使之脫累以求宗也人之所以不能
至於佛祖聖賢之地世之所以不能登於華嚴法界之天
者不行乎公耳不行乎公則其於人也靜則蘊乎憂思動
則涉乎禍辱達則長其罪惡窮則滯於下愚其於世也帝
則不聞其諦當皇則徒事乎張皇霸則但見其分爭王則
未睹其歸往由是三途六趣纏縛萬生斯世斯人卒無解
釋之理苟行乎公則平等自由可爲斯人券而大同至治
必爲斯世開矣金剛般若波羅經於我人憎愛四者無所
容其心不特無所容其心而且直同無其物其視有如無
而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者

是使天下凡有生之類不純乎其爲公而不可得也夫至有生之類雖欲不純乎其爲公而不可得則天下安有亂而不治之日哉故曰馭世之法莫此經若也雖然讀孝經以退賊天下必無此腐儒誦高王以停刑世間宜禁此迷信今以馭世之法歸於此經得毋言之過於高遠乎而不然也蓋無爲而等於有爲者謂去名而求實也有爲而一若無爲者則逆貌以從心也鄙人常欲抉出佛心以爲世用日者機緣旣值乃取此經參諸古德名論疏其大義並錄此經原文使持誦者玩索而有得焉然後批卻導窾爲金剛般若馭世經一卷使信受奉行者得其筌蹄庶不致

誦而不能悟悟而不能用也中華民國四年九月逍遙遊

客識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原文錄左

法會因由分第一〔說法聚會由此起因〕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啓請分第二〔善現長老啓請佛訓〕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最大之乘至正之宗）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

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

妙行無住分第四〔奧妙之行本無住著〕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
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
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
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
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
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自如之理乃見眞實〕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

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生正信心最爲希有）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卽爲著我人衆生壽者

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尙應捨何況非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空則無得寂則無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諸佛之法依此生出〕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
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卽非
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佛言須菩提若復有人於此經中
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
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
謂佛法者卽非佛法是名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只此一相本自無形〕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
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
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

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卽爲著我人衆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成就莊嚴淨明心地）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
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
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
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
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
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爲大不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無爲福勝分第十一（修無爲福勝於布施）

須菩提如恒河沙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諸

恆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受持正教天人尊重）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卽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當如此法承受奉持〕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離諸形相自得寂滅〕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卽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卽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卽爲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

卽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
卽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
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
蜜卽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
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
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
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
者相應生嗔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
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
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

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卽爲非住是故佛
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爲利益一切衆生故應
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卽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卽非衆
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
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卽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
人有日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卽爲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
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受持此經功德無量）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卽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

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卽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若能清淨業障盡消〕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

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卽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
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成佛究竟本無我相〕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
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
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
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
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不也世

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卽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

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卽爲非大身是名大身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卽不名菩
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
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
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須
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萬法歸一更無異觀」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
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
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
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
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
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
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
名爲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
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法身徧界通化無邊）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

人是以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是以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一〔色相皆妄離妄見性〕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卽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法無可說所說非法〕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何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有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卽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悟性空故無法可得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以清淨心行諸善法〕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卽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卽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福智甚大無物可比〕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
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
讀誦爲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
譬喻所不能及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聖凡同性化無所化〕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衆生須菩提
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
如來卽有我人衆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卽非有我而
凡夫之人以爲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卽非凡夫是名凡
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清淨法身非屬相貌〕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
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
轉輪聖王卽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
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

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依法修持不應斷滅〕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一塵不染何貪何受〕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

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眞性寂靜不假威儀〕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二〔一合之理實無有相〕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卽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卽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卽非世界是

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卽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是名一見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卽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如是知見法相不生)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卽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眞分第三十二「應現設化亦非眞性」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佈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七上冊終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八下冊

金剛般若馱世經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逍遙遊客錄此經已畢乃復伸其論以爲馱世之方曰佛
所說諸大經無一而非出世間之道金剛般若波羅蜜一
經尤其顯然者也惟其爲出世間之道故其所說無不與
入世間者相違入世間者以世界爲世界而此經則謂世
界者非世界是名爲世界入世間者以色身爲色身而此
經則謂色身者非色身是名色身入世間者以衆生爲衆
生而此經則謂衆生者非衆生是名爲衆生入世間者以

福德爲福德而此經則謂福德者非福德是名爲福德以
入世間之所謂是者一切而謂之非入世間之所謂非者
一切而謂之是夫入世間之道所以馭天下者有大法焉
道德仁義禮樂刑政是也心通之謂道心正之謂德心慈
之謂仁心平之謂義心中之謂禮心和之謂樂心直之謂
刑心明之謂政凡所以治天下而使之整綱飭紀攸敘彝
倫者無過於此而自出世間者觀之則此數者皆虛妄而
已矣顧吾謂金剛般若足以馭世者何居將謂般若離一
切相而不礙諸相發揮般若離一切名而不礙衆名出現
以其無礙遂謂其足以馭世乎夫相且無矣更何能以無

相之相馭天下之有相名且無矣又何能以無名之名馭天下之有名且般若之體圓圓則人或假其渾融以犯其體般若之用大大則人或借其虛浮以撓其用般若之道普普則人或藉其包涵而壞其道般若之功博博則人或乘其荒渺而阻其功以此馭世恐其反爲世所馭耳雖然吾嘗於馭世之法有以觀其深焉蓋馭世之法罷輒之不可操切之尤不可也任放之無濟決裂之愈無濟也平康正直之風所謂無爲而治者歷千年而不能以一邁而剛克柔克洪範之說雖曰用中於民亦終不能使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者之胥歸於悅服此大同之理吾所以但聞其

語而歷披史傳未觀其時不得已而求之佛之所謂般若者庶幾其有可希望焉夫佛之所謂般若者奧妙深密不可取不可求不可知不可見三世諸佛於無所證而證者般若也十方菩薩於無所了而了者般若也歷代知識於無所悟而悟者般若也參玄上士於無所學而學者般若也然諸佛雖證而不宰其功菩薩雖了而蔑居其德知識雖悟而莫觀其縱上士雖學而莫測其狀以至山河大地器世根身萬象森羅並行不悖亘今窮古莫能髣髴而測其端倪者皆般若之道之爲之也翳諸衆生深沉欲海佛之大般若雖實未嘗或見其少間而彼凡夫者猶復念念

遷流念念起滅念念輪轉念念攀緣其顛倒而夢想之也
如瞽者居太陽之門聾者住雷震之窟終身由之而竟莫
知般若之聲光震耀也者由是三百餘會之玄談千七百
祖之絕唱皆純以一味清淨般若融爲善見神藥「善見
卽須菩提」俾瞽者明聾者聰壅者通執者化此大般若
經六百卷所由作而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之五千餘言
志其要也然其於空門求宗之旨雖大放厥詞而於賢劫
泛應之方則未嘗道及乃吾謂其足以馭者蓋深求之而
有所得焉夫佛之道無論其爲出世間入世間者說法其
要不過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相需而見相撈「姊末切相

排逼也」而成我之於人而欲得自由平等也則必使人
自由平等人之於我而欲能自由平等也則必使我自由
平等收則雙收放則雙放敗則雙敗成則雙成不能側重
於一面而或有所偏然而自古以來普天之下人心之不
齊也志同之互異也好尚之各別也風俗之難同也意見
之偶然其相違也精神之偶然其未歲也謠詠之偶然其
動聽也情勢之偶然其變遷也好惡之當否之或未能審
也喜怒之重輕之或未能擇也偏袒之人情之或未能化
也疑忌之性質之或未能融也非幾之貢冒昧乘之其流
也鮮有不衆暴寡勇威怯貴凌賤富欺貧而失其平等自

由者矣故夫家庭之變起鄉鄰之械鬪種族之相殘列國之紛爭變故多端莫不因於失其平等自由之所致俗家如是教宗亦然且性命者俗之所珍而僧尼尤重則以性命者佛之舟航也佛之梯級也佛之家舍也佛之飲食也蓋凡所以造乎真如之域者匪舟航無以越生死之潮流匪梯級無以搆涅槃之位置微家舍何以收飄零暴露之狂蹤微飲食何以濟饑餒孤虛之陋質昔之人求願樂之半偈保所重之全軀以性命故也托半腰之積雪逃五熱以存身爲性命故也他若臨寢食而終不暇顧對寒暑而安其有餘或降己爲童奴或捨身爲牀座或負舂半夜而

腰石或坐破七個之蒲團或視利養如游塵或棄功名如涕唾或千魔萬難益勵之以精勤或積世多生頓相忘其惰懶或歎隙陰之易過或驚幻影之忽遷或身世兩忘於苦樂逆順之場而不知其禍福或形影相吊於空閒寂寞之底而不見其孤熒或學浮山典葉縣之厨或學演祖司白雲之磨或學楊岐總院事而十載奔馳或學神照問經王而三年剝折其爲學而孜孜不倦修身而矻矻窮年坐使正道有末世之談跋鼈來千里之喻人無上中下三根之端的法無正像末三時之等差者苟非性命之根深那得燈傳之永續夫是以守三條椽據七尺單圓悟聽雞於

日中子韶聞蛙於月下瀉嶠撥火洞山渡溪靈雲見桃而
更不疑香嚴擊竹而忘所自德山遇紙燭之滅會通逢布
毛之吹乃至讀四庫書記一藏教長聞畫角勤洗鉢盂細
末將來從這裏入凡其望影而脫聖凡之羈鎖迎刃而具
嚙齧之玄機者皆其險阻艱難此身留得乃有此一旦之
神悟而豁然貫通也準是一觀則肇法師所謂五蘊身非
有四大本來空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者全爲出世間
者之開權顯實而言不能與入此五濁惡世之情事相提
而並論也然則佛之所以馭世當必別有其方矣夫揚法
舸而濟迷津持寶炬而明覺路應病投藥爲無上之醫王

含乳調酥作羣生之慈母此法王之至仁也然馭者尙機
變雖至仁用弗著也演涅槃則智超三界臨法會則天雨
四華法鼓暫鳴而天魔稽首獅子一吼而外道摧鋒此法
王之神力也然馭世者尙淡定雖神力用弗著也聞者甘
露入頂悟者慧水灌心含生抱氣之倫蠕動翾飛之衆莫
不掌合腹內思聆十善之音聲唱鼓中遙領四天之說此
又法王之教化也然馭世者尙控縱雖教化用弗著也始
於自載終於載人使迷宅者知歸俾訪道者識路智珠法
鑑人人可持四忍五明家家有望此又法王之功德也然
馭世者尙沉幾雖功德用弗著也所以然者馭世如禦敵

非有以勝之則必爲其所敗矣此吾所以獨有取於金剛般若波羅蜜一經也何則般若如太虛空世間所有色法入之而無不容以其能容也而善惡邪正無不顯豁呈露焉般若如大圓鏡世間所有相貌臨之而無不照因其善照也而妍媸美醜無不誠中形外焉加以金剛者如大火聚世間所有形器嬰之者莫不遭燒金剛者如太阿鋒世間所有物像觸之者莫不被其壞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其金剛般若之謂乎其經名曰波羅蜜波羅蜜者到彼岸也蓋信乎其爲波羅蜜矣此非徒托空言也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其所以勝者威而已矣威之

於天下有二所謂二者有道德之威有權勢之威道德之威出於天權勢之威出於人出於天者服其心出於人者服其形耳然服其心之威不特威之於閭內使風行萬里之外亦威之又不止威之於今日將聲傳百世之下亦威之今所論者天威也夫不戰而屈人神武而不殺者亦可謂無敵於天下然屈人而曰不戰猶有或戰之虞神武而曰不殺猶有或殺之慮若夫永不戰永不殺而能永無不勝而其勝也並不言其所以勝之功且並不知其所以勝之力以此而名馭世是誠得馭世之三昧此波羅蜜之名所以必屬之金剛般若一經也茲特將此經所以馭世之

法揭之於左使誦是經者勿忘其用焉不忘其用則知佛雖依賴外護以成其法而於中實有操縱自主之權而無成事因人之弊

僧子榮註金剛經引智度論三卷云如來臨入涅槃時告阿難言十二部經汝當流通復告優波離言一切律戒汝當受持阿難聞佛付囑心沒憂海時優波離尊者語阿難言汝是守護佛法藏者當同佛來要事於是優波離尊者同阿難往問世尊四條事第一問一切經首當置何言答曰一切經首當置如是第二問以何爲師答曰以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此云戒第三問依何而

住答曰皆依四念處而住四念者一觀心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性法空四觀心無我第四問惡性比丘如何共住答曰惡性比丘以梵壇治之此云默擯按梵語梵壇者猶中國言默擯默擯者正如黃魯直云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百戰百勝不如一忍擯者敬而遠之之意此處惡性比丘之道也又按檀翻譯名義作壇梵壇此云默擯梵壇令治惡性車匿五分云「按佛書律分五部表佛滅後初五百年諸惡比丘分毗尼藏爲五部也」梵壇法者一切七衆「按大論云佛弟子七衆一比丘二比丘尼三學戒尼四沙彌五沙彌尼六優婆塞七優

婆夷」不來往交言若心調伏爲說那陀迦旃延經今離有無卽入初果文見闡釋迦注又按梵檀者今泰西言杯葛言華人抵制庶幾近之

由此言之佛之所以得綿其道傳之永刼而不墜藉以衛身而有餘橫暴不敢侵奸惡不能害由其每遇惡人有敬而遠之之一法所謂梵檀也持梵檀之法則凡爲佛子者用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刼有爲雖僞卽之而大業方成無爲雖空離之而慧心自朗者此也夫是以先乖後舍處困而享遠通法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崇高之位亦已目空

卷之三

皇極在宥生民矣此金剛般若波羅蜜一經所謂荷擔如
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彼歌利王割截佛身之說佛
不過於成事處而言體空於隨緣處而談不變耳豈必學
沙門道遜抵鋒冒刃引頸待斫哉近世哲理大明而佛理
轉晦余常謂有哲無佛則雖功蓋天地亦必罪積邱山故
曾爲佛理哲學一書將以心理物理分道揚鑣而莊嚴斯
世也若華嚴若圓覺若維摩若楞伽皆已著論以非急務
故未次第刊刻若涅槃楞嚴兩經則約略揭其大意登於
梧桐山二三集中矣「涅槃經論爲李梅史作楞嚴經論
爲廉惠卿夫人吳芝瑛作夫人手寫楞嚴帖極佳」佛氏

諸大經中只餘法華金剛未及評隲法華者自佛法東來而梵華三譯童壽首闡精微性理交融智者暢敷妙義可謂寶鏡絕纖塵之翳慧燈耀沙界之光矣然其所說實非時務之需至謂去聖時遙歧途日廣嚼文者妄成障礙闢解者或落頑空然而直指以決疑執中而解惑則前清光緒之季已有鼎湖獻純大師妙法蓮華經性理會解之作惟金剛般若波羅蜜一經談空第一獨惜其於空中過渡之處入世出世之交尙欠彌縫不無缺憾況近世有強權無公理之說盛行充其量足以打爛地球殲滅人類「此番歐洲之戰德之攻比利時安華合也炮聲猛烈德國某

著名天文家謂地球之緯度因而震動云日本某天文博士和之謂此事可信其有若震動而至寒熱帶移易則人物敗壞世界沉淪」而如來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必致隕墜於地而無荷而擔之之人矣無惑乎說者謂今日之世界一擾攘之世界也一混亂之世界也貧者而富者欺焉賤者而貴者凌焉愚者而智者役焉怯者而勇者威焉盱衡斯世只強權何有公法哉夫豕羊輒遭虎狼之食魚蝦每被鯨鯢所吞虎狼之食豕羊也鯨鯢之吞魚蝦也強權也處於強權之下豕羊不得不爲虎狼所食魚蝦不得不爲鯨鯢所吞不爲虎狼而爲豕羊欲免虎狼之

食也難矣不爲鯨鯢而爲魚蝦欲免鯨鯢之吞也難矣然是說也爲貧者賤者愚者怯者言之使其勉強學問勉強行道以日進於富者貴者智者勇者之途可也若謂豕羊不欲虎狼之食也必須自爲虎狼魚蝦不欲鯨鯢之吞也必須自爲鯨鯢則決乎其不可蓋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者皆以道德言非權力之謂也苟以權力則強者遇更強者而必敗更強者遇至強者而復輸且強者無所謂至也今日爲至強異日有再強者出則所謂至強者亦將俯首帖耳降心以聽其寢皮食肉焉是率天下而爲猛鷲之禽獸耳哲理科學何取乎此法莫善於曲突徙薪功何尙乎焦

頭爛額因取佛氏金剛經之荷擔要旨作馭世篇補綴於
後使誦是經者並誦之而得其用焉

金剛般若馭世經如左

逍遙遊客著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兜率宮離恨天與文殊普賢諸大士諸菩
薩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全球十六萬萬人俱爾時阿
難結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已畢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
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自希有世尊入般涅槃三
千年後強權說出荼毒生民平等自由掃地以盡阿耨菩提荷
擔無所維我世尊如何挽救佛告阿難汝試說之當爲汝解諦

聽諦聽

於是阿難白佛言蓋聞湛然長往雄包混沌之源寂爾無生覺到氤氲之表此多陀阿伽陀之所以爲先德倣同也是以棄四天下而飄流捨萬乘尊而乞食乃有陳稀倡亂魏豹稱雄空拋鐵券勳名妄覬金陵王氣建瓴勢集手提百二山河鞏石基成臂使八千子弟是其以朝綱變易國祚遷移而壞人之自由平等者也世尊於此其奈之何佛告阿難斯人也欲界元凶刼途宗主是中天子魔也是惡比丘也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惡心既然降伏是謂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阿難白佛言蓋聞慧照朗升恩光曜於八極法雲普蔭靈

相徧於十方此阿羅訶之所以爲福田堪作也是以手拋白象而不鬪射穿鐵鼓而無爭乃有甲蹲是矜鼎扛自負淚彈翻爲笑彈無煙繼以毒煙郊遂徵兵括到黃童白叟地天運智機成魚躍鳶飛是其以龍自天來虎憑風至而壞人之自由平等者也世尊於此其奈之何佛告阿難斯人也紅羊黑刦白馬銀濤是中將帥魔也是惡比丘也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惡心既然降伏是謂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阿難白佛言蓋聞一塵不染闢樂國於人天三界是超扇元風於今古此三藐三佛陀之所以爲法界徧知也是以啓億萬法之眞如證前後生之因果乃有八州都督六郡藩封孫吳

兵法未諳劉項雄圖妄啓韓彭罪大應遭菹醢之誅安史兵強
甘起蕭牆之禍是其以題名割據道履窮凶而壞人之自由平
等者也世尊於此其奈之何佛告阿難斯人也羆虎居心豺狼
成性是中強藩魔也是惡比丘也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
惡心既然降伏是謂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阿難白佛言蓋聞皓月清池洗塵襟之至集晨鐘暮鼓回
夢境之愚頑此鞞多遮羅那三般那之所以爲果顯因德也是
以苦諍則原名大智輓語實本屬仁慈乃有河北強梁關東大
俠荆軻酈醕市井郭解馳驚閭閻刃挾鋒鋌愛試東洋之劍丸
探赤黑偏崇後漢之風是其以舊恨新愁襲讎報怨而壞人之

自由平等者也世尊於此其奈之何佛告阿難斯人也縱橫自負然諾是矜是中游俠魔也是惡比丘也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惡心既然降伏是謂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阿難白佛言蓋聞衆生不諂梅無仰面之花淨域是依竹有凌霄之節此修伽陀之所以爲妙往菩提也是以聲色無礙乎希夷人我不妨其淡薄乃有名纏縛脚利鎖關頭荆榛隊裏葛藤水月光中幻影對人饒舌豈接引之婆心到處呈身半逢迎之鬼伎是其以巧言賣友譏諂要君而壞人之自由平等者也世尊於此其奈之何佛告阿難斯人也垢濁祖庭塗污慧命是中奸佞魔也是惡比丘也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惡心

既然降伏是謂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阿難白佛言蓋聞日月重輝握仁王之寶鏡雷霆並銳轉
梵帝之金輪此路伽憊之所以爲通眞達僞也是以總羣生心
而俱攝率法忍力以皆空乃有巨蠱神姦元惡大慙跋扈將軍
之號假王老舅之稱命在何時孺子求恩阿父志存篡弑肺肝
如見路人是其以矯誣帝天詐稱讓禪而壞人之自由平等者
也世尊於此其奈之何佛告阿難斯人也窺竊神器包藏禍心
是中權臣魔也是惡比丘也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惡心
既然降伏是謂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阿難白佛言蓋聞相原無相聖凡莫展幽微空不盡空愚

智鮮通要妙此富樓沙曇藐婆羅提之所以爲化攝道從也是以光如水上之祥蓮朗似星中之皎月乃有李牛派別洛蜀黨分朝局黑白奕棋人情玄黃水火東林復社易興瓜蔓之抄北海高朋動致株連之禍是其以部分南北情尙比周而壞人之自由平等者也世尊於此其奈之何佛告阿難斯人也入主出奴分門別戶是中朋黨魔也是惡比丘也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惡心既然降伏是謂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阿難白佛言蓋聞莫著意花弘慈心於上善爭扳勝果察慧眼於中乘此舍多提婆摩菟「奴侯切」舍喃之所以爲應機授法也是以海殿龍宮而作訓祇園鹿苑爲常談乃有巧宦殉

財計臣牟利爲付妖姬檀板苦搜園囿茅檐秦國纏頭錢奉三百萬貫念奴繡口管吹二十五郎是其以邪盜奸淫酒色財氣而壞人之自由平等者也世尊於此其奈之何佛告阿難斯人也慾心無饜谿壑難填是中淫侈魔也是惡比丘也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惡心既然降伏是謂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阿難白佛言蓋聞無爲瞋恚金山不畏泥封任彼波濤玉水定然澄澈此佛陀耶之所以爲覺悟歸真也是以不住相而行布施常隨緣而爲修證乃有當街赤棒南面癡牀延年屠伯之名溫舒虎冠之吏飛鳧入境誰知密布羅鉗露冕觀風早已

暗張吉網是其以嚴刑峻法刻貌刮肌而壞人之自由平等者也世尊於此其奈之何佛告阿難斯人也例竟門開王章冊案是中鬼王魔也是惡比丘也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惡心既然降伏是謂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阿難白佛言蓋聞智火潛燒返眞常以寂照戒香薰習出白淨於泥塗此路伽那陀之所以爲獨尊三界也是以禁亡猿而固圈檻收狂象而慎環拴乃有陳勝丹書桓平金簡天寶乞兒向火淮陽假子趨炎鳥指爲鸞所恃世民未遇犧將身代幸逢天后昏庸是其以順旨阿諛寡廉鮮恥而壞人之自由平等者也世尊於此其奈之何佛告阿難斯人也朝秦暮楚露醜呈

乖是中煩惱魔也是惡比丘也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惡心既然降伏是謂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阿難凡茲十惡顛倒百心正受胥歸惟憑善馭是故以端謹心馭邪淫心以建設心馭破壞心以節戒心馭狂縱心以振作心馭頹靡心以惜身心馭貪財心以和平心馭嗔怒心以醒覺心馭癡迷心以智慧心馭愛欲心以老老心馭不孝心以長長心馭不悌心以無欺心馭不忠心以誠格心馭不信心以恭敬心馭無禮心以循理心馭無義心以清介心馭無廉心以自愛心馭無恥心以積德心馭爲惡心以利濟心馭殘賊心以匡扶心馭陷害心以仁慈心馭暴戾心以謙遜心馭傲慢心以損

抑心馭盈滿心以儉約心馭驕奢心以勤慎心馭怠忽心以坦
夷心馭危險心以忠厚心馭刻薄心以陰德心馭冤枉心以寬
洪心馭褊窄心以果報心馭謀奪心以禍患心馭鬪狠心以誠
一心馭多疑心以正直心馭委曲心以勤勞心馭懈惰心以悠
久心馭無恒心以始終心馭反覆心以好施心馭慳吝心以自
然心馭勉強心以安分心馭非望心以公正心馭偏私心以大
度心馭齟齬心以謙言心馭邪說心以正教心馭異端心以望
治心馭倡亂心以神聖心馭狂妄心以清淨心馭凡俗心以祥
和心馭兇悍心以好善心馭蔽賢心以守己心馭僭分心以獨
立心馭倚賴心以恬退心馭利欲心其或馭之不得而有害於

自由平等者皆示之以梵檀惡心自然降伏惡心既然降伏是
謂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說是經已二祖阿難及
文殊普賢諸大士諸菩薩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
世間天人阿修羅全球十六萬萬人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
奉行

釋典略註

苦集滅道署爲四諦苦謂生死老病集謂集聚骨肉財帛之
類滅謂壞滅道謂修行 四大謂地水火風 佛在西土凡
二十八傳至中國凡六傳故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 聲聞
緣覺菩薩爲三乘聲聞以四諦爲乘緣覺以十二因緣爲乘

菩薩以六度爲乘 佛教部類開十二分一長行二重頌三授記四孤起五無問而自說六因緣七譬喻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廣十一未曾有十二論義 欲界色界無色界爲三界亦名三有此三界中因果不忘故名爲有 十地者一歡喜二離垢三發光四焰慧五難勝六現前七遠行八不動九善慧十法雲 六度者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靜慮六智慧 八部者一天二龍三勇健四香陰五無端正六金翅七疑人八大腹行 三途者火血刀也又曰地獄餓鬼畜生 六趣亦名六道一天二人三修羅四地獄五餓鬼六畜生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正也

藐等也三菩提正覺也 摩訶薩梵語卽華言心廣不可測量之意 無餘涅槃者無餘謂此外無餘也涅槃不生也槃不死也 普天之下謂之小世界一千小世界謂之小千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以三次言千字故云三千大千其實則一大千耳按一大千世界卽十萬萬吾人所見之小世界也 七寶者金銀琉璃珊瑚瑪瑙赤眞珠玻瓈 阿蘭那卽無諍也 須彌山高廣三百三十六萬里爲衆山之王 阿修羅者阿無也羅衆也卽不修之衆生魔王等類是也 三十二相莊嚴端好指全身而言俗解謂頭如何脚如何未免太拘蓋佛不一佛相不一相也 初

日分謂早晨中日分謂日午後日分謂晚間蓋西土之言如此佛生其中而從其方言也 梵語阿僧祇華言無央數梵語那由他華言一萬萬 慧命須菩提者慧以德言命以壽言卽長老之異名也 轉輪聖王卽四大天王管四部洲如車輪之轉邪道外道也 天雨四華者一曼陀羅華此云適意亦云小白二摩訶曼陀羅華此云大適意亦云大白三曼殊沙華此云柔善亦云小赤四摩訶曼殊沙華此云大柔善亦云大赤 十善者一不殺而放生二不盜而施食三不淫而梵行四不妄語而誠實五不綺語而質直六不兩舌而和諍七不惡罵而常軟八不貪而清淨九不瞋而慈悲十不邪

見而說因緣 四天四種天也一世間天二生天三淨天四
義天 四忍者一伏忍二順忍三無生忍四寂滅忍 五明
者一明世間文字聲教二明世間工巧技藝三明諸病醫治
之方四明法因以辯真僞五明五乘因果教理 梵語三昧
華言止見謂遠離邪見也 佛有十種通號一多陀阿伽陀
此云如來謂倣同先德也二阿羅訶此云應供謂堪爲福田
也三三藐三佛陀此云正徧知謂徧知法界也四鞞多遮羅
那三般那此云明行足謂果顯因德也五修伽陀此云善逝
謂妙往菩提也六路伽憊此云世間解謂達僞通眞也七富
樓沙曇藐婆羅提此云調御丈夫謂攝化從道也八舍多提

婆摩寃舍喃此云天人師謂應機授法也九佛陀耶此云覺者謂覺悟歸真也十路伽那陀此云世尊謂三界獨尊也十惡者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四妄言五綺語六兩舌七惡口八貪欲九嗔恚十愚癡

胡翼南全集卷五十九上冊

書札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與孫中山書

中山先生有道民國軍之起也如春霆如旭日如太陽之沃霜雪如大旱之現雲霓水未到而渠成風乍吹而響應稽之史冊亘古未聞所以然者題爲民主已立於常勝不敗之地而熟謀後動構會逢機因種廿年果收一旦其功效固當如是也自非有險詐者出於其間則此一舉也直不啻相見以天誘彼滿人同歸大道定當棒喝頓悟驀地回頭一矢加遺理所不必然而

書

札

卷五十九

與孫中山書

一

先憂後樂尤彰救世之忱好事經歷愈保他年之慶何則天下
未有人人同心而其事不成者亦未有人人効命而其戰不勝
者今爲敵計縱使內用李斯商鞅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卒亦
難爲役而況士盡離心人無鬪志者哉說者謂乙未之歲獨虎
猶挾如一木然槩櫓不備欲以撐天宜其不足也辛亥之歲六
龜已藏如一劍然橫磨十年以之屠豕宜其有餘也符讖之言
原不足道聊博一噓耳所望北伐收功南風解愠前驅者顯徐
常之神勇集事者展陸賈之長才聚米觀情推枰決策破其專
制白山之妖雪驚飛還我自由黑水之陰霾盡散先生則指揮
如意默運神機轡攬澄清輪扶大雅香江翹首欣忭奚如僕義

主大同心懷至治際此昌期聿應尤思進我深言以謂通工易事相助爲理者一國國內之情亦天下環球各國相與爲國之情也夫事愈推則愈廣力愈合則愈宏誠使天下各國之人融其畛域忘其形色惟以自由爲主彼此皆相生而不相尅相愛而不相憎視己猶人冲融和會相與通力合作酌有濟無以共開宇宙之豐功以擴張斯人之幸福攀天堂如塵土化鄙陋爲莊嚴洵如是也世界之歡娛曷其有極此鄙人之所謂大同至治也或謂大同至治者堯舜其心孔顏其行豈能旦夕望之於天下各國之人人而不知其中有握要之圖而天人德性之事非所遽及焉但使各國聯盟永敦和好相與銷兵弭戰惟專辦

巡警誕保治安以廣營商務工業如兩國遇有齟齬爭執以或橫逆衝突者則倣赫城法開萬國弭兵公會公舉臨時主席全用和平了結之法卽以各國公使爲陪審人員而判斷曲直只罰賠款無得興動兵戎不遵判者諸同盟國則用抵制其商貨之法以絕之如此則殺伐兇殘之慘必不復見於人間矣而各國年中軍火兵費造艦製械等項除用以添辦巡警外以之營業軍人則還作四民如此則人皆生利而利無不興矣其有開闢疏鑿等事不論當於何處而工程浩大利益廣遠者各國則科合貲力以成之務使功均利普如此則路皆坦蕩國盡和親大同之基卓然成立由此而進邇治可期矣大同至治之理詳

於近日拙著梨園娛老集及伊藤歎詩卷至所以著此等書之
原因則前寄李提摩太博士一書述之備矣今謹附呈乞爲賜
目日前致伍秩庸書不過欲效愚者之一得耳至新漢樂府一
篇懲前毖後實爲此時堅定人心起見而作筆雖拙矣望爲廣
傳今日北伐之軍鄙意務宜廣集加以訓練功成而後除中央
政府所需定額軍數外可散歸各省巡警隊而有急需兵仍可
調用也故此時之兵多多益善他日以兵辦警則人無冗員其
費亦省矣近讀借款大論及堪馬李君灌輸自由之說雖不明
言大同而實已盪大同之腦夫惟非常之人乃能成非常之業
勉之勉之毋令僕徒爲螭吻之好望也肅此卽請道安希爲荃

照不宣

附孫中山覆函

周字傳來言知陶弘景必無能致之理拜讀華函并大箸三冊崇論閎議欽服無已此次南軍崛起朔虜敗北幾月之間使東南半壁氣象一新者自是我族茹苦含辛久困必亨之所致文何功焉所願虜酋知機及今遜位不勞兵力克底共和還大漢之河山免生民於塗炭則文之志也來教主張大同尤見婆心濟世蒙雖未逮敢不勉旃

致伍秩庸書

民國軍之起爲反正也將來政體則共和國體則民主舉數千年來篡弑攘奪殺伐兇殘之慘掃而空之使不復見是蓋太平萬歲開宗明義之第一章開闢至今撥雲見日之第一世微特漢人之所望抑亦滿人之所思微特中國之所欣抑亦外國之所悅觀於羣雄之共守局外蒙古之獨立毅然概可知矣按孟子所稱天時地利人和今民國軍皆合而有焉是宜兵不血刃人不驚惶檄不再傳馬不更秣指揮如意而成此普天同慶之功各省之聞風自立以待命其兆亦已先呈矣乃有明知天意之不可回人心之不可轉而猶倒行逆施以冀僥倖於萬一者

禍福不分利害不別名聲不顧殺戮不辭是非奴隸性質至此猶存乎察其所爲不外一私私之所蔽雖與之披肝膽叩本心質鬼神誓天地彼必不信猶以爲東帝西帝南王北王四分五裂昔之人以智馭術取者今尙可行於文明大啓之時哉是其誣罔一世之人心者其罪尙淺而其反對一世之學術者其罪獨深也異日者一國之內同室操戈剎那之間反側頓起亦必由是私之不泯勢必至此然則破之者亦惟使其私之不能成而已矣厚集兵力以奪其魄聯絡一氣以形其孤多用間諜以發其奸宣昭大義以彰其詐始事諸君謀定後動應智沉幾熱血豪懷琴心劍膽知必有以善處之矣而竊欲獻一言焉今之

所爭爲推翻政府而政府則滿人之政府非漢人之政府也然則滿漢相持之下言和等事漢人不能爲滿人代表猶滿人之不能爲漢人代表使滿而代漢或漢而代滿則人必疑其有賣放之奸或則疑其爲反間之計故必滿以代滿漢以代漢直接施受然後彼此無猜羣疑可釋苟將此義先行佈白則彼之居間把持者自知無功之可居無利之可得而其私心之必不能以遂也當亦廢然自返矣昔宋之亡也元巴延使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復令呂文煥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而出略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云云

見通鑑輯覽第九十四卷四十六頁

今之把

持者其人歷史正與文煥同是滿清用人既已大錯特錯深願

民國軍勿踵其錯而爲後世之累也先生爲垣五十四年前英

文之業師自愧生性疎懶甚少追陪杖履然而身居物外心切

寰中仰折衝樽俎之才勝似萬家生佛讀慎食衛生之卷如逢

三島神仙茲值交涉方殷詞才最亟尤望先生運旋轉乾坤之

手心行乎天之一周暢箴雖今古之言名極乎地之九有爲中

華植平等自由之福爲寰宇立大同至治之基垣不啻拭目以

俟之馨香以祝之矣月前不揣固陋爲新漢樂府十二章名曰

世界反正篇純用排拶法以明專制之毒正宜於此時洗刷淨

盡也今雖尙未至功成作樂之時然爲期當亦不遠則以之堅

定人心似亦必不可少伏望登諸尊處大報館廣爲傳佈垣雖不能披堅執銳猶欲以筆代舌使聞風者有進無退庶幾盡我區區也肅此肅請道安

再答伍秩庸書

捧誦還雲如親大教緬懷道範尤切遐思新政府成立而後讀電告各省及表佈列邦之文誥一則提綱挈領碩畫井然一則籲衆呼天情眞語摯按切時勢感動天良無過於是乃知民主作用與前朝專制君主以虛文籠絡天下者迥乎不同也今者滿清之遜國終成漢土之共和已立民權之色變作風雲兵氣之光銷爲日月甲猶掇乎北伐琴已鼓乎南風攬轡澄清空諸

前古矣而非大才幹濟洞中機宜者曷克臻此按外交法政二者實爲和衆安民之要領今得先生以爲指南是誠締造邦基之幸_垣不敏常懷大同之念深願環球各國聯盟干戈永息如兩國遇有爭執則開萬國和平會審斷至時公舉全權會長以主其席卽以各國公使爲陪審員判斷曲直只罰賠款不許興動兵戎不遵判者各國則用抵制法絕其土貨之流通如此則天下之戰禍息人民安矣各國單辦巡警務使遠至邇安而年中所省之永陸兵費則以用推廣生財之藝業如此則天下無困窮人民皆仁壽矣似此之法近亦有欲倡行之者然而事體重大必須賴平時機今幸中國反正忽然萬邦矚目而知專制

強權之必不可恃也此實爲天下和戰轉樞之機關垣以爲宜
乘此經綸擘畫之時約環球各國永訂和好從此修文偃武只
憑公理而行惟以道德相尙由是鎗炮鑄爲農器戰艦改作商
航合全球數千百萬太平無事之兵丁從事於開物呈功之實
業將年中億兆京垓虛糜無謂之軍費張擴其厚生利用之經
營洵如是也世界之莊嚴應操左券尙何有於植民均富者之
煦煦以爲仁子子以爲義哉夫天下雖紛無有不底於和平若
一者也以拿破崙之智勇而不能撓列國之民權以英吉利之
雄強而不能遏美邦之自主民權自主爲守國之方針保邦之
命火強弱雖異輕重則同固無論矣若夫普法之尋仇也地割

款償爲古今之最烈而近乃相好逾前俄日之搆釁也攻堅破浪爲宇宙所震驚而今且訂成協約由此觀之誠與正者事事物物之終始出百詭而後歸於一誠不若純以一誠而消其百詭試千奇而後返乎一正不如專以一正而化其千奇向使普法日俄知兵戰凶危不宜嘗試而一出於和則省費安民早臻極樂無事於國耗民殘之後始悔前此之昧昧相與覩顏而爲此前倨後恭之盟也是故戰勝攻取之說必非文明大啓之世之所宜稱善戰者服上刑孟子且已言之於數千年之前矣往者中國政府操之滿清齷齪拘攣虛空矯飾殘弱極矣使一旦興言弭兵外國必將相傳以爲笑故自知雖悉索敝賦軍費難

供猶張其名曰經武整軍斤斤於水師之興復勉從諸外國之
後以爭高等國之虛銜而不知外國善中之惡吉中之凶而文
明之乍進乍退不能造乎其極大同之治終不可期者正坐此
弊近世達爾文赫胥黎輩之講學也所謂爭存競生優勝劣敗
者謂與天爭競非謂與人爭競也夏葛而冬裘卽與天爭競之
一端也與天爭競者愈爭競則愈進於文明與人爭競者愈爭
競則愈以速其禍敗聽者不察以爲非強無以脅弱非衆無以
暴寡是何異講衛生者重身手之悍猛而頓忘血氣之和平哉
昔張之洞以蕩檢踰閑爲自由之註解亦猶是矣中庸曰天之
生物因材而篤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老子曰齒剛則折舌柔則

存體國者而欲上安下全永無反側也似非弭兵之說不可此說於春秋之世行之無效者由彼其時格致造物之理法未開除人與人國與國相爭之外無以顯其聰明才力故有天生五材不能去兵之呆說而請纓繫越投筆封侯雖以絕不知兵之書生亦欲向疆場而一試是豈能與今之學術粲然諸科備列皆有無窮之蘊苟竭其心力卽一藝亦足以俎豆千秋者所可同年而語哉今幸民國之反正已定專制之毒害已除際此而倡爲萬國弭兵之議想各國心理相若必無間然先生與同事諸君沉幾觀變奮迹匡時請揭進化之精神發爲至大至公至中至正之確論使萬流仰鏡四裔傾心作魯仲之息紛爲臧洪

之首歆措天下於正直蕩平之路。曠斯人以民胞物與之衷復禮歸仁。中外禔福胥是道也。偉績隆名於古。無兩敢以一時千載之機會難逢者爲我公告仁人君子。當不河漢斯言。數月前曾寄李提摩太君一書。極言爭戰者之爲害。弭兵者之爲利。請其以堅心用毅力而倡成其原議。全球永遠太平之會。情詞頗爲懇摯。李君卽將垣書登於大同報中。而引爲同調。今特將原書之稿抄錄一通呈覽。去歲著有伊藤歎拙詩一卷。爲日本之併吞高麗而作也。日本於戰勝強俄而後。正宜大放厥詞。倡爲萬國弭兵之會。從此永息干戈。惜其見不及此。反攘取高麗。以爲己利。遂令二十世紀之文明。橫生黑暗。不能不令人興歎也。

茲謹以三本附呈其一本望爲收存并乞賜目餘二本請飭交
溫宗堯及王寵惠兩君恕不另扎朔風凜烈千萬爲道珍攝端
此肅請仁安并希朗鑒不宣

寄李提摩太書

十三年前鄙人於何沃生君處得與先生邂逅相遇挹道貌之
深深聆昌言之亶亶愛人如己濟弱扶傾情現乎詞不啻若自
其口出其時鄙人與何沃生君所著之新政論議極蒙齒及風
流宏獎殊令人一日不能忘自是而後尊著每出鄙人輒展轉
購覽知先生之爲中國謀者不特洞中機宜抑且無微不至可
謂仁人君子之稱名下必無虛士矣夫悲天憫人之量推而行

之其功效必至於天下歸仁全球蒙福而心始慰日前讀本港華字日報又知先生有全球弭兵之議謂欲聯合英俄法德美中國日本義奧比十國組織一公立機關各舉代表更互選立會長一名合訂一共同遵守之平和公法而予會長以強制執行之權力各廢海陸軍但辦巡警卽以十大國每年之軍費移辦實業庶可成一莊嚴燦爛之世界云鄙人聞此曲踊三百歡喜非常以謂先生如能倡成此會則救世教之名義大有光矣而冥冥中自必有默佑以成之者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既同矣則人之好善誰不如我苟能痛陳利害事節詳明吾知天良所感各國必相孚一德莫之能違不然者武備增修觀釁而

動財傷民害甯有已時獨是茲事體大而才偏性執者亦不乏
其所望倡之和之者忍耐其心堅持其志毋自傷於小挫毋
被惑於讐言惟遇方成圭遇圓成璧必積誠所格乃能以含從
連衡之法而成仁民愛物之功夫如是則天下和平民康物阜
一轉移間世界之歡娛曷其有極鄙人詩云寰球戰物耗貲財
巧曆算之不能備將此鉅款整乾坤黃金若土無難致莊嚴世
界盡歡娛塵途可變天堂地又云勢均力敵國難吞此說原非
第一義陪審之法最純良寰宇昇平惟此諦新愁舊恨盡消除
絕無抑屈中情繫緣何不欲蹈中和毋乃眼前失經濟「詩句
見梨園娛老集」蓋謂此也夫去禍必絕其根源而成功則由

於毅力不觀於禁鬻奴除鴉片之事其力既毅何患無成況兵戰者阻進化滯生機害人民傷物產其爲禍百倍於鬻奴鴉片者哉今此一議實可立無邊之功業建不朽之隆名深望先生大施行道之方推運廣長之舌聯絡同志勞瘁不辭以成此至美之善舉也昔者人心邪僻而亞伯喇罕遂爲萬民之父及世道沉淪而耶穌基督遂爲救世之主是皆本開天平等之道以設教者之爲之也當今之世開天平等之教播其道者括地皆然然則今之戰爭害世而欲救正之者責任所在厥有攸歸矣捨尊教教尊之外更望伊誰夫傳教者所以救人之魂也止戰者所以救人之身也然能救其人之身則其人之魂亦必得救

矣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此觀之仁也智也卽其人之魂之得救之謂也鄙人因所守之道之職而大有望於先生者此也夫大興實業止息干戈巡警森嚴民無姦宄此實爲大同至治握要之圖其情事豈不顯然易見哉五年前鄙人有梨園娛老之作書分二冊第一冊破專制破專制者指全球而言卽各國弭兵之謂也請讀則天徐策詩第二首及第五首則知鄙人之言與先生今之所議其意十分脗合且註中特重救世教而望其倡行弭兵之舉亦意在言外第二冊箴自由自由者天下至和至平之理將泰西理學我欲人以如是待我則我必先以如

是待人及中國理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皆包在內特其字面游移又無他字可以換譯華人往往誤會故首從女子箴之女子而知自由則通國皆知自由爲何物矣必破專制然後能行自由亦必明自由然後能破專制兩冊之書原屬通同一氣梨園者世界人情之代表也鄙人見自海運大開以來各國智識交換文明進步一日千里便程服物等事精益求精進而愈上實爲前古之所無所欠者特未能止息干戈耳然逆料他日環球各國必將相與大破專制通行自由而成至治大同之盛獨恐目今無的真英雄豪傑能轉移風氣力挽狂瀾必俟後世賢者乃能爲之使我不能及吾身親見之耳因托於詩歌

發揮胸臆上訴眞宰聊以自娛而名曰梨園娛老集云爾兩冊作詩而不作文以詩之易存腦中也至廣用詞華多用典故莊語諧語夾雜兼施且註釋獨詳字字明其來歷則欲使童男女誦之足以啓發其智慧異日不特大同至治之基由此而立即中國文字之國粹亦能存十一於千百也去歲爲日本併吞高麗而追憶伊藤侯被刺之原因復作詩一卷名曰伊藤歎急於刊印趕寄日本故未能詳註然所引典故閱者雖未能遽知而議論自明大意必無差失且鄙人宗旨只在結尾之第一百二十五章此章詞旨清淺批語明亮讀者皆曉試爲比較則知鄙人之意與先生今之所議如出一口茲謹將以上拙著各呈一

部伏乞賜目非敢以自銜也不過欲表先生今之所議者大有同情而請先生決意以行之奮迅以圖之萬勿半途而中止夫事而爲大衆之所同欲者雖其事至鉅至艱且有積重難返之勢然苟善爲周轉矢志不移則天心必有悔禍之機人事卽有振興之會而凡始之抗我拒我而與我衝突者亦必翻然就範使吾願之能償是以欲圖不世之功勳須用過人之心力摩西救民年忘其邁墨子說士突不會黔其意可深長思也今之此議實能安上全下致君澤民爲各國立不敗之基爲人類錫無疆之福不必均富也而富自無不均不必植民也而民自無不植不必談勢均力敵也而勢自無不均力自無不敵進化但見

其有前而無却文明但見其無減而有增一富不憂其復貧一強不憂其復弱且匪特不憂也想其時並無貧富強弱之足言民將熙熙皞皞出作入息之暇游其心於聲光化電之學從其事於格致造物之功而思與天爲徒與物偕化視兵革搶攘之事直如蠻觸之爭而不屑爲也人格之高於今不可以倍蓰計準是以談教化必得此議而後能永其大治道德必得此議而後能永其大明仁義必得此議而後能永其大行禮讓必得此議而後能永其大立是議也開天地清甯之局成古來未有之和而使被服別聲者同歌愛戴與接爲搆者盡屬歡欣路盡康莊人皆向善交涉之件都是和氣舟車之通絕無阻塞鴻溝無

界馬寶常來石出玉以山輝淵沉珠而水涓千秋萬歲而後追
溯光華之所自者猶嘖嘖曰微夫人之力不至此然則今之抵
掌於華屋之下折衝於樽俎之前以成此議者豈猶是掉三寸
不爛之舌爲一身榮祿之資以遠交近攻逆取順守爲行其術
數權謀之智而冀六國之相印下七十之連城者所可同年而
語哉則胡不竭蹶以赴之也伏願先生以明彰天國之心行旋
轉乾坤之志爲民請命與世咸休毋使已溺已飢者之專美於
前而鄙人亦得與於愛人以德之列意至美也事甚盛也尙其
鑒諸交淺言深心長語重亦預知先生之有以諒我故敢傾篋
倒筐布露區區總之此議若能聯成一會以保宇宙之太和合

天人而一貫則是鄙人平生之幸無有過於此者抑豈獨鄙人而已哉天下之幸羣生之幸卽救世教之幸亦無有過於此者矣邇者睹福音之廣傳知世人之思善悟武功之無謂識文德之宜昭事正可爲君猶未老所望環球各國大克己私同遵公道毋以強權爲可恃毋以公理爲可欺卑士麥鐵血之言原不容於盛世華盛頓自由之義大有補於蒼生夫惟以哲學謀生而生理方能暢遂以羣學蒞世而世運始覺昌明其道昭然明若觀火今之學者豈有不知其必掃除戰爭殺伐之兇然後乃能同登仁壽安康之域者夫亦人無異詞家無異說者也然而攬轡澄清之願惟大雅易以輪扶斯人道濟之懷亦宗教最能

風動一心謀道神理自持片念專誠羣魔辟易鄙人拭目以俟
馨香以祝之矣

覆陳子褒書

讀三月二十一日來書謂拙集以學案之理演爲曲本以適合
當今喫緊之務斯言也可謂如見我心矣何遜著書強休文之
再讀延之設問希鮑昭之片詞正爲此也按中西學說雖有互
異皆以大同之道爲指歸仲尼牟尼豈無此想特哲學未行雖
有志而未逮也夫郅治非可遽期而由來必有其漸幹濟望諸
後進而指迷要賴師承此集以經務端重男子故第一冊作破
專制進化首在婦人故第二冊作箴自由合而言之適所以成

大同之治也先生引先聖之言而目之曰禮而和於大同之道
可謂包括無遺矣大抵講學者主於禮而和則其說雖行之全
球傳之萬世皆可無弊僕數十年來苦心孤詣必欲於學術中
變其風氣者職此之由第筆硯荒疏雖有正法眼藏恐亦不經
馳驅煙墨號召宮商爲學者之揭橥存中華之國粹耳然而張
華嘆左思之賦則豪貴爭傳管仲飭石壁之觀則諸侯增價陶
鈞提命存乎其人今先生領絳紗之弟子會黃絹之詞人既味
道之華腴亦執古之醇聽倘於解髻傳珠抽衣授寶之餘深言
專制之當除剖析自由之實際則拙集未始不可爲皋皮之坐
薦鹿醢之湛蘭昔支遁升堂必使法虔侍講崔延臨陣先教僧

起高歌惟古於茲實其然矣若夫譜成琴調播之聲歌使洞育
薰陶潛移默化則又名游藝之餘情菩薩神通之妙諦也惟先
生其圖之

復英斂之書

四月初九日來函已悉吳芝英女史手寫楞嚴拓本果如所謂
精妙絕倫圓明女史得此如獲奇寶銜結之忱致予佈謝香港
大學堂除構建堂舍等費已有擔任者不計外目下捐得常款
將及百萬所欠二十餘萬想必無難湊成沃生兄所辦公事當
以此爲第一前付上節略其勸捐導言卽僕拙筆此文率爾操
觚稿尙未定卽已排印且對稿者於第十一行直字之上漏去

匪但兒女累風雲之氣九字遂成詰曲聱牙矣策馬郊遊以吸取空氣爲功課自是衛生妙旨僕雖病亦侵晨於僻靜大路往返日日活動頗益康寧沃生兄去歲因身體過肥坐臥不安乃專用節飲食多行路之法以治之大見功效今其身瘦於前精神則加倍可喜也觀足下照相比十年前肥瘦頓異故郊行一法似極相宜然馬行不若步行但未知津地道路如何耳蒙擬撰聯賜教十六字天外昂頭大有子輿氏魄力然斧其體體不若鋒其肯綮只談現在勝於揆厥將來僕與足下有牙琴薛劍之知遇欲得佳筆以爲紀念今竊自撰一聯云淵通妙靈貫穿名理發揮韶濩洪宣陰陽足下以爲何如香港國家大書院向

來出有月報名曰黃龍茲一卷付上卷內有英文之書兩篇乃
僕仲明拙集之作意者也現任掌院狄君湛深華文唐宋詩歌
尤所酷愛曾披讀全唐詩五萬首熟覽唐宋詩醇三十卷選擇
唐詩數百首日者邀予叙談出所業就質於予因言拙集諸篇
可稱爲經世之文自非遊戲者可比其感人之深入人之速伊
古以來實所未見云云知音之得出諸意外乃贈以百部而一
時大書院諸生多趨韻學踵門請益者紛至沓來庇理羅士書
院卽本港之女大學堂也女學生常四五百人掌院爲英女史
達氏華文主教爲宋君鶴朋年雖少常以擴張女學爲心曾自
爲秋興古體詩時時默誦其結四句云支那女界迷雲霧四千

年來絕生路願借中秋明月好廓清陋習興文藻及讀拙集霍
然起曰是真可爲支那女子撥雲霧而開生路清陋習而興文
藻者矣復覩予自題小照句云時時吞明月何日吐珠胎則言
下頓悟慊然意滿曰我所願借非此而何僕聞之急贈以數十
部今其師範及高等女學生皆奉此集爲私課圭臬此黃龍報
所以有此兩書之原因也僕之愛大同之治也如有夙因弱冠
卽爲天人一貫之書剖析人我同源之理惜稿未成而棄去十
年前足下初見僕時以此致問使我心常戚戚前歲偶遊內地
見風俗之頹靡欲著一書以彌吾憾蓋雖無力於狂瀾之倒挽
猶有情於濁世之轉移也因思孤詣神峯者必臻其至善陶浴

元素者須握其中情郅治非可遽期而由來必有其漸幹濟望
諸後進而指迷要賴師承故與其作學士辨難之書不若作學
士先入之教將欲立女子守身之戒宜先明女子守心之防經
務端重男子故作破專制進化首自婦人故作箴自由合而言
之適所以成大同之治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區區之心具見於
此是集以禮爲體以和爲用詩以興之樂以成之課之於童稚
之年行之於有爲之日使嘉禾望氣而穠成德水未霜而波靜
後起之士履絢冠鉢智極人天樹善測交都忘畛域化一家爲
天下卽合天下爲一家懸一康樂和平之景像於目中則顧我
桑榆差堪自慰而尋常歌舞尤易知音此集之所以名梨園娛

老也沃生兄勇於立學鄙人務在立言異曲同工和無二致世有知我者苟以此集爲少年德育布帛菽粟之資爲萬國和同禮樂敦槃之會編爲道學布諸教科以存韻學之一道則尤勝於榮我以方干身後之名設我以柳詒生前之位矣足下典司筆政請將此意發揮之登諸大報亦創調也但其第一冊以破專制爲題或疑有關於忌諱不知惟不顧忌諱乃能進其藥石之言而收其可底之績往者新政眞詮之作忌諱不辭而當時明達之士卽王公大臣亦稱其足以保滿清而挽頽局今者眞詮所載諸條議皆次第張施布諸令甲而凡一切媚茲諱飾依阿取容之說皆不能行卽行之亦必見其敗夫專制者自今以

前爲神明之號自今以後爲惡臭之名禾之有蝗也去之者必
曰殺蠱之有毒也除之者必曰攻惡臭旣消清芬自至豈必俟
卜策府之元龜飲終北之神漢然後知哉故破專制三字在今
日猶以爲刺目者不十年必奉以爲昌言蓋例諸新政眞詮而
夕察重差之算必莫我能違矣且夫成敗之可逆料者有其幾
吉凶之可先見者惟其兆今雖專制之破未能綱舉目張然若
以拙集爲始將破之之志榜諸國門垂諸學校樹表綴而立揭
殲以告諸生曰朝廷取士惟愛直言則此後所造之英才於簪
筆登朝彈冠拜命之下凡諸建白有汨汨而來之概無格格不
吐之談耀山甫之將明展子培之穆行鞭笞魑魅揖讓夔龍上

以置國家槃石之安下以措斯民於衽席之地萬流傾聽四海
澄清不其懿歟季子請觀於周樂爲欲明帝升王降之原由仲
尼莞爾於絃歌所喜在學道愛人之風趣聲音之道上與政通
下達民隱國際之興衰見焉人心之厚薄分焉其涵育薰陶潛
移默化有使人日遷於善或日流於惡而不自知者是以自古
至今普天之下莫不以歌樂爲起化之最神拙集之成徒爲娛
老計也近見新學所選詩詞都無善本作者不備無怪其然今
當世運大轉之時而仍收前古不變之調於清光大來之日而
猶守上世陰鄙之風園枘而方鑿固知其齟齬而難入矣然欲
成一韻學之書以爲教科之用則又戛戛其難豈必其微徧羣

雅喉矜六藝哉馳驚者博矣然而乾中主守者約矣然而嗇神
清潔者尙矣然而絕俗兼愛者諸矣然而喪我又况窾啓則篇
窘縛獵則典儉暗醺則氣弱優息則力殫八者不酌詩道其乖
故必秋水傳神冰壺濯骨窮追道岸深契元關其爲格也體大
而思精其爲聲也清揚而遠聞其爲律也鳴廉而修營其爲調
也奮末而廣賁神不敢爲氣滯籟必思與天通奮藻揚華含章
司契然後性情之自然始達道理之真宰能宣僕之爲此集也
豈曰能詩然而此情此理之往來涵養於吾胸臆中者閱歷蓋
數十年而後出之以經營慘淡視古人之風簫偶過木杙先鳴
者大有間矣若夫功用亦必有可紀者焉非徒然也昔白居易

長恨歌能誦者已加人一等

僕

敢謂拙集果能解讀自然變作

絕頂高格之人才則以其濬性靈準情理都在擬議言思之表

作者雖多莫能若是也謂予不信請將第一冊之第二第五首

第二冊之第三第四首再一按之續在下頁雖然天下最難之

事莫難於自知以目之不自見也故必相觀局外清臚乃能瞭

然以此知延之設問乞鮑昭之片詞何遜著書強休文之再讀

者非綿惓也亦非癡纏也蓋既遇知音自應爾爾前所付書請

以一部代呈嚴幾道先生未悉此時曾交到否曩蒙以嚴先生

之著作及譯本送來

僕

讀之喜其有造於世曾於拙集第一冊

第三首紀之今拙集諸篇亦望其品詳一二非欲標榜也宋人

得燕石固自以爲寶矣而不知周客有掩口而笑者今論中西學問之尊宿必以嚴先生首屈一指是其識文何異於周客之識寶故欲知其見拙集時得勿胡盧否耳芝英女史楞嚴拓本不事波磔純寫中峯筆筆秀勁如著繡銘如裁花骨而通體一氣又如述神授之法如呈手狎之文是真能以隄麋之迹生彤管之輝者矣拙集七妹第三首咏衛夫人云鍾公草隸已難攀逸少蘭亭更不凡鐵畫銀鈎誰解創始知筆法女傳男今觀此本衛夫人如在目前僕愛之慕之欲得數本貽贈此間女士以爲臨摹夫以所有易所無者天下之通義也謹以拙集五部付上祈代易女史之妙迹數本寄來使各得其所何如媿娃珍髥

忽聞索賴於蠻方杜老清吟竟欲升歌於天帝其知者以爲佳
話不知者但曰新聞耳端此卽請近安

胡翼南全集卷六十下冊

書札

復廉惠卿論楞嚴經書

三水胡禮垣翼南甫著

日前再蒙寄贈楞嚴經帖下冊十本如命分饋同志使宗風高唱以表彰賢夫婦救世之深心感謝之餘不能無說按楞嚴爲佛門潔淨精微之作其高談哲理皆由佛入哲非由哲入佛由佛入哲此佛氏之理所爲高莫與京也僕嘗與一眞居士作佛理哲學一書取佛氏八大經而辯論之華嚴圓覺維摩楞伽皆已著論凡十餘萬言其存而有待未及發揮者爲楞嚴法華金

書

札

卷六十

復廉惠卿論楞嚴經書

一

剛涅槃四經夫法華之乘權應化金剛之顯著神通涅槃之談
常扶律發揚蹈厲當屬無難獨至楞嚴則盛水不漏無間可乘
佛理哲學之書未能完稿職此之由雖然僕嘗從事於法語矣
儒之道治心者也修心者也佛之道明心者也悟心者也治與
修漸之謂也明與悟頓之謂也心一也頓漸之途不可以一者
處入世間出世間之異也使佛氏言入世間之道必不能忘正
心誠意之說也使孔子言出世間之道亦不能外心空覺圓之
旨也治世間書道德仁義禮樂刑政八者不能外吾一心之妙
用心通之謂道心正之謂德心慈之謂仁心平之謂義心中之
謂禮心和之謂樂心直之謂刑心明之謂政以至百千善行凡

利天下而澤斯民者未有不因吾一心妙用之所著也楞嚴論
心與見於彼乎於此乎節節皆明其妄而究非心與見之所在
者爲出世間言之也所謂由佛入哲也若移此心以入世間則
不外因心作則而出之以誠正公平且姑置此更觀其微夫楞
嚴爲宗教司南性相總要一代法門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梯航
其推爲密宗正印者見於咒語一篇此咒視近世哲學家所謂
吸力攝力以及催眠術者尤爲高据神峯不可思議然其正本
清源獨在於徵心辯見夫無法不周之謂心有形莫隱之謂見
解誦楞嚴則玄樞密運亘刹土而無法不周靈鑑高懸統沙界
而有形莫隱蓋如來抱大雄之正智示小乘之偏愚阿難乘方

便於一時開圓聞於萬古皆所以明本無外見之心寧有離心之見也是故以灌頂之醍醐而念楞嚴於三昧者自見心離四句當體不涉其有無道絕百非應念豈論其離在是非不起凡聖情融也空體無方道在衆生之去執象軀不隱要惟羣士之勿盲心體無偏回光自照也無形之形絕眼目之可見非在而在奚踪跡之能尋匪邊匪中離彼離此也此其懲心之說也若夫辯見則迷妄無非自惑至理未嘗不融萬竅並號扶搖莫知其有力羣幽洞燭晨曦自若其無功也遮表之詮異途知覺之性同轍諸佛指火爲熱衆生則曰不寒衆生呼冰爲寒諸佛乃云不熱也惟對同而立異乃眞妄之昭彰非六結無以顯一巾

妄爲眞所倚非一巾無以成六結眞爲妄所依也理求之則全
同事推之則迴隔寂而常動衆生墮涅槃於諸佛心源起而無
生諸佛入涅槃於衆生識海也知覺無分眞妄明暗顯以虛空
引萬派於四溟共失淺深之迹列羣峯於五嶽咸消高下之形
也明六處於一根辨前塵於八種若猶依執覩薄伽而定起愛
源不昧靈知遇摩登而能航慾海也舉措消歸自己縱橫不墮
迷塵夜暗晝明開士視超色表山青水綠達人鑑在機先也雙
奪則見泯物沉雙與則物生見起齊頽甄於古鏡當機莫隱其
暗明倚巨闢於高垣覲體難藏其通塞也見有離在之別物無
隱顯之殊燈鏡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

攝而處處分身也求法不於見聞覺知傳道只在靈心直指以
何爲見麗杲日於長空將若爲聞啓蟄雷於虛谷也審如是也
楞嚴之所謂見其辯明矣若合其徵心辯見而論之則妄非心
明而不絕心非妄絕而匪明心明則妄絕而明妄絕則明心而
絕妄絕故色空明暗不礙眼光何見之可辯心明故聞見覺知
收歸毫末何心之可徵然則楞嚴之妙用仍與華嚴之香海由
心圓覺之空明寂照維摩之慧便解縛同一眞源耳而其與楞
伽之自心現量則尤吻合昭然自心現量者良心自問也夫入
世出世位置雖懸用心無異僕常欲抉出佛心以爲世用者誠
以有哲無佛則雖功蓋天地亦必罪積邱山其進步不能爲斯

世裨其流弊適足爲斯世壞耳前蒙惠寄尊夫人手寫楞嚴拓
本上册精妙絕倫不覺歡喜讚歎以爲得未曾有及讀其傳記
事畧帖知此本原爲倡立女子國民捐起見乃撰感言一篇惟
欲中國君民上下發其良心上則認真立憲下則竭力輸將實
當今國事之急務也至謂民捐可易爲民貸者按英國國家民
債周息不過二厘照四萬萬兩而計每年息項不過八百萬兩
酌取課稅以爲抵償原屬易易所爭者要在上下出以誠正公
平之心耳故曰將欲筆女士之筆須先心女士之心也今復睹
此下冊筆妙如前乃集佛宗緒語取楞嚴經而縱論之質之慧
心人以爲何如

致晉屏書

晉屏先生如面蒙送來尊校國文科考卷二本經已過目幾遍
今特付還以定甲乙并將拙見筆識如左

管仲爲春秋之世救時之相第一人使無管仲則二百四十二
年之史無色矣功績在天壤民到如今稱之其從公子糾者爲
貪耳初無君臣之分也且使君臣之分縱定而兄弟爭國無仁
可稱使其爲兄弟相殘之人而死則反對乎仁情同助惡是直
不仁之甚者孔子於其不死極稱其仁則死者之不仁可知矣
夫以管仲之功之大而子路子貢猶以其不死爲嫌名教之感
抑何其甚孔子之啓迪二子深切著明比死者爲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惜乎子路之不悟也他日仕於衛衛君父子爭國而子路竟死雖正冠取戮何取乎仁若子貢則善沾教澤矣終身不仕其受祿於衛也不過如東方朔所謂金馬門中可以避俗耳當日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自由行動折衝於樽俎游揚於諸侯而孔子之名亦因之以顯今新世界已成爲官實非所貴以其身爲公僕建白反不如平民也吾願今之小學生早立其志執定一業以造成無上之人格焉下次百平考館課時請將其與乙班同考端此謹復并請文安不宣

寄嚴幾道書

僕

每讀大箸譯撰諸篇未嘗不掩卷生慕幸得與先生生同其

時夫譯他國之文而能自出心裁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節

節評論其得失使閱者反求諸心而得其師之所在此非識高

於頂力大於身者決乎不能

僕

之賞才子爲良知極欽遲於副

墨也久矣是以拙作娛老集第一冊第三首當世之盛名鼎鼎

說經鏗鏘者都有所不足惟於先生諸作則歡喜讚嘆情見乎

辭豈有他哉謂文以載道而道必期爲斯世裨耳因微言之識

五遂雅奏之登三拙集初成急以一部輾轉呈覽輕脫苟且未

免不恭乃昨讀英斂之君寄示尊扎寥寥數語已直揭吾心觀

書桶脫眼底無花人仰宗師信有由矣乃知王筠讀雌霓沈約
爲之撫掌欣忭確有此境倘使暢而論之當不知令僕傾倒何
如也拙集諸長篇思力務深設色務濃如以萬重山翠而畫雙
蛾以九曲明珠而穿一笑沉著痛盡悱惻纏綿不憚詞費者誠
欲以此爲少年男女課本之用則益智之粽續命之湯弱小得
之多多益善蓋將欲使之收視返聽必先爲之盡態極妍禰正
平曰豈羽毛之足惜閱衆雛之無知此之謂也夫寫靖節之閒
情則托管絃於太傅尋邊撩之晚景則拾香草於童蒙老安少
懷道當如是然而如來圓覺獨閱衆生孔子思歸爲裁狂簡先
後輕重自有攸分蓋必睹英賢之蔚起乃能捧饌爵以康娛也

僕竊不自量欲進拙集爲教科書歸道德一門而存韻學一道
倘今茲未能仍欲俟諸異日則以平等自由之理將胥天下萬
國以同歸大同至治之規實爲世上學途之究竟斯道也未逢
其會且學愚公訓子以移山如若其人易若孟子王齊於反手
先生爲文明之司命握進化之樞機知必有以示我周行贊成
斯舉矣可否尙祈明示因思日本坪內逍遙譯西戲劇而院本
改良梅花美妙賞新體詩而風氣不變國運文學惟新之速有
大力焉先生與予肯讓他人之專美乎夙欽德音曷勝仰止不
揣冒昧布露區區端此并請道安希爲朗鑒不宣

寄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校大隈伯重信書

僕身居物外心切寰中繫念羣生盱衡當世偶寫深情之帖取裁無上之文意全在於感人道先從於慰己近以破專制箴自由爲題成梨園娛老集二冊竊不自量以爲鈞天廣樂能奏行間福地長春可生筆底謹以五部呈於大君子之前而復加以懇懇款款之思一若微斯人吾誰與歸者誠以先生沉幾應智濡迹匡時誣翻黃禍強於十賚昌辭名重經師何止三千太學考杜老陳芳之國詩王本屬扶桑訪香山兜率之官教主應居瀛島宗源東海流派來歸聲震亞洲宮商最正對文章之司命渾爾汝於忘形願大雅之扶輪庶澄清於攬轡日光在望敢布

緒言

僕

之愛大同之治也如有夙因常欲著書以明我志因思

孤詣神峯者必登其絕頂陶浴元素者須握其中情郅治非可遽期而由來必有其漸幹濟望諸後進而指迷專賴師承故與其作學士辯難之書不若作學生先入之教將欲立女子守身之戒宜先明女子守心之防經務端重男子故作破專制風化首自婦人故作箴自由合而言之適所以成大同之治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區區之心具見於此是集以禮爲體以和爲用詩以興之樂以成之課之於童稚之年行之於有爲之日使嘉禾望氣以穰成德水未霜而波靜後起之士履絢冠鉢智極人天樹善測交都忘畛域化一家爲天下卽合天下爲一家懸一康

樂和平之景象於目中則顧我桑榆差堪自慰而尋常歌舞尤
易知音此集之所以名梨園娛老也季子請觀於周樂爲欲明
帝升王降之原由仲尼莞爾於絃歌所喜在學道愛人之風趣
聲音之道上與政通下達民隱國際之興衰見焉人心之厚薄
分焉涵育薰陶潛移默化有使人日遷於善或日流於惡而不
自知者是以自古至今普天之下莫不以歌樂爲起化之最神
近見新學所選詩詞都無善本作者不備無怪其然今當世運
大轉之時而仍守前古不變之調於清光大來之日而猶守上
世陰鄙之風枘圓鑿方故知其齟齬而難入矣然欲成一韻學
之書以爲教科之用則又戛戛其難蓋必秋水傳神冰壺濯骨

窮追道岸深契元關其爲格也體大而思深其爲聲也清揚而
遠聞其爲律也鳴廉而修營其爲調也奮末而廣賁神不敢爲
氣滯籟必思與天通奮藻揚華含章司契然後性情之自然始
達道理之眞宰能宣僕之爲此集也豈曰能詩然而此理此情
之往來涵養於吾胸臆中者閱歷蓋數十年而後出之以經營
慘淡其視風簫偶過木杙先鳴者大有間矣而其功用亦必有
可紀者焉非徒然也昔白居易長恨歌能誦者已加人一等僕
敢謂拙集果能解讀自然變作最上高格之人才則以其濬性
靈準情理都在擬議言思之表作者雖多而力爭上游未能若
是之沈摯耳且自新學之興也或欲全廢中國之舊學或欲固

守中國之古經僕以爲二者皆失中國古書不適今用然眞文字則國粹也不可以不存近日西文大興漢文有日就衰微之勢若聽其盪然幾何不倫於辣丁希伯哉而知其失者乃或取馬氏文通以救之非不博也然此祇可爲字書備考之資不能爲生徒課讀之用夫文以載道道之不存文將焉傳曷若以涉世持身之事如飲食日用之所必需者暢快言之使之易讀易記之爲得哉此集之作爲少年德育布帛菽粟之謀爲萬國和同禮樂敦縈之會將以澄濁世正人心也立言而欲澄濁世正人心則用莊不如用諧用正不如用反用煩不如用簡用文不如用韻使聽者懽懽欲睡不如使之躍躍欲動也使聞者風吹

過耳不若使之深入腦筋也此集所爲出之以詩也集內諸詩
不爲響哀之秋厲而必爲思綺之春榮不爲思寡之繭悲而必
爲音和之鳳嘯言情則絲絲入扣勵志則作作有芒無一意不
推陳出新無一言不動心刮目渡迷津於指顧化臭腐爲神奇
趣昭矣而事以益博慮周矣而藻以相敷本苦調義心而爲絕
節高唱變嬉笑怒罵而爲惻隱纏綿談道若是是直衝開妙德
之藩籬蕩決至理之塵障而令聽之者忘疲聞之者興起也讀
之者一經心印將必至終身誦之而不能忘而神化之功卽寓
於此至集內長篇諸作不知者以爲自矜繁富其知者以爲全
屬神行所以於痛快中而極其紛醲於沉著中而加之詳瞻葩

華霞布如王侍中之才語蟬聯意蕊雲飛類孔北海之音情頓
挫者誠欲使讀之者緣聲起舞興會淋漓而知中國文物最先
聲華欠盛其玉海金荃之集眞珠密字之篇實足以潤古雕今
無不乎備也不然芬芳滿林賞心者不過一枝之秀元黃錯彩
適體者祇在半襲之衣爲寫雙蛾安用萬重山翠穿成一笑何
須十斛明珠哉是知思力竭而後意象新香艷濃而後才情展
使徒謂愜心者貴當要言者不煩則每篇之前詩心數語亦足
以登表聖之門而入鍾嶸之品然而冥心之契茲不謂然故詩
詞務求其詳箋註則不嫌其贅蓋旣曰習於漢文矣不如是不
足以濬其心思而生其靈慧也抑又聞之十三經之字凡四十

餘萬言且非箋註不能通若並讀之其字當在百萬之數縱使
十行俱下遍誦亦須十年此集應讀之字不過二萬中材者半
年可以卒業是僅費數月之功而能於漢文中揭諸大宗教之
精華明東西今古之梗概收神至德回志元祺知見識之爲權
達哲理之歸旨視彼浮沉學海顛倒書叢研閱半生而立命安
身茫然無拘者其爲學之靈鈍簡煩不可同年而語

以上爲拙集之用意括言之則一爲傳播大同二爲箴砭濁世
三爲斬新詩教四爲保全國粹而所請評論者析言之亦有四
一則命意能新否二則立言新善否三則隸事能博否四則取
裁能正否夫蛛絲蠅迹能吐學士之心肝異域同登堪作他山

之攻琢前之四者

僕

久蘊於胸借詩歌以伸其結轡後之四者

是

僕

未能自信藉高明而取鑑於人故八者如或未當祈賜教

言砭愚訂頑幸毋我吝如其既當則請編爲道學頒諸學校以爲習漢文而趨韻學者之課程使鄙人四十年所用心而且孜孜者得爲大樂先聲以開天下各國他時相與保合太和之機局信如是也就茲文字繫我精魂知已勝於感恩神交深於傾蓋矣是集香港省城澳門間有用爲課本并擬譜入聲歌惜局於一隅未能廣被先生金針渡世足銷鐵轡之痕玉曆知天手握銅輪之轉中黃有耀支那已早沐其春風衆白成功歐美行將霑其化雨故知獲世城中之膳非如來不解頒衆香國裡

之孟惟大士爲能遍也曩讀東邦協會報知前之新政眞詮諸
作曾蒙譯錄批評而中國遂明憲政之當立則茲梨園娛老一
集尤望發揚蹈厲使環球共曉大同之可行庶幾覆萬國以卿
雲都無天扎布九乾之文露共服丹砂扶世翼教之功過化存
神之事非異人任也方今霜花新下芙蓉拒而更紅山骨初呈
木葉脫而微瘦先生蓄良苗之稻耕聖人之田捧介爵以康娛
張後堂之絲竹則睹此童蒙香草孺子清歌忘賢而賢與心期
任性而性與道會者其能毋心波湛漢散作陵陽太極之飛泉
情岳千霄蔚成黃玉綠純之寶冊也哉

評論他人文字書說者爲哲學家之一種近世積學之士多

趨之由其研究既深窮照幽窈縱橫已倦身入康衢觸理生
機自不可遏其功與作者同或更出乎作者之上誠足重也
日商伊藤三郎讀拙作娛老集而善之因言日本商務支那
爲要漢文之學必不能廢日本學部之長現爲大隈伯重信
最喜批評文字使見此集當不知傾倒何如而同仁會醫學
士馬島珪之助且謂本佛心而行哲理者大隈伯重信是也
此集主義可稱針芥相投予忽憶十二年前日本東邦協會
報曾將鄙人與何君沃生所著新政眞詮諸編譯登報中大
肆評論影響所及中國學士大夫乃始折節究心實學而當
時大隈伯重信實爲協會報評論員之一也乃寄此函并將

函稿刪正登諸日報使閱是集者知鄙人宗旨自有所在非徒爲娛老計也或疑此集第一冊以破專制爲題忌諱所關未免刺目不知專制者自今以前爲神明之號自今以後則爲惡臭之名是以認真立憲之國無不先除其專制者此亦無待於言矣茲之所謂破者乃充義至盡謂環球諸國須一體同仁合成一國定立憲法凡有爭執則以議員決之使干戈永息治臻大同云爾自記

致邱菽園書

素仰盛名以未獲拜識爲歉曩讀贅言大箸詩則清以新文則雋以永僕韋編之薛枕之雖盧循益智粽劉裕續命湯無以過也近復於日報中時聆妙緒軒豁呈露如柳南筆短小精悍如率更書志射名理如箭在弦洞破眞機如樸斯彈名下無虛信不誣矣知微言之識五遂雅奏之登三鄙人娛老集初成急以一部輾轉呈覽輕脫苟且未免不恭乃日前讀尊翰後復顏恒甫書謂拙集當於花前月下傾尊賞之宏獎若是可謂曰才子爲良知極欽遲於副墨矣惜乎貴體違和不能專函惠我中情未暢結轡奚如所以然者陽文之姿非秦鏡不能描也祓

夏之音惟魯鼓爲能辨也拙集翻前人之窠臼換世界於全球
彼靖節桃源摩斯烏托不過空中樓閣法界華嚴而茲則均此
山河忽置諸燭龍銜照之處同爲草木乃盡成孔陵手植之枝
乘舟過日月之旁何須首相曳履過星辰之上猶是肉人稽警
句於國風無異通商有福

英國詩人式仕卑有通商易有無買賣皆有福之句天下誦之今遂成爲通商之局

比名言

於古帝何殊解慍阜財而且惜珍髣之嫩娃爲栽花骨憐羽毛
之雛鳳代著繡銘抒懷而貊其音說學而振其采使非有新舊
二學三昧中人評隲而印證之必不爲樂也乃毫欲揮珠而手
成掣肘鳥將鳴而難轉人含意以未申脉脉此情依依兩地豈
騷客以蛾眉見妬詩家多磨蝎臨官耶然僕雖不敏拙集之能

愈病男女經驗已有數人其來書有言自今以往春秋歲月無
非戴德之天者故鄙人自負如爲熱病歟勝服清涼之散其爲
寒病歟強於補益之湯要在讀之者之心泳神溯耳若夫半黠
半癡非因非想所謂談詒之病者苟讀之而緣聲起舞興會淋
漓則尤能鋌猛氏而欲游梟撫長劍而擁幼艾賢於陳琳之草
檄杜甫之花卿也至或枯槁形容如屈大夫之眷懷宗國虛空
泡影類維摩詰之悲憫衆生五噫歌成四愁交作已同壘塊難
消膏肓莫治者此集亦能引其病於衍波精紙願先生以王夢
樓念佛之醍醐向拙集一試之定知笙簫吹徹華陽十賚之文
裙屐流連王儉三公之位人呼公子天性都豪命入金星宮商

最正倘一旦目澄虛鑒耳聽兜元採奇律於歸昌耀中黃於耳目則張華嘆左思之賦豪貴爭傳齊桓飾石壁之觀諸侯增價此僕所以才非劉勰竟若獻書於沈約車前身異陳思儼同求序於仲卿夢裡也嗟乎蛛絲蠅迹足吐心肝流水高山能通性命音既同乎笙磬駕當竝乎雲龍蚓以投魚驂終從斬亶其然矣世有摩頂至踵買片言開胸瀝膽取一顧者僕之謂也先生其可獨矜月旦擯許靖而勿夸自翊風情捨香山而不與哉友以文會敢佈區區緒餘更贅於後端此卽請道安希爲荃照不備

文中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大明樂至九變淳風大治今中國民

族主義尙未洞曉何有於大同此集所主得毋蠟等不知詩者
本無人情而大同則人情之極則也夫孔子之談禮運釋氏之
說菩提高美無倫而終不敢以一體同仁期諸斯世者由彼其
時無格致實理之可憑服物便程遜今百倍故儒教祇歸於淡
薄釋教惟遁於空門是亦無可如何之勢鄙人則以爲據今之
哲學自可以腳踏實地而馴致乎民康物阜之天苟除專制而
明自由何難亭八方而盧牟六合此則情之推於天下而無不
同者也其情同則其事舉故居今日而談大同其說自無可破
以上乃僕日前天津英斂之之詞僕不憚搦管抄謄披露於
先生之前者意謂待我神交自與如是 先生文筆清健可否

下疑一篇登者尊埠日報使南北同聲夔牙並奏堯醺舜釀九
亦携一篇登者尊埠日報使南北同聲夔牙並奏堯醺舜釀九
天傳靈寶之詞章風語華言舉世誦清平之樂府鄙人得此雖
南面王不與易也又何止於娛老若謂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
事則非敢以擬 先生茲以黃龍報一本付呈中有英文之書
二篇乃僕仲明拙集之用意者也近世西文大興中文有日就
衰微之勢此集於文字國粹必欲保全箋註多引書目意蓋爲
此自此報出西人有從萬里外致書來購拙集并索予生平之
著作者

附邱菽園原函

前承大著亟銘心版頃接長楸益測神契

弟

方感君之先施

爲旁皇君且欲

弟

之一言以奉獻明知

嫌陋

又何能已竊見

尊刻梨園娛老集命意之新立言之善錄事之博取裁之正
各盡所長已極才人之能事而又關心國粹扶持詩教箴貶
時俗傳播大同挾四美之具納二冊之書誠非詞章雕蟲所
足盡君者宜乎風行一時中西士女捧手殷勤交口頌譽也
方之曩成新政眞詮諸雜著可謂異貌同妍昔以其文今以
其韻矣

弟

于文韻兩門徑雖畧有窺所得至淺自維無足以

助高深况亦不值大方之一唾廼展元集自註竟復采及圖

說一再而三徒增汗下想見謙德爲柄恆心爲幹猥以故見
忝附神交久矣謹將來函付諸華報以廣其傳并肅短啓敬
達典籤藉鳴私悃此頌時安卽希藻鑒

致志堯書

久疏問訊想起居迪吉卽事康娛爲頌三年前聞文旌過港匆
匆而去未獲聆教悵何如之是歲正月曾以新著之梨園娛老
拙集一部共二冊托英斂之兄轉呈諒已早登清覽矣僕隱遁
十餘年常欲參酌中外古今宗教名教治術學術諸論說折中
至當而以哲學之理正之著爲一書以化人心而厚風俗因思
善言者用莊不如用諧用正不如用反用煩不如用簡用文不

如用詩使聽者懽懽欲睡不若使之怵怵欲動也使聞者風簫
過耳不若使之深入腦筋也然意雖如此而無激發前年偶遊
內地見竹棚歌舞所演戲文阻塞進化之機降低人格之品中
國之不能變未始不由於此悵觸於懷不能自己此拙集之所
由也此集題爲破專制箴自由然實以禮爲體以和爲用其格
則體大而思深其聲則清揚而遠聞其質則潤古而雕今其韻
則絕節而高唱神不敢爲氣滯道必思與天通凡一切風語華
言無非義心苦調直以生平所蘊蓄於心胸獲益於聞見者傾
筐倒篋於行間批郤導窾於言外是詩也闢韻學之蠶叢渡人
心於鷲嶺微特從前舊學之所無抑亦近今新學所未有讀詩

心詩說及箋註按語則鄙人著書之崖畧可得而知矣文中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大明樂至九變淳風大洽鄙人於詩豈敢謂能然而郅治之行大同之道則心乎愛矣情在於斯是豈四始之源流五際之聲韻可得而拘者哉今雖無力於狂瀾之倒挽猶有情於濁世之轉移懸一康樂和平之景像於目中則顧我桑榆差堪自適而尋常歌舞尤易知音此集之所以名梨園娛老也雖然古帝王之曲曰解慍阜財英詩人之歌曰通商有福其言皆如響斯應者無他天下之情同也大同之道本乎人情然而孔子之談禮運釋氏之說菩提高美無倫而終不敢以一體同仁期諸旦夕者由彼其時無哲學之可憑服物便程遜今

百倍故儒教祇歸於淡薄釋教惟遁於空門是亦無可如何之勢鄙人以爲據今之哲學自可以腳踏實地而馴致乎民康物阜之天苟除專制而明自由又何難亭毒八荒而盧牟六合此則情之推於天下無乎不同者也閱者苟以是集爲少年德育布帛菽粟之資爲萬國和同禮樂敦槃之會例諸道學編入教科則鄙人數十年來之苦心孤詣庶幾無負香港省城澳門男女學塾已有用作課本者茲再以一部並本港大書院黃龍報一本付上中有英文之書二篇閱之則知此集於名理之外卽文字國粹亦欲存十一於千百也此集擬用大小字兩種托閣下在滬排印惟草稿未定箋註竟有改至五六次而刪去過半

者對稿爲難故未敢奉瀆數年前蒙代購佛書多種祈將價單
列來以便清找如有新印佛書書目仍請寄一本前來爲望端
此卽請道安

覆英斂之書

月之初六日接五月廿四日來函并手書對聯四副惟所云楞
嚴十本則未經收到尙祈致意上海早日惠寄爲荷惠來四聯
筆力蒼勁有不可一世之概洵稱墨寶也乙眞兄出以示人皆
贊嘆不置此事自關天分非徒學力可能也將來各以之懸諸
中堂作紀念而相晤對是亦一樂前函請將拙集評論而登諸
貴報未知曾擬作否如登貴報祈多印十餘張寄來或舉文中

子之言以難予曰化至九變王道大明樂至九變淳風大治今
中國民族主義尙未洞曉何有於大同此集所主得無躐等予
應之曰詩者本乎人情大同則人情之極軌也其情同則其事
舉故由今日而言大同其說自不能破夫立言而欲使其化人
心易風俗者則用莊不如用諧用正不如用反用煩不如用簡
用文不如用詩是集各篇不爲響哀之秋厲而必爲思綺之春
榮不爲絲寡之繭悲而必爲音和之鳳噦言情則絲絲入扣勵
志則作作有芒無一意不去陳取新無一言不動心亂目渡迷
津於指顧化臭腐爲神奇趣昭矣而事以益博慮周矣而藻以
相敷本苦調義心而爲絕節高唱變喜笑怒罵而爲惻隱纏綿

應亦使聽者忘疲聞者興起矣然而讀者一經心陽文之姿非秦鏡不能描也穢夏之音惟魯鼓爲辨也是集翻前人之窠臼挽世界於全球彼靖節桃源摩斯烏托不過空中樓閣法界華嚴而茲則均此山河忽置諸燭龍銜照之處同爲草木乃盡成孔陵手植之枝乘舟過日月之旁何須首相曳履步星辰之上猶是肉人例警句於國風無異通商有福比名言於古帝何殊解慍阜財而且惜珍髭於媼娃爲栽花骨憐羽毛之雛鳳代著繡銘抒懷而務貌其音說學而必振其采使非有新舊二學三昧中人評隲而印證之相與辨題變之新故析元儒之異同必不爲樂也夫龍泉鑄者青氣升秦華立者高呼遠尊報北方雄

据鳴鐘振鐸大有轉移風氣之權若將此意發揮之則張華嘆左思之賦豪貴爭傳齊桓飾石壁之觀諸侯增價將見堯醺舜釀九天傳靈寶之詞章風語華言舉世誦太平之樂府誠盛事也足下其有意乎拙集自告成時卽以掛號法分寄王公大臣督撫大吏駐外公使外國名流諸家報館并粵省紳宦以及擁皋比而司覺世牖民之責者如有介紹亦必寄呈無他爲欲開風氣之故也乃其回書有稱爲可作萬世師表者有許爲厥功不在禹下者過情之譽數見不鮮然皆不能直表其功用所謂搔癢不着也今故於知己中一白之此集之潔淨精微與道大適處是聖賢之學至其開物成務利用厚生處則豪傑之事也

畢生所志情在乎斯且猶有說焉新學之興也或欲全廢中國之舊學或欲固守中國之古經僕以爲二者皆失中國古文不適於用然其文字則國粹也不可以不存近日西文大興中文有日就衰微之勢若聽其盪然幾何不倫於辣丁希伯哉而欲救此失者乃取馬氏文通以爲課程之用非不博也然以此爲學是無異讀三都兩京之賦而記其木則有某某鳥則有某某所得直糟粕耳博聞強記終歸無用類書字典之讀之者則徒心力而廢光陰蓋將焉傳文以載道道不存文曷若以持身涉世之作如布帛菽粟之適於用者出之以詩使之易讀易記之爲得哉至無一首非載道之文而於箋註中多引書目而諧語

雜字亦並蓄兼收者則爲保全國粹使習他國之文者不致數
典忘祖亦聊以告無罪於蒼頡尼山耳乃或有反疑其頗涉艱
深者是又不知旣曰學於漢文矣不如是不足以濬其心思而
生其靈慧也此情曾登諸前所付上之黃龍報中自此報出西
人有從萬里外致書購取此集并索予生平之著作者端此卽
請近安希爲荃照不備

致家松圃三弟書

接本月初五日來函恍如祥雲一朵千里飛來喜溢家庭光生
門戶兄弟叔侄鄉親戚友聞者皆慰莫不嘆吾弟庭訓之善也
查兄弟同榜我三江實所未聞今鉦銳二姪得之且所考又係

中西實學爲新政當行出色之用故眞屬可喜但來信云係預
科則將來似有再考二姪鴻鵠之毛旣遇自當更順其風蛟龍
之火已青勿憚重加之鍛務使三戰三克五問五通折紅杏於
瓊林花皆富貴聽鶯聲於上苑鳥亦聰明樹披錦以生輝劍倚
天而吐氣然後彈冠拜命籍筆登朝入爲黼座之星辰出作蒼
生之霖雨吾弟當以此勗之勿徒沾沾於一第也報條各節貫
弟之扎已詳茲不贅矣端此卽請近安

與宗模宗楷二姪書

申江別後自我不見於今十年吾家千重駒時時深入懷抱乃
四月中旬蘇垣書來始知是年京師大學堂畢業生預科榜上
二姪同登耀豐城之兩劍飛平輿之二龍伯也得大慰焉尤有
厚望焉夫半千無懦兒李嶠真才子猶屬虛譽之詞惟念往日
舉子祇工中國之時文今之孝廉兼悉泰西之經濟他日彈冠
拜命簪笏登朝自多布置之方不乏酬知之具一切新政行之
者庶得其入此吾所以喜而不寐也慶溢門庭光生戚友曾以
函復我姪尊人矣茲料二姪必仍在京而黃臨初者卽予外孫
爲吾壻國瑜之子卽二姪之甥也今爲官費生肄業於稅務學

堂金玉其心芳馨其品異日亦必爲功名中人如其過訪正好
敘葭莩之親聯指臂之助使之魚集龍門摩游鱗而逐隊馬來
西極銜長鬣以得朋亦盛事也文昌在北心焉數之端此卽問
近好

示外孫黃臨初書

自汝赴京師學於稅務學堂而後疊聞汝潛心於中西學程儼
如在港之日似此遊藝學業被飾厥躬模繡範其身蘭滸謹其
湛他日必爲大器上以報朝廷下以答親友吾將深慰焉夫學
貴勤也而尤貴恆志貴堅也而尤貴一諸葛君之稱名士只在
淡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十字耳吾愛之慕之深願汝之效之

也四月初一日上海時報所登是年三月二十一日京師大學堂揭曉榜內優等之胡宗楷中等之胡宗模爲我姪兒兄弟二人卽汝之從母舅也二人皆一律舉人宗楷授中書科中書宗模授分部司務其父松圃久任蘇撫洋務委員兼西學堂教習二子夙以功名爲念而有志竟成今以汝之勤懇好學吾可決汝之必達也勉之勉之四月十六日來書欲取梨園娛老集兩部今特付兩部共四冊可以查收此書雖曰娛老實小則爲少年男女修德育大則爲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作以梨園者人所同樂故借其題以爲發揮人老則事無能爲只寫其心以爲愉快此梨園娛老集之所以名耳皇仁書院掌院狄君曾披讀全

唐詩五萬首熟覽唐宋詩醇三十卷選擇唐詩數百首日前邀予叙談出所業質證於予因言娛老集之詩可稱爲經世之文其感人之速入人之深伊古以來實所未見云云今香港男女學堂多取此集爲私課主臬安立間女學堂則編入日課至省城澳門之著名學堂亦取爲功課之書此集爲通地球之人立說非僅爲中國也故其書初出時卽呈送於秉政諸公及外國之名流碩士在朝在野之名卿巨紳以及凡坐臬比司覺世牖民之責者皆多所呈覽而回書道其功用比之萬世師表厥功不在禹下者過情之譽數見不鮮矣但其第一冊以破專制爲名未免有關忌諱不知惟不顧忌諱乃能進其藥石之言昔新

政真詮之作忌諱不避而當時恭王醇王皆以其書爲足以救
滿清而挽頽局今真詮所載諸條議皆逐漸舉行矣故讀娛老
集者苟將予詩說細爲咀味則知予之志爲環球而首在中國
矣此復卽問近好

胡翼南全集卷六十下冊終

(香港聚珍書樓承印)

